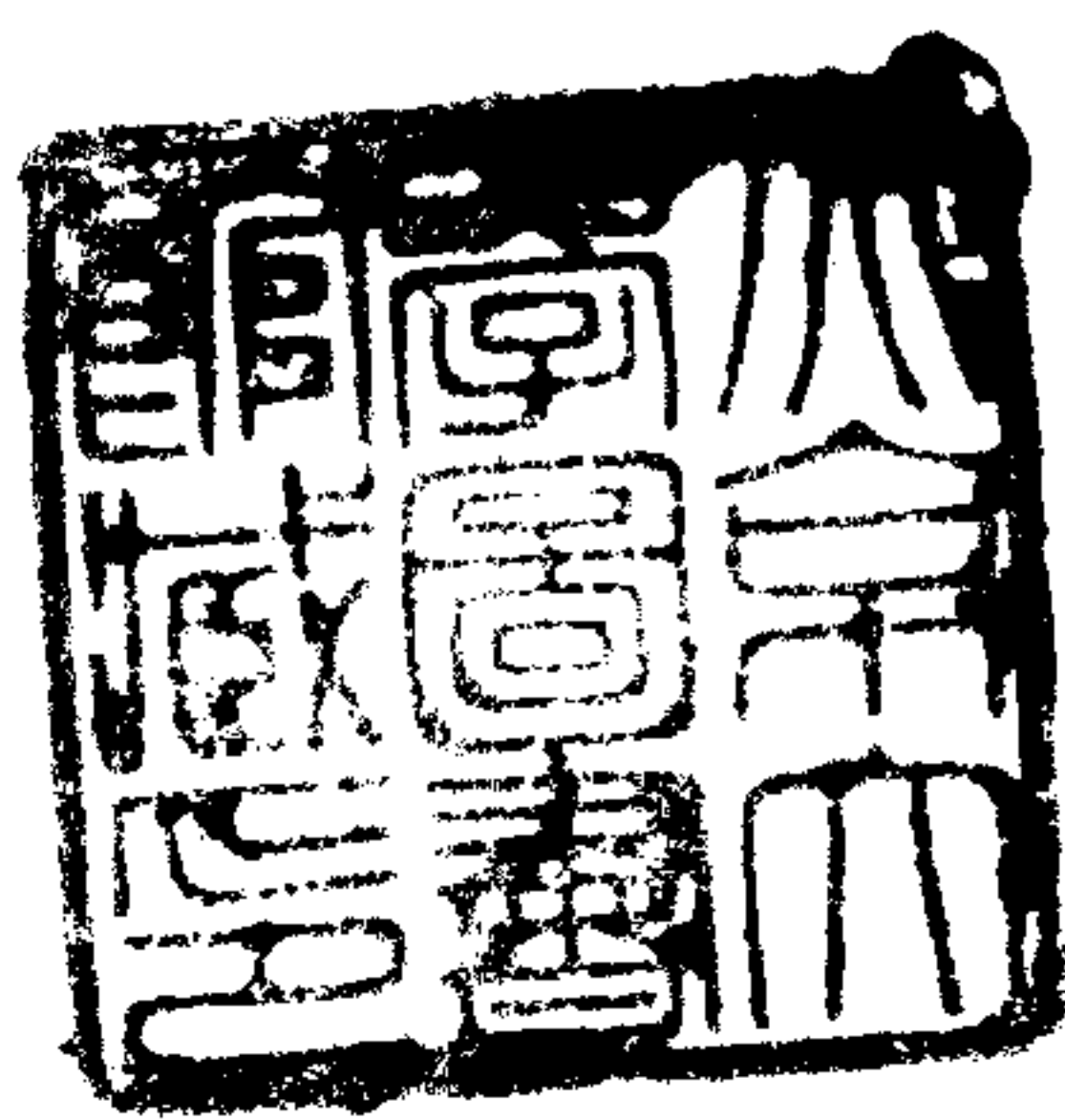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三九・經部・春秋類

春秋家說三卷

〔清〕王夫之撰

一

春秋條貫篇十一卷

〔清〕毛奇齡撰

一二五

學春秋隨筆十卷

〔清〕萬斯大撰

二三七

春秋三傳異同考一卷

〔清〕吳陳琰撰

二八九

春秋通論十五卷〔存卷一至卷十、卷十四、卷十五〕論旨一卷春秋無例詳考一卷

〔清〕姚際恒撰

二九三

春秋傳注四卷

〔清〕李塨撰

四三三

春秋義存錄十二卷首一卷

〔清〕陸奎勳撰

六〇三

2682/09

荀氏家說三卷

後學吳讓之書首

同治四年湘鄉曾
氏榮于金陵節署

春秋家說 叙

春秋家說敘

先徵君武夷府君早受春秋於西陽楊氏進業於安成劉氏劉氏畢業而疑疑帖經之術已疏守傳之述未廣也已乃研心曠日歷年有得惜無傳人夫之夙賦鈍怠欲請而不敢歲在丙戌大運傾覆府君於時春秋七十有七悲天憫道誓將謝世乃呼夫之而命之曰詳者略之開也明者晦之迪也雖然綦詳而得略綦明而得晦不尠矣三傳之折衷得文定而明河南之舉要得文定而詳習其讀者之所知也經之緯之窮於幅日之月之翳於陰習其讀者之未知也小子其足以知之乎夫之蹴然而對曰敢問何謂

春秋家說敘

也曰文定之於春秋也錯綜已密所謂經緯也昭回不隱所謂日月也雖然有激者焉有疑者焉激於其所惑疑於當時之所險阻方其激不知其無激者之略也方其疑不知厚疑之以得晦也夫之請曰何謂激曰王介甫廢春秋立新說其言曰天戒不足畏人言不足恤文定激焉穀災異指事應祖向歆尙變復孔子曰畏天命非此之謂也畏刑罰而忠者臣之道薄畏譴責而孝者子之誼衰若此者激而得滯滯而得略天人之徵不詳矣載憤辨之心以治經而略者不一也夫之進請曰何謂疑曰宋之南渡金狹餘毒逼稱臣妾韓岳劉張擁兵強盛建炎臣主外憂天

福之覆車內患陳橋之反爾外憂者正論也內患者邪說也文定立廷論道引經比義既欲外亢伸首趾之尊復欲內防削指臂之勢外亢抑疑於內僭內防又疑於外疎心兩疑說兩存邪正參焉其後澹菴南軒師其正斥王倫之奸秦張萬俟師其邪陷武穆之死而一出於文定之門效可觀矣春秋貴夏必先趙武尊王授權桓文其義一也以趙普猜制之術說春秋經世之略惡乎其不晦哉或明之或晦之而得失相雜不一而足矣夫之受命怵惕發蒙執經而進敘問其所未知府君更端博說浚其已淺疏其過深折其同三傳之未廣詰其異三傳之未安始於元年統

春秋家說微

王

天之非終於獲麟瑞應之誕明以詳者不復伸略以晦者弗有詘也幾於備矣越歲不辰歲在丁亥黃地既裂昊天復傾不弔毒酷府君永逝迄今二十有二載夫之行年五十悼手口之澤空存念菌蟪之生無幾恐將佚墜敬加詮次稍有引伸尙多疎忘豈曰嗣先聊傳童稚云爾
著雍涖灘之歲相月壬子望不肖男徵仕郎夫之謹述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經部春秋類存目

春秋家說三卷 國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錄是書前有自序稱大義受於其父故以家說爲名其攻駁胡傳之失往往中理而亦好爲高論不顧其安其弊乃與胡傳等如文姜之與於弑夫之謂不討則不免於忘父討之則不免於殺母爲莊公者惟有一死而別立桓公之庶子可以申文姜之誅不知子固無殺母之理卽桓之庶子亦豈有殺嫡母之理視生母爲母而視嫡母爲非母此末俗至薄之見可引以斷經義乎閔公之弑夫之謂當歸獄於慶父不當歸獄於哀姜哀姜以母戕子與文姜不同

春秋家說四庫全書

不得以人爵壓天倫此亦牽於俗情以常人立論不知作亂於國家卽爲得罪於宗廟唐武后以母廢中宗天下譁然而思討君子不以爲非彼獨非母子乎首止之會定王世子所以消亂端於未萌世子非不當立則不得謂之謀位諸侯非奉所不當奉則不得謂之要挾夫之必責以伯夷叔齊之事則張良之羽翼帝何以君子不罪之乎如此之類皆以私情害大義其亦多詞勝於意全如論體非說經之正軌至於桓公元年一端而論及人君改元立建年號之類連篇累牘橫生支離於春秋更無關矣

春秋家說目錄

卷一上

隱公九論 桓公十四論 莊公九論 閔公三論

卷一下

僖公三十一論

卷二上

文公十九論 宣公十四論

卷二下

成公二十二論

卷三上

襄公二十三論

春秋家說目錄

十一

卷三中

昭公二十九論

卷三下

定公十四論 哀公十六論

春秋家說卷一上

船山遺書十四

衡陽王夫之譏

隱公

春秋有大義有微言義也者以治事也言也者以顯義也非事無義非義無顯斯以文成數萬而無餘辭若夫言可立義而義非事有則以意生言而附之以事強天下以傳心心亦終不可得而傳蓋說春秋者之所附也春秋之書元年非有義也事不足以載義義亦不得而強附之凡數之立以目言之則二繼一以序言之則二繼初目以相竝而彼此列序以相承而先後貫其理別矣故易言初言二

春秋家說卷一上

十一

以達于上春秋書元書二以訖于終乾始不可以言九一春秋不可言一年也乃爲之言曰元仁也乾之資始坤之資生者也夫乾之資始坤之資生仁也惟仁以始惟仁以終故曰乃統天統天者統天之所有進而六位時成一元矣浸令天之以元始以亨利中以貞終則始無貞而終無元俯仰以觀天地之化曾是有各有所而而不相貫乎故夫人君之以仁體元也自踐阼之初迄顧命之頃無異致也初年而元將二年而不元矣其將取法于亨乎而體仁長成人之德豈一年而竟乎志學之事在謹于始疑道之功必慎于終故曰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天以仁覆地以仁載

歷終如始而大始者不恆故春夏生而亦有其殺秋冬殺而固有其生有序成無特用也僅然以始居仁而莫統其後則亨者倚于文利者倚于惠貞者倚于諒矣嗚呼爲此說者之強言立義而強義附事夫君子不如其已之也無一時之宜不足以陷愚人無大義之託不足以成忍人是以君子惡佞恐其亂義也因時而適宜舍小以成大皆義說也陷隱公于愚者必曰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成鄭莊之忍者必曰禍在宗社兄弟爲小持之一日協之眾口而謂不然者鮮矣微子非不諗紂之足以亡而去之若驚亦以人臣無將耳舜不以忍試之象顧封之而且以弭其姦

春秋家說卷上

二

故義者先揆于己次揆于物不以己徇物則制物之義繇己立矣故曰義內也非襲取而可無緩也義在內故外無權以心生義以義從心佞者之義說乃閤默而不敢試于前魯鄭之君恍于利深矣惡足語此利賊義佞乃乘之而大禍起可但已哉

子之于父母天也可自致者無不致而有其不能致者不得以求己之道求親也故事父母以諫而有所不諫墨胎君之于叔齊帝乙之于紂魯惠公之于軌屈道以徇愛宗臣之所必違廷臣之所必爭天下後世之所必摘而伯夷微子之與隱公道不得而與夫以親之有大惡而已不得

與其存也不諫其沒也不違則人子固有所忌而不敢致者矣身在故也身固輕于親則捐身以從親事親立身皆身事也則誠身以順親故曰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穀梁子欲隱公之据其位以爲正親之道失其所事親之身而道圯久矣孝子之立身親之得失且姑置之而況其他乎

隱公無可立之義則可以攝隱公固有可立之義則不得復爲攝矣不得爲攝故隱公之立爲爭國春秋必緝其亂不得爲攝則桓公之立爲弑君故春秋必目其賊周公無嗣周之義是以攝而不慚微子有元子之尊是以去而不

春秋家說卷上

三

惟別嫌明微而後義喻于心

夫婦之道從以爲順別以爲正從而不弛其別別而不悖其從履正而行順矣從者天也天以合爲德使人殊于艸木之無情也別者人也人以辨爲紀人之殊于鳥獸之非性者也生而從者婦之順生而別者夫之正逮其沒矣孝子慈孫爲合而從之以敦親也合而從之必辨而別之以致尊也不辨無別一之相從則是爲其生之相合也以情而徇之而性敦矣夫孝子慈孫以道尊親而豈其然哉故曰合葬非古也古之爲墓者丈夫從于丈夫之黨以其昭穆而耐于王父婦人從于婦人之黨以其昭穆而耐于王

姑崇別者使之居正以終所謂以道事親而尊之者至矣
母之喪服替于父父在則不得伸其尊其葬合矣則將等
夷之而無所替邪抑使之相就而故替之邪無使相就而
故替之斯以義制禮而尊其母者可伸故喪有異服而葬
無異制別則得以伸恩也且夫耐廟之禮祔于王姑而弗
同寢厚其別也至矣別之既厚乃可合之以敦親故有事
則告配而合食合食者親之也告配而後合則以示夫合
之者子孫之義而非先人之志欲尊親之義並行不悖矣
夫祭者以享神也葬者以藏形也神肇性形開情性率道
而尤不苟從情統欲而且使無別是爲導諛之子孫不能

春秋家說卷一上

四

以性事親而愛以姑息也故曰合葬非古也古道替禮意
湮私欲橫行天理不復乃有如宋人之制皇后先薨則暫
葬以俟山陵之合此夫以婉孌之情處其君親不孝之尤
而說春秋者且以爲古治張氏邪說殄行嘻亦甚矣殯非殯
葬非葬乖死者歸藏之期而懸擬生者之且夕同處何不
仁也君子以性治情則情順而性正視其親猶己也視其
親之亡猶存也則何事此婉孌者爲哉隱夫人子氏薨而
不書葬著恩禮之不逮焉爾隱公之爲君大夫卒而不視
小斂夫人薨而替其葬春秋以爲已薄著其事而義自見
也穀梁謂夫人之義從君者也夫生從君而死從王姑禮

別而義殊矣一而無辨此惡知禮意哉

義之制在心如利斧之析可否破而無有榮洎其間者也
故以讓制者遠避于受泰伯虞仲是已以攝制者不疑而
讓舜周公是已惡有持君父之國家中立于辭受退不避
其榮進不任其重榮洎兩端以交喪者哉隱公之可有國
與其不可有國一惟制之審耳其不可有即其可有而欲
不有則如泰伯虞仲離之千里而興廢之故不再與聞可
矣如其可有則固有之居大位守大器握大魁流放竄殛
惟所施定宗禮翦商奄誅二叔唯所用義不得復聽之他
人矣今所不避者榮也所不任者重也公子豫不告而伐

春秋家說卷一上

五

衛行矣公子豫固請而伐鄭行矣先期而伐宋從之矣乃
若曰吾攝也弗執焉以自任可也以君父之國家倒權而
授之臣下而魯公室之不有威福自此而始豈徒喪其身
之足以償責乎嗟乎于肅愍之不免于禍天也人已盡矣
持大制而行乎不中止之塗荏苒逡巡禍固不可避而咎
隨之矣易曰過涉滅頂凶无咎君子之免于咎也滅頂之
不恤而況其他乎

衛人殺州吁于濮大詞也大衛人之殺而天下固不能難
也當時之蠹法者莫甚于弑君之賊與于會則不復討大
國之不能討而國人固不敢討矣宋魯陳蔡儼然以友邦

之禮禮州吁厚樹之兵而張威于外乃衛人之殺之如驅逸豚如逐失穴之虺而無難也故奉大義以行所得爲習俗不能違強援不能爭已成之勢不能掣春秋大衛人之殺州吁而天下無不可爲之義矣

庚寅我入勅幸詞也幸未取郕幸已取防重幸詞也人歸之則必入之而猶矜言庚寅我入之幸此日之遂得有夫勅故曰幸詞與人伐國已獨得地幸未有所取焉幸已有所取焉故曰重幸詞也非春秋之幸之也魯之幸也魯幸之而爲之幸詞所以達小人微幸之情也王充曰君子有不幸而無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幸之所成必不徒然非

春秋家說卷一上

六

我所必得而一日得之得之不已而他日又得之豈人之愚而已之獨幸哉魯之爲利取也成乎鄭之亢周也成乎齊之圖伯也鄭有凌蔑君父之惡而魯分其惡齊得鄭以成其勢而魯因成之終春秋之世魯以懿親元侯驅役于齊晉楚吳而不能自振以彌縫王室自此始矣幸之所成咎之所啓可弗畏哉長孫無忌以寶賂而族滅于武氏李德裕以美官而見制于宗閔要終而言之小人之幸又奚足以爲幸

魯沒于利惟鄭指而趨合于齊愚矣乃鄭何爲者以利賈魯而爲齊驅也故魯愚而鄭不獨智夫愚者恆自智也魯

曰合于齊非吾病也而三得邑是半獲也魯智則愚將任鄭鄭智其出魯下乎乃鄭抑曰勑非我利也既授之魯入之矣其能終利我許田乎若郕防者他人之失他人之得而徒爲吾賢也且魯既收之于郕防則不得復收之許是以二邑易一國也故齊以許讓魯而魯不敢有迫于兼許而鄭之自智也效矣故之三國者惟齊爲若不智取之宋則魯有之矣取之許則鄭有之矣孰知齊之不捷于自智者其智狡乎以齊之智行之以義其可王也雖然齊之取償于二國者又在紀也魯欲合鄭救紀而不能齊制之矣故之三國者狎相沒于利而得之益緩利之益大據之益

春秋家說卷一上

七

安故曰小人喻于利惟齊獨爾

桓公

有質以生文有文以立質質者人事之資也質生文者後質而生既有資矣則文居可損可益之間隨無益也文立質者即以其文爲質而以爲人事資于此而廢文是廢質而事不立矣古之帝王于質文之間有益焉有損焉者後質之文也有益焉則不可損焉者因文之質也漢建元之建年號是已古者編年而無號非欲損之未益而已矣未益則文既不生質亦不立質之未立事亦無資故有待于益無可必損拘者執古之未益以爲必損不亦過乎古者

封建以公天下天子諸侯各編年而不一其繫則不得殊號以裂天之歲月然而天子爲天下王夷其編年無殊于諸侯其猶未之備邪夫年以紀時時以綴事事以立經編而建之號豈徒文哉黜陟之所課出納之所要要質之劑功罪之所積刑名之所折覆按之所稽皆繫此矣以日爲程則今之朔亂于去月之初以月爲程則今之正亂于往歲之正朔窮于三十甲子窮于六十月窮于十二故以年冠月以月冠日而後記差可久行差可遠然其以年編也以甲子紀則亦窮于六十以君之初終紀而久者五六十年下逮十年或四三年抑或踰年而易則今茲之元

春秋家說卷一上

抑亂于先君之元姦者伏姦訟者積訟即莫之姦訟而心目之眩亦府史之不給也故編年以資用莫如建號之宜簡而文也不知者以爲文知其得失者以爲質也號建而前之千歲後之千歲月日之所繫事之所起止源流之所因革若髮就櫛一彼一此不紛矣若珠就貫一上一下相承矣乃爲之憂曰歷世無窮而美名有盡信美名之有盡也不審而同于往代其以視諸數十年開元年皆至而無可別白者不猶愈乎今天下一而郡國合文籍繁而舞汰者滋浸令刪去名號互混相仍啓其疑端引其姦罅即有察吏然後從而刑之刑愈繁而變愈甚矣邇之不記何以

及久近之不行何以致遠無已而以先君之諡號冠諸其上則鸞驢之券判淫之牘皆載九廟之聲靈于其上不已辱乎審乎文質經緯之妙以知變通不以春秋編年之法例後世矣

建號之義表以德是寓箴也貞觀大中正德之類紀以功是建威也洪武建隆崇以瑞是欽天也天子有善讓于天之義也元神符崇承以先是廣孝也紹聖延期以休是同民也太康成化之類皆文之不害者也其諸不有倡異教久視之類私福社長壽崇慶于道非妄固人主之所宜戒尤非法者奄有祖號而不讓蒙古再大臣易位而輒改宋易幸哉與夫

春秋家說卷一上

九

瑞應非典拘忌災祥數改不已如胡氏所譏記注繁而莫之勝載斯實爲建號之患雖然噫不可以廢食盜蹠之分均出後不可以廢仁義遽以作俑之咎漢武奚可哉利害之所生先事而知者或以理或以勢勢之可以利勢之可以害慧者知之不待智也智者察理慧者覺勢勢之所知觀于月理之所知觀于火莊周曰月固不勝火幾于道之言也觀于月雖遠而無固明觀于火雖近而有適照有適照者有適守無固明者無固心是以雖或知之不能擇之雖或擇之不能執之鄭莊公之知是已慧足以知父兄之不能共億母弟之不能協和不足以有許而猶姑有

許也。懸足以知覆亡之不能固，有而猶棄人之亂以貪許田之易也。逮其身死，國亂，許不能有而許田亦為魯復矣。詩稱居常與許則徒喪祔而成人之象何為者哉？夫懸足知之力不足以守之，而終于亂，月火之喻微矣。勝欲者理也，非勢之能也。理者固有也，勢者非適然也。以勢為必然，然而有不然者存焉。晉獻之無道，有子之不甯，而霍魏虞虢且安然寢處之矣。是則有弟而不能協和，或可以有他人之土宇者，勢之有也。齊桓以喪亂之餘，撫有齊國，姜氏之子孫且失其序，而譚遂終入其版章矣。則新邑號檜之子孫，或可以有他人之土宇者，勢之有也。故勢者一然

春秋家說卷上

而一弗然，有可照而無適，照則有其明而無其固。明恃此之知以勝朶頤之大欲，不亦難乎？是故大智者以理為勢，以勢從理，奉理以治欲，而不動于惡。夫苟知之必允蹈之，則有天下而不與推之，天下而可行。

天地之大德曰生，而親親之仁，出聖人之大寶曰位，而尊尊之義立。斯二者同出而異建，異建則並行同出，則不悖。並行不悖而仁義合矣。嫡妾之分，尊尊之義也。庶子君而崇其所出親親之仁也。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何為其不可哉？所不可者，夫以子故寵妾而使埒于嫡也。是以欲敗禮而自棄其尊，故惠公不可以夫人之禮禮仲子。光武不得

以陰后之貴，貴東海若僖之于成，風昭之于齊，歸漢哀之于傅氏。先君無匹嫡之愆，而嗣子有推尊之義，何為其不可哉？夫不可以嫡道加之妾子，可以己貴致之親義之正仁之推也。若夫子以己貴加母，而有不可者，則惟伉君母以俱降而蔑君母也。禘于太廟，致成風為夫人，則已伉矣。君母祔于祖姑，而配食于考廟，則尊仲矣。妾母別宮以祀，不祔不配，而加以夫人之號，亦何為其不可哉？土無二王，而太王王季可並世，而與帝乙同其王，稱君無二后，君母妾母亦可並世，而同其殊號，一也不祔不配，而義正矣。尊以微稱而仁推矣。豈相悖邪？或為之疑曰：人子不以非所

春秋家說卷上

得者加之于親，為孝。妾母而稱夫人，非所得也。加之于親，非仁矣。且庶子之嗣立受爵於天子，受國于先君，非己所私也。序天之秩，守天之位，而以私恩奉其所生，非義矣。夫非所得者，親之不可得，抑己之不可得也。親不可得，己可得之，則猶親得之矣。苟以為親所未有，概不可加也，則天子之養諸侯，且不得並魯有四飯，僭莫大焉。而況于匹夫然且舜以天下養瞽瞍，而備物之養下逮于食力之庶人，徒為瞽瞍之應得而加之無疑與？抑且曰：養者賤也，名者貴也。養可移而名不可假也。審然則舜徒以所賤者事親，邪？備物之養，非以為物也。己所得有不敢儉于其親焉耳。

天下者固非己之私養也舉天下之公養以致其私恩移天下之公尊以伸其私敬何爲其不可哉所不可者臣仇君而蔑君妾伉嫡而蔑嫡响响之仁虧義者也仁推而義無不正也則君子何疑焉故獻皇之加帝號盡孝者所必伸也崇廟號加十六字之謚躋諸武廟之上則導諛之臣爲之也君臣之分嫡妾之等父母之恩三者酌而成乎追尊之禮達于士大夫而無殊于天子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思以爲則則不過其思而無歉于思知禮者達此而已矣

士大夫之地封君母配其父以並崇而妾母未之及也則

春秋家說卷一上

主

妾不得有其封而移以奉妾母妾母之封視其妻亦與君母並尊不以妾母爲非所得也士大夫之封及于妾母而況于天子與諸侯婦人之義以從爲正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從之以爲德也從之以爲德則亦從之以爲貴從之以爲德者無成也從之以爲貴者有終也無成有終地道也但有所從不必均從故王姬下嫁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從父貴不繫夫矣王后之歸在家則稱女在途則稱后從夫貴不繫父矣庶子之母君母薨而祔已得以別廟而稱夫人從子貴不繫夫又何爲其不可哉君與君母存妾有所從子不得尸其從故庶子不得爲其母

服從君從嫡也君薨庶子嗣立妾母無從而從子故得以有夫人之祀于別宮夫死從子之義也故公羊子曰母以子貴順也以從乎子子可致尊也非夫所得制也以嫡妻從乎君君不可舍所從者而別受從也君不受其從故妾失其賤道同出而異建道在子不繫先君矣

宋殤之弑馮爲之也孔父者穆公之所屬與夷者也故孔父生而存則不可得而弑知然則民不堪命之辭華督之以爲弑名目送孔父之妻若曰此可變而虜焉爾禍不發于馮督亦安敢生其心而利此哉督之弑馮主之馮之篡鄭成之也春秋之前宋鄭固不協矣鄭外挾齊內挾馮以

春秋家說卷一上

主

制宋而宋始不能與鄭競外挾齊而瓦屋之盟齊猶合宋內挾馮而陰餌華督以餽之于肺腑于是乎宋之生命懸于鄭之股掌而宋殤孔父其何以堪故有相敵之勢者莫患乎授之以挾蟻蝨在楚而韓敝異人在趙而秦敝劉休道在魏而齊敝蕭管在周而梁敝是穆公之居馮于鄭假利器一敵以自伐雖欲守殷之家法一及一世以見先君于地下庸可得哉夫業不欲棄先德而傳之與夷則開誠布公置馮于與夷之手授之祿位以定臣主之分馮其賢邪殷之子孫有服在廷以奉家法者皆馮師也馮而不肖邪是國之蠱賊家之莠稗廢置生殺一聽之馮公而又何

恤也投之仇讎之懷而導以戕賊穆公于是乎不智矣其將畏與夷之猜而樹之勁敵以爲援則大埋人欲雜糅以共圖一事疑忌之心先之自我無問人矣故馮不出則與夷制馮馮出則馮制與夷諸葛之爲劉琦謀者此而已矣曹操不南下劉備不走琦且爲備用以成取琮之勢矣亮挾縱橫之術以爲備計猶之可也穆公用此以行其義舉不亦悖乎

劉敞之言曰春秋誅意雖然有辨置意而徒誅事則敝也愚誅意而釋當事者則敝也故與夷之弑馮意也而春秋曰言之曰督弑其君假令以督大逆之辜加坐于馮則

春秋家說卷上

中

懷意者誅而推刃者免又奚常哉非馮則督無弑心非督則馮無弑械馮無弑械終不成其弑矣督無弑心有馮而弑心生焉馮可以生其心而生心者固督之心也則馮有心而無械督有械而亦有心隋縱馮也督不可縱矣且夫馮懷爭國之志而忘先君以如昆弟信爲惡矣然其惡也有託而惡者也殤一君也馮一君也在彼在此一也使攘諸彼以與此憎不畏天譬不畏王殺一君置一君惟其好惡如薙艸以植木而冀食其利然且自謂曰吾猶是戴君也而篡殺之禍昌矣君子操大法懲大惡已大亂與其誅意以快一時之鈞距無隋按事以定天下之典刑故姦民

不畏深文之吏而以守律之官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惟其法而已矣一求之意以致隨發之長大猶元惡且飾意相逃而莫之服欲其懼也難哉

未修春秋則曰陳恆執其君寘于舒州春秋隱之則以自奔爲文以自奔爲文者存君臣之體不使大夫得逐其君也至于弑則目言之而無隱辭無隱辭者惡之著不可得而隱也逐與弑其惡一爾君之見逐與見弑不成乎君者亦無別也有弑甚于逐者亦有逐甚于弑者可逐而猶弑弑忍于逐也以爲不足弑而逐之逐忍于弑也彼既以爲不足弑矣而抑立逐之之文使之得逐則既未滅之于弑

春秋家說卷上

下

君之辜而徒張其勢也不可以訓抑不足以懲故目言弑而不恤君臣之體裂辱其君以不道其賊也隱其逐而不正首惡之名重其君以不授之勢也嗚呼聖人之權衡精矣胥天下而無敢弑其君者則又孰敢逐其君哉彼夫敢逐其君者皆挾可弑以臨之也劉裕蕭道成已篡而必弑趙匡義先弑而後敢篡弑禍止則不臣之心有畏而不發治其弑無治其逐無治其逐故專責之君

子曰行夏之時言王者受命創制必革周曆而從夏則周曆之失也久矣故善治曆者因天之理亂七政者因人之數日食而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

夫日月之合何以知其合哉毋以食知之置朔于食之前置朔于食之後其以何者爲朔也曾不知正而相承以誤者數百年周歷亂矣故曰夏數得天言周歷之不得天也不得天胡以歷爲夫周歷之所以亂者尊人之數而屈天之理也尊數而屈天侮天者也後之言歷者或以律或以易遷天以就其八十一四十九之數而朔有非天朔者積朔非天朔而閏之非天閏者抑積矣嗚呼天之理固一貫也然豈滯形滯數而無參差互成之妙哉區區得一隅之法象舉凡天下之理數悉以此而範之天且從其私意而不得以伸其固然而況于人事之與物理故曰所惡于

執一者爲其賊道也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倫之始也乃既成乎有矣而人之行乎此倫也父子之仁性也君臣之義夫婦之禮道也道率性而成乎性之用則天理人欲並行其間以聽修道士非猶夫父子之一乎性矣君臣之閒有利焉夫婦之閒有情焉是以修道者正其義以明夫不謀利也崇其禮以明夫不狎情也陽者質與也陰者質求也稱其質以俾陰求而陽與則陰以情動以利往而不保其貞故陽任與而且任夫求陽雖求而剛者之貞不失是以大正故君下賢以爲義夫逆婦以爲禮酌剛者之可

春秋家說卷一上

夫

春秋家說卷一上

七

使求而以崇陰之恥聖人之以裁成天地之宜者大矣哉夫親迎之義而既然矣一乎禮以正情情無可過也自然之情且勿使過況于不情者之以利賴干之者乎情之所不及以旁出而侈于惡者曰權曰利曰好逸而憚勞此三者以蝕情而于性爲尤賊既正情而崇以禮矣而又以爵之尊卑則趨于權也以國之小大則汨于利也以道里之遠邇則姑用于逸而憚于勞也此三者情之尤劣者也挾貴以權挾富以利憚遠而偷安其以視陰陽必感之情爲孰重乎而以此爲禮則是過于所感而通之于妄唯小人之數鍾倫者爲然而豈禮哉逆之于館者爲天子言也諸侯不敢以女故致天子而就近以授女焉且率土而皆天子之士惟所命之而卽爲諸侯之居則命之以館而館卽諸侯之廟也故逆之于館可也逆之于境未之前聞也逆者必有所授迎之于境必有授于境者是齊侯送姜氏于謹爲得禮矣乃春秋之書曰公會齊侯于謹不正其親迎之文是不與逆之于謹也不與逆則不與送不與送則逆之于境者將無所授受若相遭于逆旅而以之歸又豈非野合邪故逆女必親親必于國爵之尊卑國之大小道之遠近一也崇禮以替欲伸道以抑權率義而忘利求心之安而不恤其勞陽道也剛之貞也健之行也道在求而彼

皆輕矣

春秋之記紀事爲詞也悉所以閔紀也紀之求免于亡其道盡矣齊以九世之讎爲名而所挾者取威辟土之心以遠交鄭而近攻紀將內自廣而外求諸侯則雖以太王當之而亦莫之免春秋之諸侯安其危而益取幸焉未有能併命盡力以憂其亡者而紀能憂之卽或憂其亡而亦旁睨疆大妄布腹心舍虎就狼以幸旦夕之安未有歸宗國請王命持大正以敵疆暴而紀復能之王不可恃不得已而戰戰而猶足一勝也則其上下之同力亦可知已戰不可繼抑又不得已而與之講周旋萬一垂亡而猶存者且

春秋家說卷上

大

二十餘年非齊力之有待也紀之所天而請命者力未竭也不幸而居疆齊之左右不幸而當齊之將西事中國以先取益于東尤不幸而爲之天子者桓王也不幸而爲東州之望國者魯軌也抑不幸而居閒以司離合者狙詐之鄭也紀之不亡何有哉春秋之義上告天子而紀已告矣下訴方伯而紀已訴矣效死以戰而紀已勝矣不得已而納成而紀已請盟矣紀之可爲者止此矣若曰魯桓者非所主也則紀又將誰主邪以名義言天子且不能庇其婚如矣桓卽不篡而齊亦何憚以勢力言魯固非齊敵矣抑將西走秦晉而秦晉固不戢恤南走吳楚而吳楚或應之

則又蔡之于吳也許之于楚也劉隗之于段氏石晉之于契丹趙宋之于女直蒙古也所謂舍虎就狼以自斃者也安得起質成之文王旬宣之方召于泉下而與歸哉四國有王卽伯勞之詩人之所爲悲思也春秋詳紀事于始詩錄曹鄒于終有同愍焉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聖人之情見矣區區以成敗之已事責紀者吾抑不知其何以爲紀侯謀也

周末文勝于質往往離質以爲文禮家不審其非先王之舊相承而爲之說于是有云怨不棄義怒不廢禮嗚呼此漢儒之所以多詖辭也義矣出出于心之制也禮矣出出

春秋家說卷上

尤

于心之節也義禮性之德也性凝于心而與心爲體也與心爲體則其顯諸用也固根心以生根心以生則植其根而後枝葉得榮枝葉之榮不能離根而別爲榮理所順勢所暢情所安故榮也是以君子以義制怨非其義也而有弗怨如其怨也而怨卽義以禮節怒非其禮也而有弗怒如其怒也而怒卽禮勢無逆而不暢情無拂而不可理之所繇順乎心也而如其怨不棄義也則義亦不平怨矣如其怒不廢禮也則禮亦不懲怒矣相與並行而各自爲枝葉是榮薺其莖而華實異夢豈理也哉義禮者天理之實也怨怒者人情之發也實者實其所發發者發其實也怨

怒發以義禮則始終相扶而情協理矣介然情動而情爲欲使怨怒之發離義理以浮用而喪其實乃既任其欲以爲怨爲怒復可循義理之文以相緣飾則夫天理者其以爲飾人欲之具與故知義之不可棄則無如已其怨知禮之不可廢則無如釋其怒弗已弗釋而以義禮挽其已離之波是夫天理者抑將以供人欲下流之用乎惟其親義禮也末故其用怨怒也輕其用怨怒也輕而尤用義禮也賤率天下以狂鶩于義禮之文而實挾橫流之情欲以爲主相率以僞而天理蔑矣故曰義以爲質非其文也禮之用和爲貴非其矯也昨戰而今相爲禮主賓之間相矯以

春秋家說卷一上

主

文而離質以爲和於女安乎葬之必會伸其哀也誠哀之故必會之殺其父兄俘其子弟折骸其臣民而凌其君姑相從而阻無從之涕其果哀焉否耶受客弔者必稽首拜其見愛也死者暴骨傷者扶病但以一賻一贈之私恩率死傷者之子弟匍伏就列以拜德其果見德焉否耶弔者含怨怒以往受弔者含怨怒以迎之非蕩然盡失其本心者亦孰能爲此哉故曰匿怨而友其人君子恥之友且不

可而況君父死生之大禮忍干之邪韓厥之奉觴加璧驕者之色也欒鍼之攝盥承飲詐者之術也周衰道喪相習于義理之文以巧用其騙詐乃以居之不疑曰吾猶是義

之執而禮之守也人欲有託以益肆而天理盡亡矣實則亡之文猶借之故異端得操其左券以相責曰夫義禮者如斯而已矣非有恤死之義而可以賻贈爲義是白彼白而我固無白者存也告子之所以外義也業已攘臂而禮仍之則亦業已爲禮而攘臂又仍之是忠信薄而徒爲亂首也老子之所以賤禮也故夫子歎曰知德者鮮矣不知德而以言道道反喪德異端乃乘墉以攻而有餘力說春秋者未之思爾

春秋家說卷一上

主

易正定變春秋無定徵乾之初亦屯之初坤之上亦需之上時異而德異無定矣桓之無冰亦成之無冰世異而驗異無定矣無定變可無定占無定徵斯無定應無定占者天無定象也無定應者天無定心也天無定象君子有定儀天無定心君子有定理故易春秋之言天俾人得以有事焉知其無定任之以無定則廢人之天王安石之悖也以其有定定天之無定則罔天之天漢儒之鑿也君子有定儀則不變變之無定象體乾之行自強不息效坤之勢厚德載物道亦博矣而不亂也君子有定理則不患微之無定應捍患禦災側身修行道亦約矣而不泥也故君子之于災異也知其爲天之異人之災而已矣其或致之既往而不可咎矣其自至也則氣之戾也數之窮也君之與

民民之與物必有當之者矣亦思其當之者不遂其害而已矣疑既往之有以致之而遷改之則使一煥一寒與于比歲將遂一張一弛日變遷其政事以迎隨之于杳茫而君無固心吏無定守民無適從綱紀墮國且敝矣不慮其當之者之害而早爲之防則食竭無繼盜起不弭疾疹作而無以相救相收雖勤于憂畏亦何補哉夫君子有定理捍患禦災側身修行是已遇異而懼則省愆思過苟有可省而可思者無不用也清夜之所愧怍天之知也無事向天而問何忒也遇災而懼則儲粟省役詰戎修備弔死問疾先于其事而災無能爲矣六府之所修五行之平也無

事向天而求其復也故寒極無冰氣之沴也民受之而疹

事

事物受之而生不昌先事而爲之備加于素而益虔以其定理修人之天則承天治人之道盡春秋所以謹書災異者亦此焉耳劉向父子不審而各爲異說刻定微以區類而變通之天豈然哉劉氏有私天而天隱于人心矣故君子之知天知人之天也君子之應天應天之于人也楊然曰大以爲彼元象者不出此指紋掌圖之中多見其不知量已

春秋于大惡有如其意而書之者有如其言而書之者桓宣之書卽位如其意也天王徵車于魯而曰來求如其言

也天子有徵于侯國而侯國名言之曰求惡莫大焉如其名言以書之以是爲不臣之盡詞矣以謂天子不宜有求則稱求以抑之非也天子不宜有求抑之可爾遂取其名而逆之則是父苟不慈而遂奪其父之名也可乎將瞽瞍殺舜而可謂之弑矣聖人無已甚之心斯無偏重之詞臣逐其君不日言逐而以自奔爲文說者以爲端本而責見逐之君固已然以歸罪于見逐之君而顧使得全其爲君不受臣子之逐則責之也以義全之也以道故曰非聖人不能修春秋道義雙措不偏之謂也取榮異卑屈之詞加諸人倫之最重者若一失道而不妨爲諸侯之僕妾斯不

亦過爲已甚乎且周之有徵于魯皆非無厭之索也求賻

事

求金皆喪故也春使家父求車三月而天王崩其爲王之不豫有司庀喪紀之不足以彌留之命徵之也明矣周室東遷王畿不足于大國之版章諸侯職貢曠廢不修遇死生之大故無以成禮弗獲已而徵之于懿親喪可知已王畿千里足以充費安得此太平黼黻之言以責寄位之君邪王室之貧弱衰微也于斯已極且不假之以寵威而特立丐索之名以抑之是春秋且爲亂史矣故曰求者厚誅魯以悼周也魯不名言之曰求春秋不立來求之文矣魯人名言之曰求而春秋爲改正以隱之則魯惡不顯將無

傳大不臣之魯同于召王之晉爲有可原而故爲曲全也
乎達斯旨也則苑柳之詩登于變雅亦以閔周而著諸侯
之不臣也上帝甚蹈無自察焉爲斯言者豈猶有人之心
也哉

莊公

處非常之變行非常之事不揆其本欲正其末與于亂而
已矣藉令以唐中宗之爲君張柬之之爲相遽以廢武后
而推之刃尙得有人理也哉春秋書夫人孫于齊聽其奔
馬聖人不得已之辭也武后之禍大文姜之痛深逸宗社
之賊非君也置弑父之仇非子也非子之疚甚于非君文

春秋家說卷一上

兩

姜之痛深于武后而禍亦大矣聖人不得已而聽文姜之
奔論者乃欲甘心快意而不聽武后之自斃耶假令曰討
宗社之賊義也奉義則可以揜恩乃夫義者豈夫人一旦
奉之而遂以無疚于天人也乎使然則以義襲而取之而
已無餒矣夫惟義生氣以行乎非常而無所餒固非一旦
之義聲爲之也自正不恆遽以正人施之臣民且滅裂焉
而況其母乎不得已而聽其奔幸其去而若不返春秋之
爲莊公計者止此矣止此則過是而必有不得者矣逸賊
之罪不予之誅魯莊以身蹈之而無可辭矣若夫反其本
以正其末夫固有道而難爲魯莊君臣設也爲魯莊之道

奈何君之貴于有臣父之貴于有子豈徒然哉千乘之君
貴戚之卿翼其左右嫡冢之子爲之儲貳菑爾失行之婦
假手與私者刺之刃而無嫌則千乘之君猶一夫也世子
之父猶獨也莊不得爲桓之子魯人不得爲桓之臣久
矣非桓之臣子而欲加白刃于夫人君子之所不許亦魯
人之所不自許也不自許者餒故也于樂之會夫人逐焉
其從如水臣子亦如水焉則用夫貴戚之卿何爲也有子
長矣殺其父而不忌焉塞責于彭生而猶俟魯人之請焉
則用夫出曰撫軍守曰監國之子何爲也臣之爲發蒙振
落之臣子之爲凡肉掌丸之子而後諸兒之凶德姜氏之

春秋家說卷一上

畫

邪心乃以白晝行之而無所憚春秋以魯爲無人也魯無
人而姜氏之去聽之矣去而不返而幸矣故爲魯莊之道
者盡孝以事其親自彊而可以有爲則姜氏雖悍且淫勢
不能成乎弑而可無煩司寇之執今其不然無以尼之如
或勸之陷乎罪而後刑之則魯莊者死一父而又殺一母
而人道尙有存焉者哉抑或曰桓之從夫人以如齊貴戚
之卿無能止焉荏苒寵祿苟全軀命之末姜氏齊人窺其
無能爲而動于惡焉追禍之成則誠欲救藥而無可爲矣
若夫莊爲沖人寢膳之外非其職也母蠱已深而弑出倉
卒涕泣之道無所施也則莊公又且如之何乃卽其然而

莊當變故卒起之後亦不得以有其生矣父弑矣母陷于大辟而不可救矣而莊何得復以有其生不得以有其生而況可以有其國乎庶兄弟之有可立先君之祀未斬也魯之宗社惟天子之命而臣民之戴已何知焉故爲莊者惟死焉可也母有覆載不容之罪而子託臣民之上則法不得不誦而先君之讎不得不置之矣莊惟死而桓之庶子立于是按誅文姜而無嫌春秋亦且不聽其奔矣母弑其君而已立其位以成乎保姦逸賊之道則弑桓者非姜氏而實子同也故莊公之義惟死焉耳中宗之義惟終遜大位以讓之太宗之子孫焉耳文姜弑則子同不得復爲

春秋家說卷一上

天

家嗣武后篡則中宗不得復爲天子之二君者貪位忘親以爲亂賊之怙常國大臣廢之可也魯人之戴同張柬之之奉中宗悖矣雖然不可責也韓唐之臣浸爲此焉而又餒已立于淫昏之廷寄命哲婦之手久矣魯人狎而偷一旦之安張柬之之流倖而收倉卒之功其志莽然其氣楊然安足以及此哉故莊公爲子魯人爲臣聽文姜之奔焉可也中宗爲君東之爲相母武后以配高宗可也取周公誅管蔡之大義加之緩則同逆急則背兄之王導襲義以成乎亂而人理蔑是取火焚林而決河以灌之害愈烈矣桓公之末年魯猶合紀于齊而誓以存也莊立一年而邢

鄆鄆遷三年而紀季以鄆入于齊四年而紀亡矣以桓之躬負大愆淫昏無信齊且忌而弗能有紀魯之權猶重也諸兒壘一婦人以取魯壘一魯以有紀魯敝于房帷而紀裂于東海屋漏在上知之在下齊之巧用其淫虐而紀之不辰也亦可悲已魯侯之欠于滑聊以解國人也終桓之世魯爲紀主則桓之遺臣固有不欲棄紀者矣姜氏姑遺莊公爲滑之師以卜之亂不自保之鄭而終以葬伯姬謝魯之父兄若莊公者則豈有謀紀之心哉紀亡未旋踵而早與齊爲從禽之樂矣齊以淫蠱其君母而以符蠱其狡童故女謁之禍恆與狗馬聲色相類以敗人之國家收莊

春秋家說卷一上

地

公于禽荒而姜氏之言無不行姜氏之言行而齊侯之志無不得矣劇哉女謁之制天下姦人因之而求皆得矣柔餌人君子嬉遊弄好之中一操其呼吸而宇宙在其掌握方從哲之所以成乎弑者此而已矣紀侯之去祿之狩屬詞書之而紀亡之故可知已

有國者有侯度有家者有家法先王以侯度正天下君子以家法正子孫守之而不渝所以保其國家也渝之而不守者必有所自變侯度之渝夷狄變之故杞莒滕薛廢典禮以自削家法之渝母妻之黨變之嗚呼其不受變者鮮矣詩稱莊公射御之美震而矜之居然盧令還之風軌也

周公之所貽伯禽之所守豈其然哉公及齊人狩于禚公一齊人也故詩曰展我甥兮謂信哉其足爲吾甥也信哉其足爲齊甥信哉其不足爲周公之嗣矣狩則借之惟母也社則觀之惟妻也章而習之樂與化之則先君之死于其刃無惑乎其忘之矣忘先君之死于其刃而況于紀之存亡哉天子化于母黨而天下淪周平王也諸侯化于母黨而國日衰魯莊公也士庶人化于母黨而家以圯凡今之人也故曰知母而不知父者禽獸也又況夫從妻黨以墜家法者乎

義之與利有統舉無偏收有至極無中立惡不義者非以

春秋家說卷一上

夫

名也舍不義者非以害也避不義之名漫然弗之審不義之名暫遠于旦夕而害自此烈矣是以爲君有必仁爲臣有必敬爲父有必慈爲子有必孝爲兄有必友爲弟有必恭不至其極而中立以避其名避不仁而臣玩之避不慈而子悖之避不友而弟恭之君父兄且然無問臣子弟也齊小白之殺糾冒不友而弗之避以成乎安忍雖然豈可以弗之避而責以苟避乎安忍之名邪傳者曰糾雖爭立越在他國置而弗問可也小白雖不足與于道亦不屑爲爾矣夫置而弗問有殺之心與抑無殺之心與有殺之心而姑勿問鄭康成之言曰無庸將自及用此道也既已無

殺之心矣則猶是弟也而弗問可乎以無親之弟處不俱

存之勢置之仇戰之魯不旋踵而彼將問我非終于見弑則終成乎殺悠悠聽之禍起而姑緩之目前以謝咎于利無得于義無取非懷毒堅忍與夫昏庸養禍者其誰能置之故殺之者末世之雄心利賊義也置之者偷上之惰氣欲避不義而終賊義也是猶人之傷于矢也剪膚外之笱而置骨中之鏃將以爲無治乎則何似無翦也將以爲治乎骨中之鏃欺目不見于須臾而痛固深也然則如之何無已亦至極乎義而已矣舜之于象也封之有庠無失其貴納其貢稅無失其富以吏治之無失其政源源而來無

春秋家說卷一上

夫

失其仁虞可無忌于庫庫固終不能以亢虞舜全其德象全其生宗廟全其安人民全其慶教化全其紀懷之嗣之保之閑之未聞其置之也或曰以舜責小白無已過與夫不以舜責小白且將以宋瑒之于馮責之而瑒之于小白庸愈哉懷不平其爭之心避不即加殺之名中立祈免而害且集焉儒之僞所以爲異端笑也不察乎堯舜之道不足以處人之大倫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仁則榮不仁則辱下不可居影不可憎吾有以知爲置之說者義未精而道窮也

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不世官故不死其家大夫之不上

視諸侯義下殺也諸侯以社稷爲守天子以天下爲守以天下爲守故不死其社稷天子之不下視諸侯義上殺也故知殺者而後可以言義大夫死其家則是重祿而輕其身也天子死其社稷則是懷土而棄天下也故曰國君死社稷正也目言國君不概乎天下之君審矣死者非死其富貴死其所守也守重于死生重于富貴悻悻然悼喪其富貴而殉之匹夫之謂也惟諸侯之有社稷受于天子以爲守百里之外四封之表天高而非其所戴地厚而非其所履他人之字不可以建宗廟寓公之祿不可以奉職貢弗死焉其末之矣故曰國君死社稷正也士以道爲守失

春秋家說卷一上

平

其位不失其道廢其祭不廢其薦脫屣萬鍾如風漂矣若夫天子以天下爲守王畿淪陷而天下未亡土猶吾土也民猶吾民也國丘無擇地可以事天藉田非客土可以事祖收未散之遺黎據未斬之先澤萬方心膽有所瞻託仇寇脅從有所忌望悔過罪己以與天下更始則是失之須臾而收之長久奚必忘身及親以給一晨之忿也哉守春秋之義而不知別揆天子以爲孤注駢首都邑而就敵禽寒萬方之膽而不可卒收則甚矣李綱之愚也唐一出而安史滅再出而吐蕃潰三出而朱泚梟四出而黃巢磔宋一廢繫于汴君國同傾而大河南北終無收復之日矣何

也如頭之斷而四肢不能復生也當綱之以死守爭也汴之軍民誰呼而應之將以爲民之同德與而非也汴之軍民不欲遷者懷土而耽富貴爾殉小人懷土之情失天下存亡之紐于天下也害而于小人也亦莫之利逮乎城守莫支括金無已昔之謹呼以贊守死者終如之何也則是綱以狂藥飲人而納之阱也而綱乃幸脫然再相于江表嗚呼禍宋之君民者非綱而誰邪悲夫綱一奮其說說以虛名鉗人主滅裂大義以隕稷而之死之殘之賊之狄之乃有不逞叛人如光時亨者勦其餘藩以徼幸而陷上誰生厲時至今爲梗禍□□□者非綱而抑誰邪彼爲

春秋家說卷一上

平

綱之說者且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蒙其文不知其別以是而讀聖人之書不如其無讀也立義者資于通死則無奔奔則無虜虜者死之說陷之也貪生而不能死諱死而不知奔如匹夫懷寶以試盜刃于室無已而又屈膝焉豈果有義存哉乘其盈氣則死矣乘其衰氣則虜矣舍百年之圖一取必于俄頃之氣當獻舞之未俘猶自豪也氣一胸而膝不知其屈矣嗚呼令李綱之不謫而南吾未知其能自異于臣賊之光時亨焉否邪國君死社稷正也然且春秋之文大去紀侯而不名譚茲溫之君因義之殺通情之變以定罪之等劉禪孫皓陳叔

賈李煜晉懷愍宋徽欽境土未盡而身先爲禽是宜與顧
群許斯胡豹曹陽而俱絕無所逃矣天子而死者其惟祥
興海上之君臣斯揆之義而無餘憾與孟浪于死之說者
始以死終以降其不降者鮮矣義一概之義覆其懷土之
情挾懷土之情何有于捐生之義故盤庚曰無總于貨寶
生生自庸貨寶之禍亦烈矣家室庀焉器玩貯焉大廈相
仍名園相比炫于目者弗忍割于心挾天下之共主僥得
僥失僥倖而死社稷之義又歸焉李綱之所以胥動浮言
恐沈于眾特此而辯不可屈矣哥矣能言巧言如簧後之
人其何能不爲之聽熒也

春秋家說卷一上

聖

立人之道仁知而已矣仁顯于禮知貞乎義故夫□□者
仁知之介然或存者有矣介然之仁弗能顯諸禮介然之
知弗能貞諸義斯以爲□□仁視□□廣大矣□□
□□知視□□通明矣亦惟不義無禮無以愈于禽也斯□□
□□雖然義以貞知知以立事以備功功以免敗是故
□□免于敗也必有功矣功必因知知之淑叛于義則亦
以召敗而墮功其功而免于敗則其于義猶參差過之也
若夫介然之仁不準諸禮而亦有以動愚賤故□□雖假義
終必棄禮棄禮以爲功是之謂□□春秋之狄荆吳徐越杞
莒者惟其亡禮也僭王盜行也亡禮□□也有□□□□則

必有盜之行□□也何也□□爲盜則盜行而不知其
盜蕩然蔑禮斯以僭王矣其僭王也不能並其典章儀物
而僭之枵然自大視虞夏商周之王猶其王也介然之仁
是以聚人介然之知足以立事事立人聚抑或因介然之
義以輔其知免乎桀紂幽厲之敗遂進而爭虞夏商周之
功自信以王因自王焉若夫夏之時殷之幣周之冕虞之
韶且惟恐不利其介然之仁知而決去之斯□□之所以爲
□□而春秋之□□之以不疑也諸侯之僭猶中國之盜也所
僭者猶禮也荆吳徐越之僭非□□□□也禮亡故也禮
亡則杞莒雖不僭也而亦□□也禮者人之所獨安□□□

春秋家說卷一上

聖

必昧□□之所必不知而欲去之藉其知禮而□□可進矣故
春秋有時進荆吳而僭王之罪且姑置之嗚呼禮亦重矣
禮之蔑也禍成于□□則欲抹□□禍者莫禮急也功能□□
而道不足以因禮其驅之也必復悲夫此劉基宋濂陶安
詹同所繇功虧于管仲而不足望周公之末座也
是非之準得失之數可否之別應違之衡理事之合離情
文之乖比有惟君子察之者庸人茫忽而不知有卽庸人
與知之者而賢智之士鑒以爲之說而顧成乎僻聖人之
教因眾人之可知而精君子之義斯以至矣春秋書曰日
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粹然讀之而其文之乖情事之離理

夫人而知之矣曰自食焉鼓者自鼓焉用牲者自用焉曰何與社相及鼓用牲何與日食相應杳不相當而漫有事夫人知之而賢知者故爲之說曰天與地均化人與天同情故治日皆者災其肘斯言也其以蝶蛸之化蝶疑人之且化虎也肘之于日災之于皆絡相繫而氣相攻遠不必乖之道也藉令皆在目而呪其肘非問里之妄人有不目笑之者乎故君子遇災而懼懼天之不淑人將受之則治人事以慎所受而已日之食月之食也月且不可求而責乃懸揣陰陽之消長推之于社一爲責之一爲求之爲之者已疑于狂復從而辯其鼓之得而用牲之失天子之可

春秋家說卷一上

肅

而諸侯之否如是以爲賢知曾不如其惡也以是知春秋之書此顯其左道不經以與天下後世共知之而已矣武人不可與議刑儒者不可與議兵武人言刑宜若失之猛獲失之寬儒者言兵宜若失之縱獲失之操此非能矯其習也歎于所不足疑天下之相期于猛而相怨故益寬之相恃以縱而相凌故益操之也故善治天下者無與武人言刑無與儒者言兵曹參以野戰致元功而縱獄市以容姦漢于是乎無善治趙普以學究宰天下而解兵權以弱國宋于是乎無甯宇漢法苟簡而盜始昌宋兵解散而始乃以兩者衡之宋禍爲尤烈焉兵者不祥之器人

主之所制非人主之所得操也兵者神用之事舉國之所有事非舉國之所其司也漢高能將將而不能將兵乃卒以王天下成敗之幾生死之介無使習之驟使司之暫令司之抑又掣之嗚呼宋之所以失五帝三王之大寶于蒙古惟此而已矣趙普以之始秦檜以之終端開于杯酒之閒而禍成于風波之獄畏子弟之漁鹽米而以授之僕婢家未有不毀者也胡氏之于春秋言兵也皆普之餘智也莊公在位兵十七舉親將者十三次成之役無適帥焉其三則溺也單伯也慶父僅一出也迭將而無專屬也若莊公者可謂親不祥之器侈用其雄猜而終無以弭姦者矣

春秋家說卷一上

肅

胡氏猶曰兵權主散不當偏屬于一人專授慶父威行中外以召篡弑斯言也飲趙普之毒已深而獎秦檜爲管仲以長其殺岳飛解韓劉之忤心也職有繇矣古之受鉞者曰聞以外將軍制之當其有事天之下地之上無弗行也當其無事而兵習于吏吏習于帥威信之行久矣不將其將獨操其兵宴居深宮者遙執其斂縱高談簿書者分持其長短挾疑以使臨敵而易之如稚子之握鉛蟻附其上而不任人以驅之何其憊也宋禍已極毒溢于譚經者之師說流及昭代習用其說總戎尸其名督撫操其實中樞提其肘閣票提其咽喉科參奪其瞻白面之贊畫游吻之參

謀且足以制大將生之命而天下已拱手而授之人悲夫故善說春秋者廢胡氏之言兵未爲不知治也

閔公

春秋之初定人之國者必以賂齊桓公存三亡國而無私焉此桓公之所以爲天下匡也魯有子糾之怨衛有子頑之讐邢之于齊未嘗有一日之好而齊卒收三國以收天下故桓之未定三國也爲城濮之會而後敢伐衛爲魯濟之遇而後敢伐戎憂楚之凌鄭未敢興師而卜之梁邱之遇天下未知有伯固未知得伯之利未知得伯之利則不讐伯之威諸侯之離合未審而桓不得訟言以南向于楚

春秋家說卷一上

果

三國存而後天下懷天下懷則離者畏合者一齊乃以得天下而大得于楚子思曰仁義所以利也彼營營于一鼎一邑以平人之國者棄拱璧而取搏黍智不踰于嬰兒故春秋書高子貴之也貴其臣則君可知也又安事億度其命湫之詞以致之惡邪

大勝不以力大力不以爭大爭不以遽故曰小不忍則亂大謀蓋惡遽也大名不可遽挾大惠不可遽成揀焚者遽不待操鉤缶徒手以赴之與于灼而已拯溺者遽問井有人而從之與俱陷而已齊桓公存三亡國皆以不遽爲道故春秋謹書其節曰樂其成也于魯則先以仲孫而後繼

以高子于衛則先以無虧之成而後繼以楚邱之役于邢則兩出師一不與狄戰而猶爲品北之次也不遽于魯者如療療者之無治其龍火也不遽于邢衛者如免豚于虎衛其豚而虎自逸也季友之志不得慶父之援不削遽治慶父則魯人挾疑而相亢晉文公以此斃衛之君臣于訟邢衛之立未固遽與狄爭則乘勝負于一往而邢衛已重敵于晉晉文公以此幾喪宋而僅不償于城濮有匡亂賊距戎狄之大名而不挾其名以與匪類爭生命有存絕世莫亡國之大惠而不爲焦灼需濡之容以見德于顛隲是故桓公之持此正矣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養之所以

春秋家說卷一上

果

鑠無見其鑠而鑠甚也齊桓其殆庶乎故曰大爭不遽然且使立僖于魯而慶父不遽立邢于夷儀而狄犯夷儀立衛于楚邱而狄犯楚邱則其爭也未艾乃立僖而慶父必逸遷邢衛而狄不敢再加之兵則桓之力悍矣如建千石之鐘于岑樓而三尺之童莫能以莛扣也故曰大力不爭從容于落姑之盟繼遣輕車之使徐修其衣服乘馬之贈翱翔版築之間視國賊之與狡夷如蚊蚋也故曰大勝不以力違是三者有討賊距夷之名則必暴之有救患之惠則必驟與以爲恩悻悻然建仁義之鼓驅其人民以人家國爲孤注大聲疾呼死競于一日不審而爲宋襄之敗弗

獲已而用晉又之誦如此而言仁義吹火而反滅之也仁義貞勝者也貞于勝者不挾貞故曰小貞吉大貞凶建侯行師道存焉矣

狄方盛兵以臨邢齊遑率師而臨狄外堙困之內憤而出狄之不殲者無幾狄無幾而不殲有必死之心齊未知其利也故當莊公卒之年狄伐邢明年春齊輒救之越二歲而後爲聶北之次齊之善全邢春秋所尚也然則文王遇密使自阮疆何以克邢文王一用周之眾無從諸侯猶心營之相使也齊桓自用其眾懸車束馬踰絕塞以征山戎亦用此克矣今齊之伯也期始諸侯之心力未一牽合宋

春秋家說卷一上

宋

曹以與必死之狄爭夫宋曹之急邢豈必有犯難無前之氣哉連乍合之師用之于散地未得邢而先失宋曹以失天下智者弗爲決矣謂兵力有餘而不速進兵力固未可恃也五國以之潰于秦關曹操以之敗于赤壁苻堅以之亡于淝水吳明徹以之禽于淮上九節度以之覆于鄴城陳友諒以之死于湖口之數師者力豈不足哉心不協而多之適爲累也然則齊桓卻二國而以其師進可乎當閔之元年桓用此矣孤注者無再利夫差之所以亡屢用孤也一試之由戎再試之狄不得矣有無因無從千里懸軍爲山戎之奇捷抑有從容顧慮因結同仇爲聶北之全師

一競一絀桓自喻諸心而不可爽也春秋見桓之心故尙其功不然燕之病視邢之亡孰迫勤于燕慢于邢胡爲也哉岳飛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達于春秋之所尙矣

春秋家說卷一上

完

春秋家說卷一上終

衛陽王夫之譏

僖公

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不逞之徒君父可以推刃而何有于春秋聖人之于彼亂賊者尊逾其君而親逾其父乎知君父而不知聖者有矣未有不恤君父而恤聖者也乃君父之所以見弑者惟無以生姦臣逆子之懼而已矣法地則不懼刑濫則尤不懼刑之濫必成乎法之弛故雖有嚴威日取其臣子束溼之而適以成乎逆乃立法之審均平專一得所歸而不濫則雖凶人之善脫無所

春秋家說卷一下

委而魄魄矣賜鳩之君子正是四國專一之謂也立法之不審莫大于不專不專而濫及者怨濫及者怨而所宜坐者乘之而亦怨怨則悻怒以受法而拚其懼心濫及者眾則必有不可以概受刑者焉均此濫及而或抵法或逸于法則法撓抑必使之概受法也則且以傷恩妨義而持法者已與分其惡法撓于所不得加與夫加于所不得加而分其惡亂臣賊子有可反之唇而終不懼矣春秋之法立而亂臣賊子帖耳戰身以不敢動者惟其事也故殷閔之弑一歸于慶父而哀姜不與慶父奔而不即司寇之刑則魯人蒙仇賊之誅慶父縊而敖猶與世卿之列則不志慶

父之死不葬閔公法得所歸嚴而不賁也若夫哀姜非惡之首也淫亂之數在莊公既薨之後慶父已成乎竊位之勢盡之以樹內援弱靡而漫從之故責哀姜者以其不開家而與于亂可也遽從重而使分慶父之大惡則慶父之惡分矣慶父之惡分則哀姜奔而亦可聽慶父之奔哀姜不絕而慶父之嗣亦可卿也首逆之賊游泳于濁水之涘而多所匿矣且分惡于姜姜受誅矣姜受誅而僖公君臣其可以得志邪文姜從乎弑弑夫也哀姜聞乎弑戕子也母戕子嫡戕庶如媚之所成悍婦之恆也而使與覆載不容之賊同甘心焉僖公季友其能忽然任此而不嫌乎般

春秋家說卷一下

二

與閔子也僖亦子也母戕子而子遂戕母爲之名曰討弑君之賊遂無嫌焉是則人爵重于天倫討逆者之逆什百于所討者矣故悼其薨迎其喪如禮以葬之魯之所爲猶秉周禮以昭天下者用此道也而春秋許之許僖公之母哀姜而後弑君之辟專之于慶父刑得所歸而持法者無嫌于分過雖有凶人能無懼哉噉不得以反鳴辭不得以蔓引也故以大法威天下者惟其審審于法者惟其專深文旁及而概舉焉亂臣賊子反竊法以成其逆趙盾姊弟蒙虐殺庶子之刑駢首就戮而王氏乃以攬漢于掌成其篡而無忌不審以行法亂賊之資也可弗慎與

哀姜之薨春秋悼之齊人以歸春秋甚之致其喪正其葬春秋弗奪之氏而不姓絕齊而怨之然則姜不見戮魯人可迎歸而養之乎曰奚爲不可也夫姜固不得爲無罪矣易曰閑有家悔亡閑而亡悔非聽家之自閑也慶父懷竊國之姦以蠱夫人僖公季友力不能閑外避以自免寄早嫠無訓之女子于巨憝之手而以法從其後則宗子家相無亡豔之責而壹以治塗人之治治君母也故曰正其本萬事理又曰擇禍莫如輕本莫之正禍至而擇其輕猶君子救過之道也故哀姜者生可以養沒可以合食生不可以養則沒不可以合食莊公之廟豈終無與配食哉于是

春秋家說卷下

三

而且致成風爲夫人則又春秋之所重譏而必尊者矣論者扼腕于呂氏而又登薄后以配高帝潰嫡妾之防而辱先君以與妾食不孝莫大焉一往之論益折衷于春秋禮曰諸侯不生名滅同姓則名齊滅紀晉滅虞號皆同姓不目言其滅而施以生名之刑春秋之所重創也僂諸之于虞號寢不甘寐操必噬之毒以自封殖而與周分天下充其志非忌不可居之名則翦宗周如摘疣也而尙何有于本支宮之奇曰桓莊之旅何罪而以爲戮大姦元惡食人不擇以滅同姓爲罪名而科其罰是猶責蛇之不能釋蛙也諸兒不得紀不足以表東海僂諸不得虞號不足以

長西河故王室與婚而紀卒不免齊桓方有事于周室而晉若罔知壹志以吞頷下之肉如攫金者之見金而不見市故春秋不復責焉不復責而責之取其狎而已矣不復責而弗之責敦內治焉耳內治之無過則哀之特書曰紀侯大去其國哀之也內治之有過而足以亡則咎之特書曰虞師晉師滅下陽移晉之罪以咎虞也既咎之而抑哀之再書曰晉人執虞公諱其亡而若禍在一人猶哀之也故充諸兒僂諸之志則周不能存而春秋亦無資以作矣周之所以存亡春秋之所以興廢莫危于紀虞之亡斯二滅者天下之大故也而暇與不仁之人治滅同姓之罪乎

春秋家說卷下

四

衛嬖以喪亡之餘志不及于天下一旦之忿忘其親而貪其土猶夫人也則亦可以親親之道責夫人也文王之興免商諸侯于殿中事已亟矣乃其所及者南盡江漢之表而北不逾于虞芮豈東諸侯之猶觀望于從違而文王割置之莫收也哉懼夫以收之者捐之而以撫之者賊之也汝墳之詩曰父母孔迺惟邇也而後可以爲之父母江漢之表紂威之所不及也虞芮之北遯東紂力之所可加也爭孤豚于猛虎之吻幸而奪之而豚已斃矣嗟之弗及無已而捐之則將重其禍而絕其歸故仁者不以愛成其不愛知者不以一得成其終失知量而已江黃之

事管仲得之而桓公失之亦既皎然矣春秋紀江黃之會于前詳江黃之滅于後所以伸管仲之知而顯桓公之妄也夫以積強之楚一旦牽帥天下以與之爭于此焉豈有他哉所仗者義所視者力而已義不可以勢益力不可以旁貸得不可以期諸非望望不可以託于弱小力有餘則無所藉矣力未有餘姑徐之而未晚也取給于不可恃以微旦夕之功甯有幸哉且力者非固強弱也精用之則強專用之則精暇用之則有餘遽用之則不足故孰謂謝安爲不知兵者遣桓沖之援以孤寄之淝上之師專斯精示以暇則無遽也卽無已而有所資以爲聲援如晉之資吳

春秋家說卷下

五

焉可矣乃晉且未得志于楚而早牽于吳厚吳之亡而趙映腕恨于莫恤況江黃乎資江黃而中國之師恃江黃以自解故陞亭之眾鴈行而不進資江黃則意注于江黃而所以勸用中國者形其菲薄故陳鄭交諉而不受其歸師資江黃則楚知中國之力莫能自壯而倚彼所肉視之江黃以爲雄故屈完得以其方城漢水傲齊之不能攻而齊終無以大得志于楚故用江黃者失之叢也遺楚之輕解諸侯之心弛入國之力以成乎江黃之亡而天下之勢遂莫之能挽矣樂毅資趙以破齊故燕無必得之威而折于卽墨諸葛資吳以伐魏故東師不振而褒斜之屢出徒勞

待非所待以失已知者弗爲也土門之兵不出而袁顏之脰舌濺血于常山朱仙之旅遽班而香盆之父老駢死于河汴動之已早而失入仁者弗忍也孤忠之士憤起遐方不揣而重用之懸之以必救之勢動之以相倚之情本無膠漆之心視其亡而固不能爲之奔命死者逋者狼狽以資敵人之笑于是而天下以義兵爲戒帖然從彼以反戈所固然矣傳者曰與是謀也何與哉

召陵之役齊之得志于楚未也楚亦元德之裔而周之封也當殄滅之而後可以得志與雖然以齊爲得志于楚固未也王號未削莒黃之師旋起包茅之貢不以時修故穀

春秋家說卷下

六

梁子曰以桓公之得志于楚爲已僅矣桓未得志于楚而春秋以已成之績紀之然則春秋之所求于楚者如是而止乎揚雄曰齊桓之時繼而春秋美召陵春秋達時以知權謂齊之求于楚者如是而可矣所謂時者非謂當時諸侯之不能而桓僅能之爲愈也時之不能桓獨能之君子之道不責其所不能而責其所能桓公能之而僅能乎此尤君子之所責故夫言時者非幸桓之猶能乎此而諒桓之僅能乎此也何言之桓之于楚不正其僭號之罪則楚無繇而自削其號不數其犯夏之惡則楚未繇而輯其兵惟桓終不期大得志故小與之以可懲則何也楚之僭號

周之賊也楚之犯夏鄭之禍也桓未能乎鄭而大不得于周則欲責其僭而周固順之責其犯夏而鄭不我徵焉今雖有孝子疾其父之敵而父且暱之則彼反挾父以相難而先受不幸之名雖有友兄人捶其弟而代之訟弟且陰去我以黨于所捶則未有不屈者矣以惠王爲之君以宰孔爲之相內有叔帶之構餌鄭以反援于楚而申侯之徒操長短離合以瓦解諸侯之勢乃欲桓之大得志于楚削其號輯其侵凌之兵是或縛其臂而望以扼人之吭形礙而理不得伸豈待問哉僭王伐鄭之罪桓不可聲隱亭之下桓不可戰有詞不吐欲戰不能猶且取召陵之盟以全

春秋家說卷下

七

中國之威故春秋以桓之得志于楚者爲可矣夫桓于此其勇于義與則尊王大義也存鄭至仁也挾至仁大義以臨人假周之威挾鄭之怨周與鄭亦豈能顯比于楚以相難哉雖然所惡于伯者惟其假也假仁義以恣行而無所忌憚也有能不假而量時忌君以養晦顧內以圖全者則豈不猶賢乎于曰齊桓公正而不諂以是爲賢于晉文也桓溫不忌其君西滅蜀而北伐燕如孫綽者猶將操清議以持其後況君子哉故說春秋者責桓之不請命以伐楚則過矣請則不得伐舜之不告而娶義通此也不請焉足矣而又假挾之以爲名是與曹操之伐袁紹者均陳琳固

將反唇焉胡屈完之獨不可邪故曰齊桓之時繼以傷周而惡鄭也揚雄之于此知言夫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爲德而慮其孤則彷徨之念起長短之術用而正大之情移矣正大之情移其于物也未嘗動而遽欲變也物不動而使之變則情益吝而有不期之咎且卽以行于人倫表于大義終未正也則齊桓之戴世子是也王世子之會諸侯非世子之道也世子鄭之會諸侯非惠王之心也失子之道逆父之心世子不可以爲子矣世子出會而王忌其成聞鄭比楚以甚齊其于世子猶仇讎也惟位之恤而成父之仇愛猷識理達職之所以亡元

春秋家說卷下

八

也世子不可以嗣周矣夫齊桓立乎父子道衰之世毅然以匡彝倫爲己任豈不恤此而與于逆以貽亡道于周乎曰惠王之悖不可訓也宰孔之姦不可裁也浸令諫惠規孔俾置帶而立鄭固將悍愎而不從夫是所謂慮德之孤而操長短之術以速其成也世子雖定而惠王之志不悛宰孔之邪不遏叔帶之惡不戢未旋踵而終成奔鄭之亂不動之變與弗變均挾長短之術以終其德亦何濟邪是以君子居德以靖正大以動天下之情情動斯變不言之福非有爭也故以唐德宗之懷忌舒王之情寵而李泌脩然一身居間以弭大亂況齊以諸侯之長功在王室控大

扶小連軫覲周亢大義以感惠王于廣廈之上宰孔攝叔帶哉而何憂其不濟乎成乎鄭之不子則王亦可以不父成乎諸侯之不臣則王亦可以不君乃俾楚得乘之鄭得貳之叔帶終有挾以睥睨宰孔且懷怨而相難惜哉桓公之爲此也慮德之孤德乃孤矣故春秋殊言王世子以尊其名示不可同會而世子之輕諸侯之踰亦可見矣然則何爲而逃鄭伯也惠王之悖宰孔之姦鄭伯之終心乎楚而樂乘其隙是尤德之蕘穉也嗚呼化蕘穉而養嘉穀者其惟大人乎正己而物正誠以動動而後變也

春秋家說卷一下

九

位之是求倚齊以制其君父桓公歆于名之正事之成而不恤理之逆勢之猷也故上激而惠王宰孔挾楚晉以蠱鄭下濫而襄王終以不孝開內釁以幾傾其國桓公蓋未幾而悔此矣甯母之會卻子華以懷鄭伯有鑒于周而後管仲之言易從也葵邱載書首不孝之誅冠諸樹子之上殆以是戒襄而扶其傾與雖然其已晚矣徒以取媚于襄王而成宰孔之妬也故悔于己者無庸懲于人懲于己以不重受子華則鄭爲之賓懲于人前已裂不孝之防而繼欲挽不孝之流則襄王終無悛心而宰孔反操其短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君子之于過也有復而無悔悔不救敗是

以君子重謀其始也當桓公翼戴之始平以酌理順以循勢合諸侯之忱辭匡襄王之溺志命發王廷建鄭而遠帶則王情以平宰過不顯父子君臣取正于雖容之下雖文王之請釋炮烙者不是過矣惜乎桓之不及此也然而春秋厚誅鄭以伸桓而不正首止之責何也不以文王之道責桓公聖人之刑書也

春秋家說卷一下

十

則刑中是以在里克之弑而不得以出亡辭克之君卓惟國人之君之也克之子奚齊惟獻公之子之也有天下者受命于天有國者受命于王仕其國者受命其君故獻公之所子克不得而弗子也前乎奚齊之未立克爲獻公之臣矣後乎奚齊卒之已弑克猶爲晉之臣矣臣乎獻公而刃其子臣乎晉而戕其國之君臣則必受命焉受命則名不可釋名不可釋則刑不可追故目言其弑速即刑而弗容貸也若夫卓則克固欲弗之君矣乃君者豈人臣之可或欲而或弗欲者耶克之于晉也爵位猶詔于國田里未收于野與事卓者比列而爲大夫晉所君克何能弗欲君

之邪如欲弗君則亦弗爲之臣遽瑗之得爲君子而賢于晏嬰惟其去而已去則非臣入而弑則固臣也不潔其身以求暇于君亂臣賊子誰則無辭而奚但克哉且夫克之安忍以弑二君推其心豈果以爲義之所必弑乎叛亡人而立之已居不贊之功以長有晉政而已方且欲長有晉政而何辭于爲晉臣也觀其辭曰不有廢也君胡以興而克之賊心見矣不道之臣不令之子惡莫大于趙爲之名而從其欲公子翬以惠公之志爲名曰隱非吾君也衛輒以王父之命爲名曰蒯瞶非吾父也君子亟奪其名則氣不可以作故曰君之子曰其君名正而刑罰中矣故獻公

春秋家說卷下

下

之溺嬖不可以爲克分咎春秋業以殺其世子曰晉侯不待貶奚齊爲非子而緇卓爲非君也惠公之同惡相戕不可以爲克矜爲書曰殺其大夫以明晉侯之旣以大夫酬克則不足以討克而非謂克之猶可貴也禍亂相仍之國殺之而不戢各正其名各服其辜而不相蒙當其事者爲之主則獄有所歸而得所懲以是爲權衡而銖兩交得故曰非聖人莫能修春秋

末者本之所生非本之所必有也故曰物有本末非有末而無本亦非有本而即有末互相爲有而各有其有也互相有故未當有末則治其本本治而末從各有其有故當

既有末尤嚴其末末之善敗尤甚于本也有種樹者于此勤墾其根數加灌焉而日翦其莖葉以爲無足理也則豈復有本哉春秋書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本治也書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弑其君卓末治也治晉侯者一治而無可再施之治矣迨奚齊卓子之弑猶追源而罪晉侯以貨里克是則墨胎亂次伯夷可以弗逃蒯瞶不孝衛輒可以稱兵矣晉侯之殺嫡不父不君責其無人之心可也而必其有里克之弑以爲不爽之報然則里克者天其假以致罰于獻公乎里克奉天誅而可弗咎矣是孔子可假陽虎以殺季斯亦可假季孫以逐僭八佾竊兩觀之魯君權倒于

春秋家說卷下

下

下不極乎大亂而不止是故君子之已亂而收刑也當其本之已凋則急救其末以息亂而漸向于治若其惟本是圖本失則莫懲其後願獎末之亂以勝本亂之所必有夫安得堯爲君舜爲相而後施五品之教于天下也哉堯爲君舜爲相本大治而末從則又無所事春秋之法矣子曰天下有道某不與易此之謂也

鄙召忽于匹婦登荀息于三忠則奚以若是其差邪荀息以君命奉君召忽以己意置君也忌有先君之命命之不正君任之非息任之也故人道莫大于受命父子兄弟受命于天夫婦之合受命于親朋友之交受命于道五品之

親莫不有所受命一受其命而不可改臣之戴嗣君也受命于先君者也猶天命之爲父子親命之爲夫婦道命之爲朋友也有所命而受之則爲性故曰天命之謂性制命之原理所自出莫非天矣非有所命則已無所受無所受而以意置命焉逆天者也故人臣之惡莫大于以己意而置君以己意而置君猶以己意而弑君也以己意而置君亦將以己意而置父乎逆天置命干不祥以微功不得則悻悻而死之匹婦之道矣故召忽之死擬諸荀息若螢之與日也然則張世傑陸秀夫之立君亦無不可乎曰命無所受以道制命若張陸者則可矣外有所甚偏而內無與

春秋家說卷一下

主

爭也無知受戕小白在莒糾在魯皆可君也申生見殺惠文在外奚齊卓在內皆可君也桓既入而忽猶挾糾以爭與奚齊卓之固奉彌爾之命于是而別于糾死惠文不返而齊晉不患無君外無壓境之敵內無必亡之恐爲人臣者守正以奉君固一以命爲準均之無命則長幼序焉張陸行權而召忽廢正不得以例相求矣制臣子之命者君也必不可得于君父則制之者道也道原于天君命之宜共者道道即天也知君命之符于天可與通性命之實矣審別于義以敘倫則外不失物內不失己里克宋襄不知此故交陷于惡人倫之敘莫大于受命臣受命于君朋友

受命于道受命于道不相爲命矣受命于君則否君之可弼君之違伸于命之未受而屈于既受既受則不可貳君命即道矣故荀息戴不正而列于三忠而里克當弑君之辟奚齊卓奪嫡者也公子昭之于無虧嫌于立而未有屬者也乃晉獻之命可伸于荀息命之不正咎在命而不在受命者也齊桓之命不可伸于宋襄朋友之義美則成之惡則違之其生也忠告之其沒也革正之可正而不正則立非所立咎在宋襄而不在齊桓春秋甚宋之伐齊閔齊受伐而于救者以悼齊桓之無友諒也里克以朋友之道加之于君斯以坐無上之辟爲已僭矣宋襄以君臣之義

春秋家說卷一下

而

施之于友則自處爲已賤也相爲友邦且將繼之以主中國善不彌縫惡不匡救戴其亂命守以不違殛己之力敵人之國窮兵構怨以從之不已賤乎賤里克而君臣之義明惡宋襄而朋友之道正君子之明于人倫所繇異于野人者惟其別而已矣故君子樂學夫春秋近而正遠而不禦也德不可以襲仁不可以市孟子通論五伯爲假之已甚之詞也假而猶成乎伯以維繫天下則天下之大諸侯卿大夫之眾胥無有是非之心矣孟子固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奚可掩哉伯者之于德仁駁也非盡假也駁與假之異

得失之繇也齊桓之定御說而宋戴以兩世定子申而魯
宋之以終身宋襄之勤子昭猶宋魯也孝公位定曾未踰
年而早合于楚以弱宋伯之不成兵敗身傷猶與重師以
乘其敝是其施之同而報之異豈有他哉德非所得而仁
以市也于此觀之假德不威假仁不恩令齊桓而亦若是
也則亦安能久假而不露費于人耶陳蔡楚鄭之會于齊
齊志也春秋不目齊人之會楚許齊之外宋也齊侯伐宋
開緡討其不與于齊之盟也春秋不貶齊侯之爵以宋之
左于伐也如宋者齊孝公倍其德而不以為澆用楚師而
不以為悖伐其敝而不以為惜何也宋惟市齊以責償而

春秋家說卷二下

五

奪之伯儉人之德也苟從桓公之亂命而一如僕妾細人
之仁也假德者儉假仁者細故陳人請盟之辭曰無忘桓
公之德宋之為惠于齊孝假而非有陳且知之而況于齊
乎故孟子曰五伯假之也以加之宋襄而後無所逃也
盟于齊齊楚合也盟于宋晉楚合也齊晉合楚而遂喪伯
則合于楚而二國敝矣且非徒其喪伯也楚得齊而蔑宋
得晉而窺周則齊晉合楚而天下裂矣故蘇賦春秋之天
下者莫甚于合楚陳為合楚之詞曰無忘桓公之德宋為
合楚之詞曰弭天下之兵為之名者得矣嗚呼譙周之主
降魏桑維翰之主事遼秦檜之主講金亦孰不依附于義

以為之名哉而姜維覆以逆天蒙敵景延廣覆以生事尸
符張浚覆以喪師取尤故成天下之大害勝君人之大節
者莫劇于佞人陳穆鄭文宋向戌之惡不可勝誅矣君子
惡佞人而謹禍始于齊之盟首陳卑鄭于宋之盟地以宋
焉當辜而不可辭也生非義胡與立民非君胡與戴國非
自立胡與存察義則曰貴愛其生墮國則曰保全其民依
敵以偷安則曰慎保其國審此三者之為邪說佞人遠矣
書曰譏說殄行震驚朕師誠畏之也

春秋家說卷二下

六

以責償于代伯而奪其諸侯陳以無忘桓公盡之而楚佯
聽命焉宋未見受楚之賢于走宋也故滅齊之罪以專其辟
于陳鄭盟于宋滅宋之為首惡也宋無陳鄭之偏而裂中
國之伯統胡為其滅之也晉之志先見于宋故向戌得伸
其邪說平公之竄趙武之偷六卿之有竊心息肩于外侮
以專于內蝕彼向戌者因木之腐而蠹之非其特為姦也
晉席世伯之勢無所詘于天下諸國之至宋者趙武先焉
冒恥宵征就楚而亟合則晉不得以宋為罪之委矣故滅
宋以甚晉非謂向戌之邪說降于陳穆也春秋折衷以議
刑者也有所減以有所甚故罰不溢而惡無幸免

春秋書事實以顯善惡有欲避之而弗使避者有欲得之而卽與之者執宋公以伐宋陳蔡鄭許曹之所不敢當也而春秋必使與楚均之此欲避之而使弗避也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魯固以得請于楚爲己榮而侈宋公之釋爲己功若曰宋不能自免夫五國者不能爲之釋而我能釋也于是春秋如其意而繫之魯此欲得之而卽與之者也五國不敢當執盟主之名畏楚而不敢辭其實心若可惑而偷己見非君子之所惑也則以惡被之魯固無釋宋之實誘懷于楚以爲楚用而猶自以爲名偷己甚而尤賤也則與之以名而益賤矣且夫楚宣中之來也三尺之童

春秋家說卷下

七

知其無如宋何也與之盟而執之謫暴已甚而威力亦殫矣殺之則負大責于天下歸之抑無以自詫于諸侯睨魯之可爲居閒假乎獻捷以授之風旨得魯之請而聊以謝魯則宋蹙益劇楚威益全而中國之權益替夫魯卽無能聲義以誰何而稱病不行置宋公于楚以窮其詐則楚且謝宋之不逞而宋猶小競斯術也日夷川之于當時晉人用之于韓之獲于謙川之于土木之狩彼且以加諸君父而無嫌況友邦列辟禍不相延而義無喪己者乎臧辰之知豈不逮此而爲爾者得當以媚楚且賣楚好以動友邦也施施然曰吾會楚于薄以釋宋公而魯之恥蕩然矣僖

之中年見止于齊幾獲于邾魯從于楚殺人以苟說于晉弱莫甚矣其君臣方枘然自大飾泮水廣門闕修桐牧張英騰福其禍而功其敗以嚮其疆皆斯術焉耳已故僖公之賢不如其無賢臧辰之知不如其無知

狂以動于惡憊而棄夫善皆君子之所絕故吳楚僭號杞淪夷情異而罪同春秋兩狄之其利一也狂以動于惡不知惡之分際者也憊而棄夫善無其善之津梁者也王者之法有不識赦恣恩則何爲于此而無貸詞不知惡之分際有冥行者矣有妄以爲的而志之者矣妄以爲的而志之則知其分際而惡愈不止故七國自王以裂封建不終

春秋家說卷下

八

于不知也而吳楚之狂實開之先無其善之津梁有姑廢而待之者矣有利用其敝而以自利者矣利用其敝而以自利則浸有其津梁而亦不爲故趙之胡服騎射秦之燔書滅禮非其力不足也而杞之憊早啓其端夫不爲惡者不恃知其惡誠不可爲而已勉爲善者非有待于可爲誠必爲而已誠之者人之道也人道廢則君子憂有甚憂者斯有孔怒施之大罰而弗之矜以爲非是而人道莫與立也

王猛敬王之難始末具者魯與知也襄王出居于鄭不紀其入者魯弗與也聖人所求乎臣子不以己爲則而因之

以爲量不以己所至極而責人以功故易簡而易從不以非其量之及而被人以罪則當罪者無可爲辭是故力有所可竭時有所可爲人有所可望非是三者無責耳矣昭公之末折于楚屈于吳辱于晉制于齊力之憊也君失守國失主時之窮也君有國而不能保臣有君而不能事人之偷也王室之亂與聞其事而無忘姑亦可矣來告則書而弗削不能必有功也僖公據全盛之國臣民聽令臧辰執政亦既知官守之當奔問矣忽然置天王于汜水之上絕也但書天王之出而不存其入明魯之絕

春秋左傳卷下

本

于
棄惠王以俾之齊而魯遂役齊僖公棄襄王以俾之晉而魯遂役晉遺大義委大權蔑大法自貽之弱不可植矣故夫不忠不孝而欲免于人役者未之有也具臣虧國而制于官寺逆子忘親而制于悍妻豈有爽哉
謫正相背而用有殊施用之君父者正用之寇讎也亦正可以免咎亦可以集功春秋之所爲與齊桓也正以以免咎則雖咎而猶非其咎正以集功而功有不集則功或墮或集因乎時矣齊桓之奉襄王咎矣猶非咎也其收功于楚也幸其非晉文之時也而功亦僅矣用之君父者正用之寇讎者謫斯無大咎而有顯功然而古今之能爾者鮮矣

何也謫正者相背者也一游其神知于謫則肯繁熟而志氣捷復能擇其不可施謫者而矯以正雖彊有力者不給故晉文之謫用之楚者謫用之天子者亦謫功大集而咎卒不免也雖然以道制心則謫無往而可用以心制道則用之君父者正用之寇讎者謫亦何病哉且夫晉文之以謫用于楚而亦何礙正用之于王然而不能者非不給也則亦晉文之迷于制也晉文卽無往不正而于楚固不容不謫不容不謫僅用之楚以救中夏奚必志氣盈捷肯繁習串欲罷而不能邪蓋晉文之時非齊桓之時齊桓可以正治楚而晉不能矣桓之與中國相爲信從者三十年而始有事于楚晉文遭家不造僅以存立立而卽有事于楚者四年焉耳勢不成威不伸信不結上無召廖賜命之寵下無存三亡國之功夕與爲敵而旦挾一義是襲義也宋襄之所爲喪師而辱身也故晉文之不可以正兵臨楚者時也乃此以爲說則抑或咎文之欲速成也胡不師桓之從容而必遽邪年卽遲莫而創業垂統強爲善以俟子孫功之成否惟天所授焉可矣而抑非也今之楚非昔之楚也桓之起也八年而楚始一犯鄭又十二年而楚始再犯鄭兵五加鄭而一未得志自鄭以外無楚塵也桓乃防之于事早慮之于幾先如撲火于未炎而可不失其度也齊

春秋左傳卷下

本

桓卒楚賴強執盟主暴中國東得齊魯北得曹衛南得陳蔡鄆許而僅爭一宋也宋下則無中國矣乃使晉人俟之三十年之後待天下之合而以正兵臨之三川夷九鼎出不復有周而詎有晉哉故晉文之謫楚以收一戰之功可無咎也知其無咎而惟用之宜則知過此以往不可加于友邦循此以上不可施于君父謫之用亦何與正而相背哉何也□□之于□□殲之而不爲不仁奪之而不爲不義給之而不爲不信非我類者不入我倫川流用殊亦何礙于大正之施其不至乘此故心循爲熟路以加之于君父亦明矣子曰晉文公謫而不正謫可諒也不正不可原

春秋家說卷一十

下

也謂其君臣父子夫婦友邦之閒積咎爲已至矣揣曹衛激得臣取必一勝以免天下于夷又何病焉

王者修德伯者修刑德不厚不足以王刑不審不足以伯惟王者無慝伯者不能無慝者也不能無慝而人亦服刑審故簡有慝于己刑人抑不以其罪則必底于敗宋襄公之于曹滕是已晉文之伐曹衛其刑審矣齊伯之衰宋伯之債楚之橫中國之潰罪莫有甚于二國者也奚以明其然耶鄭之觀楚力屈也齊之盟楚給于陳也陳蔡鄆許之從于圍宋楚盛兵北向徑四國而脅與偕行欲無從而不能也曹衛之于楚幸而得宋以爲之蔽無所毒矣乃宋爲

北諸侯蔽而曹衛方內潰以應楚斷宋北援而扼之以必亡審于刑者竊罪之所首坐非二國之歸而孰歸耶充征曰脅從罔治以勢矜也梓材曰殺人慝人以情坐也曹衛故慝人而不與脅從同科矣楚惟得二國以爲藏匿資給之主相與知情而爲之經幹乃以東不畏齊西不畏晉取必于亡宋而無孤軍懸綴之憂是故熊羆已知不敵而得臣不爲旋師有恃故也始白宋襄之圍曹也威不伸而但取怨故孟之會曹實構楚以逞其怨墳站之上挾馭戾以干羣侯而無忌者此曹與楚之成言也衛侯鄭之不揣也薄收于莒魯而遂興怨于齊自顧非敵而倚楚以亢故先

春秋家說卷一十

下

保楚以殘宋宋亡則楚兵夕移于齊此衛與楚之成謀也曹利報宋衛利報齊楚利吞宋而東懼齊西懼晉曹者齊援宋之西道也衛者晉援宋之東道也則使曹制齊衛阻晉乃以慝軍蹙宋而無憂曹利亡宋者也開宋之深而護楚之已勤則不毀曹而宋必亡衛挾楚疑立乎宋後拒晉師之東離齊晉之合以罔曹而替宋則不毀衛而曹不可下齊不可收故二國者潰中國以益楚裂天下而滅宗周之魁也是故得臣所必得者宋而其爲二國請也則不惜釋宋以新免逮乎楚師敗楚子還得臣死而衛侯且走楚以爲他日之圖是二國以楚爲腹心楚以二國爲羽翼陳

蔡鄭許猶其爲腹下之囊矣專曹衛而釋從于圍宋之諸侯是以知晉侯之修刑審也楚之不倍曹衛以圍宋者齊用江黃之故智爾曹以塞齊而衛以塞晉晉不能改轍于南河則宋敝于楚久矣衛之力驚于陳蔡鄭許者遠矣其心狠其力驚豈若彼四國者爲附類之蟻而易散哉春秋無中事而再言者再言晉侯難詞也大詞也難之故弗略之大之故不以遂事書之明乎心跡之重輕以立功罪之準夫然後可與議天下之大法

執狠者不可激垂亡者不可驕以宋之幾亡而得臣之狠也執曹伯以畀宋宋受之而不累受曹伯之俘而得臣不

春秋家說卷十下

十一

致死于宋繇斯度之曹之足以亡宋而曹毀則宋存審矣故春秋目言晉侯以顯其獨斷之精特起變例而書曰畀賤曹伯如一物之相餉而絕之于人倫之外也傳曰曹伯嬴者其失言矣曹嬴以力而悍以心滅天下以得志于宋靡不爲也居閒以制晉楚之勝負無所讓也曹伯入宋而楚顧不敢憑其威得臣不敢終其忿于是而晉侯之力始堅故所惡于遠者不審其罪而亟加之酷也曹峙于宋東衛峙于宋北而宋固急曹伯執衛侯奔而宋固解急奪其所恃而楚之君臣先不保而鬪于穴則遠者非其暴所惡于謀者開天下而亂之也置曹衛于腹心則以疑天下睽

齊秦孤宋而導楚以狂曹伯執衛侯奔而中國之亂如絙散而紛皆理則謀者非其誦藉其不然內患未除歸途不夷東無以收齊而西梗河北太行之道將使輕車束馬爭死生之命于宋城之下是荀林父之拘指于郟也舍包藏禍心之曹衛抑問罪于荀從之陳蔡鄭許既無以伐謀而示拙于勦敵亦且深入南國無齊宋以相援申息之師當其前圍宋之旅當其後曹衛扼河而絕其歸自亡宋以亡天下在此役矣說春秋者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亦謂夫義正而害自遠道明而功固不可敗也執一結楚亡宋之匹夫以伸其罪于宋誼何有于不正而

春秋家說卷十下

十二

與道相背馳乎夫豈不利而害無功而敗者之乃得爲道誼也以此爲教功利之士乃以誚道義之適足以亡是與于不仁之甚而詐力益昌矣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非爲其制楚者言也

義不可以勢取而勢逆則義墮力不可以旁求而旁撓則力屈易曰安其身而後動定其交而後求以成義也故晉不得齊秦則不可與楚戰晉之得秦固得之矣若其于齊交之無素結之無因且齊猶是伯國之餘而不相下也東西懸絕而曹衛梗其中衛尤難諸侯之成者以遏塞其聲問晉卽問道以馳一介之命于齊而齊必弗信況其烏道

已絕而脂澤不通邪故破衛之塞而後齊師可下援齊以
堅秦而後秦人不孤定其交者必爲之安其身君子之所
尚也且晉之于齊交之無素結之無因往者蔡邱之會中
道回轅而齊且西怨矣一旦而收契闊之齊託以生死之
命夫何以哉智取力脅則先逢其怒詞卑幣厚則祇召其
辱是故收齊之心以定一旦之交非去其甚惡而平其深
怨末之動也夫衛者齊所再造之國也桓尸未寒遽倚夫
瑣瑣嬖亞之荆蠻收莒黨魯無故而兵加齊境揆情則不
仁度理則不義齊之仇衛義所得仇明王之所不禁也敏
孟之盟晉方厚結齊以有事于楚遠納其蝨賊而強之同

春秋家說卷一下

五

歐此齊魯之不能得諸鄰者而新起之晉其能以加諸
積盛之齊乎故責晉以不受衛請非知勢者也勢有逆順
義有從違勢之所順義之所安也逆情理以受衛而抑齊
之所可仇者以從其姑息之愛抑非知義者也謀莫大于
岐齊以堅秦知莫審于卻衛以結齊義莫大于拒逆以撫
順權莫大于定中國之交以毀夷狄之黨益以知再起晉
侯之文以冠伐衛大晉侯之伐也

春秋有一國之辭有天下之辭因魯史以立文故有一國
之辭其事則齊桓晉文桓文之事天下之事也而春秋以
立天子之事故有天下之辭一國之辭殊魯于他國以伸

尊親則其辭隱天下之辭立天子之義任齊晉之功則魯
與聽治而其辭無隱隱桓閔之見叔哀姜之受討叔牙慶
父之服刑內地之失君行之辱一國之禍福善敗也可以
伸其尊親者也故諱乾時之戰以敗齊桓之伯者也公子
買戍衛以尼晉文之伯者也魯受其敵則禍以天下魯當
其敗則善在天下不可伸其尊親以廢天下之事者也故
不諱乾時之書師敗績外詞也大齊敗魯之功也公子買
之書不卒戍幸詞也幸買之不卒戍以成晉功而甚其刺
也魯之戍衛非徒爲衛戍也受命于楚扼晉于河山之間
以坐取宋而移禍于齊也買卒戍則晉人出山之師非失

春秋家說卷一下

五

據以授楚禽于宋則胸縮西返而事不成矣晉師不出宋
圍不解齊且爲號魯衛且爲虞周失東國而坐斃于楚則
買戍不卒戍魯患墮衛惡散楚交釋宋困成晉功安百餘
年之天下以免民于左衽其既福善敗之樞機亦大矣故
曰春秋天子之事非徒魯史也

仁非博愛之謂也微言絕大義隱以博愛言仁而儒亂于
墨墨氏之仁婦姑之仁也于是而宋鉏惠施之徒銜之而
爲止攻善救之說以狐媚愚氓而益其亂說春秋者曰凡
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安得此墨之諛辭而亟稱之哉夫
救之與攻有異名無異實黨其所同則代其所異得失因

乎曲直而不繫乎主客也故論救者之曲直以所救者爲案論所救者之善惡以救之者爲證夫然後義立而仁不妄置所救者之曲直而俱謂宜救是救曲之賢于攻曲也譬諸畜牛捍虎虎憚而撾牛以全虎有人之心者所不爲也置救者之善惡而但得救之卽榮是許惡人之怙惡爲黨也譬諸父咎其子悍隸奪杖以擊其父而以慶子之得助有人之心者所不許也無人之心不仁之尤者也故以兵救曲罪坐救者見救于惡罪坐所救無妄救斯無妄攻君子之仁所繇異于墨釋也春秋書晉侯伐衛楚人救衛而衛黨楚以病中國之罪定矣衛罪定而晉侯之伐不亦

春秋家說卷下

羊

宜乎爰旌目拒盜食以隕命石敬瑭怙契丹以篡唐觀其所與爲徒者而貞士惡人之辨懸絕于天壤故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爲不仁者之所好視諸仁者之所惡而尤惡也

權衡之設可以審大可以審小可以程重可以程輕物之貴賤人之知愚蔑不用也以等一切以度一物蔑不準也今有權衡于此鈞石用之而効銖銖用之而差以程金玉則審以程削荒則迷用于君子則底于平用于小人則任其紊無爲貴此權衡矣王通曰春秋王道之權衡謂此焉耳以程天下而準以程一國而準以程萬世而有通義以

程一時而有適用中國賢主以開其大治□□□□以救其凶危大而不疏互成而不相悖無意無必無固無義仁之博義之貞也春秋之于楚貶之無餘而進之不遺立天下之權衡也其殺得臣宣申公子側也與中國同辭而無異精一事之權衡也爲天下言則楚君之淫刑楚臣之自斃中國之幸也爲楚言則君臣之道喪刑殺之法淫亦人道之憂也□□□□而中國之利伸此不待權衡而審也旣爲君臣則不可以無道旣有刑殺則不可以無法□□□□無能掄也此非權衡而莫審也且夫□□□□□□□□恃我之貞勝而不恃彼之召亡則權重

春秋家說卷下

天

于己而無微幸之心業已爲惡人而又加之暴□□□□而又益之亂則彝倫益毀塗炭益甚生人之禍益烈固君子之所重閔也閔之重則姑從其末就一事而程其失救已甚之禍以仁天下而不悖于古今之通義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非精義其孰能與于斯

治治人者賢人之業治亂人者聖人之德惟聖人洗心而退藏于密然後以治亂人而皆得其理藏密者非隱而不示之謂也謂夫綴而不疏也所謂綴而不疏者非繁苛也不以一心之梗概統好惡而專之一也故曰無意無必無固無我洗心之效也衛之君臣兄弟無一而非亂人也亂

之所自生則衛侯當之結昏非類以逞怨于齊而幾宋幾中國以崇楚尾晉伯之成而疾視宗周之裂事圯國危且猶走楚以圖復逞如是者伐之而非暴執之而非虐廢之而國固非其國或代之而代者立若無罪矣故賢人之泣此則必舉禍本以蔽罪于衛侯罪蔽于衛侯而叔武元咥之罪以釋武咥之罪釋而許弟以奪兄假臣以訟君方治其亂而益之亂不如其無治也此無他以一心之梗概統好惡而專之一也乃春秋之法則不然伸其法于本不廢其治于末曲者之固曲也不廢夫曲者之自有直也故君薨而嗣君稱子不忍死其君而遽代之文也君存而立者

春秋家說卷一下

完

稱子繫之死君之詞以其有死君之心踐土之盟子叔武所以治叔武之忍也衛侯殺叔武不見于經聽衛侯之治武也君失國介弟冢子攝不泯其社稷而經營以復君義也故獻帝尊而昭烈興晉愍倖而元帝紹宋欽虜而高宗繼則宗社繇之以不泯惠公獲而子圉貳宋襄執而目夷守裕陵狩而景泰嗣則故君因之以復歸蓋代其立者乘于不得已而誓不與所仇者相比以安其位則可以自獻于出君而無嫌叔武之受盟于晉列諸載書也踵魯申而冠蔡甲午之上儼然不復有衛侯矣無衛侯而與晉敵比于晉以錮衛侯叔之心成乎篡而希冀其兄之不返豈猶

夫目夷子圉之心哉以成乎篡非社稷之為憂也希冀其君兄之不返而人理絕矣衛侯即獲罪于天下抑豈宜得此于叔武乎立天下之大綱則細衛侯以表華夷之防救一國之民繇則伸衛侯以正攘竊之法洗一成之好惡因變而各法之則已亂而不益亂本末相扶屈伸相濟大無奪小義不妨恩施之天下而準施之一國而準曲成萬物不遺嗚呼此春秋之所以藏于密也

君子之治惡也窮其惡其抑詐也弗窮其詐故君子之道大矣道之大者治之漸乎治抑之漸乎止不一以得情為喜也亂臣賊子惡無所憚春秋目言其惡以窮之大勇之

春秋家說卷一下

幸

無撓也晉文公懷謫詐以奉周春秋略其詐而不窮大知之不眩也乳虎狂兇之奔非大聲疾呼以警眾則莫之或治蜂蠆之懷毒過乎前而如弗有則一與蜚蜋均也無能整矣故春秋紀踐土之盟如諸侯之自盟溫之會如諸侯之自會無殊乎春秋之屢相約也公觀于王所如王之偶至其所不言其自來王狩于河陽如王之自狩不言其所事無殊乎盛世王昔之自為巡省也于是乎晉文之譎猶輓動之營于幽壤而人固可弗之察矣夫晉之召王謀之祕出之力甚矣乃王之替非以是替也晉即不召王而襄固為寄位之王也晉伯之成非以召王而成也大者終不

能以改步小者諸侯固已蟻附卽弗召王而晉已伯矣故晉文之誦人于君子之心目猶蝶蚓然無能爲整也故君子之道大矣而小人之術陋矣曹操之破袁紹非取給于漢獻之虛名字文泰之挫高歡非憑藉于拓拔之餘焰無文王服事之誠而陽尊之陰脅之多其術以搖蕩天下者皆徒爾也徒爾者君子如無聞焉如無見焉豈屑屑然與競婦姑之知而矜鉤距之得情哉

惡之尤者則目言之王之殺侯夫鄭之克段晉之殺申生宋之殺痤是也衛侯殺武削而不書故知許衛侯之殺也許衛侯之殺武不許鄭伯之克段段未篡也未成乎篡可

春秋家說卷十下

主

以全恩已成乎篡可以伸義故兄弟父子之閒莫大于先造逆節而罪坐爲主矣段之偪武之篡皆有挾焉而所挾者別段挾母以偪兄母之志可伸者也而寤生爲忍武挾晉以篡君晉之志不可厭者也而叔武爲賊允矣叔武懲衛侯之失攝國以守下晉以請復其君正也懼宗社之亡立乎其位亢晉而讎之可也挾好于晉受晉命以立幸兄之不返而竊國焉人理滅矣且衛侯之失國亦謀國之不臧而非若太康之從欲厲王之播虐也外得罪于伯國而內無大咎于先君其君若臣共謀一國而託之不固謀之旣敗專委罪于一人爲臣子者方賣主外市挾仇敵

以奪其位武之逆百于段而廢信于衆雖有仁人不能爲之庇矣藉舜之處此也則如之何曰緩追逸賊親親之道正于此焉宜矣不取殺弟之惡加之不能如舜之衛侯無求備也義重于討賊故于討之者無求備焉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懼以此夫

武稱子而沒其殺武當罪也瑕稱公子而目其殺瑕不當罪也稱公子者瑕之未嘗君審矣繫乎元咺而言及者咺貴而瑕賤制在咺而不在瑕咺累及乎瑕也瑕不當罪則衛侯惡矣以死君之詞稱乎生君之代知武之成乎篡也然則握髮之喜讓國之名元咺訟君之飾辭而傳者徇之

春秋家說卷十下

主

也瑕附咺後而不改其公子知瑕之未立乎其位也然則元咺立瑕之說衛侯殺瑕之誣辭而傳者徇之也衛之君臣其亂滋深免于惡者其惟瑕乎故無能已亂姑勿自亂也無能遠害姑勿微利也太上知亂替治日之權寵以自抑其次不與于亂守治日之名位以自安最下利亂乘君父之不幸以自幸上假光復之名下希難戴之功賈復諸葛亮劉琨崔暉之不能免乎此而三代以下君臣父子之倫以蝕況武之挾仇讎以攘君父者乎執義回天臣主相挽維以圖存上不啓君父之怨下不授亂臣以名者非有他也遠其利而已矣屋漏在上知之在下稍有低回于利

之心而咎不能辭矣故令景秦不徇王文之邪說于謙不
受宮保之虛榮安之以無有亂之心不浮于所得者以自
崇則死不足以爲憂加之惡名而不足以爲辱大過之上
曰滅頂之凶不可咎也公子瑕之死見哀于春秋衛侯雖
欲被之惡名不可得已惜哉于謙之不講于此也

細人以好惡從欲誠人以好惡從氣獨行之士以好惡從
志君子以好惡從道從道者不因惡此而好彼不因惡而
獎惡人以同惡故衛侯之卽楚非見逐而以奔書絕之于
衛也絕衛侯于衛武疑于可君矣而稱子以甚之則尤不
許武之立也衛侯之復歸而名重絕其挾楚也挾楚則重

春秋家說卷一

重

絕之援晉者疑無罪矣元咺歸亦以自晉書而絕之尤不
許咺之挾晉以亢君也咺挾晉以亢君受不臣之誅矣則
三可許衛侯之殺咺矣而咺之殺稱大夫不與樂盈同科
固不許衛侯之殺咺也夫然故足以立好惡之權衡而絲
倫皆敍不許國君以卽夷不許其臣子以干君不許其弟
之忍于其兄不許其君之不自反而淫刑以逞亂人可怒
而有弗怒自我治之而不聽其相爲治惟其道焉耳道斯
平平斯至至斯不滯不滯斯不測不測之謂神故天下莫
神于道循理而不矜志也
動以正者失而弗失非無失也失而有不失者固無喪也

動以不正者得而失之其得也捷而其失也烈矣齊之用
江黃無成于楚失也用而不用則失之于楚而無喪于江
黃江黃不與齊爲功亦無能挾去曹以制齊也晉之用秦
一戰勝楚得也用之楚也得而用之鄭也失其得也罷得
之其失也永畏之矣故晉遂自是而終有秦雖夫以介在
戎狄之國俗悍兵強君好陰謀士誇戰勦吾之廢興方視
彼之德怨而可挾以周旋屢逞而無忌者乎以必不可保
之秦豈晉獨不之察乃迷復以凶十年不反則惟貪于權
利之心莫之輯也晉文雖譎灼見而或獎之矣是何也動
不以正則非演乎失以漸得而不可爲功也春秋書晉人

春秋家說卷一

書

秦人聞鄭而晉數用強秦履險不戒之失著矣履之象曰
履虎尾不噬人剛得中則不噬矣六三之象曰武人爲于
大君悅以近剛進而而不反授虎以噬而幸虎之馴眇之視
跛之履明窮而行躓矣且夫鄭之不訓無能爲晉大患而
右介王都爲秦東道之吭晉有求于鄭既挾王命令友邦
而謀之卽自以其師加諸其城下夫亦何憚于志之不得
乃持之已固必欲大逞于一旦啓秦東窺之逕以從其欲
則鄭失險周失防山東失勢而晉之所控挾以成其伯者
皆授諸秦人之手不三年而秦且謀并鄭以東矣向無先
軫之致死以救其潰則包三川腹周室以東制淮岱者不

待甘茂宣陽之役也是故工于利者利必去之重用者人必圖之毀其防者防終不可立也虞之以亡于晉而晉復用之豈其諫不足以此哉故善制勝者不以謀謀不恤險危道也

受伐而盟有乞盟之恥伐人而盟之乞盟者恥而盟者競矣衛人侵狄因以盟狄于是乎終春秋之世而衛無狄患盟不地于狄也于狄而衛恥免矣我以知春秋之許衛也乘人之亂師臨其境藉以與講讓謀也讓謀而許之狄之于我非類也而又被其毒以幾亡若此者而弗讓之是宋襄公之于楚矣故□□□□脅之不爲不忠乘之不爲

春秋家說卷一下

義

不義迫以凌之不爲不仁□□□□也伏羲氏作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離明也明于其義是故□□□□有所忍辱無辱不忍有所護生無生不護者哉衛見圍于狄遷以避之方易歲而天奪狄衷以有內亂可以有脅而弗之脅姑且待而衛又制于狄矣他日且求城下之盟而不得乘而盟之惟其速而已矣然則胡不卒殄狄而猶許之盟衛未可以得志于狄也新造之都人無鬻志內因晉難力屈外圖開其難以息難衛之所得于狄者止此矣可得于狄者止此猶侵而旋盟之靖百年之亂于一舉其視

寇準宣陽之敵爲功大矣而曾何澤城平涼之足

殺梁子曰秦之爲狄自殺之戰始也君子之道不以一眚絕一人不以一人累一國□□□□非其一行之口其所繇來者晉口也非其君之獨口臣與民之晉口也秦之謀鄭貪而詐爲有狄心雖然春秋諸侯之不嗜利啓疆懷讓忘親者鮮矣衛燬以施于同姓而僅名秦任好以施于交相詐之鄭未成而遽斥以狄從其一眚累及終身治在一人累乎通國春秋無此法也且夫狄吳楚者不僅狄以其惡也荆之聘吳之會善猶狄焉則因其狄而狄之非一眚之累審矣故春秋之法爲宗周存大統焉爲帝正存封建

春秋家說卷一下

義

焉爲友邦存疆守焉爲生民存人道焉危乎其欲固之也慙乎其惟恐傷之也秦之利晉喪而蔑其伯圖并鄭以啓東國豈徒其貪詐之有狄心哉是伯之所繇成墮周之所繇存亡封建之所繇興廢世會之所繇升降也藉其得志則羸政之禍早見于任好矣內中國則破中國者口也存宗周則偪宗周者口也紀伯事以綴帝王之封建則與伯爲敵以毀伯者口也以此狄吳楚則以此狄秦其義一矣故曰秦之爲狄自殺之戰始先此而未嘗有圖東夏之心也乃若此者其君臣之邪謀而胡以累乎通國邪秦之俗戎其來舊矣安其居仍其俗弗延及于中夏授之初服而

不革聊以緩之也漸欲并中夏而主之則固不受化而且以其俗延及于中夏君子憂之深矣夫任好之伯西戎之伯也其俗戎所伯者戎則其挾以躡入乎中國役夏之民亂夏之族破夏之疆理以施戎政蔑夏之矩度以從戎習斂夏之金粟以食戎人斬五帝三王眾建之邦夷元德顯功之裔爲編毗而寵戎人以居其上皆自此起矣故吳王則中國化于島夷楚王則中國化于南蠻秦擅天下則中國化于西戎以其主戎者主天下而天下戎故穀梁子曰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爲狄自殷之戰始也秦狄而晉之罪不可貰矣率之伐楚義也率之伐鄭以啓東

春秋家說卷一

下

國之禍不得已而始敗之狐偃猶曰未報其施嗚呼此桑維翰所以貽千年之禍而議者且伸偃以紕軫也邪說殄行而人紀裂矣悲夫

春秋家說卷一下終

春秋家說

卷二上

春秋家說卷二上

船山遺書十四

衡陽王夫之撰

文公

通春秋之文以知其義常事之大者以筆爲貶則削者之無譏可知也以削爲貶則筆者之無譏可知也昏視蒐狩失正則書故知不書者之得正公卽位有故則不書故知書者之得正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正也所以正者周道然也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殷禮也殷尙質質從乎情周尙文文從乎理然而質有廢文文無廢質故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後世言禮者有大患焉患夫議與任者各挾所

春秋家說卷一

下

值而不相成也議者不值乎任推情以求至而不知情之固有其理任者迫於所值審理而未得其安乃不知理之不遠乎情故崇殷禮者挾總己之說責嗣子以其情將欲使曠年無君開姦邪以窺大位曰必爾以終三年之愛而後人子之情至乃以議之則無與瑕之而固不可行矣於是任者乘其所不可以非之曰三年之喪非今之能行者也夫然而挾天位之重以爲名使人欲之私以爲實將遂稅衰麻弛遏密錦衣玉食軒縣佾舞若非是而曠天工者然嗚呼此禮之所自亡不相爲成者賊之也疏衰之服餼粥之食自庶人達於天子禮也踰年改元寬服以告廟臨

羣臣小事從其司大事決於我次也踰年卽位從其文而不廢質服喪三年從其質而不害又故從殷之質未備乎周之文而從周之文不廢殷質則挾天位之重以爲名使人欲之私以爲實者其邪說不得立矣食旨不甘故弗食聞樂不樂故勿聞居處不安故勿居君子之居喪若是焉耳矣天之所命親之所昇臣民之所待以制其亂以保其危戰戰栗栗無疆惟恤夫豈食稻衣錦有可樂而生其忍者比哉故哀絰可以臨聖室可以議含痛隱憂而不相爲妨負荷克家而以終乃事若此者亦既與喪紀相成而不悖矣則何疑邪或有疑者卽位之冕焉爾夫疏衰之三

春秋家說卷十一

二十

年固不可斯須去也禮有兄弟之喪則服其服而哭之反次而後反服是伸之斯須而不廢其庸哀文之所以不害質也卽先君之位承先君之國以終始先君之大事其視兄弟之喪不尤重乎伸斯須之冕以共天命亦何疑邪故孟子之所告滕文公之所行盡之矣服食達於庶人命戒廢於在殯周之道春秋之法如是焉耳孔子曰古之人皆然周不爾也周不爾而子從周弗從殷矣

非其所保而有獲苟不審乎進退之則去就之正爲亂而已矣衛自滅邢而其志張成公用之終始以與晉爲難身屢辱國瀕亡殺其冢卿而僅得免春秋書晉侯伐衛衛人

伐晉其然不思難難不悔禍之咎未之掩矣衛之不能敵晉勢也君子非獎勢者也衛之不得亢晉義也君子不獎非義者也伐而相報亢如其敵君子斯以咎衛而獎晉矣三代之有伯猶後世之有黨也有伯而天子下督有黨而公論下移故伯之與黨治世之所謂害也然夏之昆吾商之彭韋周之齊晉終以救三代之崩亡漢之李杜唐之裴李元祐之雒蜀萬厯之東林終以存士民之綱紀伯竭其力黨竭其死僅與天下爭而匪人者恆起而敗之故君子惡之深焉暴秦不欲天下之有伯乃重削子弟大臣之權而獨操之是以匹夫稱兵而天子束手則是以操之者散

春秋家說卷十一

三

之也元不欲使臣下之有黨乃任文法斥議論廢臺諫以束之是以百官互蔽而天下蒙毒則是以束之者弛之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然則亢桓文而敵之以敗其事者君子之所惡審矣君子之以獎伯而伸黨人也治衰世之大義也豈但其勢然乎哉

幸人之陷於惡以爲之名而制之小人以之閒君子小人之恆也幸小人之稔於惡以操其慙而利所欲則君子行而小人心矣且夫所惡於夷狄者唯其嗜利滅義安忍賊仁禽行獸鬪而不知君父耳故夫夷狄之未若此也君子猶將惡之爲其足以爲此而不難也乃旣已成於大惡矣

則君子之恍惚奮怒思以伸天之所必討豈曰雖惡已盈而利在我哉春秋書楚商臣之弑頌與蔡般之弑固無異詞無異治也斯以爲仁之誠義之充持君子之道以正天下而無有幸也恃我之仁而不恃彼之賊仁恃我之義而不恃彼之滅義仁之誠義之充則夫滅仁滅義之介乎前如大川之受穢疾流而去之無所留也如利刃之加物悉割而割之不容擇而聽其自壞也知弑父與君之爲大惡痛心疾首而忍以爲幸也乎西北之謀臣不知此義幸俺若父子祖孫之淫亂以持其長短而竊以自安樂道其醜而惟恐不然以此謀國不亡胡待焉故不知春秋之義雖

春秋家說卷二上

四

以救敗亡而不給況其大焉者乎

天下無恆治人無恆亂人時乎亂者斯亂之所歸也故君子無恆于人無恆奪人亂則奪之奪其成乎亂也將欲奪之則必詳之詳其所爲亂既已彰著而後奪之以斥而不復予是以春秋始詳楚晉文已前亂在楚也當文公之代尤詳秦晉襄以來亂在秦也方是時王室苟安齊宋苟睦楚內潰而力不及中國陳鄭蔡許苟免收西周之故地西吞戎南結楚以敗晉之伯而覬爭中國者秦而已矣晉襄在位十有三年而秦晉之兵爭也八春秋舉之無遺詞乃以使秦之爲亂人昭著而無所掩於是而晉侯以大之

狄秦以擯之河曲以後秦之所有事者不數見於春秋置之於裔夷而弗與治矣秦非恆亂人也潰晉以潰天下欲雖未逞而志已極也故治亂者因時懲亂者因志撥亂世反之正弗操一恆好惡以有所固必君子之義所以周流而不窮

詩治已亂者也楚僭王而秦猶未也故擯楚而錄秦風春秋治未亂者也亂未成乎名而已成乎事亂之歸矣故秦繼楚而受誅書議道於朝廷者也春秋諸侯侈外國忘內治而秦有悔過之誓故秦誓與魯列而踵周春秋救法於邦國者也宋衛陳蔡之屬雖有惡適以自敝不及於天下

春秋家說卷二上

五

而秦禍中於中國故列國之貶削有平詞而夷秦於吳越迨其後無衣之賦秦以卻吳全楚大有事矣而春秋畧之不施褒貶俾從乎夷狄相攻不志之例則楚猶內而秦益外矣春秋無恆予奪六經無恆進退故學者不可以不知權

秦定晉文施及襄而有千乘襄之讎秦不遺餘力春秋無貶詞不與秦之爲惠於晉也秦不得惠晉固不得報故未以背惠責晉襄者不足與於春秋之旨矣戴天子承先君君一國以屏王室義不可得而懷惠懷惠者小人之舍義趨利背公而死黨者也況乎狡焉介戎狄而生其憚行之

始以惠解終以惠挾將蔑友邦而替王室者哉臣懷惠則遺其君子懷惠則後其親惠如生我則人皆父也如樹我則人皆君君父之惠不逮路人將路人其君父而莫恤也故曰小人懷惠戕仁賊義行此焉成之矣且夫秦之爲惠於晉以收晉也晉文欲於利用其所餌以虐殺子圉而得國以義言之秦故晉文之盡也若襄公者廢秦之私恩以伸天下之公義夫豈不可哉突厥以惠收唐契丹以惠收晉墮其餌中而弗受其斃者鮮矣渭上之師僅救其危桑維翰之謀不療其敗悟之速則徙義而支於已壞迷之不反則力爲之盡而以自亡舍日星之大義顧矍矍之末

春秋家說卷二上

六

光則豈不悲夫使晉襄者顧其援立之恩上不恤王室中不恤伯業下不恤友邦息殺之師引彭衙之咎廢取汪罔祁之役以惟秦命其不與童貫孟拱貪餌以喪天下者後何哉序四國之連兵仲伯詞也爵晉侯之伐秦顯伯功也春秋之所以大晉襄者滌先君之垢以自免於小人也禮議自下成之於上大事於太廟躋僖公成其惡於文公也惡開於臧辰而成之於公不分惡於下也故有國者議道莫審於辨姦姦者道之賊也辨姦之道以言爲類不以言爲質考其初終揆其從違察其所自欲發其所必護而姦無所容矣故夫臧辰之以尊禍燕文公非徒然也辰之

所欲附僖以爲功辰之所護緡閔以逃罪蓋辰者莊之末年已執魯政般閔再弑叔仲再逆推國之存亡於年少位卑之季友浮沈於逆亂之廷而不舍其位則其初終從違之際不可揜矣乃所附託以自爲功者僖之附伯苟安傳之嗣子容容多福已耳故其以仲僖也非固有愛於僖也僖末之仲則閔不得誦閔不得誦則閔固辰之君也閔固辰之君弑而辰不問辰不得免於惡矣惟仲僖以長則閔若不可以立閔不可以立將廢父可弑而辰可弗問於是乎辰可以爲社稷之宗臣而持權於魯操此心也自非文公灼見其姦殄其邪說豈夏父之流可以口舌爭逆順者

春秋家說卷二上

七

乎閔弑魯亂僖公立以靖國正也無待於誦閔而後伸者也僖立以正惟無嫌於爲閔之臣故無愧於爲魯之君辰不使僖爲閔之臣則亦與辰之浮沈於賊者同乎亂而不足以君魯故文公之以大正事親者正僖之臣閔而僖光矣此之不謀誦君父以爲姦人之淵藪沒其大正而陷之不正文公之成乎惡也奚容辭哉嗚呼辰之爲言亦榮親之說制人子以必從者也惟考辰仕魯之初終以知其所護就斯情窮而詐見可不惑矣故夫姦人者無一言之可聽者也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非是之謂也言加於君父非非其人者之得言人黨於亂終不復有一言之可聽

也於是而楚之臣子內懷大恐外資義問從中而應義問
臣以謝晉改立君以聽命於中國雖使之削王可也此固
義以成乎利矣嗚呼惟此之爲說似是而尤非以盡王道
莫之或先也夫義一而已矣大義在我無所容假而更假
一義以益之則竝所秉之義而俱焉立心无恆莫益之或
擊之矣夷之僭王子之弑父奉義以治之致一而已是故
曰一人行則得其友陰懲其僭而陽討其弑則是僭不足
誅而必待其弑也抑弑不必討而惟僭者之弑爲必討也
拓拔氏之以脅蕭鸞惟無可秉之義耳有義可秉而此之
脅楚之臣子豈不足以察我之情實而啓焉恣我以得志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十

乎是故拓拔氏終不能得志於齊浸文王而用此亦不能
得志於昆夷而欲望晉之得志於楚也不亦難哉湯武之
放伐施之君父而無嫌志號一焉耳志一號一內顧不誠
用詐且不足以有功而況於用義邪是故一切之詞遽可
其可遽否其否不患乎無執而以處兩端之中歛止歛動
倖以爲利拚以爲名則功必墮而義先喪自非可與權者
固不足以與於斯矣且所謂權者亦非軟可否之兩端以
有其神變也立者因道權者因心立者心合道權者道從
心心合道則道盡心道合心則心生道欲心生道必無往
而非道無往非道縱廣於道因時以順盈是故可亦人之

可而有其必不可否亦人之否而有其定否以此而決大疑
誠於發誠於義則誠於功帝王之所以張弛進退宰天下
而無嫌者此而已矣今且執大權以決此疑則商臣之逆
其必討焉固也乃其用以討者則非若前之所云討者也
義有序序者心之倫也夫楚固非不治者矣然疴癢之關
心固不能與中國齊也內之國中上之王室下之友邦晏
然無可生其恍惕者則當時之大憤固莫急於商臣矣故
宋之於完顏雖不可討也吾君父之仇未報而問彼之君
父則心已先乎熾矣惟內顧之莫闕也志暇而義充楚非
不治者也於是而聞商臣之辜怒盈於中誠將其勇憤於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十一

一往莫之低回僭王猶夏之罪畱以俟之他日不幸其亂
不冀其服致果成劉得罪人而他無求焉用斯以往楚之
改君以聽命有限自天非所望也定而復叛固其所也揭
日月以行無有陰匿而或爲陽聲則志亦易獲而楚之臣
子不能操我於所挾以相撓王者之治遠人君子之治亂
賊惟此焉耳矣用斯以往其未可以望之晉也明矣內之
國中有急焉上之王室有急焉下之友邦有急焉晉之所
急者尤多而急不在楚急不在楚則惻怛憤怒之義心不
生義心不生則道不生於心道不生心則誠不動物而物
撓之心不生道不立誠不動物遽可遽否徒然託於道以

成其欲幸而止焉歆而往焉嗚呼此大同之以納景喪梁
行止之幾吉凶之本無他心而已矣心者道之權德之流
行者也不知天德不可與言王道爲一切之詞者弗思耳
矣

成風之死與敬嬴同辭是成風之不得爲夫人與同道之
嬴氏同科也成風不可以爲夫人而莊公固不可以無配
食然則配食乎莊者含哀姜其誰邪夫之妻其妻從乎父
之醜之子之母其母從乎父之妻之室家之事嫌於愛子
母之愛嫌於私尊之以父而後人別於禽獸故父之弗妻

春秋家說卷下

子弗敢母子思所以絕出妻之服也父之所妻子弗敢不
母春秋所以伸哀姜之尊也父之所妻逆不加於父雖有
罪焉臣子不敢以黜其可黜者惟文姜之躬弑武后之自
篡逆加於父也逆不加父雖危國家陷嗣子固不可自我
而奪父之配凱風之得爲仁仁此焉耳哀姜之所戕者子
也僖亦子也已與所戕者均乎爲子怨其戕兄弟而抒其
忿猶怨其戕已而報以逆也怨其戕已而奪之以報其怨
德其立己而褒之以報其惠則是子母之際合離以利而
天倫數矣哀姜以怨黜成風以惠升怨惠行而父失其尊
母失其親則僖之立以正而成乎悖與宜之立以逆而悖

具風又何別焉利行於天倫害中乎風化僖之頌曰令妻
壽母其臣子導諛以荷溺也久矣其無忌憚矣

成風之僖父公其可革諸曰胡爲其不可革邪既曰父之
所妻子弗敢不母矣父之所母子敢而不祖妣之何也夫
母從父祖妣從祖者也而以父命廢王父之命非衛輒之
所託也正謂此也且孝子以道事其親矣故曰有子考无
咎僖以怨黜哀姜而以惠升成風非道之尤者也匡救之
得矣孝子以道事其親而曰父之所妻子弗敢不母何也
妻者夫之所可得而妻可得而弗妻者也夫道制也母者
子之所不可得而弗母不可得而或母者也子道順也哀

春秋家說卷下

幸

姜於莊公存之日未有惡焉莊公之道所可妻者也如晉
而後不可妻非成風之固爲妾僖公之道不得母者也且
莊公之妻姜氏實也而名因之名實合一者也名從實夫
人之爲夫人義盡此矣僖公之母風氏實也嫡妾之辨名
必異乎實者也革其名固不可革其實生而文公養之如
僖公之養之得矣沒而配食於莊公固不得也以父之亂
名加諸王父之非實於是不得爲孝子故春秋備錄成風
從敬嬴之例於文公之代文與逆矣

易曰乾以易知天之知萬物也以易知之則人之欲知天
者亦必以易知之況聖人爲天下知天而率天下以其知

者于古之治歷也十二月而爲年不從歲而從月因月而立問問立則歲要於大正而不恤其小差夫天之運也以歲其化也以歲物之生也以歲其成也以歲月者非運化之所周流生殺之所司存者也不主歲而主月則歲固有愆者矣然而弗恤以從月者本天以親民從其易而已矣一歲之實三百六十有五有餘分焉古今之所聚訟而莫之或一者今要此三百六十有五及其餘分以定歲其歸密矣密者不易察也且又割此三百六十有五及其餘分以成乎十二中二十四氣其委尤微矣微者尤不易察也中之相嬗氣之相授有數而無象寒暑之化動植之應固

春秋家說卷十一

高

不齊矣不齊者欲察之而無從也以朔爲象以望爲衡以三旬爲倣五十九日而二月爲率無中氣而閏爲正雖紀年之與成歲有小差焉乃差者不越三歲而復歸於合是故主月置閏從乎易也易則天固不越而民自不迷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於斯至矣故治歷而用其煩難之知者不足以及當於天知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民所易知天數在焉故夫求數於歸劫之奇索象於斗柄之指猶術而非道況謂天無是月謂天無是月妄甚閏可不告其滅裂以言天不亦悖夫

秦至於穆康之世中國之義已絕而成乎夷矣歸德而畧

其君臣伐晉而特以虢舉蓋至是而春秋之詞緩然而急秦也秦方爲君子之所急而況於晉乎晉之不急反託以置君趙盾之所爲操心積慮以成乎逆惟擅晉之利己而不恤天下之憂惡已憮矣盾所弗恤君子不得而爲之急令狐之戰平詞以緩秦所以甚趙盾之心也夫秦吞西周之壤東向以爭天下周之君子賦秦離焉歸過於天而無如何也所難者晉而已矣晉捍秦以捍中國而周託以立命故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鄭捍楚晉捍秦也鄭弱而非楚敵故楚以威劫之晉彊而秦不能劫故秦恆以好誘之文公之伯得之楚而失之秦者唯秦挾援立之餌也以文

春秋家說卷十一

幸

公之盛一受其餌則終制於秦以爲嗣子憂而況其後乎夫盾豈弗察而甘心託國以召侮蓋石敬瑭趙延壽之心有他存焉故也盾以國人不與而幸不亡敬瑭延壽以決計必爲而底於滅亂臣賊子謀錙銖之利延天下之毒食斯須之權流天下之禍罪不勝誅而慘有餘痛韓厥猶昌言曰宣孟之忠小人滔天之惡有如是夫

求春秋之例而以意例之傳春秋者之失也文公之世盟會不序者三傳春秋者各以其意爲例而不相通安於此

枕隄於彼屈聖人之旨以從其意義幾成矣而亦何貴乎

一曲之義也春秋之書文因魯史史之所詳有具可略史

之所略無可復詳豈徒義不可益哉欲詳之而不能也而一詳一略之閒文之純駁風會之醇醜君道臣義之得失胥此見焉統之以諸侯而不序斯所以爲文公之世與諸侯者非魯所得而諸侯之也卽大夫者亦非魯之所得而大夫之也國君之邦交相接以等相應以誠相擇以人相知以素惟其人以立愛惟其等以立敬不敢略也故惟天子之旅見諸侯則得以統諸侯惟天子之臨天下黜陟一定而情無異施禮無異設則得以諸侯概諸侯大夫概大夫故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諸侯於其國君也於其鄰友也於天子臣也小之不尸而專其名以自大棄侯度

春秋家說卷一上

末

矣夫文公之世魯亦弱矣雖其不臣固未敢有干上改物之心也而枋然偷自大於其國概諸侯以諸侯概大夫以大夫則亦荒而已矣君荒於上臣荒於下史荒於官行人荒於職風會習之文言傳之言不順事不成而魯道衰矣文公之荒以衰也其來舊也僖公之季竊兩伯之威苟免於受兵者追是而四十餘年收人之餘以自富假人之力量以自強誣鬼之臧辰倡士大夫以導諛之習而上盡其君門天子門宮天子宮祀天子祀頌天子頌且不自知其非天子矣兩世踵荒狂以通國以諸侯待諸侯不辨其尊卑也以大夫待大夫不問其賢佞也不擇其交不實其人偏

位於外而傲言於國史臣亦竊之以爲文而成乎荒傲之史春秋承之固無絲以改其妄則如其人以顯之而荒主諛臣誣史之失見矣故曰傳心之要典也嗚呼史因世爲升降而其所繫也亦大矣哉西漢雜而遷謫東漢禍而固俗劉宋亂而國綬趙宋疲而修弱上移之下化之心生之文成之政因之匪不效焉況夫波蕩之魏收際荼亂之元魏乎又況夫脫脫之處於元世乎有尊史者存而史乃立春秋以史爲天子之事益重之也至矣

春秋家說卷一上

末

亦安其不相貢矣襄王之崩毛伯求金曠世而一舉焉周有挾也成風死榮叔歸含昭伯會葬周以是挾魯而望之償知必得而後求焉故不終使得臣繼往於是而果如其望矣嗚呼君天下者之若此不亡胡待焉其主之威福先王之典禮及於非所及而僅以責錙銖之報福殫禮辱此物亦安足繫人心哉魯之有喪天子所加惠者鮮矣尤重者仲子成風之僭桓公之逆而已非僭非逆則諸侯之富豈曰無衣不必自周而安吉矣惟僭逆者假王以爲榮則非僭逆者正以不待王而榮非僭逆者不待王而榮則王榮之加適以顯僭逆者之有待於是而僭逆者且欲自

雖於非借非逆之等亦不待王榮而安也況有特焉則
必自以相償未相償也則必有以相索償逆者且避償索
之勞以并其辱故自毛伯之有求而敬蘇之借宣公之逆
亦無藉於王而固安且吉矣下無所假於王王亦不能有
求於下自是以後周無求焉蓋有求而王衰不能有求而
王且均於亡也命田和命三晉祇以乞命自延而不得其
斗粟一縷之報勢所必趨欲不亡得乎

河曲之戰不言及春秋之視晉如秦也秦既狄矣視晉如
秦晉亦狄也兩狄相攻中國無主於是而天下裂矣春秋
之始中國相攻而莫爲主春秋之終天下相攻而亦莫爲

春秋家說卷下

末

主中國相攻而莫爲主王之裂也天下相攻而莫爲主伯
之裂也天下相裂皆不在一人君子有恕詞焉戶中國之
伯以主天下而裂之晉於是不能追矣秦之戰晉以天下
爭也晉之戰秦非以中國爭也君臣相盡自成其私舍天
下之防徒以恣趙氏廢置之愿心授秦以重輕之柄而開
其釁於是而晉不足以伯操戈以競狄是亦一狄也而奚
辭哉秦方結楚以病天下夫亦患釁之未開則嬰不軌之
聲而不足以逞乃假以置君定國之權且將天子秦而又
以私背之與穴闕焉天下無所望矣不競於秦固將下楚
徒以力相角也晉固爲天下臣而何匪狄邪故夷狄者克

以懲之將自晉也無以懲之未能逞也鄙夫懷無辜之心
舉國以與之謀而後不可弭矣郭子儀之用回紇固危道
也杜甫未能知道而花門之詩有深思焉其猶賢乎
弗克者欲克之而有所拂也不行者幾其有而莫能得也
晉之失伯於齊齊之不能爭伯於晉皆一訕於小國而終
不伸也邾之卻晉曰齊出獲且長獲且之長豈待其辭而
後知哉乃始曰辭順而弗從不祥故穀梁子曰何知之晚
也邾之卻晉也曰獲且長名也曰齊出實也實畏其挾齊
而以名逃於順新城之盟聚列國而謀所欲克者畏而弗
克趙盾其猶鼠乎白晝欲竊得人影而姑返也且盾豈憚

春秋家說卷下

末

義不克而忘弗順之不祥者哉商人逆則定之宋鮑逆則
又定之至於熊頤庶其惡視鄭夷陳平國蹀血相仍則直
無能問矣繇臧公未弑之前養天下之惡以相師迨臧公
既弑之後護天下之逆以相覆非拂經莫之予非懷恩莫
之親非毀冠裂冕莫之助僅然畏順辭捷藉以免撓地盾
之爲鼠人得而制之而況齊乎晉師甫返而商人無然以
西固其所矣盾養其茲晉陵其伯曰弗克納者窮姦人於
所沮也

齊桓之子六人而四爲諸侯商人弑君稱公子者著其以
公子彊也齊桓初沒四公子蓋嘗爭矣爭而孝公僅立孝

公立而潘也元也商人也安處齊國無宋馮秦歸之忌人豈莫之忌哉嗚呼以弱教者靡以強教者悍意者桓公之以強教其子與桓之戎衛武孟方弱歲而早從戎事克以擇狄則四公子者各有徒眾分處國中互相制而莫為下可知孝公死潘殺其子潘豈不忘商人之且殺舍哉舍弑元鄆商人曰夫已氏商人抑豈不忘元之攘臂以仍哉桓而莫能制終待其微而收之皆桓之教也三族赤而後元世有齊齊亂而矣亂而國不危桓之所以伯桓之所以僅乎伯也司馬氏亂而贏秦促亡亦此而已矣子惡之弑歸賊於仲遂者季氏之辭也歸父欲去三桓以

春秋家說卷二上

季

張魯季忌而逐之無以為之罪而使坐乎弑君史冊徇之傳春秋者因之嗚呼史出私人而國是泯率然舉滔天之惡以授之脅從者使獨坐也悲夫紹聖實錄成而司馬始於姦三朝要典出而東林成乎邪兼舉並行而一忠一逆以素論者舍聖人之旨以從乎所誣奚可哉孟子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惟其允也當坐者出則賊可免而不變不當坐者入則人可使為賊而惟規以自免春秋之書曰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冬十月子卒辟有所歸矣何歸乎歸宣公也使舉上客而得臣並書以明夫謀於齊以立接非遂一人之志也書其如齊不若其返一若遂出而子

弑明夫弑者之非遂也出姜者齊昭公之以妻魯而結魯者也商人元固忌昭而因以忌姜矣舍弑叔姬出出姜已無援於齊而抑齊之賊臣所必甚也贏氏探此以蠱齊齊和汚魯以收魯接懷篡逆之邪心內依司龍外怙疆援賊殺其嫡兄而攘之不赦之辜惟接為允更誰歸哉公子遂內制於先君之悍妾懷刃之凶人而外協於甚毒之疆國無能有無而不克止其械負卿職焉其罪也雖然其與偕行之得臣薦賄之行父均矣行父蒙忠稱而遂承大罰以此傳春秋不如其無傳也始與得臣並序繼與行父同辭歸父之奔而猶以禮遣之焉春秋奪季氏之誣以定宣公

春秋家說卷二上

季

之辟而法定矣趙盾實弑而假之出遂實不弑而陷之入有趙季之私書無晉魯之公史春秋所為作非以此哉南雪濂濂見睨曰消正傳以經之謂與

宣公

君見弑篡者不在國則不坐篡者故宋馮晉夷吾不坐而坐華督里克篡者在國則坐篡者故衛州吁齊商人魯軌與接坐而公子翬仲遂得臣行父滅春秋之於內無達辭孫桓之正月不稱王見殺於齊而以地知其坐軌以滅翬矣孫仲遂行父得臣同詞而無首從知其滅三卿以坐接矣然尤有辨宣之坐也滅三卿以使宣當罪而無窮宣之

詞桓之坐也。竊謂賊之詞以加之，則是桓之罪不啻言也。若見弑而篡者在國一也，乘閒微倖以弑且篡者，不窮其辭，處心積慮必篡，故弑者窮其詞，嗚呼！此春秋之法所歸。異於一切也。與夫使乘閒微倖以弑且篡者，同於處心積慮之元惡，猶之可也。乃使處心積慮必篡，故弑之元惡，同於乘閒微倖之賊，一切受法，則重於彼而此不適重矣。奚可哉？故夫立法以定刑，一切以爲嚴重，將以震天下而人姦，覆以不懼大姦之懼，懼春秋焉耳。是以刑不暴果而暴，慎慎不輕果，所以致果也。滅宣而有留詞桓之辜，乃以不赦，慎故不可復逃也。一切者，惟其不慎，不慎則陷入者有。

春秋家說卷十一

圭

挾以鳴陷入者，有所鳴而當舉者，亦因以鳴。枝葉長辯駁，繁殺日積而民愈犯，申商之法，怨有餘而懼不足，無他不慎而已矣。放奔一也，奔者以自奔爲文，不見容於國也。放者以放之者爲主，國不容之也。放之而君弑，國危則藉不放之而禍不成矣。故晉放胥甲父而夷皋弑，蔡放公孫獵而盜殺申盜之憎主人也，非固憎也，欲盜焉則可無憎者而憎之也。故趙盾放胥甲父而弑靈欒，書殺胥童而弑厲甲父，竄先辛走趙盾之所爲，莫之禁矣。先荷之存亡，晉公室之盛衰也。先都死而趙氏振管，始落甲父竄先辛走而趙氏橫。

晉趙盾死，厲公弑而趙乃復興。晉子不說國之世臣，惟執者放殺之而無所忌，春秋之所爲，閔晉以甚趙也。

善治春秋者，先大義後微言，求諸大義而不得，於是求之於微言，求之大義而得矣。抑舍而求之於微言，則大義蝕而黨人之邪說進，故大義已昭，信聖人焉足矣。黨人之言，勿庸也。三傳者，皆習聞見於黨人，以傾義者也。故我知趙盾之弑其君，而他無問焉矣。春秋書曰：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賊罪正忠，效立矣。宋人之言曰：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弗堪，命孔父爲司馬，弗能改於其德，黨詞也。春秋書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皋，罪人得大法審矣。晉人之言曰：晉侯侈趙宣子爲政，驟諫不入，不競於楚，又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黨詞也。夫二君者，抑豈若楚虔之虐齊商人之逆齊光，陳平國蔡固之禽行哉？彼數君者，且不追其賊臣之辜而奚足以爲盾追邪？抑以爲盾之未弑之也，則司馬昭之當辜亦未嘗弑之也。參死士以競勇於廷，穿之所與弑者，固盾之爪牙也。抑或爲之說曰：趙盾能討穿也，司馬昭能斬克也，則可免弑君之罪。然則朱友恭氏叔琮殺而朱溫免矣，旣以手不推刃寬之，而抑以不競於楚爲之名，枝詞兩設，以曲出其罪情之窮也。兩端設詞而黨人之姦露矣，以微言伸幽變者，得一言。

春秋家說卷十一

圭

而不自之隱自矣矣事謂於東而又救之於西乎且黨盾者之毀靈也姦亦易見靈之立也以襁褓尸位十四年而見弒付未及於弱冠之年也太甲之狎不順成王之信流言欲遽加之以不君之罪亦奚不可而固弗以不君終矣彈童子之能制之邪當靈公襁褓之甘范山已早知北方之可圖迫靈公既弒之後楚乃疆舒夢問周鼎而趙盾不能以一矢爭及平縣陳人鄭伯宋滅蕭晉伏處穴中而不敢一問盾之所以經營者何在荀林父以其私人而承盾之迹乃以大血於郊而晉幾亡向得起早天之靈公於血

春秋家說卷二十一

肅

刃之餘以爲盾分過哉不競者盾幸免於負國之誅而反假爲行弒之資不亦惜乎靈之立也非盾心也盾怨襄而欲絕其嗣子久矣盾固與靈不兩立也罷外爭以專圖之伏死士以劫持之盾之刃無日而不俟於靈之暇所忌者襄夫人之號耳夫人薨而刃發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晉人黨而爲之詞傳者習而徇其妄乃假爲仲尼之微言以蝕春秋之大義嗚呼橫議流人心蠱而天理之蔑久矣華氏世執宋政故孔父被從昏之名趙氏遂有晉國故靈公專不競之咎勢之所集勢人歸之利之所在利人榮之強者爲之盡力辯者爲之飾習黨人行其好惡天下喪其是

非王宗盛於六代而同逆之勢不而各處同誅乃得並美於謝安南軒延譽於君子而不忠之沒不與檜齒均罰乃得齊名於趙鼎勢利在廷而國是亂勢利漸於野而公論亡勢利移於吏而綱常毀矣況乎以黨說傳經託聖言而爲亂賊勸哉

禮行於不可繼則必承之以亂周制諸侯爲天子服斬衰不可繼者也不可繼者非謂夫人之情欲末能勝而遂弗勝也斬衰之制居倚廬晝夜哭旦夕一盞米杖而後興若此固不堪以治人事矣是以嗣天子之處此總己以聽於冢宰諸侯之服三年將誰爲之聽邪夫臣猶子矣而嗣王

春秋家說卷二十一

肅

不言冢宰聽之則夫冢宰者蒞其官居其處在事則若未言喪也侯之誼不篤於冢宰冢宰聽而侯獨宅憂是尊卑疏戚之等殺不立也故以知諸侯之爲天子服斬衰有其服而已矣宅憂之制倚廬之居溢米之飭旦夕之哭固不與嗣王若也乃夫君子之以服服喪也豈徒其服哉哀之所至服以變焉服之所成哀以紀焉以服配哀質生文也以哀配服文行質也誠信於中而達於外則起居動靜言語謀爲無不準此矣故服者躬事也哀者心紀也起居動靜言語謀爲心之緒躬之實也裸於躬弗本於心感於心弗改於實則亦胡貴此菅麻者爲哉不能廢事以從心則

不能閉心以從服事亂之心渝之始之於不容已而繼於所可已者亦弗之已此必然之勢也若水之下導其流而不能復遏也故行之未幾而諸侯之淫於禮者遂茲棄其服而不恤其始曰受命以君國固莫非王事而不可以喪廢也其繼曰以喪食喪居而聽一國力非所堪無已而居食且無改也其終曰夫飲食宴樂之不可廢而況於禮崩樂壞之宜恤者乎於是而天地社稷越縉行事之邪說登矣嗚呼鐘鼓振於縣干羽舞於綴黼黻假於躬飲福拜胙相慶於位哀無復餘而敬不問其所自生禮之亂也居然以對天地鬼神而無慙則何如其早爲之節也虞書曰百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姓如喪考此圻內百官從嗣君以斬衰終也四海過密八音四海諸侯服有殺而弭樂以終三年也言樂之過密則禮視此矣謂冠昏賓祭之不行也但言過密入音則服之斬衰食之什器居之倚廬皆不與嗣王眾子圻內百官等矣節之於服食居處而後可節之於宅憂不言節之於宅憂不言而終不縱之於行禮作樂以是爲折中之極也天理順人道宜也不可以爲樂則不可以爲禮不可以爲禮則無資以將敬無資以將敬則不敢以事神廢郊者非廢天事也不敢以不備之禮樂事天也猶夫人子之喪廢宗廟之祭非廢祖事也不忍以哀毀之餘情施斯須之敬

於祖也若夫臣民卑也兵刑食貨賤也以哀餘之情治之尊不廢卑貴不廢賤之道焉耳故諸侯之喪天子惟虞書爲允周之舊制子夏之所傳始於過矣冬十月天王崩春正月卜郊周道之不行於天下久矣諸侯之慢益亦制禮者之失也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而其駁也何也養地道也陰道也故正乎愛祭天道也陽道也故主乎敬陰陽異發而殊情故愛之與哀可同時並致而不相妨哀陰用也其與敬陰陽異用移乎彼則失乎此矣郊社之事無養道惟宗廟爲有養道宗廟之養薦也非祭也自天子達於士喪不祭而固薦庶人薦而不祭喪無廢焉不廢養也愛與哀不相妨無庸廢故不廢同之推也哀妨敬而敬爲虛敬妨哀而哀爲替故大哀廢敬異之別也郊社之事敬而非愛其輟明矣敬乃成乎禮禮乃合乎樂禮樂之所弗至敬弗至焉此有廢有不廢之道焉而奚以尊卑貴賤之相奪者言哉陰陽之異用夫人之情也

固然達其情而禮達矣

春秋書楚子伐陸渾之戎有內詞焉蓋自是而盟辰陵圍鄭滅蕭伐宋咸內楚也所惡於楚者以其偕與則從乎四夷雖大之例沒其王而子之足矣所惡於楚者以其夷狄之道也則自召陵以來通王貢列會盟而已爲周之侯氏矣以楚而視中國楚夷狄也以楚而視趙盾爲政之晉非獨夷狄也以楚而視陸渾之戎楚非夷矣陸渾之戎居於伊川注於雒表誰實爲之秦晉遷之也晉爲中國伯挾周以令天下偕蠶食西周之秦揖春秋家說卷一上逼王畿以銷周而楚伐之楚內矣於是而楚不獨夷晉不獨夏楚不獨

夷可內也晉不獨夏則移內晉者而內楚其亦可也晉用陸渾之戎以閒周戎且用晉以春秋家說卷一上天下春秋家說卷一上而先王之禮法以圯有能伐之者君子不復問其偕王之罪而不春秋家說卷一上例之矣故春秋不與楚莊之伯而於是則若將授之使與齊伐山戎等楚者於周爲夷狄非天下萬世之夷狄也陸渾之戎天下萬世之夷狄也春秋家說卷一上後世義陽之蠻梗宋齊梁以掣其北伐又垂之千年而毛葫廬之所據流民之所依東漸唐鄧西垂梁汭雖號爲士大夫者春秋家說卷一上

此焉定矣春秋家說卷一上聖人見微知著內楚以外夷地之經人之紀於

正大義者其惟權乎權輕重之準也移輕於重則重者輕委重於輕則輕者代重而重者虛矣春秋之法不舍賊而求賊弗移輕於重也不許賊之治賊無委重於輕也故曰可與權者其惟聖人乎義正焉耳矣不舍賊而求賊則宣公坐弑仲遂弗受也不許賊以討賊則仲遂雖與聞乎弑宣不得以賊故薄之也不成乎賊斯成乎卿宣不可得而賊之魯故可得而卿之卒仲遂春秋家說卷一上不誠猶釋春秋之不賊遂而卿之審矣於是知遂之黨賊非敢於賊也黨賊者

行父得臣之所均他日委罪焉而遂從重乃繇其委罪而知遂之輕矣夫果成乎賊者必有可賊之勢前乎弑而有其勢然後得動其惡後乎弑而有其勢勢益重而以之不拔華氏之於宋趙氏之手晉惡爲之拚而恩禮有加焉勢重故也仲之沒也歸父嗣焉旅櫬未返魯人遽與裁其恩禮而宣公聽之歸父之不保於此兆矣宣不以之爲功臣國人不比數之衆卿遂如是其孤立而曾足以弑邪知遂之不足以弑則宣實弑主遂無與分其惡也乃若遂之苟從於弑而不足爲有無則見媚於其黨春秋家說卷一上見輕於其君夫亦有以自致矣嗚呼蕭衍篡成而沈約斥春秋家說卷一上義位定而趙

晉廣狹觀望之情爲亂臣賊子之所奔走其勢劇事已
惟恐其死之不速而惟蓋無思此氓之詩所以嗟笑於兄
弟而徒自悼也解縉讀黃淮因顧曰練子留而在吾將用
之姝姝暖暖以從人抑何爲哉仲遂卒猶繹而萬入焉非
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有如是夫

有語而必死有不必死而必語有不必死而必默比干之
諫諫而必死者也知必死而諫道在死者也百里奚之不
諫諫亦未必死也以不欲語雖不死而不諫道在默者也
陳靈公之無道凶德不如紂洩治之言危詞不如比干則
洩治不必以死爲道不必有死之志而固然其必諫如是

春秋家說卷二

辛

諫焉而無死者多次可以無死不可死也因無死而不諫
不可也孟子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洩治未
逮乎反覆猶未有去之道也待之反覆而後去未逮乎反
覆而遽死事之變也君子盡其常不恤其變變之非常者
如食魚而鯁以死者有矣固不畏鯁以廢魚也君子之所
廢者鯁魚而已紂鯁魚也陳靈常魚也微子廢鯁魚而洩
治食常魚亦何必洩治之爲過哉子哀之去因乎昭公母
子之難也骨肉之疑尊親之卻頡頏其辭以發宮闈之隱
而未有以處焉則禍足以死而不瘳於國去之可矣叔肝
之不食祿君已成乎惡也正言其賊則必討禍再發於天

倫而以危社稷無與聞焉可矣陳靈無魯宣不勝之逆無
襄夫人不可解之隱禍淫昏之咎旦改之而夕免於敗獸
而結其國一容容之懦夫也悻悻而去之則春秋之季足
以託足之廷亦鮮矣接輿荷蕢惟不忍此而見謫於聖人
夫生乎亂世之末流者惡得夫伯禽衛武以爲之君而以
行君臣之義哉史家據成敗貶節義左氏司馬遷班固范
曄率用此道也故折衷於春秋而後定治春秋者又從而
抑之將誰正邪春秋之文無可致其褒則不貶而已足書
曰陳殺其大夫洩治甚靈公也甚殺之者之罪而殺者榮
矣沒欲褒之抑將何以褒之邪死諫者臣職也特文不可

春秋家說卷二

辛

起也書字者非常也吾不知哀與肸之果非名否也哀
別見應無已而加之相殺之詞陳侯固君也不可以伸治
故而索大倫也無所施褒不貶而忠已顯矣稱國者君臣
同昏分惡於甯行父之流焉耳以史之鼓辭而求經又惡
知聖人之情哉

語曰因不失其親親者非情親之謂也君子之親以性以
義野人之親以類以倫所固親者爲其親親之道也因者
因其固然而相因也夏楚子陳侯鄭伯盟於辰陵冬十月
楚子入陳明年春楚子聞鄭未決歲而戴以主盟者縣其
國入其郛肉袒牽羊而後釋陳鄭之所因其效可觀矣非

我類者不入我倫義所不得合者性固離也討夏氏有詞也然固非辰陵之盟所講也入陳而陳不覺矣移兵以向鄭而鄭愈不謀也其合也如聚沫其加之兵也如飄風要亦奚足怪哉不陽與之以可親雖庸人弗因陽與之親而憂其易露非急易面目於旦晚之間則覺而不得以逞

春秋家說卷二上

三

□以身因者喪身□□□□□以功因者喪功□□□
□以名因者喪名□□□□□前者喪後者復因君子
迷野人陷古今之大哀也易曰入於幽谷三歲不覿亦何
三歲之足待哉晨加諸膝而夕刃矣

戰之有主客之辭曲直之案輕重之衡尊卑之差親疏之
別也均乎可以爲主則及者志戰者也所及者應也曲直
之案輕重之衡也或情相等或義不相揜則及者必尊統
卑親加疏也所及者卑疏而不可使爲主也曲直之案輕
重之衡一事之褒譏也尊卑之差親疏之別人倫之體裁
也人倫之所繫一事之得失不足論已以魯視諸侯魯親

親加疏者我所尊也戰於奚戰於紀戰於顯以魯及者
親加疏者曰我不欲戰則彼不我戰不使敵之加我親者
全乎尊矣以中國視楚中國尊矣尊於中國者我所宜親
也戰於城濮戰於鄆戰於鄢陵以晉及者尊統卑若曰楚
不致必戰晉與之戰而後戰不使楚之加乎中國尊者全
乎尊而於我親矣尊之統卑親之加疏人倫之紀也尊或
失其可尊而必尊之親或失其可親而必親之全尊親之
體也義繫於尊則不問其曲直義繫於親則不相與爲重
輕以尊親爲裁也體裁者因天之理正人之紀一事之是
非不足以揜之矣故城濮之戰得臣志之鄭之戰林父所

春秋家說卷二上

三

弗志也鄆陵之戰楚晨壓晉軍而陳之三戰者志皆在楚
而奪其志以伸晉功不問其成虧義不問其得失因天之
理正人之紀而大義行矣嗚呼晉楚之力敵矣以晉統楚
非實也乃聖人力奪諸楚以柄授晉迨夫長岸之戰以楚
及吳而聖人之情愈有不得已者存矣楚不可尊吳愈卑
則楚可尊楚非可親其親吳也則無庸親楚也夫吳之與
楚僭王均也而吳則被髮文身之吳也以臭味言之楚於
我親矣故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乾坤毀則無以見易無以見易天地不可立而況於人乎
所欲者口及及者事之主所及者聽也欲戰則戰不欲戰

則已故主乎戰欲平則平不欲平則可弗平乃主乎平宋之受困也亟欲平其情也且不有欲平而卒得平者乎欲平則平楚弗得不聽宋得以伸其欲而宋伸矣伸宋者春秋之勿使楚人伸也宋之得伸者宋固不自屈也惟不自屈故君子以可伸而伸之其自屈矣則弭耨之楚不聽其平是欲平而不得平之勢也惡能爲平主哉見閔經年死守而不爲之屈上下有同力矣力同則同欲者伸故以人書者顯非其君臣之私卽楚而失眾也嗚呼楚之弭也兵未加而先靡以從若魯歸父之策者眾矣宋終亢之殆於亡而後姑與之平與之平而楚不得不聽宋於是而有死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書

之心以報晉也晉之伯宋兩困於楚而晉無一矢之救宋終不屈以聽晉而輔之是宋有大勞於晉而晉無造於宋也無造而不忘戴之以死終春秋之世魯衛鄭蔡叛服不恆而惟宋不易志知天下之無王則不可以無伯知伯之不可恃而終不恃夷宋之以居國於不傾者審矣魯衛鄭蔡或亡或削而宋免焉非王假之狂不先六國亡也宜哉立義於此無待人之求而自得者非君子之文也夫惟爲之激昂之詞以相顯而後求明者無待求而自得激昂者必有所偏而適多所廢矣王通氏曰春秋王道之權衡權衡者無所激昂恆平以待人之求也知此而例之不足

立審矣爲之例者必有激昂故稱曰賈捐雄之死直理於狄仁傑例也例滅者曰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非也國已亡世已殄實滅也不待激昂而故起滅文也例以歸者曰爲其服爲臣虜故絕之也非也彼以焉此與歸爲實以歸也不待激昂而故起以歸之文也善而書滅將不善而不書滅則是滅者之爲功爲罪以受滅者而拚絕之而曰以歸將不絕而不曰以歸則是以歸者之爲功爲罪以與歸者而拚故有所激者必有所沈有所昂者必有所俯斤斤以顯一人一事使夫人無待求而自知其廢道多矣聖人之於經教若懸日月焉輝不爲物設而物徧取照冥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書

行撻填者之不可與於明聖人行於所無事而不能與天地爭功也故滅之爲義大矣齊滅譚遂悲王道之淪於伯也楚滅江黃悲伯道之淪於夷也均是言滅而悲閔之深且非徒爲譚遂江黃悼矣晉滅潞氏甲氏陸渾之戎幸中國之返於正也均是言滅而欣幸之深詎可云赤狄與戎亡國善而上下之同力足閔邪楚以獻舞甚外之暴也魯以邾益甚內之曲也均是言以言歸獻舞益之賤行同而甚楚尤魯之情異矣晉以潞嬰兒大戡狄之功也均是言以言歸將嬰兒不受縛於晉詎可以貴道貴嬰兒邪狄禍之中於鄭衛齊杞也百年而其於晉尤不兩立也滅其族

以徵於偶然於是備之疵者孰爲感應之說以與釋氏之報應相亂而君子之道隱君子之道以已亂也釋氏之教以勸善也窮亂以已之懲惡以勸之釋氏立言之心未可重非報應之說若可以存矣而固不然惟其無與於化理也說春秋者惡桓宣之弑曰宜得夫水旱凶災之應惡晉侯之殺世嫡曰宜得夫奚齊卓子駢首受刃之報夫既濫於釋氏之言矣而然將使五穀登薄蝕不當其世遂可推刃君親而無忌乎奚齊卓竊位使以保其天年而國無恐遂可聽嬖妾以殺冢子而無憂乎人不足以行法弗獲已而求之冥冥匹夫賤婦窮而呼天者此情焉耳故報應之

春秋家說卷二上

美

說釋氏妄須去眉之懃詞流俗之浮喜浮怒者所樂聞也釋氏利誘乎愚賤無聊之徒以爲之從故極取其無聊之懃心而爲之懃夫君子憲天道敎王法以正天下惟皇作極皇自作也嚮用五福君自嚮也威用六極君自威也皇不自建委之亂人以推刃付之水旱不齊之象以行懲則將焉用夫君子哉亂人者非已亂之人也臣弑其君而以報其君行自見殺而又以報其弑禍之相尋惡知其極故釋氏以爲人食羊羊食人而無終已求尸其權者而不得則妄設一啖魔王以操天之柄而懃極矣不齊之象數固不齊也桓宣弑而水旱應其民是天且助凶人以益之亂

矣以爲代隱公子赤而并之怨則彼固何怨於南畝之婦子以爲警桓宣而使之懃則彼且安忍於君親而何恤於溝壑之老羸邪惡動一人而害移於氣數故釋氏以爲一念妄生山河消隕而等天地於浮漚以爲惟人之起滅枵然自大而愈懃矣嗚呼爲此說者將以爲引天治人參人於天之天用乃徒用於匹夫賤婦情窮勢屈之劣情以浸淫於妄須去眉者之猥說廢人道亂天紀謂之曰儒之疵者不亦宜乎此說不關妄者淫焉故李贄之說史也指操懿裕衍之赤族以怖天下乃君子則既不可怖矣小人者怖以須臾而惡發則忘者也無以懲之而姑怖之雖與怖之固無怖者抑祇以充狂夫下士之嬉笑嗚呼此贄之所

春秋家說卷二上

美

以爲贊與

春秋家說卷二上終

衡陽王夫之譏

成公

受天下之歸者太上得理其次得情其次得勢我逆之于
邇豆有踐得理者也其荒黍而陰雨膏之得情者也齊桓
晉文非有受命而諸侯景附得勢者也三者無得則其無
歸而爭爲之受虛內以競人固不與爲亂人而已矣蓋之
戰齊晉之爭伯也兩相爭而春秋主晉以賓齊不許齊之
爭晉也諸侯者非晉之所得有齊晉迭伯君子無適與焉
則何爲主晉以賓齊邪明乎此者可以知時矣晉自趙盾

春秋家說卷二下

之不競失諸疾而莫克受所未相舍者朱衡而已曾不可
徵伐不可服強而盟而無能固幾三十年於茲齊之能爲
歸而受之也亦計不可乃晉之失矣齊未有天下之圖也
志欲妄動而無道以受其歸也平莒而莒不從伐萊而萊
不服僅以援立篡逆之小惠籠魯與俱而索報無已斂其
君臣之怨晉雖失之齊固不能收之故君子聞虛諸侯以
因仍其四散而不能以授之齊非末援也齊固不能受也
不能受而恃晉以牧天下南向援楚冀逞其欲以延楚之
跋行於中國齊於是而得罪於天下也大矣楚之渡河而
於魯衛自齊始也楚之大合諸侯而東自齊始也則是

齊之爭也非能爭伯而但爲伯裂也裂而猶伯裂伯猶

□□不能何而天下四戰然且不主晉以與之爭也將
以聽天下之裂也得乎春秋書國佐如師受盟之事屈齊
以主晉齊視楚矣晉除狄難而始有事於齊以爲難之勝
平齊難而始有事於楚以底郢陵之捷狄齊楚之三國者
晉伯之成毀天下之合離繫焉齊之視狄楚也夫何遠之
有哉夫晉之得主諸侯者勢得也勢者非君子之所榮弗
獲已而以勢爲主實因乎時焉耳諸侯之不足於自立也
勢有與歸則相因以立而後□□□□□□內不成乎四
戰以殄其民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主伯事也蔑伯以爲

春秋家說卷二下

之主君子雖欲治之也不能故勢合而後可以肅情情得
而後可以言理伯統裂天下潰三代之道法廢地而求復
修孟子繼聖人而處乎無伯之世言井田而不及封建知
其不可復也
惟君子爲能懼而不亂惟與君子交爲可懼而不亂小人
無其不可亂懼以仍之禍不恤其亂而以爲善逃之智雖
無可亂弗欲也小人以意力操天下而與交故將亂之以
成乎其可懼與之交而欲無亂不得也爲兵之言者曰貪
之制在氣小人之言也以氣制人有所獎以助其氣有所
抑以張其氣利一往之氣物莫能自守而耳目驚於所新

楚嬰齊以之升秦於諸侯之上以昌秦而白昌若曰吾所
與者諸侯莫敢上也抑齊於宋陳衛鄭之下以下齊於諸
侯而使結諸侯若曰吾所為來者諸侯能協我以相助而
皆可上之也惟然諸侯固一驚其耳目而不敢違矣且諸
侯之不敢違非樂與而固恃之也齊未幾而授玉於晉宋
魯衛未幾而合兵於鄭方其懼之即懼以謀而謀即在是
故小人之言兵者曰禽之將擊也必伏魯以之而不惜以
君盟大夫宋衛以之而不惜下秦齊以之而不惜為宋陳
衛鄭下楚方為齊以討魯魯免討而可以矜齊君與大夫
夷不之辱也楚固為齊討魯衛以爭晉齊得屈魯君而服

春秋家說卷二

三

衛降班以夷乎小國不之辱也造次以終楚事而各有心
則惟其命焉可矣惟然故楚以得行其亂令而諸侯姑聽
其一往之為後亦不可得而式從也故小人之氣生小人
之機小人之以制人而小人即用以相制觀乎盟蜀之序
而見矣言兵者兩有取於禽小人用禽道者也君子之安
其身也無苟伏定其交也無為氣取小人之道廢於己則
禽之制不足以逞亦何至亂其所守哉
奉大義者不可以無略略者取舍之遲速名實之弛張遲
速之幾從義之幾也弛張之宜措義之宜也略裁於心心
制以義故略之與義均出而互用春秋五國之伐鄭大

其伐也鄭合於楚以侵衛導楚以大盟諸侯鄭於是不可
不連伐晉於是不可不連以伐鄭魯宋衛曹受嬰齊之盟
於蜀而戴楚晉於是不可不連連四國以伐鄭魯宋衛曹
於是不可不連伐鄭以輔晉冬十一月楚人盟諸侯於蜀
春正月晉宋魯衛曹伐鄭略之以速為利義在速矣晉
乃以不忘諸侯而避楚諸侯乃以不固親楚而悍晉故敗
於鄭而不書以為無暇謀其不敗也鄭合於楚以侵衛導
楚以大盟諸侯於蜀鄭以是而不可不伐晉於是而不容
已於伐鄭實也討鄭之役名也不名其實而名非其實者
晉知弛張之宜矣楚師之北晉罷於齊而不與敵魯衛宋

春秋家說卷二

四

曹歛然盡喪其守以受楚盟而戴之若此者咸與鄭分惡
而晉不可執言於鄭矣鄭之職晉救鄭而鄭合楚以陷其
師名之可執者也楚其不可執以張其可執晉乃以無媿
於名楚師之北齊實微之而鄭特與俱首禍者齊也齊已
挫而請服則不可晉楚兵之所自至而更以責齊齊不可
責舍齊而專責之鄭是舍首以誅從固不若鄭之咎為鄭
所獨任矣且鄭之合楚以病中夏非自侵衛始也戰鄭以
來相承以黨楚者十年於斯而鄭之職為其禍始張其獨
弛其同張其源弛其流晉之名乃以無爽於實名因於實
實成於名名正而幾速晉不內地宋魯衛曹疾應而無嫌

鄭亦無以爲口實而相抵乃以坐困嬰齊而待其覆略之有定義之無回君子獎而大之其宜矣

易曰比之匪人奚以知其爲匪人匪人者始非人與與相近者見可利焉不圖遠也與同病者見可乘焉不慮以益夫病我者也弱於己者見可攻焉不推以己也傲敵於齒舌錙銖之間見可怨焉不察其不足以爲怨也喜非人之喜怒非人之怒與非人之所欲與攻非人之所忍攻故曰不亦傷乎夫傷非但己者也傷夫所與比者行自傷矣故匪人之有國而傲其國匪人之有家而毀其家匪人之有身而危其身無他見己之喜怒而不見人之險易見人之

春秋家說卷二下

五

強弱而不見己之存亡也春秋諸侯之可與比者鮮矣強於己者不可與比固比之弱於己者不與比而更傷之魯之於邾莒也宋之於曹也衛之於邢也皆比焉而見可利以見可怨者也雖然之三國者猶未嘗與彼而同病者夫邾之於鄭也莒之於鄭也均之爲弱小而更弱者傷矣雖然其病猶未甚也至於鄭之於許而極矣北不得於晉於許焉償之南不得於楚於許焉償之許亦日傲傲以奔命於晉楚而鄭惟此之爲怨一伐再伐許不怨楚以難鄭弗姑釋也一遷再遷以三遷終導楚以滅之而歸利於楚嗚呼鄭於是而不可以人理求矣求之於人理而不得抑不

可以人理求矣相乘相攻以相害於亡鄭殆不復有生人之心矣匪人者非人之類也春秋結之以狄其存亡爲不足恤矣

是非之心性之端也性依道以有是非是非做道而或欺其性因以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於是而有非道之毀譽居尊而給於才者乃以伸其所爲而移天下之習習是其是習非其非以成乎流俗而亟名者驚之故子曰鄉原德之賊也一鄉之所習一國漸之一國之所習天下漸之天下之所習後世漸之是故君子之憂此甚亟也魯之有臧辰魯人之所聖也繼辰而有行父魯人之所忠也忠者人臣

春秋家說卷二下

六

之極致爲臣而致其臣之極殆乎聖矣嗚呼道降於上教亂於下居之似忠行之似聖求媚於國而國人媚之夫孰知二子者爲茲之尤哉辰之於聖也行父之於忠也如文繡加犧之終非人也然而魯人奉辰於前行父師辰於後魯人復奉行父以繼辰彼居不疑而人言無閒者豈有他哉辰之相魯也作南門以擬營雒登魯頌以伉清廟躋僖公以肖明堂之嚴父其以爲似周公矣倣於聖周公者以聖辰辰稱聖矣行父之相魯也作武公之宮配伯禽而不遷以擬周文武之廟其以是似臧辰矣習於聖辰者以忠行父行父忠矣雖有無典禮以事君者不能與之爭是非

也是其所以成流俗之是非其所非以成流俗之非其始也賊乎之私人始而才給以背動於浮言而一國習之天下漸之施及後世而或乎邪說班固之言曰頌述功德忠臣效也固習之以作典引柳宗元習之以撰貞符丁謂王欽若漸之以矯作天書蔡京秦檜漸之以妄修禮樂大姦巨慝引其君以背忠孝而賊敗其宗社者率此道也姦爲忠誕爲聖是非移易以相化所繇來者久矣春秋書躋僖公立武宮有特詞焉惡鄉原誅賊辰討行父見諸行事深切若明而後魯人稱聖頌忠之邪說不昌於後世故千載之下人知班固宗元之邪而謂欽若京檜之姦誠者

春秋家說卷二下

七

辨之於早聖教不明鄉原之是非不折其不以之數姦者爲周公者鮮矣

將欲亂人之國必先亂之亂之者導以之亂亂始於上而後可得而亂也故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佞人在焉耳佞而導人以亂乃以克成其亂心賊辰之竊位也暮年而精益求精於是乎而始竊魯行父之竊國也遂東門敗齊師而意始昌於是乎而遂將有魯顧有以先之矣展之將竊南門以作姜嬖以祠魯頌以登行父之將竊文世室武世室竝立不祧而以擬周惟使其君之禮樂一視天子乃以使己之權祿一視諸侯而滿戎南宮從其導以自首

於亂其愚亦可謂矣魯族之竊竊其似者也竊其似而終不得以有天子之實猶童子之以格爲髻而南面於塾耳辰行父之竊諸侯竊其似遂竊其真矣辰以是要名於國而世執其政行父乃以要利於君而中分其國魯君以質質然歌天子之詩臨天子之門修天子之祀而貧弱曾不逮其陪臣寄命其手逐之置之惟命而莫違矣上以狂擬諸天子而下以自喪其諸侯故夫之二君者其愚爲不可瘳也有賊在側而不知且曰戴我以尊者忠臣效也君欲之國人豔之孰與知其姦哉春秋書作南門立武宮歸惡於二君從其導者爲之首大愚之弗瘳君子之所不閔也

春秋家說卷二下

八

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其召擊也惟其求益也其僥而擊也是以不能交相益也故夫無恆者不可與交以冀其益而心勿恆者樂交無恆以冀其益若者固宜爲困之府入春秋百五十年吳無干於中國晉景之季年吳始伐鄭晉召之也晉召吳以擊楚吳未加楚而先及於鄭吳通於晉以圖楚兵未及楚而先加鄭驅險以爲性貪襲以爲情且受言而夕相圖蠻夷之勿恆久矣無恆而求其益是求擊也晉之未伸於一楚而又屈於一楚以爲中國病或擊之不期而得擊也惟然故亦知蠻夷者可以乘俄頃之勝而不能宅疆盛於百年勿恆之凶亦行自囚矣王者

益天下而不擊伯者益之不可而後擊之盟國者援之以
益而擊繼焉蠻夷者無為人益而徒擊者也擊之莫則其
端故天下乍震其威擊之惟其所便故天下無以相免
益而莫益之久與之習而望之之情絕求益則反擊之弗
與之爲緣而毒亦不我施矣不望其益而弗與爲緣則不
我能擊故其興也乍如燎原而其亡也瓦解一旦而莫之
或拯先乎入州來而伐鄭故甫會於黃池而越已入其都
晉恃吳而屈吳無信而早亡不救作易者先知之矣
書曰罰弗及嗣及者相累及也故惡有大小子孫族姓有
與不與惡大而與者非累及之罰所正矣趙盾躬弑其君

春秋家說卷二下

九

其子孫族姓帖盾之能乎弑以舉族而貴於晉惡大而與
者也在禮臣弑其君在官無赦今法謀反大逆篡功同居
皆斬盾逃其刑同括服辟春秋書曰殺其大夫何也非夫
罰之可弗及嗣而弗及也非夫嗣之可弗及罰而弗及也
晉討東門郤討子家氏晉討趙案皆其所不得討者也鄭
襄賊所立也晉景魯成賊所立者之子也討歸生之族而
戴堅討同括而戴孺討歸父而戴黑肱其以賊所立者爲
不可討邪抑可弗忌於所立者而討之邪賊所立者不討
但乘賊之死利弱以討其族是法之張弛一因於勢之榮
落而無固法也弗忌於所立者正名爲賊而討之於是而

季孫之竊殺書之秋明示君父之死生懸於其手姑縱而
實操之矣故亂臣賊子凡民之所待誅而心乎逆者竊法
以行竊名以逞則不得與凡民齒而不授之以行討書稱
焚之燎原猶可撲滅前此者已無及撲矣行父樂書之惡
方燎者也禮遺歸父以大夫之名與同括所爲不撲其地
而撲其躬也使黑獺無挾以討高歡元感無詞以誅楊廣
亂庶沮夫

人自爲爵天子莫必其命於是而知封建之必毀矣封建
者以爵相維者也爵天秩也天也者凝於火之心而生其
心者也凝之而鬲生之而暢故曲沃之詩曰不如子之衣

春秋家說卷二下

十

安且吉兮安者心所凝也吉者心所生也故曰天聰明自
我民聰明人之不必此而安天去之矣人之不必此而吉
天弗與應之矣春秋紀魯十二公歿而命者一生而命者
二其九未嘗命也以僖公之兩觀襄王且自服其服自簡
其簡施施王廷曾不生其弗安不吉之慚況他公之僭主
其國者乎文成受命而不加榮條公無命而不自貶天遺
周而去之諸侯遺天而背之於此決矣天遺周而去之周
必亡也諸侯遺天而背之侯度不靈而封建必亡矣商之
亡也其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莫天
遺商而去之民之所莫猶在周也商不足以率命王季文

王猶必聽命而後為侯伯聽命於商者聽命於天之所為
 命也周之亡也諸侯無所聽矣諸侯不以其心而凝天天
 乃不生於諸侯之心民乃不莫於無命之侯大渙者必別
 有所萃已反者必重有所復故於是而封建之移於郡縣
 匪郡縣而不安匪郡縣而不吉矣天子失天諸侯不能得
 諸侯失天大夫固不能得失者必有得之者命乃以凝於
 草澤之英雄欲貴者亦安草澤而吉之矣此大渙者之必
 有所萃也天之渙其羣也人自為命而不必天子之命天
 子不尸其命而人心之欲貴也終以不安於無命而吉之
 龍戰於野七日而不遠於復乃以大斂瓦解之人心而聚

春秋家說卷二十

七

之於一欲貴者安於其一而奉之以為吉矣此反者之重
 有所復也天之反復其道也命不凝於天子而周必亡命
 不生於諸侯之心而封建必廢夏商之季未嘗有無命之
 侯也王迹息而後春秋作無命之侯其自桓王之世魯隱
 之列而始乎
 吳之通晉兵未及楚先加於鄭非晉不能保吳吳固不可
 保也於是而晉覺矣夫鄭羸者晉方下吳鄭受兵而惡得
 不下晉其以何者為心而伐之晉方下吳鄭事吳而兵即
 加其國方通之而即與之爭晉其以何者為謀而伐之士
 變晉之良也忍於羸鄭不戒於挑吳勢諸侯之師取必於

魯若將請失魯而勿縱鄭胡為也者於是而知晉之非為
 鄭爭也吳不可保而晉覺矣齊之南鄙魯之東郊去吳
 率近而鄭介焉鄭猶戶也鄭事吳吳且介於鄭以北窺則
 齊不保胸魯不保沂費邾不保嶧晉為東諸侯慮此也乃
 糾三國以兵鄭張威震吳而塞其北逕故通吳以還幾百
 年而汶泗之北無吳寇非夫夫差之橫齊景之憊魯哀之
 自啟其鍵艾陵城下之師弗能舉也覺之早震之先士燮
 之決於爭鄭百年之利矣魯賂變以緩師非靳鄴也畏吳
 焉耳矣吳一兵鄭而魯即憚吳以逆晉令猶莫之治其可
 得乎雖然晉之為此已勞矣方通之旋震之自以謂關

春秋家說卷二十

七

之上而不知其毀隄以塞隧也用非其所用保於其所不
 可保夫乃爭於其所本無有爭易曰得敵或鼓或罷或泣
 或歌言乎其所以爭者非其所爭也不容自已矣
 古者夫婦親朋友朋友以道夫婦以義以道者合以道同
 離以道異以義者合義在邇離義在遠受命於道義有不
 輕離而無更合夫子之喪朋友曰生不於我館死不於我
 殯生死之際道義之所尤詳也杞伯姬之出三年而後卒
 義已絕矣杞伯逆其喪以歸受而為喪主者墮義授之而
 使為喪主者不仁也受而為之喪主杞之屈於魯也屈以
 其勢是弗克自強而奪其義也藉曰為義屈焉則義可為

之主而屈出邪祀之淪於夷久矣授之使爲喪主魯屈祀
也以勢屈之是崇勢而墮人之義也藉曰以義屈之則義
不可屈而胡愛其歸邪雖然魯之爲此以屈祀者獎伯姬
也何以言其不仁也喪也者如喪去聲之也喪去聲之也者弗
忍其去而戚之也葬也者藏也藏之也者安之也故夫子
之喪友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其所安者而弗忍去
之矣婦之出者生不爲其故夫之親養死不爲其故夫之
黨服女之出而歸者喪父以斬衰喪母喪昆弟以齊衰猶
未嫁也不爲其故夫之黨服則故夫之黨不報以服服所
不報而使之喪是委其女於塗之人而道殣之也爲其父

母昆弟之服如未嫁不報之以未嫁之禮而授之非所主者是猶捐其爲父母昆弟而弗之喪也夫魯之屈杞以自伸也屈死者於道殮以伸一旦之威是借化者之爵幣逞其爪牙搏吮之雄杞蓋夷也而魯禽矣魯秉禮而禽則君子何望焉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與

離義以言勢不知義者也其於勢也抑猶乘回飄而欲濟也春秋之季列國之政在大夫邦交之離合亦惟大夫之意是從然則欲取人之邦交者晉君是犯而勿傷其執政與而固不然陳誑齊濤塗執鄭貳齊申侯死衛于晉孔達殺魯親吳楚意如因國不怨民不怒終聽命焉宋襄執滕

子終以是而失諸侯晉文黜衛侯再世而不能得衛晉景
因鄭伯鄭益堅南向而絕心於晉大夫激國人怨汲求台
而捷得離然則屏君之勢尤重於權臣夫豈不卽義以爲
勢哉故善扼勢者必有所避也扼其輕則重者制矣扼其
重輕者不同從也是以君子不爲己甚己甚者義之所忌
也義之所忌成乎勢之所必競雖彊有力無固獲焉所制
在輕以搖其重重者搖矣搖而圖安弗恤於屈所制在重
重者失重已失其重不更屈矣將欲求伸激而改圖如友
石之墜而不顧其所處則必左右傾也是故鄭不顧而爲
伐許之師晉乃弗獲已而強歸鄭伯於是鄭以知晉力之

已盡晉義之已折死難楚而不爲晉用晉其能更執其君
以伐之與自是以後晉日爭鄭而鄭不與非介宋以求合
晉於楚鄭固不北向而廷也繇是言之大夫勢重義固輕
已君雖勢輕義固重已義所固輕勢雖重輕已義所固重
犯義以激乎勢之重則趨於一往而不可復均之爲君賴
彊大以爲盟主耳彙之辱之逮於無可如何而後謝之不
忠之臣不令之民猶甘心致死而不忘况□□□□□□
□□□□□□□□□□□□□□□□□□□□□□□□□□
激於天人者

也鄭若葛魯之寒入鄆始入魯矣陳之去始乎千里嬰齊自陳懸軍以入葛震東方之國奪吳晉之道旁午以墮兩都馳驟乎魯塞始入魯矣而嬰齊歛然而返蓋嬰齊之爲將也善乘其所不備以乍伸其威而不能固也昔者介牽師之未返一至魯矣今固知晉之不給於東應而乘之巫臣蓋已先知之也夫懸軍千里累人以逞志非秦之以債於敵者與晉卽不給於東齊魯鄭邾邀其歸以擊之嬰齊可使無返輪乃魯固不能而僅繕其中城齊鄭邾之固不能而如無聞也之數國者欲免於危得乎雖然亦有所以楚兵之加葛非葛能司吳晉之交也道逕焉耳楚自與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五

吳晉爭而禍遺於東方東方諸侯固無決志以邀楚者抑不欲以吳故而重虧楚也吳禍之中於海岱也視楚爲重且其苟得志於諸侯不僅楚若也他日者呼好寇索百牢駢肩之氣逆風而若顯其羶故齊魯鄭邾之戒吳也無固折於楚而惟恐其不遠故之數國者惴惴而無固心嬰齊乃得乘之以旁生鸞擊而無所忌以是知晉之用吳晉之獨志也晉禍紆而齊魯鄭邾之禍急移禍於人而欲使之競其將能乎春秋書葛潰入鄆而魯城中城震魯之兩受敵於吳楚也

晉楚之合中原之大故也晉以合楚告魯衛而殺爲西門

之盟非終矣之不得言矣雖原之入故終以承告而書其所以則知春秋之略矣春秋所書志其得者嘉子之志其失者憂而惡之得不足當於子失不足當於憂因以無惡君子之所不屑治也晉合楚爲西門之成非果合楚也權合楚以利有事於秦也伐秦之詞曰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亦來告我諸侯備聞此言痛心疾首錄是以知合楚之利有事於秦矣且非獨其利有事也權合楚以開楚於秦秦將惡楚則楚亦將重惡秦秦楚交惡而不相救故踰年而勝秦又三年而勝楚晉之爲謀陽得之秦陰得之楚其以是爲己密矣合楚以孤秦離楚於秦以孤楚非果合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六

楚故雖有合楚之嫌而失不足以爲惡也合楚以孤楚而勝楚則雖延楚於壇坫而中國之防未毀失亦不足以爲憂也然則其謀之已密可嘉子之與而抑不足嘉也有君子之略有策士之略君子之略策士之所淺策士之略君子之所棄暫而不可久實乍得而名夫去之是以君子重棄也也乍得楚之一間使楚惡秦乍得楚之一言使秦惡楚楚惡秦因以勝秦秦惡楚因以勝楚兩收其勝而秦楚兩敗則既示秦楚之孤必敗而隔之合也秦省所以惡於楚惟晉之乘其間楚省所以惡於秦惟晉之餌其言晉之弔於楚以孤秦而弱楚章於秦楚矣則又堅秦楚之惡晉

而激之合也故秦楚乍離而卒合大舉天下以勝秦而終不得志於秦兩君蹀血僅然勝楚而失鄭毀宋兵十一起而後定是暫而不可久君子之所棄也晉之合楚非固合也非固合者必不敢顯其非固合之名名著於合楚而楚於是乎固可合矣楚之不可合非乍合而即有大害隨之也以合楚爲忌而立之防焉耳名固合楚則晉因是而不忘宋許同之害不隨焉則宋許因是而不忘播告於魯衛稱說於伐秦之諸侯則天下因是而不忘宋許不忘故他日而有向戌之請晉人不忘故他日而有趙武之盟天下不忘故交相見而趨入於楚廷楚乃以入主中國而晉安

春秋家說卷十下

七

讓之僅以小勝秦幸勝楚而禍延於三十年之後實乍得而名大去名去則實必隨之尤君子之所棄也故斯盟也以謂得則固不得矣以謂失則猶有不失者存也以謂謀之密則錙銖之獲房帷之知而已矣君子之略固弗然也合其所必合離其所必離正義於百世而不詭於一旦大取其實而不喪其名正大而天地之情見見其情以治之何憂於區區之楚哉其以視策士之所謂略猶已餒之於韶濩也弗屑錄焉矣

合秦以攻楚合楚以攻秦孰愈曰城濮之戰晉嘗合秦以攻楚矣敗殺以後秦不可得而合也秦不可得而合故狄

之以不可得合而狄秦知合秦以攻楚之大愈於合楚以攻秦也秦不可固合者也晉固與之合則弱晉而乘之弱伯主乘中國秦之所爲狄也乃其害也孤中於晉而未及夫齊宋魯衛鄭蔡陳許以迫周於東合楚以攻秦晉之禍紆矣禍紆於晉而害遂及於天下此得失之樞子稱之繇也秦之窺天下也晉亢之晉亢蔽天下於秦故春秋狄秦而許晉之攻雖然能亢之固不若其能服之也且秦之去晉也近楚之去晉也遠晉西破秦猶未有下楚之勢也威秦而楚固不震南破楚而中國之勢豈於晉則威楚而秦震矣是故合楚以攻秦固不若威楚以震秦之得也秦以

春秋家說卷十下

末

雖晉故趣入於狄狄秦以晉也楚不以難晉而後爲狄晉惟楚威而後得爲霸故合楚弗威則晉一秦矣合楚弗威中國可以無晉合秦弗攻秦則勝晉東國之諸侯猶得損之於河山之表故其後楚削秦張中國持之待之數百年而後蔑周以并天下沒令秦削楚張天下之亡趣急矣蓋秦楚者俱以蔑宗周壞封建毀文物而爲志者也勢有難易地有遠邇惡有先後故春秋之季年雖或損秦而進楚而楚之不可合也固然秦窺天下始於晉其合於晉也則其罪釋矣楚之亂天下也不中於晉雖合於晉害固在天

不可勝言也。不可貴矣。惡不可貴而姑於西門之敵。賈之惟鄆陸之功。故也。晉敗楚於鄆陵。而秦不敢報其麻隧之怨。晉敗楚於蕭魚。而秦不敢亢其濟涇之師。故知合楚以攻秦。不若威楚以震秦之得也。

秦晉之搆怨。四十年矣。晉不能率天下以向秦。天下亦無爲晉恤。魯成之十三年。會於王都。以西討山東之國。集焉而秦始非晉敵。天下敵矣。春秋書公自京師會諸侯伐秦。顯命受於王。爲天下之公伐也。率天下之力快晉之忿。君子不抑焉。蓋秦至是非僅難晉也。且秦之難晉。亦非徒爲晉故也。楚北向而爭天下。鄭蔽之吳。西向而爭天下。魯蔽

春秋家說卷二下

九

之秦。東向而爭天下。晉蔽之。楚得鄭而後及於宋魯齊衛。吳得魯而後及於齊衛。晉鄭秦惟弗得晉而不敢出關以爭秦之出關。諸侯之禍。周之憂矣。秦既已有西周之地。憑山而東制諸侯。而思以逞者。惟晉蔽之。爾晉爲天下蔽天下之所宜助。爲周蔽周之所宜佑也。且秦之合楚也。楚不能用秦。而秦用楚。秦之用楚。甚狡也不韙之名。楚犯之中國之怨。楚嬰之勤師。暴骨楚任之楚固不若是之愿。而安爲之用者。晉失秦以授楚。秦不吝捐利以結楚也。城濮以還楚折矣。商臣得秦而後振。是以有江六畢旅得秦而益張。是以收陳鄭而殘蕭宋。嬰齊得秦以亢。逞是以下晉而

而蹂躪耶。楚恃秦之掣晉以無忌。而秦非爲楚掣晉也。秦委爭於楚而敵晉也。秦之悍也。禍未中於天下。而天下忘之。故微秦而楚不足以張。微楚而秦自若也。是天下陰有其巨患。晉孤任之。而天下不恤天下之昧也。乃晉之捍楚也。有名其捍秦也。不知收秦而又負不直之咎於秦。晉以是不能得之於天下。四十年而後得之也。晉得天下以敵秦。秦乃輻於天下之威。而不敢顯爲周。慙故先乎會伐秦之日。使問赴告。旁午於中國。後此者天下乃始絕秦忌。秦閉秦於關。以不相及者。終春秋之世。而天下亦以小安。故夫晉爲周蔽。而周聽之。周得矣。非夫惠王通楚難齊之愚

春秋家說卷二下

十

也。晉爲天下蔽。而天下應之。天下得矣。非夫魯伐萊。鄭侵蔡之妄也。故秦者晉之所宜合。天下以有事者也。上者收秦以爲天下用。而秦以綏其次。胥天下以絕秦。而秦以戢。惟不孤用其忿。而與天下共焉。則其事公矣。春秋張諸侯之伐。而臨之以周公之也。吳楚秦皆春秋之所狄。猶有等也。諸侯之不安於侯。於是而有伯成。乎伯者王之所自衰。君子賤之。近乎伯者王之所未亡。則君子猶不絕之。蓋伯者王之委非王之敵也。伯之始興。類亦破王法。兼并以自強。然逮其疆而足。以伯矣。兼并之事。於是而止。故齊兼紀鄆滅。晉連乎召陵之師。

成伯而止晉滅虢開南陽逮乎踐土之會成伯而止非其後之不足於狡以啟疆也斷乎得伯止矣秦之始攘西周之地吞梁芮并西戎穆以伯矣而狡以啟疆曾未止也寇滑鄭向三川冀駕晉以陵周室是雖得伯而不爲止止伯而不止則狄矣故殺之職北徵之師春秋奪其伯而狄之楚之起也在齊桓之前首僭王號食申息爭蔡鄭意存代周而不斷乎伯故春秋之始見即使從狄不斷乎伯固狄也逮乎平旅有江六并羣舒有陳下鄭以向宋猶不斷乎伯也縣陳不有平宋而歸而楚之并中國也爲之衰止猶知止焉則固近乎伯矣不足於伯而免之於狄以其有

春秋家說卷下

三

所止者之近乎伯也惟夫大貨然以起貿然以來不知有伯固不託焉始無斷也可爭則爭焉耳矣終無止也可犯則犯焉耳矣不知伯故不斷伯不近乎伯而究無所止其敗也貿然以敗也藉其成也將貿然而無懼以不逞也夫貿然者無固惡然而君子早絕之而弗有非已甚也劉淵石勒阿骨打鐵木真之初起豈其惡爲條理若然以斷之若然以得之哉燎原之火不謀所熱無與止之而不止乃以帝天下食萬民而有餘矣故貿然者尤甚於其有固惡也春秋之於秦也弗絕於其始以其有所斷也於楚也弗絕於其終以其有所止也於吳也以號始以號

終起於鍾離卒於黃池與於會盟而不得與中國齒唯其貿然無所斷而不知止也故知君子之惡夫貿然者尤甚於其有固惡也

倭人之說不效當言而焚言已而敗倭不讎矣倭不讎君子何惡於倭哉德人之言也效效以此言以此言直而效易見或以易見而淺之倭人之言也效知效之在彼而言之於此效焉而疑若神庸人之所爲神之也而惡知其避就之姦乎士燮之言曰外甯必有內憂言已而效矣嗚呼此變之所以爲倭也惑於其效之疑若神中其倭而以亂義於是以說春秋曰鄢陵之勝倭也夫晉之圖楚自盟蜀

春秋家說卷下

三

以來十四年矣合齊通吳開之於秦謂楚言以絕秦以開秦也大乞列國之師樹齊魯衛之兵爲後援誓死以當楚而後勝其何悍哉彼云倭者直欲置楚爲耳苟置楚而晉又何以伯邪外甯之有內憂不幸而變之言中爾豈外不甯而後內果無憂乎趙盾之世三方交讐而夷泉以弑又何說也晉之內憂厲公之不忘情於欒卻而書與假側目其君也效其有憂之在彼而暴其憂之說於此變亦既明昭乎憂所自生特匿其情以避而駕其說於不測爾故忠倭敵也變惟不忠斯以善倭迫他日之效於彼而人且神之君子之惡倭惟惡其首不測而尾疑神也湯歸於克桀而仲虺誥武

王通於蠻夷而召公訓亦惟是修德令終之戒未聞置寇於地而以警室人之歸者也變誠有內憂之戚以憂晉變胡不以死爭三郤之殺於前變胡不以義折書偃之弑於後置君父之大憂含汚以自免乃如非有憂者姑爲若知若不知之辭以街前知之哲嗚呼變之心路人知之矣路人所忌於佞者非僅其不救於敗也搖人心亂國是長寇讎啟敗亡言於未兆而禍必因也惟其佞效而疑神人神之矣神之將師保之抑將奉行之而禍以發變一市其陽此陰彼之邪說取效三年之內故後之君懲厲公之弑後之

春秋家說卷下

重

臣鑒三郤之死弗內反其取殺召弑之各有繇一歸其咎於敗楚知縶以疲其師而不敢戰趙武以讓之敵而不敢爭叔向女齊以天方授楚而坐視陳蔡之滅伯統絕天下裂秦楚之跡日遷於中國晉之強宗乃以瓜分公室保河山而自固周因以亡山東諸國因之以盡前乎此者不任其咎一自士燮之言始也然則鄢陵之戰殆伯事之終與而悼平兩世得以延中國之微緒實此一戰之功也藉從士燮之言斂師而退三郤亦無以免先狐之誅厲公亦無以禦夷皋之弑徒使楚舉鄭吞宋而海食天下又胡外患之非內憂哉春秋大鄢陵之戰目楚子之敗其異於士燮

之邪說而矣傳者舍經而從之使人惑君子於千歲之後吾不知何所稅也

叔牙逆而書卒君討也內有逆君討之諱以全恩也公子偃未成乎逆而書刺非君討也大夫之相殺不足以爲之諱自言之曰刺以全國法章偃之亦有罪焉爾公子偃其何知焉介於亂而不能避怙君母以立異於疆宗夫惡知季孫行父之得刺公子以搖君哉行父之執叔執季也偃如之奔季逐叔也若邱之舍晉聽叔也卻鞮之盟晉聽季也大夫自相攻晉爲大夫討魯之君無事焉惴乎立其上睨叔季之興替以役於晉而已矣乃復歸罪於匍匐入阱

春秋家說卷下

重

之子偃施以無上之刑何公族之易於殺也卽如季氏之辭而簡之僑如首也偃從也僑如奔而豹嗣偃刺而不錄於國季之留餘地以居三桓者至矣而奚但公族之果於殺也以嬰齊之賢也猶爲之言曰夫二人者朝亡之魯必夕亡夫豈蔑與行父之不可亡哉季孟之不可亡而已季孟不可亡叔亦不可亡自相攻也自相樹也所假於先公之法果行而無新者成公之弟焉耳大夫相殺以搖君君不適主焉君子之修春秋惡足爲之諱哉

百川學海而至於海苟學焉而皆已至也以其至而盡海於一川也陋矣知海之非一川而謂川無所至也亦陋矣

春秋義海也以義達之而各有至焉孫復曰稱國以弑舉國之眾皆可誅亦一至之義王回常秩不齊而駿之陋矣夫春秋之爲義海也大大故不可以一例求也以一例求是盡海於一川之說也故莒薛吳之弑不可以晉例莒弑庶其薛弑比眾亂而弑無適主也吳弑僚夷之甚者不足與治也晉弑州蒲非莒薛之小弱而無權臣吳之夷而等於化外亦既有適主而罪必坐然無所坐而稱國者知罪之加於舉國惟孫復之說至於春秋之一義矣且夫舉國之云非下逮乎編氓也聞國政者當之耳蓋樂書荀偃士句韓厥無一而可從末滅也首弑者書而非書能獨任之

春秋家說卷下

主

矣偃之必得書猶書之必得偃也故書偃不可以偏釋也韓厥之詞一鄭歸生之詞也老牛其君而欲避其名名沮之而實勸之懷其心而嫁其名是書偃愚而厥狡厥愈不可釋也士句之詞一韓厥之詞也句嫁之厥而厥不受厥師句狡也厥句同情而句藏之益深句固不可釋也然將以釋宋坐歸生之例舉而坐之句厥則抑不可宋無可弑之權以聽之歸生而書偃可無聽也乃竟釋書偃而坐之句厥則書偃之姦讎而君子爲可罔矣且夫歸生之弑宋齊之歸生欲已而不能書偃之弑召句厥句厥欲不與而能已立乎鋒刃之間高卧以從容於事外其力勤矣立於

事外而觸不及其望重矣厲弑周立厥執政句繼之樂荀不相忌而相報其情同矣刀競而不以竟君於死望重而不爲止其惡情同而巧避其名句厥之惡與書偃等之四人者無一而可滅矣無可滅者無首從之別也故孫復曰舉國之眾皆可誅盡乎執政之謂也何疑乎三晉之半天下等諸商鞅之赤渭水也乎復之說爲管言也至乎聖人之旨矣至者一至者也一至者不期乎眾至引而概夫薛莒句吳之弑則以一川爲海矣以概夫薛莒句吳之不可通遂竝廢其義於晉是謂川之終不至於海也精義以各求其至無爲爾矣

春秋家說卷下

主

以梗概求義者執一以齊之一則泥泥而不通強爲通之則入於亂故欲執一例者未有不終於亂義者也不知稱國以弑薛莒吳晉之有異抑弗獲已而爲之說曰厲公無道樂書不得坐視國將易位而程滑遽弑焉故沒書之名以貫書夫厲公之召弑亦除惡之亟爾曹髦之事不成而司馬終篡厲公之誅未竟而三晉終分天也豈必如司馬懿文欣然以宗社奉賊臣而後爲有道哉夫厲公之不若諸兒平國齊光蔡固之鳥獸行審也抑不若齊商人之弔爲大逆審也彼諸君者或弑之而無上之刑必正則無道者固不足以藉賊之口乃厲公以奉周治秦亟中夏攘荆

楚之大勳曾不足以保首領於其臣而弑之者無罪也不亦慘與諸侯危社稷則變置非其臣之謂也故曰得乎天子爲諸侯變置者惟天子獨耳以天子之權授諸大夫廢置之不得則無已而弑之弑之而不足以爲罪覆加大有爲之君以無道之名率天下以禍義者非此言其孰邪故知書僂句厭之四賊者情均逆辜均重刑均辟殺均無赦主名不可偏坐而舉國之刑仲焉孫復之以定晉案得聖人之旨矣惡有差等則法有獨仲罪無同異則刑無偏置獨仲之而非有縱眾被之而非有酷義精而匿詞同而意見故曰春秋者義海也

春秋家說卷下

孝

懲惡之法已敗者戒未敗者誅已敗者天既治也未敗者天所未治也天所未治爲之行誅故曰贊天君而見弑固有不善之積也見弑於臣天之治之足矣顯其所已然而人知戒無容更加誅也臣弑其君而逸於討天治之所窮也於是舍其君召弑之罪而專治弑者不得分惡於君以從滅也臣之弑君雖卽於討乃以臣之死償君之弑而不相抵亦天治之窮也雖受討而惡名猶不可辭而後天討蔑不伸也故齊諸兒宋與夷之暴齊光陳平國蔡固之淫衛剽之篡齊商人之逆至於見弑不施貶詞而況外樹大勳內誅權逆若晉厲公之罔非無道者乎故未弑則責君

以道適先自治也已弑則畧君於法法審其重也方治臣之弑君而復治君之見弑則是以平恕處亂賊而以中商治君父法之願不如其無法矣明若其見弑而人主固可以鑒矣畧其所以弑而後賊窮於變辭變辭窮則爰書簡則國法壹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辭窮而法壹也

春秋家說卷下

夷

春秋家說卷二下終

衛陽王夫之誤

襄公

晉靈之世鄭宋爭而楚因鄭以偏宋晉悼之初鄭宋爭而鄭借楚以抗晉故楚勢莫如鄭晉勢莫如宋乃宣之元年晉出微師以撓鄭而宋人借其後遂委宋之自戰而晉無事此趙盾所以喪諸侯也襄之元年晉勤師以加鄭韓厥獨行諸侯次于鄆而宋人不與楚鄭屢犯宋晉皆當之而宋人不報此韓厥所以能合天下也晉委宋于鄭則威喪于鄭恩喪于宋弱宋以自失其輔是三喪也晉專鄭于已

春秋家說卷三上

而置宋于無爭則鄭無深怨于宋而益畏晉宋益暇而可以爲晉拒楚是交得也鄭畏晉之專已威不喪也鄭無深怨于宋則有加于宋而不力宋乃暇焉則宋恩晉也宋不爭鄭楚無費以過求夫宋輔不失也是故韓厥之爲是謀審乎利害之歸矣天下無非義而可以利傳曰放于義而行以其知伯者之義矣以其身而任天下之伯利亦已擇之害亦已赴之實亦已任之名亦已尸之害不分名不委夫然後可以守諸侯而任天下之隨故易姤之二曰包有魚不利賓象曰義不及賓也象言利夫子言義義在而委之利亦委之矣故義者利之合也知義者知合而已矣

老子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激夫竊禮樂者據臂以仍成乎大盜而已甚言之也已甚言之激于末而忘其序夫竊者固有序竊於人者亦有序是故反之以防其失也亦有序禮樂之竊與其見竊則皆自征伐始矣征伐未之有竊而遽有竊禮樂者必不受竊也童子之手搏黍莫與批之固不可得而奪矣征伐之不能竊而遽竊其禮樂必不能竊也一夫無挾遽黃其屋而寃其首狂而已矣旦然而夕戮矣夫知竊者之序先于征伐受竊者之序先喪其征伐則禮樂之竊大亂之極而始防不在是也非亂之始則禮樂雖竊不任其咎況其本不聽竊者乎又況夫禮樂之行

春秋家說卷三上

七五

節征伐而制其度足以治夫征伐之竊者乎故弗獲已而咎征伐之爲竊資猶賢于其咎禮樂也雞澤之會大夫受盟溴梁之會大夫庚盟宋之會大夫戶盟大夫盟而齊遂移晉遂分魯遂專是會盟之爲盜資也而非也悼公立六年而後親將以出樂韓荀三大夫專以其兵馳驅天下控夫齊宋魯衛暨小國之卿行制諸侯之師以成乎下移兵歸之民從之功歸之天下望之權歸之君且畏之以無耦之威成尤重之望率習于相從之民上偏其主而後會盟之竊若行所無事而用其不容已是故弗獲已咎征伐之召竊猶之可也征伐不可弭固不可勒卽可以勿勒之道

防之也征伐勤國君倦之以凶危誘之以利安于是受
竊者發其篋出其器恬以授盜而不驚大禮之行雖勤不
倦大禮之制尊而光大禮之儀恭而安以審度而節兵利
器不操而固無所喪患容彼竊者而斤斤以之憂爲

善用者不用其所用善威人者不威以其所畏天下無可
賴用而威無固威久矣用頻則竭威以所必畏則徐測其
無足畏而威亦盡也楚之爲天下患自熊通始熊通之以
患天下自蔑周始蔑周而不能得志于天下楚猶有畏天
下之心而無畏于周明矣齊桓召陵之師實以天下之可
畏者制之而名以周之職貢收之楚固不欲暴其畏天下

春秋家說卷五上

主

之實無甯收之于畏周而楚服惟夫齊桓之不殫其威而
以不用者用也乃桓名用周而實未用則其用周也固未
嘗以用用之也夫名者固有時而生乎實楚無甯收之于
畏周而遂成乎畏齊故以莊王之彊自處以伯不絕于周
之侯服去熊通之自大也已遠于是乎忌周之勢成楚忌
周則是周可以畏楚而晉得以用之也乃周僅有其威而
晉之不宜頻用也亦審矣何也周之威惟以不實用而僅
有者也晉厲之伐鄭三用尹單柯陵之盟二子與欽逮乎
悼公收鄭通吳以爲雞澤之盟而單子復蒞是何用周之
亟也夫晉之不能下楚而僅爭之鄭不足于楚之勢也爭

鄭而不得鄭同盟以謀之尤不足于鄭之勢也僅得鄭
而大會以收之要盟以保之自無可必保而拔吳以請之
尤大不足于楚鄭之勢也有不足之勢暴于楚暴于鄭然
且煌然引重于周則晉之不能得鄭而急保鄭無以抑楚
而仰之吳實已暴名已無權周之威無有餘焉者矣暴周
威之無餘貽楚以無畏之慰而益生其力楚力生晉力死
故竭其用者竭其力也于是而齊桓之陰陽名實起無威
之用以伸威于楚者其短長盡露而道爲之窮夫晉之始
伯無是也戰勝楚而後爲溫之會示楚不足當周之治也
靈景之世晉爲楚絀而猶無求于周故莊王之彊不自處

春秋家說卷五上

四

于伯而不得厲始用周悼踵用周而周竭周竭而晉恃以
伯者亦竭幸楚審之非熊通平旅也悼乃薄收之鄭而不
喪諸侯以厲悼之事值通旅之敵晉償而周亡久矣晉悼
之宜喪伯也三而獎大夫不與焉用周用吳無能加楚而
全力以向鄭三者皆足以亡恃無其敵焉耳春秋書悼公
之事張皇紛紜墮疲情形具于策望而知晉之且晉
傳曰史外傳心之要典其此謂乎

以德建者與畜德者鄰以道建者與適道者鄰以謀建者
與善謀者鄰故書曰臣哉鄰哉鄰其鄰而有力故易曰
出門交有功晉悼之不擇下而與猥末之陳鄭相鄰以謀

功之謂也不亦宜乎鄭之決從楚也盟諸以後十三年
陳之不北向也辰陵以來二十有九年矣公子申雖從
于吳嬰齊志死夫二國者乃驚愕失措而請盟于晉時
以此謀國亡之徒也與亡之徒者鄰驚喜失據奉王臣合
天下以與之謀晉之去陳鄭也能幾哉往者晉得鄭則楚
師必及于滎鄭受盟于雞澤楚兵不加鄭者五年側幾申
殛嬰齊不保王夫貪而專國陳以之叛夫非謂楚釁之不
可乘也非謂陳鄭之來而不宜受也陳鄭偷而附于晉晉
能弗以偷受之則知二國者失據而無固志閱其弱以懼
焉重可閱而不可恃也閱而受之知不可恃徐收之而不

春秋家說卷三上

五

爲之勸晉文之于衛請盟不許不恤備心之譏而持之益
堅此志焉耳奉王臣合天下以敷心腹腎腸于不可恃之
羸者相與爲偷以待王夫之死而後戒何戒之晚也若夫
楚之有可乘矣上不難以請王命致王臣下不難以盡合
山東之侯氏投閒而起大舉以向申息之北門亦奚求而
不得而屈一鄭君致一陳大夫即若定天下于几席之上
沾沾然兩旬之內再勤雞狗馬之血指天畫地而謀保此
一口是陳鄭之以救亡而取亡者晉乃欲用之以伯是可
不爲之大哀邪齊桓之用江黃以成伯而即以毀伯固不
如晉文之獨用齊秦也江黃無恃力而陳鄭抑無恃心亡

之徒者恃我以爲心未聞我之以彼爲心也晉厲公再振
之業衰于悼喪于平絕于昭無他不擇而已矣己未盟于
雞澤戊寅及陳賁僑盟庸主具臣之偷心春秋傳之矣
孟子曰以小事大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通其義者非
謂事大之即爲畏也惟畏而後可事大以保國也故大功
有所居大名有所當大事有所任大機有所乘秉大機任
大事當大名居大功吉之所生凶之所伏凡若此者非國
小人微可乘開以攬之己其亦明矣晉之欲合吳也盟于
蒲以俟而吳不應會于雞澤專使以迎吳而吳不赴葢爾
之郛介魯以通吳于晉而吳遠去其國以受盟于戚何郛

春秋家說卷三上

六

之無忌也郛者吳之北道魯之南鄙莒之西微也郛南得
吳北得魯以邀功于晉郛乃無莒郛南得吳西邀事于晉
滅于莒而不亡滅郛而郛復見猶陳蔡之滅于郛乃無魯
無莒無魯郛不復有畏威之心矣會戚之明年剝喪于莒
不三十年而竝入于魯任天下之樞繫一時之望族于人
而居之已盈遠怙而近不恤不亡何待焉夫弗畏而以正
猶莫之保江黃是也況郛之通吳通非所通以肇中原之
亂者哉小宛之詩曰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
能穀畏者畏其不穀也巫之如晉與叔豹齒戚之會與吳
人齒無所往而不自謂穀無所往而不得亡也

聖人之言無天同化天化之編中世中者不偏不倚而裁
諸用者也藏諸用無顯用矣故德行于生殺而生殺亦不
以意天之所爲易知而不可測也聖人贊天之生殺而天
不與聖人同憂夫婦與聖人之知能而聖人不與夫婦同
激聖人不憂則無以修道而立教天之道教固行不待憂
也夫婦不激則不能好善而惡惡聖人之好惡已誠不待
激也胡莒人以其子爲鄆後滅人之祀而有其國與滅國
等此激論也二傳以其激怒爲聖人之激詞審然一往之
喜怒感而爲己甚之生殺夫婦與能之而豈曰游夏不能
贊邪且夫莒之以子後鄆也鄆之宗祀未殄鄆之社稷未

春秋家說卷五上

七

屋鄆之公族未降于編氓鄆之宗子可與爭而特未能爭
耳與夫毀宗廟屋社稷編氓其子姓嬰城力守句免而不
得者情理之相去豈但疑似之間哉況乎鄆君實自亡而
後莒私行焉寬鄆以亡國之善詞是賈充之不宜得惡諡
也有激詞則有深文有深文則有姑縱終以逆夫婦之同
情拂天地之生殺躁以樂新者特末之察耳故我知莒人
之滅鄆也我知趙盾許止之弑君也我知鄭髡頑楚糜之
以病卒也我知蔡侯申之爲盜戕也平情篤性以觀于聖
人之言易知者或尙莫之測也潔言而津津激怒而悻悻
激易簡以成乎險阻奚當哉夫婦有聖人之知能聖人無

匹夫匹婦之喜怒道之不明深者觀之也

或說春秋曰錄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非君子之言也韓
非申不害之燭道衛嗣君曹叔唐宣宗之蠹治此而已矣
小知詹詹大知閒閒小知者大知之賊也錄毫毛之善鄆
師鄆長之課也貶纖介之惡督郵巡微之司也春秋天子
之事而從乎鄆鄆郵微之知以此治經不如其無治矣春
秋之取舍聖人之喜怒也善無當于聖人之喜齊桓存衛
而有不予惡無當于聖人之怒晉文召王而有不奪故夫
善不全而惡未極者賞罰有吝焉慎之至矣乃均此一事
也此有毫毛之善而彼有邱山之惡此有纖介之惡而彼

春秋家說卷五上

八

有江河之善詞難兩顯姑無已而抑大以伸小則元德隱
而巨慈逸故弑君大惡也鄭髡頑之如會小善也以髡頑
之不宜于得弑而逸弑君之辜將有君而賢人戕人弑而
弗治乎考髡頑之事晉非果有棄夷卽夏之志也公子申
戮嬰齊死楚挫于吳而去之若驚以勢沮焉耳善固不可
采弑君之惡固不可逸采之于纖介之疑似而逸邱山之
顯辜申韓之學所以仍自屈也役情于一往而屈于其繼
或怵惕有餘而是非隱或惡怒不返而斟酌廢曲以爲名
細以爲法取新于耳目以疑天下之適從非夫敢于賊道
者無尙此也故曰我知髡頑之自以病卒也二傳之傳聞

或者晉人欲以文致鄭罪而脅鄭乎以晉人之言外之非天下之公言也髡頑卒鄭為晉討蔡而受會于邢邱則從晉非髡頑之獨心而大夫之不以此弑也亦明矣

兵者毒天下者也用之而即毒不待其多殺也行于不得已焉則殺得已焉則勿用故曰不戢自焚今夫以毒攻疾者無已而攻之已疾而後可勿攻則疾已而固勿攻矣畏已救之劫也姑弗使大飲而日咀之疾固不可奪而元氣盡豈不愚哉晉之舍楚不競而惟鄭是求愚猶此也畏楚之毒而淺嘗之鄭以頻挑之會楚無能通非旅之為君穀於菟叔敖之為相故亦貿貿往還于鄭而相報爾乃其疎

春秋家說卷三上

九

三年之內四興向鄭之師且飲至而夕發軔車敝馬羸兵疲將情勞天下以寒諸侯之心而徒思與楚一戰三軍之眾十有二國之君卿其以資晉人翺翔之戲邪故悼公君臣有自焚之道焉而奚啻不足以易日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德也伐者鬼方也非故從我之鄭也三年克矣非翺翔而遊堅敵也然且曰德則晉悼荀轅之免于亡豈非幸與夫爭鄭者緣制楚也無求于楚焉用鄭鄭不服者恃楚也能制楚鄭將焉往本末逆順之勢夫人而知之矣乃疲天下于四年之中僅以得歌鐘女樂之餉是嬰兒之挫首呼天而以易一餌也君道長臣奔命兵死于馳驅叱死

于轉饒鄭之邊鄙死于侵掠者不知凡幾矣而徒畏一日原野之暴骨是盜驪日備人肝而分以何俄夫子道也仁不足以仁讓非其所讓威而益喪其威合諸侯而即以石離晉自是而兵不能復及于中原合不能復行于列國甚哉悼之以小知而墮伯業也說春秋者猶從而獎之不已過與夫殺以止殺未聞西殺以滋殺也蕭魚之會弗獲已而後以倦歸王者之所不忍伯者之所不屑春秋疊序其興師之勤繪其績也鄭人請成而不列于會明乎非召陵袁婁之績也雖有樂驥武而憚除患者不容叛經以為晉悼釋

春秋家說卷三上

合十二國之諸侯以伐鄭始以會于蕭魚終合十八國之諸侯以侵楚始以盟于皋鼈終兩書曰公至自會未畢其初事之詞也召陵之侵無救于蔡無得于楚蕭散無終而以盟畢之信為未畢矣蕭魚之會鄭服也鄭服而何為未畢邪夫晉率師天下之君師暴露三年未遑稅駕祇以收薄賂于鄭而僅服之其以是為可畢事也與將欲畢之入其都俘其君遷其國無已而滅其社稷于以收十二國三年四舉之威而亦僅報其大勞然而以此加鄭而固不得矣夫鄭者非天下大害之司也深伐之而不可淺伐之而徒勤繇其蕭散無終大會以解者觀之晉人之不揣以爭

鄭自國于恩威而失霸宜矣服鄭之道德緩之上也立威于楚而鄭自來次也不能于楚則固不能于鄭矣不能于楚僅能于鄭是終無以有能于楚也不能于楚僅能于鄭而其能于鄭者亦僅也故雖得鄭而終不敢問楚既且授諸侯于楚以戴之而長諸侯晉悼之所成概如此矣與之者乃曰推至誠以服鄭也夫以至誠服人者固必率師天下之君師疲敝于道路者三四年而無稅駕一畝再畝弗獲已而收功于織芥之賄乎會而不言鄭與以伐鄭出而以會終春秋之陋蕭魚亦如其陋皋鼬也說春秋者以悼公爲復伯吾不信也無已其齒諸宋襄而可乎

春秋家說卷三十一

十一

小人之心中惟君子知之與小人爲類者弗相知也苟弗知之重之以疑益之以校競之以遠還相爲遠而禍極于不已莒于魯故未有郤也一旦以小犯大方伐其鄙旋重師而環其邑魯之救台台聞釋而亟破其別都禍發于一且兩相爲遠而惟恐不力是何其相校之深邪台費之旁邑也聊台之接壤也魯城費而莒聞台魯城防而齊圍成其故一也且夫魯之亟城費與防也其非爲齊莒設明矣季欲分魯而費城欲要魯而防城斯亦何與于齊莒而遽爲齊莒憂雖然其啓疑者固在也季與臧之欲奪國也新而居勢也不厚爲之利以啗其君爲之名以瞞其民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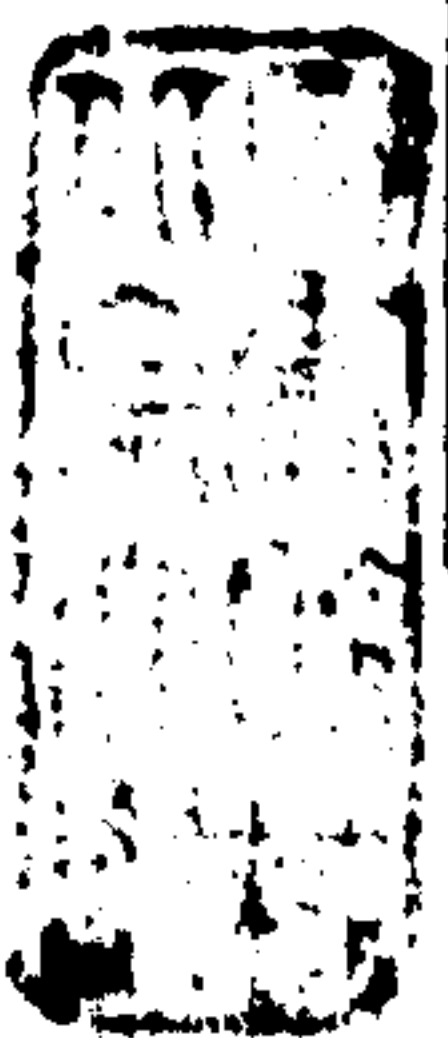
將曰費城而南制莒防城而北捍齊收莒元齊國家之利二氏其爲國吠犬也之情也能知之者其惟君子乎君子之審于事惟知人也其知人也惟審實也宿紇之不自靖而費防之策不足爲齊莒難亦易見矣國無能自固則見似而疑情無能自守則方疑而校疑不慮校不懲憤于一往而不思其反故莒齊于魯兵連禍結君俘國圍咸自召也夫君子有弗信之人而無過疑有必爭之實而不以校故天下方亂不與其亂內先自固可以無憂事猝驚心有以自守待之須臾之頃小人之情形盡見而我亦可以無忌矣夫小人之名爲攻也意不在攻也名爲弗攻也固將

春秋家說卷三十一

十一

攻也幻以搖庸人之志而實不能佚君子之鑒是以情窮于君子而君子不代之以受惡宿與紇也一讎其姦莒爲之殘齊爲之毀晉爲之斂怨于莒齊而勤天下以召叛況魯襄之章昏受掣者乎時無君子交相爲癒猝然顛越以成乎亂然後小人之求益讎而得益堅魯遂分晉遂失伯齊困莒凋費防耦國與小人爲類者惡知其底止之如斯邪

開大功者不保其終則或起而殘之殘其身沒其功掩其成以爲己績雖然亦無能居也晉悼之君臣有合諸侯勤天下之蹟或豔稱之求其實皆厲公之餘業爾悼之有事



于天下者三服鄭也用吳也拒秦也厲無鄢陵之戰楚何
爲失鄭而終已無麻隧之師秦何爲見伐而不報無鍾離
之約吳豈聽蕞爾鄭之命以北向而受盟悼公因之是以
有求而亦得樂荀士句因之是以執政于晉而爲諸侯雄
夫悼公固無桓文之志書假幣荀之區區亦豈慮天下而
勤之邪業已推刃厲公而墮其十九之功則無以自揜而
謝國人之咎故三役者皆非悼公君臣之得已也席厲之
業竟厲之事苟可掩厲之成勞爲已績則薄收遂已而無
過望于大成亦偷心之固然矣薄收之鄭而得賄旋帥薄
收之吳而退吳于向薄收之秦而械林遠返舍三方以無

春秋家說卷五上

主

成天下之去晉也亦自此始悼無成功晉無成伯祗藉手
以爲權臣得晉之資嗚呼又孰知悼之資賊刃以得國者
徒勤而終非固得也抑孰知樂荀士氏之終以得晉而赤
其族也不祥之犯禍莫大焉竊人之功名終毀焉天之道
也王之法也春秋于蕭魚不序鄭服之績于會向伐秦目
士句荀偃之專行以勞天下而顯其無成姦人之姦無可
揜矣悼公沒荀偃死吳自競于南秦自競于西楚分諸侯
于晉樂氏先亡荀范勢夷而趙武魏舒韓起代興于晉故
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不信思不順或
又起而殘之將誰尤哉

春秋之變伯斯天下而一之也伯之未興諸侯相攻而無
己王以是而益如晉民以是而益如楚民既病而偷相仇
王既無以翕天下而自保也亦危哉子曰微管仲吾其被
髮左衽矣非僅山戎狄楚也一朝之忿競其民以死之者
皆山戎狄楚也伯興而天下猶一矣天下猶一則若存若
亡勢歸之聲靈固天子也民有輯固以存其生民有歸固
以心無妄競也微此將楊然自保乎伯之名而諸侯不禁
于相攻惡用彼伯而徒以替王邪故諸侯之復自相攻于
是乎而伯不足獎是以春秋亟奪其伯而一以無伯之治
治天下晉悼之季年進于平公之世齊莒邾攻魯魯攻邾

春秋家說卷五上

十四

宋攻陳衛攻齊曹一朝之忿無所歸輯視諸齊桓未興之
日爲無愈矣平公之合諸侯盟不書同執大夫而稱行人
非伯之詞也後乎梁之會七年而伐晉之師舉與衛齒
焉無伯之詞也聖人之欲治天下也益難矣王者不與伯
不可用故曰天下有道某不與易也非聖人其孰能易之
哉
惟固有德則乘于道者不能與爭德非固有而先喪其道
乘于道者雖無德而爭之有餘蓋道可乘也德不可乘也
道用天之自秩因先王之已制約亂人而俾勿甚亂者也
故可乘也德非固有不足以麗乎道則恆爲乘道者之所



諸侯故曲直也壯豈因乎道晉爲從衆之言命諸侯曰歸
侵地抑齊之強扶魯之弱抑邪莠之亂德人之言也直于
齊壯于齊齊誼不得與之爭而齊無忌晉德雖衰其于齊
之秉因以爲德者不猶遠乎盟而其臣逃未幾而伐魯之
兵五出執邾莒而邾莒不順圍齊而終不能修責婁之已
事何齊之壯邪學春秋者比其事觀其所繇而得失之故
顯矣齊靈之悖德悖于人也道不圯于中國也會
于泲梁大夫盟上無諸侯齊之伐魯比年五出而將者
四齊乘道而晉乘非道不相下之勢在此矣故道者德所
乘也亦無德者之猶無可乘也德者道所乘也非無道之

春秋家說卷三上

十五

之可乘也魯惟爲季孟樹邑而邾莒憎晉惟爲荀偃抒怒
而齊靈逞道無可乘齊之德言不足以令久矣故用人
情者不如用天秩用己志者不如用王制君臣父子之外
無德也尊親令恭之外無直也齊繇是而張乎天下者逾
三十年追乎陳氏之疆而後大挫于吳魯之益弱晉之不
競又奚怪焉

諸侯之盟會征伐必親者也委之大夫而權以替國以不
振慮事者之所宜尤慎也乃以此爲慮趙宋之君相收權
于上而替其臣漸漬以弱國喪于金元而莫之拯通此者
極難矣夫道者一致而百慮者也盡其慮而一致通何

疑哉道之所自秩等級有體端委有緒古今遞革而一致
者固不素矣盟會征伐所自出者天子也將而行之者諸
侯也諸侯之臣大夫非猶夫天子之臣諸侯也三代之諸
侯後世之將帥焉耳其大夫屬吏焉耳春秋之諸侯上擬
天子而尸盟會征伐之制故以將行之權委之大夫而權
失趙宋之天子下尸諸侯之事而替其臣使不得視諸侯
以夷于陪貳自卑以卑其臣而舉國無權自天子出者諸
侯之所宜躬親也自天子出者非天子之所吝而不出者
也封建郡縣之殊致上下之等相仍之尊任使之道相輔
之勢一而已矣知其一則下不移上不攝各有司存天秩

春秋家說卷三上

十六

之不素審矣故春秋之季無諸侯諸侯上擬天子而失其
諸侯大夫之所以終成乎諸侯弱宋之制無天子天子自
視諸侯而削其諸侯諸侯不建則任卑賤之陪屬以與疆
鄰爭宜其仆也三代之禮郡縣之權革其文必因其質以
天子統諸侯以諸侯治大夫未有無諸侯而不傾以喪古
今一也

同盟同欲盟也同圍同欲圍也忌齊之爭伯者晉也毒齊
之屢伐者魯也以晉勤晉以晉勤天下宋衛鄭曹無怨焉
滕薛杞邾狎於齊而憚其疆久矣若莒若邾又比齊以干
魯而

夫惡以云諸侯之同欲哉欲之從其私而

翕于一時者雖固欲之君子不成其欲不成其欲不許其欲也欲之出於理勢之必然而固將以是爲安者雖弗固欲君子必成其欲以爲不欲而不可得也晉之勤魯非獨爲魯也天下之勤晉非獨爲晉也天下可無晉翕然從之而適成乎黨晉可無魯率天下以爭而適成乎誠黨以誠君子不許之以勤天下而天下固然不效其勤合諸侯之眾無怨者狎者比者翕然同之而弗得不欲天下其何欲哉不欲夫無伯之情同也晉當靈景之世嘗失諸侯矣其失諸侯也失之于楚其失于楚也先失齊也其失齊也失魯于齊而後齊抗也斷道之盟晉得魯而後能挫齊齊

春秋家說卷三上

七

已挫而晉乃以暇求于鄭而折楚是故魯之繫于晉重矣齊西抗晉不得晉則晉歷其戶齊南聯楚不得晉則橫絕其聲息之往來故齊桓之伯也盟于柯而始有事于鄭定僖公以講于榘而始有事于楚楚之靜躁視齊齊之出入維魯惟然晉惡得不勤魯而天下亦惡得不爲晉勤邪晉之勤魯非魯事也勤魯以爭于齊非晉事也非魯事故晉以大號天下而不吝非晉事故晉以大號天下而不慚天下自爲以勤晉而以勤魯者勤之故不恤無怨不畏非敵不敢不釋其比黨之邪心而其勤一伯且夫蕭魚之會晉伯之功淺矣溴梁以來晉伯之勢夷矣功淺者將無以服

天下勢夷者暫一合而殆不可久也將無以服而服于其夙服殆不可久而猶暫一合焉固君子之所甚珍而欲挽之者也人心猶可用而瓦解未成伯之存亡繫之亟矣聞齊之功不終天也苟偃死趙武以偷心繼之東無事于齊西無事于秦南無事于楚舍魯不恤置邾莒不理而小國悉離四國交戰吳越入而爲主斯役也介乎伯之將裂而挽之者與

人心之壞其始不堪于義而犯之其繼狎于不順而忘之其終快于不道而覆執以爲義極矣覆執以爲義則奉之爲典建之爲名循之爲毀譽用之爲賞罰嗚呼典其非彝

春秋家說卷三上

八

名其非正毀其譽譽其毀賞其必罰罰其宜賞而人無紀不禽者鮮矣故君子甚惡其快于不道也始不堪于義弗敢名言不道之爲道壞未極也君子甚惡其快于不道則不堪于義者宜若可矜然而君子弗矜也不堪于義則輕犯之犯之屢則必狎之狎之熟則盈一國之心腹腎腸錮于是焉以匪此而不典匪此而不名故夫不堪于義者之必以快于不道終端委一致之勢也厥貉之會蔡始從楚春秋卽書曰楚子蔡侯次于厥貉鄒之會陳蔡背晉春秋卽書曰陳侯逃歸蔡侯快從楚以爲義執以爲毀譽而公子黃二慶

互操以相謗毀譽無忌于下賞罰無慚于上陳蔡之去人而卽禽也震寇之所不能譬江漢之所不能流矣故人心之害莫大乎不堪于義弗可以情之窮困而貫之也弗望其他日之悔而姑待也習成于偶然妄生于一念治之早而已易曰譬无膚其行次且立志以循義者豈有末流之可爭哉

春秋之義不比事不足以達微言其人當罪習俗奪于勢而隱之則起特文以顯之其人未當罪習俗奪于勢而文致之則不起特文如其所文致者以暴之晉人殺欒盈鄭人殺良霄當時文致之獄辭也取討賊之詞加之盈霄君

春秋家說卷三十一

十九

子之修春秋無此已甚之法知爲當時之文致矣欒氏之亡汰也良氏之亡亦汰也復入其國而不言叛惡止于汰而無叛心其復入也固無叛事不叛而比之于國賊知春秋之無此法也盈霄不當討賊之辟君子無治焉因當時文致之辭爲辭加之罪者之懸章矣天下無王國無君有得罪于執政大夫者罪視弑君之賊乘驕淫沈酗之執務滅人家而以利其私定爲爰書告之鄰國登諸史策廷無異議天下無異詞此夫春秋之所深痛也痛之甚而無以顯文致者之姦故爲如其詞以達其惡若夫盈與霄之不可以州吁無知例也則不待起特文而自明矣里克甯喜

親弑者也弑而得以大夫稱趙弑賊也賊而不沒其世罔以殺大夫之禮殺之也欒盈良霄得罪于執政乘其汰而殺之不得以大夫稱不以殺大夫之禮殺之也奪其官絕其籍肆其尸滅其族舉國仇之盡鋤其黨擬于官官之辟極矣襄公之末伯無統官無治廷野無公是非而盈霄當罪前乎此者未之有也春秋之詞隱君子之志戚非達于詞外者不足與于聖人之微言惟此類焉耳

興不浹旬者亡不逮于望朔其所以興者卽其所以亡也吳見于春秋者七君而五以兵死一再戰而不勝國遂以亡以兵興則以兵死而以兵亡其甘兵也以之死以之滅

春秋家說卷三十一

二十

猶固然其甘之矣故胡子髡沈子遲卒于戰而書滅其以兵死爲慘而凶討之也吳子遏吳子光不書滅而書卒其以兵死爲幸而正討之也從主人之詞不爲之書滅以悼之給其樂殺輕死之心而繫之門于巢敗于槁李之後以顯其實吳之爲吳見矣畏厭溺不弔者也爲于乘之君樂得不弔之禍以倡臣民而獎之死故春秋之貶變夷者未有如吳之甚者也晉乃以之爲援晉之所以不振魯乃與之爲婚魯之所以益衰彼且速興捷亡而貿貿者猶恃之困于石據于蒺藜不借之以捷亡者其猶幸夫衛甯喜弑其君剽其君云者喜之君也衛殺其大夫甯喜

罷外兵專內圖蠱其君狐媚其民漸漬而晉移于趙授吳
熱者以冰聽其病以死而我且有其室也楚之許趙之姦
成乃以爲名于一且烈哉名之爲害莫之甚也檜思退之
組豆綽義之餘也綽義之之宗祊戍之系也名之釁也
有源流焉民速悅之事速靖之禍速已之故舉二百年之
難若已之一旦而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不旋踵之患陰陽
之用生殺之數惟其邪說以莫之紀禍開于春秋之季桀
于東晉之初極于南宋之世惟向戍之爲名俾以有名焉
耳夫邪人之爲名爭之也無如其沒之也爭之其名競沒
之其名亡故春秋兩以宋地而不登向戍之名于武建之

春秋家說卷三上

王

列若曰趙武自偷屈建自詐也宋介其衝不得辭焉非戍
之所能尸也奪其意取之名而弋名者寒矣綽義之言焉
而莫聽檜思退乍饑而天下謫之聖人不與邪說爭名而
名乃正殆猶天平殺物不以威而物自燔矣游夏之所不
能贊其諸此與

道之誠也成乎邪邪成乎亂以衛鱣爲信以靈輒爲義以
伍員爲孝而大亂極矣衛侯之殺甯喜過不在殺也政歸
甯氏祭則寡人行不喜殺術將續剽以死卽弗死而衛移
于甯矣且喜固北面事剽一旦志移于衛而推之功雖
在衛私勞而已已發之罪弑君之賊也未覺之惡移國之

賊也固賊固然其可殺也如鱣之志懷其私惠保賊爲臣
與國授之喪先公之守而鱣乃以不失其信安于衛而爲
卿是時幸而喜殺以奔也匪然鱣之不爲華歆褚淵以終
者幾何邪故鱣之信不足爲信也背公死黨匹夫之諒而
已矣若夫鱣以失言爲病何病之晚也善保信者可生可
死而不可使爲亂衛侯之介鱣以命喜命之以弑也而其
辭曰政歸甯氏之二言者道之以逆許之以竊君言之不
君臣奉之不臣友將之不友嗚呼惡有與其臣言使弑其
君擅其國而可以信守者乎苟息之不食言殉君也鱣病
失言信賊也始之不擇繼之必保苟息且有白圭之傷而

春秋家說卷三上

王

況鱣乎春秋書曰衛侯之弟與宋辰秦鍼均惡其挾小信
殉匪類忘君親而賊恩也殺梁子謂鱣之去合乎春秋吾
未知奚以合也

春秋天下之公史王道之大綱也以事存人而不以人存
事事繫于人以事爲刑賞而使人因人繫于事不以人
爲進退而使事因人人之賊否也微事之治亂也大故天
下之公史王道之大綱不以人爲進退劉絢氏以不施殊
詞于吳札疑于貶札非篤論矣聖人所取若管夷吾蘧瑗
史鰌國僑不假事而著其名于春秋聖人所惡若臧孫辰
楚申不因人而託事以貶于春秋其得失一因其事而

無益詞故子曰斗筭之人何足算也言其不足以當於士道之大綱也然則札之賢不得因其來聘以爲之特詞義繫于聘而不繫于札其與椒術同科也何嫌乎札之異于椒術哉且君子之責人也至于賢而止責之以賢人企聖矣責之以聖人趨狂矣賢者之自靖也盡其道而無憂盡諸在己可弗憂矣憂非所憂道先荒矣故君子不以聖責人聖非可責者也知然札何足以君吳而聖人奚以君吳望札哉藉曰叔齊之德不越伯夷諸樊兄弟賢不逮札將使伯夷季札各操自賢之心以酌君父之命爲公爲私而天理亡矣且僚之愚光之狠伍員鱗諸慶忌要離之流挾

春秋家說卷三十一

王

雄桀以喜亂而札乃恃自賢之心排嫡系以自立亂不發于僚而發于札爲達節之言者不能任其無咎也僚光之亂不自札開札惟爲僚則身名交墮進以希聖人之權退受黔牟叔武之禍札且親以其身而爲我首安得以積仁之岐周戴季愿而晏然者望窮兵樂禍之句吳哉故君子之于札無可議也札之于父兄之命無可屈也微子去紂商滅而不損其仁句吳兩世之難天也于札何尤邪札無可貶春秋不因聘以貶札如實而書從乎椒術之例說春秋者無所容其鑿知矣嗚呼達節之興而踰矩以爲聖邪說之有枝葉也而人無固志束晉之士薄井丹而尚相如

故中原陸沈而篡弑相紹禍亦烈矣秦檜善無常師之說用此知也李贊之獎譙周達馮道祖此術也君子好辯以爭而不得佞人片言亂之而有餘綢游二程之門不思而淫入焉亦爲不善變矣

札終辭而不君自痛之仁也爭弑之禍咎始于壽夢之失正道失于諸樊之虛讓禍成于餘祭之妄立札無咎焉若然則札無議乎以君子而議札其惟諸樊死餘祭立之日乎諸樊之始欲讓札也非道之正而猶父志也札不從諸樊乃傳之餘祭以及札是輕宗社亂典章而其爲謀也亦迂矣札于斯時昌言其終不立之心以息餘祭之妄革諸

春秋家說卷三十一

王

樊之命而固請立光是仁人孝子慟哭力爭之日也而札文弱而不能易曰介于石不終日一失其幾欲成乎介而不得矣夫諸樊舍子以崇讓札不可以言語爭也餘祭非次自立以冀傳之札札可以言語爭者也彼卽有迂曲以傳季之心其能曰吾必欲立乎其位以舍光哉如其執而不我聽也札逃而去之得矣札逃而餘祭無可傳無可傳而餘祭固無辭以自立餘祭避位以立光光立而札返焉順也光終不立餘祭且傳之夷昧終身不入吳國焉可也不失其身以事親猶承志也待之夷昧死僚篡立而札已無可爲矣況僚立而札猶不去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札

所能解矣諸謀之謀也迂餘察其跡之妄立也僻僻之
無忌憚也狂光之思得國也固札以嫌疑之身立乎其間
而札亦危矣哉其僅得為君子而幾不免于同汚也乃欲
以天地之德聖人之中非常之事責之乎抑又何足以當
春秋之進退哉

春秋家說卷三上

王

春秋家說卷三上終

春秋家說卷三中

船山遺書十四

衡陽王夫之選

昭公

審于聽者惟同異之辨同異之精臧否乃正善聽古人之
言者知其有互形之詞焉知其有舛立之辭焉說春秋者
貴王賤伯王之貴以伯之賤貴之也伯之賤以王之貴賤
之也觀于伯而得王之貴因以貴王觀于王而得伯之賤
因以賤伯此互形之詞也王之貴貴于伯非僅貴于伯即
無伯以視無伯之亂世尤貴矣伯之賤以王賤之既無王
以視無伯之亂世伯弗足賤矣此舛立之詞也矣以明其

春秋家說卷三中

王

然也既無王抑無伯能賢乎有伯之世而足貴邪則君子
之于春秋當其有伯宜冀其無伯不靳其有何也
如伯之賤為古而恆賤如王之貴為古而恆貴則終不願
天下之有伯矣然而春秋弗然于有伯也固有寧矣尤有
于矣于無伯也匪直不幸之也尤憂之而靳之靳其尚有
也故蕭魚之會伯之終也宋之會趙武自紉其伯以讓楚
號之會楚抑晉而列之諸侯晉欲救莒而不敢自尸天下
固無伯矣而春秋弗忍焉以昔之伯伯晉惟恐中國之無
伯也則春秋之不幸無伯而弗賤伯于無王之日聖人之
情亟矣夫聖人豈于其所賤者而爭之必有哉故曰伯之

賤以王之貴賤之猶夫王之貴賤徒以伯之賤貴之也王
至貴也伯非至賤也君子之所尤賤者□□而主□□大
夫而主天下狙詐興滅亡相非處士橫議封建大裂之天
下也故三晉陳恆賤于五伯秦儀衍軫賤于巨室陳涉項
籍賤于處士劉淵石勒賤于匹夫當其賤思其貴當其尤
賤思其所不貴君子之情也執一切之見不審于互形觴
立之微言臧否亂世教不立天下無統讀君子之書而趨
入于惑不審而已矣

王之既衰伯之未興人競天下惟力是求伯者亦以此而
起齊之未伯先求之乎紀陽譚遂晉之未伯先求之乎霍

春秋家說卷三

二

魏虞虢以此而伯亦以此忌天下之競求而懲之故伯事
成滅國取邑之事爲之衰止魯襄之中年晉不得志于楚
晉于是乎取郛晉伯已失魯于是乎受郛莒之叛邑爭郛
滅郛猶夫齊晉之未興莫之懲也而晉亦不思其言曰疆
場之邑一彼一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舉魯一國而他國
可知已夫伯以相并而成王之蠶也伯成而天下莫相并
王之救也晉則已失伯矣魯亦大東之巨邦也始于蠶終
于救安在其不可望晉以齊晉之事哉晉之言曰知主齊
盟其又可壹乎是已虛左延魯而授之主惜乎晉之無以
堪此也周禮在魯魯可以王而不能晉其伯魯伯也

抑可以伯而又不任昭非其主也季孫宿有雄心而不受
命也疆魯以自疆宿死意如踵之則惟恐魯之不弱也鳴
呼趙武之欲竊晉也替晉以自保宿之欲竊魯也疆魯以
自張弗之獲已宿其猶賢乎武替晉以自保外疆齊楚而
惟私是求不競物者物不競焉而趙氏安坐以收晉宿疆
魯以自疆見忌于齊晉而意如又墮其功內外交誦無不
誦也季乃終以不得于魯謀益工者術益不武之盜晉朕
篋之偷而已矣惜乎季孫之可以乘之而終弗能乘也
中國于夷狄弗言戰晉戰楚齊戰吳猶言戰者□□□□
也非□□則不言戰不使□□之得□□□□也與□□

春秋家說卷三

三

則□□□不能□□則隱其戰公迫我于濟西□□□□
僅書其追所以□□□□□□□□也戰者交綏兩可爲敵
而不相下亢詞也□□□□而冀其自疆晉之射虎者不得
虎則不足道故□□□□□□□□不能敗之抑不足道矣
書敗者誼詞也是故知□□□□□□□□殄之不爲不仁欺
之不爲不信斥其土奪其資不爲不義苟與戰而必敗之
也殄之以全吾民之謂仁欺以誠行其所必惡之謂信斥
其土則以文教移其俗奪其資而以寬吾民之力之謂義
仁信以義王伯之所以治天下匡人道也故齊晉之伯成
于制楚春秋許齊晉之伯則因其制夷齊□□□□救那

衛故許之于召陵□□□于其于攢而于交剛于大肉滅
路申氏伐齊咎如滅陸渾故始許之于城濮終猶不奪之
于平邱許以伯而後□□□可許之治也□□□不得以
□□□者宋襄無□□□而僅爭于楚則事以敗而春
秋弗許成敗之際予奪之宜因其序而已矣春秋之許晉
也匪徒許其制楚雖通吳而猶弗奪也逮趙武之失伯帥
諸侯以長楚而弗奪也晉之通吳下楚猶賢于宋襄之
爭楚或□□□或無□□□成敗判予奪分內外輕重之
辨大矣□□□于大肉□□□□□大苟吳之功以留
晉伯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宋襄秦楚不與焉此其大焉

春秋家說卷三

四

有微而淺言之知者弗爲也事有顯而深索之信者弗
向也正乎罪而求出之仁失而愚也不正乎罪而求入之
義失而賊也夫仁不愚義不賊知不迷信不貳君子以此
學乎聖人不遠矣故君子之治春秋考同則知異觀異則
知同同異之閒微顯以別正天下之功罪無出入之失不
苟求深以矜異而傷仁義故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迷焉
吾弗爲之矣聖人之教如日有明正受其明則有耀矣非
明之藏無事于燭繼也公薨不地則知其弑知之者以非
弑之必地也吳楚之君不葬則知其僭知之者以非僭則

卒必葬也于其同得其異于其異知其高之微微斯不可
卒然而淺求之雖索諸隱非索隱也聖人之教如日有陰
霽耀有顯微而終不舍日以求之故曰非索隱也列國之
君弑則書弑卒則書卒惡莫大于弑君聖人之所尤懼聖
人之所尤聞亦莫大于弑君懼之甚聞之甚則雖有他故
不暇以分其專治惡莫大焉刑莫重焉則正乎罪者之不
可佚不正乎罪者之不可陷天討所臨雖聖人莫敢易也
以此求春秋之旨如日中天無隱待索舍麗日之耀炳燭
以求明熒而已矣故我知趙盾之弑其君夷舉而不知其
他也我知許世子止之弑其君買而不知其他也我知鄭

春秋家說卷三

五

髡頑楚麋齊陽生之卒不以弑而不知其弑也如春秋之
教求聖人之旨且患弗得而曲爲之說坐非弑者以上刑
縱弑者以末減立怪幟標隱旨以熒天下不足爲功于春
秋無亦其罪人爾與謂楚麋之弑也孰弑之謂虔也虔而
賊賊不足以爲君矣齊商人之賊而君齊人君之也楚子
麋卒公子比卽出奔比歸虔卽受刃比之不臣虔皎如白
日也比不臣虔虔固賊而非比之君雖遲之十二年之餘
比可以爲麋而討虔乃春秋書楚公子比弑其君虔則不
與齊人之弑其君商人者均而虔無州吁無知之罪明矣
爲怪說者弗獲已而苛求于比責以高世獨立之大節曲

成乎處之果弑炒精微之知通于世世傳以世世傳
安所得舞文之知以治春秋至此極也趙盾賊也而曰見
忠臣之至許止梟獍也而曰見孝子之至梟獍自梟獍自
疾陽生自天而加大惡于臣子以他爲之辭必如是則學
夫春秋不如其無學之愈矣何也仁愚則戕仁義賊則賊
義知繫故惡于知信不足有不信則以叛聖人而勞天下
之大經誠不如其無學也

世子與于觀會之事下其君之禮一等宋公也世子下視
侯也申之會降乎小邾而從淮夷楚滅宋矣故禮者自理
者也自愛人斯愛之自敬人斯敬之希人之愛而恃足以

春秋家說卷三

六

當人之敬是以愛敬任之人也苟任之人愛與憎敬與慢
莫能必矣夫任人者莫之自必而況于匪人者乎宋之盟
號之會導晉以諸侯授之楚宋之爲也昔者楚與晉爭伯
而恆阻于宋楚以之兩爭于宋宋困而不爲下楚乃以疲
楚故重宋急宋宋一旦折而合于楚且爲之大致天下之
諸侯是足以當楚之重矣足以當楚之重敬可恃也楚所
不欲弭者兵而姑與晉弭之楚情見矣晉恃其北吳傾其
東不弭于晉弗能東向而治吳也輯晉以得諸侯乃大會
而馳師于江介楚懷此亟矣懷之憤盈而重爲之辭探其
意成其欲緩其北顧併其東力乃宋成之也宋爲楚舌而

利導其心愛可希也乃楚既合晉而宋固爲弁髦矣楚大
得諸侯而宋亦腹囊矣楚探宋希愛恃敬之心而情盡于
宋矣故恃焉而不敬希焉而不愛世子與于會而不敵附
庸之小邾此奚怪哉且非徒敬之弗可恃愛之弗可希也
楚得徐滕頓胡沈鄆而賓淮夷是即宋戶而奪其鍵也愛
不足則憎仍之敬不足則慢先之微楚虔之死宋將不有
其國求如昔者之兩受圍而將不得兆先見矣希愛者得
憎恃敬者得慢偷安者得危天下莫賤于偷此之謂矣且
夫楚之重宋也惟不得于宋也其不得宋也非宋之固能
寡岸也楚越陳蔡鄭許頓胡滕鄆而攻宋則力窮于遠馭

春秋家說卷三

七

晉且必爭而久頓師于宋則情憊于孤懸將欲北收宋而
吳睨其東則勢危于中折夫既已合晉制吳而東諸侯之
惟其命矣順其脰味以啄宋猶右臂之伸也故幸而吳之
不易舉爾晨下吳而夕軍宋晉不能收已渙之諸侯以與
爭敝宋而返席卷陳蔡鄭許以北疆河上申之會楚人之
欲天下之勢已大概見矣其馳騁也將自宋始故慢之憎
之蔑其班序以挑之于是而宋始有悔心故自是以後宋
日遠楚而不敢親晉以恃敬昔以希愛惟恐不得也迨乎
不得以履危機則雖施之以愛敬而不敢受夫至于愛不
敢希敬不可恃大爽其初心而後悔買買者之恃人以自

乎德矣乃知人之反以擇利而反正固利而利乎正也德人之覺不安于不正而正以爲道道必利而非以道利也道利之分人禽之別謹之矣宋鄭之合楚利焉耳矣已不從于伐吳而亟受盟于厥楚利焉耳矣其利也適值乎道道斯利也乃其道也惟利斯道非以道也非道未悔數悔而不定者也楚虔汰伐吳之謀失陳蔡許顛胡沈圖宗楚而亡將及之宋鄭南响之初心弗獲已而少革迨夫伐吳之果不足以逞陳蔡之相繼以亡楚虔之不保其終乃以自矜其卑覺而輒之決裂命楚淹其吳虔無內援從容挾陳蔡以求之宋鄭手率胸成之區區將匪過是悔而悔其

春秋家說卷三

悔斯何足以當復初之盛德哉無當于後而亟從于剝削
不若齊魯衛曹邾莒之猶有憚也邾莒恃知而知者之徒
爲黠也從淫而害有幾則悔其淫從貞而利不遂抑悔其
貞長年有覺長年以迷長年以悔誰與原而赦之

賞有所裁罰有所止如其適上者而輕之未有不違者矣
如其適上者而重之層累而有不勝者矣賞極于侯而極
于死莫能增則亦莫之增也周公相武王以有天下成王
幼公殄商定周禮致太平相武開周之功視太公而均賞
矣殄商定禮公勳有加焉其封也儉于百里而與齊均賞
之所裁適上而無以加也加之以禮樂而子曰周公其衰

春秋家說卷三

十

矣莫之裁而適乎上不勝上也以非常之功有必裁之賞
用同而不用獨況夫罰極上刑層累有窮而不可加者乎
層累有罪罪其重者適上之極也重者服輕者置從重以
止也均乎上刑而使即乎一勿兩罪而一刑君子不黷怒
也均乎上刑而即其一何舍乎何即乎罪有公私因其人
因其事歸所重而已矣楊氏之徒非必能孝而但責之曰
無君墨氏之徒非必能忠而但責之曰無父治以天下之
教不服治其私也楚僭王而變夷中國之大惡也弑君之
賊諸侯戴之亦大惡也從乎僭王之與弑君弑私罪也僭
公罪也私罪視公罪而尤嚴則以私罪服刑一國之案也

從乎從僭之與戴賊戴賊者有畏而陷私罪也從僭者無
忌而逆公罪也舍其私罪而治其公罪天下之案也故使
楚虔而弑君之賊與討其罪而勿之從楚臣子之責也楚
之臣子不能討而始以望之諸侯諸侯不討而戴之罪列
于楚臣子之下而末減矣若楚僭王以變口口爲之臣子
者固弗能治且相仍而戴之亦情也使之主盟以令中國
諸侯之事辟也舍諸侯之事辟而使即乎末減之刑以增
重焉然則楚虔不弑而可戴之爲盟主乎申之會不殊淮
夷以口口口治其從僭而非治其戴賊審矣從僭之罪蔑
以加也斥之口口口止刑極于死之說也從僭已適乎上

春秋家說卷三

十一

而抑又加之以戴賊猶之乎其弗加也從僭者口加之戴
賊而猶然口怒黷于己而無能爲庸謂于勢何如其折于
理邪顧置其從僭而治其戴賊欲增之乃成乎減之猶夫
加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而祇以辱公黷喜無勸黷怒無懲
君子弗繇已天威天福天險也天險不可升升者墜矣故
刑極于死罰極于口天下之公罪口于僭王而口口虔即
弑諸侯不更坐焉況乎楚虔者固未嘗弑君者也春秋正
楚子麇之卒于前罰戴楚之諸侯于後大義各設炳如日
星徇傳之深文屈聖人之大法刑黷法亂惡足以治天下
哉

史克之頌潞頌者也頌其詩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
或正侯度猶存焉莊傳之盛魯無人地也襄昭之衰併
與鄆受漆聞鄆鄆水于邾受邾鄆防茲牟于莒孟子曰
今魯方百里者五皆非其力取之時敵而坐收之也惡莫
大于滅人之國而或必有討罪之辭其猶可以居之矣惟
夫謀之也不以知奪之也不以力受之也不必有名于是
而諸侯之爲盜無忌也無知者謀之而亦獲無勇者奪之
而亦保不必有名瓦解以授之人而不敢爭于是而小國
之不自立也亦甚矣小諸侯無以立大諸侯不忌于盜尤
大之諸侯愈以多得而無厭無度者無侯封建之不毀何

春秋家說卷三

十一

待焉春秋書三叛人其詞直其刑嚴瓦解之勢即文而顯

舉魯以該天下而天下可知已

會申之役楚長諸侯以伐吳伯詞也號舉淮夷而不殊猶
未純乎伯詞也明年楚再帥諸侯以伐吳徐越稱人以進
執進之楚進之楚純乎伯矣春秋之爲之伯詞諸侯之伯
之也非諸侯之能伯楚晉授之伯也晉授伯于楚而後楚
得肆志于吳晉授吳于楚而後楚得成乎其伯成乎其伯
而後諸侯弗得不伯伯詞成矣故中國之授夷狄君子之
授小人授之利弗可授之權授之權弗可授之義義以立
權權以收利利不損名權不損道雖君子弗能奪之況則

人之僉從者乎吳之于中國也毀衣冠殊言語異飲食別
好尚義之所必懲者也故楚伐之而義授以義而欲損其
權授以權而欲分其利必不得矣晉不得爭諸侯不得拒
春秋不得奪斬乎楚之但以伯也春秋之爲之伯詞猶若
有幸焉而聖人之心迫矣

奚以知貶毫毛之惡揚纖芥之善非春秋之通旨邪貶毫
毛之惡爲無惡者言也既可無惡而猶有毫毛之惡君子
之所惜故貶揚纖芥之善爲無善者言也不望其善而猶
有纖芥之美君子之所矜故揚齊桓帥諸侯之師以侵陳
貶毫毛也楚子殺陳夏徵舒揚纖芥也若夫大善大惡之

春秋家說卷三

十一

司爲天下之所盛衰猶且取凶人之纖芥而揚之擿君子
之毫毛而貶之猶薄以行喜怒非君子之所肅心而規以
求春秋之旨難矣晉與楚有分天下之心故授吳于楚授
諸侯以從楚而攻吳楚東向淮海而晉乃以北啓中山南
北裂天下之大故也伯之所自毀王之所自亡中國之禍
所不可百年定者也春秋于此窮趙武屈建之情達衰周
不返之勢進徐越伯楚而狄晉其義大矣逐虎者失鼠弔
死者勿問破孟猶且取毫毛擿纖芥以窺君子之喜怒胡
屑屑邪吳之助慶封也且不如楚之助魚石也助魚石無
尤貶之詞知不以慶封故而尤貶吳矣楚處之殺慶封不

如其殺蔡般也殺蔡般無矜美之詞不以討慶封而善楚矣楚醞其基吳之心而會有慶封之事虛據其偶執之名以進退吳楚則是受楚欺而責吳者已細矣故知進楚者伯楚也外吳者成楚伯也成楚伯而後成晉之狄晉亦一伯楚亦一伯楚亦一狄晉亦一狄矣狄晉則無所于伯楚伯楚乃以知狄晉之繇大善大惡之司天下盛衰之際創鉅痛深君子不得已而起特文焉非細人之所知久矣慶封之賞殛有司者之治也春秋天子之事有司也云乎哉

春秋家說卷三

十四

平者前有不平也夷儀之役解齊景公立魯與齊同與于諸侯之事者三齊兵不西魯不東戒十二年矣固無不平而何平邪故豎齊者非但平也齊亟收魯而魯不聽晉也春秋之書平皆有天下之大故焉鄭輪平鄭始離魯于宋而齊伯肇宋楚平楚始收宋以講晉而楚墮晉伯之謀戎豎齊平齊始收魯以離東諸侯之西向而晉伯遂不可復故魯無狐壤之辱易子之厄無怨可釋而以平爲文曰自此而勿以晉問齊也故魯之結齊也雖不能保而棄晉也繇是而卒不得合魯棄晉東諸侯之棄晉無遺矣故厭懣之會晉欲因諸侯以謀蔡而莫之聽平邱之盟以兵利之而眾愈攜乃春秋之紀平非甚不與之詞也齊收魯以亢

晉魯釋晉而合齊伯事敗中國分矣春秋之事齊桓晉文將獎伯以聚天下而糾其亂敗伯以相黨而胡弗甚不與邪嗚呼昭定之際聖人欲更爲諸侯謀伯而不得矣晉無伯功無伯力而更無伯之心也無伯之功中國滅于楚而不能問無伯之力脫諸侯之瓦解以去而若無知無伯之心趙武韓起魏舒之心路人知之矣志專內竊畏名義之相臨舍南圖北竊中山以自肥也口口口口而無與問則弗已而聽近者之相保諸侯瓦解而若無知則即欲暱之而彼不受執政之心利失伯以移國則義不可爲權姦之私人故爲魯者婚于吳觀于楚屢辱于晉抑不如其平

春秋家說卷三

十五

齊之爲得矣王之不王不如其協以戴伯伯之伯不如其離以救亡聖人與天下同憂患而乘于時逮乎昭定以降而春秋之志隱矣殆乎不可爲矣權衡之大用不能一概以施而用之也密子曰吾其爲東周乎非聖人莫能爲也聖人弗爲大賢以下且無以措其手足顏閔終老于布衣以此夫謀國家者謀之以其安禍之徒也謀之以其危福之徒也日謀其安則戒匪人之比也必甚故夫恃國之恆固恃子孫之恆令以之危而不亡者鮮矣此亡國敗家者之以禍發于猝內潰外偏轆于一旦抑將歸咎于天而不知其皆

人也介楚圖之方得諸侯以將大會而逞其欲蔡厥于是而弑其君固道楚圖之已得諸侯將大有事于中國陳潛于是而假其弟以殺其家嫡故楚之滅陳有機滅蔡有不自其先不自其後裨竈袁宏叔肝國僑之以小知言天繇此始也春秋諸侯父子君臣安忍以相戕賊或討或遜而國不必亡豈獨陳蔡之宗祧爲必棄于天哉故曰不恃國之恆固不恃子孫之恆令以之危而不亡誠以國之固子孫之令謀國者之所深願而不可恃也君有凶德而亂卒定國有賊而或爲討以靖之魯莊得之齊桓晉獻得之秦穆曹伯廬得之晉衛莊公得之陳夫固有其不傾之道

春秋家說卷三

十一

矣故曰非我類者不入我倫爲我倫者閔我災不入我倫者幸我災固其恆也故畜鯢者勿納鱧字維者勿養鵠不恃其鯢與雛之工游而善匿也蔡自厥貉以來陳自會鄆以後授命于楚游羿之穀中而逃之久矣國無恆固也子孫無恆賢也蔡固獸行于房閭陳溺湛愛于牀第而國已懸于楚之吻何從得媼姬宗姓顧義之齊秦陳晉而與變其不弔邪黍離之詩曰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外有犬戎之相乘而後伯服足以亡周不然宋劬之逆唐元之忍父子喋血而無或奪之何天之獨甚周邪春秋之紀陳亂也其詞詳詳以閔陳而莫閔乎陳侯溺之

卒也廢假歸溺志也局招以立謂溺命也招奉溺命成溺志然而溺終憂患以自殺嗚呼一往之夫始之以一往之志假手不可恃之姦人志已露命已移雖欲止其燎原之勢而不可得則惟有憂患以死而已矣故夫天下無可恃之姦人而尤不可恃者姦之在兄弟媼姬間者也乃君子處不合之周親豈必厚疑之而固絕之哉其猶可養也命之必正而導之順也故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無棄焉無疑焉之謂也其尤姦也不可養也有弗命而命必正也故曰烝烝乂不格姦勿使得有爲之謂也悲哉溺之愚也天下有與其兄弟謀殺其子而能保兄弟之不相偪者

春秋家說卷三

十七

乎殺子之志已露下兄弟則兄弟習我之忍而胡弗相師以忍殺子之命直授之兄弟而不忌則兄弟且忌我之忍而胡弗先我以忍已使姦人窺我之忍則彼灼然早知我之不可終事而我猶恬然相倚以其謀其宗社迷者日迷猜者日猜身不死國不亡其胡待焉偃師殺溺恚以死畱奔過受戮招乃逸罰于越故莫閔乎陳侯溺之卒其弱不可瘳其禍不可弭也稱陳侯之弟親愛之詞也親其所固親愛其所必愛陳侯之于兄弟未有過焉而嗣子殺身恚死國旋以亡何也非陳侯之不宜親愛其弟陳侯之不宜親愛其姦也以弟故

愛之雖姦而非保姦以姦故愛之雖弟而非友弟天下有
與其兄弟謀殺其子而恬然不疑其忌我者乎則天下有
兄弟命我以殺其子而可受命以無拒者乎必拒而不拒
非姦人孰能任之招自任而陳侯推心焉故曰保姦非友
弟也是故命之殺人而不應者其忠易見命之殺人而力
任之者其姦易見惟庸人則不然恆忠其所姦而姦其所
忠志已不可戰命已倒持而後悲忿從之自斃速矣嗚呼
不得有道之子臣而與屬焉不得輔仁之弟友而與交焉
必也與之謀非常之事而不違命之以非望之功而不居
志所欲爲率與同爲而不應己所好而猶爲發其短己所

春秋家說卷中

十九

惡而猶爲稱其善者乎易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其不
相比也用其道則蠻髦自効反其道則兄弟爲姦招之恣
行而無忌也陳有骨鯁之宗臣猶弗敢也陳之無人也溺
之忠其姦而姦其忠已久矣

有哲人之愚有愚人之哲亦甚便矣楚合陳蔡
鄭許以圍宋魯遽往會之楚滅蒲以偪宋魯遽往會之楚
因陳亂而滅陳魯遽往會之便捷之甚便魯數用之而無
勞再計所謂愚人之哲甚便者也楚挾大欲以睨中國疏
不加怨親不加恩視其力而已矣力苟未足卽深怨如宋
而取平以旋師力苟有餘陳蔡日扣其廷而數誦其社然

則魯高枕山東而楚弗能以一矢相加審矣挾走權之心
乘趨時之捷足無能自固因以之靡故甚便者愚人之哲
哲益愚也楚虔無道以興其興也倏焉倏以興卽其速以
熸者也魯則君執玉大夫將賄棄疾立而自戢封陳蔡以
謝天下謝天下非忘天下也魯則君無南轅臣絕行李故
夫愚人之哲亦豈其善走權而疾趨時也哉震以一旦歆
以一旦一旦之乍炎魂褫神游而速去之也亦如枹欬而
鼓瘠嗚呼處無道之天下而欲爲君子其亦難矣道之據
不如勢之張志之大不如氣之盛夷之彊不如表之榮非
夫善世而不伐不見是而無悶者惡能與浮沈之流俗相

春秋家說卷中

十九

迎隨而弗喪其守者乎常棄疾之寥寥也勿庸虞之奔走
天下也愚人無所用其哲而已乃全詩云無然歆羨此之
謂已

春秋書楚人殺陳夏徵舒許之討賊之詞也書執公子招
誘蔡侯般執世子有不許之討賊之詞也招殺世嫡恚怒
其君而不去其公子般弑君父而稱侯子稱世子不予其
討自言其賊賊非楚子之得討矣臣弑君子弑父凡民罔
弗怒者人之大倫存焉而非我類者不入我倫不入我倫
人倫之善敗非所治也非倫者而治人之倫人道息矣故
君子之惡虎豹蛇虺也甚□□□□□也甚□□□□

口口者爲其變口口口也惡亂賊者爲其變口口口也
也已變者其于將變者不待變而固然者其于變者彼已
固然而猶責人之將變而類己皆不知者且許之以義名
要豈可以欺君子哉非若楚莊之退安于伯志討賊而不
有其國必弗爲之假借之詞君子之不可欺也以此立教
不善變之臣猶取討賊之名口口口口口口而人道遂滅
夫乃知春秋之所憂患遠矣哉

楚人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世子無降伏之道見執而死
以爲世子之道得矣有之爲世子之道未得也有固不可
以爲世子也故春秋以用有目楚人之惡而弗爲之死難

春秋家說卷三中

三

之詞以隱恤之臣弑其君在官者殺無赦子弑其父在宮
者殺無赦況有爲般之世子哉世子乎般亦般而已矣然
則爲有者將何居景公弑之日有有知焉死可也幼而無
能死長而遂志以引決未晚也弗獲已而不立乎世子之
位逃以去猶之可也般者天下之所不容不得以食乎蔡
之宗廟有立則般祀食得其國而祀元凶于先人之廟以
夷先祖乎大慙蔡仲之鬼不如其後矣故國之存亡非有
之事也有弗獲已早逃其位國人求景公之別子以嗣其
先俾般之罰正于死後有之所得爲也有爲般之世子而
有惡矣愛死而死不可免貪國而國以亡書曰用之楚惡

而有賤君子之所弗恤也

有受治者以天子之治治之故貶其爵微其人陋其事曰
言其所爲惡舉凡滅仁禮去信義者用此法也有不受治
者然後以王者之不治治之則爲之號舉故戎狄荆吳之
舉號號非罰也貶細之所不加示不相統焉耳以法治諸
侯以不治治化外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般之戰號舉秦許
之伐號舉鄭鮮虞之師號舉晉曰彼且于宗周未亡之天
下自國其國我不得以諸侯治治之矣故般之狄秦非謂
其貪利蔑親也衛貪邢以滅同姓而猶生名以治之也伐
許之狄鄭非謂其附楚也陳方會逃歸而卽楚猶目其事

春秋家說卷三中

三

以治之也伐鮮虞之狄晉非謂其詐也獻公給虞公執而
滅之猶稱人以治之也惟之三役者天下離合之幾宗周
存亡之故封建興廢之繇繫焉窺宗周流天下以廢封建
則不得爲中國之諸侯矣不得爲諸侯天子所不治彼自
爲秦爲鄭爲晉非我侯氏猶荆吳戎狄之爲吾敵也自般
之戰秦于是而東爭豫土周不保其鞏維之勢始于此矣
自鄭之亟伐許天下遂顯然以不從楚爲罪削周之東援
啓楚之北道南北分疆之勢成于此矣自晉之數有事于
鮮虞盡捲河北以分天下而伯者彌縫中原以奉一人之
勢解矣故昔者弭兵之約向戌之說已陋而聽之速楚圍

之相辱已甚而居之安晉分天下之心目移于中山冀代之間委南諸侯于楚謂爭楚之無益弗如棄南圖北焉據以自實可捐伯而以謀王也師楚之知抵楚之間嫁寢周之惡于秦楚而實以吞周所封建之天下拊山馮河以臨周于是而七雄之勢成矣七雄之勢成而晉得其三是晉半得周之天下也王失則伯維之捐伯不居而雄心有在是周之亡不亡于秦楚之爭而亡于晉之委也故鮮虞之師周之所繇亡人不知其以亡周封建之所繇裂人不知其以裂封建而君子知之則已早矣曰晉自是非吾之晉也敵也狄也有天下者爲之防焉耳無用治矣嗚呼秦

春秋家說卷三

三

窺周周而外有秦鄭裂中國以楚爲名而爭天下則周外有鄭晉以山東制楚闕吳而自食河北則周外有晉秦爲秦鄭爲楚晉爲齊燕因之遂以分天下滅宗周而盡傾封建秦倡之晉成之齊猶有侯馬齊其免夫故六國之亡韓魏爲先趙爲慘齊最後亡而殺戮亦淺秦一宇內連燔于匹夫之手爲萬世笑春秋之所憤爲不足治者天之所重罰故曰聖人之于天道合一者也

以道定天下之刑名實而已矣刑不從名名不從實別爲之意以或出之或入之刑不中道不立自矜明斷而天下去之也若驚故矜明斷者未有不驚天下者也楚固實未

嘗弑君也故春秋正其名曰楚子麇卒楚公子比實弑其君也故春秋正其名曰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皮于乾谿齊不以討賊之罪殺商人故春秋正其名曰齊弑其君商人東疾以討賊之罪殺比故春秋正其名曰楚公子東疾殺公子比以比之稱公子爲疑則商人之弑君亦稱公子矣以先言歸而後言弑爲疑則比嘗出奔非弑其歸將嫌于在晉之不得弑也正亂臣賊子之刑使速卽辜而無辭名正焉耳授弑父與君者以名使終得名而不怨實殺焉耳故曰微諸庶民質諸鬼神而無疑實以庶民之聞見爲微名以鬼神之怨恫爲鑒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春秋家說卷三

三

懼此焉也邪說興疑辭濫暴行有託以免巧者避之愚者嬰之故其詩曰有兔爰爰雉離于羅王道之壞名實先亂詩降而風乃作春秋以名準實以刑準名實刑準名實而冤不得逸雉不徒陷春秋所以撥詩之亂而反之正也聖人沒大義隱傳者矜明強斷出賊而入良則春秋反爲亂首君子知趙盾楚比許止之實弑而鄭髡頑楚麇齊陽生之實卒雖有淫詞勿聽之矣

美之大有傳人惡之尤有罪主不立夫罪主者其非惡之尤也不足有傳人者非其美之大也雷震夷伯之廟而目言夷伯以爲其獨以當天之怒矣石碣殺州吁離廩殺無

知而概之以人石碯討賊之力微雖靡乘亂而無必志不足
是以當討賊之實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閒一與一相當取
推刃弑逆之賊無倚于人而伸其獨憤者公子棄疾而已
春秋書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大詞也大之乎石碯之與
雖靡而棄疾傳也聖人沒大義隱淫詞以亂大惡搶大
美知義者之所弗取弗取之者不足取矣謂棄疾脅比以
立而又忌殺之則是比弱而棄疾強比拙而棄疾狡比猶
賢而棄疾固惡也拙弱以伸強勢人之術春秋之不爲勢
人審矣拙者爲狡者之圖而護狡者之譏以弑君之罪歸
拙者愚人之斷春秋之不爲愚人審矣抑弗獲已而曰比

春秋家說卷三

三

賢而春秋責備之邪夫責之備愛之深也責之以大粹而
摘其小疵全之也取他人覆載不容之惡推與之以卽汚
穢之刑人何利有君子之愛一陷小疵而卽嬰無上之辟
哉嚴其所惡獎其所愛君子之情不同而天下順焉苟其
所愛貸其所惡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甚矣夫淫詞之以
害治拂情而賊道如此其烈也春秋傳棄疾之人以其美
其討賊之獨力二百四十二年之僅見立臣子之鵠以伸
天討大義昭無容掩也

春秋之始不授伯授伯者以拒楚也授伯以拒楚楚雖善
而不納遞乎長岸之戰而內楚者以拒吳也故君子之道

無遠也無遠也者思遠深遠時以盈虛行其庭不
人雖不可與有無見者矣是人及吳戰于長岸號吳人
而然之內楚外吳之旨明矣外內者無定形以內視之
外以內視之而內猶門庭之與室也庭視室而外視諸門
而內矣楚始僭矣是于周外而有楚也故從乎周而外楚
中統邊之詞也楚受貢于甯母爭晉而不敢爭周終乎伯
而忌王衣裳禮物皆中國而從于會盟吳乃以斷髮文身
之質蔑禮尋兵而亟乘楚禍則從乎吳之外而內楚近統
遠之詞也近遠者非地與族之謂也均是人也言不可得
而通服飾器用不可得而名嗜好怨惡不可得而知斯遠

春秋家說卷三

三

乎人矣遠乎人之必外故近乎人之必納是以弗獲已而
納楚近乎道者近乎人遠乎道者遠乎人道不可得維其
人人不可得則又維其人道之近授伯則以人存道而道
可屈內楚則以道存人而人可汎故曰行其庭不見其人
廣大其心以存人道而無適人君子之于人道至切矣
夫子歎吾猶及史之闕文而今亡文亡闕者曲以成其說
也闕而曲成之則抑不必闕而亦曲成之罪人之曲辯黨
惡者之詖詞簡牘未刪或樂其新以取之而是非撓于是
聖人作春秋據名實定誅賞謂曲以伸直實有者不故出
實無者不故入聖人無意因天下而不私其書曰許世子

止弑其君置赫然舉覆載不容之罪加諸人子實所本有不得而出焉定矣傳春秋者猶曲爲之說縱止于大慙而陷春秋以深文之過俗儒淫大義隱厄言曰繁世教之陵夷久矣且夫出人罪而使之輕則輕者無處矣入人罪而使之重則重者無處矣不嘗藥而言弑何以處夫楚商臣蔡般之躬爲梟獍者也納商臣般于不嘗藥以毀死之等而商臣般可自託于孝子之列矣且夫不嘗藥之不可言弑猶其不可言孝也周衰禮廢二百四十二年以卒葬見者百有餘君其子之能嘗藥者吾不知其僅幾也藥之殺人也或嘗而得或不可嘗而得以尤毒之藥攻疾雖無疾

春秋家說卷三中

三

者嘗之而眩百不一也已寒而清之已暑而溫之表疾而裏之裏疾而表之雖殺人也速要皆不可嘗而得者也故嘗藥者孝子之末文也僅以一嘗終臣子之文而子道畢僅以一不嘗末修己末之文而弑名定是率天下以爲僞而蔑其固有之良矣故曲爲之說者不足以賊道則聖人何歎焉有其所無無其所有司曲謹縱大惡還末文損天懿聖人之歎歎此焉耳歐陽氏之辯得聖人之旨必伸傳而抑之胡氏之保殘專已固矣夫葬者人子之事也君弑而賊不討以是爲無子矣故不書葬有賊臣以當罪而子猶與于惡也雖然與于惡而惡亦

滅矣罪定于推刃之賊臣特以不葬誅其子使親夫相其親于溝壑者當不孝之罰以情議法等殺差也若夫爲世子者既弑其君親大慙之刑致一而已則不復以不葬再誅其子已從乎重舍其輕也已從乎重復從乎輕是猶可求之于爲子之道而大惡逸故蔡景許悼之書葬不復以子處其子也臣弑君賊不討以不葬誅其子子弑父賊不討不以不葬誅其臣與其餘子何也葬非臣事也喪有主而弑父者爲喪主亦非餘子事也身爲儲君分尊勢偏威行于中外恬然就宮中爲逆而代之立中材以下爲之臣與其餘子固不能旦莫討也君子矜焉而有待不遽誅也

春秋家說卷三中

三七

且不葬之罰誅世子者也臣與餘子終不能討亦不于葬誅之法之所麗貴賤之差辨矣知此則蔡景許悼之葬其義也許止之爲梟獍又何辨焉曲說者求之于葬不得則又求之于日無所不爲許止解意者其樂爲梟獍之私暱乎諸侯之世子必名故當喪有故而亦名子般之以名卒猶子同之名也王世子不名會于首止君在而不名則君沒當喪不名審矣以是知書王猛者非以猛繫王也猶之乎鄭忽齊小白莒去疾之以國繫名也王室不可以言周則曰王猛猶云王國之猛云耳王國之猛猶之乎王札子也

之志欲立朝也猛長于句誦于長而朝不得立者惟猛當
景王之存猛固存句固無歷朝不立之勢則景王之所甚
惡而忌焉者猛之立非句之立也子朝不當立而立景王
之邪志猶之可奪矣猛為景王子景王惡其立而忌之父
之惡子可行于子不可以邪志言也猛見惡忌于君父而
欲挾已之是尊父之志犯其所甚忌居厚實于己以彰先
君之過猛乃以受大惡而不可辭敬王之立非先君之所
忌矣先君無惡其立之心則矯先君之邪志以挽而之善
敬王可以無大恟于鬼而伸大義以靖社稷愛未損也使
敬王讓篡兄之亂人迎先君之邪志與于邪者也先君無

春秋家說卷三中

平

忌我之心疑焉而不敢立成先君之惡者也故伯夷逃叔
齊不可立而中子可立子朝篡王猛不可討而敬王可討
孤竹君無忌于中子景王不預惡夫敬王無忌無惡不得
以億君父之或忌或惡而自疏所以曲全乎愛也景王緣
朝而忌猛弗獲已而竄立句于此而自信以不疑非奪父
志也其庶幾乎幹蠱者與春秋書天王居于狄泉大義以
無嫌而定全父子之仁也

傳曰春秋因魯史之舊文有可損而不能益允矣夫不能
益則傳聞所聞所見辭無可異而或益也夫子作春秋定
大法無所避就而有所避就者不以其知之以而侵史官

之職也故傳聞所聞之不益非懼其不確也所見雖矣而
不益史有其司聖人不以意侵之也不以意行故曰無意
不以我侵人故曰無我善言聖人者即于此而得之矣故
王室之亂自言其亂猛朝敬王之備記其始末皆魯史之
舊也公孫于齊遷之晉其次其居其在紀之已詳亦魯史
之舊也昔者王子猷之亂志齊之伐衛而盡隱子猷之實
叔帶之亂志天王之居鄭而不著復入之事或曰猷之亂
齊平之帶之亂晉平之魯未有事而史不詳乃猛朝之亂
魯亦未有事昭公出意如不自保夫豈暇為王室憂而舊
史猶詳之春秋不損何也當時晉不能伯無能奉敬王以

春秋家說卷三中

平

靖亂而天下之人心戚矣昭公出季氏不敢立君曰錮公
于外而以逆公為名國人未忍忘也國人未忘而公卒不
返魯國之人心戚矣心之戚故志之詳襄在王室失職在
伯罪在強臣過在昏主崇貨忘義在齊晉之執政史臣無
所取裁乃孤伸其意以立文聖人之于春秋也下失道則
挽權于上上失道則取衷于下魯之史臣內戚其君上戚
天子志之弗諼言之不忍略聖人以是為不可損也即人
心立大法專用民志以存天彝以為有變例而特書啓王
通元經之妄作誣矣哉

事之未敗則人競其說事之已敗則敗者徒咎夫人之欲

適咎則無如其避事之得矣避之于事先便以歸咎于任者嗚呼何進景延廣之以其身爲咎府而田豐李綱之挾敗以爲名復誰與之爲潘渢哉事未敗而兩說疑否彼而可此者未嘗有固可否也人之所可從而否之其否之也力而自可也不力非不力也無固可者必將居于不力之地假人以勝而可便咎其敗也天下之禍莫大乎議事者有幸敗之心先居于競之無力授人使敗而已避之匪然天下亦安得亡國之與敗家哉及事之敗咎不我尸咎既有歸然後以無徵而持其固可立爲定論垂于後世說淫辭堅而追論者信之如昭公棄晉主齊之說放于數千年

春秋家說卷三中

主

而莫辨其誣乃不計昭公方出之日孰爲謀而以主晉爲固可邪昭公之未奔也七觀于晉劣得成禮一而已矣晉之于公何如也故意如非能逐君也孫宿有晉而後衍亡魯接有齊而後赤弑逮乎叔舍見執公自往請次且河上託疾以返不待晉人之辭而公已憤然自絕于晉矣然後陽州之役何忌驪戾敢于比賊以攻君晉人曰君不使一介辱在寡人將誰欺邪晉之無志于伯者晉卿之下比以交蔑其君也路人知之矣士鞅黷貨不廉于梁邱而權尤重志尤慝晉不可恃弗獲已而改圖故當陽州野井之際昭公所可與爲主者亦惟齊而已矣晉失伯而齊欲得之

陳氏有下比之私而猶不敢進梁邱之食賄行于莫而猶忌于晝是齊有三可恃而晉無一也齊不足主而奚況于晉哉從乎主齊而不成則晉挾以咎齊而爲之說者挾以咎公之失主歸令主晉而不成齊且挾以咎晉爲之說者抑曰野井之暗鄆陵之盟齊勤魯如斯而昭公舍齊以自陷于晉也其又何辭惟先以主齊而主晉之說帥故事敗之餘樂摘任事者之短以捷取前知之名而立乎成敗之外以塞任事之口而寒其心國奚其不亡而家奚其不敗乎公奔未幾齊唁已先聞成不克鄆陵繼會公自無反國之才于齊何尤焉探本者末論之平也平情者聽焚之說

春秋家說卷三中

主

也設其不然要以觀其終者盡變之道也以彼參此早計而取必其可否者懲利口之法也以是衡量乎百世略成敗而持公論事雖敗而咎不偏歸君國長民之要術也而佞人遠矣夫佞人者豈無以挾焚人哉幸人之敗以自獎無固可而有固否君子之所甚惡惡此焉也

春秋之與晉不如其與齊齊失伯而猶列之侯晉未失伯而□□□春秋之□楚不如其□吳楚進而以中國之治治之吳終不以中國之治治也楚黷虐之弑爲誅其賊鄆陵君傷目言楚子通之乎中國之君臣矣吳過與光死于戰而不言滅不賊其兵死也吳弑其君僚不著其賊不

足與謀也不得其說者以爲僚不宜立宜見弑而賊可無治而劉篡立猶曰齊喜僚之失正未烈于劉也抑以吳之大臣不早廢僚而召弑禍罪歸于大臣是大臣特不能知權以建非常而遽即上刑賊反逸焉輕重之衡傾矣故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則比其類例比其同以知僚弑而不曰賊以吳之爲狄已甚而不足治也故大均天下者法也齊爲天下伯晉自爲伯君子以法進退之而大均平辨□□□□□□禮也楚以僭王夷吳以斷髮文身夷君子以夏治楚□□□□□□而進夷之而大維清□□□□無君臣父子之倫也以大倫故□□□□不以□

春秋家說卷三

手

而廢大倫商臣比所以服刑于司寇所惡于無君臣父子者□□□□也□□□□斷髮文身□□□□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復何望焉號舉吳以視司寇之所不治也別夷于夏而王事與別人于禽而天道正以王治晉以天治吳聖人無異用人事有異受故曰理一而分殊

例曰□□□□志吳楚之兵爭則內楚以外吳不從平相攻之例矣吳越之相伐相入詞平而無所內無所內而猶志之春秋之例于是而變也天下之勢必有所在昭定之際晉無伯心齊欲爭伯而不成楚奔命于吳而不給勢之所趨合離之所競西不在晉東不在齊南不在楚吳

越于是乎受勢之所歸以司天下之輕重故其相攻也天下之所視也天下視之而天下變天下變則例變□□□之攻所以甚天下之變也天下變則例變例變則道亦可變與曰道有隨例而變者君子之所以用時也有不隨例而變者君子之所以不爲時用也昔者春秋嘗不授齊以伯矣已而授之授之齊而又授之晉繼而惟恐晉之不足以伯矣此夫例因天下道因例用用時以治時者也其于楚也嘗號舉之矣已而爲存其君已而引之以內惟恐其不得志于吳矣此夫以例從天下屈道從例不獲已于時而救時者也至于吳而無望焉矣無望于吳亦不可改而

春秋家說卷三

手

望越無望于越終弗容復望于吳吳越之事輕死崇殺獎詐尚力自戰而不爲天下動苟勝而不爲之名棄□□而賤□□□□□□□□□□故君子可用時而不爲時用楚可用者也吳越必不可用者也必不可用而用之則爲之用而已矣故吳越相攻之詞均而不以內楚之道內吳也人禽生死之際道之尤嚴舍此而君子無道奚容變哉然而天下視之矣吳勝則走吳魯衛走之而晉且走之也越勝則又走越魯衛走之而齊且走之也迨二國者之已滅其遺知餘習猶以染戰國之天下趙武靈秦莊襄始皇之所尚皆吳越以爲師則天下之大變始開

于吳越君子不能自愛其例而爲天下錄變乃不容不自愛其道以治天下之變故春秋有三變王變而伯伯變而夷當其伯不能爲王存也而存伯之詞恕當其夷不能爲伯存也而存夷之詞危其詞恕者裕道以望伯其詞危者守道以望夷每降而君子之心益傷見乎辭矣

春秋家說卷三中

三

春秋家說卷三中終

春秋家說卷三下

船山遺書十四

衛陽王夫之譏

定公

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制戊辰之前以君昭公正戊辰之始以君定公春秋之義例魯人之情意如之有憚而託乎禮三者合也意如無憚則魯人不得以暢其情魯無其情則春秋不得以存其義故知禮者先王束不肖于義而盡人之情也凡民之所暢君子之所存不肖者弗敢異焉然則夫禮者雖不肖之情莫之或違也不然執迫之憚而必遵此哉祭仲之心乎嫡也叔武之未忍

春秋家說卷三下

于君兄也甯殖之死而不忘悔也其情亦可反之正矣而國安于無禮無以約之則不足以生其憚心不肖者冥行自是而國人習焉于是而聖人莫能爲之例鄭儀衛剽與出奔者而竝稱君衛叔武非喪而稱子生死存亡一彼一此無義之例聖人弗能正也故凡民之所習不肖者之所憚君子之所正相須而後成乎典禮義不誦矣公子宋逆喪于乾侯其猶授受也五日而殯殯而踐阼其猶頓命也季氏不純乎賊矣故治賊者嚴竊賊者辯竊不辯治不得嚴驅季氏以等于祭仲元咺孫林父之刑彼何憚而不早爲其已甚者與文虧則求之質質虧則求之文文質兩無

可原而後刑之不貴魯人有情質未澆也意如有憚文未
害也子曰我愛其禮禮在而成之不忍謂也文以留情質
亡于一時而存于後世聖人猶且愛之豈徒愛其文哉愛
其欲暢之情有憚之志也無庸深求之矣

觀諸療者非固療也適有所因吳氣乘之拙工爲之診曰
此他日之必療者也遽而攻之攻于所已病而助病力之
未逮攻于所未病而導病以入五攻五入病周乎藏于是
乎而療成拙工固曰吾信他日之必療豈妄也哉忌其爲
毒而攻之攻而必得其不勝故忌療者恆得療忌敵者恆
得敵忌亡者恆得亡吳之通晉而叛楚因爲晉而窺楚未

春秋家說卷三下

二

能如楚何也晉之請已勤姑試之州來浮動之吳也奚其
必楚療哉楚于是而殫力以事吳抵乎闔廬之七年兵加
于吳者七吳固不勤于伐楚楚自勤于伐吳吳一伐楚而
君死原野楚七伐吳而敗者六長岸不勝雞父燔卒于舒
鳩氏之誘未浹兩歲而入郢之禍烈夫破楚者誠吳也雖
然吳奚有破楚之志哉一伐再伐殫于七伐楚未嘗不勝
也是楚召吳驕吳堅吳以質吳而一往不返不可禦矣吳
其如楚何哉憂之如無憂謀之如無謀爭之以不爭防之
以無所防曹丕曰權于江錮亮于山誠哉其審于敵也
而吳蜀不能爲魏矣楚昭王之反也吳怨而晉以

授越而不夾越以攻吳故越爲楚滅吳而終蘊于楚國嬰
齊建之不逮此況囊瓦之區區者乎嗚呼夷狄非吾族也
師一舉而地一喪再舉而地再喪五六舉而天下隨之無
曹丕楚昭之知不察以死者幾何邪

有拾仁無拾義有拾地無拾人仁人心也拾而固保之則
仁歸之囚心之不遠也義制也非我制之天下之制無有
于己而終不制也地從人者也偶從之因而保之或欲與
爭而抑難矣人不相從者也彼失之不必此之得之拾而
得之如搏沙之不能須臾也晉定公之爲君范鞅荀寅之
爲政召陵之大義召陵之大眾介然拾而用之春秋紀諸

春秋家說卷三下

三

侯大會于召陵而終之曰侵楚猶以一綸之絲束千株之
條枚而實諸獨輪之上也侵楚者拾義者也楚有可侵之
義而晉拾之晉固無侵楚之義于懷而抑不能灼然持之
以侵楚也蔡曰楚可侵諸侯曰楚可侵弗已而侵之楚自
詭侵而晉何有焉十八國之諸侯集而晉主之者拾人也
楚遣陳蔡鄭許頓胡于四達之衢而莫之收晉乃淡然相
遭而拾之齊魯宋衛曹莒滕薛杞邾不驚其拾之眾弗已
而從之乃諸國者固無依晉之心晉亦固無收諸國之志
也合而會會已而離不謀其來不保其往旋拾之而旋失
之晉亦不戚戚焉嗚呼使義而可拾也則商紂之世人得

爲天子也使人而可拾也則陳涉之戍卒翟讓李密之飢民足以定天下于俄頃矣且夫拾義拾人者之奚但無成哉拾義而義不保之乃以恤廢于義而益保利拾人而人不保之天下益以知其無能爲主而離矣故荀寅之貪至召陵而劇晉之失伯至召陵而不可救也春秋之書此猶以一綸之絲束千株之條枚寘之獨輪之上傳曰化工賦像情不得避徵矣

無小國則大國孤立大國孤立則相逼而互以相亡故君子治三代之衰尤爲小國念也小國之羸則既不足以自存矣于是因人以存又不必因者之可怕也怙非其怙猶

春秋家說卷三

四

免于亡君子之所弗責怙似可與怙怙之以亡君子之所弗嘉夫鹵莽而歐入于人無所延旦夕以有冀小國不獲已之謀也歐使之動而以亡無所置之而猶存大國不獲已而亦以附小也一動焉一招焉一歐焉一若有怙而果不可怙昔之尙爲冠帶之倫者今陸沈而受□□□□猶且曰慕義義其以亡人之國者乎頓胡沈許之戴楚也小國之逆伯者之恥也乃其以戴楚故而不趣亡于楚則猶守先王之侯服崇明祀以待王者之興也嗚呼蔡一動晉一招動之弗動招之不前而疾爲沈矣動之動招之至而終爲頓胡許矣沈亡之後二歲而許亡又八歲而亡

又聞歲而胡亡胡亡之踰年而蔡以聞于楚夫此諸小國者從未嘗一執玉于晉廷者也晉無此諸國而諸國存諸國一有晉而諸國速滅然則即不執玉于晉之廷而何莫非三代之提封邪四國歐亡而陳蔡不立陳蔡不立而中原解中原解而七國孤七國孤而必并于一周之所以亡三代之所以訖七國之所以魚爛而終此禍之不爽于遠者也陳蔡頓胡許一受命于晉而齊魯鄭衛之去晉也如驚得小而喪大得名而喪實此禍之不爽于近者也周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貢保人以自衛也晉定之爲君士鞅荀寅之爲政而大會天下于召陵君子之所深爲天

春秋家說卷三

五

下念也

俘人之君甚矣甚其無忌而爲之也襄昭以前滅人之國者不及其君猶有忌也楚之以蔡獻舞□之亂□也晉之以潞嬰兒伯之治□也□之亂□固無所忌伯之治□固可弗忌也均爲分土之諸侯俘其君將臣僕之以加人者人得而加之當其淫以逞而不知忌夫豈有人之心哉蔡以之加于沈鄭以之加于許宋以之加于曹魯以之加于邾國失其所以爲國君失其所以爲君不相歐以亡而不得矣且夫勢果有定乎哉俄頃之勢而乘之以爲名天下之至賤而安忍者莫是過也沈一不會于召陵

而疾被俘殺召陵以前新城以後蔡之宜得俘殺者百年
而以責沈于一旦曰吾有名而罔有義也所爲至賤而安
忍者也故滅人之國貪也俘殺人之君忍也貪者吾將懲
之以仁可使勿貪忍者吾將懲之以義不可使無忍苟忍
而襲義以爲名卽有名矣有名而義不得施其懲故君子
甚惡夫安忍而蹈乎至賤無從而救之也孟子曰今惡死
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俘人之君者當之

庚辰吳入楚公從曰言吳以免蔡也柏舉之戰蔡爲之郢
之入非蔡爲之也不許吳之入楚故曰言吳免蔡以專乎
吳不許吳之入楚非不許蔡之入楚也吳入楚而楚他日

春秋家說卷三下

六

報怨于蔡楚非所報而蔡徒得怨蔡徒得怨則使蔡與于
入楚之役蔡且免于報矣非我類者喜怒不可以理求苟
可以強而強非我罪苟可以強而終以強懼之彼且懼焉
然則蔡猛于戰楚而憚于入楚吳專其咎而蔡免蔡之不
足以自免始于此矣楚之強無有大折之者大折之以入
郢之血蔡又憚而不與吳終其事君子之所大閔故詞免
而實不免惜乎楚之大血授之吳而成其惡斬之蔡而不
竟其功也蓋蔡之憚楚久矣志憚而實憚之實憚而名亦
憚之蔡固以宗周視楚戰之者不勝其一旦之忿焉耳忿
已事裂而慝然不居天下之不勇于義者非義之不能爲

勇也一旦之忿不惜其素所宗周視者遠引封豕長蛇以
相攻蔡固不義苟襲義而義亦倭也忿實也義名也非所
據而據非所困而困楚得以爭曲直于吳而蔡爲怨府故
無實而奄其名神守先喪而敗隨之蔡惡敢毅然以入楚
不敢入楚而又惡得免于敗亡邪故蔡之慝然不居取怨
之招也

屬人爲與而委怨于人未有不失人者也故姬之二曰包
有魚不利賓象曰義不及賓也義不及賓而委之賓是委
義也賓本無魚而委之魚魚在賓矣魚不及賓而我及之
賓不固獲魚而魚不固怨賓是委賓以魚而委義于賓矣

春秋家說卷三下

七

義之所不及者利之所違身任天下者雖欲不慷慨自任
而不能義吾義也利吾利也怨吾怨也未見怨之可委者
也晉失諸侯鄭首叛之然則治鄭者舍晉其誰任哉晉任
之然後與諸侯圖之晉不忌鄭怨而以爲功諸侯不邀鄭
功而安于無怨伯者之以屬諸侯糾天下固非此而不得
晉之不能而委討鄭于魯則何如勿討之爲得乎魯能服
鄭則魯不必晉而可以還于諸侯鄭將盡魯以亢晉晉無
庸矣魯不能服鄭則魯之不利晉之不利也魯小損其實
而晉大喪其名晉無幸矣魯無固爭鄭之心薄伐于鄭而
鄭不固怨魯方責鄭之親晉鄭方觀魯之合齊兵加之而

不怨魯意且釋而鄭是聽晉不能必魯之不叛而況鄭乎魯弗同怨鄭鄭弗同怨魯無故而激人以相怨魯且自喪其所謂而怨晉之嘆已晉無辭也嗚呼委怨于人者人之力且窮人之憤且平人之相酬也亦藉手以告無過進不能爲之圖功退不能爲之任禍故魯一侵鄭再侵齊齊鄭益急晉以燕魯而魯長舍晉以東合矣故知委怨于人之失人義之所違即利之所窮也晉嘗失鄭矣鄭移禍于宋晉不使宋當鄭而自任之悼公之所以服鄭也晉嘗失齊矣齊移禍于魯晉不使魯當齊而自任之平公之所以下齊也服鄭而宋益親下齊而魯益固悼平之伯伯之微者也

春秋家說卷三下

八

也而自任也且然況桓文之盛乎晉委鄭于魯乃以委魯于鄭諸侯之兵競起而散非同委之人抑未能收之也觀其表知其裏可以驗天下之心觀其行知其志可以測君子之權故魯之侵鄭非競鄭也魯之侵齊非競齊也矣以諗其然也侵者無意之兵也公羊子曰猶者曰侵精者曰伐精云者壯也猶云者淺也魯無怨于鄭而抑不觀利以興兵故不壯于競鄭齊臨魯以兵而實觀合于魯魯知其故而無深怨故不壯于競齊淺用其師以動之不執罪名不叩國都姑以侵焉可以釋則釋矣是以踰二年而平齊又踰年而平鄭聊以瓦之會謝晉而終于無競故鄭齊

之師不得信之爲競也弗察其中情而信其表之競爲愚而已矣夫君子將許之乎曰經君子之許魯以平齊知其許魯以平鄭矣以諗其然也十年春魯及齊平夏會于夾谷孔子相諧其甲車三百乘之從受其歸田之謝是以知君子之志也書及齊平無貶詞書及鄭平抑無貶詞是以知君子之許平齊以平鄭也諸侯之從王也受命于天其從伯也受命于天從伯之受命于天何也小役大弱役彊天也張弱無恆勢從違無恆理昔之彊者而弱昔之從者而違天有革命而人笑得不從哉天命以從伯勢以成乎理也天命以從王理以成乎分也勢不可爲典要分不

春秋家說卷三下

九

可爲推移故春秋諸侯之背王也爲重傷之遲回而不之聽其背伯也可以聽即聽之無待也分司典要以飭人之紀勢善推移以勸人之功無當于人紀而功可起焉君子胡爲而爲之遲回邪勢在伯則許其從伯伯不給伯則許其自爲功自相平自相伐相與謀其邦交以輯其國伐而非以競平而非附于夷雖許之焉可是以君子躬行之而贊其成也伯之不伯諸侯無攸保將自保也自保者立國之本計邦交者人倫之大節並行而弗相奪君子之道不當如是邪伯之不伯舍之而弗爲之遲回非君子之薄也伯之不伯

濫于陪臣大夫陪臣統賤也而賤而不相爲議治其本其末可矣故刑有不下逮于士而無不上于大夫之說也議貴者非此之謂也所必治者何王者之齊天下置刑而尙禮齊者貴賤一矣寶玉大弓者先王之以禮鎮元侯而顯之于器與名惟器與名王者之以一天下而觀之以禮也雖暫竊之必因誅之出乎禮入乎刑爲弗赦矣故刑之所至禮必至焉禮修乎上而必達乎下庶人之不能備物非其不能備禮也以刑治者治人者也以禮治者自治者也大夫之漸貴諸侯之進尊非其親之可親則其賢之可賢親者弗率賢者弗能自獎貴而弗治獨奈何忍以責之

春秋家說卷下

主

卑賤故王者治人不專于賤略于貴也若夫以禮下達緣禮而議賤者之刑則王者不但治卑賤而先以自治矣故書盜竊寶玉大弓又書得寶玉大弓自治之詞也自治而乃以治人出乎典禮而後卽乎典刑王者之治卑賤惟自治焉耳自治而治人略矣後世之議刑者不然多求卑賤者于法而寬之于禮曰禮者不下庶人者也刑者大夫以下之所詳也東溟鉗網一以不道無將之辟摘愚賤之冥趨而禁之至于國家之大典人道之大倫者以曉然播告于天下逮其顯相背犯則又以過誤而寬之此無他自弛于禮弗能修明而後恃刑以治天下刑禮上下之開懸也

混施而上慢以下賊也故刑日繁禮日圯人而致之貪生而致之死可勝悼哉

宋兼殷周之道以立國用殷者從世守也用周者從侯度也故微子之詩曰亦白其馬亦云者亦彼亦此之謂與殷之盛也則有若伊尹仲虺甘盤巫咸傳說以起而在位其亡也則猶有祖己膠鬲商容以立乎其廷皆非同姓之貴也是故終殷之代有取亡之主而無取奪之臣周先同姓而世卿啓崇世卿而君無固權魯晉齊邈周之侯度以終始者也夫不保其無取亡之主無固權無相奪之臣卽不保無倡亂之繇無固權無怙權以移君之事奚爲其然也天

春秋家說卷下

主

地卑而其位定乾坤毀則無以見易立人之道滅矣宋用周也是故戴宣武穆之族世乎位而不替亦用殷也是故迭相執政而權猶司之于君春秋所書魚石之于彭城華向之于南里辰佗驅大心之于蕭不出則不能叛不叛則不能專蓋宋有叛臣而無怙權自安之臣所繇與晉魯齊異者久矣不能保臣之無叛猶夫不能保主之無取亡也有亡主而無亡之之臣是故文王之聖而紂猶不滅有叛臣而無怙權自安之臣是故據彭城連疆楚分南里據國都據大邑聚不逞而卒如螢死之光不能久也惟夫雖權自安之臣不必叛也不必叛而無可爲討逐之名天下之

所不誅不必叛而國如其國君寄生其上而一聽其生死故乾之極曰亢龍有悔坤之初曰履霜堅冰至君无位而臣固其居乾坤之所以毀也無位而毀不必有取亡之主而亦亡冰馴至而堅陰不勞而坐困其陽矣兼殷以爲道故終春秋之世君恆親將而兵柄一兵柄一是以不叛而必不敢制其君乃抑兼周以爲道是故不登立談之相不容羈野之臣而國猶可守故三王之道相終始者也相參伍者也故曰亢則害承乃制不亢不承而害不深制不逆春秋詳宋之叛臣以爲猶可得而治之也

春秋家說卷三下

十四

羣意攝無庸縷盡者也該羣言而不遺攝羣意而不罔其惟知務者乎君子知務以通詞不知詞以通務故以例言春秋者恍盛夏之涼雨而謂之凜秋者與春秋稱大夫而里克殊以里克之名大夫同諸洩冶之名大夫未有謂其可者也稱世子而商臣般止殊以商臣般止之名世子同諸陳款鄭華之名世子未有謂其可者也故世子之稱惟商臣般止殊而蒯瞶不與蒯瞶之名世子常也無殊乎陳款鄭華之詞也當斯正正斯順故子曰必也正名乎春秋書衛世子蒯瞶正名效也雖公存而爲世子是靈公之猶有子矣靈公沒而猶稱世子是蒯瞶以終爲靈公之子

而特奪輒之不使有父也夫蒯瞶之不肖史冊有餘惡矣而其不失爲世子者則在出奔之舉也謂蒯瞶之弑母者戲陽速之辭也速之辭固二五優施寺人柳之辭也先乎世子而公叔北宮趙氏逐矣後乎世子而公孟逐矣巨室去廷爲之空批根株本以冀其仆者世子也何患乎無戲陽速之爲江充乎世子將欲無去邪爲申生矣申生死而不去君子曰其而不可以爲孝然則以申生之孝而猶不許以孝者惟不去耳蒯瞶去而父子之恩猶未賊焉蒯瞶行順而申生心順均以世子稱未大失乎世子之道也道不失位不可奪位不可奪名不可已匪直輒也公子郢亦

春秋家說卷三下

十五

胡得而攘之是以知謂郢爲當立者不足與于春秋之旨也無已靈公卒輒惡逞蒯瞶其可以已乎可已而不已而後父子之倫夷矣雖然蒯瞶之于輒其猶責善之過也責善于梟獍之子洵不知而曰不仁則已酷矣不知以責梟獍之子奪之不使爲輒之父而蒯瞶分惡非不仁以逃嬖邪之禍予之爲靈公之子而輒惡無所分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兩書衛世子而言順矣引商臣般止之例以詞誣意言惡得而順事惡得而成故曰知務以詞通貴成事也天下之方動尤知者之所持矣夫惟有爲而應者介于動而不容已于起者而足以自靜而端居之與振掉皆無容

心此君子以之養德豪傑以之養力豈徒不介其會而爲之淫乎抑將樂其間而以自旌矣晉之不怕鄭始叛之齊乘鄭以收魯衛魯東據齊西向衛居衝而聽之其無與動而因以靜者惟宋焉耳世說徐之交心淫氣憤師師躍蹶而無止勢宋無事焉宋親晉也抑非斯以親晉也國大而得晉久諸侯之所不能動也諸侯之所不能動而宋亦樂以自靜乃夫介天下之動而能自靜者一動之制而弗動矣再動之三動之不失其制者或寡也然介天下之動其易與之淫而不制者惟乍一動之爲難持耳一動之而持之也不失則夫再動之三動之亦猶是焉耳矣是故

春秋家說卷三

十一

能以持始而以持終者之難亦惟是持終于始之難而無難于終然而庸人之失恆難其所無難已持之而終不禁于一動惟然故其動也末有不咎者也宋接鄭衛之壤其夙與鄭怨深矣宋恆挾晉以加鄭鄭不軋于晉而恆洩之宋是鄭之背晉以東合齊北合衛宋之所宜大戒也會鹹以後七年矣宋自持而鄭無如何之也夫鄭之背晉以逃役也衛之合鄭以緩逼也宋可以知其無能大倖而聽之矣聽之而養德王者之修也聽之而養力伯者之謀也聽之而卽未有養焉彼惡知吾之不重有所養于中也范中行亂齊衛底亂以亢晉夫豈果足以成晉而散天下之交

乎宋乃遂起而伐晉始制之于諸方瓦解之日終淫于小醜挑達之際鄭于是而知宋之無以自養也知不自持勇不自制始于不可測終于不足畏困之上曰動悔有悔殆是謂與未踰年而罕達之師加于宋矣動而悔也宋之所以召鄭悔也動悔而吉也既惡于鄭而宋終違齊衛以自立也雖然困之吉亦吉之困矣欲以持天下之動逮有悔而始悔也不已晚乎

咎不與禍期禍必乘焉故君子不畏禍而不迎咎不迎咎者不求禍也豈徒禍哉咎之所生非盡期于咎也卜急者禍至而弗假愚鈍者以從容之謀或方在禍而若有可乘

春秋家說卷三

十二

以利用而釋害斯二者抑弗獲已而與咎逢矣從容弗假而氣易張是故鄭衛背晉而晉不容已于遽求焉然而咎在晉矣咎者何也莫能爲主而亟責之也方在禍而有釋害之機則捷乘之以制人是故晉方迫衛于淇濮之間范中行一旦以朝歌而東附衛宜可以緩晉逼而操晉命以自安也然而咎在衛矣咎者何也獎叛人而干宗國也夫晉知迫衛于淇濮之間而孰知捷以苟范授之衛衛卽撓我于淇濮也乃衛知挾苟范之內潰因晉人而以難晉又孰知卽以刪黷授之晉因衛人而以大義臨衛也晉逼衛于邯鄲而豐卽生于邯鄲衛脅晉以內難而卽以內難脅

于晉晉不能多得之淇濮而所與者多衛乘晉之叛臣而
晉保衛之生父故夫以晉報晉者禍報其禍禍不必意中
也晉之逼衛固不測荀范之且爲衛用衛之乘晉又惡知
蒯賁之且爲晉用哉然而君子知之矣知者何也知晉之
不期禍而禍應若響也晉之相報禍之相沿每加無已而
後受者烈矣禍烈而晉深矣故春秋于衛晉之爭詳蒯賁
而沒荀范授晉以討衛之實矣

哀公

楚之圍蔡楚復振也楚復振而春秋以伯者之詞許之挈
隨許之君仲楚之長不戒楚之復振也楚之振春秋之所

春秋家說卷三下

十九

戒舊矣至是而天下之戒不繫于楚君子弗戒焉君子與
時消息者也故戒楚者殊楚于中國也殊楚者以中國之
伯殊之也伯不足以殊楚而猶繫之望則君子猶懸雷之
至是而晉匪直殊楚之不給矣天下之大紀侯之不淫而
王大夫之不淫而侯均此者冠帶之國殊此者蠻貊也楚
之殊殊以其侯而王爾楚侯而王而不足以王名王而實
不王殊以不侯而非即不侯也晉至是而侯不安于侯大
夫且將侯焉大夫之必侯匪直名侯而實亦侯矣大夫而
侯則將大夫而王故其終晉之大夫與楚之君侈然而並
王是則天下之大戒舍楚而移之晉且晉不能治楚而楚

能治吳楚即賢矣治蔡者治吳者也故楚之事可伸而隨
許得長楚以損吳楚有功于諸侯其殆伯者之遺烈與一
時之大戒在吳無窮之大戒在三晉仲楚以戒吳予楚者
所以戒吳也舍楚以戒晉不戒楚者戒晉之深也是故君
子之喜怒有一至之理無一至之人理至而天下之經立
人不至而天下之時順盈虛消息與時偕行隨時之義大
矣此之謂也

楚之治蔡以治吳也或曰楚不能報吳而釋憾于蔡何爲
其能治吳也曰義有大小略有遠近一旦之義釋義也一
旦之謀墮謀也故舉大而不遺小舉小而大遺矣規遠而

春秋家說卷三下

十九

不失近規近而遠失矣大義遺遠謀失雖欲成其一旦之
志而必墮故釋者必墮者也今欲修一旦之怨不躊躇經
宿而謀之果則固曰楚必報之讎而與爲存亡者吳也乃
夫吳豈固有撻尸處室之成心不介蔡而必爲之且一破
其都熟營之而必再至者乎且使楚奮以一旦計以一旦
空國而向吳又將竟如之何邪楚之不能久吳猶吳之不
能久楚也吳幸而入郢而吏士習于輕楚楚不能必有入
吳之幸而新敗之餘吏士憚吳率習于憚者之餘燼深入
于習輕者之穴是捐國以覬萬一之勝也抑吳之入郢越
入其都矣吳之有越猶楚之有秦也快秦之嘗救己信爲

觀己而弗防則楚之示吳矣若人可伏也秦之救楚心
思吳之有楚而楚亡而秦存之是命提之矣武關通江
漢之險失而抑挾以虎狼之心楚空國以向吳而秦不生
指背之心無能爲秦保者也楚之大患在通秦吳爲秦驅
者爾吳不能以初起之勢越江淮而更難楚其于秦倍徙
之勢也吳持之不得入秦指之不得歸蔡乃收江汝之小
國梗西道以乘其敝君必死士必燔國必覆雖欲加入郢
之難更得救以後全不可冀已國再破宗廟再夷鬻熊氏
之國餒而而況平王之宰木乎故楚昭之懲此也收頓胡
降蔡而以臨吳地益集習于憚者之心益定師不遠勞而

春秋家說卷三下

王

秦不能乘然而吳之臂已斷于西而坐困于江介堅持之
數十年而吳不爲楚舉者未之有也故吳之亡于越也越
速而楚緩耳且吳亦楚實擊之而越始逸于收邪是楚之
報吳也不忘吳焉足矣弗惜惜于一往弗泄泄于四顧所
以不忘吳者深矣故曰楚之治蔡治吳者也非近小之知
所能賄也君子許之焉可已

天下有略外之義無義外之略略者一事也義者終古也
一事載終古之義而後其略也不近矣楚之姑舍吳以報
蔡以爲略也亦非遺義以爲略也報讎之義非一逞而遂
義也歸于報焉耳一逞而不振則胸胸則終不能報而抑

下之是故劉禪以通好于孫吳宋高以稱臣于女直應及
于敗之弗恤而以社稷人民殉之乎抑將有不能殉無已
而下之也乎決于殉是周黨之見譏于君子也以社稷殉
是欲買小孝而以太不孝買之也且夫一旦之氣信宿而
餒無窮之情見迫而遷知不深勇不固人役之才而不爲
人下者鮮事求可功求成以邀功名則陋以期全其忠孝
則規模宏遠矣故能蹈義者慮義者也略不可遺義猶義
不可遺略也且夫吳蔡之于楚怨于均矣非吳必報而蔡
不必報者也吳猶蠶也蔡事楚宗周楚得國于平王而疾
酬之以禍是苗蠶螟生而螟食苗死也詩曰秉畀炎火惡

春秋家說卷三下

王

其于此生而賊此也紓吳以先蔡而吳不復敢興爭蔡之
師紓蔡以先吳蔡睨楚而必娶其後非但其勢然抑有以
服其心與否也故報吳而先之以蔡其名正其志伸其謀
允其事順四者義之屬也君子以義配氣小人以氣將義
義者理之中事之制非其人行一旦之忿惡足以勝之
哉

鼯鼠之食牛鮮矣而數食魯之郊牛數于其所不恆異矣
異者殆矢警之與君子不言警也君子于己而言警警其
異焉耳且夫人之畏天以爲天之權任禍己而畏之是小
人之畏也君子不以天之禍己而媚之不以天之禍己而

畏之故曰天作孽猶可違違之可矣畏其孽哉臣之可
子之事規避其福避其禍明君之所避惡母之所棄也彼
躁炎炎而此惴惴胥吏之以事酷吏者也替之于君父而
靖之于胥吏以爲愿則志狡以爲恪則志淫以爲知而疾
入于愚故違天之孽猶近乎義邀天之福必絕乎理絕乎
理絕乎天矣警異者無適警畏天者有適畏無適警不以
牛之災而求之于郊有適畏則雖牛不災而固不敢輕言
郊也子曰君子畏天命非君子則不知命不知命妄儻其
或然畏之而益以狎之善爲修省之說者尤慎之于此
許遷于蔡非中國之故許矣蔡遷于州來非中國之故蔡

春秋家說卷三下

王

矣許遷于葉而楚有許是以滅于鄭蔡遷于州來而吳有
蔡是以滅于楚吳有蔡則是吳之蔡也故君子許楚以報
蔡焉尉官調人曰殺人而義者令弗讎讎之則死楚以蠻
夷拘中國之元侯訴晉侵之以吳入之蔡非無義之可執
而胡許楚以報邪夫義者甚惡乎其爲名也名襲義襲以
一旦者也義集而充非一旦而可爲名也口口口口口
惟中國之得治爾吳之蔡而許之治楚則尤劣于許吳以
治楚君子不許吳以治楚而況于吳之蔡乎且今之爲吳
之蔡昔未爲吳之蔡而爲楚之蔡久矣厥貉以還蔡絕迹
于中國公子燮僅一思晉而通國讎殺之然則蔡者楚之

肺附也蔡吳之復封楚封之而蔡受之是舍楚而天下
無蔡久矣以楚之蔡乘楚之敝伐楚以殘楚且立其廷夕
操之刃藉許蔡以義名是惡人之不孝而使其子誅之也
蔡之伐楚而殘楚者豈以蠻夷不足與而舍之哉囊瓦之
貪于得裴蔡申之吝于失裴均之爲讎告之知市祖之爭
爾瓦以一裴而拘人之君申以一裴而殘人之國牽帥天
子之元老十八國之家君爲之爭一裴之吝爲之名曰背
口口口口將誰欺邪生死戴之百年之中國亡而不憤君
斯世子烹而不閔儼然受茅土于其廷而不忤去一稱王
之楚得一斷髮文身之吳而以社稷委之猶曰蔡義殺可

春秋家說卷三下

王

勿讎邪是義果惟妄人之襲而義爲賊矣謝枋得之拒聘
也必正名其未嘗一日降元而後可拒也劉知遠之在晉
陽也必不爲契丹下而後可代晉也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晨楚夕吳假手而嗜之詩人之所爲惡昔憎與中國無蔡
一楚一吳春秋詳之非爲蔡恤也悲諸姬之子孫自亡自
滅而爲天下咎非一日矣
盜殺鄭大夫先言盜而後言鄭不繫盜于鄭也盜弑蔡侯
申先言盜而後言蔡不繫盜于蔡也賤士陪臣從乎君稱
人而繫國逆乎君稱盜而不繫國諸侯之國有恆大夫無
恆士從則其人逆則非其人諸侯之國有分士無分人其

以爲天下之通盜耳大夫奔而待放而籍不絕尊其固尊親其固親也賤士陪臣無恆尊親合則雷避則去載費而出疆用不極其貴刑不治其族周之道也而春秋因之是以知春秋用周之道也降士于尊親以勸天下之厚公士于天下以勸天下之賢故周之道至矣大夫有固尊而不失刑而猶不失也仕于他國而後失之故君大夫交相勸以厚而邦固士陪臣之貴也因乎上之庸之而無固親也無固親則于此于彼而皆其士士亦有以自勸于賢矣其逆也于此于彼而爲天下之通盜士愈以自懲于不肖矣周之道封建之法尊尊賢賢親親罪罪交相維而各有

春秋家說卷三

主

其精意聖人因以制春秋之法嗚呼微矣

君弑而賊不討則不書葬書葬蔡昭公賊已討也衛殺州吁齊殺無知之必書錄功也蔡誅弑君之盜不書盜不足以名見誅盜不足以爲功也書得寶玉大弓不書盜之逐書葬蔡昭公不書盜之殺弗足當于春秋之法君子以是知賞罰之權矣故有國者恃弑盜而不恃誅盜誅焉而不足以紀則弗弑于先而議功其後不已陋乎匪直陋也劉裕挾歐孫恩之功而篡晉朱全忠挾背黃巢之力而移唐成尺寸之功獲不貲之賞賞淫權替而國隨之以亡可弗戒與且夫張角程璜黃巢之禍逮天不非不可芟除之

患也其始也得虞胡張綱而已瓦解矣彼其志力亦猶是肱篋之雄耳非有莽卓操懿植根于深也非有契丹女直韃靼之各類而不相下也釀之于微戕之于著國破君亡乃始侈血刃之功以爲己績有人之心者未有不慚者也賢者不以慚居功王者不以慚行賞故合天下之知糾天下之勇盡人臣之節以名垂史冊而人主奉天以行賞者攘夷狄上也除權姦次也盜無與焉

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一則貞二則淫故君子之法

春秋家說卷三

主

審夫不一以定于一惡有因人之賢而姑俯之因人之不肖而故仰之哉傳曰衛輒辭位以避父則衛人拒蒯瞶而輔之可也是其爲說浮游其法于不一之塗爲沽名者俯而爲椎鈍者仰勸天下以僞而便于賊恩也且夫使輒辭位以避父其志必于避與抑志游于可避可弗避以觀國人之情與其志于必避也則未有悠悠之國人能移孝子之心者也詩云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母不能得之子而臣民能得之君乎國人其孰輔焉夷齊求仁仁斯得矣爲仁繇己未聞其繇人也如其無固避之心而姑爲避也則以試其欲取固與之術賢臣民之戴己而委惡于父也擇

子道而不知其至觀天下以偽而賊其仁良亦酷矣天下
未有不至而善者也至善者一而已矣一者仁也求仁而
得仁貞于一而守之約也故君子以心盡道以道立法以
法立名以名定禮孔子之于魯治叛人治之以禮于衛治
逆子治之以名禮無二制名無二稱正名之曰衛世子蒯
瞋正蒯瞋爲靈公之嗣也父尙爲世子子必不得爲君正
輒之必不可立也輒不可立衛人必不可叛輒而立之貞
一以斷復奚問輒之避與不避哉惟不可立故必避既已
當避又奚立曹丕司馬炎以降篡者未嘗不固辭也而廢
益不可拚況父子之際哉言天下之蹟而不亂無他誠而

春秋家說卷三下

手

已矣誠斯一不誠斯二爲此說者吾知其誠之未至也誠
不至仁不精執不固將欲言道而導天下以淫儒乃以偽
爲世笑可不戒諸

求仁而得仁未聞求仁而得位者也求仁而得仁則無怨
矣未聞求仁得位而以安者也求仁而得仁無所貪也未
聞求仁而得位不待貪而自獲也蒯瞋之出輒壓于王父
而不得伸其孝養靈公薨輒可伸矣奚但辭位而避之已
哉請于國人迎父而嗣國國人聽是國人之爲君子成孝
子之美也國人弗聽是國人者皆輒不共戴天之讎也誠
壓于王父之命而不得報死之可矣輒必不肯立乎其位

而歸國人國人之賢者咸以自按莫不固以裕先君之
其黨南子而爲譖人以亂國者且心輒輒立之讎已復奚
輔哉輒逆而國人能強之輒之爲子可知矣必授之輒而
輔之以拒父國人之爲臣可知已無他歸于不仁而已矣
不仁之人而爲之酌其可何其謬也春秋書衛世子而魯
論夷齊大義炳如日星乃猶懸立一國人輔輒之說以
疑天下洵然伯夷之去孤竹之臣民亦可迎夷以歸逐叔
齊而立之乎復奚辯

春秋家說卷三下

手

爲此說者曰仁未嘗不利也輒辭而國人固可輔則夫天
下之爲利計者亦當于仁焉求之也辭則得不辭則失人
亦惡可不自勉于仁哉嗚呼嬰兒之爭餌也以授之不爭
者而相勸于不爭此老嫗之教也君子納天下于大倫而
立說垂教以嬰兒之知愚天下乎輔之云者何也助之以
終拒父也人方避父而我輔之以拒豈但嬰兒之哉強人
而禽之先自禽矣

禮有可推而準者有不可推而準者可推而準者雖異而
貫不可推而準者雖同而殊故曰近不必比遠不必乖一
色之謂章異色之謂文知乎同異文章之情而後可以言
禮喪不數聞非言葬也葬不廢聞葬非喪也喪非葬葬非
喪之際微矣喪之不數聞謂以年斷者也三年之喪二十

七月間之積卒二十七月而得一問則雖有問亦二十七月中固有之曰矣天子之葬七月諸侯之葬五月大夫之葬三月士之葬踰月繇踰月而極于七月其爲問也微矣問積而要歸乎歲問微而受裁于月天之紀也喪者哀死之情也葬者送死之事也哀死者從情情惡其不足送死者從事惡其不虔苟虔而事可舉故從乎死者而爲之制是以自天子建庶人喪之期均而葬之期不齊故議葬速之不虔者允矣議葬速之不懷者非也自天子達于庶人有異事無異懷信乎速之不懷與是天子之懷長而庶人之懷短豈情也哉情惡其不足則歸問於歲以盡之事

春秋家說卷三下

王

惟其已虔則數問以月而仍之葬有事焉自天子降煩簡以差各得其日月而虔物以庀功以藏同軌同盟外嫺以期必至是已虔矣已虔而又需之懼執事者之虔弛矣春秋書問月葬齊景公葬在問從其實而言問未嘗有議于其臣子也喪之與葬同而異近而不比異以成文嗚呼微矣審之于微纖而辨殊而歸一是以善言禮者不僅恃夫推也

成乎惡者志爲上事爲下刑因之而以施諸弑君之賊則不然故滅宋而督當罪馮不以分督之惡陽生不以分陳乞之惡其法一也而乞爲甚奚以言乞之甚邪督之弑

君爲弑弑也乞之弑君名爲陽生弑而實非爲陽生弑也乞之惡不得以視督傳者以爲爲法受惡擬諸里克之弑是猶擬衛鮒于季路也陳乞于齊景之父于縱之斂之迎之隨之闕之以自斃而已乃以有齊塗之人不可欺也孰是君子而顧爲之欺邪立茶者乞也逐陽生者乞也入陽生者乞也弑茶者乞也陽生不得以有爲其國簡公不得以自保其死陳氏之邪心非一旦一夕之故矣華督于馮與與夷之閒未嘗有是阱也況里克之于夷吾哉前乎茶之弑而高國逐以空齊也空齊而後乞之弑成弑成而後陳氏之威福獨伸以無耦劉裕之于晉恭肅衍之于齊順

春秋家說卷三下

王

何恩焉而必刃一主以立之邪裕衍不以爲恩于晉恭齊順而操戈則晉恭齊順不以爲裕衍所立而分惡天下後世無閒辭焉春秋之法亦用人之心之無閒者而已矣然則陽生勿立乎其位不尤善乎夫陽生者雖欲勿立而不得者也立之而乃以奪之陽生不能禁其不奪則不能制其不立謂陽生之欲于立者將必陽生之亦欲于奪邪陽生愚而畏死其立也冀以貫餘生也然亦未有不惴惴者矣故陽生晉恭齊順立乎弑君者之手而不與宋馮等逆陳乞劉裕肅衍弑一君以立一君而不但與華督均罪弗獲已而僅使視華督之刑姑從其事而刑之焉耳

叔還會吳于相公志也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季孫志也公會吳于邾公志也公入邾以邾子益來季孫志也且主盟臣各攜其心而以國試互相制而姑相從吳不有越之難齊不有陳氏之惡魯亡矣邾公室之附庸也邾存而季孫不得以為利邾割而地歸于魯終季之有矣公不能于臣而陰吳以自庇邾之會吳責季孫曰國君道長大夫不出門公與吳之情可知已故意如逆而魯大有事于邾定公有為于國而邾魯睦哀公立季亟兵邾而公亟通吳季腹邾以腹君君懲邾而怙吳邾非公之樂腹吳非季之樂怙者也乃季欲腹邾公不得止非徒勿止以躬親之公非為

春秋家說卷三下

三

季靡也公欲怙吳季不得沮吳人來伐季受盟焉季非為公順也相加以情相制以弭公難可止季而弗止季雖可沮公而弗沮公淫逞于邾而齊吳交至乃以委怨于季公外怙吳而季固困邾以激吳怒示吳之弗可怙而過在公嗚呼狂主不能戢其臣陰謀之陽徇之試國于凶危若將臨萬乘之敵而操其斂縱逆臣測主志而交相制姑聽之終撓之睥睨以為口實若將挑仇讎之釁而陷之危亡子貢巨賢也子服何良大夫也乘除于掩抑背憎之中莫能挽而或囚之嗚呼小人之術百變將盈庭之士有不及盡億者與抑億之已中各有辭焉雖欲沮之而不得邪故陰

驚之而腹邾之禍自人無所施其主知人無所用其賢敗亡未著而盈庭束手以聽之死君破國之相積惟此而已矣且微僅禍其國也季以之而逞害于邾遠禍于齊公以之而投費于齊導爭于晉天下釜沸而皆魯之湯焉越不起吳不熾邾溝開中原潰蚩尤之禍將徧天下而魯其先矣吳不亡公不必更而恃越吳不亡公不肯改以平齊齊敵于吳而報在魯齊噬之吳腹之魯之存百不得一也吳亡公且失怙而戚亦孰知公之戚者乃其幸乎哀公之于季則不如昭公也昭公弗忍以身殉之哀公弗忍以國殉之志愈狂禍愈昌矣季孫之于君又不如趙鞅也鞅下吳

春秋家說卷三下

三

楚以僅保晉肥挑吳齊以亟殘魯保晉則猶有晉殘魯則欲無魯保晉而小人譽君子不能詰殘魯則國人怨鄰國有詞鞅終得晉而季終失魯雖均盜與其成敗也亦因之乎得失也競愈惻情愈毒志愈詭跡愈度為謀愈下施及戰國田文周最韓朋黃歇之徒行賈詐于君以內挑而外合上害百而已利一歆然以為奇祕之府通入視之蟲豸之營也宵慮之旦趨之芒芒然相賊以即于斃不亦哀夫入其國毀其廟社絕其世不有其國日之曰滅均之乎有其國也有其國其世不絕亦日之曰滅均之乎絕其世也楚人潰蕭蕭地人宋書曰楚子滅蕭繼此而蕭遂絕矣邾

已得許復見經書曰鄭游速滅許許地已蘊于鄭楚復封之他壤非故許矣齊鄭入許地蘊于鄭猶游速也僅書入者許叔之返返其故許也宋公入曹曹遂以亡猶之蕭也僅書入者曹因而亡宋未疆曹也故春秋之立義精矣精斯嚴嚴斯辨辨斯恕嚴以恕仁義在己而以誅天下于仁義無有銖累不施權衡道乃建于天下而無窮不得之仁求之于義義未戕者猶冀其仁之動焉不得于義求之于仁仁未極者猶畱以待他日之爲義者焉宋不兼曹之地鄭莊不殄許之嗣恕以求之聖人所以全天下于仁義也至不仁者義未戕而固非其義勢不便也勿使託于義

春秋家說卷三十

主

以免至不義者苟免于不仁而固非其仁力不逮也勿使託于仁以免楚不得越千里而有蕭許允在楚而鄭不敢問推其心而無可免聖人所以正仁義于天下也全天下于仁義而仁義不絕于天下正仁義于天下而天下不詭于仁義雖已毀人之廟社而仁義猶不絕者性也君子所以謂性善體天下而登之也猶未有其國絕其世而不可使詭于仁義者下愚之固于爲惡方窮而心不衰不可使詭也命也受命有貞淫而下愚不移聖人弗假之以賊道也聖人兼君子之大君子未至于聖人之精春秋有君子之辭焉有聖人之辭焉故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善利之聞舜蹠之差舍心以言迹也不得雖然亦無難知者也心之所繫遠不可掩故王通曰心迹之判久矣孔子謂其不知道也魯哀公人邾以邾子益來齊人取謹闕歸益于邾齊人歸謹闕以迹言之兩相釋兩相改善之徒也乃卽其迹而言之兩蹠之相爲往復亦不待叩心而知矣此耽耽于邾彼遂遂于邾雖欲謂非兩蹠之相劫也不能此失謹及闕旋歸益于邾彼見益之歸遂歸謹及闕如築氣于革囊一洩而枋然皆盡卽欲謂非兩蹠之相懾而相暱也亦不能矣何也蹠之所爲動者利焉耳魯不道而入邾齊無必討之責或以其瑣瑣嬖而爲之起與既非義

春秋家說卷三十

主

矣其相報也置邾而亟兼謹闕無以酬邾人之望而不恤是則魯得邾而齊得謹闕浸假不歸邾子而齊尤爲志之滿也質他人之國以償利于己瑣瑣之嬖亞固非齊所急矣魯之入邾吳兵漸至簡盟城下而不釋且失謹闕而夕歸其君知邾之新集不如謹闕之固有也雖知得邾不如謹闕無甯少待以示不卽劫于齊邾而魯抑又不能非不能待也以利行者唾之不舍撻之不置覆得不利而疾熾其心所素喻者既已專也故如手足之捍頭目無須臾之勢矣于是而齊遂以謹闕歸之齊亦不能姑待也非不能待也魯返益于邾齊以遂喪其所據初不期魯之釋邾以

必求之于謙聞以名激以實應出于其所不慮如吹狙耳而不能自保其所嚙也春秋諸侯之不以利爲兵好者鮮矣疾以利怒疾以利憚疾以利遷未有若此之甚者也春秋所書者迹也而倉遽下躁墮謀喪志之情並其隱而繪之是以天下無不迹之心無不心之迹君子洗心以藏密莫之藏也而況于利人乎利人者無不遠也無不躁也謀無可沈而志無可守者也跡之爲跡此而已矣故望而知其爲舜之徒者無他得之也思失之也思擬之而以言議之而以動知其爲善之致矣望而知其爲跡之徒者無他得之也驚失之也驚俄然而長俄然而消知其爲利之迷

春秋家說卷三下

羊

矣善利或隱于心靜躁必應于迹豈難知哉

獲者不善之辭也公羊氏云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斯其得于傳者不妄也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非惟仲尼之已也堯舜文武百王之道已也道已而鳳不至圖不出麟見獲聖人無徵以興百王之道聖人之所謂窮也春秋之作本魯史以明王道必假乎魯史者魯足徵焉耳明王道者必有徵行王道者必有徵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言承堯也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言承大王王季也聖人無所承欲行帝王之道而無所紹無所紹而始有爲有爲而尙或不信從始有憂夫子承魯史作

春秋所紹者已非堯之緒大王王季之基則有爲而有憂矣有爲有憂聖人所不吝也有爲故退時人之所譽進時人之所毀予時人之所訓奪時人之所信有憂故先事而懼已事而思因其畏心而加之戒因其慚心而爲之諱王道乃明願聖人之憂而有爲也必事之尙可憂而措之爲也五伯之事魯史之文得聖人而爲之卽事而疾變于王道韓起觀春秋而贊之以其近于王也近王則變之也易矣道託文以傳文不足以傳道不可以爲聖人之徵文因事以著事不能善其文則聖人雖微之而不可以有爲是故哀公之中年春秋之所可絕筆也久矣魯之會楚史猶

春秋家說卷三下

羊

爲之諱也楚之先晉史猶內晉而長之也是天下猶有恥也齊桓之興天下無特會晉文之興天下無特伐是天下猶有統也未有伯天下之爭折衷于齊魯既有伯天下之爭折衷于伯是天下猶有與也臣逆而弑賊不逸討國亂而大夫殺猶假手法是天下猶有名也有恥則可勸有統則可理有與則可與有名則可正恥不競統不壹與不親名不審聖人之所憂猶可爲之憂也衛盜殺君兄蔡盜殺君陳盜殺執政天下移于盜而無名矣宋鄭相伐相取倖殺無度而鄰國無與折衷天下散于戰而無與矣特相盟而背之無禁特相伐而執私怨以爲詞晉人食北楚食南

秦食西夷越梓勝以相食于江東天下析爲五分而無統
矣吳先晉而魯不爲存其名魯會吳而公不以爲諱天下
甘丁威吳而無恥矣天下師師不知其正魯史無藉以善
其文魯史無善文革之則疑因之則妄聖人無徵以存其
道故夫子立乎獲麟之年溯已往之事因舊文立新法謂
夫哀定而上之天下道猶可行也得哀定以上之魯史而
徵之道猶可明也斷之二百四十二年勵其不競收其不
登治其不親定其不審封建之宇宙可維百王之常道不
遠聖人之道未窮聖人不欲已也事不足以善文文不足
以傳道變之則已傷爲之則無所承人理禮于下天道遷

春秋家說卷三下

三

于上東亭出西麟見于西郊而被獲然後聖人信其已窮
而決謂百王之道終于已矣前乎百王之道窮後乎中國
之道不得而不息故仲尼沒聖人不復作天固不憂而無
欲爲于中國之心夫子之泣豈徒然哉夫百王之道中國
之統有三紀焉人紀者井田封建之所準也天紀者鳳麟
河圖之所詔也地紀者□□□□□□也獲麟天紀之
衰也更四百餘年而三代之天下亡井田削封建滅人紀
亂矣更四百餘年而□□□□□□□□□□□□□□
□□□矣故夫聖人道窮之歎非獨謂一聖人之道也先
之前古之法後之萬年之人而無有不窮也道不窮聖人

不置故前乎獲麟而聖人猶憂天下猶欲有爲焉故春秋
修王道立盡人以俟天君子之學乎春秋學是焉耳矣

春秋家說卷三下

三

春秋家說卷三下終

西河合集

春秋條貫篇目

卷一

隱公

仲子三條

齊威紀始末二十三條

鄭伯克段四條

莒入向

宋衛鄭難十七條

鄭州呼弒君六條

卷二

桓公

鄭莊抗王師

文姜二十條

鄭莊抗王師

鄭忽鄭突出入始末六條

卷三

春秋條貫篇目

莊公

齊莊伐陳四條

齊襄娶王姬四條

齊莊伐陳四條

楚伐蔡二條

齊桓借平宋以興霸二條

宋萬弒君二條

齊桓以服鄭報魯九條

魯莊齊桓交好始末十二條

齊桓會盟

魯莊伐戎三條

仲叔姜氏弒逆始末十五條

齊伐山戎三條

卷四

閔公

齊桓救鄭以伐楚十五條

那衛狄相滅始末十三條

齊桓救鄭以伐楚十五條

晉殺世子六條

齊桓定主十三條

齊桓伐戎

狄滅

楚滅黃
鄭季姬三條
秦穆伐晉獲晉侯

齊桓鄭杞二條
楚伐齊七條
魯滅項被執四條

卷五

宋襄借納齊孝以爭霸四條

宋襄爭霸始末十五條

魯伐邾四條

王室狄魏之亂二條

魯衛交好九條

楚滅夔

晉文借尊王以報私怨

卷六

晉襄魯衛朝晉為屬國七條

晉襄魯衛朝晉為屬國七條

晉挾諸國伐沈

楚滅江三條

晉大夫相殺五條

春秋條貫篇目

魯取須句三條

宋昭無道

襄王崩四條

宋昭被弒始末四條

哀姜歸寧二條

齊敗狄

晉納君不克二條

齊懿弒逆始末十五條

齊弒君

公子遂弒君

卷七

宣公

魯求好于齊六條

晉楚爭宋鄭陳所始六條

晉楚爭宋鄭陳二十條

狄侵齊二條

宋滅曹始末七條

齊桓伐莒二條

魯取根牟

楚滅蕭

衛叛晉三條

晉滅狄

晉滅狄

卷八

成公

楚滅鄭賁好魯衛三條

魯衛晉敗齊六條

鄭伐許六條

齊魯爭汶陽田二條

杞叔姬三條

魯取郕

晉命魯衛討宋二條

吳晉爭郟二條

晉吳楚構兵始末二十七條

宋共姬始末九條

錫命

楚伐莒

王臣出奔

晉挾諸國伐秦六條

成公娶夫人二條

晉執曹伯二條

晉楚爭宋十八條

叔孫僑如諸季孟干晉叔孫僑如諸季孟干晉

晉弒君三條

楚滅舒庸

卷九

春秋條貫篇目

三

襄公

晉伐許

晉楚爭陳十六條

晉使列國聽朝聘之命三條

齊滅蔡

晉伐我六條

衛取郕

晉逐君二條

靈王逆后

齊魯構兵始末三十四條

晉鄭伐許

衛伐我六條

蔡二慶之亂五條

晉滅蔡氏七條

滅氏出奔

齊魯構兵七條

齊伐莒

鄭伐陳二條

衛復入十條

楚滅舒鳩

宋殺世子

齊魯構兵

公朝楚四條

吳弒君

晉城杞四條

蔡弒君

天王殺弟二條

晉以宋災召諸國

莒弒君

卷十

楚公

楚滅會諸侯

晉取莒邑十三條

楚滅會諸侯

楚召魯二條

楚滅復陳蔡始末十五條

晉昭會諸侯二條

魯公子出奔二條

晉滅成

莒君廢立五條

宋華向之亂三條

許弒君

王室亂入條

蔡君出奔

晉昭出奔始末二十三條

晉執我行人四條

吳弒君

吳越構兵始末四條

卷十一

定公

許五國十條

晉以一會滅吳沈頓蔡

十七條

齊鄭魯衛相滅三卿分晉

之始三條

陽虎之叛二條

孔子為司寇行事六條

郕叛三條

宋大夫公子出奔六條

衛伐曹二條

春秋條貫篇目

四

薛弒君

衛臣出奔三條

天王歸服

衛世子出奔二條

哀公

蔡遷楚遷吳七條

魯伐邾九條

晉納蒯聩五條

齊陳氏弒立四條

吳魯盟會六條

宋鄭構伐七條

吳伐我

齊魯構伐七條

吳楚爭陳三條

外此單簡皆年月災

祥即位卒葬諸文並與

事實條貫不同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
初晴稿

春秋條貫篇一

康熙二十四年奉

命考進士閱春秋房卷主考者授題法一本曰如是則中不如是則不中按舊法春秋四題一單題二雙題一脫經題單題者單傳也雙題者合兩經為一題而兩傳之語相對也脫經題者題在此經而是一題之義則在他經之傳中即他經與此經俱無關也

春秋條貫篇

國初儒臣謂脫經題不可訓其遵胡氏傳則得矣將真孔氏經文于何所請去脫經題但取兩單兩雙而為四而于是三百年來專取胡傳閱卷之陋習為之稍輕特是年次題為僖二十八年晉侯伐衛與宣九年晉侯會諸侯于冠而使荀林父伐陳為雙題其法則伐衛以義伐陳以禮取胡傳義禮二字為對待之文而實則胡氏伐衛傳無義字也惟伐陳傳則一曰幾于自反而有禮矣一曰夫豈義乎遂以伐陳之義字移屬伐衛幾于雙題亦脫經矣內監臨御史春秋家也見予所薦士間有偏失義字者而爭之予曰

功令取雙題未聞取脫經題也夫經自有義其必脫經義而取傳義何解御史曰子不聞宋人之廢春秋經乎春秋經非他斷爛之朝報也朝報無緒而其事又不相屬無緒則不條不相屬則不貫不條不貫則雖不斷爛而不可為法斷爛則廢矣傳也者蓋所以條貫之也予曰如是則叛經甚矣考之條貫之說始自杜預預所云經之條貫必出于傳謂夫簡書無事經之簡書必取丘明所傳之策書就其事而條貫之非謂經本無義必藉胡氏所傳文以貫其義也蓋魏晉間無胡傳矣且夫經有條貫傳無條貫也晉侯伐

春秋條貫篇

衛則必先書楚人圍宋以為伐衛之本而後我之戍衛楚之救衛相繼而起暨晉敗楚師衛侯奔楚而晉楚爭衛之際于此暫釋則因而叔武赴盟衛侯歸衛次第秩然及衛侯以殺弟叔武致元咺訟晉則然後晉又執衛侯于京師君臣相獄甚至元咺歸衛自立公子瑕而不顧于是我公納賂天王降敕殺元咺歸衛侯其見于經文凡一十二條而後此一事之始末於焉畢見蓋其事之蛛絲馬跡歷歷有穿非如此此并非丘明策書所得而條遞之者若夫晉成會扈則兩大爭陳晉不能救楚之伐陳而以其平楚而復

伐之其無禮孰甚反曰自反有禮固已不通其後陳
夏氏弑君楚來定亂而晉方坐視致六卿三帥幾舉
而盡喪于邲之一戰其所謂禮義安在以無稽之言
起而亂經宜乎聖經之坐廢也予懲其弊所以於歸
田之頃既檢從前所為傳自彙篇帙作三十六卷而
復于聖人之經再三致意檢其事之有緒屬者祇覺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二十二門一千八百餘條各有
起訖或一條一屬或數條一屬為之統紀而分合之
歷觀其次第以務求乎聖人之意之所在于以維天
綱而正王法條條井井明有穿弗名之曰條貫雖有
春秋條貫篇

鑑乎雙題傳題之陋習而為是篇然而聖人之微言
或在是矣

隱公

元年 春王正月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周禮諸侯有盟會之典邾近魯為與國故盟之第

策書不詳其事雖桓十七年亦有公及邾儀父盟

于越文然究是兩事不可通矣

鄭伯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鄭武公之子莊公為母姜氏所惡請立次子叔段

而武公不許莊公立姜氏請封段段邑使居京城
且復收西鄙北鄙至于廩延繕甲兵具卒乘將襲
國而姜氏應之及期鄭伯乃以二百乘伐京京人
叛叔段入鄆鄭伯遂克段于鄆而叔段奔共書曰
克勝之也蓋善其勝之不殺之也公殺不見策書
誤以為殺之公曰克者殺也殺曰能也能殺也遂
謂夫子此書責伯之養惡以殺其弟而不知策書
其在伯未嘗殺弟也其者小國而今為鄭邑叔據
居之終其身初名京城大叔今名共叔皆以所居
為名故鄭伯真姜氏城頡繻葛之戰射王中肩此

春秋條貫篇

四

二事逆跡顯著而祇此一節其于兄弟間可補周
公誅管蔡季友醜叔牙益仲慶父成法之變春秋
開卷即書此以為兄弟人倫所考鑑所謂一端善
即善之化工無偏私也

或曰姜氏將殺莊公此與宋襄夫人殺宋昭公罪
同何以寘城賴為非是曰姜有罪人可治之莊不
得治之也如魯莊姜氏弑子般齊得殺之則倍不
得而殺之也幸鄭莊悔之早爾後儒極惡鄭莊養
成弟惡以厚其崩而待之斃總以殺叔二字致誤
若知不殺叔則從前皆可諒矣徐仲山日記曰世

以待斃責伯爲不迫向使伯不待斃遽如公子呂之言起而除之則無故殺弟雖曰播公羊氏君親無將之一言以自解宥伯乎今伯不惟待之斃且待之不斃而深文之徒猶謂失教訓不早裁制則周公大聖尚不能得之管蔡而以之責伯不可也弟胡氏解春秋既知不殺依然深文之謂莊恐札已必俟其敗以絕其屬籍使不得居父母之邦夫春秋絕屬則將斥其民滅其族不立其後而鄭莊不然

二年鄭人伐衛

春秋條貫篇

五

其叔已據其而其叔之子公孫滑奔衛借衛師伐鄭取廩延以爲其地叔舊有也夫其尚未除而又倚強援以爲之敵至于失地亦太甚矣鄭伯乃遣大夫之無名者爲之報伐而並不及滑仍聽滑居衛而不竟其事故策書討公孫滑之亂杜氏謂報廩延之役而經祇書伐衛者善之也善鄭莊之不討滑也鄭人者鄭大夫也

四年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然而公孫滑在衛衛公子州吁共叔段之友也及州吁弑君自立慨然爲鄭伯弟段與師重帥公孫

滑請宋陳蔡與俱而伐鄭焉

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此宋殤以公子馮在鄭而請衛伐之然而仍以州吁爲主以吁爲共叔段友也乃三月之間而兩伐鄭則已甚矣故宋來乞師而公不與公子翬者弑隱之逆賊也蔡吁滑二逆而毅然帥師以前遂再伐鄭焉其明年鄭因邾人之請始報宋伐而並不報衛經書邾人伐宋即十年衛人復入鄭經書宋人伐鄭鄭仍報宋伐而不報衛經書衛人伐宋其不忍誅齊人鄭人伐宋其不忍誅滑如此及莊十六年鄭厲公治雍糾之亂有公父

春秋條貫篇

六

定叔者其叔之孫公孫滑之子也亦在弭亂中體而奔衛厲公猶招之歸曰不可使其叔無後于鄭則在莊公時公孫滑構難之際已先立其子使之繼其叔之後世爲宗卿故得立于朝而與雍糾之亂而謂絕其族屬不使得居父母邦真是亂言仲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賻三

仲子者惠公再娶之夫人也隱桓嫡庶全不明白卽策書已記再娶之事謂初娶孟子再娶仲子皆爲夫人則桓自爲嫡而不幸周禮已亡公羊逆爲

天子諸侯不得再娶之說致魯莊再娶姜氏衛莊再娶厲媽皆無可解說予屢于傳中陸續辨之第魯史殘闕夫子簡書極詳而丘明所據之策書十無一備印悲隱桓三公母妻姓氏及惠公仲子聲子薨卒年月為魯史本國極宜詳核之事而無所不錯則他可知矣故善讀春秋者當讀經如此經則仲子為嫡可知天王雖卑亦定無有以小君之賄忽致之人妻之禮况平王非無道主也如此經則惠公薨于隱元之前一年仲子亦死于隱元之前一年可知天王雖無禮亦定無有以二年方薨

春秋條貫

七

而元年先致喪物之事况平王非悖憤人也舊誤年子氏薨為仲子始死故有謂生時致死物者特此有二賄一賄惠公一賄仲子今以一使併行之且賄賄雖可緩而不可失時此時之賄不知于周禮有合否耳若其使宰嚭者周官宰夫職弔事掌器幣財物故以宰夫而賄名者使之賄者贈喪之物

仲子五年考仲子之宮

此為桓母成新宮也禮廟祭嫡夫人外即廢嫡以子貴者亦祔之先公之廟此周禮也今以再娶小君而別置一室此不可解或曰三代廟制皆一考

一妣故五年之後必分宮居之然不可考矣考者落成之名

仲初獻六羽

初獻者新宮始獻舞也諸侯六佾則小君亦六佾矣或曰小君四佾不可考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策書未詳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策書未詳

公子益師卒

春秋條貫

八

二年春公會戎於潛

策書未詳

莒人入向莒人入向向係

莒向皆小國據傳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故莒人入向以姜氏還特入有滅國取地一例此

後向不見于經而終春秋之世莒有向邑則亦滅

向矣特策書全未詳耳

無駭帥師入極

策書未詳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策書未詳

齊威王九月紀履緌來逆女條二十三

紀侯得姜姓國削而近魯其來娶女不知是惠公

女隱公女策書不詳不可考矣履緌紀躬而為君

來迎者字子帛見後

紀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紀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子伯即子帛紀履緌之字也莒舊與魯隙紀侯既

昏我而遽遣大夫為之脩成其親魯如此

紀三年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春秋條貫篇 九

策書不詳其事然以桓五年齊侯鄭伯如紀並觀

之則總為謀紀耳此皆策書闕而經獨詳者

紀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伯姬之姊以待年始歸也

紀八年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紀平魯與莒而公復為之尋盟成紀好也

紀桓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

紀在齊東境管仲所謂東至于紀鄒者為齊所必

得之地齊僖久欲襲其國率鄭與俱故前盟石門

而此即親邀鄭伯而同往覲之總為後遷紀地也

紀六年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謀齊難也

紀冬紀侯來朝

夏會郕而此復來朝總求魯援耳

紀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紀謀解齊難思倚王室之尊以求成于齊此必前

此會朝時與我魯多方諮畫因得上婚帝室以圖

存宗社此固畏天時保大不得已之用心也而無

如其不能庇也來者來魯而後逆于紀以魯為宗

國主婚故也

春秋條貫篇 十

紀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紀十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

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鄭忽有怨于魯齊僖為魯桓婦翁而為鄭挾衛來

伐前十年經書戰於郎是也今鄭突初立鄭忽奔

衛我反得挾鄭以報齊衛戰郎之役經書諸師敗

績實為幸事獨是紀過于助魯且以怨齊僖之故

根本未強而遽思報齊怨以酬魯德則不量力矣

四師之敗適以中齊僖之隱耳

紀十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此齊襄也十四年齊僖卒十五年桓王崩乃襄繼
僖惡卽有謀紀之意而公往平之

紀莊元年冬齊師遷紀邢部部

策書闕今以經考之齊襄乃亦連姻帝室是年夏
單伯送王姬冬王姬歸于齊乃卽于王姬歸齊之
月遷遷紀三邑之民而取其地

紀三年秋紀季以鄒入于齊

紀侯之弟知紀不可保乃以紀之鄒邑納之于齊
而身請事齊爲齊守此邑以姑存宗祀此事策書
未詳惟公羊曰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

春秋條貫篇

十一

紀四年三月紀伯姬卒

我伯姬以遭難死矣策書闕

紀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于是齊大謀滅紀策書闕

紀紀侯大去其國

紀侯知不保慨然曰吾不能爲齊下矣乃去國而
聽齊取之大去者一去而不復返也經不書紀滅
者傷之亦予之也

紀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策書闕今以經考之伯姬以三月死至六月始葬

則當紀侯去國時必齊師臨紀故紀侯之去卽妻
棺在殯亦揮棄不顧齊襄始爲之葬之是齊師之
逼遷紀侯之去不自山皆可見矣夫以國破人亡
之際獨留一棺于其地爲僂人所掩固已不堪况
其所爲掩之者非他人卽伯姬也伯姬誰葬之是
以齊侯遷紀紀季納鄒伯姬葬于紀叔姬歸于鄒
魯史策書皆並無片語得詳其事而夫子啍啍焉
書之又書之無亦有惻然于其間與

紀十二年春王正月紀叔姬歸于鄒

策書闕今以經考之紀侯之去國又經十年策書

春秋條貫篇

十一

不備不知其寄居何所至是紀侯死而叔姬無所
歸矣前三年紀季以鄒入于齊則鄒雖齊邑然紀
之宗廟在焉叔姬不大歸而歸鄒夫子深予其歸
之正也春秋書滅國三十未有如紀之詳且盡者
蓋先王封國豈容滅絕况五等侯爵所繫匪細乃
以强大肆惡漫無顧忌雖以天子之尊宗國之重
而不能庇一親戚子女真有讀之而憤然興怒然
傷者春秋開卷特詳此一事至歷三公閱五十八
年合二十三條而吞嗟不已必至紀叔姬卒葬叔
姬而後已誰謂春秋斷爛也

二十九年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叔姬伯姬之姊卒不宜書其書者哀紀也

三十一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八月而後葬何其緩也然策書不詳其事矣予故曰經詳而傳略簡書備而策書闕傳斷爛經不斷爛非無謂也

隱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隱公夫人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三月庚戌天王崩

兩條

秋武氏子來求購

春秋條貫篇

圭

平王崩列國宜遣卿奔喪致弔購幣今魯不奔

喪而天王求購胥失之矣特策書俱未詳其事耳

三年夏四月尹氏卒

三條

策書本闕此事而左氏以已意改尹氏作君氏且

以隱公母嬖子當之謬矣今仍考策書隱公為公

子時曾與鄭戰于狐壤而公被鄭獲囚于尹氏尹

氏者鄭大夫也公乃賂尹氏而禱于尹氏所主之

神曰鍾巫遂與尹氏皆逃歸而立鍾巫之神于尹

氏而每歲祀之因以尹氏本客卿引為內卿其卒

也必以內卿大夫之禮臨其喪而書之策并書之

簡今簡書尚存而策書已亡之矣所藉者公薨策耳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此亦鄭人悔狐壤之役而納成者乃策書又不詳其事

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隱以長庶攝桓位至此已十一年桓且長矣公子眾請殺桓以求太宰公不許眾懼反譖公于桓而請弑之先是公偕尹氏歸每歲就尹氏祀鍾巫之神出宿尹氏而不幸尹氏之已卒也至是出祭時

春秋條貫篇

南

館于寫氏而眾得遣賊就寫氏弑公是此一尹氏

生則係公之患難死則係公之存亡有如此

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癸未葬宋穆公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策書闕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六條

衛君完者衛莊公之子桓公也桓公不知立于何

時據史世家衛桓立二年惡公子州吁驕奢細之

而州吁出奔此春秋前事也至衛桓十三年始入

春秋當鄭伯克段之年而州吁在外一聞叔段事

乃特詣叔段而求與爲友此其志行之不良已可見矣至隱四年當衛桓一十六年而乃有州吁弑君之簡見于春秋按世家衛桓十六年州吁忽收聚衛亡人以襲殺桓公而自立爲君則是州吁者久奔在外非居國者也且稱兵入殺非居國而行弑者也又且其事在衛桓之一十六年非衛莊初死衛桓新立州吁乃得起而乘其隙也今策書全缺但以衛莊寵吁石碚進諫一節誤載之隱三年之後隱四年二月州吁行弑之前而且綴桓公立三字于石碚諫文之末一似莊薨桓立公寵借諫

春秋條貫篇

五

盡在此時而且弑完之策全無一詞並不知其從內出從外入有兵無兵有衆無衆則非信史矣予謂此必穆惠以前之策偶存是版而左氏即取之以爲弑立之由實十六年以前之殘史非是簡是策也故讀此經者亦但知州吁弑君已耳而其事則無可考焉

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見鄭伯克段修下同

秋聖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州吁乃爲其叔段與師凡三月而兩伐之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即衛宣公

五年夏葬衛桓公

宋衛鄭四年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十七條一見下條一見鄭伯克段一見州吁弑君至此三見

春秋宋衛鄭多構兵難此則宋衛鄭三國構兵而他國附之然皆宋衛合而鄭獨當者嘗考其緣始則鄭衛之構由于公孫滑之居衛滑以其叔之子屢要衛師以伐鄭此衛難也宋鄭之構則由于宋公子馮之居鄭夫宋公子馮之居鄭何也當宋宣公之死也令其子殤公不立而立其弟穆公及

春秋條貫篇

六

穆公死則亦舍其子馮不立而立宣公之子殤公考商周立君法止有傳子傳弟二法而並無叔父傳兄子之法故商制傳弟雖傳至一弟二弟三弟而三弟崩姐即傳其子並無返而復授之兄子者何則以二法外無三法也此可悟景泰帝不故春秋傳弟有一變一亂宋宣傳弟宋穆而宋穆復還之宋宣之子謂之變吳諸樊傳弟餘祭餘昧而諸樊之子弑餘昧之子僚而自立則謂之亂是殤公得立原屬非法然且穆公慮後先使子馮出居鄭以絕其爭端而爲子馮者亦復安居于鄭而並無

覬覦之意。以要鄭兵甲。而殤公日謀伐鄭。十年。十一戰。必欲殺馮而後已。而寃之國。怨民怒強。臣入弑而迎子馮而立之。此殤公自取之也。乃當殤公未弑時。則鄭遭殃矣。此宋難也。鄭遭此兩難。而不幸衛州吁者。又共叔段之友也。向好兵而無所用。今弑君可自專矣。乃為共叔段興師。合宋與陳蔡而伐鄭焉。

宋衛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三見前

顧我公子登則亦逆黨也。重合四國以伐鄭。

宋衛五年。邾人鄭人伐宋。

春秋條貫篇

主

當是時。鄭尚未報伐也。會宋取邾田。而邾怨之。邾

請合鄭以報宋。

宋衛冬。宋人伐鄭。圍長葛。

而宋遠。大興師以伐鄭。圍其邑。

宋衛六年。冬。宋人取長葛。

必取其邑。

宋衛八年。春。宋公衛侯過于垂。

時宋鄭大構而衛稍息。肩則以州吁已死。宋無從牽之。鄭亦不急報之也。特是時齊偪欲平宋衛于鄭。以息其構。而宋廢不欲先與衛宣私。為會以盡。

辭齊平鄭之策。

宋衛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是以齊雖會宋衛而鄭終未平。

宋衛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防。

乃不意宋公不共王職。桓王命鄭伯討宋。而以齊

魯皆諸侯之長使來告也。公乃奉命與齊侯會而

齊侯亦幡然從焉。

宋衛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又會鄭伯焉。

宋衛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春秋條貫篇

本

乃合三國以伐之。

宋衛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宋衛辛未。取郕。辛巳。取防。

敗之。取其邑。

宋衛秋。宋人衛人入鄭。

是宋之受剝雖鄭主之。齊魯輔之。然實王命也。乃

宋則仍以怨鄭之故。舍齊與魯而專挾衛以報鄭。

宋衛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且合三國以報鄭。不克去而伐戴。鄭伯乃救戴而

伐取其三師。以覆敗之。宋鄭之強弱不敵。又如此。

鄭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于是宋太宰華督乘民怨之隙謂殤公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皆司馬氏孔父為之遂殺孔父而弑

殤公迎公于馮于鄭而立之而鄭難始息

宋鄭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然則宋亦何利乎

隱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秋衛師入郕

策書未詳其事

蟬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六年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策書未詳其事

秋七月七年春滕侯卒夏城中丘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秋公伐邾

策書周章不合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凡伯與戎與以歸策書俱未詳其事

鄭來易乾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訪

周禮成王營洛賜周公朝宿之邑于成周以其邑近許謂之許田而鄭桓公為宣王母弟賜湯沐之邑于秦山之下以其邑名祈謂之祈田祈田近魯許田近鄭兩不相顧久矣今王不巡狩則祈田可廢諸侯不朝則許田可廢因各以就近之故願為相易雖鄭意在親魯然其說不可訓也今鄭先歸祈以要必易且不言易而言歸而經亦為之詳之

庚寅我入祈

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乃我甫入祈而隱公薨矣桓公復會鄭以成其事鄭伯以璧假許田乃又不言易而言假在祈田曰歸我在許田曰假彼此必鄭故為謙文藉以諱易名之不可居而經亦即因其諱而又諱之若其加璧或許重于祈或鄭下于魯策書總未詳也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乃易田成而盟以結之使不敗也然嘗讀魯頌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則似僖公時曾敗盟而復其地者奈策書未詳不可考矣

隱八年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許男卒
八月蔡蔡宣公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策書闕

二月癸酉大雨震電 庚辰大雨雪

挾卒

策書闕

夏城郎 秋七月

十年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策書未詳

春秋條貫篇

主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鄭伯夏公會鄭伯于時來三條

鄭與許隣而鄭每易許許之存亡鄭似得而操舍
之故春秋鄭許相爲終始此鄭首謀伐許也

許秋七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鄭乃假齊魯之師竟入許國都而許莊已奔衛矣
鄭伯使其弟許叔守許西偏以俟許莊之還雖不
取其地然亦幾非許有矣

許桓十五年許叔入于許

許叔乃居許西偏一十二年乘鄭突出奔鄭忽復

入之際而自入之弟不知許莊何在何以不返國
策書總未詳其事耳

春秋條貫篇

主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初晴稿
又名姓稿

文淵克有較
遠宗姬黃

春秋條貫篇二

桓公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卽位 秋大水 冬十月

二年春滕子來朝 秋七月杞侯來朝

蔡侯鄭伯會于鄧

策書云懼楚不合

九月入杞

春秋條貫篇
卷二

策書未詳

公及戎盟于唐 冬公至自唐

策書未詳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

二十二年

此相求姜也齊侯者齊僖姜之父也

秋公子翬如齊逆女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譚

僖愛女而親送之然於禮不合矣

公會齊侯于譚

夫人姜氏至自齊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周禮女出嫁後隨遣大夫行致女之聘此以愛姜故使其叔父爲宗卿者行之

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

十五年公會齊侯于艾

此時齊僖已死今所會者齊襄也先此齊僖以鄭怨之故合齊衛鄭三國來戰與桓公連搆彼此卿怨者四年已絕好矣今齊襄繼起桓不得已乃思修好而會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

春秋條貫篇
卷二

工

氏遂如齊

而齊襄復修憾來戰于奚公懼勢不敵重尋艾之會而會于濼亦不得已也乃會卑而與夫人偕至齊則大誤矣豈是時齊僖夫人猶在而以歸寧之故同返齊耶抑藉此爲修好地耶然不可考矣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齊襄乃逆文姜而使公子彭生弑公于車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莊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

前同喪歸今又去齊簡書獨稱曰孫孫者出也與

我君出奔曰孫義同

姜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姜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視丘

視丘魯地則必齊侯以事至魯地而姜以兩君相
饗之禮行之然不可考矣

姜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此時齊未嘗用兵焉得有師卽前年紀侯去國疑
有師逼遷之然已歸國與魯莊冬狩禚矣此必有
誤而策書全闕竟不可考

姜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春秋條貫篇

三

姜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姜十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

是時齊襄死八年齊桓之立已七年矣不知何事
又至齊而策書總未詳也

姜十九年秋夫人姜氏如莒

姜二十年春王正月夫人姜氏如莒

策書總闕

姜二十一年秋七月夫人姜氏薨

姜二十二年春王正月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七月而葬策書亦未詳

桓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策書未詳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策書未詳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策書于事理不甚合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策書未詳

葬陳桓公 城視丘

鄭莊抗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條一

春秋條貫篇

四

據策書桓王奪鄭莊之政而鄭莊不朝王乃使三
國勤王伐鄭戰于緡葛而三國以大夫帥師遂致
敗績鄭視眈且射王中肩鄭莊大逆當坐首戮而
諸國之罪亦從此不可貰矣春秋誅亂賊皆就事
起義而文不求備如此事但書伐鄭而他書及
豈伐鄭莊乎

大雩 孟

冬州公如曹

策書未詳

六年春王正月實來

策書未詳

桓公齊秋八月壬午大閱條一十二

北戎伐齊齊僖與鄭莊以謀紀親密因乞師于鄭
鄭公子忽遂帥師救齊大敗戎師獲戎二帥大良
少良并甲首三百以獻于齊而齊侯德之時諸侯
之師皆集齊人饋餽使穆為班次而魯據周制而
班獨後鄭忽大怒請師于齊齊侯以衛師助之
將伐魯焉先是公未昏齊時齊侯欲以文姜妻鄭
忽而忽辭之至是齊愛忽甚必欲妻忽以他女而
忽又辭之故齊僖雖桓婦翁而親魯必不如親鄭

春秋條貫篇

五

愛魯桓必不如愛鄭忽因謀助之使伐魯而桓公
知之假為大閱講武事以為備禦之計宜也

鄭齊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乃備之數年而謀終不解公以為齊邀衛助當藉
衛宣以釋之故乞與宣會而衛宣復却之也

鄭齊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鄭伯乃合齊與衛三國並來伐而戰于郎焉

鄭齊十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又以戰郎未得志而重為是盟

鄭齊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不意春月甫盟而入夏而鄭伯已死宋莊公以鄭
突在宋乃納突而鄭忽出奔則其事已大變矣桓
公乃思乘鄭突之亂可圖報復又其時宋雖納突
而以重責突賂之故與鄭有隙且前此三國來伐
宋獨不與是宋可問也因遣大夫名柔者往會宋
公而謀與報鄭策書闕

鄭齊公會宋公于夫鍾

公又親會之策書闕

鄭齊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又親會之策書闕

春秋條貫篇

六

十二年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而無如宋未應也當是時公乃轉計謂我所報者
鄭忽也今鄭突矣突非我讎何必鄭請宋與鄭平
使宋莊與鄭突相好則我可舍鄭而專意向齊此
亦一計也是以又為是盟也

鄭齊公會宋公于虛

乃又會之策書闕

鄭齊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又會而宋莊以突賂未遂終不肯與平公幡然謂
向者求成于衛而多一衛敵今求成于宋而宋不

應將必多一宋敵矣夫宋不肯平則宋者突讎也

突爭忽而齊木助忽則齊亦突讎也我釋鄭而助

突以報突讎突豈惡焉于是會鄭伯而求與之盟

齊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遂與鄭伯盟武父而訂師期焉

齊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又以鄭伯之所怨在宋乃先伐宋以殺齊宋衛合

并之勢

齊十有二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

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此條與紀

春秋條貫篇

七

然後合鄭師以伐齊衛而一一戰之一一敗之雖

宋再出師與前穀丘所會之燕人亦專師以前而

皆不能敵

齊十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公乃復會鄭于以結之

齊夏鄭伯使弟詣來盟

而鄭伯復修盟焉

齊冬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不謂是年齊僖死宋獨合齊衛伐鄭以報前四國

之敗而明年鄭伯以雍糾之亂為祭仲所逐鄭忽

復入鄭而其事又變

齊十五年公會齊侯于艾此條見

夫突出忽入失一助而增一敵其勢固已危矣加

之齊襄初立新銳之氣勃不可當乃姑為修好而

與之會之

齊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幸宋莊是時與鄭大惡蓋宋之惡突者徒以略也

今忽之惡宋則以納突入而實與忽爭此國也故

宋鄭不兩立必有讎伐而其時則仍以納突之說

行之而我公則又求親宋莊反怨為好乘鄭忽初

春秋條貫篇

八

入之際而合以伐鄭

齊十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乃伐之未克而謀再伐之

齊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秋七月

公至自伐鄭

及再伐而公志遂矣向戰鄭之怨可以釋矣故經

亦大書至伐以了其事

齊十七年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而不意齊襄之蓄憾而復來戰也

齊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不得已修艾之會重會于濼當是時或齊僖夫人尚在常藉之以修親好而無如其事之又變也先仲氏曰桓頗有遠略城向大閱焚咸丘城祝丘皆先事綢繆故當時有辟土服遠之謚觀其抗齊僖結鄭厲敗四國之師稱有謀幹而究之積弱之餘未能驟振至禍水一滴而大事去矣按鄭忽以辭文姜而得齊之助桓公以昏文姜而翻失齊之助春秋每以鄭忽為辭昏失援此妄言也特是桓之娶文姜本屬不幸而不意鄭忽之讎彭生之禍畢生憂患皆與是人為終始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春秋修實篇

九

六年蔡人殺陳佗

策書闕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夏設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八年春正月己卯燕

天王使家父來聘

策書闕

夏五月丁丑燕

秋伐邾

策書闕

冬十月雨雪

九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

十一年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

鄭人始突九月宋人執祭仲突歸于鄭一貫

突忽出奔衛

忽突者鄭莊子也鄭莊有八子而四見于經曰忽

曰突曰豎曰儀皆相繼為鄭君而儀且在位最久

凡一十四年而策書亡闕不知其廟號惟忽諡昭

公突諡厲公見於篇但二公俱非嫡子忽為嬖女

春秋修實篇

十

鄧曼所出突為宋大夫雍氏女雍姑所出而忽長

于突且以鄧曼為嬖臣祭仲足所娶故鄭莊生時

即已立為世子矣及鄭莊卒宋莊公為大夫雍氏

執祭仲足使廢忽立突而鄭忽奔衛

突忽十五年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突忽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越四年祭仲恃立突之故專政于國而鄭突患之

使雍糾以享郊殺仲而糾為仲嬖糾之妻洩其言

于仲而仲殺雍糾兼逐突而突出奔蔡忽復歸鄭

但忽之歸鄭不知其自歸之抑迎入之策書未之

詳也

忽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是年突見忽之入復返櫟都殺守櫟大夫檀伯而自居于櫟

忽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當是時我公以讎忽之故假爲納突以伐鄭而非其意也

其意也

越三年鄭大夫高渠彌有怨于忽弑忽立釐而齊襄黨忽復殺釐而裂高渠彌于是祭仲立子儀越

一十四年至莊公十四年突然後侵鄭獲鄭大夫

傳瑕使爲內應始自櫟歸鄭殺儀自立又八年而突始卒是忽之立國祇三年耳突前立四年後立

春秋條貫篇

十一

八年合一十二年而傳于其子是爲文公

十有二年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八月壬辰陳侯躒卒 丙戌衛侯晉卒

十三年三月葬衛宣公 夏大水 秋七月冬十月

十四年春正月無冰 夏五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乙亥嘗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十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冬城向

衛侯朔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衛

衛侯朔者衛宣公之子惠公也前十二年衛宣死

惠公立已三年矣按世家衛宣有愛夫人夷姜者

生子伋以爲太子既而爲太子娶齊女未入室而

宣自納之生壽子及朔焉朔長與齊女諧伋宣

使伋之齊而令盜遮殺于途曰殺伋者太子也

壽聞竊自施先行殺之伋至曰此我自施也又殺

之惠公立左右公子皆不平復立伋母弟公子黔

春秋條貫篇

十二

牟而惠公奔齊

朔莊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黔卒五年而齊襄以齊女故忽與師納惠公而

我公以齊朔遣大夫溺助之

朔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越二年齊復合五國之師以納惠公

朔六年春王正月壬子突救衛

時周莊九年王人忽救衛此必王國大夫有與黔

卒爲親援者故急來稱救觀其後黔卒奔周又十

三年而衛朔以黔卒在周乘惠王奔溫合燕師伐

周納王子類以報黔牟之怨則此一救衛必王國與黔牟有大開合而惜乎策書之並亡也

夏衛侯朔入于衛

衛侯乃以齊襄五國之勢抗王師復國殺左公子

職右公子洩而黔牟奔周

秋公自至伐衛

冬齊人來歸衛俘

齊惡乃復俘之

十有七年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越

說見元年

春秋條貫篇

主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桓侯無子故召其弟獻舞于陳而立之

癸巳葬蔡桓侯

及宋人衛人伐邾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有八年 秋七月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稿

文輝克有 遠宗姬黃較

春秋條貫篇三

莊公

元年 春王正月

齊襄公 夏單伯逆王姬 四條

此齊襄娶王姬為夫人而單伯送之者也周禮王

姬下嫁必使上卿送之故此逆字是送字之誤但

送至魯者以天子不與諸侯婚必使同姓諸侯主

之我魯宗國應主婚故來魯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特莊公雖即位而尚在憂次恐齊襄來親迎不便

行主賓之禮故築館在國外

王姬歸于齊

二年秋七月齊王姬卒

擅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為之服大功以魯主

姬婚比之內女當服姊妹之服故也若王姬世次

不知與魯莊何等舊稱桓王女今以何彼穠矣之

詩稽之有云平王之孫則桓王女弟也特策書總

未詳矣

元年冬十月乙亥陳侯琳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賜追命也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策書闕

十二月乙酉宋公馮卒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

葬桓王

五年秋邱黎來來朝

春秋條貫篇

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秋大水無麥苗

莊伐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四條

策書闕杜氏云期共伐邾而陳蔡不至故駐師于

郎以待之按邾小國居齊魯間文十二年有邾伯

來奔之文而世家云邾叔武爲文王子則邾固同

姓伯爵之國或是時偶有小嫌思以服之亦未可

知特策書不可考矣

邾甲午治兵

將陳而教戰禮也

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

乃以二國師討邾則邾在必降所賦者獨降齊耳

然則虐小何爲矣

邾秋師還

冬十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魯莊與齊桓公及齊大夫盟于莒十條

前一年齊無知弑襄公齊大夫鮑叔牙奉小白奔

莒管夷吾召忽奉子糾奔魯皆襄公弟也至是齊

大夫與子糾黨者將迎糾于魯而來爲是盟

春秋條貫篇

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

乃公爲伐齊納糾而小白先自莒入矣

齊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則不能納糾原可以已乃歷夏及秋而我師未退

齊桓因賈勇出戰我師敗績莊公喪所乘大路而

遞乘他車以歸

齊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然後使鮑叔來成請殺子糾而生得管仲召忽以

去召忽自殺管仲乃仕桓而爲大夫焉

齊冬浚洙

公乃浚洙以待之洙者魯之北齊之南齊魯所以界也

齊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當是時齊桓思以兵政威天下而魯本易與且糾黨也請威之自魯始乃計前子糾之取市及三月而遠與師集其地公懼會魯有奇士曹劌者草野言兵事公急見之請教曰必忠信而可公曰諾使之主戰俟齊師作氣鼓三絕而後馳之齊師敗不即逐也俟其奔之急敝已亂旗已靡無伏莽也夫然後長驅而逐之境外

春秋條例篇

四

齊二月公侵宋

夫以齊桓之強管仲之謀初出師而敗于魯無足道矣乃將合宋師來伐而我覘知之而先為侵宋齊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及齊師宋師合併而來宜直入國都而未敢也乃徘徊境上而次于郎邑公子偃魯大夫也望宋師不整請先擊宋以敗之宋敗齊必退而公未之許偃乃自郕門竊出蒙皐比而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公乃自以金僕姑射宋力士南宮長萬生獲之齊師不敢戰既而遁去

齊十一年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郕

越一年齊不敢報伐而宋先報之公復親禦之乘其未陳而薄之而宋復大敗

齊十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其明年宋南宮長萬以見獲于魯之故為其君宋閔所嘲而萬遂弑閔其在宋之憾可稍釋矣獨齊謀與霸已經四年而不能得志于魯且是年首會諸侯于北杏以平宋亂而魯獨不與壇坫之間未免少歉因于是年冬忽反惡為好急為是盟而齊魯之惡於此終焉若曹沫劫盟要反侵地雖世家

春秋條例篇

五

亦有之予向亦惑公羊說載之傳中然策書無有且似倣夾谷之會而造其事者蓋夾谷反侵地本夫子權宜之詞因其責貢賦而抵以是言若無故而反要地不惟齊桓與管仲不許即齊景晏嬰亦豈許之且隱桓之際約三十餘年在齊魯並無侵奪都邑并挾地奔獻之事况齊南魯北地亦多有安必如南蒯陽虎所獻皆耶謹龜陰之田在汶水北者而動曰汶陽無是理也然而世家亦傳之曰此戰國間訛文也手劍劫盟戰國之習也

十年三月宋人遷宿

策書關

楚伐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二條

蔡哀侯獻舞者蔡桓侯之弟桓十七年經稱蔡季

自陳歸于蔡者是也據傳蔡哀侯與息侯俱娶于

陳而息嬀于歸時過蔡蔡侯不敬息侯聞而怒請

楚文王來伐息而求救于蔡楚因其來救遂專擊

蔡敗諸莘而幽哀侯以歸

蔡十四年秋七月荆入蔡

哀侯乃怨息譽息嬀之美以悅楚子楚子如息假

設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而暗

春秋條貫篇

六

而不言問之曰吾一婦而事二夫縱弗死其又奚

言楚子乃爲之伐蔡據世家無再伐蔡事且哀侯

留蔡九年死于楚蔡人立其子爲繆侯是此時哀

侯正在楚不得又有伐哀侯之事凡此皆不可考

齊滅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譚小國而近魯者齊桓出奔時怨譚不禮因滅之

十有一年秋宋大水

宋萬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二條

貫一

宋萬卽南宮長萬也長萬于乘丘之戰爲莊公射

而獲之宋君請還萬且嘲之曰魯囚也萬卿之至

是弑閔公于蒙澤并殺仇牧羣公子奔蕭公子御

說奔毫萬子南宮牛與猛獲帥師圍毫

魯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宋人以曹師伐毫殺南宮牛于師而猛獲奔衛長

萬奔陳宋請獲于衛衛歸之及請萬于陳陳人飲

萬酒而褻以犀革北至宋而犀革皆裂宋人並醢

之而立公子御說御說者閔公弟卽宋桓公也

齊桓借平十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

北杏五條

春秋條貫篇

七

齊桓興霸自平宋始平宋之會自北杏始然實不

知其何以平也以爲賊未討耶則南宮氏滅矣以

爲新君未定耶則公子御說已在位矣必欲平之

豈御說不當立應別立一君乎抑欲使御說服齊

事霸主乎不可考矣

平十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然且謂北杏之會宋人背之復合三國以伐宋

平夏單伯會伐宋

并請師王國以伐宋

平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野

然後宋服而會之夫平宋者平宋亂也今宋已無亂而乃換天王諸國之勢脅新君而使之服已平亂如是乎

平十五年春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會于鄆

于是又會之而齊霸以起傳曰齊始霸也

齊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二

北杏之會原屬無理乃以遂人不至而竟滅其國

遂十七年夏齊人殲于遂

守其地越四年遂之遺民飲齊戍而盡殺之可謂

快矣第不知此後仍還其國抑并滅其民或遷其

春秋條貫篇

八

民而策書總未詳也

十五年夏宋人齊人邾人伐邾

策書未詳其事

齊鄭桓公侵宋九

鄭突復國怨宋之不納之也遂侵宋策書未詳

服十六年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宋合齊衛報伐之

服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可以已矣齊桓乃借此黑鄭創為斯會以為成鄭

之役夫宋鄭構伐與齊何與而欲其並成于已然則所謂兵車之會衣冠之會動合諸國以號于諸侯皆無道之會也當是時我魯猶與會也

服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乃成之則亦已矣鄭使詹至齊而齊又執之

服秋鄭詹自齊逃來

及鄭詹逃齊與魯無與乃不討其來于魯也

服十九年秋公子結滕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

宋公盟

前此齊宋之怨遲久未報乘丘長勾蓄憾深切徒

春秋條貫篇

九

以盟會未齊故假柯之盟以暫為銷釋而乃收齊

叛以與齊抗則桓有詞矣又且齊宋讎魯原屬一

體今事連齊宋正可合并于是齊桓宋桓將與師

伐魯特為是盟而公子結以致廢陳侯之故道聞

其事乞為參盟以解之此亦使臣專事之用心也

而無如齊宋之勢之不可已也

服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部

夫以無故欲服鄭而移憾于魯公然見伐霸者之

行事槩可睹矣此皆策書全不解而夫子經文一

一備書之以志齊惡者若夫陳亦與師者斯時陳

宣娶衛女而我以同姓媵之意必公子致媵時以盟野故誤其事而策書又闕之也

服鄭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偃盟于防

桓乃自知無禮復遣上卿來修好而因而盟之

服鄭二十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陳亦使陳大夫女叔來修好

服鄭冬公子友如陳

而我亦報之

十六年荆伐鄧

策書未詳

春秋條貫篇

十

邾子克卒 十七年冬多麋

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策書不詳其事

秋有暭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二十年夏齊大災 秋九月

冬齊人伐戎

策書闕先仲氏曰此齊桓攘夷秋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青

策書闕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御寇不知以何事見殺策書不詳特是時陳公子完以御寇之黨而出而奔齊

夏五月

齊莊公始末冬公如齊納幣十二條

齊桓為柯盟以釋長勺乘丘之怨今復修防盟以釋伐我西鄙之怨酬報已訖遂一意和結而申以婚姻之好而為魯莊者亦遂傾心以應之從來納幣遣上卿而公必親往過也非禮也特策書未備不知莊所娶者何公之女或曰桓女則倍公娶桓女矣倍十七年經書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是也以父子而為僚壻不可且桓子昭公為魯壻亦稱莊女則未有其子婿我而我又為其壻者或曰娶女如胡氏所稱離女者則齊襄之弑距今已一十五年必不當有十五年前之室女于此未嫁且莊娶襄女自以文姜為主婚姜死距桓弑廿二年距襄弑十四年何不于此時主婚納幣逆女一了其

春秋條貫篇

十一

事至身死二年而尚曰離女之娶文姜主之宛評

甚矣此必當時有公族他女可為婚姻而策書總
未詳也第魯莊原有妻築臺黨氏已自娶孟任為
夫人生子般矣周禮諸侯可再娶皆稱夫人則其
子皆是嫡故魯桓為再娶夫人之嫡子般為始娶
夫人之嫡禮例瞭然但再娶夫人則必始娶者已
死而衛莊姜未死而再娶厲嬀此孟任未死而再
娶哀姜其為周禮與春秋時禮皆不可考耳

齊

夏公如齊觀社

春秋經傳集解

十二

遂借祭社以耀戎器而請公往觀誇之亦親之也

齊

公至自齊

齊

公及齊侯遇于穀

齊

未已也又為遇以親之

齊

秋丹桓宮楹

齊

而我則以將娶于廟而故為非禮之飾以誇之

齊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齊

復兩為會以盟之

齊

二十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楹

齊

我又誇之

齊

夏公如齊逆女

且親迎焉

齊 秋公至自齊

齊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齊 乃以孟任在宮而姜與公不同入

齊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齊 又不于至日朝廟而復隔一日始朝廟而行宗覲

齊 之禮是齊魯交好于此已畢而哀姜之禍則從此

齊 已肇其端也

齊 二十三年春祭叔來聘

策書闕

春秋經傳集解

十三

荆人來聘

策書闕

蕭叔朝公

策書闕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二十四年葬曹莊公太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策書闕

郭公

策書闕

二十有五年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杞伯始末伯姬歸于杞一貫一條

此莊女也歸杞者爲杞成公妻也策書闕

杞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是時杞惠公在位成公雖娶妻而未立也伯姬之

來必有事而入于境而公亦必以有事而後出國

而與之相遇而惜乎策書俱亡之矣若其不入國

則以歸杞未久不當歸寧故止而不入禮也

杞冬杞伯姬來

春秋條貫篇

十四

此當歸寧時矣

杞杞伯來朝

于是杞惠修事大之禮而來朝焉

杞僖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

乃越一十三年惠公雖尚在成公猶未立而成公

之子桓公已生姬遂于寧母成風之際攜其子來

魯而使之行朝公之禮謂之朝其子是時僖公爲

伯姬兄弟桓公者僖之甥也策書闕

杞二十三年冬十月杞子卒

乃于伯姬朝子之明年杞惠公卒而經不書不赴

弔也今杞成公又死經第書卒而不書葬則遣弔而不合葬也

杞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

于是成公之子桓公爲伯姬所出向之攜而來朝

者今已立四年又來朝而修嗣君禮焉

杞秋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乃不知何事甫來朝而遽伐之而策書總未詳也

杞二十八年秋杞伯姬來

此以我伐故而伯姬親來求解免者策書闕

杞三十一年冬杞伯姬來求婦

春秋條貫篇

十五

伯姬乃修好仍欲求我女爲桓公婦而我許之即

經所稱子叔姬者第桓公年已長不知始娶何婦

有子與否而此所娶嫡又不知是何公之女而策

書總未詳也若夫姬自求婦者國君必無父必以

國母命娶婦此是周禮故夫子直書之而胡氏以

此爲亂政之戒真不通也

杞文十一年春王正月杞伯來朝

又不知叔姬何故歸桓公一十四年而以有過當

去桓公特來朝請弟絕叔姬而不絕我婚更以叔

姬之娣爲夫人而我又許之傳云杞桓公來朝始

朝公也此是左氏臆語嗣君始朝則僖廿七年已朝之矣若朝嗣君則未有十二年始朝者又云且請絕叔姬而無絕婚此策書文而惜其又未詳也

(杞)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正月見絕而二月卽卒此必有以抑鬱死者經書子叔姬一似我室子而未歸杞者此書例也

莊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莊公二十六年春公伐戎三條一貫

伐戎夏公至自伐戎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徐也

春秋條貫篇

十六

策書總闕

二十六年夏曹殺其大夫

策書闕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齊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據策書陳鄭服也然陳鄭無叛亂之事何故使服要不過強伯魯之使從已耳齊桓之盟會總如此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自奔葬其友也

莒慶來逆叔姬

此又我女之嫁莒大夫者按莒舊與我怨隱八年藉紀侯爲我婿因而平之故今且與莒大夫爲婚姻其後季友伐莒交惡如故至僖二十五年而莒慶親魯復託衛求平因之有莒慶盟洮莒子盟向之事詳見于後

桓天公會齊侯于城濮二條一貫

此策書無文而杜氏曰謀討衛也夫此時衛本無過何故討衛乃據他策書初周莊王寵王子頹及惠王卽位而子頹與王國五大夫作亂惠王奔溫其時衛侯朔者本弑兄賊也奔而反國惡公子黔

春秋條貫篇

十七

牟在周乘子頹奔衛遂奉子頹同燕師伐王并立子頹此前事也當是時賴鄭厲公突幹父之繼直執燕仲父而本王歸衛以居于櫟且入成周取寶器與虢叔謀納王其明年鄭厲公親奉王入京師殺王子頹以平大難而其時齊桓興霸已一十二年爲會爲盟正值服鄭報魯之際威行四出並未嘗曰天子蒙塵王室喪亂伯主爲之召一國興一師費一矢也今相距又八年亂賊已消君側已清衛侯朔之肆逆旋已喪亡卽鄭厲公之獨身勤王建不世大功爲春秋以來可嘉之人亦且謝世已

久而天王忽念前事特賜齊桓命使之討衛此非命之實責之也乃桓亦自知無狀難以對衆因不敢復會諸國而第會我公而謀之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而且不煩我師自爲督戰兼令大夫之無名者統其衆第數衛前罪以敗之而不知事在衛朔其子不受捷桃而咒李雖喋喋亦無益也凡此皆夫子修簡書時體天王之意依事直書以使之自媿者故王室之亂外史失告于四方以致魯史無文然

春秋條貫篇

十八

總於此書見之是以子頹之逆衛朔之叛鄭厲之功皆策書所有而左氏無識不能合傳于此簡之下致東根西觸多所散軼而實則簡策並存未有闕也其後首止葵丘謀定王位雖襄王此時實來告雖然亦有鑒前轍改悔自奮因之成尊王之功所謂迫于名義之不得已而藉此補救與鄭厲之獨身勤王無所爲而爲之者相去遠矣予若是條時左臂風痛瞑而假寐有丈人者請讀之曰如是是責之非命之也醒而豁然曰教我矣因叩首凡問改天王命齊桓爲責齊桓且增非命之實責之

句恍神助焉

夏四月丁未邾子貜卒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鄭與楚無讎而無故以讎伐之其合而救之宜也然楚之爭鄭則自十六年以後又一見矣

冬築郿大無麥禾 臧孫辰告糴于齊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

許鄭人侵許

鄭許不兩立然自鄭莊入許後越四十八年至鄭

文而又往伐必別有其事而策書總未詳也

春秋條貫篇

十九

秋有蜚城諸及防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策書闕

秋七月齊人降鄆

策書闕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齊伐冬公及齊侯過于魯濟

山戎病燕齊桓謀伐而魯會之先仲氏曰齊桓之所爲攘夷狄此是也

齊人伐山戎

三十一年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 秋築臺于秦 冬不雨

三十二年春城小穀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傳稱爲楚人伐鄭之故謀會諸侯按前荆伐鄭在二十八年距此五年事已往矣後楚人伐鄭在僖元年則在三年後焉得先事而知之荒唐極矣且未有謀救鄭而單會一宋公者且後此不救鄭也

春秋修實篇 卷三 二十

仲叔姜氏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十五條

公子牙者莊公弟也莊有三弟曰仲慶父曰叔牙曰季友皆桓公之子謂之三桓而莊公與季友同母故季友以嫡弟爲桓氏宗卿而慶父叔牙皆下之公始娶夫人曰孟任魯大夫黨氏女也初見孟任美欲私從之不可乃盟而娶爲夫人生子般焉及莊廿二年齊桓將修好于公因再娶齊女爲夫人卽後所稱哀姜者以氏族之貴聘娶之盛遂細孟任而先之若所稱正次也者雖其爲周禮爲春秋時禮總不可考然向使姜氏有子則莊當立之

爲後不待言也不幸姜無子則雖姜之廢叔姜已生閔公卽先此始娶之廢成風已生僖公而皆不得奪孟任始娶之嫡因議立子般而季友以宗卿佐之此必當時所受之禮又有然者不意姜有淫行與慶父私通共謀細孟任將廢子般而閔倍支庶勢難寡易遂造爲莊公不傳子而傳弟之說以變亂其事蓋爲慶父弑立地也時叔牙與慶父同母助慶父而公聞之因要季友使爲主友曰請以死奉般遠假公命酖叔牙于鍼巫氏而立叔牙子公孫茲父爲叔氏後

春秋修實篇 卷三 二十一

仲叔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及公薨立子般焉

仲叔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無如叔牙雖死而姜氏與慶父懽結不解乘子般立子黨氏乃使力士國人竿就黨氏弑之

仲叔 公子慶父如齊

季友又立叔姜之子啓爲閔公而慶父奔齊其奔齊者恐季友討亂而以姜氏爲齊女與助姜也

仲叔 閔元年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乃季友亦先奔在陳而告難于齊不惟離齊姜之

黨并請齊桓會落姑與閔公特盟以定其位

叔仲季子來歸

而然後來歸以佐之左氏不識經反謂閔盟齊桓

以請季歸夫季自可歸不必齊請即齊亦焉得請

季歸且閔亦必不能會齊桓以為之請也九歲之

孤內制姜氏季者姜讎也誰則使之請季者

叔仲冬齊仲孫來

乃季請桓會閔及來歸而又得齊大夫來以省魯

難雖桓意實季意也

叔仲二年秋八月辛丑公薨

春秋條貫篇

三十二

無如變起宮掖仲慶與姜氏復使卜齋弑公于武

闕武闕者有宮門也武者有也

叔仲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于是季友將討亂而姜氏奔邾不敢奔齊也季乃

立僖公且亦奔邾制姜氏而絕仲慶之往

叔仲公子慶父出奔莒

仲慶亦不敢奔齊并奔邾而轉而奔莒季乃賂

莒請慶歸而迫之于途使自縊焉

叔仲冬齊高子來盟

齊桓因使上卿來盟以定公位且省魯難

叔仲僖元年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遂取姜氏于邾而殺之且以其屍歸于齊與魯絕

也夷者齊地也徐仲山日記曰季友之殺二兄齊

桓之殺齊女二人之討亂賊其義一也

叔仲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僖公則不忍竟絕其母請毋喪歸

叔仲二年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然而刑戮之屍不當歸兆并不當會葬行處祔卒

哭諸節而僖公過情直以小君之常禮行之

叔仲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春秋條貫篇

三十三

且因禘祀之際復致主而行入廟之禮則失之矣

禮不薨于寢者不殯于庭不致主于廟

叔仲莊三十二年秋伐邾

見後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

稿

春秋條貫篇

閔公

元年 春王正月

此狄伐邢之始也公穀皆云狄滅邢非也策書闕

齊桓于是遣大夫救邢先仲氏曰此即齊桓之所

為攘夷狄者而世誤以伐楚事當之也

乃時邢與衛俱與狄鄰且俱以狄為病故狄于

伐邢之後轉而入衛而衛懿繼惠而立不愛民而

愛鶴每使鶴乘車以遊至是狄至甲士受甲者皆

衛師大敗策書所云狄滅衛是也其時國人怨衛

惠之殺兄彼自立因舍惠懿之族復立黔牟弟昭伯之子申為戴公廬居于漕以黔牟昭伯皆伯母弟也先仲氏曰漕無城故廬居然曰廬者亡國之

禮也齊桓乃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

人戍漕而戴公又死國人又立戴公之弟般為文

公文公乃衣大布冠衣收衛遺民而居之先仲氏

曰大布冠衣喪服也亦亡國禮

而無如狄之乘衛敗而又伐邢也齊桓又帥諸侯

之師以救之則邢與衛為唇齒明矣

然且即以前諸侯之師為之城焉

獨其時衛尚未城乃踵城邢之役而轉而城衛使

邢衛俱遠狄難齊桓之同惡相恤如此

于是邢衛安枕者各十三年不謂狄勢未衰齊桓

甫平戎于王亦第攘之而未有以使之創至是狄

復侵衛是向之為狄滅者係舊衛原與狄迄今之

受侵者為新衛既已遠于狄而狄復侵之則漸不

可長矣策書闕

秋

十八年冬邢人狄人伐衛

然猶幸狄無與耳從來夷與夷黨夏與夏黨當時為邢衛者並受狄禍是同病也同姓之國加以同病自宜爾我相恤乘齊桓尚在併心協力以拒狄為事誰曰不然而不謂邢之畏狄而反助狄以伐衛衛何堪矣衛文乃大創請讓位去國而國人留之

秋

十九年秋衛人伐邢

衛文乃砥礪伐邢以剪狄之與此非衛伐邢邢自伐也

秋

二十年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邢復以見伐之故告于狄而狄謀報之是以邢狄將特盟而不謂齊孝公者因齊桓亡時未襄納孝公而狄窺齊隙假名救齊實與師以拒孝公之納而孝公反畏之至是齊桓之死甫及三年而齊孝公不承父志父攘狄救衛而齊孝公反因狄伐衛而與之參盟是合邢與狄與齊而共謀一衛衛之病也甚矣

秋

二十一年春秋伐衛

乃參盟未幾而狄果侵衛是狄為邢報十九年之

秋

伐而齊又助之此非狄為難實邢為難也

邢衛不兩立勢非滅邢則狄不可禦非滅邢以禦狄則衛不可存衛文乃深于用謀先以衛大夫禮至昆弟仕于邢國而後興師伐邢陰以二禮為內應而入而滅之則是衛之滅邢非滅人國也存其國也邢之為衛滅非衛滅之也邢自滅也乃若齊桓之攘夷狄同惡相恤所稱一匡頗見于此而其子一舉而反之孟子曰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也春秋之義俱見矣至于狄書人衛文書名舊解無

春秋條貫篇

四

理詳見毛氏傳中

閔元年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策書闕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鄭棄其師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

以齊桓公楚人伐鄭十五條

前莊十六年楚始伐鄭十八年又伐鄭齊桓曾會

我與宋師同救鄭矣至是又伐鄭似與齊爭此鄭者

齊桓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榘

齊桓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齊桓齊桓既會諸侯以謀之乃又盟江黃以離楚之黨

齊桓楚人侵鄭

齊桓而楚復侵鄭不肯已

齊桓三年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齊桓齊桓復舉前盟以覘之蓋未敢即救鄭也

齊桓冬公子友如齊蒞盟

齊桓我以未會陽穀因往盟

齊桓楚人伐鄭

齊桓而楚又伐之不已

齊桓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齊桓許男曹伯侵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齊桓當是時齊桓方有憾于蔡以蔡姬得罪于桓桓遣

齊桓之歸蔡而蔡人竟嫁之也桓不欲伐蔡而蔡又為

齊桓楚與國因先以諸侯之師伐蔡潰蔡師而後伐楚

齊桓且不即進師而次于陘以待之蓋欲不戰而使之

齊桓誦也而楚亦果不用兵而使使來請倘是時管仲

有識明正其罪直告以先王成憲毋相侵奪乃三

年之間無故而伐王朝之宗國鄭為周屬三轅其

地罪在何等則楚必無詞以對而乃振緣古昔徒

以包茅不貢昭王不復為楚罪則楚有說矣猶幸

而包茅之入楚受之耳萬一曰岱嵬絲泉海谷鉛

松齊先公傳襄以來有常貢乎則齊必絀然而無

如楚之不敢抗也推其意皆由齊楚之爭鄭各在

意中而齊以私勝而不敢發而楚則利于不發而

唯唯以退而自此齊楚爭鄭則藉以暫息至齊桓

亡後晉文伐鄭而齊襄復與秦爭鄭再啓兵端至

文宣以後則晉楚明明爭鄭終春秋之世鄭自此

無寧日矣

齊桓夏許男新臣卒

齊桓時許男隨齊伐楚而卒于師中

齊桓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齊桓楚乃使大夫來受成一盟于師再盟于召陵

齊桓齊人執陳轅濞塗

齊桓齊師與諸侯之師將歸陳大夫轅濞塗者恐師還

齊桓自陳鄭問則必重費供億因與鄭大夫申侯謀請

齊桓觀兵東夷循海而歸以蘇陳鄭之困而申侯反告

齊以不便齊侯乃賜申侯以鄭之虎牢而執轅濤塗

齊桓公伐陳

且伐陳焉

齊桓公至自伐楚

葬許穆公

前時許男卒于師至是葬之以加等之禮

齊桓公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而復以陳未受成又伐以成之歸轅濤塗焉

春秋條貫篇

七

僖元年九月公敗邾師于假

策書未詳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拏

前公子慶父奔莒時季友以賂莒而得慶父今莒

來責賂不已且與師以入魯地則不可贊矣因敗

之且獲莒拏焉若生獲死獲策書未詳

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

晉獻入春秋便滅二同姓國而苟息爲之計謀晉

君臣之惡如此據傳晉貽虞假道以伐虢宮之奇

諫虞公不從因假道以滅虢下陽

僖五年冬晉人執虞公

越三年晉又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奇又諫又不

從遂滅虢并襲虞執虞公去而虞虢並亡蓋晉挾

強詐以亡人國而虞以貪愚自亡皆春秋所深戒

也

二年冬十月不雨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徐人取舒

徐徐戎也舒楚與國也此爲十五年楚人伐徐之

本

春秋條貫篇

八

六月雨

僖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晉獻娶齊姜生太子申生又娶戎二女大戎生重

耳小戎生夷吾及伐驪戎得驪姬而嬖之甚姬生

奚齊姬之嬖生卓子遂欲廢太子而立奚齊時晉

大夫里克平鄭荀息皆在朝苟息阿獻公定廢立

之議而不鄭里克皆不從既而驪姬謂太子謂太

子實毒祭肉以進公公殺太子傳而太子自經重

耳夷吾皆出奔

九年九月甲子晉侯旼諸卒

越四年而晉獻死

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里克將發難先告荀息荀息曰廢太子而立奚齊

吾之言也吾何可食言克乃殺奚齊于喪次時晉

獻猶未葬也未葬稱子以未成君也于是荀息立

卓子先仲氏曰爾時里克與平鄭果主義而不阿

惑當與國人謀迎羣公子還國宣言公惑命不可

遵卜立羣公子而廢奚齊不當遠行弑也

十年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里克又殺卓子并荀息時已葬故稱君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與平鄭乃召重耳于翟而重耳辭之夷吾則

將秦求入焉時秦穆特使人弔二公子以視其賢

否將納重耳而秦公子繫反勸穆納夷吾以亂其

國因納夷吾是為惠公而惠公惡里平之召重耳

遂殺里克

十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

明年平鄭使秦歸并殺平鄭先仲氏曰里克弑君

平鄭不弑君經皆書殺其大夫則知非討賊文也

此與齊人殺無知衛人殺州吁于濮文例不同

五年夏公孫茲如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

王世子于首止十三條

周襄王為王世子時惠王欲廢之而立王子帶齊

桓乃帥諸侯請會王世子以定其位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既會王世子又自為盟以固之

鄭伯逃歸不盟

惠王使宰周公召鄭伯曰吾撫汝而輔以晉楚可

少安矣何必從齊鄭伯乃逃其師而歸不與盟

六年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

城

桓乃帥諸侯之師以伐之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楚人欲救鄭而以許與鄭離乃為鄭伐許而圍之

桓乃舍鄭而救許經書諸侯即前諸國也

冬公至自伐鄭

於是諸侯皆救許而退

七年春齊人伐鄭

而鄭未終伐齊乃遣大夫帥師終伐之

鄭殺其大夫申侯

前此齊桓伐楚時陳轅濤塗恐師還陳鄭問桓桓循東海以歸而鄭申侯以爲未便桓乃執轅濤塗而賜申侯以鄭之虎牢鄭之惡申侯久矣至是謂申侯燔族而仕于鄭者遂殺申侯以悅齊以爲殺楚人者即所以絕楚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欬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于是桓與鄭平而鄭先使世子來盟以成之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

春秋條貫篇

十一

伯陳世子欬盟于洮鄭伯乞盟

無如惠王已崩襄王慮子帶之難不敢發喪而告

難于齊齊桓乃急爲此盟定新王之位而後發喪

蓋有鑒于子頹之難之定亂晚也惟時鄭亦以惠

王既死無所依恃故親來乞盟三傳于此皆失條

貫說見後二十四年秋伐鄭條

冬十有二月天王崩

王位既定然後發喪而赴告諸侯故惠王以前年

閏月崩而至是始書

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于葵丘

齊桓乃復會王人以同新王之位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王人先歸諸侯復自爲盟以終之孟子曰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蓋勤王之會加以私盟又何容歃血爲也然而齊桓一匡之業則從此可睹矣

五年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七年夏小邾子來朝

春秋條貫篇

十二

曹伯班卒

公子友如齊

策書闕

冬葬曹昭公

八年夏秋伐晉

狄嘗伐晉而晉報伐之故晉之伐狄伐戎非攘夷

實報怨也後倣此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此以哀姜致莊廟也說見前

九年宋公御說卒

秋七月伯姬卒

此許嫁而未歸者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策書闕

秋滅溫溫子奔衛

伐齊侯許男伐北戎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十一年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策書闕此必僖公夫人本齊桓之女故會之觀十

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可見

春秋終贊篇

十三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楚滅黃楚人滅黃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三年夏四月葬陳宣公

齊桓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二條

爲淮夷病杞也

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將遷杞以避淮夷也

十三年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策書闕

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

朝三條

鄆季姬者僖公女也其歸鄆不知在于何年策書

未詳不可考矣至是季姬來歸寧而公以鄆子無

禮不來朝也因止季姬不令還將以絕婚而季姬

不忍特邀鄆子遇于防使之來朝以解之經但書

春秋終贊篇

十四

季姬與鄆絕也遇者會禮也

十五年三月季姬歸于鄆

夫然後使之歸鄆如始嫁焉

十六年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

十四年秋八月沙鹿崩

狄侵鄭

策書闕

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策書闕

楚人伐徐一貫

徐徐戎也。楚無故來伐，策書無考，予向爲傳時亦但按策書而不窮經文，遂略之矣。今考經條貫，則前三年經書徐人取舒，舒者楚與國也。徐伐楚與國而楚能不報之乎？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但徐雖戎國而迫于齊魯之間，楚得越境而伐其國，則切膚矣。因合諸侯之師以救之。

春秋條貫篇

十五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不惟救之，且伐厲以牽制之。厲亦楚與國也。

九月，公至自會。

楚人敗徐于麥林。

乃以救之，緩楚人終敗徐師于徐地而去。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越二年而齊與徐人不能報楚，仍伐楚與國以報之。則是楚一伐徐而以伐舒始，以伐厲伐英氏終。

一舉而三與國皆受剝焉。用兵之損害如此。

秦穆侯十五年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

秦穆侯十五年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

韓獲晉侯

晉事略于經而詳于傳，其略于經者以夫子不予晉也。詳于傳者以左氏得晉策書以爲之傳也。據傳則晉惠晉文前後繼立，皆秦穆一人爲之納入而經但書晉世子之殺奚齊、卓子之弑而于惠文相繼之跡絕不一及。故往往不得其始末，然而大概可睹焉。按秦穆本晉獻之壻夫人穆姬者申生姊也。當奚卓被弑時，秦穆本欲納重耳而夷吾以賂秦得入，乃又悔其賂而不肯與秦同，已啣之矣。至是晉饑，則秦輸之粟，秦饑則晉閉其糴，秦穆

春秋條貫篇

十六

乃伐晉而戰于韓，獲晉惠歸，賴穆姬履薪褒經以請罪，乃資晉惠之子圉而釋惠返晉。其後晉惠卒，既已立圉爲懷公，而秦穆復納重耳殺懷公于高梁之墟。總于此兆其端焉。事見二十四年晉侯夷

吾卒條

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 八月螽

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冬宋人伐曹

此伐不知其事，宋與曹每有構兵不可解。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是月六鵠退飛過宋都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魯滅項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邢侯曹伯于淮四條一貢

淮夷病邵齊桓將城邵而會諸侯以謀之

項十七年夏滅項

公在會未歸而我師滅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焉

項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夫人姜姜本桓女以公故會桓而乞公歸

春秋條貫篇 卷四 十七

項九月公至自會

乃歸

冬十有二月齊侯小白卒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稿

又名姓稿 遼宗姬黃較

春秋條貫篇 五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

人伐齊四條一貢

齊桓無嫡子諸姬所生一無虧一孝公昭一惠公

元一昭公潘一懿公商人爲五公子各爭立未決

易牙與寺人貂殺羣吏而立無虧焉先是桓與管

仲曾以孝公屬宋襄已定之爲太子矣至是孝公

奔宋而宋襄急合諸侯以納之此亦宋襄仗義之

始事也

納夏師救齊

當是時昭公潘爲我公之壻因亦帥師以拒孝公

來納名爲救齊實觀變也

納夏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靡齊師敗績

及齊人聞諸師至卽殺無虧以應之而曹師衛師

邾師以及我師亦俱却去而宋襄思如齊師乘齊

桓新喪掩其不備而獨留其師以與之戰必使之

敗績而後已則名爲納君而實伐人喪以張已威

不長甚矣其後齊孝不以德而反以怨伐宋圍緡以是也

春秋狄救齊

其時狄亦聞齊桓之亡而假名救齊以觀變蓋狄之無愛于齊也久矣然而救齊者拒宋者也拒宋即拒孝矣其後齊孝怨宋而反德狄而與之謀衛然則就之敗其為齊孝切齒如此

春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宋襄公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條十五

春秋條貫篇

二

策書未詳特宋襄爭霸之惡跡則始于此

宋襄公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策書闕今按經文則宋與曹本相近為唇齒之國而每相構難前十五年冬宋人伐曹是也今宋襄親至曹地以會諸侯亦必有故乃曹君不親至而祇以大夫蒍盟稱曰曹人則諸侯既不來而地主又闕宋霸可知矣

宋襄公邾子會盟于邾

因以邾近召邾子使之來會而邾子又不至及宋襄罷會至邾而邾子乃復以赴會來邾謂之會盟

見毛氏傳

宋襄公乙酉邾人執邾子用之

襄遂遷怒使邾人執邾子殺之用作牲畜以祭于大雎之社司馬子魚力諫之不聽

宋襄公秋宋人圍曹

又以曹君不親至圍之

宋襄公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諸侯乃惡襄不道謀以楚制宋而邾子為我公增前經書季姬歸邾是也我以是惡宋而共謀伐宋之舉其盟于齊者以齊孝怨就之役亦與謀焉

春秋條貫篇

三

宋襄公二十一年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宋襄知其事乃先盟齊楚以解之

宋襄公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統

宋公以伐宋

然後又大會諸侯思以其釋而無如諸侯盟齊之役各結于其心而不可解也乃即于宋襄主盟之際執宋襄以伐宋霸主之敗壞至此

宋襄公冬公伐邾

當是時我公不為宋所請故不與伐宋而獨帥師以伐邾以邾子我將而為邾所殺報邾怨也

宋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乃我雖不與伐宋而楚人以盟齊之役我實與謀因來獻捷以明伐宋者諸侯之志然亦我志也

宋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然既來獻捷則我義當往會以解其事公因特赴宋合會孟之諸侯而更盟于薄示宋公之執與眾

執之故亦與眾釋之而楚無與焉

宋二十二年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宋乃不敢報楚而但合諸侯之師以伐鄭

宋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

春秋條貫篇

四

績

楚人遂救鄭而宋師大敗傳所云宋襄君子之師不重傷不禽二毛不阻隘不鼓不成列是也

宋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其時齊孝公為宋所納且鹿上之盟齊大夫與焉

而終以戰緡之役刺于其心亦復伐宋而圍其邑

宋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遂終

十九年梁亡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夏邾子來朝

五月乙巳西宮災

鄭人入滑

鄭與滑近而每相構難見後狄伐鄭條

冬楚人伐隨

二十一年夏大旱

我伐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四條

據傳邾人滅須句而僖公毋成風實同姓國也公

因伐邾取須句而返其君還其地焉

邾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邾乘我不備而報之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胃以去

春秋條貫篇

五

邾二十三年公伐邾取訾婁

越十一年我始報之

邾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又報之

二十三年秋楚人伐陳

二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

王之亂夏狄伐鄭二條

狄與鄭近前經狄侵衛是也滑又附于鄭前經鄭

人入滑是也特鄭之侵滑以其貳已而侵而不服

故又伐之余襄王以齊桓定王位時鄭文奉惠王

之命欲陰附于帶逃會不盟本有間于心而鄭文亦以是故猜之故襄王為滑請于鄭或無他意而鄭文以為已執王使不報則直叛矣王乃使狄伐鄭取其櫟邑以狄之足為鄭難也時富辰諫之不聽

冬天王出居于鄭

襄王乃德狄而取狄女隗氏以為后先是惠王欲立王子帶而廢襄王及襄王即位而王子帶奔齊襄王復召王子帶還已十六年矣至是子帶通隗氏而王乃廢后狄遂奉子帶攻王大敗王師而王出奔

春秋條貫篇

六

鄭其奔鄭者以鄭本卿士近王室且與狄為難也鄭文乃不敢怨王仍與鄭大夫孔將鉏等省視官其以安行所禮也特勸王殺叔平戎復辟經無明文而左氏據管策書鋪張管事輒以此為管文之功考前此子頤之亂惠王奔溫王國不告故經不得書今襄王實來告雖有不殺鄭鄭敢告叔父之文故經書天王出居于鄭則既書出居何難再書晉侯納王以定王室而經無辭且出居之經在二十四年冬而晉惠之卒在出居後經書冬天王出居于鄭即繼之曰晉侯夷吾卒是也是王出居

時晉文未入王告難三國一魯一秦一晉則我公與秦穆及晉惠也自左氏以王室之定歸功晉文而時日不合遂以晉文返國預攝之二十四年之春而謂晉惠冬卒係赴告之晚當在襄王出居之先而世家遵傳亦以晉惠十五年之卒改作十四年以合之而實則左氏行文自相矛盾既曰告秦告晉是告晉文而又以秦穆問告與師納王時重耳在秦聽狐偃之計背秦行事辭秦師而下遂迎王于汜以還王城則是晉文方在秦尚未歸晉不特晉惠方卒晉懷初立國晉自有君不當向晉文

春秋條貫篇

七

告難而且秦穆送重耳之師曾未渡河晉文身在道亦未得有一旅之師可以自衛而乃辭秦師而下背秦穆以攘此不世之功此晉史誇大或作此不稽之言而丘明註經不當與經牴牾且自牴也凡此皆皆所當闕疑者也
晉侯夷吾卒
此晉惠公也惠公卒子圉立是為懷公秦穆乃納車耳于晉懷公奔高梁殺之重耳立是為文公
十五年夏四月衛侯燬卒
家萬伯姬來逆婦

策書闕

宋殺其大夫

策書闕

秋楚人聞陳納頓子于頓

策書未詳

薛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萬慶盟于洮九條

萬慶者萬大夫而為我壻莊十二年萬慶來迎叔

姬是也萬原與我隙向賴紀侯以成之今僖元年

季友萬年之獲萬未有以報也萬慶以我壻思請

衛文為我成而衛文已死衛成承父志而為之盟

故雖衛文已葬而仍稱衛子嘉其志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

于是公與莒子盟而衛使大夫參成之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鄒弗及

時齊孝以入國時我師因救齊拒納而至是來報

夏齊人伐我北鄙

以報之未遂而又報之策書闕

衛人伐齊

衛人伐齊

不意衛成以洮盟之故而為我伐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

乃衛伐不足復乞楚師以伐之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且取穀焉

公至自伐齊

二十八年晉侯伐衛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越二年而晉文以出亡之時衛文不禮遷怒衛成

而伐衛公使公子買戍衛而衛人畏晉出其君以

悅晉師遂不終戍而返公乃殺公子買以謝衛成

報衛好也

其後晉復以元喧之訟執衛成而歸于京師公為

納王于王并晉侯皆十穀而衛侯得釋見晉文報

怨條

二十六年楚人滅麇以麇子歸

據傳以不禮遠祖故滅之

冬楚人伐宋圍緡

先是宋襄爭霸時為諸侯所惡諸侯挾楚以伐宋

有前事矣時晉文出亡時宋襄獨贈馬二十乘至

晉文返國而宋得所倚不無重卿諸國之意故楚

晉文返國而宋得所倚不無重卿諸國之意故楚

先伐宋圍其邑

二十七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而明年之冬諸侯仍挾楚以合伐之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公往與焉

二十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侵衛

乃晉文初立思報宋德而諸國難與抗也謂楚初

得曹而新昏于衛若伐曹衛則楚必舍宋而救曹

衛宋可免矣且曹衛晉怨也當晉文出亡時衛文

公鄭文公俱不禮焉曹共公薄浴而觀其驂晉三

春秋條貫篇

十

國怨必報今衛文雖死然衛成其子也必伐不已

蓋晉文老而復國日暮途遠其典霸之跡止此一

事而報曹報衛報鄭挾天子以制諸國展轉糾轉

至報鄭不終反受秦傷而身已殂矣然且釁秦晉

數世之禍兵連不解終以成秦穆之名其恣睢無

理萬不及齊霸十伯之一此皆三傳所不解者惟

夫子經文可鑒焉

楚人救衛

乃楚果舍宋救衛而晉計得矣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且楚弟救衛而不能救曹晉文遂入曹執曹共公

與宋人而使之拘之蓋以曹宋本舊惡令宋得制

曹且以耻諸師之共伐宋也此報曹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

濮楚師敗績

及楚救衛而楚大夫得臣不用命而敗

楚殺其大夫得臣

楚乃殺其致敗者

晉侯出奔楚

當是時衛人以悅晉而先出其君以居于襄牛至

春秋條貫篇

十一

是奔楚衛大夫元咺奉成公之弟叔武為之居守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

子盟于踐土

晉文既勝楚遽思挾天子以制諸侯乃獻楚俘于

襄王王親至鄭之踐土以勞晉師且享醴命伯晉

文乃會諸侯于王所我公與鄭伯及衛成之弟叔

武皆在會焉惟衛成在楚曹共公拘于宋

陳侯如會

陳侯以後至如會

公朝于王所

我公乃與諸侯歸于王所朝之

六月衛侯鄭自楚歸于衛衛元咺出奔齊

于是晉文使衛成歸國甯武子與國人盟之而人

而叔武未之知也及聞入急走出迎而前驅者射

殺之衛成乃殺前驅者而元咺出訟于晉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

齊人于濫

晉乃復謀衛而駕言踐土之會許男不至因重會

諸侯以謀伐許衛謂之討不服

天王狩于河陽

春秋條貫篇

然而踐土之會以獻俘之故王來勞師故得挾天

王以制諸國今但會諸侯王必不至若但入朝則

又與伯主之會無涉且晉所倚者秦也秦並未經

與諸侯之會而今特遣大夫來不可不有以誇之

因借冬狩名召王來狩當時簡書稱晉侯召王而

去子改之曰王狩可也召王狩不可也王自狩耳

壬申公朝于王所

狩畢朝之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然後假王威以執衛成使與元咺訟必欲坐罪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元咺乃受晉命歸立公子瑕

諸侯遂圍許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國許

晉文始使宋人釋曹伯而圍許以終其事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

于翟泉

則是曹衛二怨皆已報復亦可已矣乃又以鄭文

不禮尚未釋憾雖踐土濫原二會鄭伯皆與與許

春秋條貫篇

男不至不同而欲加之罪駕以貳楚為詞則睡毗

之甚矣然且諸侯前會散于春月甫入夏而急為

是會一似掩蔽之已促者又且以所倚之秦儘可

搜伐初聯諸國終用秦師以為得計而不虞三報

之忽敗也

三十年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衛侯鄭歸于衛

若衛成則天王從我公請而釋之使歸

晉人秦人圍鄭

晉文遂專邀秦穆以伐鄭秦穆穆雄精本助晉與

而五年之間有晉無秦既已心懷忌嫉矣及聞
鄭大夫背秦附晉之說遂幡然改悟反與鄭盟且
使三大夫杞子聃爲鄭戍守使晉勿敢犯雖晉人
請擊秦而晉文不許然而晉文之請則從此其欺
絕矣夫以晉公子之名垂老返國祇享此報復一
事而三報未終卽爲強鄰所而賣雖宋襄雖無
道于此自此絕不敢舉一盟偁一會起動一兵革
耶鬱而死且以爲後來秦晉構兵所自始則何必
矣孟子曰仲尼之事無道桓文之事者夫桓且不
道况乎文也

春秋條貫篇

十四

二十七年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二十八年陳侯款卒

公子遂如齊

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

秋大雨雹

冬介葛盧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秋侵齊

介人侵蕭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卜郊 不從乃免牲 猶三望 秋七月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二條 一貫

二十二年衛人侵狄狄衛人及狄盟

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秦穆公三十二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十九條

自晉文三恨私怨至報鄭而大戾不惟鄭不能報

兼以貽秦晉數世構兵之禍歷文宣成襄七十餘

年而後稍衰息亦已酷矣然皆自閼鄭入滑兩大

春秋條貫篇

十五

節始當晉文與秦穆共圍鄭時秦穆聽屬之武之

言反盟鄭邦晉且使三大夫杞子逢孫揚孫戍鄭

而去致晉文懷慚而卒此固晉君臣父子所啣憾

者今鄭文初死而三大夫密使告秦謂滑師襲伐

可得其國秦穆輕信遠遣孟明西乞白乙三帥出

師而老臣蹇叔力諫不聽及至滑而鄭商人絃高

假以已所販四皮先其牛犒師秦疑鄭有備不敢

至鄭而以滑近鄭遂謀滅滑當是時秦人雖妄動

然與晉絕無與也使以晉文爲新喪耶則兵不向

晉並非伐喪使以伐鄭伐滑爲伐同姓耶則三十

年秋晉文方邀秦以伐同姓而今反禁秦之由來
伐于理不合且晉襄初居喪次父棺未葬忽然越
紼拋殯以他國小殯而遠墨涅其衰經一如將葬
其國土而焚其宗社者此在晉襄為喪心病狂而
在鄭滑聞之亦必竊笑其不情之舉以纓冠披髮
而救鄉鄰之爭鬪誠何必然而乃舉世夢夢自三
傳迄今並無有一人能知其意者此夫子之書之
所以不可不通讀也蓋晉文之飲恨深矣暮年爭
霸僅博此報怨一事而怨不終報倒戈逆婦反為
敵人所快意則三國之怨可忘而此時之辱必不
可忘晉襄承父志故伺其可間而急以乘之不憚
墨衰涅經且名戎助師以示必勝蓋其蓄之者有
素也

春秋條貫篇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于是敗秦師而取三帥晉文夫人秦女也請釋之
秦伯乃素服郊迎悔不聽蹇叔之言作秦誓然而
秦晉之相報則從此無已時矣

文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
師敗績

越三年秦仍遣孟明報晉而秦復敗績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晉復連諸國以伐秦

三年秦人伐晉

秦伯乃與師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封殽尸
而還左氏曰遂霸西戎則是役于晉有大創者矣

四年晉侯伐秦

晉襄乃親伐以報之

七年夏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既而秦穆死晉襄亦死怨可釋矣奈晉襄死時趙
盾以襄子靈公少議立晉文之子使國有長君而

春秋條貫篇

又以前文諸子中惟公子雍長而子雍在秦使先
蔑至秦迎之時秦康公念舊好以師送雍而晉襄
夫人穆嬴日抱靈公啼于朝且頓首求盾盾復立
靈公而與師以拒子雍且與秦戰必敗其師而後
已則重尋舊怨矣

十年夏秦伐晉

越三年而秦乃報令狐之役

十三年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秦以報伐未得志復交戰河曲而交綏而退

宣元年冬晉趙穿帥師伐崇

既而秦康死秦共初立晉始欲求成于秦然成則已矣乃又用趙穿計謂我侵崇秦必來救崇我于是可求成焉及侵崇而秦弗與成

晉秦二年秦師伐晉

且復以伐崇而又報之則彼此報伐適相當焉

晉秦八年夏晉師白狄伐秦

于是晉靈弑秦共亦亡晉成與秦桓初立可釋怨矣而晉忽構狄伐秦

晉秦十五年秦人伐晉

越七年而秦乃報伐是時晉又易景公矣

春秋條貫篇

十八

晉秦成九年秦人白狄伐晉

然秦既報伐而戰于輔氏爲晉師所敗故越十年而又報之晉以白狄伐秦以白狄報又相當焉

晉秦十三年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乃晉又易君景死厲立復魯王官并諸侯之師以

伐秦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焉

此事據傳云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而經文並不一及故後儒揣摩以爲秦曲晉直而不書

耶則韓原之戰秦直晉曲而經書戰韓原獲晉侯未嘗諱也以爲不告而不書耶則公親在軍不須告也以爲諱有功耶則諱敗不諱勝克獲有功未

嘗諱也杜氏與正義再三躊躇而不得其說臆云經文闕漏傳文獨存夫夫子經文無闕漏者夫子所修者魯史而丘明以晉史當之夫子所惡者晉君晉臣而晉史特誇揚晉君臣以張大之我所傳者魯史所發明者夫子之書而反信晉史而疑魯史信丘明而疑夫子之書大無理矣故此一伐秦晉史載呂相絕秦之書專責秦以狄伐晉而竟忘

春秋條貫篇

十九

晉之先以狄伐秦曉曉有詞猶幸而夫子之經于宣八年夏明云晉師以白狄伐秦昭昭在簡書間也故麻隧之敗呂相之書不更女父之獲或晉史問誕或夫子惡晉而直削其事經傳具在請善讀經者略一審之

晉秦曹伯廬卒于師

然且王官諸侯皆以晉率伐之故曹宣公與王官成肅公皆卒于師經特書曹伯卒師者所以著晉惡不書成肅公卒者所以諱王辱也

晉秦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冬莖曹宣公

秦十年晉師伐秦

十有一年冬秦人伐晉

越十有七年晉悼伐鄭秦景借救鄭伐晉以報前

諸國之伐而其事終焉

三十三年齊人使國歸父來聘

癸未葬晉文公

狄伐齊

策書未詳

晉人敗狄于箕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春秋傳買篇

二十

策書闕

乙巳公薨于小寢

限霜不殺草李梅實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策書未詳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秋晴稿又名姓稿遠宗姬黃較

春秋條貫篇六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天王使毛伯來錫命錫命主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也

晉侯伐衛一貫

春秋傳買篇

諸侯有相朝之禮謂小朝大也齊晉魯衛皆侯爵而彼我匹敵雖齊桓與霸魯衛亦未嘗一朝而晉文無道強諸侯朝晉而魯衛不與斯亦已矣至晉襄陽父之志通告諸侯伐衛討魯必使之朝晉而後已何世濟其惡一至于此此以衛成不朝晉而興師伐衛取衛戚邑并俘其邑大夫而還傳稱晉用先且居謀先朝王于溫而後責衛之不朝則直以晉僭天王尤屬無禮且溫本周邑是時已賜晉即曰溫不服晉王國與晉共有之然非王朝也若果朝溫則必晉伐衛時襄王偶至溫而晉

朝之者策書總未詳耳

朝晉衛人伐晉

衛成爲晉文所辱世讎也今復受伐而喪地朝之不甘以告于陳陳共公不平使衛報伐衛乃遣大夫孔達伐晉世頗稱快而惜其終不能勝晉也

朝晉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晉襄乃親至戚而疆戚田魯不得已遣大夫往會之然非晉意也

朝晉二年三月己巳及晉處父盟

因討魯不已公乃朝晉而晉復不理使大夫出盟

以耻之

朝晉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然且自春至夏止公不還又復以衛之抗晉爲討

諸侯不安因會列國使魯衛求成于晉而陳共公以教衛報伐之故并執衛孔達以悅晉晉乃遣大夫受魯衛之成而于是魯與衛則皆爲晉屬國焉

朝晉三年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至是公復朝以謝又踰月而晉侯始與公盟

朝晉四年春公至自晉

且又止公不還自冬至春使之朝晉正而後遣歸

則惡極矣當是時始釋衛孔達而衛侯亦親往謝

且使曹伯爲正校諸國貢賦之數無道如此

楚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頹楚成王欲廢太子商臣而立

廢太子商臣而立

公孫敖如齊聘也

二年丁丑作僖公主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閔初在禰廟莊在祖廟今僖將入禰閔將升祖而

乃升僖于閔上則僖還祖而閔仍禰子在父上禰

在祖上矣逆祀也

文公公子遂如齊納幣

兩條一貫

四年夏逆婦姜于齊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

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伐沈究不知何故其後沈終爲晉滅在定則或有

他故而策書不能詳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

楚秋楚人圍江三條一貫

江冬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江本楚屬國不宜漫加救恤晉襄思救弱乃告天

王以救之反致滅江則無功有過矣齊桓會黃人

管仲諫沮之慮反貽黃禍而不能救也桓不聽而

既而楚滅黃而果不能救今兩弱一轍矣其後晉

定召陵之會一舉而亡胡沈蔡頓四國霸主之禍

烈如此而胡氏尚欲告天王合諸侯以聲其罪

四年秋楚人滅江

此時何不聲罪耶

三年雨螽于宋

春秋條貫篇卷六

四年秋侵齊

四

策書闕

衛侯使甯俞來聘

魯衛同為晉所辱故相親焉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信之生母文生祖母也此可觀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襄王以諸侯夫人禮禮之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召伯來會葬

左氏曰禮也

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夏公孫敖如晉

策書闕

秦人入郿

秋楚人滅六

六叛楚附東夷故滅之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秋季孫行父如晉

策書不詳何事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晉狐射姑出奔狄

晉襄蒐夷時將登箕鄭父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

春秋條貫篇卷六

五

軍先克勸晉侯以狐射姑

狐偃子

將中軍趙盾

佐之陽處父趙氏黨也又改使趙盾將中軍狐射

姑佐之故狐射姑殺陽處父而身出奔狄

九年二月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三月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而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亦殺先克至是晉人

討賊先殺先都梁益耳繼殺士穀箕鄭父而狐射

姑以出奔免焉

梁益耳非卿故不書

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

七年公伐邾

三條一貫

春秋左傳卷六 宣公六年

三月甲戌取須句

邾滅須句而魯伐邾是也乃自取須句而令邾公

子之叛邾而歸魯者使居之為邑大夫則無道矣

邾曾滅須句而倍公取還之見倍二十三年

遂城郛以備邾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人殺其大夫

宋成公新卒其子杵臼立即昭公也昭公未即位

遽謀去羣公子而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

孫固公孫鄭于公之宮至六卿謝和公室然後昭

春秋條貫篇

六

公得即位成公得葬則無道矣其後昭公之被弑

實基于此

狄侵我西部

策書闕左氏取晉策書補之以狐射姑在狄趙盾

使讓之數語抵塞作傳則與狄侵本事何與焉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二條

晉靈新立遣大夫與諸侯盟總以屬國待諸侯也

八年冬十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乃以前盟時公至稍緩晉復來討故又遣上卿報

盟不意趙盾秉政乃每事苛暴如此

公孫敖奔莒七年冬徐伐莒五條

策書闕

公孫敖如莒泄盟

此泄莒盟與徐伐莒並無干涉未有莒被戎伐而

友來與魯盟者此皆策書之無據者也惟公孫敖

事則策書有之敖為慶父子初娶莒女曰戴已生

文伯其姊聲已生惠叔戴已卒又聘莒而莒辭之

乃聘之為襄仲妻至是以泄盟如莒且為仲逆女

見女美自娶之仲請公攻敖公用仲叔惠伯諫使

仲舍女敖娶女兩俱不娶從之

春秋條貫篇

七

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以弔襄王喪而中道返莒從莒女焉誤國如此

十四年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敖既奔莒魯人立文伯為後敖又生二子于莒而

求返魯文伯請于公許之然不許聽政事藏于家

三年而仍與莒女奔莒文伯死立弟惠叔為後敖

又以重賂求返魯惠叔請于公又許之乃未至而

路死于齊至是告喪請歸葬不許

十五年夏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齊人乃為孟氏謀置棺于堂阜不去惠叔哀毀立

朝以請命始許歸葬其葬視慶父以罪降焉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襄王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八年冬十月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雒戎將伐魯故盟之

孟

宋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卷六 春秋條貫篇 八

宋貽無道見前事矣弟貽公者襄公之孫也襄夫

人寵愛庶孫公子鮑而惡貽公鮑厚施于國而襄

夫人助之將殺貽而代立焉夫人因戴氏之族先

殺貽弟司馬卯及襄諸孫之為貽黨者而司城蕩

意諸來奔經不書卯書意諸略之也先是公子蕩

為司城及卒其子公孫壽辭司城不受而使其子

蕩意諸為之至是司城致節于府人而來奔公重

其義也于襄仲聘宋時送意諸還宋復其官焉

昭十六年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夫人至是乃俟貽公田孟諸而使甸師攻殺之蕩

意諸死焉公子鮑代立是為文公

昭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晉趙盾乃請于靈公以伐宋大言曰大者天地其

次君臣貽大訓也宋弑其君反天地逆民則天必

誅焉晉為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矣靈許之乃

發令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使三軍之鐘鼓畢備

且曰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戰以鐸于丁寧儆其民

也且復旁告于諸侯與列國之師治兵振旅鳴鐘

鼓以至于宋及至宋即聲其罪曰何故弑君其嚴

毅正大振動踴躍如是乃忽然止息反以伯主之

春秋條貫篇 九

威名為之立君畏宋耶愛宋耶受宋賂耶策書總

未詳也但曰立文公而還

昭夏諸侯會于扈

則其狡而變頑而無耻吾方慮其無言無面目可

以對眾乃復誇平宋而會諸侯則其視列國之會

盟諸師之聚散直見戲耳嗟乎晉霸自此掃地矣

哀九年春夫人姜氏如齊

昭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楚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楚輕晉君少不能有諸侯故伐鄭以嘗之而趙盾

合諸國之師而仍不敢前致楚俘囚鄭諸公子及大夫而受成而去盾之無能又如此

夏狄侵齊

策書闕

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子越椒也

聘不知何事亦不知報聘與否策書未詳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楚殺其大夫宜申圖子西門謀逆而死

春秋修實篇

十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漁子盟于女栗燕子川卿士以頃王新立故盟諸侯

冬狄侵宋

策書闕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三條一貫

楚會陳侯鄭伯蔡侯麇子將伐宋次于厥貉宋求

成焉遂田于孟諸而麇子逃歸總是策書不詳陳

鄭之不次厥貉麇子之見逃皆不可得而知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討逃也

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

晉乃會魯謀宋鄭之平楚者而無如何也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 狄侵齊

我敗秋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敵于鹹是時獲長狄僑如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邾伯來奔

策書不可解似邾伯初卒邾人別立一君故太子

來奔然太子不當稱伯或是時邾伯既葬太子雖

失位而非其罪故史以成君之禮稱之所以深惡

邾人之別立君者傳非是也

夏楚人圍巢 秋滕子來朝

春秋修實篇

士

秦伯使術來聘以重魯來聘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郕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陳侯朔卒

邾子貜條卒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世室屋壞魯公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杏公朝晉時衛請平于晉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

棗公朝晉還鄭亦請平于晉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狄侵衛

策書闕

邾人伐我南鄙叔孫彭生帥師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公昭

晉納君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

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三條一貫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提菑文公

卒邾人立定公提菑奔晉晉趙盾乃大會諸侯

秋公至自會

晉人納提菑于邾弗克納

而以八國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提菑于邾邾人辭

春秋條貫篇

十一

曰齊出糴且長盾無辭而退然則輕意肆志勞師

役衆何爲矣盾之躁妄而不足與爲又如此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齊懿王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十七條一貫

齊懿王

齊昭公卒已立太子舍矣昭公弟商人

即齊懿公

弑舍自立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而昭公者魯婿也魯使襄仲告天王

王臣

請以王威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王

使單伯請昭姬而齊執單伯

齊人執子叔姬

并執昭姬其不稱昭姬者與齊絕也夫子書法也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魯以齊執天王使告晉

六月單伯至自齊

晉置不理乃又拘于齊半載單伯自爲請而始得

歸傳曰齊人許單伯之請而赦之

秋齊人侵我西鄙

齊復伐我

孫行父如晉

春秋條貫篇

十三

又以齊難告于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晉乃借新城舊盟之諸侯而會于扈駕謀伐齊而

終不出師反顯受齊賂而止然則弑國君戮王使

辱國辱踐宗國猖狂叛亂彌天惡逆而爲之晉者

但旁觀袖手而不之救所謂霸主者安在然且縱

奸長惡反受其賂則其不尊王不討叛不恤與國

卽以數世脅朝脅貢之臣屬而並不假以優庇之

心晉惡從此無度矣經不書晉并不序列國惡之

也

齊懿公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齊乃送昭姬還魯謂之大歸未已也

齊懿公齊侯侵我西部遂伐曹入其郭

又侵我未已也以曹甫朝魯此年夏來朝并伐曹而入

其郭其往還如此

齊懿公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

及盟

于是魯乞平而公以疾故使季孫往會齊侯不許

齊懿公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無如公疾之非假也

春秋條貫篇

古

齊懿公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

不得已乃使襄仲納賂于齊侯然後許盟而猶未

已也

齊懿公十七年春齊侯伐我西部

又伐我

齊懿公六月癸未及齊侯盟于穀

且親帥師以伐我而晉復不救公乃親至穀行成

齊懿公秋公至自穀

而然後歸

齊懿公冬公子遂如齊

又遣上卿往拜成而于是我公死齊侯被弑而其

事終焉夫即此一事而簡書歷歷不避嫌不諱辱

周詳反覆著齊晉之惡痛王室宗國之弱惡則思

懲弱則思奮勸戒予奪書法畢備而愚者尚欲以

斷爛目之豈非冤哉

十四年宋子哀來奔避昭公無道也

宋司馬華孫來盟

策書不詳其事

十五年夏曹伯來朝

晉伐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新城之盟蔡人不至故伐之

春秋條貫篇

五

十六年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文公生母也

毀泉臺

楚滅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庸以楚僂故率百濮伐楚而楚報滅之

十七年夏四月癸亥莖我小君聲姜以齊難故莖緩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不知何臺也策書不詳

秦伯瑩卒公康

齊懿公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邴歇閭職以私怨弑齊懿而行齊人立懿之兄元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一謝會葬一賀齊惠新立

公子遂冬十月子卒

文公夫人哀姜生太子惡及公子視其妃敬嬴生

宣公敬嬴嬖且私事襄仲欲立之至是文公薨已

立惡矣襄仲以聘齊時請立宣公齊許之乃歸而

弑惡并殺視焉

夫人姜氏歸于齊

哀姜大歸

季孫行父如齊

策書闕

春秋條貫篇卷六

夫

舊絨莒弑其君庶其

莒紀公黜太子僕而愛庶子季佗太子僕弑君以

寶玉來奔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稿又初稿

文輝克有較遠宗姬黃

春秋條貫篇

七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魯求好公子遂如齊逆女

六條

前齊懿弑逆時虐于叔姬魯文為齊懿侮辱久矣

至是齊懿被弑魯文亦死宣公以殺適見立請婚

于齊且服甫及期而遽作喪婚罪可知矣若其娶

春秋條貫篇卷七

十

何公之女則策書亦未詳也

宋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宋夏季孫行父如齊

又略齊求盟焉

宋公會齊侯于平州

宋公子遂如齊

因謝盟

宋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而取賂以去其卑曲如此

晉放其大夫胥甲于衛

文十二年秦晉戰河曲時晉趙穿胥甲俱不用命交綏而退今舍趙穿而獨放胥甲趙盾之曲也

秋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晉楚各欲以宋陳鄭為屬國而未有定也至是鄭人窺趙盾無道而不足恃遂幡然歸楚而陳靈公以共公之卒楚人不禮因受盟于晉是時楚莊王爭弱楚強晉弱楚遂挾鄭以侵陳并侵宋

宋鄭 晉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救陳宋不克經不書救宋以盾不敢至宋也

春秋條貫篇

宋鄭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盾乃挾陳宋并諸國轉而伐鄭楚遣蔣賈救鄭敗

晉于北林獲晉大夫解揚囚之

宋鄭 晉人宋人伐鄭

晉報伐又不克

宋鄭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

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乃使宋鄭自決戰而宋又大敗獲宋華元去

宋鄭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晉宋于是仍合四國以侵鄭又不克而罷

春秋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時晉靈侈虐趙盾以數諫不聽靈欲殺盾已闕于

朝矣盾闕歸而亡駕言出山其從子趙穿遂攻靈

于桃園而弑之盾遽返使穿迎公子黑臀于周立

為成公太史曰亡不出境也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收十牛牛死乃不郊

猶三望 葬匡王 楚子伐陸渾之戎

晉楚爭 夏楚人侵鄭二十條

趙盾耻伐鄭不克乃于弑君後驟伐鄭以使之必

春秋條貫篇

宋鄭 服鄭不得已與晉平而楚之爭鄭者至矣

宋鄭 四年冬楚子伐鄭

乃楚伐鄭而盾不救然鄭未與楚平也

宋鄭 五年冬楚人伐鄭

及楚又伐鄭鄭猶未平而陳忽叛晉而歸于楚晉

乃以伐陳之師兼救鄭焉經不書救惡救晚也

宋鄭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及晉再侵陳而陳與晉平

宋鄭 八年楚師伐陳

楚乃舍鄭而伐陳

陳宋九年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陳宋晉會諸國而陳侯不至晉亦伐陳值晉成公卒而罷是年晉成之子景公立然而楚復舍陳而伐鄭

陳宋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陳宋時晉景以卻缺為政不用盾故晉救急至而鄭得以拒楚師然而楚復踵伐取鄭成去而傳未詳也

陳宋十年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陳宋當是時鄭以楚踵伐之故不得已與楚成而晉又伐之

春秋條貫篇 卷七

四

陳宋楚子伐鄭

陳宋鄭以晉伐之故不得已與晉成而楚又伐之

陳宋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陳宋鄭乃曰晉楚不務德而務兵爭吾與其來者可也

陳宋謂來即歸之因又與楚平而并盟陳焉

陳宋丁亥楚子入陳

陳宋乃以陳夏徵舒弑君之故楚莊為討賊故入陳是時陳服楚非爭陳也然陳亦創矣

陳宋十二年春楚子圍鄭

陳宋而鄭則以盟楚之故晉復來討不得已又與晉平

陳宋而楚又伐之圍城至三月晉不敢救鄭伯乃肉袒

陳宋牽羊行成于軍且以子良為楚質而鄭亦創焉

陳宋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至楚子戰于邲晉

陳宋師敗績

陳宋及楚已服鄭而晉救方至至決戰而晉又大敗

陳宋十三年冬晉殺其大夫先穀以敗

陳宋十二年冬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陳宋晉乃大會諸國將挾宋衛以伐陳鄭而衛人不從

陳宋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陳宋但使宋伐陳而衛反救之詳見後衛叛晉條

春秋條貫篇 卷七

五

陳宋十三年夏楚子伐宋

陳宋越明年楚子復伐宋以報宋伐陳之役策書誤

陳宋十四年晉侯伐鄭

陳宋晉不敢爭陳仍復爭鄭以邲之戰為救鄭敗也因

陳宋假為討貳君親帥師然但蒐鄭野不敢入鄭而還

陳宋秋九月楚子圍宋

陳宋楚子又伐宋以報伐鄭之役且以其時宋殺楚使

陳宋故并力伐之

陳宋十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陳宋方是時宋告急于晉而晉人不敢救也至是圍宋

將一年矣。宋華元夜入楚師，乞公子子反輸以情。實楚始許宋平，而于是宋鄭陳三國無不受楚大創。考歷乎爭霸之禍，人國如此。

齊侵三年秋赤狄侵齊二條

四年赤狄侵齊

齊侵十五年宋人伐曹七條

策書闕

齊侵十九年宋人圍曹

策書闕

齊侵宣三年宋師圍曹

春秋條貫篇

六

按宋與曹有舊怨，屢興構伐而皆不得詳其事。策書俱闕，卽此圍曹左氏仍以宋舊事抵塞之，而皆非實錄。夫曹宋小國，與魯無與，夫子歷紀之以至千滅此，其中必有故而惜其詳于經而傳反闕也。故吾于條貫之際引僖年伐曹事並列于此，以爲滅曹考証焉。

齊侵哀四年宋樂髡帥師圍曹

策書闕

齊侵六年宋向巢帥師伐曹

策書闕

齊侵七年宋人圍曹

策書闕

齊侵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一至是宋景親伐曹，執曹伯而曹滅矣。策書祇云伐曹，時以曹人訴宋景而滅此，監子之語總是策書全闕不可考耳。但此滅曹見左傳史記而孟子時有曹交者趙岐註曰曹君之弟亦不可解。

三年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齊侵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

公伐莒，取向三條

春秋條貫篇

七

莒邾二國不知何故而齊與魯共平之。策書總未詳也。

齊侵十一年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策書闕

齊侵十三年春齊師伐莒

策書未詳

齊侵四年秦伯稻卒公與

齊侵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鄭靈初立公子宋以

齊侵五年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策書闕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固自迎婦也

叔孫得臣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六年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七年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謀會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 秋公至自伐萊

策書未詳

大旱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盟于黑壤

春秋條貫篇卷七

八

八年春公至自會

晉侯以初立會諸侯時公未朝晉故止公于會而

不許盟踰年始歸

夏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策書闕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公子遂字襄仲故氏仲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以仲遂赴至滅樂禮也

戊子夫人薨氏薨

楚滅舒楚人滅舒蓼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城平陽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聘周也

齊侯伐萊

策書闕

魯取取根牟東夷國也

策書闕

八月滕子卒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春秋條貫篇卷七

九

宋圍宋人圍滕二條一貫

春秋釋例謂滕為齊所滅而國策作宋滅滕則宋

于滕或不無覬覦之意而惜策書之並未詳也此

與十年伐滕不知何故而夫子歷書之非無為者

因就其所書而條貫如此

宋十年六月宋師伐滕

陳靈公陳殺其大夫洩冶六條一貫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大夫洩冶以諫

公被殺

陳癸未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夏姬子微舒伺公至其家弑之

十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丁亥楚子入陳見爭朱鄭陳條

孔寧儀行父奔楚楚子為討賊因入陳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納二子而夫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策書不詳

齊人歸我濟西田前所賂者以我服歸之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巳巳齊侯元卒

春秋條貫篇

齊崔氏出奔衛崔杼有寵于齊惠公至是惠卒而高氏逐之

公如齊公至自齊齊惠喪也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聘報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策書未詳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聘新 冬公孫歸父如齊

齊侯使國佐來聘聘報 饑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秋晉侯會狄于攢函以狄服也

十有二年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見宋鄭陳條

晉以邲之戰為楚所敗乃盟宋衛曹以謀伐陳鄭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見宋鄭陳條

齊魯衛陳宋原不甘為晉屬國當晉襄討魯衛朝

晉時陳共公不平使衛成公抗晉遣大夫孔達與

師報伐而勢不能敵終與魯朝晉且執孔達以拘

于晉者三年衛君臣痛心久矣至是晉敗于楚衛

以為可抗而且德陳之相恤因背盟救陳仍以孔

達帥師而無如仍不敵也

春秋條貫篇

十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晉乃討衛叛遣使坐責欲得孔達而甘心焉達遂

自縊以謝晉魯史書此著晉惡也而胡氏以為干

犯盟主其漫不曉事如此

十有三年 秋螽

十有四年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策書不詳其事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以楚子圍宋久而往會之事見爭朱鄭陳條

晉滅狄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以爭政故也

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策書闕

初稅畝 冬螽生 饑

十有六年

晉滅狄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夏成周宣榭火 秋邾伯姬來歸

策書總闕

春秋修實篇

主

冬大有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晉不知以何事會諸侯策書不詳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前斷道之會齊侯不至故伐之

公伐杞

策書闕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邾子于郕

策書不詳其事

甲戌楚子旅卒王葬

公孫歸父如晉晉聘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公孫歸父為襄仲之子襄仲殺嫡而立宣公故其

春秋修實篇

主

子歸父相繼為卿至是宣薨季文子乃發其父罪

而拒之奔齊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初晴稿

又秋時稿
文輝克有校
遠宗姬黃

春秋條貫篇

成公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三月作丘甲

齊敗夏滅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六條

齊虐魯久矣前宣十七年晉盟斷道時使郤克徵會于齊齊以郤克之跛也惟婦人觀之而笑且不

春秋條貫篇

赴會晉既已伐之矣至是齊又謀伐魯魯告難于

晉因乞盟焉

齊敗三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時齊頃公親至魯圍魯龍邑龍人獲齊頃嬖人膊之而投之城下齊遂取龍而師及北鄙

齊敗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

師敗績

衛侯以齊師在魯使大夫侵齊而不能敵也

齊敗六月癸酉季孫行父滅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

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師戰于鞌

齊師敗績

于是魯滅孫許衛孫良夫同乞師于晉晉郤克請

以八百乘同魯衛出師與齊戰于鞌齊師大敗幾

獲齊頃公齊乃以重賂求成于晉晉請以齊侯之

母蕭同叔子為質蓋惡前婦人之笑也時魯衛在

軍者皆勸晉受成

齊敗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晉從之遂與齊盟

齊敗取汶陽田

且使齊歸我所侵之田至是取之

春秋條貫篇

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定王以伐戎致敗

冬十月

二月八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

楚敗冬楚師鄭師侵衛三條

楚莊王時齊宣曾求好于楚至是魯衛以齊難歸

晉楚共新立忌之因挾鄭來責伐衛并伐魯焉

齊敗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衛敗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

人邾人薛人郕人盟于蜀

魯衛不得已請盟時齊魯衛宋鄭陳與秦曹許蔡

等共十五國皆在會而楚意已無他矣

晉楚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五十一貫

獨是宋鄭陳爲晉楚所爭在宣之末年三國皆大創而嗣此宋每屬晉陳每歸楚或偶一爭及而究非所急一若專意于服鄭者乃鄭復從楚以伐魯衛則自貽戚矣晉于是伐鄭而魯衛佐之楚共雖爭鄭然無如魯衛何也

鄭爭二月公至自伐鄭

鄭爭五年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

春秋條貫篇八

三

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于是鄭又服晉

鄭爭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鄭爭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而楚又爭之

鄭爭七年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

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

馬陵

楚爭不已而晉摟諸侯以救鄭且與之盟

鄭爭公至自會

鄭爭九年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又盟

鄭爭公至自會

鄭爭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楚乃反以賂誘鄭鄭畏之不得已私與楚使會而未往也至是鄭伯朝晉而晉執之復使欒書伐鄭鄭不得已使大夫求成于晉而晉又殺之

鄭爭鄭人固許

楚子使令尹子重侵陳以救鄭鄭乃借聞許以示

春秋條貫篇八

四

整暇且立成公之子曰鄭有君矣

鄭爭十年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晉乃先使衛侵鄭

鄭爭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又以晉侯疾使太子假爲晉君摟諸侯伐鄭鄭不

得已復賂晉求成而鄭君得歸

鄭爭十五年楚子伐鄭

于是晉景卒厲立又五年矣楚共亦無意爭鄭而

公子側欲北師子貞沮之不得遂伐鄭鄭與楚平

鄭爭十六年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

鄭伯戰于鄆陵楚子鄭師敗績

晉以鄭平楚之故復伐鄭而楚子救之時兩師相
當而晉師以射楚共王中目故云楚敗經但書楚
子敗績不書楚師以是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以其北師伐鄭也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然晉則可已矣乃復搜王官并齊魯伐鄭而諸國
皆病幾不能軍

十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鄭乃侵晉邑自虛及滑而衛救之晉遂命衛侵鄭

春秋條貫篇

五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

伐鄭

當是時鄭成感楚共傷目之故以太子質楚而楚

亦令諸公子戍鄭晉雖搜王官召諸侯伐之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又盟以固之而楚救卽至

秋公至自會

諸師皆退

晉侯使荀瑩來乞師

夫如是晉亦可以已矣乃復召魯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仍挾王官并諸國伐之鄭不服也

襄元年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齊崔杼曹人

邾人杞人次于鄆

會晉厲公被弑晉悼方立而韓厥爲政思以啟霸急

挾諸國以伐鄭入鄭郭敗鄭徒兵于洧上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楚救鄭不及轉而侵宋鄭亦取宋縣以報之

二年六月庚辰鄭伯踰卒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而不謂鄭成之已卒也乃晉厲之弑楚帥師在宋

春秋條貫篇

六

不伐喪今晉伐鄭喪則悼無道矣當鄭成卒時子

駟請事晉鄭成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于其目吾

背之不忍也至是晉師至請成子駟曰官命未改

秋七月仲孫蔑會荀瑩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于戚

乃晉悼必欲鄭服復合諸侯以謀鄭

冬仲孫蔑會晉荀瑩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

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且挾十國師以威諸侯遂用孟獻子之計城鄭虎

牢之屬晉者而據以偪之

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鷄澤

鄭不得已乃求成而爲之盟焉方是時楚共閔鄭成之死舍鄭爭陳而鄭患少息

八年鄭人修蔡獲蔡公子燹

乃不意相距五年鄭人忽侵蔡而致楚怒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及楚伐而晉救不至復與楚平

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春秋條貫篇

七

盟于戲

晉乃大伐鄭以示必下鄭不得已又與晉平時鄭六卿諸公子皆在會晉士莊子爲載書曰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晉命是聽而有異志者有如此盟鄭公子駢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愁苦蟄監無所告訴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有禮與強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有如此盟苟偃使改載書鄭不從乃復以諸侯圍鄭不克而還

楚子伐鄭

楚乃伐鄭而鄭曰吾盟固云惟強是從今楚伐而晉不我救則楚強矣乃又與楚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晉又挾諸國伐鄭

戊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然且諸侯之師皆受晉命以戊虎牢乘鄭有盜禍而信之無道極矣時鄭不得已將與晉盟而楚救適至諸侯無戰志鄭夜涉潁水與楚師盟而晉不

春秋條貫篇

八

敢近舍之而去晉策書鋪張其事謂晉悼典霸三駕而楚人不敢與爭此一駕也何如也

公至自伐鄭

十一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乃晉復不已仍召諸國以伐鄭鄭何罪諸國何罪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鄭不得已又乞盟焉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而楚救適至鄭遂會楚以伐宋二駕何如耶

鄭爭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勝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前晉以夏月召師七月盟亳城諸侯之師皆七月始散而即于是月重召諸侯之師而使之復來而諸侯之師不旋踵而同時畢至又並無一敢稍違者是雖桀紂之虐湯武之仁總無若是之神且速也然而楚師已去兩大強弱曾未分而諸國與弱小俱糜爛矣時鄭以重賂乞成而晉師始退

鄭爭公至自會

春秋條貫篇

九

鄭爭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鄭乃告楚而楚知鄭欲從晉遂執其使幸嗣此楚共王卒且歷有吳患遂無意爭鄭

鄭爭冬秦人伐晉

然又約秦人伐晉以報蕭魚之役

鄭爭十二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又侵宋以報蕭魚之取鄭而後已然則三駕蕭魚楚未嘗不敢與晉爭也

鄭爭十八年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越六年鄭公子嘉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誘楚師

以發難諸大夫覺而備之楚覘其無應遂去

鄭爭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鄭爭二十四年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是時晉侯亦定以救齊故及之非有意爭鄭也

鄭爭二十六年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于是諸侯皆厭亂值宋向戌善于晉趙武楚屈建欲平晉楚以弭諸侯之兵先與晉楚及諸國各有成言因假楚伐鄭以爲合好所自始使諸侯徵會得以有辭

鄭爭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

春秋條貫篇

十

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鄭爭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然後大爲盟會以息兵使諸國同歸于好自此以後有盟會而無兵車而于是搜伐之禍稍衰止焉

三年辛亥葬衛穆公

甲午新宮災三日哭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公至自晉

鄭爭鄭公子棄疾帥師伐許

一隱桓之間鄭滅許而復還之以許本鄭屬也自僖六年屬于楚則許非鄭有矣今尚以舊屬之故思

與楚爭而伐之

許鄭伐許

又伐之

四年鄭伯伐許

時鄭襄方享鄭悼初立而又急伐之則鄭無禮矣

九年鄭人圍許見晉楚爭鄭條

十四年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時鄭為許敗至鄭伯再伐入其郭而後平

十五年許遷于葉

許乃畏鄭偪請遷于葉嗣此終事楚而得免鄭難

春秋修貫篇

雖三遷四遷至定六年已為鄭所滅而仍未亡也

許之善于自存如此

齊魯爭汶陽田兩條元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一貫

汶陽田本魯地為齊所侵久矣至鞏之戰魯從晉

伐齊齊以此賂我則魯地還魯宜也今汶陽棘邑

不肯歸魯而魯帥師以疆之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晉忽助齊而使魯歸地則侮辱極矣忽予忽奪不

顧禮義所謂霸王者安在宜夫子在定哀之間尚

以及汶陽之田為亟亟也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虜咎如伐

冬十有二月晉侯使孫盭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盤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尋元年赤棘盟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宋共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杞伯來朝

夏四月滅孫許卒

公如晉葬鄭襄公秋公至自晉冬城鄆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大歸也三條一貫

策書闕

春秋修貫篇

八年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杞伯悔而迎之

仲孫蔑如宋聘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荀首自要婦而我往饋之

梁山崩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定

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

取鄭附庸

晉命衛孫良夫帥師侵宋二條一貫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晉以蟲牢之會宋公遲至命魯衛討之其肆如此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策書不詳其事

壬申鄭伯費卒 冬季孫行父如晉

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

角乃免牛

吳伐邾 兩條

八年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

邾人伐邾

春秋條貫篇

三

吳伐邾晉為伯主不能救乃以其成吳又挾諸國

以伐之則弱小無死地矣伯主之為害如此

七年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吳入州來 貫

楚申公巫臣有怨于令尹子重且竊娶夏姬以奔

于晉楚盡滅巫臣之族巫臣乃為晉大夫請使吳

而教吳以戰使吳叛楚而伐巢伐徐因伐州來其

意本欲強晉而弱楚而不謂吳與楚之均被害也

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

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鮑邾人會吳于鍾離

時晉悼爭伯又用巫臣之謀使士燮挾列國大夫

通吳以謀楚

襄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楚子重乃為簡練之師以伐吳而吳強非其敵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

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鷄澤

晉為鄭服故復挾列國諸侯通吳以謀楚而吳子

壽夢不至

五年仲孫獲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晉乃因吳之來謝遣魯衛二國大夫先會吳使而

春秋條貫篇

四

重乞會期魯衛大夫奉晉命以往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鄧人于戚

然後挾列國諸侯以會吳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越五年又挾列國諸侯以會吳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遂藉吳勢并諸侯之師滅楚與國而後已

十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

宋人衛人鄭公孫董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乃吳壽夢卒楚不伐吳喪楚共王卒吳諸樊伐楚喪而為楚所敗已無道矣晉復召十三國大夫與吳會而謀與伐楚策書曰會于向為吳謀楚此實錄也乃又襲晉策書謂范宣子數吳之伐喪而退吳人夫專與吳會而敢退吳乎若謂書吳在後則春秋殊會自有書例會相會鍾離皆如是也若謂伐喪為伯主所惡則襄二年鄭成公卒晉悼特挾宋衛伐鄭喪而以此餘口吾誰欺乎

春秋條貫篇

五

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楚以吳伐喪報之而為吳舟師所敗

二十四年夏楚子伐吳

越十年楚亦以舟師伐吳又無功

二十五年十有二月吳子過伐楚門于巢卒

吳子諸樊伐楚報舟師之役親攻巢門為門者所射而卒

昭四年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

沈子淮夷伐吳

時吳以餘昧繼立而楚靈王爭霸效晉搜伐挾與

國之師伐吳

執齊慶封殺之

前此齊大夫慶封黨崔杼弑君奔吳吳以朱方居之至是克朱方殺齊慶封效伯者行事

遂滅賴

滅吳與國而釋之遷其國而還

五年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吳人乃報伐入楚棘櫟麻而經不書也至是楚又報棘櫟麻之役挾諸國而越人與焉

春秋條貫篇

六

六年楚薳罷帥師伐吳

乃楚不知何故又伐徐而策書總未詳也至是楚以吳救徐而遂伐之

十三年吳滅州來

越七年而楚靈見弑吳遂乘亂而滅楚邑

十七年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楚平以定亂新立又踰五年而始報州來之役是役吳大敗既而楚亦敗

二十二年秋戊辰吳敗胡頓沈蔡陳許之師於

鷄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越六年吳又伐州來而楚以與國之師救之會楚令尹卒遠越帥師政令不一未及陳而吳先犯三國之師兩君一大夫皆死而楚師奔矣吳楚既不敵而楚平繼伯嚭救伐乃徙禍人國如此

楚平繼伯嚭救伐乃徙禍人國如此

吳又滅楚邑

定二年秋楚人伐吳

楚救巢而為吳所誘又敗

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

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

春秋條貫篇

七

小邾子齊國夏于台陵侵楚

晉乃乘吳強楚弱之際合十八國以侵楚是時胡

頭沈陳蔡許六國楚靈挾之以伐吳者今俱以楚

平州來之敗一齊歸晉然且蔡侯以楚令尹薳瓦

索賂拘楚三年因質子以求晉伐楚而晉苟寅復

索蔡賂不終伐楚雖晉實畏楚然諸國之禍則不

可道矣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徒為會以終其事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

舉楚師收績楚薳瓦出奔鄭

蔡侯知晉不足恃乃更以子質吳請吳伐楚會吳

闔閭爭霸而楚大夫伍員以讎楚事吳藉之為報

怨之師大敗楚師

庚辰吳入郢

遂入郢而楚大創矣

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然而吳夫差繼霸特與晉會而於越入吳且從此

亡焉孟子著五霸之罪最重搜伐而夫子春秋尤

深惡而痛絕之自文宣以後七公一百四十餘年

春秋條貫篇

六

大半部春秋專記晉襄靈成景厲悼平昭歷世役

召魯衛曹滕邾莒一十八國以逞其爭齊爭楚爭

魯衛爭宋鄭陳蔡諸事此其罪宜在何等而胡氏

猥囑動曰尊霸主嗟乎霸主之為禍如此尊之何

為盡亦就經文一諦審之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孫林父為衛君所惡出奔

十四年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晉侯強納之

八年晉欒書帥師侵蔡以楚故

公孫娶齊如莒自逆

宋共姬始末宋公使華元來聘九條一貫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衛人來媵

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三月聘

晉人來媵

十年齊人來媵以待年故遲致

襄三十年五月甲申宋災宋伯姬卒死于火

春秋條貫篇 卷八 九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八年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趙朔之妻莊姬與朔之叔父趙嬰通嬰兒趙同趙括逐嬰于齊而莊姬惡之因譖于晉侯殺同括焉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賜命圭也

九年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策書不詳其事但云以無備故潰耳

城中城名邑

十年夏四月五十郊不從乃不郊

丙午晉侯獮卒公景

秋七月公如晉見事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以送葬故遲至

晉侯使卻犇來聘已丑及卻犇盟

夏季孫行父如晉聘報

秋叔孫僑如如齊聘修聘冬十月

十有二年

春周公出奔蔡以蔡侯出奔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春秋條貫篇 卷八 十

策書謂宋華元成晉楚之好而爲是盟然經文無

有且後此不數年而晉楚爭宋如故况專會衛侯

亦不合此必策書有誤者闕之可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冬十月

十有三年

春晉侯使卻缺來乞師六條一貫

三月公如京師伐也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邾人滕人伐秦見秦晉構兵條下三節同

秦曹伯廬卒于師

諸侯有死者勞可知矣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二貫一條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冬十月庚寅衛侯遫卒

秦伯卒公桓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春秋條貫篇

王

仲遂字襄仲故已氏仲子嬰齊亦氏仲公羊謂嬰

齊為兄歸父後故以父襄仲為王父而氏仲非也

古分氏以字不必王父凡已字父字皆可氏况嬰

齊不為歸父後定元年季孫欲立歸父之子子家

歸為歸父後而羈不從是歸父見逐後歷成襄昭

定四世並未立後公羊謬說也至若歸父之子氏

子家則以子家者歸父字也然則羈亦氏父字矣

佐邠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三貫一條

前晉挾曹以伐秦曹宣公卒于師其庶子負芻殺

太子自立則晉宜為之討賊乃執之于會雖歸京

師然失伯討矣

公至自會

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

曹請于晉遂赦之然則歸京師謂何

十五年夏六月宋公固卒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平楚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

夫山宋魚石出奔宋十八貫一條

宋不新立桓族蕩氏謀弑公室殺公子肥而戴族

華元殺蕩澤將討桓氏故桓氏魚石輩皆奔楚

十六年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晉每挾宋伐鄭鄭惡宋久矣是時鄭方以子囊之

伐乞成于楚而受楚之意遂乘宋亂以伐之策書

既不詳其事而杜氏以為勝為宋與國因勝有喪

而伐宋則謬甚矣

十八年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楚鄭伐宋納魚石于彭城而還

冬楚人鄭人侵宋

宋圍彭城而楚鄭救之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晉欲爭宋必不自往而必與諸侯之師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

同盟于虛打

且先爲之盟

襄元年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

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始圍彭城取魚石以去蓋晉爲華元楚爲魚石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見爭鄭條

時晉方伐鄭楚乃伐宋以救鄭

春秋條貫篇

重

二年鄭師伐宋

鄭亦伐宋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見爭鄭條

晉乃乘鄭成之喪遂挾宋以報伐焉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見晉吳楚條

會晉楚爭鄭晉乃合十二諸侯會吳以謀楚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遂借吳勢并諸侯之師滅楚與國而以其地賜宋

人以宋爲楚鄭怨也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楚鄭乃伐宋以報之

十一年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見爭鄭條下三節同

而無如晉楚爭鄭之無已也鄭乃伐宋以致晉師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及晉師至而鄭與晉成焉

楚子鄭伯伐宋

及楚救至而又與楚成以爲可兩謝之也

春秋條貫篇

重

十二年楚公子貞帥師伐宋

楚乃專伐宋而止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滕文公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

沙隨不見公七條貫

叔孫僑如者叔孫得臣之子也欲去季文子孟獻

子而取其室時僑如爲成公嫡母穆姜所寵乘公

赴晉召時出姜命以逐二子公不從姜指公庶弟

公子假公子鉏曰是皆君也公懼使孟獻子守公宮然後行及出至壞墮不及會僑如告卻犇曰魯侯待壞墮伺勝者而歸之也謂觀望晉楚間也晉侯乃不許公見

公至自晉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莒丘

僑如乃愬晉歸罪季氏請殺之晉乃就公所執季氏于路拘之莒丘公待于郕城使子叔聲伯見卻犇請赦會犇與聲伯有舊且范文子亦爲言乃使

魯行成而赦季孫焉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公未歸而國人逐之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犇盟于扈

公至自晉

公始自郕城同季孫歸兩書公至著晉惡也然亦微經文之密其不憚委曲如此

乙酉刺公子偃時立僑如弟以爲後

十有七年齊高無咎出奔莒齊僖公

據傳齊慶克通于齊靈公夫人蒙婦人衣而出入焉鮑牽以告國佐佐召慶克而赦之夫人怒會靈

公從晉伐鄭還鮑牽與高無咎居守先閉門清宮而後迎公夫人愬之曰此拒公也將立公子角矣公乃用鮑牽逐高無咎

十八年齊殺其大夫國佐

而無咎之子高弱據虛以叛慶克方帥師圍之會國佐從晉伐鄭還乃如虛師殺慶克而已畏得罪亦據殺以叛齊侯陽與國佐盟使復其位而密殺之于內宮之朝并殺子國勝而立後焉

九月辛丑用郊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脈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邪子襄且卒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至

晉厲多外嬖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嬖人有胥童者與嬖人夷陽五羣使人告郕陵之戰卻至實召楚君欲乘敗而立悼公公以告欒書書忌卻氏微之

公乃殺三卻而尸于朝不意胥童欲并殺欒書中行假公雖命勿殺而書假不安遂殺胥童并執公

弑之于是迎襄公之孫立之是爲悼公

十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楚滅十七年楚人滅舒庸

十有八年

公如晉朝新右也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句來聘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圃

己丑公薨于路寢 丁未葬我君成公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大晚稿

文晚稿 輝克有 遠

春秋條貫篇九

襄公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瑩來聘俱聘新君

二年

春王正月葬簡王

春秋條貫篇 卷九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成公夫人

六月庚辰鄭伯踰卒成公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叔孫豹如宋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以受賂故

三年

公如晉新君朝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

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鷄澤見爭鄭條 十六條一貫

陳侯使袁僑如會

陳自楚入陳後。屬楚久矣。今晉以鄭服為會。而陳成公美晉悼之弱。忽使大夫來。以成于晉。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而晉即使諸國大夫特為殊盟以誇之。
四年春王正月己酉。陳侯午卒。秋葬陳成公。
未幾而陳成甕當是時。楚已使公子何忌伐陳。而問喪而止惡伐喪也。
陳人圍頓。
而陳反圍楚與國。則無禮矣。
五年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楚乃詰陳叛之故。以為實令其侵欲所致。因殺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郈人于戚。
晉乃偕會吳之便。使列國諸侯除吳人外。皆受晉命而為之。戊陳。
冬戊陳。
諸侯不敢辭。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而無如楚師之至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許復不自救。仍會列國諸侯使救之。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則亦勞矣。
七年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乃越二年而楚又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
晉又不自救。仍會列國諸侯使救之。且無意救也。
鄭伯死。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諸侯有赴召死者。
陳侯逃歸。
陳侯始知晉悼不足恃。然身已在晉。蓋從楚。聞師之申。起險。言急已數月矣。今計無復之陰。使陳公子黃如楚。師乞楚師執之。而告急于會。曰殆矣。君不歸。臣不能待矣。乃逃歸。其誤投網羅而掙身求脫如此。
八年夏葬鄭僖公。
幸鄭簡初立。晉楚方爭。鄭不暇而陳遂稍得安焉。
蓋陳本楚屬。晉可不爭。此時爭陳。皆陳自取禍。特晉之徒役人國。且嫁晉人國。尚猶存秋有不憤然。

嘆興者乎

冬晉荀息帥師伐許策書未詳

四年

夏叔孫豹如晉策書未詳

秋七月庚子夫人嬖氏薨襄公生母也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嬖

冬公如晉策書未詳

策書云如晉聽政蓋聽其屬國貢賦多少之政也

五年公至自晉

又朝晉正而後歸

春秋條貫卷九

四

叔孫豹帥世子巫如晉策書未詳

而公聽政于晉時以魯貢賦之數煩重不給乞以

卿為魯屬國助魯貢賦以無失晉官命晉侯許之

故晉起大夫帥卿世子偕往謝焉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子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

而無如屬國之不利也四年之冬邾莒伐鄆臧孫

紇以救鄆致敗因不敢復屬藉晉會吳時使鄆大

夫聽命于晉而自赴會焉經特書鄆人以是也

公至自會

六年莒人滅鄆

越一年而莒乃滅鄆

季孫宿如晉

前魯已還鄆于晉此時晉宜討莒復鄆以修伯業

而晉不能也反責魯曰何故亡鄆魯不得已使季

孫如晉以聽命且受罪焉

昭四年九月取鄆

其後襄三十一年莒人弑君諸公子爭國魯乘亂

取鄆以為魯邑哀七年公會吳于鄆即其地也然

則魯不滅鄆漢取秦于項雖不能還鄆較當日屬

春秋條貫卷五

五

鄆之意多有未安究于莒惡有間耳

五年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鄭伯新立秋大雩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正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秋葬杞桓公

冬叔孫如邾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七年春邾子來朝

夏四月三十郊不從乃免牲小邾子來朝

城費秋季孫宿如衛策書未詳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有誤

朝聘之命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一貫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晉定諸侯朝聘于晉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時

鄭伯以侵蔡獻捷于晉故親聽命焉此天下大亂

諸侯放恣之事而蘧轍謂晉悼修文襄之業定朝

聘之數蓋誤認晉之朝聘為周之朝聘也冤哉

公至自晉

時公亦赴晉但聽命者大夫耳然則宋衛可知矣

秋九月大雩晉侯使士句來聘報朝也

春秋條貫篇六

九年春宋災夏季孫宿如晉晉聘以報朝而此又謝之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成嬀也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前六年莒人伐我東鄙大條

我策書未詳

前六年莒人滅鄆魯未嘗討莒也不知何故反伐

我策書未詳

十年秋莒人伐我東鄙

又伐我策書未詳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又不知何故伐我圍我邑策書未詳

季孫宿帥師救魯遂入鄆

報伐之策書未詳

十四年莒人侵我東鄙

又伐我策書闕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策書有誤

冬盜殺鄭公子騂公子發公孫轅

鄭穆之族與尉氏五族有隙故五族攻殺作亂而

子產為公子發之子亦討盜盡殺之然亦創矣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春秋條貫篇七

夏四月十四郊不從乃不郊

十二年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秋九月吳子乘卒

公如晉朝聘

十三年公至自晉又朝晉正而歸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冬城防

十四年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衛送己未衛侯出奔齊二條

衛獻不禮于孫林父甯殖而殖與林父逐之

冬季孫宿會晉士何朱華閭衛孫林父鄭公孫長
萬入于戚

乃立公子黶是爲殤公而晉悼不討賊反爲之主
盟以定新君使逐君之罪儼然在會伯主謂何

十有五年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 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夏逆王后于齊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三十條

齊不知何故伐我而公親救之策書闕

八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郭

已城以備之策書闕

十六年二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會晉悼初卒晉平以繼弼首會諸侯而齊靈以不

甘服晉至是思抗之不親至會而但遣大夫高厚

來赴晉怒因不許高厚與會侯諸侯會畢然後遣

大夫盟高厚而高厚逃歸

齊侯伐我北鄙

齊再伐我策書闕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三伐我策書未詳

冬叔孫豹如晉

魯于是告齊難于晉而晉以悼公之喪尚未禘祀
爲辭蓋無意救魯也叔孫豹乃見中行偃而私爲

乞之

十七年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齊四伐我策書闕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五伐我時臧氏守防與鄆人叔梁紇並禦之而去

九

十八年齊師伐我北鄙

至是六伐我矣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盟齊

晉已踰禘祀之期本欲以溴梁之役聲罪討齊而

中行偃又復以上慶不吉思有事東方以厭之遂

各諸侯師而我師與焉乃諸師頗衆而我師亦力

大敗齊師從平陰至齊環齊諸門而問之經書同

問著齊之爲衆所惡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

然分有以討之者

十有九年三月諸侯盟于祝柯

即諸侯盟于祝柯在齊因又盟齊地

公至自伐齊

而伐歸

于楚非晉師

莒曹成公

會莒曹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春秋條貫篇

而其如晉之伐齊者為晉伐不為魯伐也因以罔

齊時齊未服晉又令衛伐齊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而齊侯卒

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晉復繼衛再伐乃聞卒而返

冬莒齊靈公

我則不替不敢典復伐之意兼會莒以盡其禮

城西郭

又城郭以備之

叔孫豹會晉士句于柯

而不意齊已服晉有成盟矣魯懼仍乞庇于晉

城武城

且復自為備

二十年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

淵

幸晉以齊成之故大會諸侯于澶淵而我遂得與

齊會弭舊怨焉

秋公至自會

春秋條貫篇

叔老如齊

因聘齊以固之

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

越年而晉有樂盈之難是時齊莊之立已四年

矣然齊靈平陰之役為十二國諸侯所敗乃乘晉

之難先伐衛以報十九年衛受晉命之伐然後伐

晉深入晉地取朝歌登孟門太行築壘據其地

戍守其所取之邑封其尸而還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而我師救之

仲孫羯帥師侵齊

晉又命我師伐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然後合諸侯謀齊

公至自會

二十五年春齊杞帥師伐我北鄙

而齊即報伐我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小邾子于夷儀

春秋傳賈篇

主

乃又會夷儀謀齊而避之不前蓋但思役諸侯以

逞搜伐而必不使中行韓范之徒策書所稱將中

軍將下軍者出一師也乃齊則剛值崔杼稱逆之

際賦莊公以悅晉且重賂晉侯而封尸之役可不

報矣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遂重會諸侯賀齊成以終事焉蓋晉惡雖稔而齊

靈齊莊相繼無道雖兩世憤兵終致自戕國之貴

能立不貴爭勝如此

公至自會

十五年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邾不知何故來伐策書未詳

十七年冬邾人伐我南鄙

又伐

十九年晉人執邾子

據傳以伐我也

取邾田自郛水

晉令邾還所侵魯田以郛為界

仲孫速帥師伐邾

春秋傳賈篇

主

然而邾驟伐我我未有報以日從晉師無暇故也

今乘其未盟使孟莊子報之

十五年春正月公如晉

夏公至自晉

十五年冬十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五月甲子地震

據策書許欲叛楚而請遷于晉晉為各諸侯將遷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許而許忽晉故晉合鄭伯及諸師伐之

大牙

十有七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

宋人伐陳

策書未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衛石買孫酈田曹與重丘人爭遂帥師伐重丘

十八年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晉以曹愬故執而責之

九月大雩

春秋條貫篇

西

宋華臣出奔陳

十有八年 春自狄來

十有九年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齊靈公愛庶子牙將易太子使高厚傅之及太子

立因殺牙并及厚焉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公子履出奔楚

蔡公子燮欲叛楚事晉而國人殺之其弟奔楚事

亦已矣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乃蔡大夫慶寅慶虎忽譖于楚曰公子燮之謀公

子黃實同之楚人以為討而子黃奔楚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及陳侯如楚詢于黃事知其寃使召二慶而二

慶以慶寅往楚殺之慶氏乃據城以叛楚子使屈

建帥師圍陳侯圍城陳人殺二慶楚乃納陳侯及

公子黃而還

二十四年陳鍼宜咎出奔楚

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圭

季孫宿如宋

十有一年 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

秋螽蝻出奔楚

樂盈為欒黶之子其母欒祁范句之女也欒祁淫

于七州賓而懼盈見討懇于父范句謂盈將為亂

而謀與范氏為難句使盈城著而遂逐之樂盈奔

楚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

商任

銅欒氏也

禁銅之使諸侯不得受

二十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又銅之徐仲山曰魯昭公季氏不能名一公邑大

丁晉都邑幸遠矣

公至自會

二十三年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欒乃竊入曲沃將國欒舒以人晉為亂范鞅劫魏

舒率公徒與欒氏圖欒氏敗盈仍奔曲沃

晉人殺欒盈

春秋條貫篇

夫

晉乃聞曲沃殺盈而欒氏盡滅

二十有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來朝

二十有二年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率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乙巳杞伯旬卒夏邾界我來奔庶其也

葬杞孝公已卯仲孫速卒

臧氏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臧孫紇與孟氏不相能又為季孫立後舍公鉏而

立悼子公鉏之會孟莊子卒公鉏使孟氏告季

孫云紇將為亂不使孟氏盡紇聞之稍為戒備及

孟氏除紇遂借欒氏紇以隨正應而隨甲士而

乃立其兄臧為而紇致防而奔齊經不書奔齊不

予其以防請也

齊人襲莒一曰莒

齊莊公伐晉還不知何事忽襲莒致敗

二十四年齊崔杼帥師伐莒

齊懼晉報伐使陳文子乞楚師而崔杼帥師送之

不知何事又伐莒策書總不可解

春秋條貫篇

七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策書不詳何事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叔孫豹如京師聘

二十有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齊莊通于崔杼之妻驟如其家會齊莊伐晉晉命

魯伐齊而崔杼方伐魯還畏晉師之至重得罪也

遂弑莊以悅晉且重賂焉乃立莊弟杵臼為景公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二曰

陳

初陳從楚伐鄭時每通道以迎楚師鄭人患之至是子展子產師車七百乘以伐陳夜穿陳城而入之陳侯歸其子奔蔡既而喪服擁社紫男女以待于朝鄭師乃以禮平之而還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方六月伐陳相平以禮至此裁數月耳不知何故又伐陳而策書全未詳也左氏取晉策書以補之但載子產獻捷晉君臣責鄭與鄭子產專對之詞以爲鋪張則與本事何與矣故善讀春秋者必曰經詳而傳缺簡書連而策書斷非妄語也

復衛侯入于夷儀

衛侯爲甯殖孫林父所逐寄于齊十一年矣至是

晉侯懲其久暴露使衛分一邑居之

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先是甯殖將死謂子喜曰吾逐君之名載諸侯策書能復人以免之手許諸至是獻使與喜言且使公子觸要之遂弑剽公攻孫氏而獻復入焉夫欲諱逐君而反弑君世逆之惟知有逆如此

入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孫林父挾戚邑獻晉而叛

入衛侯復歸于衛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此時爲晉伯當執孫林父甯喜並誅之以爲衛討賊而乃受戚邑反爲孫氏會諸侯之師而召公焉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公乃與諸侯之師共討衛以驅戚田取衛西鄙懿氏田六十以與孫氏時衛侯赴會晉先執甯喜及北宮遺使司馬監之歸晉及衛侯如晉晉又執衛侯而囚之于士弱氏三綱絕矣于是齊侯鄭伯皆聞變如晉謂爲臣執君不可鄭子展且爲賦將仲

子兮曰衆言亦可畏也乃赦衛侯歸

晉人執衛甯喜

二十七年衛殺其大夫甯喜

既而甯喜專公殺之衛獻之能斷又如此

入衛侯之弟鱣出奔晉

二十八年夏衛石惡出奔晉

楚二十五年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二十有六年

宋秋宋公殺其世子座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據傳請楚伐鄭而死是時晉楚將盟宋以弭兵矣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通嗣君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 春無冰 邾子來朝 秋八月雪

仲孫羯如晉盟宋之

齊慶封來奔

齊崔杼弑莊公而立景公時慶封佐崔杼為相稱

為崔慶其時崔公舊臣有盧蒲葵者與王何出奔

而其族盧蒲葵則慶氏屬大夫也崔杼故妻生二

春秋傳實篇

三

子曰成曰疆及又娶棠姜而生一子曰明杼將廢

成而立明使成老崔邑而棠姜攜前棠公之子棠

無咎來與弟東郭偃同相崔氏其為成與疆所病

久矣至是又爭曰崔宗邑當予明不當予成成怒

以愬慶封封用盧蒲葵之言使之去之成遂與疆

殺棠無咎東郭偃于崔氏之朝而崔杼大恐不成

駕而見慶封慶封曰何敢然吾使盧蒲葵為子討

之嬖乃帥甲士攻崔氏垣弗克呼國人助之遂滅

崔氏殺成與疆而盡俘其家棠姜縊然後復命于

崔子曰討之矣請身御崔子而與之歸及至則無

可歸矣杼于是亦自縊焉嬖乃并思除慶氏先反

盧蒲葵王何而使之事慶封之子慶舍舍愛之以

女妻葵使葵與何執寢戈而先後之會慶封出田

葵將伺管祭發難其妻盧蒲姜舍女也謂葵曰有

事必告我至是將嘗以告姜姜曰夫子愼使無止

之者必不出矣我將止之以出之十一月乙亥嘗

于太公之廟慶舍蒞事姜告而止之弗聽曰誰敢

然遂入廟廡嬰為尸慶繩為上獻葵何執寢戈以

從及期公子尾子雅擊扉者三葵自後刺舍何擊

戈而解其肩并殺慶繩與廡嬰慶封歸將入伐內

春秋傳實篇

三

宮不克遂來奔其後再奔吳而楚子族誅之則是

崔之與慶皆為盧蒲葵所滅如此春秋重討賊而

齊莊以淫死且其殉難者多係嬖人故雖賈舉州

綽邠師公孫敖等十人並死且有祝佗父申蒯闕

丘嬰鮮虞等或使還而死或棄官而逃即諸公子

中其不肯事崔慶而奔亡者比比也而皆目之為

婦寺之忠甚至晏嬰哭君亦曰已死已亡非君親

暱其誰肯任皆以死亡者為黨暱而輕之且當日

策書未明賞罰亦謬慶賊之討反以慶已賜晏嬰

子尾而葵何全不及焉甚且放盧蒲葵于北境不

知其質與否而為春秋家言亦並無有起而議及之者予按盧蒲氏本齊公族姜姓與崔慶同宗而癸則公族大夫當齊莊伐晉時次驅者以鮮虞為右而公之副車則盧蒲癸實右之是大夫之有名且有功者左氏襲策書而前後總未之貫也夫莊公不甘于臣晉雪先君之耻發憤興師以報平陰之役其所用之人忠果好勇且多為之死則在列國諸君未為多讓而惜其以淫敗也至若盧蒲氏報復崔慶明明立詞曰彼君之讎也終至反癸何以滅二氏使莊公之讎無人任暱者而公然盡力

春秋條貫篇

三

致討使莊公之尸暴于北郭埋于他氏之里者一且收殮于路寢而合于先公之兆誰為為之而忍放之于北境無人理矣是以簡書之例但憑告詞而既存一簡則必詳之策書以俟是非之有在如此經祇告來奔爾而致奔之由則仰此一書而其事其義皆可以見然則天子之存此有故矣故予謂齊莊非齊襄之比而二盧蒲氏與王何則並非嬖人不當與侍人賈子車氏賈舉州綽諸嬖人比因為述其事辨其跡以為世之忠良報國者勸其于春秋之義不為無補若謂齊莊淫亂不宜失出

則以莊之志思振前烈且能得死士而一不自檢即身名俱喪此正垂戒之至深至切者又何嘗于此際有恕詞焉

公朝十有一月公如楚四條一貫

宋之盟向戌與屈建原有晉楚之從交相朝見之言謂晉之屬國皆朝楚如魯衛宋鄭之類是也楚之屬國皆朝晉如陳蔡許沈之類是也惟秦與齊不朝焉今我先朝楚而諸國從之此實晉霸所定之制而楚藉以行之者以為宜尊盟主耶則楚亦盟主也以為不宜臣夷狄耶則又霸者之政令也

春秋條貫篇

三

若此者何褒何議請解春秋者一思之

乙未楚子昭卒

楚朝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會楚康之卒不得已送葬而還

楚朝夏五月公至自楚

二十八年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二十有九年庚午衛侯伋卒

吳朝閏弒吳子餘祭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

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晉平杞所出乃合諸侯以城杞衛大叔儀曰甚乎其城杞也鄭子太叔曰若之何哉晉不恤周宗之

闕而夏肆是屏其乘諸姬也已杞者夏之餘姓也所者城也

杞城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城杞子來盟

晉使諸侯其城杞已無道極矣又使其司馬女叔

侯責魯以侵杞之地使之歸杞亦既歸之矣又以

不盡歸責女叔侯善乎叔侯之言曰虞虢焦滑霍

揚韓魏皆姬姓也而晉皆滅之晉是以大見武獻

以來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

春秋條貫篇

孟

周公之後也而睦于晉其于晉也職貢不乏常玩

好時至他公卿大夫相繼于朝若朝臣聘及名會

絕不更不絕書自文宣以後春秋所書府無虛月

絕不更不絕書者皆服役于晉之事府無虛月

冬仲孫羯如晉杞之聘其痛切之言

吳子使札來聘秋七月莒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以好事而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過也

蔡景以潘為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蔡景以潘為

殺弟天王殺其弟佖夫二貫

周景王初立王子瑕自為亂駕言立王弟佖夫佞

夫不知也而王殺之

王子瑕奔晉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以汰虐故見殺

冬十月葬蔡景公

晉以宋災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

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徐仲山曰以宋災名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春秋條貫篇

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乃立昭公已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癸酉我君襄公

莒試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莒犁比公既立子展興又立子去疾展興弑之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秋晴稿

又初晴稿
文輝克有峻
遠宗姬黃

春秋條貫篇十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

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號

前襄二十七年宋向戌為宋之盟弭晉楚兵爭從

此搜伐之師藉以稍息此夫子所深予者今諸國

春秋條貫篇

大夫復尋盟以固之其盟鄭地者以前兵爭之多

在鄭也詳見前爭鄭條

晉取三月取鄭一貫

前襄公年莒屢伐魯而報今因其國有弑逆之

變遂乘亂伐莒而取其邑

叔弓帥師疆鄆田

且為疆之

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乃莒大夫不知何故又來奔魯受其邑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盼泉

莒人愬于晉許其來討而不果也莒遂自來討

而我又敗之

六年夏季孫宿如晉

于是季孫往晉謝以晉之不為莒興師也

十年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獲帥師伐莒

乃相距四年不知何故魯出三帥以伐莒而策書

又未詳也但云取鄭邑且獻俘時用莒人以祭毫

社則無道矣

十三年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春秋條貫篇

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又越三年晉會平丘時莒告于會值晉平作虓祁

宮成假兵力以脅諸侯之際

八月戊戌同盟于平丘

公不與盟

遂斥公不許與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且執季孫

公至自會

而公自歸焉

公如晉至河乃復

乃復以季孫在晉仍如晉而晉拒之無禮如此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于是子服湫說中行氏責以禮使之放歸乃還

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秦景之弟以富懼得罪故出奔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莒展與出奔吳

莒去疾與展與爭立而展與弑君去疾已奔齊矣
至是齊納去疾為莒君而展與出奔

莒悼公

春秋卷十 魯哀公

三

楚武王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二條一貫

楚子麇康王子邲敖也康王之弟公子圉弑邲敖

自立是為靈王

楚公子比出奔晉亦康王弟

二年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昭新也 夏叔弓如晉聘報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以爲亂見殺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晉平公少姜卒公親往弔而晉辭之使卿弔焉

三年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四條一貫

燕簡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嬖人太夫亂遂奔齊

六年齊侯伐北燕

齊景帥師以納之不克

七年春王正月既齊平

平之而還

十二年春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越五年齊又遣大夫納之不克乃納之別邑而還

四年 春王正月大雨雹

春秋卷十 魯哀公

四

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

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思起霸也

楚人執徐子以武吳也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 春王正月舍中軍 楚殺其大夫屈申以武吳也

公如晉朝 秋七月公至自晉 秦伯卒

六年 春王正月杞益姑卒

葬秦景公 葬杞文公

宋華合出奔衛

策書有誤

秋九月大雩 冬叔弓如楚

楚靈作章華之臺召公落之

九月公至自楚

叔孫舍如齊涖盟

策書闕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楚滅復陳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十五條一

春秋條貫篇

五

陳哀公愛公子留使弟公子招公子過立留而殺其世子偃師

夏四月陳侯溺卒

既而悔之乃自縊焉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于姓徵師名

陳遣行人赴于楚楚靈王殺之

陳公子留出奔鄭

子留出奔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公子招乃歸罪于公子過陳人討賊已殺過矣

陳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於越殺陳孔奐

楚靈使公子棄疾率蔡世子之子吳圍陳而滅之改爲縣使楚大夫穿封戊爲縣公放公子招殺招黨而吳以歸

黨而吳以歸

楚靈使公子

是時陳君無葬者有與人袁克葬之而陳已滅焉

十一年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乃復欲滅蔡召蔡靈侯殺之并殺其從者七十人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春秋條貫篇

六

仍使公子棄疾圍蔡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

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慙

晉雖謀救之實未救也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

之

楚遂滅蔡改爲縣卽以其弟棄疾爲縣公俘蔡世

子有而用于岡山無道極矣

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

于乾谿

于是蔡大夫朝吳并蔡消觀從輩乘楚靈在乾谿諸族作亂乃密召公子比于晉尊為王有棄疾同盟以陳蔡復讎為名殺楚靈諸子而迎擊楚師于

背梁楚師大潰靈乃自縊及還郢而棄疾又殺公子比自立是為平王封陳蔡還所

收邑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于是蔡世子有之子廬陳世子偃師之子吳皆各

歸其國而陳蔡復焉

春秋條貫篇

七

陳蔡冬十月葬蔡靈公

然而蔡靈之不葬已三年矣楚惡如此

八年叔弓如晉賀虢祁宮成也秋蒐于紅大雩

九年叔弓會楚子于陳楚靈滅陳會于師

許遷于夷楚遷之也夏四月陳災

秋仲孫矧如齊冬築郎囿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樂施來奔為陳鮑氏所逐

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

仲孫矧會邾子盟于陵祥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十有二年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宋元新立

公如晉至河乃復朝晉而晉拒之以莒怨也

五月葬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熊詳不秋七月

魯公子出奔冬十月公子慙出奔齊二條一貫

費宰南蒯謀逐季平子而歸室于公子慙慙初從

春秋條貫篇

八

之既而南蒯叛慙懼奔齊

十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及圍費而南氏家臣劫南氏請出蒯亦奔齊

十二年楚子伐徐以懼吳也晉伐鮮虞狄白

十有三年

晉昭公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見魯取莒邑條下同

二條一貫

晉平作虎祁宮以會諸侯多貳心焉晉昭乃用叔

向謀以甲車四千乘假兵威以會諸侯晉霸衰矣

昭八年甲戌同盟于平丘

十有四年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昭八年莒子去疾卒 冬葬殺其公子意恢五條

莒子卒立其子年公矣莒大夫蒲餘侯遂郊公子

齊殺公子意恢而迎莒子之弟庚興立之

十九年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當還郊公時庚興在齊及復國後庚興恃晉而不

事齊齊遣大夫伐之而庚興未服也

二十二年春齊侯伐莒

春秋條貫篇

九

至齊侯親伐而莒子反敗齊師于是莒人恐

二十三年秋七月莒子庚興來奔

乘庚興好殺而逐之齊復納郊公庚興遂來奔焉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叔弓以蒞祭死故去樂以卹之

夏蔡朝吳出奔鄭

蔡朝吳能恢復其國春秋之賢者也楚大夫費無

極疾之曰吳在蔡非楚之利遂奔鄭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 春齊侯伐徐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夏公至自晉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 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日有食之 秋邾子來朝

或滅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冬有星孛于大辰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六月邾人入郕

春秋條貫篇

十

秋葬曹平公 許遷于白羽楚遷之也

十有九年 春宋公伐邾邾入也

許執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自為藥進之卒

己卯地震 冬葬許悼公

二十年 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

策書闕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以齊豹北宮喜褚師圍稱亂見殺

宋華向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三條 宋元公欲逐華向二氏華向謀先發不得乃出奔

二十一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

既而華貳之臣張句召華向還宋以南里叛

向華二十二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而華發又以吳師來助華氏宋厨大夫濮與齊師

之戌宋者先敗吳師宋幾元公弟公子成又請齊

晉曹衛諸師並救之遂殺張句大敗華氏于南里

而華氏向氏並奔楚焉

二十年十有一月蔡侯廬卒

二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春秋修貫篇

十一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晉頃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六月乙亥叔輒卒

叔弓

出奔君冬蔡侯朱出奔楚

蔡平侯卒其子朱立楚費無極取賂于平侯之弟

東國駕言楚子令去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子

討無極無極謂朱懷二心是以立東國而楚子從

之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朝新君而晉又拒之

二十有二年大蒐于昌間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

葬景王

王室亂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八條

景王太子壽卒悼王猛當立而王子朝爭之劉文

公益與單穆公旗同輔猛而居于皇止告晉焉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單子乃盟百官于平王之廟子朝使鄆胥伐皇而

劉子敗之晉乃遣籍談荀躒帥師從劉子單子納

悼王于王城時子朝居前城復敗王師

秋十月王子猛卒

而悼王已卒乃立王母弟子匄是為敬王

二十三年晉人圍郊

春秋修貫篇

十一

晉侯仍遣人討朝而圍其邑書曰晉人不親至也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朝乃入尹氏邑劉子單子以討尹致敗周諸卿士

多戍尹者朝遂入王城而王居狄泉

二十五年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

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晉不惟不終討且天王蒙塵者越二年而為伯主

者並不勤王不諸侯不身蒞盟會而躬親師旅

泄泄然第集列國大夫名曰謀王室而實無所謀

也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又越一年天王蒙塵三年矣且歷次諸邑無有寧居晉不得已始遣知躒趙鞅納王會朝黨召伯盈反正陰忌亦叛遂迎王于尸入成周而盟于襄王之廟子朝奔楚晉師乃使成公般戍成周而還經不書晉入不予晉也

三十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乃越八年天王尚居成周以朝黨踞王城未敢歸

春秋條貫篇

三

也天王乃使卿士如晉致天王之命乞合諸侯城成周以爲國都而晉猶難之范鞅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且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吾他事勿應可耳始合諸侯以城之當是時魏舒南面而蒞事如周君焉

二十二年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四條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邾人城翼不假道于魯而魯人遮伐之邾子貜于晉晉執我行人叔孫舍使與邾坐訟叔孫不坐韓

起將以叔孫與邾人叔孫立于朝不聽行乃拘叔

孫與介子服回各歸一館者又一年又不屈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公不得已將親往乞釋而有疾而返

二十四年叔孫舍至自晉

晉始慙而以禮遣之嗟乎春秋魯史也其所載者無非晉君臣凌我虐我之事即策書所誇春秋賢大夫如叔向趙鞅韓起輩亦無不役使我如臣僕蹴踖我若禽獮而謂魯人作史皆當尊晉室而崇伯主則凡稍有人心者必不忍作是語矣故春秋

春秋條貫篇

四

一經不特公穀二書可以不問卽左氏竊他策書以傳魯史諸所記文襲悼平前後典霸以及狐趙欒卻中行隨范諸族嘉言顯績赫赫千古在經文一千八百餘條並不一及則自條貫篇出而夫子筆削而日始豁然其見不必與三傳諸家相對夢寐何其快與

二十三年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以事至楚而卒

八月乙未地震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孟僖子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來葬卒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 春叔孫舍如宋

有鵲鵲來巢公出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魯昭公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揚州條一貫

季族與邱氏臧孫氏皆怨季孫藉昭公之公子務

人告公謀去之公以語子家驕驕執不可公不聽

遂伐季氏既而叔孫孟孫救并至公徒敗諸發難

臣皆劫公以出子家驕止公不得遂孫陽州

出昭齊侯唁公于野井

齊景將唁公而公乃就之

春秋條貫篇 圭

出昭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時叔孫昭子自闕歸責季孫意如而從公子齊與

子家驕謀將歸偕意如迎公而意如語變叔孫大

憤遽卒

出昭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宋元公謀納公如晉而又卒于路

出昭十有二月齊侯取郕

出昭二十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出昭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郕

齊侯乃爲公取郕而居之

出昭夏公圍成

且謀納公戒無受魯貨而季孫陰賂梁丘據遂不

果納但圍成而還

出昭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假爲會謀納

出昭公至自會居于郕

而仍居于郕

出昭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郕

雖至齊何益焉

出昭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

春秋條貫篇 去

于扈

晉乃以戊周盟扈宋衛謀納公固請之而范鞅受

意如賂不許

出昭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郕

乃復至齊而齊侯燕公待以大夫禮子家子掖公

而出時孟懿子陽虎伐郕將奪公歸而公徒與從

公者皆不欲歸反迎而敗之

出昭二十八年公如晉次于乾侯

公不得已始至晉晉不令入國且惡公遽入乾侯

復使公出境侯晉迎而後入之辱之至矣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耶齊侯使高張來

公乃復還耶而齊景遣唁如初失國然實謂之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因仍之乾侯

而耶人又散無可歸矣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乃在乾侯者二年

春秋條貫篇

七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幸晉頃已卒晉定初立將典師伐意如范鞅請名

意如而不至然後伐之乃密通意如使必來季孫

乃練冠麻衣跣伏待罪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晉侯乃先遣大夫唁公然後使意如之乾侯且令

荀躒致命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于意如意如不

敢逃死君其入也子家子勸公與歸而從亡者必

不從子家子將以乘馬挾公入魯師而公徒又阻

之公自此不得歸矣夫公逐季氏季氏不逐君在

當時原可不出卽既出而國不立君并不設居守

亦無有戍于境者在公原可以徑歸况以晉侯討

策書闕

三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三十有六年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三十有七年

春秋條貫篇

六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爲公子

楚殺其大夫卻宛

費無極譖卻宛于令尹子常而殺之既而令尹聽

沈尹戌之言又殺無極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邾大夫

策書闕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叔輒 秋七月

三十年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三十有一年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秋葬薛獻

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邾大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

吳越構夏吳伐越四條

前五年楚靈伐吳時有越人來會師吳未報也至

春秋條貫篇

九

是吳闔閭忽伐越以報之

吳定五年於越入吳

越乘吳伐楚遂入吳

吳十四年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吳又報伐而越勾踐禦之闔閭以敗創而卒于軍

吳哀十三年於越入吳

自此吳子夫差復報父怨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而

受越成以不告未書簡也至是越又乘吳子黃池

之會乃襲吳而入其俘亦受成而還後十年越滅

秋七月

終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 稿

文淵堂有較

春秋條貫篇十一

定公

元年

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諸侯城成周時宋大夫欲屬滕薛使滕薛助宋役

而薛爭之仲幾以言忤晉大夫因執于京師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春秋條貫篇

季孫立昭公之弟宋是為定公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九月大雩

立煬宮

立宮者立為不祧之室也與立武宮同其時季孫

立昭公之弟而煬公為伯禽子考公弟故特立煬

宮為立及証以為立弟者魯立君法也兄終弟及

冬十月隕霜殺菽

二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朝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夏四月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晉以會滅胡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

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見晉吳楚構兵

晉楚各有屬國晉之所屬為魯衛宋鄭曹滕杞薛

邾莒諸國而胡沈頓陳蔡許六國專屬之楚經文

所書昭昭也特率盟搜伐純是晉事而楚並無有

春秋條貫篇

惟楚靈爭伯效晉所為始有昭四年會師伐吳之

舉而楚平救州來偶一效之遂有胡沈三君并陳

大夫敗滅之禍然猶與晉之日事搜伐役死道路

者相去尚遠而六國愚昧鑒州來之敗便舍彼就

此一齊會晉此固不知進退之所為然為之晉者

彼既與會便當思捍衛始終使之得所齊桓會黃

人而楚滅黃而不能救則管仲痛之晉襄救江伐

而楚滅江而不能救則春秋譏之此前事也今六

國之君強使來會且強使之伐楚則顯然以諸國

擲強楚矣乃沈不卽至晉先使蔡滅沈而殺其君

固已極惡至胡之與頓則旋為楚滅而並不一救

蔡拘楚三年請晉伐楚因質其愛子并大夫之子

而晉復索賂並不一為之興師以致蔡復奔吳遷

徙家屬于吳疆而國破民散何其慘也然則魯衛

曹鄭諸國奔命效死已極荼毒而尚蕞及江漢之

蠻屬伯主之禍亦烈矣此一條召陵大會假名侵

楚而實未敢侵也乃胡頓陳蔡許則儼然背楚而

為楚怨焉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娃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

之

春秋條貫篇

當其時沈子不至晉使蔡人滅其國而執其君以

殺之

五許遷于容城

惟陳則畏楚而仍歸之許則遷以避之策書闕

五楚人圍蔡

而楚則又以蔡戕其與國而圍之

五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

楚師敗績楚薳瓦出奔鄭見晉吳楚

蔡乃又質一子并大夫之子于吳吳為伐楚勝之

五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

歸

乃鄭久爭許徒礙楚耳一不為楚庇而鄭即滅其
國而俘其君晉安在耶猶幸楚仍庇之而哀元年
許復得從楚而在楚軍也

十四年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
項以項子辟歸

十五年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胡亦滅而俘其君而晉總不顧也

五哀元年楚子陳侯附侯許男圍蔡

春秋條貫篇

四

至于蔡則楚子又聞滅之而遷其國于江汝之間

國五年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乃不安楚地陰請遷吳且以公子駟不肯遷殺之
而哭而并遷其墳墓焉然則名陵一會師而五國

之無不被禍有如此

四年杞伯成卒于會
然且名陵之會原有以奔命死者經文儼然也

六月葬陳惠公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也 葬杞悼公 葬劉文公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五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策書未詳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晉自襄靈繼霸以來歷文宣成襄昭五公並以齊
鄭魯衛為屬國雖視齊較三國稍優然亦結甚矣

至是晉霸衰齊鄭思叛晉而未發也會鄭會以子
朝之黨伐取王邑而晉惡鄭而命魯討之公乃奉

晉命伐鄭

公至自侵鄭

而還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使季桓子孟懿子以報聘之時兼獻鄭捷于晉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郕
而郕邑適叛魯歸齊季孟并討郕而齊還之

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于是齊鄭合盟謀伐我以翦晉黨而微會于衛

晉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春秋左傳卷十一

衛恐國人。不伏陽。使齊執衛行人。并侵衛。令衛大夫國人。知畏齊。而可叛晉也。

齊侯衛侯盟于沙

然後與齊盟焉。其極重難反如此。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齊乃伐我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而我報之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春秋條貫篇卷十一

及歸我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而齊又報之

公會晉師于瓦

及我迎晉師請來救而晉師竟不至也

公至自瓦

晉士鞅帥侵鄭遂侵衛

反自討鄭衛之叛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六

又令我助之。其弟顧已而全不顧他人如此。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鄭衛乃深相結而思以報晉

九年夏四月戊申鄭伯薨卒

六月葬鄭獻公

會鄭獻公卒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衛靈乃與齊景同伐晉夷儀次五氏而還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方是時我以晉師不即救知晉不足恃而齊景伐

春秋條貫篇卷十一

晉又因與國甚少故不能深入原思結好于魯適

夫子由司空進司寇遂決計與齊平合拒強晉此

固夫子之筆削與夫子之行事兩相合焉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于是魯定齊景親自為會以結之時齊魯既俱叛

晉則兩國匹敵又自有大小之別是時伯主陋制

大國濫伐小國必輸賦以從故齊作載書謂齊苟

出兵必使魯供甲三百而夫子春秋深恨晉惡其

親歷其朝則此時之平齊與叛晉皆夫子經畫中

事也故夫子盟詞祇曰苟歸我侵地亦自當如數

七

供命益晉賦既省齊賦頻減而又歸我侵地則魯之悉索于此大賁凡夏之會春之平皆夫子從政時一大機用耶

晉趙鞅帥師圍衛

晉乃不敢報齊祇報衛五氏之役而衛不與成

齊人來歸鄆謹廼陰田

齊景則忻然歸我侵地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即魯討郕叛郕人侯犯以郕邑獻齊而齊又還之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于是齊衛鄭三國仍合為謀

叔孫州仇如齊

而我則謝齊還地

十一年冬及鄭盟叔還如鄭蒞盟

并盟鄭

十二年冬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又盟齊焉

公至自黃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齊侯衛侯乃遣師伐晉而二君親次垂葭以援之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趙鞅深以為患將遷衛所貢五百家之在邯鄲者

實于晉陽以絕衛往來而邯鄲大夫趙午不即遷

鞅遂殺趙午而中行范氏午親也為午攻鞅鞅乃

據晉陽以叛

冬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而韓魏又與黨也復攻中行氏荀寅范氏士吉射

而二人又據朝歌以叛

晉趙鞅歸于晉

鞅復歸晉聞朝歌

十四年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公與齊景衛靈乃為會以救朝歌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齊更會宋景以謀救之

十五年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乃因晉人敗荀寅于洹之際遣師往救而次渠蔭

以待之會定公初卒我不會師策書誤

哀元年秋齊侯衛侯伐晉

至哀公新立而齊景衛靈會于乾侯以伐晉我乃

遣師及齊師與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焉

放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晉仍不敢報齊但乘衛靈初卒公輒初立之際其

世子蒯聵所以得罪奔宋者今用陽虎計虎以叛

師師納蒯聵而據戚以叛不惟伐喪兼令衛父

子搆兵為衛去患晉之無能而惡又如此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

鄭師敗績

是時齊魯衛三國伐晉而鄭則輸粟朝歌以救范

氏趙鞅納蒯聵之師相遇于鐵鄭師擊鞅中肩已

春秋條貫篇

十

斃車中而賸執戈以救鞅鄭師反敗

晉叛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齊乃同衛師圍戚討蒯以報鐵之役世以為鄭拒父非也

晉叛五年晉趙鞅帥師伐衛

會范中行氏山朝歌奔邯鄲而鞅復聞之齊衛救

邯鄲不得仍伐晉取晉邢任等八邑而納荀寅于

伯人鞅仍不敢伐齊而弟伐衛以報之

晉叛七年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復侵之然無如衛何

晉叛十年晉趙鞅帥師侵齊

會齊景公卒公子陽生弑立之後加之吳人伐齊

晉叛十四年晉魏多帥師侵衛

再報衛伐而晉之責諸國之叛晉于此終焉夫子

歷記之蓋深著五霸之罪而諸國之徒抱憤而不

自立皆可鑒也其後魯史簡書尚載趙鞅伐衛二

條而無策書惟晉策書則仍載知伯伐齊齊鄭諸

國徵會報伐之事見左傳末然已駸駸有七國之

勢非春秋矣

晉六卿相滅三卿分晉之始六年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三條一貫

春秋條貫篇

十

晉六卿者韓魏趙與知范中行氏也初有八卿韓

起魏絳趙武為韓魏趙知罃士句荀偃為知范中

行氏又有士魴欒黶二卿為八卿而士魴士句同

是范氏欒黶族滅故祇存六卿而其後范中行為

知所滅知又為韓魏趙所滅祇存三卿而戰國以

後遂分晉而為諸侯焉是時諸國叛晉惟宋未叛

故宋君臣謀使晉以樂祁犁為行人稍為攝摩而

六卿是時有角立之勢范鞅惡祁犁之至趙鞅也

遂執祁犁時趙與范分矣

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見叛條

齊衛連伐晉而趙鞅患之將遷邯鄲民于晉陽以
趙午趙子用命即殺趙午而午黨范氏中行氏遂
伐趙氏趙鞅奔晉陽則范氏中行氏與趙又分矣
晉趙鞅歸于晉
趙鞅歸晉則韓魏趙自爲一黨而范中行氏絕
無與焉其後晉策書載知伯索趙氏之地圍趙晉
陽而韓魏與趙共滅知氏則知范中行盡皆亡滅
而三卿獨存在左氏春秋固有直接戰國之勢而
夫子簡書早啟其端蓋事有馴至如此若夫左傳
自文宣以後多晉策書與夫子簡書十七相左苟
識條貫則夫子自有春秋而日與左氏傳絕然不
同夫子簡書有半在左傳之外而左氏策書即有
強半在夫子春秋之外勿謂左傳即春秋也
六年 冬城中城也
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八年 曹伯露卒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從祀先公 順之者願也
盜竊寶玉大弓 二條 一貫

季氏臣陽虎謀弑季氏不得直入公宮竊寶玉大
弓而據諸陽關以叛
陽 九年春王正月得寶玉大弓
乃復歸寶玉大弓于魯及魯伐陽關又焚關而奔
于齊且請齊伐魯焉會夫子爲司寇將平齊叛晉
之際齊景執陽虎而虎乃奔晉春秋但書盜而不
書虎然則虎何足道乎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孔子爲司寇 十年春王正月及齊平 見叛晉條
施行事 定公八年公山不狃因陽虎爲亂以費畔季氏而
春秋條貫篇 三
名孔子孔子不往定公乃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
四方皆則之遂由中都宰爲司空進大司寇謀與
齊平 見世
子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見叛
又身相定公而與齊會焉 晉條
子 齊人來歸鄆讎陰田
乃盟會載書齊索魯兵賦而夫子索還侵地故齊
人來歸之
子 十二年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特是時陪臣執國家邑屢叛初三家皆有大邑季

孫有費叔孫有郕孟孫有成而既而宰臣皆據邑以叛侯犯據郕南蒯公山不狃據費公歛處父據成家邑從此多事矣夫子爲政先墮三都雖所以救家忠實則家無藏甲大夫無百里之城正強國所有事也墮郕者先墮叔孫氏之邑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此墮季氏費邑也仲山謀墮費費宰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臺費人攻者及臺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臺而伐之費人走國人追之敗諸姑蔑而不狃與輒皆奔

齊遂墮費

春秋條貫篇卷十一

西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至孟氏之邑曰成原與齊界若墮成則齊人必至北門是魯無保障也故圍成弗克而夫子已之其後魯簡書在哀十五年卽載成叛歸齊事賴子服景伯子貢說齊得還則成界強齊勢不可墮經並書墮以墮者通命不墮者私志也此又義也

十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見叛晉條再

宋大夫公宋樂大心出奔曹

六條

樂祁犁之子告樂大心作亂故出奔

宋公子地出奔

宋公弟與向魍惡出奔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以公子地之黨且惡向魍出奔

十一年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策書闕

策書闕

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春秋條貫篇卷十一

圭

策書闕

十四年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策書闕

十有一年夏四月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策書未詳

十三年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策書闕

十二年秋大雩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十有三年 夏築蛇淵囿 大蒐于比蒲

策書未詳

十有四年

春衛公叔戌來奔三條

公叔戌公叔文子子也以富故且惡于南子出奔

衛趙陽出奔宋戊黨

夏衛北宮結來奔

天子使石尚來歸賑

策書闕

春秋條貫篇

衛世子出奔衛世子蒯聵出奔宋二條

衛靈公世子以得罪于夫人南子出奔

衛公孟彊出奔鄭鄭

大蒐于比蒲 邾子來會公

策書闕

城葛父及霄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 邾子來朝

麇食郊牛牛死敗卜牛 夏五月辛亥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

鄭罕達帥師伐宋

策書未詳

邾子來奔喪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策書不詳何人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辛巳葬定姒 冬城漆

哀公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春秋條貫篇

蔡遷楚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七條

蔡請吳伐楚在定四年而楚乃報之圍蔡而滅其

國使遷于江汝之間蔡侯懼陰請遷于吳

二年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而吳師遂逼遷之乃以公子駟不欲遷殺之而吳

而遷其墳墓于州來

三年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且又放公子駟之子而策書未之詳也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至是蔡侯將之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遂

道弑蔡侯如盜然而大夫文之錯討盜殺嗣
蔡公孫辰出奔吳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娃公孫霍

于是盜黨有奔者有受誅者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然後君得葬焉嗟乎乃爾

六年虺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卯郊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九條

定公薨時邾子來奔喪今忽伐之不可解策書闕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

春秋條貫篇

太

伐邾取鄆東田及沂西田

止三家共伐之而取其田何也策書未詳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三家同在師而盟不及季孫亦不可解策書未詳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策書闕

六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策書闕

七年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前經五伐今六伐矣且公又親往則或利其地或

惡其事必有所由而策書總不知也此但述子服
景伯沮伐之語與邾大夫茅夷鴻請救于吳之事
則當是此經策書不失耳據此經我入其國而俘
其君而策書則云獻于亳社因諸負瑕則似有意
滅其國者其未滅以吳救故也然則魯亦無道矣

八年吳伐我

邾大夫茅夷鴻請吳救且曰魯賦八百乘可與吳

敵邾賦六百乘即吳屬矣吳遂伐我幸吳不得志

但求成于魯而去

歸邾子益于邾

春秋條貫篇

九

我乃釋邾子歸邾而吳不知何故反使太宰嚭討

邾囚邾子于樓臺以棘繞之而使其子邾桓公為

政策書仍未詳也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越二年而邾子來奔向之為我俘者今復奔我總

不可解傳又云奔齊其後奔

晉納二年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五條

前定十四年衛世子蒯聵已奔宋矣至是衛靈卒

夫人欲立公子郢而郢辭之乃立蒯聵之子輒

蒯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見條

而晉怒衛靈叛晉謀伐衛喪因乘靈未葬而納賄于戚在晉固無道而賄未嘗有先君之命令令還國然且父死不葬愛及于戈則不子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

鄭師敗績

見策

時晉范中行氏以叛奔朝歌正值齊衛鄭叛晉之際故三國共伐朝歌而賄乃合趙鞅兵敗齊鄭師

冬十月葬衛靈公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見叛

是齊師圍戚本屬報伐

公羊稱伯討胡氏稱輒黨皆誤

衛師圍戚

春秋條貫篇

手

亦半屬拒晉

穀梁稱以子而輒以新君而與乎其間一似茫然不知有父之在戚者報賄禦鞅總成拒父則不子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此俱賊子也其後賄之入見簡書

在哀十四年

賄之弑見策

書七年而輒則一出入而終死于越春秋垂戒

豈遠乎

二年滕子來朝

三年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備晉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四年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策書闕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晉為楚執蠻以悅楚

城西郭六月辛丑亳社災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

夏齊侯伐宋
策書闕
齊陳氏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齊陳氏弑立
春秋條貫篇
四條一貫
齊景無適子愛少子荼而使國夏高張立之
閏月葬齊景公
六年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齊大夫陳乞將謀弑立先與鮑牧諸大夫謀去國
高二氏而二氏來奔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陳乞乃召公子陽生于魯魯鮑牧共立之而弑荼
焉陳氏將移齊而世為弑逆如此
五年冬叔孫還如齊
會莒景公也
六年春城邾瑕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報圍蔡也

六年叔還會吳于柎六條一貫

策書闕

七年夏會吳于郕

策書不詳

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

此吳召會也策書不詳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鄭

吳召會也

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見晉吳楚條

春秋條貫篇卷十一

吳會晉而我與焉

秋公至自會

六年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策書有誤六條一貫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策書有誤

九年秋宋公伐鄭策書有誤

十年宋人伐鄭策書有誤

十二年宋向巢帥師伐鄭策書有誤

十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策書有誤

七年冬鄭駟弘帥師救曹宋人圍曹時鄭救之

八年吳伐我以邪慝來伐見伐邪條

夏齊人取譙及闚七條一貫

初齊公子陽生奔魯時季康子以妹妻之及陽生

試茶而立即來取女魯疑女有他行不敢與也齊

侯遂帥師伐我取二邑去

齊人歸譙及闚

我乃與之平歸季姬于齊而齊侯嬖之還二邑焉

十年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值吳子欲會齊伐我而齊辭之吳子怒因召我會

師伐齊而齊人遽弑齊侯陽生以悅吳此不知何

春秋條貫篇卷十一

人所謀且孰為弑之而策書仍未詳也

五月公至自伐齊

齊悼公

十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及齊簡公立而修怨于我幸冉有以季氏之甲并

已徒卒與戰于郊獲齊甲首八十而齊師遂遁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

陵齊師收績獲齊國書

及夏而公復會吳師報郊之戰乃敗齊師獲國書

等五人及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而于是終春秋

之世無措報焉其後魯與齊平子服景伯與子貢特使齊而爲之成之見簡書策書

八年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九年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楚吳夏楚人伐陳三條

吳與楚爭陳前六年吳伐陳陳成于吳故楚伐之

陳十年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吳救陳

及楚使公子結再伐而吳遣延州來季子救陳季

子謂結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

春秋條貫篇

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此數語極中春

秋交爭與國之病非季子不能爲是言然季子讓

國在襄十二年計其齒當近百歲恐不能帥師且

其人自聘魯後不見行事卽以大差之狂逞而宗

臣皆老並鮮匡救區區此語不發于受服之時而

發于交綏之際吾猶以爲非延陵嘉言矣凡此皆

當闕之以俟知者

九年冬十月

十年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十有一年 夏陳轅頗出奔鄭以黷貨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卽太叔疾也孔文子奪其妻出奔

十有二年 春川田賦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昭公夫人

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三年 夏許男成卒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策書闕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盜殺陳夏區夫

春秋條貫篇

策書闕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 春西狩獲麟

學春秋隨筆目錄

卷一

隱公

卷二

桓公

卷三

莊公

卷四

閔公

卷五

僖公

卷六

文公

卷七

宣公

卷八

成公

卷九

襄公

卷十

昭公

先君子篤志經學尤精於三禮春秋辛亥館錢塘集

學春秋隨筆目錄

春秋說自五傳及三家註疏外有陸淳辨疑纂例劉原父意林權衡程正叔說蘇子由集解張洽集註孫莘老經解程時叔本義辨疑或問黃東發曰抄趙子常集傳屬辭師說呂涇野說志張常甫經說季彭山私考豐人叔世學高景逸孔義郝仲興直解卓去病辨義賀仲軾歸義暨文集中所載如承叔子瞻晦菴與夫太全本義所採先儒諸說口爲編纂每一事別一紙書之以備後來抄撮凡得二百四十二卷癸丑秋燬于火不留隻字重自痛惜幾不欲生因搜覓諸家書猝不及備於是專讀三禮有學禮質疑禮記偶箋儀禮商周官辨非諸書皆甲寅後作也辛酉海昌

學春秋隨筆目錄

二

陳令升先生延致于家以春秋相質先生力能致書較前更倍益得廣所未見并取數年來所蒐羅者條舉件繫手不停書所輯亦較前更倍而心力由此耗竭矣癸亥七月至昭公而疾作臨歿諭經曰吾恍惚中時時如見劉原父時時有一篇左傳在吾目前嗚呼痛哉此隨筆十卷乃編纂時有獨得者另爲劄記故亦止於昭公云

康熙五十六年歲次丁酉上元日男經百拜識於黔南試院之學圃

學春秋隨筆卷一

四明萬斯大克宗

隱公元年

孔子曰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開卷元年二字便見王室之卑諸侯之僭何以言之君曰元首臣曰股肱天子爲天下共主五等諸侯出作藩屏入爲卿士依然臣也一統天下咸奉正朔同軌同文安有諸侯改元之理卽曰國自爲史亦必大書天子之年而分繫其事何休曰必天子然後改元此說是也孔穎達引鄭僖簡二公之有元此衰世之事不足以難之熊氏過曰史記眞公渾已上爲周王世表無諸侯年表眞公當夷王諸侯僭端始見改元矣此爲有據魯史書之夫子因而不削以著春秋之始亦以見其僭云

學春秋隨筆卷一

二

春王正月

不書卽位

周正建子改月改時就春秋經傳考之原自瞭然見之如書春月無冰冬十月雨雪冬十月日食日過分而未至及火出于夏爲三月於商證之周書汲冢周書禮記維爲四月於周爲五月於商證之周書汲冢周書禮記維云正月日南至可以有事于祖孟子云十一月徒成十帝七月日南至可以有事于祖孟子云十一月徒成十梁成亦無不合漢唐以來說春秋者都無異詞至程叔子乃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似不修春秋本曰冬正月夫子修之改作春正月也劉賈夫謂春字乃夫子所加似不修春秋元年下但書正月而無春

學春秋隨筆卷一

二

字也胡文定以爲夏時冠周月又似不修春秋固曰元年冬十一月夫子改曰春正月也自是學者多疑之朱子不信文定說謂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周原改作春正月此論當矣乃又曰孟子之七八月乃今之五六月其十一月十二月乃今之九月十月周固已改月但天時不可改故書云秋大熟未獲此正是今時之秋蓋非酉戌之月未有以見夫歲之大熟而未獲也以此考之今春秋月數乃魯史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此又重違程子而兩岐其說于是春秋家往往堅主夏時以改時改月爲非愚以爲正建有歷數可憑有日食可推善歷者皆能考驗非懸空說理者比諸儒以夫子改書春正卽寓行夏時之意此尤無解蓋由不諳歷學泥于子丑月之不可爲春且以夏時首春終冬四時順序而周時首冬夫子改冬爲春俾之順序卽爲行夏之時也嘻果改子月爲春尚得謂之夏時乎宜吳氏之譏之也吳仲迂曰若從胡傳是周本行夏時而以子月爲春矣或謂如子言周固改月改時矣商則何如曰傳不云乎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是商以丑月爲正月矣又律歷志據三統歷云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卽伊訓篇大甲元祀之十二月也又言後九十五年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春秋歷周文王四十二年十二月丁丑朔旦冬至夫冬至于月之中也而在十二月則正

月之爲丑。月不益明乎。然則商之改月改時。固先乎周矣。○朱子據周書秋大熟未穫。以證周之不改時。非也。按書云。秋大熟未穫。繼之曰。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夫謂之禾。是猶未實也。下文又云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惟未實。故能復起。若已實而偃。則苗心曲折。斷無能復起者。末乃云。歲則大熟。此則究其終而書之。然則始所云大熟未穫。乃從其後而爲言。非此時卽大熟也。觀此則其秋斷是周時。午未申月之秋。而不必泥爲夏時申酉戌月之秋矣。○薛士龍謂魯歷改冬爲春。陳君舉後傳因之。謂魯史以夏時冠周月。是因律歷志載有魯歷。遂鑿爲此說。趙子常曰。謂魯有歷。實劉歆之誤。按律歷

學春秋隨筆卷一

三

志言劉向所總有黃帝顓頊夏殷周歷及魯歷爲六歷。自周昭王以下無世次。故據周公伯禽以下爲紀。自煬公至閔公。冬至殷歷每後一日。則由歷家假魯君世次。逆推周正交朔之合否。因號魯歷。非魯人所自爲明矣。此論甚善。足證二家之謬。○諸家主周正者。有民俗用夏時之說。多本汲冢書所言。我周作正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守烝享。猶自夏焉。及周禮有正月正歲。與周詩時月。皆夏時爲說。愚謂既改正朔。則普天率土。民俗咸遵。無周民用夏時之理。惟是典禮所垂。有三代相因。如禴禘嘗烝。蒐苗獮狩。夏行于四仲者。殷則行於四季。周則時易而行於四孟。皆于午有定。而如無定記禮。

者必主夏時立說。王制春秋補注夏時者。謂春分後。即通其解於殷周。汲書所言。亦猶是也。周禮多僞。不足爲憑。周詩時月。皆周正。以爲夏時者。後儒之論也。禮賈疑

踰年卽位。此衰世之事。非先王之禮。按周書乙丑成王崩。癸酉康王麻冕黼裳。受同珥。見諸侯。此世子定君位。明繼體。以示天下之有主也。章俊卿曰。康王爲君。召畢過矣。公羊所謂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既定位。卽反喪服。宅憂諒闇。不稱王而稱子。公羊所謂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也。明年正月乃改元正始。公羊所謂不可曠年無君也。三年之內。百官總已。以聽冢宰。旣免

學春秋隨筆卷一

四

喪乃卽位。稱王以親政事。公羊所謂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以此推之。諸侯嗣世。約畧相同。而無踰年改元之事。三年喪畢。以士服入見天子。受爵命。乃卽位。稱公以臨臣民。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白虎通曰。天子諸侯三年卽位。終始之義。乃備此不易之論也。東遷之後。諸侯放恣。王觀受命之禮。不修。三年之喪。亦廢。魯人曰。吾宗國類皆踰年卽位。稱公。預會盟征伐之事。史官因其卽位而書之。夫子存而不削。隱著其無父無君之罪也。不終喪爲無父。公羊云。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此就春秋言之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此

則合於禮矣。諸侯三年之內不當預封外事。○諸侯嗣世必即位稱公乃可以臨臣民親政事故十二公無不行即位禮者史無不書即位者春秋于隱莊閔僖不書即位何也踰年即位固皆非禮然就中分別有不當立者有雖當立而有所不忍者惠公立桓爲太子左傳惠也太子少是已桓當立隱不當立爲隱公者立桓而攝政可也攝位而奉桓不可也故削其即位以明其不當立也禮曰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君之讎眦父又曰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桓見戕于齊莊不復讎般弑閔繼閔弑僖立不能正名討賊心何忍乎故皆削其即位見其宜有所不忍也書者其常不書者其變比事以觀而義自見矣

學春秋隨筆卷一

五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曲禮曰諸侯相見于隙地曰會涖牲曰盟是會有會禮盟有盟禮春秋書魯特盟先行會禮後行盟禮者則曰某會某盟于某不行會禮徑行盟禮者則曰某及某盟于某及者與也公羊曰及者我欲之穀梁曰及者內爲志二年公會戎于潛穀梁曰會者外爲主統觀春秋我欲而書會者有之彼欲而書及者有之非通論也劉原父云令潛之會內爲志將曰公及戎于潛乎○公羊云盟詎不及三王故雖見于曲禮載在周官要皆衰世之事但春秋諸侯業已行之則當就盟之前後觀其所盟

者何事與其信之繼否以知其善惡此盟雖修好息民不數年而卽有伐邾之師盟豈足恃乎故知書此亦惡之也○先儒以邾爲魯附庸非也旣曰附庸卽爲私屬襄二十七年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以爲人之私則非魯附庸明矣且使旣爲附庸當好惡與共憂患相恤考春秋魯之于邾伐之者十有四敗其師圍其國入其都執其君者各一取田邑者六于他國交惡未若是甚也卽邾之于魯來伐者三升陘之戰且獲公胃懸魚門矣平丘之盟且愬晉執季孫矣爲魯附庸敢出此乎又庶其以漆間止來奔黑肱以濫來奔而文公復遷于繹及其後衰賦于吳者猶六百乘則其地頗廣大抵與魯切近倔彊不相能者也故盟未久而伐之

學春秋隨筆卷一

六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段於莊公兄弟也而有君臣之義恃母而驕以至于亂繩以國法不得不討莊公之失始在順母志而授之以京終在段入鄆而復窮之以伐夫段爲姜氏愛子莊欲順母志夫豈別無富之貴之道邪夫豈不知段之多才好勇而反予以爲亂之資邪在莊于此無奈母之數請而姑以予之亦謂可以快其求盈其願而不意其後之至于此也先儒謂莊故予之以養成其惡然則予之之日莊預計曰吾予以京彼必作亂彼作亂吾必克之藉令段作亂而公不聞或伐之而京不叛反助段以取

勝則鄭將爲段。有此雖至愚者不爲而鄭莊肯爲之乎。蓋母不請莊必不予。母請而莊子是徇母之私而不能裁之以制也。如謂莊素有殺段之心則當請制時何不因而斃之而反以巖邑辭之也。迨乎亂作而致討亦出于不得已。然段久于京而京叛之窮而入鄆復何能爲。斯時論之以禮懷之以恩段非歸死必且自亡而莊更感之以兵是兄弟之情君臣之誼段固忘之而莊亦與俱絕之矣。春秋不書段奔而書鄭伯克段其以此夫。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禮稱天子臨諸侯。咺于鬼神曰。天王某甫而春秋稱王曰。天王蓋侯國之史。即天子之臨諸侯者而稱之以別。

學春秋隨筆卷一

七

于王朝之史亦以尊之也。王使來賵者以改葬惠公故也。臆十據傳初葬惠公有闕。知其不赴于周。今聞改葬故來賵時復傳聞仲子有故。因并及之而不察其爲訛也。仲子惠公之妾而得竝書者。惠公違禮再娶當時必請于王。故王知有仲子。遂以夫人禮致賵。人若不爲夫賵辭竝舉。故竝書之。穀梁傳以天王此賵乃專賵仲子而繫之惠公文九年秦人之繆乃專繆成風而繫之僖公。先儒盡從其說。此不察事情之過也。仲子生雖正位夫人。然實違禮再娶。成風雖薨葬備夫人禮。然實莊公之妾。當日天王若不賵惠公。未必特賵仲子。秦人若不繆僖公。未必特繆成風。求賵來繆實主于惠公。僖公而

仲子成風其兼及也。春秋不言及仲子及成風者豈言及則殊尊卑非所施于君母乎。然則何以知仲子之猶存也。曰以二年夫人子氏薨計至五年考仲子之宮。適當除喪之後。遲速以時知其必爲仲子也。惠公再娶失禮。仲子雖適實庶。無論生不當賵。即死亦不當賵。賵惠公常事。不書此以並及仲子。故書也。得夫存乎其事。先儒多以宰咺書名爲賵。不亦贅乎。又仲子不稱夫人。先儒以爲正名亦非也。按之書法有所不得施也。如曰歸惠公夫人仲子之賵。止見其賵仲子而不見惠公之賵矣。彼成風之薨。業稱夫人而歸繆亦不稱夫人。如曰僖公夫人成風。幾疑其爲妻而不見其爲母矣。果以正

學春秋隨筆卷一

八

名不書即當終絕之。二年書夫人子氏薨。又何爲乎。

二年 無駭帥師入極

禮樂征伐皆御世之大權。其足以取威制勝使人懾服而屈從尤莫如征伐。故欲知春秋大勢者當于諸國之侵伐觀之。據公羊傳例。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以是按之經傳。終春秋唯魯君將稱公。諱之或稱師。稱及大夫將稱氏名。微者不言將。列國之師自隱至文君將恒稱爵畧之。或稱師稱人。大夫將悉稱師稱人。無有書氏名者。大夫將書氏名自文三年晉陽處父伐楚救江始。竊疑公羊例未合。王氏沿曰。處父書氏名。

者政在諸侯則大夫皆稱人政在大夫故稱氏名以罪之也處父盟魯侯改蒐于董易軍班今救江而伐楚專之甚者也故始之也陳君舉亦曰大夫帥師于是始大夫始強也趙子常因二說而通之曰公羊之例當時史法也夫子修春秋征伐自諸侯出則君將稱君大夫將稱人治在諸侯也征伐在大夫則大夫將書大夫治在大夫也唯內大夫悉從其恒稱以見實也於乎可謂盡發不傳之秘矣蓋史官有一定之法夫子有筆削之權史法以徵事實筆削以顯世變執事以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天下大勢瞭然于心目間矣內大夫何以悉稱氏名春秋魯史也○春秋無義戰敵國不相征凡書侵

學春秋隨筆卷一

九

伐皆罪也滅入遷取罪之尤者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春秋書紀裂繻來逆女先儒謂譏不親迎非也考士昏禮自納采至親迎六禮備而成昏此父為昏主為子取婦者也其常也士昏禮記曰宗子父沒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即繼之曰不親迎則三月壻見女父母下見女父母此宗子父母沒自主昏娶者也其變也士之宗子不親迎且如此又何論乎大夫更何論乎諸侯天子也哉其所以不親迎者何也蓋親迎必有所受命禮父昏也而命之迎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宗子上承宗廟之重諸父旁尊不得加之命無所受故已命人迎而不親往所以重宗廟

順先典也先儒知有父母主昏之常禮而不知有宗子自主昏之變禮因并謂諸侯天子必當親迎豈有當與然則文王與韓侯皆親迎何也記云文王九十七而崩書云文王享國五十年是文王嗣位時四十八歲也又傳記言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則親迎時同周君指王世子也韓侯嗣位之初入覲受命未全乎尊禮也韓侯入周得為諸侯天子錫之命然後且覲父周卿士韓侯入周因覲而逆未為不可且又安知非使人往逆而不親乎然則哀公問之冕而親迎何謂也曰此指世子言之也今日之世子固即他日之君也曰先儒謂昏事合禮不書裂繻逆女何以書乎曰杜氏于劉夏之逆后謂天

學春秋隨筆卷一

十

子不親昏使上卿逆而公監之推此則諸侯之逆必上卿乃可裂繻不氏則未命也未命大夫而逆夫人失之輕矣故書也明乎此而莊公之親迎與文公之賤逆者皆可得其書之之故矣若夫裂繻之繫紀以紀事也穀梁于不氏但名者悉謂之國氏國豈可氏乎且不繫國知為何國之人乎

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此經若從杜註裂繻字則以大夫先諸侯已為無等况復舉其字而諱其名稱號益疑于未當若從程傳程闕文也當云紀似矣然紀侯稱子實類居喪時方娶伯姬我知其必無是也讀春秋者遇如此類無論先儒未

可易從卽三傳亦當姑置胡氏之言當矣則云闕疑曲則之說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此桓母仲子也據左傳惠公立桓爲太子則仲子已蚤爲夫人非至隱乃成之也杜註惠公旣以爲夫人在隱公卽爲繼母禮不云繼母如母乎以夫人禮喪其終乃事之宜非爲桓而成之也諸侯不再娶于禮無二適此可以責惠不當以罪隱黃資中曰先君之失禮臣之末如之何者也斯則天理人情之至也旣以夫人喪之安得不以夫人書之其不書葬者或以爲桓未君或以爲不反哭非也旣以夫人禮喪之而不以夫人禮葬之乎

學春秋隨筆卷一

士

春秋不書夫子削之也再娶失禮不可爲訓故筆其薨以紀實削其葬以示義使人求其故而知之五年考官但書仲子而不曰夫人亦此意也○或曰子何以知仲子之蚤爲夫人曰仲子宋武公女也宋公之女肯爲魯侯晚年之妾乎仲子非蚤爲夫人惠公亦必不舍隱之長立桓之幼矣曰桓之立爲太子安知非隱公立後事曰隱桓兄弟也非父子也稱爲太子則非隱立之明矣且使惠公不以仲子爲夫人不立桓公爲太子則當隱之時仲子實父妾桓公實庶弟果何所顧忌於此二人而必尊而奉之居攝讓之虛名而取殺身之實禍乎其不然也必矣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日月會乃爲朔日食必在朔春秋書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凡二十六桓三莊二十五二十六三十四三十五文公七年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謂之食正朔是也書日不書朔者七隱三僖十二文公五年五乃食前之月當大而小一日未朔而以爲朔一日也故食在二日初二公羊謂失之前者朔在前何休謂二日食是也日朔竝不書者二莊十八乃食前之月當小而大一日踰朔而以爲朔故食在晦日前月公羊謂失之後者朔在後何休謂晦日食是也二日食則二日爲朔晦日食則晦日爲朔而歷不以爲朔歷書以一故史

學春秋隨筆卷一

三

不得書朔也二日食尚是此月之日故史得書日晦日食并非此月之日故史不得書日也凡此皆司歷之過故左氏曰官失之獨桓十七年十月朔日食食在朔而不書日非司歷之過蓋舊史闕遺莫得而考也趙子常不從穀梁而獨取其夜食之說穀梁以日朔皆不書以證此經謂食時日未出故不書日豈知食必在朔亦旣夜食足知夜已合朔周人以夜半爲朔合朔卽屬是日矣豈得以日未出岐之至襄二十一年之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之七月八月四年而再頻食歷法所必無此出一史官之記載由其怠慢食時失記從後追憶疑莫能定遂兩存之春秋因而不削所謂疑以傳疑也傳註未

言其闕失闕謂不書日而杜氏于隱三年之不朔據已失謂再朔食而杜氏于隱三年之不朔據已長歷所推而指為史失則明與左氏官失相違矣

三月庚戌天王崩

天子為天下共主諸侯雖君國子民天子視之則臣也故生則六年一朝以行其敬沒則弔喪會葬以致其哀所謂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於崩時尤重陪之于禮書喪曰天王登假此王朝赴告之稱也斬衰裳直經杖絞帶冠緇纓菅屨三年此諸侯為天子之服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此諸侯會葬之交也既行弔贈因見新君所謂送往事居臣道不當如是乎先儒說諸侯親往多援顧命為據考成王崩于乙丑癸酉康王定位相

春秋隨筆卷一

距僅九日五服羣辟豈能聞赴並集意是歲適當入覲故諸侯多在召畢二公得率之以見如曰聞赴而來則封域有遠邇計至有先後道有險易行有疾徐斷不能羣集于九日之前也王崩雖同而事體各異奔喪自有定制奚必援此為據哉雜記列國之喪取含經照臨皆備諸侯相為且然况天子乎隱公于平王之崩若為弗聞至使王臣責賻求賻之比事以觀無王之罪不勝誅矣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聲子也君之母氏故曰君氏公穀改尹氏以為識世卿夫世卿專政妨賢病國固所當譏然周至東遷政在諸

侯天子唯存祭號禮樂征伐若無所預故王臣之世不足譏春秋所譏者列國之世卿而已雖然亦未嘗須言之也祇惟因其事著其人令學者原始而要終屬辭而比事世卿之譏隱然自得於言外所謂以不譏譏之也即如我魯公子友書矣而季孫之行父也宿也意如也斯也屢書不一書公子慶父書矣公子牙書矣而仲孫之敖也蔑也速也羯也獲也何忌也叔孫之茲也得臣也豹也姑也不敢也州仇也亦屢書而不一書此非世卿而何即是以推而齊之國高陳鮑晉之六卿宋之華向衛之孫甯皆可得而知之矣所謂以不譏譏之也故無論此經實君氏非尹氏即以為尹氏亦不過從赴而

春秋隨筆卷一

書與王子虎劉卷等耳豈有譏世卿意哉穀梁又以為天子崩為魯主果爾是魯盡禮于周矣求賻胡為乎來哉間無異事而猶不之知惡在其明經也故吾確從左氏為君氏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諸侯卒書名左氏謂同盟赴以名陸文通非之以為臣子當創巨痛深之日安忍稱君名禮載赴詞云寡君不祿而已其言是也但謂會同會盟知其名故死時書之則春秋書外諸侯之卒凡百二十有四未同盟者五十而不書名者僅九彼四十三人之不同盟而書名者又何以稱焉愚以為國君卒而赴諸侯固告舊君之終

兼亦稱嗣君之始。隱七年左氏云：告終稱嗣是也。既云稱嗣，則嗣君之名即告于此。時列國遂已識之，故於其卒也得書名于策，固非由死時赴名，亦非藉盟會乃知名也。於何徵之？昭元年楚圍弒君，赴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觀，此則知告終之後列國必詢其嗣使，者即稱名以對，必然無疑也。然則九人何以不名？考春秋前後不名者，滕三祀薛宿各一，皆小國也。秦三遠國也，以小以遠，皆史畧之。春秋不得而增也。或曰：告終時失稱，魯不知也。

四年 衛州吁弒其君完

春秋弒君有稱名稱人稱國之異。左氏定例以爲稱君

學春秋隨筆卷一

五

君無道稱臣之罪甚矣。其說之頗也。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所謂暴行即弒父弒君是也。所謂邪說即亂臣賊子與其儕類將不利于君，必飾君之惡，張已之功，造作語言，誣惑衆庶是也。有邪說以濟其暴，遂若其君真可弒而已，可告無罪。然者相習既久，政柄下移，羣臣知有私門而不知公室，且隣封執政相倚爲安，凡有逆節多蔽過於君，鮮有罪及其臣者。如魯衛出君，皆師曠史墨之言可證也。左氏之例亦猶是耳。噫，於弒君而謂君無道是春秋非討亂賊而反爲之先導矣。邪說之惑人一至是乎？然則何以稱人稱國曰稱人者以徵者告也，稱國者不告其人也。此足以見元惡之專

恣制國人，以威使不敢以實告也。雖然春秋從赴而書將令學者討求其實，則書人之宋鮑書庚與書國之晉書僂書僕吳光其罪且浮于稱名氏者矣。唯齊商人弒君自立，其當討無疑，然猶曰弒其君者，恨其圖之不早，既以爲君而後弒之也。薛比事無聞，當闕。春秋書弒君誅亂賊也，然而趙盾崔杼之事，時史亦直載其名，安見亂賊之懼獨在春秋而不在諸史？曰：孟子言之矣。春秋之文則史也，其義則孔子取之。諸史無義而春秋有義也。義有變有因，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賁如雨，此傳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襄二十春秋書之曰衛侯衎出奔，此以變爲義。

學春秋隨筆卷一

六

者也。晉史書曰趙盾弒其君春秋亦曰趙盾弒其君，齊史書曰崔杼弒其君春秋亦曰崔杼弒其君，此以因爲義者也。因與變相參，斯有美必著，無惡不顯。三綱以明人道，斯立春秋之義，遂與天地同功。彼董狐南史傳春秋而獲存，指左晉乘楚檮杌論春秋而幸及子，孟當時則書久則亡焉。懼在春秋而不在諸史，有由然也。雖然以盾杼之姦惡，齊晉得以名赴春秋，得以名書，顧史官之直筆也。使晉宋吳宮之弒逆得董狐南史其人，則書必以名赴，必以實鮑與庚與必不書人書僂僕光必不稱國。良史又曷可少哉。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於是年尤切所謂比事者
經書二月衛州吁弑其君完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
鄭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九月衛人殺
州吁有以見亂賊肆逆惡黨眾盛衛人討賊之難謀老
算深雖久而終殺之也書九月衛人殺州吁十一月衛
人立晉又以見衛之立君遲回慎重晉無覬覦之嫌衛
人無黨暱之私尸其事者石碏同其欲者衆人故兩書
衛人以昭公義此比事而見之也所謂屬辭者有二春
秋書立者再見於晉曰衛人立晉足知一國之公也于
朝曰尹氏立王子朝昭二足知一族之私也此屬辭春
秋書弑二十四繼立者非弑君自君即奉自亂賊齊懿修

學春秋隨筆卷一

七

宋文蔡靈楚比吳光弑君自君者也宋非兄弟爭
成陸齊景悼鄭襄衛獻陳成宋桓齊桓兄弟者也齊惠
國即藉手外援觀變待立晉著正緒外援者也齊惠
變者也薛惠無聞觀衛晉有一于此乎此屬辭聖人究
觀終始不禁慨然歎興以爲此二百四十二年絕無而
僅有爰大書特書曰衛人立晉以見繼弑者非討賊不
可爲君非得衆不可爲君此屬辭而見之也先儒不察
責以不承國先君不稟命天子噫討賊如衛得衆如晉
而苛求尚爾彼篡奪者何以言之抑不思先君已弑國
安承賊討四月乃立君安知不已請命耶石碏純臣等
之審矣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以叔姬爲伯姬之媵左傳無文蓋註家見二年伯姬歸
紀今叔姬又歸而伯姬尚存遂以爲待年之媵愚以爲
非也媵未有不與適偕行者宋伯姬之歸成九年衛來
媵于前八年晉齊來媵于後齊在十年夏春秋書之人
知爲譏過制女過九不知兼譏後期也叔姬之歸後伯姬
六年其非媵可知且媵者妾也或取之卿士或取之鄰
國亦卿國君女適國君若大夫高固齊斷不爲媵觀衛
宣姜二女所生一爲宋桓夫人一爲許穆夫人詩美莊
姜而曰邢侯之姨譚公維私莊姜姊妹夫皆可見矣魯侯
之女豈作紀侯之妾乎然則叔姬安歸也紀季也何以
知之于後歸鄫知之莊十年既歸季季入齊蓋卽從年

學春秋隨筆卷一

六

曰五廟未定存亡未卜故反魯以待鄫定而後歸從一
而終也春秋于其卒葬再書紀叔姬雖魯之弔贈有加
亦卒紀之猶存也若爲伯姬媵則姬與季嫂叔也嫂叔
不通問推而遠之又何可歸乎穀梁於此謂逆之道微
故不言逆陸淳辯之曰不言逆者大夫自逆常事不書
也啖助亦云但言歸不言逆知自來逆也是亦不以爲
媵矣曰是則然矣詩江有汜非指待年之媵乎曰序固
云嫡不以媵備數媵勤而無怨嫡亦自悔也以爲媵待
年後儒之論也吾從序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曲禮云諸侯使大夫問于諸侯曰聘周官大行人亦云

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此相於之禮無往不來有
施必報不以國之大小疆弱論也儀禮著諸侯聘禮其
詳大要欲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俾民作讓而聯甥舅
之情篤兄弟之好大字小小事大之意即寓其中也春
秋時衆暴彊陵就魯而言大國有聘無朝聘魯者唯齊
魯宋衛陳鄭
秦楚諸大國魯往聘者小國有朝無聘魯聘者唯齊
魯宋衛陳鄭
亦多大國小國間及之無報施之道即當時列
其永往者皆緣一時私情喜懼無報施之道即當時列
國大夫所述或云三歲而聘昭三年鄭云或云歲聘以志
業昭十三年或云諸侯即位小國朝而大國聘實元皆
晉叔向云各以其意爲辭非復邦交舊典矣列國聘魯書來聘魯
聘列國但書如內外之辭也

學春秋隨筆卷一

充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正以歸

大行人云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先儒據之以爲天子聘
諸侯之禮今考大宗伯及行人此文皆上連朝宗親遇
會同鄭註六者就
王見諸侯言下承殷頻聘類就王見實指下見諸
侯與見諸侯使爲文則時聘謂諸侯聘天子非天子聘
諸侯也穀梁傳云聘諸侯非正其言良是然而天子使
諸侯亦有之矣大行人又云閒問以諭諸侯之志是也
不曰聘而曰問尊卑之別也儀禮所載聘禮邦交之聘
也王使下問其儀無考然觀襄王賜齊桓莊雖有後命
猶下拜拜于登受升堂推此于王問當畧如之何休云
北而稱臣受之于大廟所以尊王命是也東遷王室既

卑害禮傷尊聘問下同列國春秋因事書之以著其衰
凡伯周卿尊視諸侯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故戎起
大衆伐其師而執之與鄭伯伐取宋蔡衛三師于戴相
似在九彼主取師故書伐取此主執凡伯故書伐以歸
不言執言以歸殊王臣也諸家多言一人而曰伐若凡
伯止一人踴踴獨行然何夢夢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朝禮有二有相見之朝則天子諸侯日視朝治門外之
朝謂之內朝對庫門外之朝治門外之朝與羣臣相
見是也在周禮則司士掌之有朝觀之朝則諸侯六年
一朝天子是也五服一朝在儀禮則觀禮詳之朝觀之

學春秋隨筆卷一

辛

朝王當依南面立廟中戶諸侯北面再拜稽首義主于
敬也相見之朝王當立南面立門屏諸臣東北面上
向三公北面孤東相揖而退司士云孤卿特州大夫
主于交也易曰上故觀禮唯行于王而朝禮通于上下
君臣相見曰朝賓主相見亦得言朝大行人言邦交所
以有殷相聘世相朝之制也聘使卿行朝則君親行聘
受之于廟主君接以賓禮朝禮雖無攷然其受之于廟
而主賓交好論語邦君爲
益無疑也東遷諸侯烈大兼
并小弱困敝故小國朝大國大國朝盟上而伯國久設
疆令以煩諸侯故有謂三歲而聘五歲而朝者文襄之
伯令也有謂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者叔向之示威

也。而左氏亦謂五年再相朝爲古制。諸侯卽位小國朝之爲禮。邦交之舊。豈其然乎。究竟諸國來朝與魯君外如其疏數。唯力是視。初無一定之準也。要而觀之。春秋之始。政在諸侯。故往來之朝。皆成禮。春秋之系政在大夫。至有朝而不納者矣。乃復者是。此又世變之日下。聖人之所深慨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不書葬

實弑書薨。孔氏以爲魯史舊文。而夫子因之。胡氏以爲魯史書弑。而夫子削之。愚取晉史書趙盾弑君。齊史書崔杼弑君。參考知胡氏之言爲當。何則。人之惡惡一也。史之直筆同也。安有齊晉史然而魯史獨不然乎。但當

學春秋隨筆卷一

主

日。雖使賊公于寫氏。桓立而討之。史官不審。安知不直。書爲氏。慶父使卜齋賊。閔。史官不察。安知不直。書上齋。夫子修春秋至此。不禁掩卷歎歎。慨焉長歎。既痛心先君之。不考其終。更切齒亂賊之。不得其實。欲仍書弑。而有所不忍。欲正亂賊。而舊史無之。遂特筆書曰。公薨。公薨必地。而隱閔不地。公薨必葬。而隱閔不葬。令讀者駭其獨異。深求其故。以知其實。且也。慶父之賊。易定也。置構二君。而桓利隱禍。權首從以求書法。不得誅帶而縱桓。此又筆削之際。所當迴翔重愼者。不若諱之爲安也。唯桓立之日。聲討輦逆。如叔孫之戮豎牛。其罪庶可未減而不能也。此所以爲千古之罪人與。

學春秋隨筆卷一

主

君弑不書葬。公穀以爲不討賊。左氏以爲不成喪。愚按之經傳。彼謂不討賊者。蓋見衛桓之葬。以州吁既殺齊襄之葬。以無知既殺陳靈之葬。以夏徵舒既殺是固然矣。獨何以處魯桓。蔡景許悼之賊。未討而書葬者乎。公穀于魯桓之葬。則以爲備在外。也不責踰國而討也。於蔡景之葬。則以爲君子辭也。不使父失民于子也。於許悼之葬。則以爲君子之赦止也。嗚呼。君父遇弑。臣子討賊。以異地而可免。以父子而可恕。蔡許二君皆是春秋寬亂賊之塗。而禮經所謂君之備。祇父與所謂寢苦枕干。弗與共戴天之文。皆爲虛設矣。是豈聖人之意乎。故書葬者。果皆賊既討。則不書者。可言不討賊。書葬者。不皆賊既討。則不書者。斷非不討賊。然則奈何。曰。左氏不成喪是也。就魯言之。隱生爲攝主。其弑也。不以君禮成喪。也可知閔生八年而立。立甫二年。遇弑國亂。誰復成幼君之喪者。就他國言之。春秋書外弑君二十四。其書葬者五。衛桓葬于宣。齊襄葬于桓。陳靈葬于成。皆成禮而諸侯會之也。春秋外諸侯葬于桓。陳靈葬于成。皆成禮于斯。亦成禮而諸侯會之也。其無論成喪與否。皆不書葬者六。吳夷昧。僚楚頤。虔以僭王也。莒庶其。密州終春葬者。以卽夷也。傳云莒其不書葬。傳明著其不成喪者五。齊懿則納諸竹中也。鄭靈則改葬諡于七年之後也。宣四年見弑。至十年鄭人討幽公之亂。斷管厲則葬于子家之楨。遂其族改葬幽公諡之曰幽。斷管厲則葬于

翼東門外以車一乘也齊莊則葬諸士孫之里四翼不
蹕不以兵甲也齊茶則殺諸野幕之下葬諸及日淳也
餘八君考其嗣世如宋馮之于殤晉惠之于卓齊商人
之于舍宋鮑之于昭衛衛之于剽皆寇讎不齒其肯成
其喪者乎推此卽宋御說之于閔晉黑臀之于靈薛惠
之于比其不成喪亦可知矣蓋成喪則諸侯會葬不成
喪則諸侯不會葬會葬則書不會葬則不書理固昭然
無可疑者若夫討賊之義卽見于見弑之時既弑矣
繼弑有書如殺州吁殺無知殺夏徵舒卽知賊既討無
之卽知賊未討又何必寓此意于不書葬之中哉

學春秋隨筆卷一

三

學春秋隨筆卷一終

學春秋隨筆 卷二

學春秋隨筆卷二

四明萬斯大克宗學

桓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閔公弑而僖公不書卽位見其有不忍而削之也隱公
弑而桓公書卽位見其無不忍而筆之也子般弑而閔
公不書卽位子惡弑而宣公書卽位其義亦如之削之
卽知弑由于賊筆之卽知賊由於公謹嚴之法是卽鉄
鉞之誅也然則桓宣之書卽位何以異於文成襄昭哀
五公之書卽位曰僖宣成襄定得正其終書則文成
襄昭哀之書卽位爲正其始矣隱公子惡不正其終則
桓宣之書卽位不正其始矣比事自明奚煩多辨哉

學春秋隨筆卷二

哀踰年卽位亦非禮說見隱元年
此云正始就非禮中猶爲得正耳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

自宋殤卽位馮出居鄭殤感于除害之言隱四年衛州
君若伐鄭與鄭爲仇七年之中自隱四年伐鄭者三入
以除君害鄭與鄭爲仇七年之中自隱四年伐鄭者三入
鄭者一圍取邑者一志在除馮也鄭亦伐宋者再取邑
者二歸于魯取師者一志在爲馮也至是殤弑而馮立
矣是舉也賊雖由督其謀實鄭莊與馮陰啟之略督以
相宋俾之假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以爲辭督恃有外
援遂肆其毒而無忌於何知之于下稷之會知之說見

滕子來朝

春秋諸侯始稱侯而後稱子者滕也始稱侯而後稱伯

者薛也始稱侯而後稱伯若子者杞也先儒說此經不
以爲時王黜之者杜元凱也以爲滕子在喪者趙伯
循也見滕侯卒不以爲後屬楚而戍之者程叔子也胡
文定則謂首朝弑逆故降稱子以狄之孫明復程可久
則謂國小貢薄自貶其爵以成禮其子胡說則謂
獨取孫程說愚就加權衡杜說爲近夫天子之命討
也周室雖衰稽之經傳錫命猶行于列國桓公十六年追命
命曲沃伯爲晉侯僖公二十八年命晉文侯命
年錫公命爲晉侯僖公二十八年命晉文侯
退命卽如二邦初皆稱字隱元年桓公十七年皆與
來朝後乃稱子僖公十六年書小邦求朝皆以王命進
之既王能命之而使進獨不能貶之而使降乎縱不能

學春秋隨筆卷二

二

行之齊晉諸大國獨不能行之滕薛一二小邦乎家則
堂謂王綱已頽陟者有之未聞其能黜亦已過矣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夏四月

取郕大鼎于宋

是會也鄭莊以宋馮既立慮有中變乃糾齊魯陳三君
駐師于稷以防之行馮位既定督相已成乃受賂而
退在諸君爲定宋在春秋爲成亂諸黨惡也杜注釋成
爲平謂是會本欲平宋弑君之亂以受賂不果大謂之
平亂必將殺督逐馮置君而後去乃可曰平彼鄭莊仇
宋欲禍殤納馮已非一日今方得遂其願其必不討逆
也弗論魯桓弑君自立得宋馮而不孤聞之無取者

可以戮人未聞賊能討賊也齊僖與鄭石門之盟
相得甚驩既雖與宋盟于瓦屋隱八年旋即背之而會魯
鄭伐宋隱十繼復與鄭入郕與魯鄭入許要結如此將
唯鄭莊是聽况陳桓錄錄因人成事者乎且諸君非知
君臣大義者苟知君臣大義魯桓不躬躡之矣齊陳鄭
三君之師當先至魯矣故知爲會之本意初非平亂也
而馮位以是定督相以是成從此亂賊橫行君臣之義
不明於天下不謂之成亂而何然則郕鼎之賂何爲也
曰以謝定位非求免討也

三年春正月

春月必一書王獨桓公之代不書王者凡十四九年十

學春秋隨筆卷二

三

十七年先儒多謂桓無王義則是而詞未盡考桓十八
年中所行悉無王之事而莫大于庇翬不誅蓋祗隱之
謀翬倡之而桓遂之然通國之人咸知隱攝桓適無有
起而議桓者然而翬不可不討也討翬庶可以謝兄因
可以自解春秋于其元年二年書其易田詩田受之天
成亂現隱著其無王而猶繫王于小者以其居位日淺
或一旦悔悟加聲以顯戮去非而從善也至三年使翬
逆女寵任已專與弑之跡彌著又其即位以來三受王
聘四年宰渠伯糾五年十受外朝公紀侯七年使伯
聘侯九年宰渠伯糾五年十受外朝公紀侯七年使伯
五年侯九年宰渠伯糾五年十受外朝公紀侯七年使伯
求車而王崩不赴求車三月天王崩行於國者大勞

五年大閱六年天子禮之罔上遠狩四年焚止之非制
行於外者輔鄭突以庶而盟會戰伐無虛日十一年
于夫鍾于闕十二年會宋公盟于穀止會于虛宋公
為突求平也宋公辭平遂與鄭突盟武父伐宋戰于
三年復會紀鄭及齊宋公辭平遂與鄭突盟武父伐宋戰于
曹及突出奔紀鄭及齊宋公辭平遂與鄭突盟武父伐宋戰于
王人出奔觀莊六年書齊侯伐鄭以救突會謀衛別罪天
紀之盟託言平齊侯伐鄭以救突會謀衛別罪天
之而均吾先君有所不可欲不著之而大義斯晦亦所
未安爰寓意于春月無王而桓自無所逃其責傳所謂
微而顯者此也然而十年書王者十為數之終王不可
以終無也王不可以終無春秋為天下而書王不謂桓
有王也十八年書王者車中之拉幹足酬寫氏之僱尸

學春秋隨筆卷二

四

筆削至此甚有所不忍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讎公會齊
侯于讎夫人姜氏至自齊

卿逆女常事書之何也病桓之德置奉已忘其為賊專
任使而勿貳也嘻使與弑之人逆女而所逆之女即殺
身之人其氣類若默有感召然者孰謂非天道乎考魯
之夫人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即宋也哀
公始娶于齊蓋桓弑君而立自反不縮求大援莫如
齊齊始得魯為姻親送女以臨之桓遂親會以承之天
人于此已有驕蹇難制之勢故其書至也與夫人歸寧
而還者無以異文九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十八年梁水

之行男女相漬申繻雖諫而不能止也禍機已伏于此

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無秋冬

桓公篇闕文凡五四年七年之闕秋冬也五年正月甲
戌下闕所繫事也趙伯循謂脫陳十三年公會紀侯鄭
伯及齊侯宋公衛人燕人戰闕戰地也十四年夏五闕
月也蓋自桓至哀已二百餘年簡牘所遺久而爛脫夫
子修春秋不敢以已意增之蓋其慎也其於莊二十二
年之夏五月春秋竟時無事則書首月此年夏無事莊
二十四年之郭公當書夏四月而書五月知有事而闕之即
近而襄二十八年楚子昭卒之不書閏寅天王崩下書

學春秋隨筆卷二

五

乙未楚子卒乙未距甲寅四十昭十年之不書冬三十
二年知楚子卒在閏月文闕也昭十年之不書冬三十
一年黑肱之不書左傳黑肱更近而定六年之仲
孫忌忌字上十四年之無冬亦無不如之胡文定於此
四年七年無秋冬謂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桓弑君
當討而天王反聘是無刑也故去其秋冬夫不當賞而
賞即指與當刑而不刑同失天王不討當去秋冬天王
濫聘亦宜并去春夏矣有是理乎且其朝聘適來於夏
耳使來於春或來於秋冬將謂夫子亦去二時乎嘻胡
氏之言乃文人之巧思非明經之正義也
五年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是役也鄭莊之罪不容于死所不待言在桓王亦失之

輕遠故王者舉事必權緩急謀萬全乃可以懷諸侯威天下非是則王靈衰矣桓王之立於茲十三年他諸侯不具論就魯而言隱於平王喪不聘不葬且終身不朝不聘罪宜討也而反再聘之七年凡伯軌篡立五年未聞一朝一聘罪宜誅也而亦再聘之五年仍叔之子糾就鄭而言莊初與王交惡然踰二年而即朝王又二年復以齊入朝是猶修臣節也繼入爲王左卿士則常在王所也至是以奪政不朝按以六年之期五服一朝六年僅一朝耳一不朝則貶其爵奈何其遽興師與師不於篡逆之魯軌宋馮而于一不朝之鄭鄭莊陰鷙于母子兄弟尚多餘憾豈知君臣大義

學春秋隨筆卷二

六

者肯安然愛之乎且天子討而不伐謂命之方伯而已不往也今乃親帥師以行從之者唯三弱國勢渙而力不支以與狡詐不測之鄭莊爲敵奚待脅動而鼓始知王卒之必敗噫自是而王靈益不振矣自是而諸侯益張伯者興矣皆由桓王舉事不能權緩急謀萬全以至此也春秋書法雖曰尊王而筆削之際蓋不勝感慨云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書子同生雖因舉以大子之禮其實以著莊公之年見其嗣位之初以童稚受蔽於母而不知有父之仇動輒見制逮既長而亦不能以禮防閑也故書子同生於前所以甚文姜於後也

十一年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突歸而忽出忽之出由乎突也突出而忽復歸突之出非由乎忽也忽嗣位葬莊公矣何以不稱子通後復歸文見之也復歸稱世子不得謂出奔時非世子也嗣位矣何以不稱鄭伯而稱世子稱鄭伯則不見其爲適長而突之篡隱稱世子則見突爲庶孽而篡奪愈明篡奪既明雖生死皆稱鄭伯是盜賊之歸而已矣歸復歸入復入善惡難以例拘宜就事觀之

十有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乙亥後壬申三日則災時當致齊粢盛無不出廩若以爲災餘則色臭已變豈可薦馨魯人縱愚必不至此但

學春秋隨筆卷二

七

嘗爲秋祭八月乃夏之六月禮未當嘗不災固宜緩有災益宜緩宜緩不緩則非矣書八月壬申御廩災記災也書乙亥嘗記不時也分觀合觀義乃益見

十有五年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卽鄭莊城之以實子元者也申無宇有言鄭京櫟實殺曼伯昭十一年傳一則突入櫟後復并得京京櫟並大邑突據之勢益彊鄭遂日削矣又突才狡猾遠過忽惠儀忽惠儀雖君鄭視突敵國不啻岌岌焉自保不暇唯祭則寡人而已邦交不及赴告不通故忽不見其終禮儀并不著其始突則始入而卽有諸侯之助是年會葵丘會伐鄭皆繼復與齊陳遇昭四年終則與齊桓會盟于

十五年會于甄有衷言之臣多外援之力於以入國
十六年同盟于陶
時曰猶難然而春秋不書入國者以突于忽則為篡於
禮儀則為爭禮儀無一見于經則突之入國不足志也

十八年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按齊詩南山序襄公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史記亦曰魯
桓夫人襄公女弟也夫人歸魯在桓三年襄為夫人兄
則此時亦應授室何為遲之十七年後乃娶王姬且齊
僖之卒在桓十四年必無當其身女嫁已終一星終
而女之兄尚不為之娶婦之理吾以莊元年王姬歸齊
論之知齊襄乃夫人弟詩序與史記誤也又夫人歸魯
後經傳不言如齊齊襄亦未嘗來魯則其鳥獸行亦始

學春秋隨筆卷二

八

自。漂。行。故。魯。桓。知。而。謫。之。而。不。謂。遂。貽。殺。身。之。禍。也。襄
之。敢。于。行。殺。者。魯。弱。素。玩。而。同。即。吾。甥。幼。無。能。為。不。足
忌。也。然。則。同。非。吾。子。之。誣。又。胡。為。乎。來。哉。

學春秋隨筆卷二終

學春秋隨筆卷三

四明萬斯大克宗

莊公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

內諱奔曰孫此如也非奔也何以書孫特筆以甚文姜
也諸兒鳥獸行而戕魯桓魯請討彭生以桓喪歸夫人
亦隨喪而至既而恐魯人多口因思與諸兒為暱魯之
謀使魯人相忘于齊而已得安意肆志而無忌故諸兒
之乞昏王室彊魯為中且請追命魯桓以慰魯臣民之
意皆夫人此行為之畫也人情怨仇難于初合自王姬
一歸與齊暱就而後此之會待年會師五年公會伐衛
八年及魯君臣果與相忘夫人遂得託國計以遂其姦
齊圍邾魯君臣果與相忘夫人遂得託國計以遂其姦

學春秋隨筆卷三

一

而。會。而。享。而。如。師。或。間。歲。一。行。或。一。歲。再。出。莊。公。始。則
幼。懦。無。知。不。能。逆。制。道。積。久。勢。成。欲。中。斷。而。無。從。矣。嗚
呼。可。不。哀。哉。聖。人。修。春。秋。至。此。以。為。君。父。大。懣。使。魯。人
始。終。不。明。復。讎。之。義。者。皆。夫。人。以。術。愚。之。又。夫。人。類。出
實。類。淫。奔。奔。不。可。書。亦。不。勝。書。故。誅。其。始。行。特。書。為。孫
與。負。罪。竄。逐。者。同。稱。而。後。夫。人。與。弑。之。情。縱。姦。之。惡。昭
然。于。屬。辭。比。事。間。矣。不。稱。姜。氏。者。絕。其。族。屬。言。非。人。類
也。先。儒。謂。魯。人。責。之。果。誰。責。之。邪。姜。實。靦。顏。忍。恥。豈。憚
魯。人。之。責。邪。且。果。責。而。奔。何。以。未。久。即。還。邪。故。知。即。還
三年秋紀季以鄒入于齊

紀侯大侯名庸聞無能不能強於為善自邾郚郕既遷

莊元國勢日蹙季知不可為遂不山君命以鄙人齊求為附庸春秋不書為叛者以其事雖自專而先祀不失可以存紀之一綫非以地奉敵者比也然而書以書入詞氣之間隱著其自專之意雖非其絕豈有顯褒明年去國傳云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蓋紀侯至此無可如何季雖在齊不能止齊之不入乃以讓國與季為名而已則潔身以去其實去國之後齊即據之而季之所名者僅一鄭也然則紀侯始焉不能制季後遂因以為不善求書法者也

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學春秋隨筆卷三

二

魯莊以桓六年生至嗣位年十四童稚無知未能獨斷上倚乎母母雖姦惡其智術足以籠其子又宜淫一事其初年亦或未知車中拉幹亦謂竟出彭生而非諸兒之毒也且莊公技勇雖長而天性未摯知彭生既討直謂無可更仇故嘗與齊侯共事而不顧聖人於此蓋甚憫其始之無知而馴至後來之不振且甚疾諸兒之淫兇既殺其父而又愚弄其子也故于此諱齊稱人而五年伐衛同之八年圍郕則內外竝諱稱師若公與諸兒終始不相見然者嗚呼於忘讎之中示復讎之義斯誠游夏所不能贊者與

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

子糾小白古今不決之疑有二其一或曰為僖公子或以為襄公子也按齊襄取王姬在莊元年冬不數月乃卒即媵妾有子距今八年亦未成人而小白入國已知任管仲圖伯功踰二年亦取王姬其為僖公子無疑也或以糾為兄小白為弟或以糾為弟小白為兄也按經文書糾為子子以嗣君之稱矣子以嗣君之稱則糾為兄矣或乃以公穀經文納糾無子字為疑不思殺糾之經公穀不已稱子乎由後推前不得為納時之非子也故公羊於糾曰貴宜為君於小白曰篡穀梁于小白曰不讓曰惡之以傳證經知納糾不稱子之為闕文而左經為可據矣吾獨怪諸儒之于公穀經則從之而傳則

學春秋隨筆卷三

三

背之何其蔽也荀卿有言桓公內行則殺兄而爭國荀與公穀竝周人其言必可信故史記序襄公之弟先糾後白亦以子糾為兄而三家註疏亦初無異說獨蒯昭與淮南書有齊桓殺弟之言朱子謂趙子常云時漢文於淮南為兄昭故避兄而言弟說者不察乃據之以說經盡翻前人傳註此吾之所不解也或曰如子言糾兄桓弟則管仲不死糾難夫子何以不責之而反予之曰仲佐桓立功被當時及後世夫子節取焉於其死生之節姑置弗論至糾桓之為兄為弟更未暇及也抑管仲生平知功名不知節義故甘心囚虜心術已虧縱一時建豎可觀揆之王道遺譏器小以是知不死子糾非聖

人所許必通前後論仲語泰觀糾兄桓弟正合斯旨。納糾一事他國可魯必不可魯他公可莊公必不可糾。僖子也諸兒弑讎釋矣何以不可曰九世復讎雖不可信然而孝子見似目瞿聞名心瞿父弑于齊何如隱惻有目見齊人耳聞齊事而此中不蹶然負痛如不欲生者乎讎方死而遽忘之何其忍也爲莊公者較之諸兒尚在其寢苦枕干之忿或可寢平要當絕弗與通以致其終天之恨奈何因其喪亂欲爲之安定其國家而圖其後嗣也在莊公于諸兒在日蚤已相忘此舉固無足怪春秋之義以爲公可伐齊不可以納糾而伐齊糾雖可納不可忘讎而納故書伐齊納糾以病公糾書子以

學春秋隨筆卷三

四

明正糾正則小白之入爲篡明矣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九月齊人

取子糾殺之

公以夏伐齊至八月而戰歷月踰時老師費財殃民辱國而所納之子非惟不克納且畏其威而殺之噫春秋戰多不義今與讎國戰而非爲復讎益爲不義之尤者雖勝不足多而況至大崩乎公無以自立于人世矣糾畏難而來反至見殺交承敗績一若齊人就我師中取之以去而非使我殺之者雖以著齊人之惡亦爲魯諱恥且存國體也然而與戰異月又未嘗不昭然矣

十有一年冬王姬歸于齊

諸兒既死說者謂莊公于齊桓可以忘讎非春秋之旨也何以知之于書王姬歸齊知之蓋王姬下嫁不獨莊公時有之魯主王姬婚亦不獨莊公時有之而獨莊公之經兩書王姬歸于齊者惡主讎婚也夫讎人雖有存歿怨惡雖有淺深孝子痛父之懷不以久近而中變吾父見弑于齊可及吾身而再主其婚乎雖然同一王姬之歸而前此單伯送女築館于外書之不厭其詳此僅一書歸者豈因前可以見後抑亦聊有淺深故書之有詳畧與

十有三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北杏之會

在是

春秋諸侯多從齊齊更滅遂月

公與桓盟

學春秋隨筆卷三

五

蓋有懼心焉公之忘讎而與齊同事數矣於此盟何尤第揆以仁人孝子之衷當有惻然難安者先儒援敵惠敵怨不在後嗣之言謂齊魯可平嘻怨之與讎可同日語乎怨者一時之嫌讎者沒身之痛公之于齊讎也非怨也讎無時而可通范甯讎而可通是天下有無父之人矣然而春秋不沒齊侯者以公素已忘讎桓非襄擬會盟已非不必沒齊侯也或曰齊桓圖伯公不從且病國奈何曰念及父讎身可捐國可滅齊不可通也且我能自強諸侯將我服齊雖大奚懼焉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夏齊人殲于遂 秋

鄭詹自齊逃來

鄭厲以十四年入國鄭之二會十四年冬宋鄭皆與乃齊宋一伐鄭而鄭遠侵宋者必鄭背宋而即鄭也自是而齊宋伐之荆亦伐之南北交攻然鄭不敢不即齊也故同盟于幽十六年冬乃冬方同盟明年春即執其臣豈鄭介居大國之間從于彊令陽服齊而陰附楚乎考齊桓自入國以來屢以兵威脅制諸侯故魯宋鄭皆見伐而譚遂皆見滅其北杏二鄆及幽之盟皆十六年未嘗不以兵車也迨至遂成盡滅始怵然于諸侯之未可力制故潛逃鄭詹不復深責于餘年間兵雖少試亦稍戢矣論語稱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蓋自二十七年南之會始而櫟僖元而貫二年而陽穀三年而首止五年而甯母七年而洮八年

學春秋隨筆卷三

六

而葵其九年而鹹十三年凡九會不以兵車伯業遂成非由遂人洩憤一戰默有以警告之乎噫以兵車而諸侯未必從不以兵車而諸侯未必不從故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沈存中云春秋日食三十六後世歷家推驗精者不過得二十六一行得二十七本朝衛朴得三十五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法疑前史誤耳某以問吾師梨洲先生先生荅曰按是年乙巳歲三月有閏實會四十九日一十三時合朔壬子未初初刻交閏一宮二十八度三四三七正合食限朴蓋不知有閏故算不

能合耳豈前史誤哉某按先生云此年二月有閏是以歷法精求得之通考春秋時置閏多在歲終文元年傳非禮蓋歷法古疎今密按以密率是年當閏二月在當時之歷恐在去年歲終也說詳文六年

十有九年 夫人姜氏如莒

文姜自諸兒既殺八年踰七年乃一如齊十五年其姦與非姦不可知然兄弟無歸寧之禮直書而失已見自此不更如齊亦見桓公能制以禮不令如前肆志矣今而頻年如莒豈不得志于齊者更欲得志于莒乎按姜以桓三年歸魯至此已三十五年五十餘矣淫穢之性老而不衰天之所以報魯軌者至矣可不畏哉

學春秋隨筆卷三

七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是役也說者謂討受鄆詹按詹逃在十七年已踰二年豈至是始討乎蓋公自柯盟後至此七年未嘗與齊桓同事幽之盟則使微者行鄆之盟則結媵遂事當時諸侯從齊者衆魯爲望國公之不往桓之病也故以宋陳來伐西鄙亦不深入聊爲敝告之師自是公遂求昏與齊合矣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肆眚可也肆大眚不可也此必文姜遺命蓋其生前淫惡彰聞將死言善因縱赦罪人冀人懷其德而忘其醜也豈知非常之赦宥及大愆而善人更罹其殃究竟何

解于身後之名哉噫姜雖有命亦亂命也公違從之過矣

冬公如齊納幣

莊公生於桓六年至是已三十五歲始聞婚于齊說者謂文姜制之令必娶齊女而齊女待年故遲遲爾此不近人情之論也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父母之心人皆有之文姜縱淫惡娶婦抱孫豈遂無情斷無子年踰壯禁無他娶而必娶齊女之理然則公何以至是圖婚曰前此有孟任為夫人也孟任與公割臂而盟許為夫人已生子般公不得背之而更娶至是必孟任已卒內主無人故更圖婚于齊也孟任既為夫人經何以不書卒

學春秋隨筆卷三

八

葬曰孟任之合幾與奔同雖夫人而非夫人魯史書之而夫子削之以明夫婦之倫人道之始不可以苟合也若夫讎女之不當婚居喪之不當納幣納幣之不當親行覲文即見其非不必多為之說也

二十有八年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

無麥禾則饑饉而告糴宜也葵正之會宣明天子之禁有曰毋遏糴是饑而告糴禮之常也公穀皆譏國無蓄聚一年不熟告糴為不正不稱公使為私行夫國無蓄聚此其平時之過就事而論歲已饑矣不外糴何以救民故臧孫此行謂之急病可也若以為不正則不當告糴不告糴則必坐視斯民轉溝壑而莫恤也君子之為

國固宜爾乎又通致春秋魯臣出使第言如無有書公使者乃獨於辰之告糴以不書公使謂譏其私行不知其何說也然則譏魯無蓄聚當于書無麥禾見之不當以病臧孫也

二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叔姬之卒卒于鄆也而春秋志其卒葬見紀紀之猶存明紀季之非叛也然則何以不繫鄆而繫紀紀封國也鄆紀邑也紀亡鄆存而猶繫之紀鄆存則紀存也叔姬卒葬書而紀季之卒葬不書叔姬吾女也紀季紀侯弟非王命所封例固不得而書也

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學春秋隨筆卷三

九

內女為諸侯夫人生稱字卒稱字葬則稱諡如宋共姬是也宋共姬卒葬紀伯姬叔姬之葬何以不諡伯姬葬于齊侯侯在莊四年紀無人為諡叔姬卒于鄆雖紀季尚存以微邑僅存其祀而已不敢如成國諡其夫人故並依生卒時書字亦所以憫之也

學春秋隨筆卷三終

學春秋隨筆卷三終

四明萬斯大克宗

閔公元年季子來歸

說者以季子來歸爲國人喜之。夫國人之喜之者爲其能靖內難輔幼君也。然究竟不能沮哀姜慶父之逆謀而閔公踰年卒。見弑則亦安賴有季子乎。此無他。季子得成風之事。心屬僖公。於閔公之弑雖非其所願。而亦不力爲之捍者。二心故也。迨僖公既立。敗莒于郕。而受汶陽田及費。自是魯政世由于季。勢成而不可返。故朱子謂友爲魯國之賊。而季子來歸一書。乃聖人著季氏專國爲禍之基。洵千古隻眼也。觀其酈叔牙而許爲立。

學春秋隨筆卷四

後求共仲于莒而不加顯戮。教且嗣卿而爲仲孫夫。非其中懷有隱慚于二氏者。故稍爲寬假而不直聲其罪。以正市朝之法乎。然則何以書季子而不名也。曰魯史因國人始望之喜而嘉之。聖人亦因而不變。然比事以觀而見其無以慰魯人之望也。則嘉之而不名者。乃所以深責之與。

冬齊仲孫來

魯慶父弑君齊桓爲伯主救患討罪其責也乃慶父如齊年去任其往反一不之問謂非容奸得乎仲孫之來魯人必望之而喜以爲除賊臣寧禍亂將在此矣孰意其來爲覘國一無所事自是而淫母賊臣益恣無忌表

裏煽毒。未幾而閔公弑矣。然則仲孫此來。非惟失魯人之望。抑又滋魯國之危。噫。伯主之所爲如此。其何以服天下。春秋氏而不名者。蓋亦因魯人始望之憤。而其卽是以爲譏者。亦比事以觀而自見也。

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凡祭皆吉禮不獨禘也此獨言吉禘者喪未諱未可以吉也按王制祭統竝云天子四時之祭春酌夏禘秋嘗

冬王制兼諸侯言蓋從周未僭禮爲文其實非也王
可見一二及僭禮者亦偶未擇耳先儒言時多本緯書
三年五年之說謂王制所言爲夏殷之禮或以爲不足
信皆四祭中唯禘特大追始祖所自出下及毀廟未毀
廟之祖故又曰大事文二年經書大王制天子祫祫
爲特大

學春秋隨筆卷四

禘。祫。嘗。禘。烝。凡羣廟合祭曰禘。非禘也。三禘中唯禘特大。故又曰大禘。文二年公羊傳云大禘是也。謂禘止上追祖所自出而不及羣廟與夫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之說皆不本於經不足據也。愚于學禮質疑諸侯則春酌秋嘗冬烝名與天子同。夏祭則名祠與天子異。故禮曰不王不禘。天保詩有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此詩作于武王時。故云爾。及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始定以禴禘嘗烝爲天子四時之祭。東遷諸侯僭踰魯晉皆行禘及其既也用其禮於羣廟則益非矣。○先儒謂三年喪畢必禘于大廟致新死者之主而審諦昭穆其言是也。蓋新死之主初升必備見諸祖。唯禘則諸祖畢集烝嘗唯有廟之祖而已。故致主必于禘。既禘乃歲行。

時祭先儒又謂致主禘後三年一禘以爲常因舉僖八年禘于太廟宣八年有事于大廟定八年從祀先公以爲第三禘之證且推此知諸侯即位之二年必第一禘即致五年必第二禘以合于三年一禘之說是惡知僖八年之禘以致夫人書宣八年之有事以伸達卒猶釋書定八年從祀以陪臣執國命書非謂唯凡八年乃禘六年七年與九年十年皆不禘也其三年皆值八年亦偶然耳設使此三事或有在六年若七年或在九年若十年春秋亦無不書也乃據此而必謂三年一禘抑何謬與○致主用禘天子之禮諸侯致主當于祠祫嘗三禘行之毀廟之合否禮無明文不敢質言也

學春秋隨筆卷四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

慶父弑閔公傳言成季以僖公適邾果爾則哀姜慶父誰復迫之使奔意季友必以適邾爲名而潛使告難于齊且令人以齊師卽至恐哀姜如楚棄疾之恐比更誰言慶父已討成風復從中持之哀姜倉卒中懼禍遽及且亦信慶父已死兩不相謀踉蹌出走而慶父之內援中失知事無成亦遂出奔季友遂以僖公立之也推尋事蹟應必其然

冬齊高子來盟

時哀姜已孫慶父已奔僖公既立季友當國國勢漸寧矣高子卽不來魯亦必不亡然而齊桓伯主也當當國

事初定內憂宜恤外患亦宜防彼莒邾微國尚與偃鄆之師明在使伯主不我相親侮我者獨邾莒乎哉拔高子此來亦魯人之望也既盟而齊魯合亂益弭國就安是可嘉也子而不名其以此夫其不書使者書使則當書名書名則與鄭語四年十衛孫良夫宣七年之來盟無別而其美不著欲著此盟之美故不書使以信高子信高子乃所以美齊桓也

學春秋隨筆卷四

四

學春秋隨筆卷四終

學春秋隨筆卷五

四明萬斯大克宗

僖公元年春王正月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

救邢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齊師宋師曹師城

邢

左傳云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其邢器用而遷之若救與遷是一時事據經則救在正月遷在六月相距幾半載且城邢之師即救邢之師書之重詞之複用見齊桓終始急邢而狄之去來倏忽故久次聶北以爲援既知師還狄必斃邢遂相與遷其國而助之城然後邢可安而師可罷是則存邢之功在救與遷而

《學春秋隨筆卷五》

所以得觀其變善其謀使邢得安于無事者非久次不爲功也先儒謂救不言次果春秋之定例乎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哀姜通慶父殺二子罪固應誅使不出奔縱未能必得僖公之厚奉或得如穆姜之徙處東宮如欲夫平孟廢成齊桓亦置之不問矣乃懼禍外孫心畏齊桓意公與成季在邾依之庶得自全豈知至邾而穢行彌略益甚齊桓之怒彼大義滅親者父不憐其子何有于淫亂之哀姜經書夫人姜氏薨于夷雖爲內諱使若疾終下書齊人以歸使讀者疑之曰魯夫人也胡爲乎齊人以歸也則其非死于疾而死于殺非死于魯人而死于齊人

無不曉然言下矣不亦微而顯乎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氏不稱姜者薨時已見省文從可知亦以別于生稱也凡夫人生時出入皆稱夫人某氏死後則稱諡如聲姜穆姜之類今哀姜喪歸欲稱其諡而未葬無之古禮葬欲直稱夫人姜氏又疑與生時無異故去姜字以別之諸議齊桓胡侍責魯僖讀侍之說皆非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齊桓公存三亡國謂邢也衛也杞也然邢逼于狄遷夷儀而助之城夷儀固邢地也衛爲狄所入懿公走死文公處漕乃城楚丘而遷之楚丘固衛地也杞病于淮夷

《學春秋隨筆卷五》

諸侯爲之城緣陵緣陵固杞邑也皆實未亡傳謂之存亡國者以其敵國外患瀕於危亡賴桓公復安之也先儒多以專封病桓夫謂之封者必因其功德錫之爵土列于諸侯若周初之封建者也三國爵未絕地尚存伯主以救患分災之義城之而議其專封爲善者懼矣蓋亦考當年事實乎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陞 夏楚屈完來

盟于師盟于召陵

春秋諸侯莫尚乎五伯五伯莫盛乎齊桓齊桓盟會莫善乎葵丘征討莫高乎伐楚然而孟子所謂樓諸侯以

伐諸侯爲三王之罪人者亦卽在是學者平心順理觀文考義不以功掩罪亦不以罪沒功斯可以定桓文矣是役也功在責包茅服彌楚罪在不討僭王不誅猾夏所以然者不由王命以力假仁自知不足以服人未敢問及乎此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濤塗雖誤師不忠于齊未始不忠于其國爲齊桓者察其情而恕之可也卽以爲有罪執而治之亦已矣何至秋以三國伐之冬又以七國侵之因一臣而禍其一國

學春秋隨筆卷五

三

桓于此不大忍乎江黃近楚而來會竟驅之以伐陳務誇遠國之兵威不顧小邦之後患用江黃者適所以滅江黃也噫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讀春秋有無侯詳考傳文卽得當年情事者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之類是也何則諸侯之子世子有君之尊有父之親夫獨無情而忍于殺之乎是必冀寵溺謀會嫡造端媒孽漸使失愛以至於此也愚於申生事有疑焉傳云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于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然則申生之出大不正也夫不正而可以爲世子乎又傳云惠公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因知穆

姬申生既生賈君卽撫爲己子申生因是得立而不知其不可也不可以爲世子而以爲世子獻公溺愛之過也以爲世子而又殺世子獻公聽讒之過也然則申生無過乎申生之爲申生也生我者君父立我者君父殺我者君父我知爲子而已奚過焉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定王世子也或曰是會也不稟王命在世子則無父在諸侯則無君春秋非之或曰是會也雖無王命沮天子廢立之私杜周室將來之亂春秋是之愚以爲皆未得

學春秋隨筆卷五

四

當時情事者也以愛易儲天王雖有其意尚未布之文告見諸施爲世子縱窺知君指亦未敢聲言以告諸侯諸侯卽微得君情亦未敢明言以會世子且世子朝夕視膳諸侯未入天朝藉非請王命以行世子必不敢擅會諸侯諸侯亦何能私屈世子據左傳云會王世子鄭謀寧周也蓋齊桓去年伐楚責包茅問南征皆尊周之事天王亦應聞之今年此會名曰寧周以世子下臨爲請實欲定世子也天王喜于寧周遂許世子之出世子出而諸侯以殊禮尊之儼然正儲君之位於是天下萬國臣民咸曉然曰此天王之世子也而世子之位定矣春秋以齊桓有尊王之美得善全之道故書及會以與

之鄭伯雖順王私而獲戾於公義也故書逃以罪之

八年 秋七月禘于大廟川致夫人

致哀姜主於大廟也曷爲不于喪畢致疑其禮也哀姜見疑其禮則不當致不當致而致故但稱夫人而不曰哀姜若似乎致他夫人而非哀姜然疑其禮故皆其疑也先儒有謂禘非合祭但追始祖所自出而配以始祖然則禘不可以致主矣禘不可以致主此何以致夫人乎故當從合祭之言爲是

九年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十年晉里克弑其君卓

世子申生既殺則奚齊爲世子矣何以不稱世子春秋

學春秋隨筆卷五

五

之法不得有二世子也嗣君未踰年稱子何以不稱子君在國世子君薨曰子子卽世子也春秋之法不得有二世子卽不得稱子也不得稱世子不得稱子亦不得稱君故仍繫之先君而曰君之子君之子異于君乎上書晉侯卒此書殺其君之子雖未君而實君也以爲君之子有異于君則是殺其君之子異于弑君也殺君之子異于弑君是奚齊與卓異也春秋一視奚齊卓則殺其君之子與弑君同也

十有四年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十有五年 九月 季姬歸于鄆 此鄆季姬也前此何以不書歸蓋歸于鄆子爲世子時

公不自主其昏也今來寧何以不書既詳其遇防使朝之事則來寧自見不必書也季姬何以不繫鄆下云及鄆子知爲鄆子夫人也先儒多從二傳謂如自擇配使來請已此傷風敗類之尤間閭尚不屑爲堂堂魯君之女肯出此乎趙子常云使來請已者謂公怒其不朝而止姬姬使鄆子因朝而請已如此則三傳可通爲一庶于事理無礙或疑明年季姬歸鄆爲始嫁之文獨不見紀叔姬之歸鄆非始嫁亦書乎若以叔姬繫紀季姬不繫鄆爲疑則季姬今年已見明年歸鄆自從省文叔姬則歸鄆不歸紀不繫紀則別一叔姬矣

十有七年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學春秋隨筆卷五

六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納公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鹹濟師敗績齊人納公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夏六月

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鄆子會盟于邾 已

酉邾人執鄆子用之 秋宋人圍曹 冬會陳人

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二十有一年春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秋

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城北

公以伐宋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

宋公

二十有二年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冬
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二十有三年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傷于泓
齊桓牽于內寵子無適立舍無虧之長而屬孝公于宋
襄名雖世子實未厭諸子之心故身沒而重宋襄與師
納昭昭名公使齊人殺長立少子桓無負於義實妨故諸
侯鮮樂從者同役唯曹衛與邾此宋襄之始事也義聲
不立雖欲因之繼伯而諸侯多貳次年曹南之盟僅有
曹邾知衛人之不服矣至秋而又圍曹知曹人又不服
矣又况執滕君用鄆子好行凶德諸侯益離楚人乘之
而起以無忘桓德為名實收諸侯以自附齊之盟修好

學春秋隨筆卷五

七

雖出陳侯實亦楚人授意蓋陳蔡與鄭素服于楚非楚
授意陳豈能強楚從之自有此盟而齊魯亦從楚矣宋
襄不悟盟鹿上以求諸侯楚雖陽許而竟執于孟蓋孟
會之諸侯無一非楚之從也猶不悛明年復以衛許滕
伐鄭猶不悛復與楚人戰于泓至于傷股而旋卒悲夫
失伯體之重傷中國之威由其傲狠悖德為謀不臧馴
致孤立無援喪師辱國以至于死也儒者乃至以文王
儼之不亦過乎

二十有四年 夏狄伐鄭 冬天王出居于鄭
按左傳事實王始不聽富辰諫而以狄伐鄭既德狄人
而后其女及子帶與通而替之類叔遂以狄伐周而王

出其間事需歲月非一時能頓及乃左傳繫狄伐鄭于
夏而王出在八月之前日月過感且與經不合及考外
傳則狄伐鄭在今年襄王十替后王出在明年益與經
不合要當以經為斷經書夏狄伐鄭冬天王出居于鄭
夏冬相距可得八九月諸事庶有漸次矣用狄避狄皆
不書不忍書也且為天王諱過也

二十有八年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
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晉文之伯諸侯始此王子虎不書杜謂臨盟不同歟是
也衛侯出奔使叔武受盟則武乃奉使以行至會聽命
可也今經書衛子而定四年祝鮀述踐土載書衛武列

學春秋隨筆卷五

八

魯申蔡甲午間是晉文直以武為君武亦儼然自君矣
衛侯雖奔位猶未絕而更有君是死其君也矣侯或人
之訴始動衛侯之惡乎前驅即不射恐未有以自全也
故春秋之法諸侯殺弟必斥君而叔武之殺直不書
以為武有自取之道不得專罪衛侯也噫彼叔武者當
傳歎之時獨不思吾當君位吾君反國吾置此身于何
地乎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衛元咺出奔晉
傳云晉人復之也夫晉既有復衛侯之意奈何以君禮
待叔武叔武雖無覬覦之私其如今升似君借難辭
多口當時元咺奉武以行不能匡武辭列殺政疑及

武受禍又不痛自悔恨自武無他顧乃外奔以訴君悖逆不道一至于此然則衛侯無過乎曰叔武罪可無死然非正誼明道友恭素篤者未能心諒其無他衛成中主也彼其懼禍奔亡孽非自作悉出晉文私怨出亡時致此身狼狽東西鬱鬱無告不幸叔武適有此嫌此言繁興益生疑畏以故殺嘒子先期入獄人之天一片成公道之使然雖非有心不可竟謂之無意也吾之此言特謂武亦有以自取不得專罪衛侯豈謂衛侯無過哉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天王狩于河陽 王申公朝于王所

學春秋隨筆卷五

九

溫即河陽也春秋書諸侯之會于溫天王之狩于河陽兩地不相蒙使若會自會而狩自狩蓋所以泯名王之迹而全天子之尊也其狩也左氏公羊皆以為時田冬禮而後儒多目為巡狩夫河陽去王畿百餘里天子巡狩當于四岳豈僅至此而已乎然二百四十二年中天王豈無常狩而此獨書者上書會下書朝見王非會朝不狩然會在溫狩在河陽識者知為一地必曰疑諸侯盟會已多王何獨因茲而狩晉侯之召又復隱然言外矣特筆一書尊王抑伯於斯盡見此豈游夏之所能贊者與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

衛

衛侯執而元咺歸則其執由于元咺明矣當時晉文受咺之訴必謂踐土盟次進退唯吾殺武茂我也遂執之而窮其獄獨不思臣無訟君之理反縱咺歸而立取咺之心直置其君于死地而絕望其生還矣前奉武而不忠今立取以縱逆武既受其愚矣取奈何復蹈之哉三十有一年 夏四月十四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郊者子月日至天子祭天之名也寅月祈穀於上帝不名郊魯諸侯不得行郊東遷後諸侯僭踰信公乃始行郊禮其言成王賜伯禽受皆假托後遂以為常故孔子郊禮之詞于子學禮賈疑詳之

學春秋隨筆卷五

十

歎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哀矣先儒說魯郊不杜預本左傳謂唯行祈穀之郊鄭玄謂魯行日至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十三正鄭玄謂魯行日至郊月祈穀于南郊曰郊魯則子月祭天曰郊然不專上是月以十二月上辛下辛則以二月下辛不吉則以正月下辛上辛三月上辛不吉則以二月下辛王肅謂魯日至祭天寅月又郊以祈穀馬昭謂魯郊月或用子或用寅愚就春秋詳考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是正月牛死即不郊而望也使是年牛不死即正月郊可知正月而郊日至之郊也則鄭玄之言為是其云轉十三正則因魯郊多慢往往後時見春秋唯書四月五月之郊以示譏無書二月三月者又公穀皆有

上禮四上非禮之言故爲此說耳左傳謂啟諸而郊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則直以祈穀爲郊不知郊自郊祈穀自祈穀名不相通而郊禮重于祈穀魯君臣不欲有僭郊名雖郊而託言祈穀春秋則據實書郊以明其僭雖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明堂位曰魯君孟春祀帝于郊孟春配以后稷此非魯日至郊之明證歟左傳曰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此指天子而言天子歲郊不須卜其從否但卜牲日而行之禮云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於廟宮是也其卜牲也擇其毛而卜之見祭必在滌三月帝牛不吉以爲稷牛也其卜日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不吉卜中辛不吉徑

學春秋隨筆卷五

用下辛不更卜也此王禮也魯雖僭郊不敢必祭先卜郊之從否而後卜牲日從則郊不從則止公羊曰卜郊非禮也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何休曰天子不卜郊魯以非禮故卜爾此說是也左氏曰牛十日曰牲是則卜郊既從乃卜牛得牛乃卜日得日則收牛爲牲此經云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則是先卜牲日而後卜郊故左氏譏之曰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劉侍讀謂十日卽是卜郊無更卜郊之事然則左氏公羊之說皆不可信乎三望據舜典望于山川則公羊謂岱河海者近是或疑河海非魯境內不當祭夫使魯祭所當祭春秋不以爲僭而書之矣

補遺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按左傳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據此則惠王實崩于七年經書八年從赴也先儒多據經文謂王朝無秘不發喪之事且云諸侯盟洮已知王崩二月三月襄王已定位不應練而告諸侯又叔帶爲惠王愛子無父死經年不知之理疑惠王時大病襄王恐一旦有變故盟于洮以謀之至冬而王崩也若是則傳言舉不足信考外傳晉語云襄王三年而立晉侯也惠公乃僖之十年也八年而殞于韓晉侯僖之十五年也周語云襄王十三年鄭人入滑僖之二十年也十七年王降狄師以伐鄭僖之二十四年也皆與春秋經合從諸所見之年逆溯襄王之元年當在僖之八年嗣君必踰年改元然則惠王崩實在七年傳不誤

學春秋隨筆卷五

三十有三年十有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寢杜氏注云乙巳十一月十二日經書十二月誤此年傳末有云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此明年葬僖公杜氏讀緩以上爲句劉侍讀以緩作主爲句因譏杜氏遷僖公薨月以就葬緩之說爲非明年葬僖公杜氏遷僖公薨月以就葬緩之說爲非

日杜氏每以長歷推校或言經誤或言傳誤其不然之獨是經言誤不可謂非文元年書二月癸亥日有食之此二日也書食在二日不從癸亥逆推正月朔非壬辰則癸巳大月小乙巳距壬辰癸巳四十八九日則在十一月明矣所謂以經證經也

傳又云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是主因祔廟作也杜氏乃云新死之神祔之于祖新主既立特祀于寢宗廟四時常祀自如其舊然則祔不用主主之作非因祔也鄉嘗疑先儒說禮謂祔祭後主反于寢非喪禮每加以遠之意杜氏此注抑又甚焉近梨洲先生答吾弟季野曰謂祔後反主于寢總緣誤

學春秋隨筆卷五

主

解左傳此條夫言特祀于主似乎主不在廟因有祔已復寢之言不知既已復寢則烝嘗禘于廟者為新主乎為祖廟乎為新主新主在寢不當言于廟為祖廟則四時常祀不當繫之于此蓋祔者虞後作主祔于皇祖廟中各主不動如故時此時之祭只皇祖新主所謂兩告之也更不及別祖自此以後小祥大祥禫祭之類皆于祖廟特祭新死者并皇祖亦不及也烝嘗禘于廟者烝嘗四時吉祭行于廟中亦不及新死者左氏言此者嫌新主在廟有礙于吉祭也先生此答不惟傳無疑義於禮解亦瞭然矣

學春秋隨筆卷五終

學春秋隨筆卷六

四明萬斯大克宗

文公元年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僖公薨于去年十一月今年傳有閏三月實七月而葬也故杜注以為緩而前年葬僖公緩作主之傳讀緩字屬上句以此也不知七月葬之緩明者自見不必明言而既葬即虞既虞即作主而祔此必不可緩者乃僖公之主作于明年二月則緩甚而非禮矣傳因葬僖公而言緩作主見作主當于葬後不當在明年也合從劉氏讀緩作主若從杜氏葬僖公緩固非禮矣作主不言緩又何以見非禮而并言于此乎

學春秋隨筆卷六

一

二年春王二月 丁丑作僖公主

據公羊有虞主有練主此作練主也左氏不言有二主應改作左氏說是不而于葬僖公下即言緩作主之其當即是祔主祔主至是乃作者疑其禮而未祔也按諸侯之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孫死則祔祖從其昭穆也魯至隱桓及閔僖皆兄終弟及昭穆難明先儒有謂同昭穆者有謂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同昭穆者就同昭穆者言之閔公之世高廟孝公為一穆曾廟惠公為一昭祖廟隱桓為二穆爾廟莊公為二昭閔公既薨祔于桓廟喪畢祧孝遷桓正閔廟于穆次僖公主祭於閔為兄則閔廟當屬何稱又四廟

之中遂無高祖及僖公之薨若祔於桓則反駕莊公之
上桓在一穆其遷廟也桓則先惠而祧則則立僖而入
將穆廟虛其一矣若遂祔于閔昭穆雖同又非以孫從
祖之制就不同昭穆者言之閔公之世高廟惠公居一
昭曾廟隱公居一穆祖廟桓公居二昭廟廟莊公居二
穆閔公既薨祔于桓廟喪畢祧惠遷桓正閔廟于昭次
僖公主祭祔閔而祖莊及僖公之薨祔于莊廟既則祧
隱遷莊正僖廟于穆次也然則一說宜何從曰從其同
則遠而高祖不祀近而閔廟無稱可疑也從其不同則
以弟後兄素從來一定之班傳云大伯虞仲大王之昭
管蔡之霍魯衛毛聃鄭雍曹滕畢原豐鄭文之尤可疑
昭也刑音應韓武之穆也是昭穆一定之班

學春秋隨筆卷六

也吾為反復推求大約兄終弟及者多有不忍言之故
於其兄未必有恩故但祔之于祖而祖廟未遷遷新廟
未遷立迨後君薨而祔祖乃與先祔者同升而祖廟因
之遷毀故僖公之世閔公尚祔隱桓也今僖薨亦祔隱
桓魯人不明先君後臣之義而以兄不下弟為嫌故久
疑而未決也曰子何以知兄之但祔而不遷也曰于隱
閔之不成喪不書葬知之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杜氏曰大事禘也天子四時之祭春祈夏禘秋嘗冬烝
四祭中唯禘特大故嘗烝曰有事禘曰大事公羊云大
事者何大禘也即指禘也凡合祭曰禘天子四時之祭

特酌禘禘禘嘗禘烝嘗烝之禘及有廟之祖而已禘之
祫上追始祖之所自出下及毀廟未毀廟之祖其祫特
大故嘗烝曰禘禘曰大祫但公羊止言毀廟未毀廟而
不及始祖所自出者魯禘異于天子也据明堂位以禘
禮祀周公于大廟而已不及祖所自出也詳見學又公
羊云五年而再殷祭亦就魯禮為言天子則歲禘魯諸
侯不敢歲禘或間歲一行或二歲一行故王制亦言諸
侯祫則不禘也先儒因公羊此文遂信緯書謂天子三
年一禘五年一祫何其謬哉○凡三年喪畢因禘而致
主于大廟以審諦昭穆此禘即致僖公也所謂躋者位
次閔公之上也僖嘗臣于閔閔雖弟不得加之三傳取

學春秋隨筆卷六

祖、禘、昭、穆為喻以明躋之之失非真謂閔昭僖穆閔祖
僖禘也先儒援為人後者為之子謂僖繼閔君必當禘
閔嗚呼亦知儀禮此言為支子之子為後于宗子者言
非謂天子諸侯之兄終弟及者而直謂弟為子也即如
先儒之說或以弟後兄猶可兄而後弟豈先有子而後
有父乎且閔公八歲而立十歲而終年在下殤未冠未
昏豈有為人父之道而可以兄為其後乎故兄終弟及
者必同昭穆斷斷無疑第因其為弟而遂以長君躋之
是以兄弟先乎君臣也其不可也必矣○兄弟既同昭
穆矣將同廟乎異廟乎曰同堂而異室可也然則隱桓
一廟也閔僖一廟也哀三年桓僖宮災何以不言隱閔

乎曰桓去哀九世僖去哀七世其宮尚存必親盡毀廟之日祧隱閔之主而桓僖以一本存故災之日言桓宮僖宮而不及隱閔也

冬公子遂如齊納幣

左氏以爲合禮蓋以僖公之薨在季年十一月今納幣書冬必十二月喪既畢可圖昏也禮記三十而嫁獨不思昏禮有六納幣之先已有納采問名納吉禮乎縱納幣在十二月其未祥而納采問名使卿行未禱而納吉斷可知矣安得謂非喪娶乎董子以爲重志深得春秋之旨矣

四年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學春秋隨筆卷六

四

莊公適夫人哀姜淫弑不終僖公爲之祔葬致廟說者多以爲過情不知其過情于適母者蓋爲推崇生母地也故成風之爲夫人不自今日始春秋于其薨也稱夫人于其葬也稱小君雖以著其非古而先君委曲無已之情亦于斯著焉蓋厚于所生雖失之過而聖人亦諒其無他也母以子貴余甚有味乎此言

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贈 三月 王使召伯來

會葬

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春秋書王與天王一也特有詳畧耳非以爲褒貶也何則魯史書王事第言王耳天子修春秋於其事之宜詳者則繫之以天於其事之宜畧者

則不繫之以天莫宜畧于命桓公與昭葬成風矣然則諸書天者無譏乎東遷之後上替下陵天子之下交于列國者多否而少可往而不來施而無報夫子蓋心傷焉而非所以爲譏也然而必務詳之者不詳不足以見諸侯之薄也至于錫桓命厚成風在魯爲榮於周已衰夫子尤傷之畧焉而弗詳可也

六年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歷法以每歲氣盈朔虛之餘日積而爲閏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閏月有節氣無中節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此其大率也春秋時歷法尚疎不問中氣有無皆於歲

學春秋隨筆卷六

五

終置閏見於經者此年及哀五年也見于傳者僖之八年成之十有七年襄之九年昭之二十有二年哀之二十有四年也又襄二十有八年經書十二月甲寅天王崩隨書乙未楚子卒甲寅距乙未四十二日知是歲終有閏也僖五年傳正月辛亥朔日南至知四年歲終有閏也昭元年傳十二月巳記晉烝事下更有甲辰朔知是歲終之閏朔也獨文元年傳云於是閏三月非禮也閏在三月卽爲非禮則閏在歲終爲禮可知故惟曰閏月不曰閏某月又昭二十年傳七月後有閏以是年二月巳丑日南至至不當入二月至甲申朔也推後只在正月知正月乃十九年歲終之閏二月乃正月也歷官

知失因遂妄置傳不言非禮者文元年譏已明也左氏云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歸餘于終者即歸餘日于歲終而成閏月之謂也執後世歷算以推春秋月日者法雖工如不合何

七年 夏四月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晉襄卒于去年八月至是已九閏月矣此九月之中晉國無君唯趙盾是聽盾初念爲國欲立長君既而威已立勢已成則又利于輔幼以恣行其意故靈公之立雖以穆嬴之故實亦趙盾之私願也令狐之師秦直晉曲以詐勝之兵威遂震於是內權既固即外結諸侯至八月遂主扈盟矣嘻盾亦橫矣哉

學春秋隨筆卷六

六

八年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

是年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十五年書宋司馬華孫來盟屬辭以觀即知公子印既殺華孫即代爲司馬華孫來盟踰年而宋弑昭公則知印乃忠于昭公者而孫則公子鮑之黨也孫之來盟乃爲鮑樹援非由君命故不書宋公使左傳乃謂孔叔鍾離印皆昭公之黨噫君臣也而可以黨言乎蓋惑於逆鮑之徒誣飾君惡以成其弑反斥忠君者爲黨豈知聖人于春秋前後再書司馬一忠一賊義自分明邪說豈得而亂之哉

九年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晉襄公蒐夷以謀軍帥在六年因先克之言而先狐趙八年又因陽處父之言而先趙盾在襄公用人亦若虛公無我不幸隨喪在六年而盾以小才薄德立幼自專人不信服處父以是見殺矣狐射姑以是奔矣至是先克先都士穀箕鄭又以是皆見殺矣於是三軍卿帥唯盾所置而會盟征伐唯盾生殺予奪唯盾幼君在其掌握無輔導匡救之功年未成人晉靈以文七年立時方在稍遠已意皆左傳載晉靈公不君等事遂密謀而弑之矣盾主謀經先後書處父諸臣之殺與奔所以著趙盾之專橫積成弑君之逆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邾伯來奔

學春秋隨筆卷六

七

左氏謂邾大夫來奔公以諸侯禮逆之故經書邾伯以理揆之斷無來以大夫而逆以諸侯者來以大夫逆以大夫可矣逆以諸侯知其來以諸侯也蓋邾人廢長立少朱儒雖不自安猶自以爲當立於其出奔直以君稱外赴晉人不察遂以爲果邾君也而逆以諸侯之禮吏遂因而錄之也不然杞侯來朝魯尚以其不共而卑之且入其國僖二十肯于出奔之大夫而反待以諸侯乎或曰邾兄弟也或曰利其土也二說者余未信之

十有四年 冬單伯如齊

說者多從公穀以單伯爲魯大夫余謂莊元年十四年凡三書單伯此年復有單伯相距八十餘年必父祖子

孫相繼爲卿者也魯之世卿無不書卒者單伯果爲魯卿何以終春秋無一卒之耶或曰單伯若非魯卿明年何以書至曰王子虎劉卷王臣也何以書卒同內大夫乎以是觀之春秋內魯尤內周故凡王臣有事列國書同內大夫單伯以魯事如齊還而告魯故書其至無可疑也

十有五年 夏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慶父殺君奔莒族宜滅也而赦復爲卿赦棄命奔莒世宜絕也而穀難繼立魯之爵賞不以待賢人而以福淫人其失政已甚至足教卒于齊又以其子之故而歸其喪君之弔贈且如禮若非君有弔吾于是歎世卿之日

學春秋隨筆卷六

八

張而魯事之益不可爲也不言喪至而言齊人歸者若齊人自歸之本魯人之所絕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晉靈立于文七年時方在抱趙盾以是盟諸侯于扈春秋惡其專廢置君故諸侯不序而趙盾不名晉公會諸侯于十四年新城之盟亦趙盾盟諸侯也諸侯序而趙盾名以從楚之諸侯服諸侯望晉以伯也此年扈之盟晉靈親會將伐齊討亂試商人然稱年未諱國事實亦趙盾主謀受賂而退與無會同故復畧諸侯不序所以罪盾之不能輔君以義使不得爲盟上也十七年會扈亦然然試君識者謂盾志已無君故置弒君不問致魯莒效

尤而起皆在十未幾而盾自蹈之宣二年又未幾而鄭歸生蹈之宣四年弒君之禍未有甚于此時者皆盾爲之也

十有六年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不告朔故不視朔書四不視朔則不視者二月至五月耳六月以後復如初矣公羊云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果爾則經不應有四字經有四字必非遂不視朔也然則告朔之廢始自何時蓋自昭公孫齊季孫專魯然不敢擅行告朔及昭公卒定公立亦遂因而不行雖不行而羊尚有使自文公竟廢告朔豈自此至定哀歷五六君百數十年而羊尚存乎唯其廢之未久故有公供羊如故子貢目擊前此之告而今之不告也遂憤然欲去

學春秋隨筆卷六

九

之耳

學春秋隨筆卷六終

韓福重刊

學春秋隨筆卷七

四明萬斯大克宗學

宣公元年 夏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放亦曰蔡謂驅之遠地羈使無去考之禹貢蔡在要服外二百里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周之五服大畧相同尚書放亦曰蔡謂驅之遠地羈使無去考之禹貢蔡在要服外二百里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周之五服大畧相同尚書放亦曰蔡謂驅之遠地羈使無去考之禹貢蔡在要服外二百里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周之五服大畧相同尚書

學春秋隨筆卷七

失也晉秦河曲之戰胥甲趙盾之專橫一至於公羊以為近正而取三年待放為言夫三年待放謂三諫不從而去者待君命以為去君賜之環則去以罪放者則有去無留義固殊也且待放而去亦任其所之豈如罪放者之有定所哉

二年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晉靈即位十四年矣未離幼志傳所云彫牆彈人不過少年兒戲即宰夫之殺亦出一時之暴趙盾為正卿引君當道使志于仁乃其職也一旦君臣相惡遽謀弑逆何其忍乎大抵靈公為人躁妄未嫻師保之訓長而漸黠不堪趙盾之專因欲殺之盾知身在必不相容而大

權久握不容中失遂萌逆節已偽亡而穿行事陽收其實而陰避其名豈知亡不越境反不討賊早為孤兩語斷定左氏惑于邪說乃托仲尼之言以賢趙盾嗟乎弑君者為賢將何者而後為不賢乎蓋左氏生春秋後目覩七國將興每于其先世之見於春秋者必預著其祥曲為之說如陳氏則謂五世其昌八世莫京魏氏則謂公侯子孫必復其始而趙盾弑君更為多方解免不顧聖經之書法先儒謂其好以成敗論人而是非謬于聖人良不誣也

四年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前年大棘之戰歸生敗宋而獲華元其威權已震至是

學春秋隨筆卷七

靈公立方九月君臣之際必多不相能歸生已陰懷異志適子公有嘗寵之隙遂假手焉不然豈其身執國柄不能除一亂臣反懼譖而從之乎異曰歸生死鄭討幽公之亂後改斲其棺而逐其族足以知弑逆之出于歸生而非專起于子公鄭人早有公評矣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公羊傳云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親弑君者趙穿也其意以為盾非實弑故可復見愚通考春秋大夫必因有事與有事而法應書者乃得見于經弑君之賊復見者內有公子翬公子遂外有晉趙盾衛甯喜諸不復見者非不見也無事可書則不見有事而法不應書則不見

法應書而或稱人或稱師則亦不見此趙盾之復見以侵陳應書也非以其非親弑君而故見之也使盾之復見以非親弑彼輩也遂也喜也亦謂非親弑者乎夫惟其復見也乃益見亂賊之專恣而國人之不能討賊爲可恨也

八年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卒已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人去籥

復不書有疾者下書卒于垂足知有疾省文也書辛巳有事於大廟仲遂卒于垂是卒與祭同日也然卒有早晏垂乃齊地未必卽日赴至疑辛巳乃祭之日而仲遂之卒已前此矣當祭而聞赴因繫之祭日以起明日猶

學春秋隨筆卷七

三

繹之非既書祭日則不得更提卒日或曰卒在辛巳壬午赴至而繹事已具不可中止故惟萬人去籥以示變然細按經文猶繹二字確是當祭聞赴聞赴則不當繹而猶繹故書以著其非禮檀弓亦曰卿卒不繹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而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雨不克葬左氏以爲禮殺梁以爲譏然玩經文不言不葬而言不克葬必雨甚難于襄事也禮云葬而附于棺者必誠必信弗之有悔焉耳矣雨甚不能襄事而必曰有造無退率畧奏功倘誠信稍虧貽後日無窮之悔其可乎胡古八十日未若後人之拘忌而諸侯葬禮四結

二碑執紼五百人遣車七乘人衆事繁雨甚泥濘其何能濟故寧緩毋遽寧慎毋躁王制云葬不爲雨止唯庶人縣封者爲然原非謂大夫以上也

九年 陳殺其大夫洩冶

古今持論最不平者莫如陳靈淫亂洩冶諫殺而先儒反罪洩冶以爲不當正言于淫亂以陷于死甚且謂從君於昏嗚呼此第就治一身論未就陳君國論也夫君臣宣淫戲衷相服治知其必至于喪亡也故不避斧鑕苦口直陳從則君可安國可保不意其竟至于殺身也未幾而君弑矣又未幾而國滅矣禍有大於此者乎治身死而其言驗然則治無罪也殺之者之罪也春秋書

學春秋隨筆卷七

四

陳殺其大夫洩冶繼書陳夏徵舒弑其君繼書楚子入陳以著爲君不道而殺諫臣必至于身殺國亡爲後鑒也春秋書陳殺其大夫洩冶與書晉殺其大夫里克衛殺其大夫甯喜齊殺其大夫高厚之類初無分別微傳文何由知其以諫死故諸儒皆以書名爲有罪余謂以書名爲有罪傳者之例也春秋未嘗有是也孔子固曰其文則史未嘗謂我爲春秋而列國之史可盡廢也春秋之義諸侯無專殺大夫故殺大夫必書者罪其專殺也有罪名無罪亦名著其所殺之人也得失存乎其事其事則詳于國史間有不名者則史之闕文孔子不得而增也豈以其無罪而不名乎惟名乃見其有罪亦

惟名乃見其無罪然則以洩治書名而罪治者傳例誤之也

十年 齊崔氏出奔衛

左傳以崔氏爲崔杼先儒推齊莊見弑之年以辨其非崔杼弑莊公在襄二十五年去此五十二年 豐氏因謂氏天篆文相近蓋崔天也傳寫誤耳按僖公二十八年晉楚城濮之戰左傳有齊崔天至是凡三十四年其人宜尙在書此以備參考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徵舒弑君罪不容誅此就陳人言之也就徵舒言之身爲國卿而君與大夫聚應其母且面施嘲戲徵舒而忠孝人也則竊母而逃已矣潔身而去已矣徵舒而殘忍人也當是時耻之甚憤之甚於君何有哉書夏徵舒弑其君固以罪徵舒亦以見平國之因淫致弑由於自取而泄治之忠諫爲可思也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弑君者多不書葬非不葬也葬不成禮而諸侯不葬故不書也說已見前陳靈既弑成公不嗣立矣凡君弑不成喪者必賊臣當國而嗣位者非其子也成公親靈公子討賊葬親乃其急務今縱未能討賊苟克成禮以葬徵舒豈尙仇我先君而或撓之耶乃遲之兩年之後楚殺徵舒而後襄事噫使楚不討徵舒將靈公終不葬矣

午獨非人子乎何忘親之至是也用見徵舒之惡而成公之無能爲也

十有五年 初稅畝

孟子言三代田制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三者之中莫善于助因請滕于野行之故復爲言助法之形體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非謂周之徹法如此也漢書食貨志直本此以言周制後儒多相因不變若是則周人乃百畝而助矣何名爲徹哉唯趙岐孟子計曰周人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斯言得之矣按司馬法云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小司徒亦云九夫爲井據此二文是周人井九百畝分之九夫每夫百畝中以十畝爲公田君取其入而不收餘畝之稅今宣公于公田之外更稅餘畝之十一故曰稅畝也書者譏重困農民且著十二之始也三代授田多寡及雖周亦助說詳詳周官辨非中

學春秋隨筆卷七

六

十有六年 冬大有年

桓三年書有年賈逵之說曰桓惡而有年豐異之也言有非其所宜有先儒因謂桓宣弑逆水旱螽蟥饑饉繼作史不絕書宜也有年大有年所以爲異乎噫是何不仁之甚也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因一人之弑逆而欲盡一國之民轉溝壑而爲快也是何不仁之甚也孔氏辨

賈說之非以爲失天佑下民之意其言良是此年書大有年者聖人見宣公卽位以來策書所載六年蠡七年大旱十年大水饑十三年蠡十五年蠡蠶生饑民已困乏今又國用告匱稅畝初行當此民力重困之時忽見年登大有一若天憫斯民之窮而厚賜然者不覺喜之甚幸之甚特筆書之曰大有年於乎民惟邦本食爲民天聖筆大有年一書而仁愛下民之意藹然溢于言外矣何諸儒之不察也

十有七年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肸雖不義其兄而宣則友于其弟故特書公弟名而加字者生而賜氏俾世爲卿與季友仲遂同也胡氏因肸

學春秋隨筆卷七

七

不仕不見于經而力辨其非然考肸之後公孫嬰齊已爲卿而見于經嬰齊生老老生弓弓生輒及鞅輒生請皆見于經則其世爲卿可知矣肸不仕自不仕子孫世卿自世卿兩不相妨惟然乃見宣之友于其弟先儒以書弟爲惡宣非也

十有八年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

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筓道齊齊

魯有歸父與三桓猶二五之與十也歸父之謀去三桓欲專魯也如晉之後其謀漸洩不幸宣公隨喪行父乘其未至而遣之其遣之也不以其身之罪而以其父之罪不以其他罪而以其殺適立庶之罪噫行父亦狡矣

哉彼固謂以此爲名仲氏無辭已得謝與謀之罪豈知春秋于文公薨後書子卒書夫人歸齊隨書行父如齊者何爲耶宣公卽位後書會平州書齊取濟西田先書行父如齊者何爲耶謂不與襄仲同謀其誰信之行父是言殆欲蓋而彌彰矣蓋行父是舉已有三利窮其所忌一也已得專魯二也歸惡于遂三也歸父亂賊之子奔之不足惜獨怪行父君肉未寒直斥其所諱以快己之私爲過忍也

學春秋隨筆卷七

八

學春秋隨筆卷七終

學春秋隨筆卷八

四明萬斯大克宗

成公元年 三月作正甲

作正甲者增甲士也周法因井田而制軍賦四井爲邑四邑爲正四正爲甸甸六十四井凡五百七十六家夫九爲井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杜氏謂昔使甸出之今使正出之是頓加四倍理必不然胡氏謂昔也四正出三甲今也一正出一甲是增三之一步卒理似可通愚通考春秋竊謂此但增甲士而步卒如故也古者車戰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擊刺一居中以御車書甘誓蔡傳引左傳宣十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三人

學春秋隨筆卷八

各述所聞間有四人共乘者則謂之駟乘如文十一年敗狄于鹹侯叔夏御莊叔叔孫得繇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是也魯畏齊彊車增一甲皆爲駟乘因使一正出一甲故曰作正甲其步卒之增則在襄十一年作三軍時也正甲暫增非爲常制

二年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

四卿竝出先儒因謂魯有四軍非也襄公時始作三軍此時止二軍可知二軍而四卿則非各主一軍也軍各一將佐耳行父將上軍許佐之僑史書之法將稱元帥如將下軍嬰齊佐之

而此乃四卿竝書者魯雖二軍嘗不盡用今蒐乘增甲悉師以行聖人惡其逞忿兵而忘內顧故備書之以以著諸子之專兵自恣而不由乎君命也齊頃軋于取龍及新築之勝一驕而敗幾於喪身亡國吁可不戒哉

取汶陽田

此鞏戰勝齊之後行父請于郤克彊迫齊人使之反魯行父遂用師以取之也何以知爲行父取之也僖元年季友敗莒師獲駟公賜友以汶陽之田及費則此實季氏之私也故知季孫取之也何以知其用師取之也觀明年叔孫圍棘棘汶陽之不服邑也棘以不服而用師故知此必用師也唯用師故書取不書歸唯季氏取之

學春秋隨筆卷八

故八年晉使歸田于齊行父獨私于韓穿也

三年 二月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宣公之薨已二十九月喪已除廟已遷矣何以不曰宣宮而曰新宮迫近不忍稱也僖公作主更迫矣何以不曰新主而曰僖公主作主常也廟災非常也常者可書非常者不可書不可書而又不可不書故變其恒稱廟恒稱必舉謚如不曰宣宮而曰新宮以致魯君臣大不忍之情也檀弓曰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新宮災亦三日哭鄭康成曰哭者哀精神之有虧傷思更足之曰哭者哀精神之無止宿

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

左氏以武宮爲武軍公羊則曰武公之宮也據昭十五年經書有事于武宮卽此武宮則公羊之說爲是蓋鞏戰時禱于武公而得勝故立其宮也魯人不知其非禮且擬之于魯公之廟而稱爲世室明堂位篇亦遂侈言之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噫嘻亦顧名而思義乎夫所謂世室者如周文武魯伯禽子孫親未盡其廟在六廟此指周言四廟此指魯言三廟之中親既盡其廟在六廟四廟之上蓋自其崩薨之後其廟世世不毀未嘗一日中斷故曰世室也武公之廟在懿孝爲廟在惠公爲祖在隱桓爲曾在莊公爲高至閔公則親盡而從毀矣閔公至今幾八十年中斷者三世一旦

學春秋隨筆卷八

忽然更立違禮背制而猶稱之曰世室於世字之義何居甚矣魯人之陋而記禮者之昧昧也

八年 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

趙盾異母弟曰同曰括曰嬰盾子朔朔娶晉成公之姊莊姬生武朔死娶通于莊姬同括放諸齊莊姬諧於晉侯曰同括將爲亂晉殺同括武從莊姬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此事實也夫姬諧同括晉行其諧討止同括可矣曷爲禍幾及武而并收其田里乎考史記屠岸賈滅趙氏其事未可全信獨所云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者合之左傳所載確爲可據蓋當時因姬諧討同括遂并治弑靈一獄迫論趙盾欲滅其家武方幼稚從母匿

公宮幸免不然亦見殺矣由是觀之趙盾弑君公論素昭子孫難改史狐一筆豈曰深文若夫立武反田自是武既成人韓厥黨趙指賊爲忠左傳載韓厥之言曰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宣孟卽盾也其時強家相比相傾罔知大義如欒卻之亡趙括樂卻爲殺韓厥之存趙皆以其私而非爲國計者也吁此晉之所以不競歟

冬 衛人來媵 九年 二月伯姬歸于宋

夏 晉人來媵 十年 夏 齊人來媵

媵必與嫡偕行故他國來媵者必先期而至乃嫡媵相習情意始孚茲效于歸兩無扞格伯姬明年歸宋而衛媵以今年冬至此爲得禮得禮而書者以見晉齊後期

學春秋隨筆卷八

四

之失也左氏云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劉原父力辨其非劉云諸侯三歸歸各一族自同姓耳若庶母之蓋君嫁女者必同姓媵之則諸侯之媵或不備矣蓋他國之媵必因我請而來使異姓必不當媵齊大國也魯敢違禮往請齊肯輕以女來乎古者諸侯一娶九女而伯姬之歸乃盈十二意宋以王後猶得備天子之制亦未可知不然衛晉之媵已足魯何事越禮再請于齊齊又肯強以其女與人爲媵乎故知三書來媵唯著先期後期以明得禮失禮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據左傳晉以鄭人立君謀伐之晉侯有疾乃立太子州蒲爲君以會諸侯伐鄭然則春秋所書之晉侯乃州

蒲也父在而子爲君可乎愚以爲果爾此人亂之道也
春秋雖叔世亦斷無此事蓋當時徵會諸侯皆無疾
將行而疾作乃立州蒲爲大子前此州蒲未爲大子也
字爲使代已出會諸侯左傳以爲君而會諸侯大子
會諸侯書法當如陳世子欵之盟宣母盟洮八年宋
世子成之盟成十齊世子光之盟雞澤會成五年
序于諸侯之下矣然諸皆與會非主會也州蒲以世子
主會苟序諸侯之下則失列序諸侯之上則仇尊失列
仇尊皆不可以示訓聖人疑焉乃就景公始謀徵會之
語大書晉侯于諸侯之上沒州蒲之名而不書使天下
曉然知名位之間不容稍有踰越雖伯國世子代君主

學春秋隨筆卷八

五

會不得假以君稱也而萬世君臣父子之倫正矣而萬
世君臣父子之名正矣

丙午晉侯孺卒 秋七月公如晉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公親弔晉喪畏晉也左傳云晉人止公使送葬明年公
至傳云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乃知晉之止公非
專欲公送葬也故十月景公既葬復遲之半載乃歸公
既見止則送葬自不能已經書五月丙午晉侯孺卒秋
七月公如晉十有一年三月公至自晉諸侯五月而葬
公在晉凡九月則雖不書葬而葬可知雖不書公之送
葬而送葬可知然其所以不書者公既在晉晉不復以

葬期告魯魯史遂無由得書非故諱辱而不書也然而
諱辱之意亦隱然在其中矣

十有四年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諸侯不親迎故逆女必使卿使卿逆常事不書而春秋
書之者三公子翬爲桓逆公子遂爲宣逆書者譏其寵
任亂臣翬結驪子惡公宣逆更譏喪娶也僑如非亂臣成逆
非喪娶何以亦書之國君娶夫人共承宗廟主內治人
倫之始風化之原也故非老成持重端嚴正直之人必
不可使逆僑如何人哉在國則通于穆姜奔齊則通于
聲孟齊孟諛佞淫凶行同禽獸魯廷之上豈無他人乃
昧昧焉獨僑如是使於敬大婚重宗廟之義何居故亦
書之以譏使逆不得其人也

學春秋隨筆卷八

六

十有五年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春秋有同時二人皆公孫皆名嬰齊皆爲卿者一爲仲
遂子一爲叔肸子一卒於成十五年一卒於成十七年
法當皆書公孫嬰齊卒然則不知何者爲仲氏嬰齊何
者爲叔氏嬰齊於是取仲氏嬰齊冠之以氏而曰仲嬰
齊叔氏嬰齊從其恒稱而曰公孫嬰齊然後兩公孫嬰
齊不至於無別或曰仲遂叔肸皆生而賜氏者也此曰
仲嬰齊彼何不曰叔嬰齊曰無叔嬰齊則仲嬰齊亦書
公孫矣書仲嬰齊則叔嬰齊不必書叔矣義取相別不
謂稱仲氏者之非公孫也不謂稱公孫者之非叔氏也

子叔嬰齊當時亦既稱之矣曰公羊謂嬰齊爲兄後其說何如曰弟爲兄後則子爲父孫子可爲父孫將孫亦可爲祖子弟不識于孔子正名之義何居也指南

十有七年 九月辛丑用郊

用郊者用郊禮以報饗也周制子月郊天子國丘戌月大饗于明堂郊配以后稷大饗配以文王魯前此僭郊未及大饗也至此復僭大饗而用郊禮以行之豈知所謂大饗者以物成而大報也故必行於夏正之九月今于周正之九月則衆物猶未成也大饗與郊殊禮而用郊用非所用也物未成而報報非所報也用非所用報非所報上帝弗饗也徒取僭罔之譏而已若以此用郊

學春秋隨筆卷八

七

爲正月祭天之禮魯人雖魯豈至此月而行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樂書中行偃弒君而書國弒者書偃既弒其君復威制國人使不敢以名赴也赴不以名春秋安得而書之武者曰春秋書賊法嚴首惡書偃同謀執弒大逆不道厥罪惟均書書則遺偃書偃則遺書而書偃並書又無其法故無論不赴以名卽赴以名春秋亦不得書也吁書趙盾而趙穿不得縱書歸生而子宋無所逃果晉赴以名直書樂書弒其君中行偃豈遂免哉

學春秋隨筆卷八終

學春秋隨筆卷九

四明萬斯大克宗

襄公元年春王正月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

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春秋之世疆大兼併疆場之地彼此無常使楚取彭城而不以居魚石則彭城直爲楚有諸侯豈遽罔之卽罔之亦未必仍繫宋乃取之以居魚石則彭城端未屬楚春秋于魚石之入也書曰宋魚石則于彭城之圍也自當書宋彭城何則魚石故宋臣則彭城固宋地也以宋臣據宋地而不繫以宋將疑魚石得專其地矣然則以彭城非宋地爲嫌者非也晉合諸國之師同力助宋則

學春秋隨筆卷九

一

春秋書法自當就諸國爲文華元雖從豈得專之故彭城繫宋就諸國言之也然則以宋華元與圍爲嫌者亦非也

二年 冬仲孫蔑會晉荀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

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本鄭邑齊桓之伯說鄭申侯而賜之申侯以美城得罪迄今八十有餘年矣諸侯謀服鄭而遂城之知虎牢已爲諸侯所取不書取者鄭雖失之諸侯未嘗私之也諸侯雖未嘗私之而鄭已失之故亦不繫鄭其所以城之者虎牢爲鄭楚抗中國之衝城之則勢爲我操可以逼鄭可以制楚故明年鄭卽受盟後以晉不禮而卽

楚在九諸侯自是屢伐鄭且取虎牢而戍之之意
即城之之意
十年然成繫鄭而城不繫鄭者從後一見
之也夫以鄭之虎牢而城惟諸侯戍惟諸侯鄭若無與
焉者見其罷于晉楚之交攻而不暇為謀也吐城之戍
之諸侯之計得矣獨怪楚欲挾鄭以衡中國平以要害
與人而莫之圖也

三年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

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

會戊寅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晉文踐土之會諸侯既盟而陳侯至在僖十八年不再盟也

今雞澤之會亦諸侯既盟而陳袁僑至不再盟可也奈

學春秋隨筆卷九

二

何使大夫與盟乎穀梁傳曰大夫張也諸侯始失政也
噫桓文已往霸統中微大夫之張不始乎此諸侯之失
政亦不始乎此然而大夫之專盟實兆于此矣是故雞
澤之會諸侯在而使大夫盟也溴梁之會諸侯在而大
夫自盟也宋之會則諸侯不在而大夫專盟也積漸相
因勢所必至春秋書此世變之憂益深矣

五年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帥人于戚

凡諸侯往會吳則殊會而稱國成十五年鍾離五年
是也吳來會諸侯則不殊會而稱人此年成此春秋立
文應爾非以為褒貶也大抵吳以夷俗晚通春秋畧之

即或偶然書爵如相與之戰黃池亦因與中國諸侯並
列連類而稱非特進之也公羊曰吳何以稱人吳郢人
云則不辭似矣而未盡也吳郢人云則不辭使無郢人
將齊世子光吳云豈遂辭乎

七年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

莒子邾子于鄆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內戍卒

于鄆

鄭僂之弑三傳皆同而春秋書卒故說者疑之愚謂亂
賊肆逆不一其塗有顯行其弑者亦有隱行其弑者顯
行其弑者逆跡彰聞無從自諱縱或外赴不以其實
類之要末有不名其弑者隱行其弑者陰施鴆毒扼吭

學春秋隨筆卷九

三

之姦陽為卒病暴亡之狀一時為其所欺而外赴止云
不祿史官從而書卒春秋為得而更之傳得詳其事者
蓋其同謀數侶久而漸露其奸本國之史乃稱得存之
記載如子駟之弑僖公楚圍之弑邾敖是也春秋之學
有必待傳而明者此其是與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晉之有三軍也將中軍者稱元帥主一國之政而諸卿
聽焉季宿醉心久矣魯卿唯公室二軍有事則命卿分
將故季氏雖強政權猶未盡屬今宿忽強作三軍名則
三家分將實則專領中軍使政權盡歸于已時公年十
四未諳國務大約愚之以壯國威而公不察也軍制既

改卒乘必增其多寡未必與周官司馬法相符不可臆說

十有四年 夏四月 巳未衛侯出奔齊 冬

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蒍莒人

邾人于戚

孫寧逐君立剽晉不之討反命大夫爲會以定之此與稷會成宋亂何異不書成衛亂者稷之會宋君臣不與不書成宋亂將疑于討亂此則孫林父在列不必書成亂而成亂自明也荀偃弑君立君以其故智贊成其計乃晉悼年方壯盛三駕之餘而昏怠遽至于此噫疆家之相庇皆其善自爲謀也胡悼公弗察與

學春秋隨筆卷九

四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巳亥及向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

向戌來聘而公與之盟與荀庚孫良夫來聘而與盟同三年就國都盟可也何獨至劉而盟之杜預劉地闕鄭漁仲獨云魯地蓋鄭以公盟之處意其必爲魯地非有實據也于劉二字確是衍文因下文有劉夏字而誤耳

二十有一年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

庚辰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四年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八

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頻食者再先儒咸謂日無頻食法

獨衛樸推春秋日食合者三十五唯莊十八年一食不入食限某以爲如樸言是二頻食亦入限矣舉以問梨

洲先生先生答曰按襄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並兩書日

食歷家如姜芟一行皆言無比月頻食之理授時亦言

二十一年巳酉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度五

十五刻步至九月定朔四十六日六十五刻庚戌日申

時合朔交泛一十四日三十六刻入食限是也步至冬

十月庚辰朔交泛一十六日六十七刻已過交限故姜

芟一行之說爲是西歷則言日食之後越五月越六月

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有之比月而食更無是也襄

二十一年巳酉九月朔交周○宮○九度五一二八入

學春秋隨筆卷九

五

食限十月朔一宮一十度三一四二不入食限矣二十
四年壬子七月朔交周○宮○三度一九三五入食限
八月朔交周一宮三度五九四九不入食限矣乃知衛
樸得三十五者欺人也先生此答根據授時西歷鑒鑿
可信與先儒泛言無頻食者不同也敬錄于此以公同
好

好

二十有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公

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此晉會諸侯伐齊以報朝歌之役也愚謂齊莊存則朝
歌之役當報齊莊弑則朝歌之報當轉爲討賊之師所

謂事變則情遷亦伯者輕重之權衡也乃反弑弑葬之說受賂而退其爲滅天理味人倫孰有甚于此者乎故是會本以伐齊出而經不書蓋書伐齊則疑于能討賊也此聖人之微意也

衛侯入于夷儀

據左傳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使衛與之夷儀是衛侯之入因晉之力也夫晉既失之于始而成剽之篡剽之君衛歷年十二與諸侯盟會者七久矣其爲正君矣一旦復以夷儀處衛是使衛有二君也噫國無二主聖人之訓也幾見一國二公而不亂者乎吾甚怪晉既定剽于始而不更慮其終既恤衛於終曷不蚤定于始也

學春秋隨筆卷九

六

意欲使之兩全勢必歸于弑逆是亂衛者晉也非衛也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剽雖篡立位定已久國人羣奉以爲君則其見弑不問爲誰無不書弑其君者非以甯喜特書也爲甯喜者外內二君欲納衛則必弑剽欲奉剽則衛終廢事無兩可權斯二者唯當終始於剽而不弑于衛何則衛與剽之廢立其父所共也喜嗣卿而臣事者剽也非衛也父將死而屬意于衛亂命也衛傲戾不仁既入夷儀勢必求入喜能盡力于剽而使衛以夷儀終上也盡力於剽而終不能止衛之入剽或死或亡而已以身殉次也縱不能殉君死亡而隨行逐隊反而衛廷雖大節有虧猶不

至躬犯弑君之惡奈何皆不出此既惑于父之亂命復動于政由甯氏之言悍然爲弑君納君之事究竟於父愆無改而弑逆之罪獨身受之及專政而卽見殺噫是名實兩喪也喜誠愚矣哉

二十有七年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

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秋七月辛卯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是會也大夫專盟無君臣之義晉楚同歃失夷夏之防此世道之一大變也傳記楚先晉歃而經先書晉以爲晉有信非也蓋會有會禮盟有盟禮諸侯大夫夏已會而秋乃盟會時晉固先楚故經先書晉至盟而楚先晉

學春秋隨筆卷九

七

經則以前目後凡之例書之使先楚之跡泯然不露噫大夫專盟而特書曰諸侯之大夫存君臣之義也楚先晉歃而止書曰豹及諸侯之大夫盟立夷夏之防也存秋之立文精矣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左傳云十一月乙亥朔與經差一月愚攷上會宋傳五月有丙午六月有戊申戊申止後丙午二日必是六月之朔也七月有戊寅必是七月之朔也七月去十一月凡四月以月大小間數之七月朔戊寅則九月朔非丙子必丁丑矣十一月朔非丙子必乙亥矣傳言是也又

云辰在申再失閏則未敢信何則周十一月夏之九月也若再失閏則爲今七月然則二十八年之春乃今之九月十月十一月何遽以無冰爲災而邵書平杜氏無冰註曰前年知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正月建子得以無冰爲災而書此不察傳文之失從而爲之辭也善乎劉公是之言曰歷家求閏餘易求交朔難今司歷能正交朔反不能正閏乎此足以折其非矣

學春秋隨筆卷九

八

學春秋隨筆卷十

四明萬斯大克宗

昭公元年春王正月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此亦先會後盟也經書會不書盟杜以爲讀傳書不軟血故似未得聖人之意齊桓葵丘之盟東社載書而不軟血春秋不以不軟而不書盟也何獨於此不書乎蓋聖人自書宋盟以來日反復痛恨於大夫之專盟夷夏之同軟而未能釋于懷也乃方距六年而忽復觀此嘻一之甚矣其可再乎於是存其會而削其盟存其會者不沒其事也削其盟者非惟存君臣之義立夷夏之防并與其大夫專盟晉楚同泄之迹而泯之此則聖人之意也

學春秋隨筆卷十

一

三月取鄆 莒邑

莒展輿以去年十一月弑君至此位猶未定季宿若能聲罪致討豈不甚善乃乘亂而取其邑此與盜賊何異乎蓋宿自三分公室以來作三軍是年取于前在襄二而取鄆于後皆爲自封植之計故經不書伐莒蓋書伐莒則疑于能討賊也至莒人方負弑君大惡就之會尚不敢預其敢以取鄆訴乎左氏所言恐非其實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

書去疾入而展輿奔卽知展輿爲篡弑之賊而去疾能討賊也然書去疾入于前而書展輿奔于後又以知去疾不急於討賊而終佚賊也春秋於公子之入國而爲君者皆不稱公子齊小白若疾齊陽生稱公子則與大夫之去國而還者無異若楚公且入書其名則與後卒時書名相應不必著其公子也展輿既未能君而出奔則與宋萬公之奔陳無別故書法同

四年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中楚人執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頓

學春秋隨筆卷十

往時晉主諸侯楚猶有所忌今晉甘自退不與楚爭楚遂得大合諸侯專力于撓已之吳以爲漸寬中國計然歷數在會之諸侯陳蔡許徐頓胡沈固素服于楚者也淮夷夷也鄭固往來于晉楚者也宋則合晉楚之成者也滕鄆皆宋屬定元年傳宋仲幾曰滕薛鄆吾役也鄆卽小邾與宋俱往也然則泗上冠帶之國如齊如魯如衛曹如邾杞皆未之或預是雖合者十二國止牽率其同類爾何足以爲榮及徐子既執而諸侯解體伐吳之役宋鄭滕鄆皆世子蚤已去之恐後矣彼陳蔡胡頓諸邦名雖諸侯實同烏合安足以敵方熾之吳雖克無備之宋方滅無罪之賴不足以立武不足以示威反播惡于慶封之口未幾

而棘櫟麻之入在是遠見報于吳人春秋書此以著楚皮之暴橫無能且病晉之衰而悶在會之諸侯也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鄉也作三軍今何以舍中軍季宿弱二子更弱公室也宿旣將中軍專魯政復私計已與二子歸公雖異分國維均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不取其半三分歸公也叔孫氏桓其子弟半歸公半歸已也孟氏公二一分歸已也且中軍與上下軍各位差次無多未稱殊絕非快心之舉因乘叔豹之死欺仲禮之懦遂舍去中軍已專一軍而以一軍屬二子往者三軍則國三分今二軍則國二分擇一自予而使二子分其一傳言四分公室者對二子而爲言也如是則已不居中軍之名而實則益前之半傳云皆盡征之而貢于公要知宿之所貢不過就所益者稍分其一二若二子已滅四一所貢豈能從厚乎二子有分民而無專將公室有貢而無民故曰舍中軍者季宿弱二子更弱公室也

學春秋隨筆卷十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以爲燕與齊平者杜氏本許惠卿之說也以爲齊與齊平者孔氏宗賈逵何休之說也杜說順傳而本文自昔如左傳既云齊求之也下又云齊侯孔說據經而前後可通如書齊平與定十年及齊平定十一年及齊平如齊平叔還故諸儒多從孔說劉公是更載在傳齊求之也句爲齊魯之事於齊侯次號下爲齊燕之事端

更明確愚稍益之曰外平而書必有開天下之故如宋
八及楚人平是也燕僻在北睡不與中國盟會齊景雖
與師納君卒受賂而不克經但書伐在六與陸暴之師
無異此又何開天下事而書其受賂之平乎陳君舉謂
齊景行惡唯此納君合義而受賂不終不書其平將疑
于能行義也夫十二年經不書齊高偃師師納北燕伯
于陽乎觀後之書納則此之行義不終已見矣奚煩曲
說哉蓋燕與齊未嘗不平特春秋不書所書者齊魯之
平耳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
陳侯溺卒

學春秋隨筆卷十

四

哀公既以偃師爲世子而更屬留于招是明示以廢立
之意矣招而純臣義不受屬受屬矣則廢立之事乘間
伺隙伺日而忘一旦值彌留之際不殺奚待哉然則偃
師之殺是哀公教之也偃師殺而哀公縊亦由其自取
故不書招以弑君而唯正其殺世子之罪使當時哀公
不卽死必立留爲嗣則殺世子之書當無異于晉獻宋
平矣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徵師之赴楚當時必有賄情因公子勝之怨而楚怒其
誣故遂殺之書曰行人專使也凡專使乃稱行人非關
無罪也有罪無罪徵師既殺留知楚處之累勢必肆毒

于我遂潔身先去春秋以其無貪位之實有遠害之明
故書以公子如未爲君而不同於昔展與之稱國稱名
也

秋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冬十月壬午楚師

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貞葬陳哀公
陳哀之死留之奔皆在夏至冬尚未有君招主國事意
欲何爲時孫吳在楚果卑禮遜詞以請雖未能免免于
討亦或未至滅陳乃偃然無事坐待其來僅殺一過將
以誣罪此所以甚楚之怒也因而滅陳肆暴也放招殺
與淫刑也葬陳哀公假仁也凡皆招之所致也傳載袁
克葬君詳其事勢陳滅矣克何能爲蓋因楚葬哀公克

學春秋隨筆卷十

五

念故主乃殺馬毀玉以遂其私楚人不可乃寘之耳故
於其既也又請私特傳文有未備諸儒遂疑其誣非也
十年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閱帥師伐莒
自舍中軍之後止二軍矣何以三卿並將乎考八年蒐
紅傳曰革車千乘以司馬法卒乘計之當得七萬五千
人每車一乘甲士三是周官六軍之數也名止二軍而
實備六軍之數然則軍制作舍皆三家專兵自恣爲盜
國之謀於古制原無與也孟子有言今魯方百里者五
此必自春秋末已然以五百里之魯季氏專其半二子
分其半其地廣其民衆卒乘之出較昔自增其于侵伐
也季之一軍已爲將而叔爲佐叔弓也偏師而出則迭

將之後凡書叔某師或季孫其帥師皆季氏之偏師也悉師以行則同帥之行季孫意如叔弓二子之一軍不分將佐而各主其偏或同帥師是也專行或竝出不相隸也專志如此於公何有哉春秋自此于諸卿竝將悉書深著其僭亂無君之罪也叔氏雖公臣實爲季氏之貳不與三家之數附費可見

十有一年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冬十有一月丁酉

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蔡侯之于楚子一會于申在四年再從伐吳五年可謂同惡相求矣二君皆弑君之討當警於會申之日就令能爾君子猶惡其非無取而修人也乃歎好踰八年之久

學春秋隨筆卷十

末

忽動于惡誘致于申而殺之名雖討罪殺時必實則因滅陳之易更欲大肆其毒滅蔡日雄且以威中國豈知盈而必斃天道固然懷惡而多行不義死亡之道也春秋生名有以也夫蔡有拒圍八月至死不屈春秋書以君在之稱見其志在存城復讐不以居位爲心也君子曰景公無後靈侯有子天道安在然而靈之見殺景止含笑九京矣

十有二年冬公子愁出奔齊

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少季孫宿遂如晉而書前殺是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公子愁遂如晉而書愁非卿也然則公子愁出奔何以書愁與南蒯謀去季氏而公

與其謀謀洩而蒯叛愁奔季於是陰思公思有以逐之乾侯之孫實萌于此是則一公子之奔繫我君存亡之故不可不書也

十有九年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冬葬許悼公

左氏公羊以爲藥殺穀梁以爲不嘗藥愚揆之事理以求書法唯左氏可憑夫君藥臣嘗親藥子嘗雖載禮經然未聞偶不嘗而死卽加之以弑名也况君之于世子有君之尊有父之親書世子弑其君是亂臣賊子之極惡兩備焉而僅以其不嘗藥之故母乃已甚穀梁之說固知其必不然也公羊云藥殺是已然拘于賊不討不

學春秋隨筆卷十

七

書葬之例見悼公書葬遂謂春秋不以止爲賊而赦之也是以止爲過殺矣過與故不同而書法同乎又知其必不然也唯左氏之言曰許悼公瘡飲世子止之藥卒世子奔晉茲數言者足以定止之獄矣夫瘡非必死之疾治瘡無立斃之劑今藥出自止飲之卽卒是有心毒殺之也殺父以藥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然則止之弑君無疑矣藉曰過也非故也正又何所畏而遽奔乎止奔斯立以禮葬君魯往會之故書弑于前而書葬于後皆實錄也赦止之說胡爲乎來哉

二十有二年 王室亂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春秋是非有當通前後參觀而後見者執一字以求之則泥矣如景王崩適寵爭立而王室亂王猛敬王並弱不自振賴劉子單子成復辟功先儒泥于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二交罪二子之以王猛比之姦雄挾天子以令諸侯噫是亦過矣不觀明年書天王居于狄泉二十六年書天王入于成周獨非二子以之乎經所以於王猛之居入書二子以於敬王之居入不書二子以者王猛未踰年尊未成於法得施敬王已踰年尊既成于法不得施也且所謂以者謂輔王而扶危定傾非挾王以行私柄國使於王猛之居入不書以則二子復辟之功終不著著之於王猛則敬王之居入不待言以而自知爲二子之功矣春秋美惡不嫌同辭亦美惡不嫌同文也字槩以書以而苛之將使二子觀望不前兩王終于不立而後可也豈春秋意哉

學春秋隨筆卷十

八

二十有五年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鄭祭仲出昭公則立突衛洩職出惠公則立黔牟孫密出獻公則立剽彼于故君則義絕於新君猶稟命其實擅自廢置桀驚不臣而其名猶或藉口於大過易位之權也今意如出昭公不改立君自行君事魯無君者八載說者曰魯秉周禮理義在人懼公議之見討而未敢無忌憚也吁是惑於季孫事君如在國之語而不察其

學春秋隨筆卷十

九

爲黨惡之誣詞也自扈之會七年士鞅爲此言而意如每歲賈馬歸從者之衣屨于乾侯以實之無識之徒遂以爲果能事君如在國也噫果事君如在國何以圍成而成拒居鄆而鄆潰使之意如如果事君如在國何以貨子猶而鄆陵徒盟略士鞅而會扈無成噫無成事君如在國何以如齊而齊不見禮如晉而晉不使人是不特窮之於封內又極之於所往卒使控訴誰因容身無地栖栖中路客死乾侯而意如儼然改步改玉入廟主嚙上無一人之奉而內欺臣庶外固黨援無君之名而有君之實噫是尙得謂之秉周禮者乎是尙不謂之無忌憚者乎故吾謂自春秋以來權臣世濟其兇專恣橫逆未有如季孫者尤未有如意如者若以其不改事君而寬其責是徇于流俗而不察當時之情實也奚可哉或謂使意如改立君夫子將何以書之曰以春秋君衍亦君剽之例推之則故君君也新君亦君也各書其實而已矣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二十有六年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齊景取鄆以居公則公之居鄆猶鄭厲之入櫟衛獻之入夷儀也而鄭厲衛獻因以復國昭公終於客死何哉以不改立君之故也蓋改立君則事權不一事權不一則魯孽從生裏言有人外援多助或推或挽能無入乎

今季氏自行君事政事悉由于已陽爲奉君而陰阻其入其計秘其慮周臣民附之齊晉右之外內一心無取可擊而昭公又以昏庸之質既不能外內又不能用人且從者肆虐民如重負昭公出奔民如解重負日僅一邨而不能撫非惟不能復國并與其一邨而失之此固意如之姦而實昭公之不德也客死乾侯其以此大

或曰如子言則君出者必改立君爲正乎自古無

十

學春秋隨筆卷十

十

無君之國而孟子言貴戚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是易君者古亦有之但古之易君必爲國爲民君非大過不廢也繼非賢者不立也至公無私之心質先君而無愧對臣庶而無慙故雖易君而不得

以爲罪春秋時世臣橫逆罔上行私君固未必能賢而臣之逐之者皆其一己之私也其繼立者又惟其所好更不擇賢究之奔者不甘于出而自計求還繼者不能自安而終于見弑其所以易君者非其道故也魯昭出孫季不立君雖無弑逆之禍而昭終不復蓋知意如之姦也雖然以昭公之爲君而見出以意如之爲臣而易君鄭突衛衍恐未能以例論也

三十有二年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王都曰京師此城京師也而曰城成周何也平王東遷

以王城爲都則王城乃京師也敬王避子朝餘黨欲遷都成周未城時都猶未定不得言京師既城而天王都焉夫乃得謂之京師也故定元年書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京師卽成周也若于此卽曰城京師則疑于城王城矣此諸侯勤王之事大夫往故書大夫先儒多譏政在大夫吁政在大夫久矣何獨于此譏之耶

學春秋隨筆卷十終

藝海珠塵

經部春秋類

南澨 吳 省蘭 泉之 輯

海寧 陳 懷 在寬 校

春秋三傳異同考

吳陳琰纂

陳琰字實川一字莘町浙江
錢塘人官山東生不與知縣

春秋魯史也。而實經也。左氏公羊氏穀梁氏釋經者也。故名傳也。傳以釋經。而三家互有異同。何也。蓋孔子作春秋。筆削一出自已。斷親炙如游夏。不能贊一辭。何惑乎傳聞者之互有異同也。有異同。斯有得失矣。或謂孔子當定哀間。多微詞。復祕不以教人。故諸弟子言人人殊。或謂公穀自云得之子夏。左氏則得之親見。故紀事尤詳。愚竊謂孔子未嘗祕春秋。特知者寡耳。三家親見與傳聞不可知。大抵三傳始皆口授。自學者著為竹帛。遞相傳會。迺愈多異辭。總以合於經者為得。其不合者均失焉。昔朱子刻春秋於臨漳郡。止用左氏經文。而曰公穀二傳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所繫。故不能悉。然人名地名之異。或由語音字畫之訛。豈從左氏宜矣。其中亦有左氏非公穀是者。且有一字殊而大義俱乖者。又烏得略而不論乎。愚請以人言之。一聲子也。公曰隱公之母。穀曰隱公之妻。左曰聲子尊卑異也。

藝海珠塵

春秋三傳異同考

一

殊。或謂公穀自云得之子夏。左氏則得之親見。故紀事尤詳。愚竊謂孔子未嘗祕春秋。特知者寡耳。三家親見與傳聞不可知。大抵三傳始皆口授。自學者著為竹帛。遞相傳會。迺愈多異辭。總以合於經者為得。其不合者均失焉。昔朱子刻春秋於臨漳郡。止用左氏經文。而曰公穀二傳所以異者。類多人名地名。而非大義所繫。故不能悉。然人名地名之異。或由語音字畫之訛。豈從左氏宜矣。其中亦有左氏非公穀是者。且有一字殊而大義俱乖者。又烏得略而不論乎。愚請以人言之。一聲子也。公曰隱公之母。穀曰隱公之妻。左曰聲子尊卑異也。

春秋三傳異同考

藝海珠塵

春秋三傳異同考

二

一子氏也。公曰桓公之母。惠公之妾。穀曰惠公之母。孝公之妾。先後異也。一齊仲孫也。左曰齊大夫。公穀曰魯慶父。孟孫仲孫異也。一杞侯也。左曰杞侯。公穀曰紀侯。姒姓姜姓異也。一尹氏也。左曰君氏。惠公之夫人。公穀曰尹氏。天子之大夫。男子婦人異也。一納捷菑也。左曰趙盾。公曰卻缺。穀曰卻克。大夫與大夫異。父與子又異也。至若君氏卒。公穀曰天子之大夫。左曰聲子。疏與親又異也。公子益師卒。不曰左。以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曰穀。以不日卒為惡。事與情又異也。其以紀履緌為紀裂。繻以紀子伯為紀子帛。以子叔姬為叔姬。以曹伯廬蔡侯廬為盧。左氏稱人之異也。以捷為接。以邠黎來為倪黎來。以鄭詹為鄭瞻。以公孫茲為公孫慈。以曹伯班為曹伯般。以卓為卓子。以召伯為毛伯。以先蔑為先昧。以邾伯為盛伯。以聲姜為聖姜。以定姒為定弋。以夷皐為夷犇。以卻犇為卻州。以韓厥為韓屈。以士魴為士彭。以齊侯環為齊侯瑗。以鍼宜咎為咸宜咎。以鼻我為鼻我。以陳孔奐為陳孔瑗。以蒧罷為蒧頗。以佞夫為年夫。以國弱為國酌。以齊惡為石惡。以宋公成。為宋公戌。以滕子原為滕子泉。以季孫意如為季孫隱如。以公子慙為公子慙。以夷朱為夷昧。以朝吳為昭吳。以戎蠻子為戎。

二八九

曼子以叔輒爲叔姪以郁釐爲鬱釐以章羽爲章禹以黑肱爲黑弓以公孫姓爲公孫歸姓以杞伯成爲杞伯戊以孔圉爲孔圉以晉士鞅爲趙鞅以公子地爲公子池以頓子牂爲頓子牂以茶爲舍以轅頗爲袁頗以晉魏曼多爲晉魏多以衛侯爲衛侯衍以穆姜許穆公爲繆以公孫釐鄭伯釐爲釐以平達平虎爲軒以甯速仲孫速鄭游速爲速以寧儀向寧鄭伯寧滕子寧爲甯以陳侯杵臼宋君杵臼齊侯杵臼爲處公羊稱人之異也以無駭爲無佗以仍叔爲壬叔以語爲禦以公子友爲公子季友以狐射姑爲狐夜姑以叔爲叔以公子變爲公子

藝文珠塵

春秋三傳異同考

主

公子濕以良霄爲良宵以鮒爲專以荀盈爲荀盈以楚子虔爲楚子乾以世子有爲世子友以蔡侯朱爲蔡侯東以卻宛爲欽宛穀梁稱人之異也若其稱人之共異者左公穀皆以衛俘爲衛寶是也稱人之兩異者公穀皆以挾爲俠以轅濤塗爲袁濤塗以僂諸爲詭諸以碩爲髡以敬贏爲頃熊以洩冶爲泄冶以曹公子首爲曹公子手以髡爲髡以公子騂爲公子斐以黃爲光以吳子遏爲吳子謁以楚子麇爲楚子卷以繫爲輒以叔詣爲叔倪以樂大心爲樂世心以荀躒爲荀櫟以叔仲彭爲叔彭生以莒展與爲莒展左穀皆以叔孫舍爲

藝文珠塵

春秋三傳異同考

四

叔孫姑是也稱人之各異者公以庸咎如爲將咎如穀作庸如公以成熊爲成然一作成能穀作成虎公以邾子慆爲邾子矰穀作邾婁子矰是也請以地言之戎一而已左公皆作伐戎而穀獨作伐我彼與此有異焉邾一而已左穀皆作取邾而公獨作取詩國與邑有異焉邾一而已左公皆作邾而穀獨作邾邾一而已左穀皆作邾而公獨作邾邾沙一而已左穀皆作沙而公獨作沙澤詳略之異也至若以時來爲邾黎以邾爲盛以虛爲邾以表爲侈以倪爲兒以夷儀爲陳儀以偃爲纓以斐爲陳以須句爲須胸以翟泉爲狄泉以斐爲斐以斐林爲斐林以崇爲柳以陸渾之戎爲賁渾戎以繹爲繹以莒爲衛以無婁爲牟婁以瑣澤爲沙澤以鄆爲公以桃爲洮以防爲邴以祿祥爲侵羊以厥慝爲屈銀以昌間爲昌姦以陽州爲揚州以拔爲技以臯鼬爲浩油以柏舉爲柏莒以邠爲費以垂葭爲垂瑕以橋李爲薛李以啟陽爲開陽以亳社爲蒲社以闡爲僇以鄆爲連以安甫爲鞏一作案以毗爲比一作苾公羊之稱地又異焉以曲池爲毆蛇以甯母爲寧母以緡爲閔以舒蓼爲舒蓼以袁婁爲爰婁以偃陽爲偃陽以台爲邾以鄭爲夢以

加王於正。削吳楚僭號。而從其本爵之類。是義也。而要非字多有義。如三傳所云也。如書其君殺曰薨。外諸侯曰卒。內大夫書卒。外大夫不書卒之類。是例也。而要非字字有例。如三傳所云也。其失三也。若三家之所得亦非一端。如論刺公子買。以說於晉。論日蝕。不書朔者。官失之。此類則左氏爲得。如論三國從王伐鄭。爲正論。如齊觀社爲觀齊女。此類則公羊爲得。如論築館於外。爲變之正。論陳牲不殺。以明天子之禁。此類則穀梁爲得。至三家離經作傳之失。亦非一端。如以萇宏爲違天。以兵諫爲愛君。以納幣爲用禮。以歸祔爲易許田。以歸贈

藝海珠塵

春秋三傳異同考

七

爲豫凶事。此類非左氏之失乎。如以王正月爲王魯。以成周爲新周。以廢君爲行權。以圍戚爲伯討。以妾母稱夫人。爲合正。此類非公羊之失乎。如以不諱敗績爲惡。內以不納子糾爲內惡。以獲麟爲成文所致。以拒父爲尊祖而得禮。以戎伐比伯於楚丘爲術。此類非穀梁之失乎。如齊仲孫來。以爲魯慶父。魯滅項。以爲齊實滅之。此類非公穀之均失乎。若夫以公薨爲攝。以弑君爲趙穿。以弑君爲不嘗藥。三家之失。自歐陽永叔鄒夾漈屢辨之矣。昔馬融著三傳異同說。唐志有李鉉春秋二傳異同十一卷。李氏三傳異同例十三卷。馮伉三傳異同

三卷。今皆不存。趙氏又嘗攷其舛謬。凡二百六十條。陸氏纂例三傳經文舛謬。凡二百四十一條。自言考校從其有義理者。然往往亦多言未知孰是。兼恐舛謬不止於此。故先儒猶惜其與奪未能悉當。欲更爲釐定焉。愚皆未見其書。今祇以居嘗辨正者。略著於篇。大約三傳不可盡信。不可不並存。學者當思未有傳以前。春秋之旨安在。而後三傳皆可備折衷。其諸讀書能觀大意者與。

藝海珠塵

春秋三傳異同考

八

原缺

識間有卓識之士摘取而議之者然終不出其範圍仍就其事以為論而時形已見方疑而忽信此違而彼從吾未見其可也夫是非之心人所咸有是則終是非則終非未有兩岐于是與非之間者嘗考其書其合理者人心自同可不必論若其解經之語大半純繆與公穀等而其叙事惟富于文辭浮夸是尚亦多失實非果親見當時策書而受經于聖人者是以學者必宜舍傳以從經不可舍經而從傳韓昌黎云春秋五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當時有鄒夾二傳今不傳誠哉是言也慨自三傳作俑以來其流之弊大端有二一曰例也一曰常事

不書也例之一字古所未有乃後起俗字執此一字以說春秋先已誤矣而謂孔子嘗執此一字以修春秋乎使孔子執一例以修春秋孔子既不若是之陋乃據其所為例者求之又多不合孔子又不若是之疎孔子裁定舊史以取其義不過數大端而其事已畢如造化之因物付物自然合理何嘗屑屑焉如經生家著一書執一例以從事哉嗚呼自例之一字興而唐王仲淹宋朱仲晦無不以孔子自命矣豈惟王與朱執一例以往人皆孔子戶戶有春秋矣又何難焉若夫常事不書之說實起于公羊而唐宋諸解經者靡不奉為龜鑑夫以

為常事不書則春秋所書者必非常之事也非常之事必非禮也非法也非禮非法必皆譏皆貶也于是明明得禮者必以為非禮明明合法者必以為非法深文羅織固顧是非每條必砌成罪案使孔子為法家峻刻之尤而春秋且為刑書為謗帖嗟乎誰毀誰譽之謂何而誣聖人至是哉由是豎儒目不知書錯解孟子春秋天子之事一語謂孔子假南面之權行賞罰之典黜陟諸侯進退百職以匹夫而為天子雖以天王之尊亦不難貶而削之是亂臣賊子孔子躬實自蹈而又何以懼天下之亂臣賊子乎誣聖滅經罪大惡極不知春秋天子

序

三

之事云者以其主于尊周室明王法用一國以該天下猶曰天子之事非諸侯之事也云爾錯解孟子一語以致錯解孔子全經則又三傳之流弊至此為已極也予用是發憤從事茲經大破三傳積習而後起之邪說悉屏弗論獨摘孟子中所述則丘竊取之言反覆深思求其取義所在此從來諸儒所略而弗道者雖以蠡測海自知不量然竭其心智亦或得其一二非灼然人所共信者不敢妄云次之則為書法書法人亦言之然究不出例與常事不書二者為說安在其為書法也蓋書法雖不同于取義亦必斷自聖衷出自聖筆學者均不可

略已以是二者分別孔子之新意與魯史之舊文加諸標識無徒混焉莫辨一往求之過深震驚為神奇不可知而春秋之旨或因是以彰焉未可知也彼昌黎之言人疇不知第以空言是托求其束諸傳而究遺經者吾目中未見其書也不揣狂悖大槩依斯言以成此編不知有左何論公穀全經前後起應首尾貫穿即微左亦自坦然明白不惟不用其解經之戾辭而亦何藉其叙事之瑣語邪孤行一經實自予始質諸聖人諒可無罪世即有訾我者亦弗恤也

康熙四十六年丁亥秋七月新安首源姚際恒識

序

四

春秋通論目錄

卷前

論旨

卷一

隱公

卷二

桓公

卷三

莊公

卷四

丁未

莊公

卷五

閔公

卷六

僖公

卷七

僖公

卷八

文公

卷九



宣公

卷十

成公

卷十一

襄公

卷十二

襄公

卷十三

昭公

卷十四

丁未

定公

卷十五

哀公

附春秋無例詳考一卷

春秋論旨

自古說春秋者莫害于例之一字予已著端于前序茲更詳之例字始見于杜元凱釋例以左氏之例而釋之也其言曰傳之義例總歸諸凡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是例者實創始于左而發明于杜也嗟乎自有例之一字而春秋之義始不明于天下矣聖人據魯史以修春秋何嘗先自定其例乎其言曰其義則丘竊取不曰其例則丘竊取也聖人如化工然變化日新隨物付形無不各得如門人問仁問知問君子問為政同一問而其答之也各異初無一定之義則其不尚例槩可知矣使

命

聖人執一例以修春秋何殊印板死格尺寸不移此冬烘之學規胥吏之計簿而為聖人之書可傳于天下萬世哉且史者尤不可執一例以為之也史以記事事有萬變例豈能齊此合則彼違此同則彼異必致踈漏多端是自取敗闕也乃杜氏執例以求見其或合或否或同或異而例之說窮于是無以處此則又曰變例後人因而為之辭曰美惡不嫌同辭夫例者一定不移之謂也曰變則不合之別名也例既不合則無例可知矣例者此為美辭彼為惡辭之謂也今美與惡同辭則無例可知矣是皆自縛自解歸于遁窮究無說以處此

而世之人猶以例求春秋者何也自有例之一字而褒貶之說因以興焉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不惟孔子原無褒貶之心而春秋實亦無所容其褒貶也孔子不云乎吾之于人也誰毀誰譽自言其平日之存心也豈其修春秋而反是此所謂孔子原無褒貶之心也若夫直書其事如朝王如救伐此即是褒不能加一字以褒之也如弑君如滅國此即是貶不能加一字以貶之也若其他事本無可褒貶者則益不能加一字以褒貶之可知乃執例者勢不得不求其褒貶求之不得乃于書日書月書名書字書氏書人書爵書國書師與其或

論旨

二

不書以上者之類而求之曰此褒也此貶也是使聖人為巧佞之夫險側之輩資文字為喜怒借筆墨為譏彈埋一字以中傷砌數言以成案意刻而文深心危而語隱即稍貌為長厚者亦所深恥不為而謂孔子為之乎嗟乎為其說者其亦思之否也此所謂春秋實亦無所容其褒貶也又自有例之一字而常事不書之說因以興焉公穀謂常事不書者何也彼見春秋君大夫少善多惡故少褒多貶因為常事不書之說則凡所書者皆貶也不知孔子又云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聖人雖言無毀譽然譽猶善于毀故又言譽有試不更言毀自

見毀之必不可有矣今若此則是聖人純有毀而無舉不更失聖人之心乎此因褒貶二字不能平施經中乃側重于貶故又為常事不書之說也凡此二邪說皆例之一字啓之君子所以歎息痛恨于三傳也

史者記事之書也春秋即史也既為史則書其事即是褒貶如史記為後代之書以文辭是尚者亦且直書其事不以已說參入其間已說乃別為論贊而況春秋之一字不多設者乎則褒貶之說春秋斷斷無矣史以記事則常事書非常之事亦書若獨取非常之事書而常事不書何以為史猶之獨取常事書而非常之事不書

論旨

三

不可以為史也則常事不書之說春秋斷斷無矣二說既無則例亦無矣此皆由世人習而不察失記春秋為魯史而別以春秋為孔子之神異經秘密藏故耳今為道破其亦可以醒悟焉

近聖人之世莫過孟子而孟子願學孔子故其言春秋亦最詳其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謂孔子主乎尊周明文武之道法故雖一國諸侯之事實天子之事也于是述其言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我者謂其尊周也罪我者謂尊周則諸侯之僭竊自見惡其害已也孟子又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此惟指春

秋所書弑父與君者言之謂書之則將流惡名于千載故懼也其義皆明白顯易別無甚深奧自宋人茫昧不解孟子之言其于天子之事有人焉謂春秋只一箇權字因而有人焉謂仲尼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于是使孔子為僭竊之人其書為僭竊之書而春秋亡矣其于亂臣賊子懼謂事事皆有貶皆所以使之懼每一事必鍛鍊成一大罪求其所以誅亂賊之心而後已雖明知誣罔有所不恤于是使孔子為法家之人其書為法家之書而春秋亦亡矣予嘗謂今日欲解春秋必先解孟子良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不誣也

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此一語真孔子自言作春秋之要旨而諸儒偏置而弗道何也蓋以其不知其義之為何義也夫義之所在魯史臣寧不知之然必不能如聖人之至精至粹故孔子于其合者仍之其有未合者則以己意為之所謂竊取之是也後之人雖不能盡測然其大者亦自顯然可見約而求之豈無數端為世人之所可共信者若其餘則不敢穿鑿以失聖人正大之心不敢繁多以沒聖人謹嚴之意爰是加諸標識則春秋之眉目燦然略見而聖人之心事亦或躍如于紙上矣至于書法固聖人之餘事亦宜標出以別舊文使人知為

聖筆不可略也吾見春秋書目昔人有舍例從法之書舍例是已從法何不言從義乎誠以書法猶屬文辭不足以盡春秋耳愚主是二者以論春秋質諸後世君子其亦可不惑乎

春秋時去上古淳樸已遠其風不古而人心之不淑亦已甚矣故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則凡春秋所書會盟征伐之事大抵皆屬不善故聖人据事直書而不善自見非貶之也設使孔子為唐虞史臣則其所書皆善言善政亦豈孔子褒之乎故謂之常事不書此最惑亂春秋誣罔聖人之邪說予謂史所記者大事耳如會盟征伐

命

之

必其有關於一國及天下之故而後書若小事則有不勝紀矣故為改之曰小事不書

自古以例說春秋予槩為婦畫惟標取義及書法二者又常事不書之說予改為小事不書如是則春秋之旨庶可復明聖人復起當不易斯言

予嘗見世儒說春秋亦有婦例者然所婦止胡傳後起最不通之例若公穀之例則未能全婦而左氏之例且不敢于輕議矣又所辨論者以此例之是駁彼例之非而亦自為其例究不出例之範圍也此由例之一字從來已久深入其肺腑故耳

古人間有以書法論春秋者而取義則從無人及之蓋春秋以取義為大不可混取義為書法猶之不可混書法為取義也須辨明始得

取義必其真確無疑灼然可共信者方敢標出若臆度影響之見似是而非者槩不敢妄標一字以冒不知而作之罪

春秋之有三傳久矣而左傳尤如影之附形學者頃刻不可離也然予謂經有三傳經之所以滋晦也公穀之紕繆世盡知之姑且無論而左氏之誣罔不實世或未盡知之也何則公穀言義其紕繆可以立見左氏言事

論旨

六

其誣罔難以懸知故世敢于闢公穀而不敢于闢左氏為此故也近世季明德郝仲輿輩亦知闢左然旋闢而旋据之終不能出左之範圍此非左之以事勝乎予觀左解經之語亦大半紕繆與公穀同而其事實與經牴牾者什之三四然則經反非耶故其事難以懸知者亦以經知之而已夫傳以證經也傳不足以證經安用傳為豈可舍經而從傳哉退之束傳之言蓋亦發憤有見乎此然第言之而未見有行之者故予做其意以著此編經凡于一事必有首有尾如蛛絲馬迹未嘗不可以見而其會盟征伐亦可合前後總觀而得之若夫傳之

繁文瑣事怪語夸辭以及幃房猥跡一切屏去廓然以清亦殊快人意何必沾沾焉盡据其事以說經乎且諸例實作偏于左則其害經也尤大又不可不知也

左氏固周人但非親見孔子亦非親見國史也故與經多抵牾然以其為周人其言亦時有可据者故予于他經凡後人說之不合者則以左傳正之而于春秋凡左傳說之不合者則以春秋正之

左傳雖出于張蒼然實顯于劉歆之手見歆移大常博士書或因謂歆偽作夫歆則安能作左傳豈不高了劉歆

編中公穀皆不置辨以不勝辨也惟左氏有與經抵牾及証罔不實者則辨之以世未能不信左也至于宋胡安國亦妄自稱傳其純繆已極世人稍具心目者無不周知又安用予辨為故公穀與胡氏槩不之及惟其中凡言禮制者似乎鑿鑿實則皆杜撰無稽之言間一及之無俾世惑而已

安國傳大槩祖述程正叔故朱仲晦稱之至今以行于世又兼襲孫明復尊王發微劉原父意林諸書取其最純繆者併非全自撰者又不可不知其所由云

劉原父春秋權衡專攻三傳盛名之書也然吾觀其攻

左惟在解經語人亦多知其謬又多辨杜註杜註之荒謬亦何足辨而彼皆沾沾以此為事其切要處則鮮及之若其攻公穀則益無論蓋亦淺陋之書也

李廉氏春秋會通專于詳例頗為害經然正予破例可資以查核

張洽氏集註明初與胡傳並用亦以張為朱仲晦之門人故其後專主胡而張廢予觀此書與胡亦相伯仲但謬妄不若之甚耳

崑山新刊經解春秋不下二三十種佳者絕少略可觀者呂大圭氏或問程積齋或問而已

論旨

八

黃東發解春秋語多有可觀間見于他處未見其全書也

高拱氏春秋正旨議論甚正

郝仲興春秋解甚平庸非左一帙亦淺陋無當其書專辨楚之非夷以己為楚人也致為可笑按楚本蠻方蠻與夷別古南方皆蠻國故孟子言南蠻夷則遠為外國也郝于蠻夷且未辨胡曉曉為吳越亦蠻也今江浙之采富麗且甲天下人何嘗以蠻少之而其人亦何嘗以蠻自歎邪

李明德春秋私考主于闢左可為有識然其自解則多

武斷是其所短至于考事必槩括顛末貫穿前後最為曉暢宋明以來之說春秋者未有能過之者也

凡經書魯君所行禮事多春秋時之禮春秋時之禮即周禮也故周禮雖亡而賴春秋所書猶可得其千百之什一柰何諸儒誤執常事不書之語槩以為非禮書之所以示譏然則諸傳及後人反知周禮而春秋之君臣反不知乎此由誤執謬語以致曲說詛罔有所不恤耳不知此乃大事所以書之亦可為小事不書之證

謂春秋書災異不書祥瑞然則孔子為幸災樂禍之人矣有年大有年即童稚亦知祥瑞乃違心反說以為記

論旨

九

異其可恨如此甚矣常事不書一語流毒以至于此極也

吾今始知後人解春秋率皆推求一二字以為說者亦無怪其然何則蓋由于不知魯史之舊文何在聖人之取義何在書法何在不得不藉是以為解經話柄若舍此直無置喙地矣

謂春秋委曲用心藏一二字為刺譏此世之陰險薄夫所為然則解春秋作如是觀者定是此一輩人耳

或問春秋既無褒貶然則孟子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其義何居曰前已言之矣正由誤解孟子此語以孔子

為天子以春秋為刑書也然尚有未盡者按孟子此章主言治亂之事故指其一事言之謂春秋書臣子弑君父則亂賊自懼亂賊懼則天下治矣孔子之時本非治也姑以此為一治便于伸其治亂之說耳孟子與孔子道同而跡不同孔子言言質實孟子生于戰國尚議論丰采其言多有不可執泥者苟或執泥便會錯去如諫而慙患好貨好色不將為逢君之惡邪尚論聖賢所宜知此豈儒笨伯事事必求所以使亂賊懼真不值一笑也

論旨

十

世儒解春秋得孔子之意者上也言一事必合前後論之周匝無遺使人一覽首尾瞭然者次也若僅就此一事評論善惡得失災祥報應膚辭套語漫衍盈幅此是史論與經旨毫無干涉斯為下矣吾見宋人解春秋大率不出下著而宋後至今諸家亦不能免焉愚著絕去此弊寧為簡略不敢一字稍涉史論覽者審之

編中取義者以。識之書法者以。識之註字于傍其無識者約略皆舊史文也非敢于聖言有所點污誠思冀得聖衷之一二爾知我者亮之

無例之說既備論于前又各詳于經文之下書成復加薈萃諸傳及後人所造種種謬例牛毛繭絲分條明辨

名曰春秋無例詳考以附于後吁竭其愚表大聲疾呼
至再至三冀得世人醒悟且俾覽此即可了然無俟旁
搜曲討也

論旨

上

春秋通論卷一

新安首源姚際恒

隱公惠公庶子在位十一年

春秋始于隱公者必當日祇就魯史原本從隱公而
始也其前或別一史官或散佚難討均未可知無他
義也或以平王爲言魯史無與周事且何不托始于
東遷之時而托始于其末年乎

元年

諸侯奉天子正朔其有國也則各以其始年爲元蓋
由來久矣

卷一隱

春王正月

王者君也主也春爲四時之首一歲所托始猶君主
之義故曰春王爲此稱者所以重天時端歲首也春
雖二三月亦必稱王而夏秋冬雖四七十月亦不稱
王後世于春曰青帝曰東皇雖近不經然未嘗非本
此爲其名也此出孔子之取義而非魯史舊文何以
見之有春下無王者乃仍舊文偶遺耳春秋本無例
也後人不明此旨以王爲王者之王附會孔子尊王
之義以春字句絕王正月三字連讀不知孔子固尊
王然以史紀事之月而寓尊王之義亦殊無謂春秋

之時候國雖強王室雖弱即以桓文之強大猶秉正朔未聞敢有改易豈虞我魯之不奉正朔而特加王以明之乎且王稱天王亦孔子之取義也而亦有時仍舊文稱王所謂春秋無例也若春王則惟一王字並不稱春天王正月此亦可見春王之王非王者之王也自予道破此旨學者試平心思之春之下正月之上夾入一王者王字于中豈不近雅以王屬春下固不可若以王屬正月上正月固周王之正月也建春獨非周王之春乎噉當曰王春正月乃可何以獨曰王正月乎又若王字主于尊王則一歲之正月足矣

卷一 隱

二

何必兼二三月而言耶兼二三月而言是以春王爲義而非王正爲義明矣不然二三月可王四五月以往何不皆可王乎惟其錯解王字所以有後來夏時冠周月之謬說苟知春王二字本相連奚至有此認說哉今常人不必通春秋之義者順口讀去必曰春王^{二字}正月而不曰春^{一字}王正月者亦可見人心之有同然也且左氏亦曰春王周正月以春王二字連讀否則當以春字句絕又曰周王正月乃可今日曰王周豈成文理耶是王之屬春不屬正尤斷斷然矣

若夫正月之爲建子也春之爲子月之冬也前人已多辨正力破邪說人多知之可無俟予贅矣

經凡四公不書即位此隱公與莊閔僖公也蓋皆即位于先君之年故不書也^{詳無例}左氏于此謂不書即位攝也據謂隱公桓公均非適而隱居長則自應立豈可謂之攝乎隱在位十一年生稱公死稱薨與他公同初無攝之事跡可證固不待歐陽氏而後知其謬矣所以然者由左氏不得其不書即位之義于四公皆附會其說以實之謂莊不書即位爲文姜出故也閔不書即位爲亂故僖不書即位爲公出故皆

卷一 隱

三

非其事而妄言^{詳無例}于隱公益無以言之則創以爲攝尤屬鑿空無据合而觀之其悲爲附會昭然可見矣彼第從攝之一字辨之者猶知其然而未知其所以然耳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近魯小國非附庸也儀父其大夫也魯邾以隣國相盟邾子不親至而使大夫往其後亦然是必有疾不能往也儀父名古多以父爲名如蔡侯考父齊侯祿父可證左氏謂即邾子克其謬有三克爲名則儀父爲字全經于諸侯未有稱字者一諸侯卒名及滅國

出奔或名從未有盟而稱名與字者二前稱邾儀父後稱邾子克經從無此體三

夏五月邾伯克段于鄆

克者勝之之辭敵國則言伐言敗言取全經無言克者今變文言克則以其爲兄弟之親不可以敵國言此孔子之書法也

左氏曰稱邾伯譏失教也稱伯是其爵並無譏意又曰段不弟故不言弟然則楚世子商臣弑父稱子豈予其爲子乎又曰如二君故言克二君從未言克也又曰不言出奔難之也經于來告則書不告則不書

卷一隱

豈有來告而難之不書乎且經于內諱未嘗于外諱何難之之有可見摘取經字造爲謬例實左氏之作俑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娣

天子常稱也春秋時皆稱天子爲王故孔子加天子王上猶之稱天子也且以當時楚吳諸國有僭稱王者故加天以別之此孔子尊王之義之大者所以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天王字他經無見况史臣予其出孔子新意可知王稱天王春稱春王王之王猶春之王正是一類語義亦可無疑于春王矣

宰非冢宰也宰本爲有職之通稱如邑宰亦稱宰是也經稱宰有二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與此宰同僖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周公稱爵不名則爲冢宰可知也仲子惠公妾桓公母此必魯以惠公及仲子之喪同赴于周故天王亦同下贈天王贈諸候禮也惠公仲子二祔也不書及二祔同也或作惠公之仲子解謂以天子之尊下贈諸候之妾爲非禮不知此云惠公仲子與後書僖公成風同若云惠公之仲子僖公之成風無論君與妾子與母前後不應混同其文而春秋亦斷斷無此書法也

卷一隱

五

左氏謂緩且子氏未薨故名按天王下贈諸候距隱公改元方七八月何云緩乎其云子氏未薨盡人知其謬賜者因其來赴告也世無不赴告而預贈生者之理蓋誤認二年夫人子氏薨爲仲子也因是穀梁又以仲子爲惠公母孝公妾以證其蚤薨尤可怪其事于何據乎乃主其說者謂據僖公成風之例不知穀梁正誤解僖公成風耳說見至云贈人之母則可贈人之妾則不可反若全賴此解爲天王出脫者則更可笑矣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宿小國近采見莊十年采人遷宿茲公往宿與采人盟而宿亦與可知及公及也或言公及或言及無例謂此爲內稱及外稱人兩微者也非也人者通上下之稱或亦微者未可知若內及則不必微者也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傒盟于防又謂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何居或亦以此爲公及謂不言公爲內諱然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訖又何居

及猶與也書及或主我或主彼均不可知無例左氏于前及邾儀父盟謂公欲求好于邾于此謂公立而求成焉皆爲攝之一字爲此揣摩之說耳故九謂及

卷一隱

六

者我所欲與內爲主又皆祖此爲說俱不可從

冬十二月祭伯來

來來朝也王臣來朝不可以訓故止不言使下去朝字

公子益師卒

公子而紀其卒未有不爲大夫者書公子常也間有書大夫公子者亦同無例不日史闕亦無例

二年

春公會戎于潛

會者兩相會之辭或內爲主或外爲主不可知無

例必謂會爲外爲主非也然考其地則亦有可知者潛魯地是戎來而我會之也

春秋之時戎雜居中國久矣公會之要亦有不得已者與然據義中國不當與戎爲盟會此亦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無識意

夏五月莒人入向

向小國近莒魯之地蓋當屬魯莒莒取之

人者通上下之稱故書人無例莒亦小國故常書人

無駭帥師入極

凡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下

卷一隱

七

可稱公曾孫則爲之賜族族即氏也孫嘗以王父字爲氏此無駭據左氏謂公子展之孫則當爲展氏矣左氏子八年無駭卒乃云羽父請諡與族請諡可也請族非也焉有終身爲大夫而無氏者哉決不待卒而後請族明矣說詳無駭卒下

極亦近魯莒附庸小國春秋初魯大夫無專兵之事凡稱某帥師者皆公使之也故或書公使或不書公使無例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盟日不日無例餘說見前會戎下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伯姬惠公之女先言女者從外稱也再言伯姬從內稱也

逆女或稱使或不稱使無例大夫或稱名或稱字亦無例以不稱使謂昏禮不稱主人撰為有母無母之說謬甚以書大夫名謂非正譏不親迎尤鄙儒之見天子諸侯無親迎之禮所謂親迎者迎于境上非遠適他國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紀莒皆近齊而紀尤甚故紀既昏魯而要莒為盟以

卷一隱

八

防齊也左氏謂魯故也則以其昏魯而要莒盟使莒魯交好殊迂

子伯字必有誤或伯字衍左氏以伯作帛然不應大夫先諸侯

左氏以為桓公之母即仲子則是元年天王先賜矣謬不待辨公羊以為隱公之母謂不書葬成公之意子不終為君母亦不終為夫人亦謬經已明言夫人矣惟穀梁以為隱公夫人近是故人多從之公在故不書葬

鄭人伐衛

左氏謂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廷故此鄭討公孫滑之亂經于鄭伐衛書于衛伐卿何以不書未敢信後倣此

言伐有言戰者有不言戰者言戰詳也不言戰畧也無例既伐矣安有不戰者哉謂不言戰衛已服此鯀生之見衛非弱小于鄭何事兵臨而即服耶四年衛人伐鄭衛之未服居然可見也

三年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日食必書志變也或言日與朔或言日或言朔或不

卷一隱

九

言日與朔史之詳畧異而失之也

日有食之本小雅可見古人亦用經

三月庚戌天王崩

平王崩孫桓王立

天王崩或忘崩不意葬或忘崩忘葬史之詳畧異也無例杜氏謂不書葬魯不葬非也凡書葬不必定是魯會必如昭二十二年叔鞮如京師葬景王始是魯會也不葬天王諸侯書葬皆然往會則書其但書葬而不言葬往會亦非魯會也說詳無例詳考

天子崩諸侯本有會葬之禮但夷陵至于春秋王室

弱諸侯強不知有王矣難以責諸侯會葬之禮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氏周之世卿尹吉甫之後當時皆稱其爲尹氏不敢名也如詩尹氏大師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也周卿士不卒卒者亦如文三年王子虎卒定四年劉卷卒但彼名此不名異耳書劉卷卒者以其新在會也若此尹氏與王子虎以其權勢所在而私交之故書與

尹氏不書名不書爵蓋循當時之稱亦第曰尹氏耳則其以名字爵位爲褒貶者其非可知矣不然以其

卷一隱

十

有罪削其爵可也何爲併削其名耶惟其所書如此故左氏不解而以爲君氏聲子也與

秋武氏子來求聘

魯不奔喪會葬可也豈時禮亦不致乎書來求聘以見王之過小魯之過大矣

不書王使來逾年不稱王也稱武氏子者大夫之子遺其名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天子曰崩諸侯曰薨今外諸侯皆稱卒者嫌與內君稱薨同也或曰從赴稱卒非也

外諸侯卒書曰書名常也或不曰或不名闕也無例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石門齊地鄭莊要盟于齊僖是時魯宋爲一黨齊鄭爲一黨而齊鄭爲強宋鄭之爭始此而齊之伯亦由是以肇焉

癸未葬宋穆公

外諸侯書葬說者謂魯人往會故書今按之殊不然使凡書葬皆魯往會則如宣十年公子歸父如齊葬齊惠公昭三年叔弓如滕葬滕成公之類何以獨書而其他皆不書乎且如哀十年五月公至自伐齊葬

卷一隱

上

齊悼公方伐之歸而即遣人會葬必無此理也說詳無例詳考

四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莒小國也前既入向茲又伐杞取其邑何其暴與戎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春秋公子弑君者商人歸生比皆書公子獨州吁無知不書豈同一弑君父也又分別賢否與故書公子與不書公子無例邪說者乃謂以國氏夫不書國知爲何國事乎又謂罪君父不待以公子之道若然亂

臣賊子皆得以藉口不懼而反喜矣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清衛地前公與宋盟于宿茲宋欲伐鄭將接魯衛以共伐故與遇于衛地此宋所欲明甚然則謂及爲我所欲者非可知矣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伐鄭之役据左氏謂宋殤公之立以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故謀伐鄭今觀首書宋公則宋爲主兵以讐鄭可知也衛則爲其所接且非君往故與蔡同稱人或專以衛爲言衛固殺君于此條則無與也

卷一隱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夏四國伐鄭不得志至是要魯魯使大夫帥師復共伐之

春秋書法凡大夫出征皆不書公使其魯大夫出征春秋前之爲公使者在焉後之專兵者亦在焉左氏見不書公使遂謂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公不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此昧于經之書法無公使之文而附會爲此說也魯宋交好盟于宿又遇于清豈有來乞師而不與者乎春秋之初大夫無專兵之事固其同一書法而遂以後之

大夫專兵目其前其誤甚矣不可不辨

稱公子與不稱公子無例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又稱公子矣左氏于此曰書曰翬帥師疾之也于逆女曰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夫桓自娶夫人與先君之好何與且先君之好惠公事也于何徵之乎是此等例實起于左于公穀何責焉公穀襲左而益肆其邪說耳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殺州吁稱人不得其貴也左氏以爲石碏果爾經當書其名矣

卷一隱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立君未有書者爲人所立則書以見其國亂無主權移于下也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若夫國不可一日無君而晉之惡此時又未著固無不宜立之意在也

左氏亦謂石碏立經亦書人不必從

五年

或以不書公子爲貶則尹氏立王子朝書王子豈褒乎

春公觀魚于棠

非禮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秋衛師入郕

郕衛之鄰國衛宣初立伐郕見其暴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

考成也立宮以祀仲子宜也禮妾附于妾祖姑此謂有子者則例得入廟世祭矣鄙儒談禮一切皆謬總因常事不書之一語誤之也

仲子桓母必貴在隱母之上然隱桓均庶則隱長為宜立而桓在隱世膺天王之贈得隆其母故隱亦為之立宮獻羽桓駸駸以強卒致乎弑凡左氏以仲子

卷一隱

為桓母是也以為即子氏非也辨見前李明德又以仲

子為隱母按子為君當如僖公母成風稱夫人矣此何以不稱夫人乎其非可知已蓋不稱夫人以桓非君也于此見春秋時何嘗不嚴嫡庶之名分而鄙儒猶多嘵嘵何哉

初獻六羽

天子八佾而魯以祀文王用之因以祀周公馴至于羣公之廟皆用之今以妾母之宮始酌而從諸侯之六孔子稱初有幸其合諸侯禮之意焉

邾人伐宋

邾小國序于宋上者是時無伯以主兵者言也然魯宋方睦邾輒連鄭伐宋宜乎後之為魯伐與

填

記災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左氏謂葬之加一等豈以其書公子耶後必書公子卒者多矣豈皆葬之加等乎甚矣其誣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

此圍而即還也故次年春鄭人得以來輸平至冬宋人又伐乃取長葛耳公穀誤以此圍為直至次冬安

卷一隱

十五

有圍及一年之久者乎

謬例謂將卑師少稱人今伐而圍其邑其非師少可知

六年

春鄭人來輸平

鄭方見逼于宋懼魯之復助宋也故來輸平後八年鄭始來歸枋而魯受之或謂此時預許歸枋非也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前此魯齊衛為一黨齊鄭為一黨自鄭輸平之後而魯始得與齊盟鄭為之也于是魯齊鄭為一黨而前

之同宗伐鄭者後且同鄭伐宋矣其反覆如此
秋七月

無事時首必書重天時也則春又為三時之首其書
春王益可信矣此亦孔子之取義間有不書者仍舊
史偶遺之也正以其有書有遺而知之
冬宋人取長葛

外取邑亦書此書者非以其久也公穀說誤見前
不言鄭蒙去年伐鄭圍長葛之文春秋一字不多設
于此可見

七年

卷一隱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媵也媵也不書書之者所以為日後歸鄭張本
書歸鄭者所以著紀國之始終也若謂以為賢而志
之春秋宜列女傳耶且文姜之穢跡又何以詳載焉
甚矣俗儒之論大抵如此

滕侯卒

小國君卒有不書名者佚也左氏謂不書名未同盟
也非也即以八年蔡侯考父卒言之隱之世何嘗與
蔡同盟乎不書葬亦以國小略也

夏城中丘

凡城必書以設險動衆國之大事也非以其不時識
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既盟于艾矣又來聘齊魯交好也

或稱弟或稱公子無例泛則稱公子親則稱弟也齊
侯使弟不失親親之義豈儒謂罪其有寵愛之私然
則待弟之道固當因却之憎惡之乎仁人之于弟也
親愛之而已矣其說云何

秋公伐邾

元年與盟今背盟以伐直書之義自見矣

卷一隱

十七

左氏謂公伐邾為討非也邾與鄭伐宋已及二年
今魯既結齊鄭與宋漸疎後且致伐何為而為宋討
乎蓋魯與邾鄰前雖與盟至是欺其弱小而伐之自
此邾屬于魯而叛服不常魯多伐之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楚丘魯地詳僖二年城楚丘下隱公雖與戎盟然豺
狼之性不可與文莊公時即伐魯矣是時戎方窺魯
見凡伯聘歸而伐之以歸若以楚丘為衛地此時未
聞戎在衛地也戎與狄異種衛為狄患不為戎也

按經于此目當書伐若云或執凡伯于楚丘以歸無故而執之何與又目當書伐以歸若云或伐凡伯于楚丘執之以歸非春秋書法謹嚴之意也季夫張呈言之殊無謂

八年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魯既與鄭平宋衛恐鄭之亦結于齊也故先為此過然後要齊為瓦屋之盟所以絕鄭也左氏謂齊侯將平宋衛意謂平宋衛于鄭也若然十年宋衛何為入鄭乎

卷一隱

十八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柩

庚寅書法我入柩

左氏謂鄭以柩易許田而經無其文迨桓公之時鄭伯以璧假許田是歸柩為一事假田為一事當舍傳而從經可也

鄭欲魯離宋衛之黨故啗之以利然歸柩之日未嘗不柔順許田特方欲結魯未敢遽言也迨桓篡位之後遂肆其欲以璧假為名卒取償于魯矣閱前後經文並非兩相交易之謂也

柩非我有曰來歸齊歸鄭謹龜陰田我田也亦曰來歸可見其無例矣然例無而書法則有之曰我入柩

明非我有也齊歸則無其文

春秋之初內外大夫皆書名無例名宛非駭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邪說謂宿未能同名故男卒按蔡未同盟而名之宿元年已同盟而不名其說恰相反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自隱元年至莊十四年諸侯之會無有者主之惟主會者先焉自莊十五年以後諸侯之會皆伯者主之以伯者先焉此瓦屋之盟宋主之也左氏謂齊人平

卷一隱

十九

平宋衛于鄭則是齊王之何為先宋哉蓋誤以齊桓以後解此也

且左氏謂齊人卒平宋衛于鄭而鄭且不與也又宋衛雖鄭欲致齊以絕鄭豈齊之本意乎故明年齊鄭卒伐宋矣此盟何益哉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莒人即莒子以其國小常稱人諸傳昧此以為微者又以微者例當言及不當言公及于是多方辭費以解釋之是無故而自生荆棘也豈知人者上下之通

稱而及與公及無例即與微者盟亦可稱公及乎

填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春秋之初大夫皆書名內之無駭輦校柔溺外之鄭
寃屠紀裂繻皆名未以氏稱也自僖公以後內之天
夫未有不書氏者若臧孫叔孫季孫仲孫之類也此
甚則生而以字書者季友仲遂之類是也外之大夫
未有不書氏者齊高奚晉趙盾陽處父衛甯速孫良
夫宋華元華孫皆是也此蓋因時之變而非書法之
變也春秋之初惟四大夫卒而稱公子者二公子益

卷一隱

二

師公子樞是也此二公子者隱之叔父以尊故書之
其餘惟名而已故無駭揆皆不氏也然無駭揆之不
氏又異于疊柔溺之不卒矣無駭揆世祿也疊柔溺
非世祿也非世祿則亦不卒矣此亦呂大圭氏說無
以加此故為之刪改而錄焉

九年

魯王使南季來聘

九年之內王使三至而公不一答蓋直書之而義自
見然王靈之不張亦王有以自取之與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庚辰大雨雪

三月今正月雨雪之雨為下

挾卒

說見上

夏城郎

即魯要地故城之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八年齊雅與宋衛盟瓦屋然非齊之本意也自是將
謀伐宋而先會魯所以堅魯之心也明年會鄭伯盟
中丘而乃伐宋矣左氏謂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

卷一隱

二十

士以王命伐之即據其述葛繻之戰鄭莊實不王矣
而乃謂鄭以此加兵于宋乎且于取郕取防下云鄭
莊公可謂正矣其顛倒是非如此

十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此為伐宋之師期也

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鄭宋

左氏謂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自有此先字遂有
鞏不氏先期也之邪說矣夫中丘三國咸集師期已
定于此時何得謂鞏為先期乎

上書公會齊侯鄭伯此書輩帥師下書公敗宋師是輩之帥師為公使甚明則四年之輩帥師其為公使亦明矣不可以驗左氏之誣而予說之正乎

諸侯征伐必命將帥師不親臨陣也故書輩帥師而下稱齊人鄭人人者猶之子輩也下書公敗宋師于營即輩敗宋師將之功歸于君也且勝負宜以國見也若稱輩敗宋師豈成書法耶世儒習見書輩則以為輩書公則以為公茫然若魯有兩師者經之書法全然不曉而尚欲解經予呂大圭以有公為奇兵而敗之之說

卷一隱

三

六月公敗宋師于菅

說見上

卒未取郕 卒已取防

左氏謂鄭莊公于是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不貪其歲勞王爵正之體也不獨是非失實且與鄭何與經書我取郕取防傳言鄭取而歸于我豈可信取劉原父謂如傳言春秋為縱漏鄭伯取邑之罪反移之其君也誠然

不言宋亦蒙上文

秋宋人衛人入鄭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宋報夏之伐也鄭卒管之敗師還在郊宋衛乃乘其虛而入之戴鄭之與國宋衛又要蔡共伐之而鄭乃因其伐戴捨其不備伐取三國之師焉或以取為取戴夫戴若為三國得鄭取還之可也然三國未嘗得戴也若為鄭取戴夫伐戴者三國也鄭不伐戴何為取之耶即鄭目伐戴可也何尤因三國之伐始伐取之耶至有謂鄭既取戴又兼取三國之師以一取四尤必無之理

冬十月壬午齊鄭人入郕

鄭近于衛衛之與國齊鄭入其國猶宋衛伐戴之意

卷一隱

三

左氏亦謂討送王命悉誣

十有一年

春滕侯薛侯來朝

滕薛鄰國故相要同來朝魯而經亦並言之劉原父謂二君不特言者譏其旅見然則豈有二君同來而今日見一君明日又見一君乎此總為常事不書之說所誤以致此深文耳其說有闕典禮不可不辨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鄭將伐許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許與鄭鄰故鄭接齊魯以入之利己之私也入人之國而左氏猶謂之知禮其誣可勝道哉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魯十二公惟隱閔二公薨不書地不書葬以見其為弑也不書弑者為尊親諱也而以不書地不書葬見之者不沒其實也桓亦遇弑而書地書葬者書地以其于外也若不書葬嫌于內之弑之也此等處史臣所不能惟孔子明乎為人臣之義而然也故為孔子之取義也

或謂不書地為不忍言不書葬為賊未討皆并疑之

卷一

一

見不足深辨

其賊未討不書葬詳無別詳考

春秋通論卷二

新安首源姚際恒

桓公仲子公在位十一年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此踰年于歲首行即位之禮也故書

主褒貶之邪說者桓弑君自立首宜不書即位不其為君矣乃隱不弑君而不書即位桓弑君而書即位褒貶安在大事如此則小者可知矣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卷二

鄭伯以璧假許田

鄭莊未忘乎前之歸祔也茲乘桓公之弑立有所要求故以璧假許田其用奸謀以濟其貪如此

經曰假而傳曰易經曰以璧而傳曰以祔全不相合

乃猶謂鄭為周公訪故詎非夢語耶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前因會而有璧假許田之事茲曰璧假許田而為此盟大抵以利交以勢交也

秋大水

冬十月

二年

春王正月戊申齊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華督弑其君瑤公立穆公子馮是為莊公是華督者

馮之黨孔父者瑤公之黨也瑤公弑弑孔父所以及

及者自此及彼之辭也左氏喜談女德謂督因孔父

之妻之美先殺孔父而後弑其君則書及當于君不

當于臣矣况此與荀息仇牧同一書法荀仇皆先君

弑而後書死則孔父亦可知也

外君卒書名故君雖被弑亦書名孔父亦名也說詳

隱元年鄭儀父下從來皆誤以為字而或執君前臣

卷二

二

名之義始有遷就以為名者然則均是父也何以孔

父為名而儀父為字耶

滕子來朝

杞滕薛皆侯也經于杞或稱伯與于于滕或稱子于

薛或稱伯皆降也其故何也以杞滕薛三國皆小國

也其朝覲貢賦力不能備其禮頗降卑以從事故其

來朝會及卒以是赴告則史亦以是書而已豈有所

更易哉舊史既無所更易孔子又豈有所更易哉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成一訓就一訓平此成字則主平言也諸傳皆主為

成就義大謬春秋立文從無褒貶之法若果書此會

為成就宋亂則是妄為褒貶之文矣不特于我魯君

無此史且無此孔子而已也况齊弑君宋已亂矣何

待四國此時始成之乎于事理尤為不通也

然則何以不直書曰平而曰成乎曰此孔子之微辭

也以四國既不討賊而戒魯且受其賂是利之也於

是不諱不可諱之不可特微其辭書曰成爾若直書

以平宋亂則討賊而不取其賂者又何以加焉會無

言某事者言某事有二此與澶淵之會也是為特筆

澶淵之會明其會之由曰宋災此處亦明其會之由

卷二

三

乃若不甚分明故又曰微辭特筆也微辭也是孔子

之取義也

夏四月取郕大雩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此條直書其事則上之為微辭者益明矣

秋七月杞侯來朝

觀九月入杞則此處公穀作紀者非蓋正以其來朝

而入之也僖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秋八月入杞亦

同

蔡侯鄭伯會于鄧

前蔡泛宋伐鄭又復從宋伐戴是蔡本宋黨今宋鄭

既合則蔡亦自通矣

九月入杞

公及戎盟于唐 公至自唐

隱盟之今桓又盟之悞其為患也

國君出必書出某地某國其反必書至自某地某國

此史體也其不書者則畧之遠或遺之也無古者君

大事出告于宗廟其反也亦行告廟飲至拜爵之禮

雖卒有此禮然春秋諸侯會盟征伐無時不出謂凡

書至必行此禮者左氏之迂見也何以證之昭公居

郕亦書公至自齊至自會豈郕有宗廟耶乃造謬例

者于書至之下必就其事以為一例惟恐以至為常

事必以為非常之事而書之可嘆哉詳無例詳考

三年

春正月公會齊侯于高禩

自此年春不書王至十八年復書其不書者仍舊史

文偶遺也春王之為孔子取義于此並見說詳無例

詳考

此成昏議于齊也左氏謂成昏于齊其詳未達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胥命不知其指大聚非盟故書此也然亦書其事而無

賢否于其間或謂近正近古及善之或謂識之按隱

公末年魯衛齊為一黨宋衛蔡為一黨齊鄭未合此

時始相命亦植黨之為耳何善之有若以為識則會

盟當不勝其訖矣會盟且不識何有胥命哉此說不甚

詳故未敢定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杞求成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日食為變而既尤日食之變故必志之

公子翬如齊送女

稱公子及左氏謂脩先君之好辨皆見隱四年翬帥

師下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讎

諸侯親送女非禮也

公會齊侯于讎

受姜氏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以未嫁言稱女以齊侯言稱姜氏以本國言稱夫人

書法井井如此

魯十二公有書娶夫人者有不書娶夫人者其不書

者以娶于未即位之先也豈儒執春秋常事不書之語見書娶夫人必求其所以失礼而言之以極其為非常之事者歟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因致夫人而行聘禮

有年

有年惟二此書有年及宣公書大有年而已然則餘皆非有年曰語云大兵之後必有凶年春秋列國征伐無休其為有年而大有年者蓋不徒矣故喜而志之

卷二 桓

六

四年

春正月公狩于郎

郎魯地狩亦不必拘于冬謂即地遠狩不時必皆以為非常之事者歟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宰官渠氏伯糾字宰非冢宰說見隱元年宰咺古者以伯仲叔季為字伯糾南季榮叔皆字周天子大夫稱名與字無例或執天子大夫稱字之例因以糾為名妄生議論不殊說夢左氏謂父在故名此更誤于武氏子仍叔子之文而及此也

不書秋冬首月遺之也

五年

春正月甲戌 己丑陳侯鮑卒

甲戌下當有闕文說見六年蔡人殺陳佗下左氏謂再赴方國亂之時豈暇再赴乎公穀張皇皆可笑

夏齊侯鄭伯如紀

左氏謂齊侯鄭伯朝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之非也經于外書如非朝也襲人之國宜不使之知今無故而朝彼應知之齊鄭豈出此乎若云紀人以朝告安有不據其告而別書如者乎蓋齊欲謀紀故要鄭偕往

卷二 桓

七

以威脅之為後年滅紀張本也亦非此時遽欲襲之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書仍叔之子與書武氏子同遺其名耳左傳謂弱也父在子壯者多矣安見其必弱乎且天王豈有使稚弱之子以將聘者乎或以為未命未命則匹夫也又安有天子命匹夫者乎或謂父老子代父從政亦臆說或謂談世官尤謬

葬陳桓公

城祝丘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人者通上下之稱稱王恒時也或稱王或稱天王無
例于此橫生議論皆妄

据左氏以為王敗然經不書或据左氏為敗謂不書
敗為王諱然則王師敗績于茅戎不書乎

大雩

左氏謂書不時按雩為旱祭旱則雩此記旱非記不
時也据其謂龍見而雩今秋也周之秋為夏之夏亦
非謂失時也雩書大者趙伯循陸循皆謂國雩是
也其謂借天子稱大者妄也豎儒且謂天子大雩為

本一

雩是魯借天子尤妄程始賈遠而月令仲夏之月大

雩帝用盛樂無論秦制不可以言周呂氏春秋不可

以釋孔氏春秋即左氏龍見謂四月月令則謂五月

又其所謂帝者五方之帝非上帝也又月令大雩帝

之上曰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則山川五帝咸

祀何嘗分天子雩上帝諸侯雩山川乎又謂成王賜

魯重祭得郊禘大雩按郊禘大雩見明堂位若大雩

則出何書豈偽妄造典祀以惑世人不可不辨程胡之

思書皆不辨以其他說人多知其謬妄此係言祀制則

豎然若有出者稍讀書不多則易為所惑故及之後微

冬

冬州公如曹

說見下

春正月實來

三傳皆承上謂州公寔來此于事理文義皆有不通
來則來耳何患其不寔而書寔乎謂是來者左氏難通
春秋從不用虛字也又或謂失國名上當書州公寔
矣上不然也按此二條固本一事而下條有脫耳

夏四月公會紀侯如鄭

左氏謂紀來諸謀齊難近之

本一

秋八月壬午大閱

周禮仲冬大閱此本偽書不足据故八月非不時也
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中夏教養合中秋教治兵
中冬教大閱皆妄立名色若以八月為非春秋時則
彼三時豈又謂非禮謂借天子尤無稽左氏謂慎鄭
亦臆測春秋征伐為事簡車徒備戎備宜也豈必為
一國而然哉

蔡人殺陳佗

經于一事必具始末前有起後有應即微得二使人
得以知其大略即或有起而無應者未有有應而無
起者也如書弑君而賊不討者有矣未有討賊而不

書弑君者也此云蔡人殺陳佗是應文也而前但書陳侯鮑卒則陳佗者為何人行何事而蔡人何為殺之耶左氏于陳侯鮑卒但言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以公疾病而亂作于此則無傳夫佗殺太子果有其事經當與陳昭殺世子偃師同一書法何故其前無之而于此殺陳佗即此事前人固多疑之然未有說以處此意意二年春正月甲戌之下當是書陳佗作亂自立之事繼以已丑陳侯鮑卒而茲云蔡人殺陳佗則本末燦然足見甲戌下之脫文者此也于此處既不妄然而又可釋甲戌已丑之疑矣

卷二 桓

其云蔡人殺陳佗不稱佗為君與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同不成乎其為君也陳佗踰年齊無知亦踰年齊

九月丁卯子同生

他公適子生書而此書者以其舉行生世子之禮故也桓公好大修功如大閱蒸嘗之類皆書是也

冬紀侯來朝

左氏亦謂求成于齊

七年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周二月夏十一月王制謂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則仲

冬正昆蟲未蟄之時也

夏穀伯綏來朝 鄧侯吾離來朝

二侯之國近楚來朝者為始懼楚與

諸侯不書名此名者以其國小且遠以後不再見亦不書卒故名之可見春秋無例也左氏謂貶之責太

賤小豈聖人意乎或謂喪失國之君無據若失國則

當言奔不言朝矣或謂用夷禮尤謬

二國來朝同在夏非同月日也故兩書來朝非若滕

侯薛侯共書來朝為同日至也

秋冬失書首月同四年為

卷三 宣

八年

春正月己卯烝

周二月夏十一月禮言冬烝則此烝宜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家氏父名季明德曰此家父即作節南山詩以陳于王而刺尹氏者也其詩自謂家父作備以究王誼而

可以不名稱乎殊有理

夏五月丁丑烝

周禮偽書不足據詩初烝烝嘗說者謂趙盾不倫外王制曰春烝夏禘秋嘗冬烝郊特牲祭義皆謂春

禘祫在說禮家已自不一安知桓公之時庶祭不必分四時之名乎乃據後世之說證前世為非謂冬事而春夏與之以示訛則非矣若據詩所云禘祠烝嘗則春秋止書庶嘗而無禘祠若謂禘祠烝嘗則春秋亦有禘而說者又謂禘非時祭之名春秋止書庶嘗禘三祭而說者又謂禘非時祭之名春秋止書庶嘗禘皆難據也若謂其識重尤謬禮宜三月一祭計前正月距五月已遲矣乃謂亟乎皆常事不書之一語害之也

秋伐邾

卷二

十一

隱七年伐之今桓尤伐之

冬十月雨雪

周十月夏八月今北方八月雪有之在中州則未也

以其蚤故紀之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奉王命來娶紀女命魯主昏故先書祭公來再書遂逆王后于紀來來魯也命魯訖遂往紀逆王后也本甚平常易解而後來之儒見此遂字大為張皇以為祭仲之專當復命平王不當專命遂行不知祭公之來王已命之何必再復乎且天子求后應無不

得豈有來命魯而尚惠不得必待再復乎至有謂祭公來奉為私事魯亟欲使紀女為后與祭公謀祭公遂擅自行之邪說益不足辨

諸侯皆稱逆女以其在國也故不稱夫人此亦在國之女也通稱王后何按隱二年前上書紀履緌來逆女下書伯姬歸于紀婦人稱字以見其為伯姬主我言也今若上統書逆女下書紀季紀歸于京師則無以見其為王后矣故特書王后以別之所以尊王也以見王者無外之義也此處斟酌損益魯史未必無故歸之吾夫子耳

卷二

十二

九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此稱紀季姜猶之稱伯姬之義季姜所以見其字也故此處不得稱王后而前稱之也時說皆同夢嚳襄公十五年劉夏送王后于齊不書歸則王后書歸不書歸無例左氏稱諸侯之女行惟王后書歸不知不盡然也齊將滅紀今以女歸天王而魯又為之主豈似可以自固矣乃卒不然則其時之君弱且強為何如哉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曹小國懼魯故曹伯持薨使其世子來朝欲托世子

于魯也說者不諒謂訊其代朝為非礼非也

十年

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是時衛與齊黨而齊漸與魯仇魯聞衛侯遠齊也將以問齊而求成于衛乃衛侯不與會因之有戰即之

卷二 桓

五

役說者謂衛為失信豈非夢語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朝于郎

左氏謂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魯

為齊儼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于齊齊人以衛師

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按此說可疑者

四魯鄭自入防假田之後其交深矣何為因此小忿

而遽生難一也魯以周班後鄭在數年之前何得此時

方來伐二也鄭忽救齊之時經不書魯人往齊三也謂

主此戰者鄭也乃先書齊衛何也經何當必以爵為先

後四也是說者謂和人士兵而首齊就衛州吁主兵而先宋六非

按齊本欲圖紀而魯方以姻國為之歸后故齊怨魯

而衛與齊黨不會桓公至是齊衛要鄭來伐鄭莊亦

喜亂之人遂怙患齊衛而讐魯耳

不書侵伐書來戰者春秋之初于內諱故其書法如

此其後始書伐我四鄰又其後直書伐我矣公穀全

不通會全經見其書來戰遂謂言戰為敗耶說也莊

九年乾時之戰我師不書敗績乎

十有一年

春正月齊人鄭人衛人盟于惡曹

即前伐即諸侯茲稱人者與隱十年公會齊侯鄭伯

卷二 桓

五

于中丘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同一役再見者畧

之也觀者以人為大夫非正甚至以為奪爵悉鯀生

之見左氏增宋誤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突歸于鄭 鄭忽出奔衛

鄭莊公太子忽庶子突祭仲立忽宋人執祭仲立突是

為厲公忽出奔衛

人者通上下之稱無例或以為敗宋公非也大夫稱名稱

字亦無例或以為賢祭仲或以為罪祭仲皆非也諸侯不

生名忽突皆稱名者所以別二人之為君也忽不稱世子突不稱公子以名見可知也突不稱國者以下有歸鄭鄭字也忽稱國者接上歸鄭鄭字也突不當書立書歸者據其事也皆無例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柔書名見隱八年無駭卒下

柔之與諸侯名公使之也柔盟宋為公會宋之始

公會宋公于夫鍾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二條說見後

卷二

六

十有二年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舊侯杞子盟于曲池

隱四年苦人伐杞今平之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公會宋公于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自柔會宋公盟于折之後公凡五會宋左氏謂公欲

平宋鄭以下與鄭伯盟及鄭師伐宋觀之近是然宋

有立突之功何以不平必因求賂不滿其欲之故而魯前與鄭莊讐今以突之新立欲結其好故屢要而宋而宋卒辟平自此魯與宋絕而與鄭合矣前者戰即之役鄭讐魯而宋不與繼則魯欲平宋鄭後則且黨鄭而伐宋桓之反覆如此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鄭伯突也不以其篡位而削其爵也春秋無褒貶例可知

丙戌衛侯晉卒

重書丙戌以諸侯卒宜謹日也非美文

卷二

七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或書及或書公及一也無例

左氏謂宋無信也此雖不言例而若言例誤也何以見之以其言戰于宋必屈在宋也故杜註曰尤其無

信故以獨戰為文不知先言及鄭伐宋者見魯鄭之

伐宋也再書丁未戰于宋者見是日之戰也故兩書

之文法自應如此何例之有既無例何賤之有若以

二句分作二義為賤者益屬井蛙無足與辨矣上鄭

稱伯此稱師者戰伐乃其師不必伯也亦非賤也

戰于即謂我有時也則以言戰為魯有詳此言

言戰則當是宋有詳乃謂宋無信尤自矛盾

又左氏謂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難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按公五會宋未嘗盟也公與鄭盟果及鄭伐宋則盟有信矣今以盟鄭誤記為盟宋故予謂左氏解經語尤劣非誣也

邪說以言我為內敗辨見十年來戰于郎後倣此十有三年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衛侯宋公衛侯燕人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左氏謂鄭與宋戰此誤以前年及鄭師伐宋而云也公羊謂宋與魯戰亦誤以前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

名二桓

六

宋而云也穀梁謂紀與齊戰尤謬紀雖為齊逼然以一小國安能援二國以與齊戰乎且共濟為四國乎四國中宋衛燕又皆與紀無讐者也若謂齊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紀而與戰全與經文不合尤不足辨按十年即之役齊衛鄭未戰今鄭寔立故魯與和好借鄭以伐齊衛報郎之役也伐宋者以其新隙也三國增燕者以燕為宋黨也燕人盟穀立魯鄭增紀者紀為魯黨而怨齊故來助也不書戰所在魯地也下書盟以會時所定也下書及不稱公蒙上文也燕稱人以其國小而遠微之也下稱燕師循齊宋衛之稱

也

三月葬衛宣公

衛惠公上稱惠侯者宣公卒在前年十一月踰年正月即位改元故二月雖未葬稱衛侯無嫌也

二月與鄭戰三月往赴葬必無之事故知往赴葬則書葬之例非也

夏大水

冬十月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名二桓

九

左氏謂鄭人來脩好自十二年與鄭伯盟于武父魯鄭之好久矣何至是此時來脩乎蓋為脩齊衛宋故耳

無冰

周正月夏十一月也或疑尚有十二月尤寒若十一月無冰何以遽書按經書無冰者三此年及成元年二月襄二十八年春也二月為十二月春無十一月十二月言之其或燠在十一月或燠在十二月皆得書之耳若三月皆燠則書時

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五下闕月字傳寫者漏也前曹之會未盟故鄭伯使其弟語來盟不日書名皆無例

秋八月壬午御廩災

乙亥嘗

經于桓而書燕一書嘗以桓公有侈大行典禮之意故大閔大雩燕嘗之祭皆書如此是常事悉書者也或謂不時夫嘗為秋祭八月豈不時乎又謂不故然則以御廩災之故將不祭祖宗乎此皆食常事不書燕語之毒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祿父卒

卷二

二十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宋伐鄭報鄭連年之伐也書宋人者見宋之為主也以字無例邪說謂以者不以者也意謂本非所得制而今得制之定四年蔡侯以吳子豈不能制而今得制之乎或以其不可通謂不交鋒亦謬

十有五年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王者車服以庸而今反求車于臣直書之而義自見

三月己未天王崩

桓王奔惠王立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奔奔蔡

諸侯出奔或名或不名無例趙汭氏謂辨二君似是然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無二君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忽出奔時未成乎為君也突則為君故稱鄭伯此時忽若不書世子則無以見忽之為正而突之非正矣故特書鄭世子也前忽出奔不書世子者則亦以突未為鄭伯不書鄭伯也此等處既見聖人所以明君臣嫡庶之辨而亦以見其筆法之井有如此也

卷二

五

書復歸與歸同無例

許叔入于許

隱十一年公及齊侯鄭伯入許是其前事也其時在氏謂鄭使許大夫奉許叔居許東偏若是則東偏亦許地今何為書入于許耶以經不書許叔出奔故不可考耳經畧其事者書入而不書出以書入則出可見也

入書名書字無例書入與歸二無例或謂歸者易釋入者難釋今許叔之入豈有國人拒之者哉許叔非君也是時穆公在許未見其仕云

公會齊侯于艾

前齊傳以四國戰即而我止以紀鄭敗齊宋四國之眾據兵無已故襄公立而我脩好焉左氏謂謀定計非也

邾人牟人莒人來朝

人者通上下之稱若小國則多稱人義又別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鄭邑非鄭國也故書入櫟而不書入鄭或以為復國諺也

吾觀經于鄭忽突爭國之事未嘗不詳也十一年

卷二

三

鄭莊卒書宋人執鄭祭仲又書突歸于鄭見突之為宋所要而立也突歸而忽出矣此年突出奔蔡突出而忽復歸矣茲又書突入于櫟其時蔡仲擁忽專制國中突窮居于櫟不與諸侯之事者凡十七年其間惟莊四年與齊侯遇于垂而已十七年後突乃乘齊桓之伯大會諸侯于鄆而與其會如此則嘗復國矣經不書者以櫟非他國故不再書也又必忽與祭仲皆死經不書忽卒以不成乎為君畧之也不問其正與不正也是忽寔未嘗成其君而始終為君者突也其事大槩如此左氏則于忽稱昭公又于十七年載

高渠弒殺昭公而立子亹十八年載齊人殺子亹而立子儀莊十四年載傳瑕殺子儀而納厲公至二十一年經書厲公突卒其書乃已如傳所言忽寔為君而且有臣弒君隣國討賊諸事疊見不已經何以悉不書耶吾不敢信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十有六年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左氏謂謀伐鄭將納厲公是也經書伐鄭突在櫟忽

三

鄭也則伐鄭者忽也伐鄭者忽是欲納突于鄭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冬城向

向界于魯莒之間隱二年莒人入向至是服魯而城

之其後又服莒宣四年魯伐莒取向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朔衛惠公名也不德為呂所逐而奔齊出奔書名常

也

十有七年

春正月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左氏謂平齊紀是又謂且謀衛蛇足也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越

隱公初年儀父嘗來盟後故茲復遣尋盟然桓于八年已伐之是年秋即伐之矣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於奚

或書及或書公及無例

春秋初來侵伐我魯者諱言侵伐言來戰說見十年來戰于即下茲稱及某師戰上諱與前事同也前言來戰此言及其師戰事同而書法又不同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卷二

五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季為蔡侯獻舞之弟稱名稱字無例與許叔入于許同乃以其為稱字而賢之不知其賢者何事賢否妄定好惡任情小人之說春秋可恨如此

癸巳葬蔡桓侯

侯當為公于此竊意魯史舊本其葬本皆稱侯孔子以魯君稱公之故而皆易為公故偶遺此未改與書天王或仍王字之類同不然何以儼然有書侯者在乎餘說並謬

及宋人衛人伐邾

春盟而秋伐之直書之義自見矣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遊如齊前年為齊所伐今與齊會且同夫人如齊為齊所誘也齊深仇魯而公不知所以亡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魯公被弑不書地此于外弑故書薨于齊季明德不信傳謂桓公乃自薨非齊弑也此強意異傳非正論也上書正月如齊下書四月公薨此自顯然有故况

于王

齊襄淫女弟之惡昭昭于詩如是合之春秋自可無疑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書葬所以別于內弑也說見隱公薨下

春秋通論卷三

新安首源姚際恒

莊公桓公之母文姜在位三十二年

元年

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即位于先君之年也

三月夫人孫法于齊

公之喪至自齊時文姜已歸矣此時又奔齊內君與夫人奔皆變言孫此終之書法也諸家皆謂文姜留齊則何以又書三月孫于齊耶不言姜氏蒙前文觀

卷三

後書會書享皆書姜氏未書販去可見矣

夏單伯逆王姬

單伯本天子畿內大夫後命為魯卿者故魯有單伯後書單伯會伐宋又單伯會諸侯于邾皆此單伯也文十四年單伯如齊則其子孫也或以單伯為王臣逆作送若然當侯館成之後方至魯豈得夏姬已至而秋始築館耶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此為齊侯親迎之館于外我居喪避吉故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或書天王或書王無例

王姬歸于齊

齊師遷紀郕郕

齊遷紀三邑之民而取其地將以滅紀也齊圖紀已久徒以桓公在爾桓公沒乃為之

殺梁于此條曰紀國也郕郕郕國也或曰遷紀于郕郕郕其于文義茫然不解故為此兩說甚可笑偶舉一以例其餘

二年

卷三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於餘丘國也邑無言伐者或曰夷國近是於者出口方音猶於越之於

秋七月齊王姬卒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前年孫于齊不知何時還魯終書出不書歸專責其出也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不稱公子無例時衛侯朝在齊謀之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葬王說見隱三年

秋紀季以鄆入于齊

紀為齊逼至使其弟以鄆邑入齊為屬國不得已也

或謂季賢或謂季不賢皆無謂入猶納也與人之入

國不同

冬公次于滑

卷三

三

三傳皆謂謀紀季明德謂滑在衛南鄙其必奉齊命

以侯諸侯納期未知然否

四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享甚于會

三月紀伯姬卒

為後齊桓葬紀伯姬起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三國謀紀自是而紀不能有其國矣

鄭伯突也賴子由謂是子儀此全信左然則經何以

不書子儀之立乎前書鄭伯突此書鄭伯其為突可知也否則經文疎矣或以前事按之謂齊為忽黨必不與突遇不知前為齊僖公此襄公也未必尚讎突耳

紀侯大去其國

失國書名不書名無例以有紀季在鄆故不可言滅

然紀自此不有其國猶之滅矣故為斟酌其間而書

曰大去其國此孔子之書法而史不能也大去者孰

使之見于下矣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卷三

四

紀侯大去其國猶之乎滅也孰滅之齊侯也以不能

書滅故上不書齊侯滅紀因齊侯適有葬紀伯姬之

事于是下書曰齊侯葬紀伯姬如是則齊侯滅紀自

見矣不然齊侯葬為葬紀伯姬乎故不書齊人而直

書齊侯也又前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此書齊侯

葬紀伯姬亦有以見滅紀之非陳侯鄭伯而為齊侯

也外諸侯葬外諸侯夫人全經惟此特變文以示義

用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齊人齊大夫也公有勇且善射展甥之詩所以咏也
齊侯亦使善射獵者從之為樂不必躬親也故曰人
而諸傳必以為齊侯謂稱人所以卑公每事必求其
貶甚矣其深文也

五年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如師更甚于享

秋卿黎來來朝

小國故名或曰後數從齊尊周桓王命為小邾子

卷三

五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謀納朔也人者通上下之稱必齊宋陳蔡四國有君
有大夫故槩以人稱之爾

六年

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不與納朔也王人衛者子突名也說者謂諸侯稱人
王人書字所以為褒貶無論書名書字無褒貶之例
而諸侯稱人王臣亦稱人又何所見褒貶乎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諸侯出奔與入書名不書名無例歸國或書歸或書

入亦無例

秋公至自伐衛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

此舉齊主之故書齊人歸俘俘者虜敗國軍實之名

七年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防魯地凡或齊地或魯地以見非文姜會齊襄則齊

襄會文姜耳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卷三

六

恒星常星也不見者雲蔽之也夜既不見星至晨之
中而星隕如雨所以為異而紀之也若恒星不見固
常事星隕亦常事也不足紀矣餘說紛紛悉無取

秋大水無麥苗

夏正之五月大水故無麥又無苗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穀齊地

八年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公欲伐邾期陳蔡共伐故駐師待之

甲午治兵

治于郎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稱師及齊師蒙上文次于郎之師也陳蔡不至而獨

與齊圍之郕終以齊師至而降畏魯也畏魯也

秋師還

以公不帥師故不書公至而書師還然經無書師還

者書之亦以見春出秋還累師日久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諸兒

諸兒襄公名

卷三

七

九年

春齊人殺無知

無知弑君自立國人以為君則經亦不以為君而

以討賊書之

公及齊大夫盟于說

謀納糾也齊來者非一人故書大夫而不名

夏公伐齊納糾 齊小白入于齊

糾與小白同為僖公庶子糾兄小白弟考之諸書皆

然聖人修春秋本無褒貶之例皆直書其事而善惡

自見即是為褒貶也如此于齊事糾與小白同為支

庶不必問長次乘亂而先入者皆可為君以國有主

則國自定也若夫上書公及齊大夫盟于說下書公

伐齊糾納則亦可見糾之當立故齊大夫咸來盟于

魯也以齊有小白之黨故書伐乃有暨儒一輩因論

語問管仲未仁而孔子否之遂微幹旋管仲之不死

為是于是創為桓兄糾弟之說及解春秋因謂糾不

稱子非嗣君不係齊不當有齊小白係齊當有齊諸

說不知糾之不稱子者左氏本有子字即無論左本

下文殺子糾不有子字乎糾之不係齊者以上有伐

齊齊字也小白之係齊者以上無齊字也強改古事

卷三

八

妄論經文以相附會不可不辨餘詳論語通論

秋七月丁酉葬襄公

說者謂賊不討不書葬非也宋萬弑閔公賊討矣任

書葬也又謂書葬必我往會亦非也豈有夏以納糾

伐之不得七月往會八月又伐之乎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為納糾不克也

書及書公及無例說者謂內不言賊言戰為敗此言

戰又言敗可知其謬矣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論語曰桓公殺公子糾是殺糾雖桓實則鮑叔鞅奉桓公之志殺之故不書齊侯而書齊人又齊以魯敗乘勝而入實則使魯殺之故不直書齊人殺于糾而書齊人取于糾殺之其書法如此

冬浚洙

備齊也

十年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報乾時之役也詐戰之說不可信兵不厭詐也長勺魯地不書齊伐我直書公敗齊師有幸之意焉

卷三

九

二月公侵宋

宋閔公立未嘗與魯通好又齊每挾宋伐國觀後齊師宋師次于郎然則此侵宋者無乃長勺之役宋亦與謀而我報之與

按侵伐事固有別然公羊云朔者曰侵晦而難通或謂無名行師曰侵詩稱文王侵自阮疆書稱武王侵于之疆文武之師豈無名乎又謂無鐘鼓曰侵侵于之疆稱我武揚殺伐張豈無鐘鼓者乎皆不可信

三月宋人侵宿

宿界于宋魯之間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宿亦與焉

今公使宋宋必以其為黨魯故遷之與

許翰氏曰遷之使未失其國家至僖文以後則有滅國無遷國矣此猶之彼善于此之論

夏六月齊人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齊以魯納于糾宋以魯侵之故咸來報怨而齊宋卒皆受敗亦見莊公之勇也

書齊宋師次者以我敗宋師不敗齊師若不書師次則不見齊師之來伐也餘說紛紛烏知其意

許翰氏曰齊桓始入未撫其民而輕用之是以再不得志于魯晉文之入五年而後用其民蓋監此也

卷三

十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荊州名始封為國楚之舊號也其後遷楚乃稱楚始見經而郎伐國以諸侯歸見其強橫也

諸侯為人獲以歸稱名然則謂諸侯不生名非矣僖二十六年以虢子歸此以夷國荒遠故闕其名也

冬十月齊侯滅譚譚子奔莒

失國之君亦多書名其不名者史闕也無例

書滅始此前此紀侯大去其國宋人遷宿皆不書滅即荆執蔡侯歸亦祇書敗不書滅今特于齊桓始書

滅嗚呼聖人豈無意乎蓋深惡夫五伯之為而桓公

為盛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經于桓文之事豈漫焉書之哉故以為取義非史臣之所及也

季明德曰齊桓得國甫及一年即有長勺及郎之師不遇報怨優仇而已今又大出師徒併吞鄰國盡其時管仲雖舉尚未得君故桓之始謀強暴如此可謂知言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

宋修乘丘之怨也書敗則宋之侵伐可知與長勺

同

秋采大水

外災告則書不必弔而後書也昭九年書陳災于時

陳已為楚滅何以弔焉

冬王姬歸于齊

遇魯故書時齊魯方構怨故魯不主昏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

紀侯大去國之後死于他國而叔姬還魯至閏九年乃歸于鄆叔姬為伯姬之嫁法不當書書此所以

閏紀也自是紀已矣而叔姬之卒葬後亦因以備書焉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冬十月宋萬奔陳

左氏謂陳之婦人殺萬若然何以不書陳人殺萬乎

十有三年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欲平宋亂也稱齊侯者以齊侯主此會也四國稱人

以有君有大夫統以人稱也謂有所褒貶者賦經之說也

孔子之春秋尊王之書也非尊伯之書也自伯業興而王道益衰矣所以深惡夫桓文也故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豈儒不察以論語有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諸語遂謂春秋與伯不知論語管仲非論桓公也又因人論管仲以臣節問故答之有功以見有功而臣節可略之義亦非所以與管仲善也別自一義與春秋相隔天壤乃謂春秋與伯豈非妄語乎若夫五伯之假更甚

于不知假者孟子正深惡之之語也二伯中孔子謂齊桓正晉文諸猶之彼善于此之說亦非獨與桓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再言滅所以深惡桓也此因北杏之會及之則孔子不與北杏之會可知矣

經但書滅遂併不書不君出奔及以歸之事則出奔以歸之或名或不名非有例可知矣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桓得魯而伯業由是漸興矣

卷三

十一

十有四年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宋背北杏之盟故伐之人者通上下之稱或以為賤或以為將軍師少皆非

夏單伯會伐宋

單伯天子使為魯卿者猶之書內大夫也

左氏謂齊師請于周單伯會之非也諸侯擅興兵以相攻伐久矣豈必請師于王以伐宋乎左氏凡于書

單伯為此等說者皆誤以單伯為王臣也說見二年

單伯逆王姬及文十四年單伯如齊下

秋七月荆入蔡

自此蔡屬于楚齊桓雖伯會盟皆不能及之矣

冬單伯會齊侯及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宋服也

十有五年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齊復為此會恐諸侯之心未一也

鄭伯即突也是時始復出會諸侯蓋嘗自櫟已入國矣

夏夫人姜氏如齊

卷三

十二

鄆之會齊桓終不得志于魯文姜不如齊者八年矣

至是如齊者文姜必揣知桓之意而欲以是通好于魯也然敗行之婦桓亦必知紀之故後卒歸于莒耳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鄆

鄆宋之附庸而叛宋齊桓伯業首翦于宋故助之爭

鄆而以宋為主兵

鄭人侵宋

乘宋之有事于鄆也自此鄭背二鄆之會反覆于齊楚之間矣

冬十月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報侵宋也

秋荆伐鄭

鄭為楚伐始此為齊楚兩伐亦始此以後服齊則楚伐服楚則齊伐矣

左氏謂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非也此時荆尚未交中國鄭安得有告赴之事乎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

卷三

十五

子同盟于幽

左謂氏鄭成也然八國諸侯尊齊為首齊桓之伯業亦于是定矣

會稱公或不稱公無例書同盟始此書盟與同盟亦無例蓋齊桓始伯赴告特書同盟以示夸入見其無敢或異于我也自此赴告有稱同盟者史亦因之而已血子遂齊桓曰凡我同盟之人

邾子克卒

春秋通論卷四

新安首源姚際恒

莊公

十有七年

春齊人執鄭詹

前年鄭侵宋幽之盟宋必歸罪於鄭詹故齊執之左氏謂鄭不朝此亦臆測

夏齊人殲於遂

殲盡也不曰遂人殲齊人而曰齊人殲于遂以見齊之自取也

卷四

秋鄭詹自齊逃來

此據事直書無罪詹之意

幽之盟魯受其逋逃首叛盟矣故此後齊伐魯而不及鄭

冬多麋

經凡災異皆書多麋異也非災也杜氏謂其害稼則是災矣非也

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不言日史闕

夏公追我于濟西

不言我來侵但言公追我不與我之侵我也觀僖二十六年書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鄒弗及則可見矣

秋有蜚

亦記異也

冬十月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卷四 莊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陳侯娶婦而魯媵之故遣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適齊宋會盟于鄆結遂往盟之遂者因媵婦而及之本虛辭也公羊謂大夫無逆事謬

既與齊宋盟而旋致其來伐公子結之為謀不臧矣且媵陳而亦致陳人之伐益辱矣然則書公子豈與之乎故知書公子與不書公子無例

夫人姜氏如莒

莒必魯之姻國故姜氏垂老猶往一書再書而姜氏之始終不德見矣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為納鄭詹也

二十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歸不書出書

夏齊大災

大火也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我

二十有一年

卷四 莊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肆大青

大青大過誤也肆放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婦人于法無諡惟取其夫之諡加于姓上如莊姜宣姜是也其別稱諡非古禮也姜氏之惡如此而得美

諡曰文尤足哂觀此春秋豈有褒貶之例乎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經于有罪無罪皆書殺無所為用字褒貶例也故御
寇之有罪無罪不可知但殺大夫用其字親屬云其
者則以君父言如天王殺其弟佖夫晉侯殺其世子
申生是也故若為國人殺不當稱其公子當稱大夫
公子若為君殺不當稱陳人當稱陳侯此稱陳人而
又稱其公子意者君與其事而其臣殺之與
此公子也左氏以為太子若然經當書世子矣

夏五月

卷四

四

五當作四不然則下有關

秋七月丙申及齊侯高篋盟于防

齊桓求好于魯而來請昏

書及與公及無例謂書及為內諱然則九年公及齊
大夫盟于莒何與且以隱元年為內卑者又何與
冬公如齊納幣

桓六年子同生至是莊公年三十七矣納幣又二年
而公始娶豈有諸侯將四十娶夫人者乎或謂莊公
受制于母必欲其昏齊故年長猶不得配夫母止已
二載可以自為猶受制而必娶齊女乎又或謂娶為

繼室然未見書夫人薨也是必已娶嬖妾以為夫人
矣而齊以欲結魯好復議此昏為之夫人耳

二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齊

祭叔來聘

不言使亦王命也

王有聘諸侯之禮無使人朝諸侯之禮故隱元年祭
伯書來而此祭叔書聘也

夏公如齊觀社

公至自齊

卷四

五

荆人來聘

書荆人即荆大夫也以其始通中國書人畧之也或
謂進之或謂不備並非

公及齊侯盟于穀

穀齊地

蕭叔朝公

蕭小國即朝公于穀

秋丹桓公楹

飾禰廟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危

盟于防遇于穀復盟于危此見齊桓亟求魯好為圖伯地也說者皆謂公為急婚姻而齊難之如此一何可笑

二十有四年

春王三月刻桓公桷

丹楹刻桷蓋為文姜將祔廟故飾之也說者咸謂將娶齊女欲夸大之夫娶女欲示夸大當飾宮室乃飾寢廟何耶況夫人廟見羣廟皆入獨飾禘廟又何耶甚矣解經者之無識也

卷四 莊

六

穀梁于桷分別天子大夫此杜撰無稽之禮文而諸家從之其無識可笑又如此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秋公至自齊

諸侯親迎非禮也而俗儒反以為禮親迎公必先至而夫人後入正山而俗儒反以為非正前既昧禮後仍狃于常事不書之語而妄說耳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公先至而卜日以逆夫人故書日或于書日謂難之謂惡之並謬上公書至自齊則下夫人自書入矣或

于書入謂不書致不見宗廟亦謬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大夫同姓大夫宗婦同姓出嫁之婦也婦曰宗大夫不曰宗者便文也

此行宗覲禮也左氏不解但謂宗婦覲而遺大夫謬意謂大夫之妻為宗婦者然則又載御孫曰今男女同勢是無別也既與已說矛盾而同姓男女覲豈得謂男女無別乎御孫又謂女贅不過榛栗棗脩亦非也榛栗棗脩乃婦見舅姑之禮而大夫士家行之若諸侯之禮必異是况宗婦見君夫人尤非婦見舅姑

卷四 莊

七

此也是大夫宗婦覲者禮也用幣亦禮也左氏公羊皆謂非禮謬穀梁不解大夫為同姓大夫謂禮大夫不見夫人大夫國體也而行婦道惡之尤謬胡氏因論語有私覲字遂謂覲為私事若果覲為私事則論語覲字上何為又加私字乎其不通文理何足與辨又曰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執贄以見及公事曰見私事曰覲等語此出何禮書妄言惑世更足恨也穀

胡氏例不辨以其言禮之謬故及之

杜氏謂夫人丁丑入而明日乃朝廟宋儒皆非之非也然杜之非宋儒則不知也夫人至日即行朝廟禮

而後成昏非次日也經不言者言丁丑入則該之故別言次日戊寅事也若禮三月廟見此舅姑已亡者見舅姑之禮非朝廟之禮也

哀姜與聞閔公之弑此後事也孔子必不預于前如諸邪說所謂用字褒貶者即書後事亦無褒貶據當日行此禮則史志之史志之則孔子仍之而已以邪見解經經何得不亡哉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 赤歸于曹

羈與赤皆曹君之子戎侵而羈出赤歸則戎之專制

中夏可惡甚矣

郭公

闕文

二十有五年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陳前為齊宋伐二是來結魯好也

使者或字或名無例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 句用牲于社

鼓字為句用牲于社為句此二事也左氏謂當伐鼓

于朝今不于朝而于社為非禮蓋不知鼓字為句也安知鼓不于朝乎

伯姬歸于杞

不書逆者言歸則逆可知也與十一年冬王姬歸于

齊同

秋大水鼓 句用牲于社于門

凡經所書皆春秋時禮春秋時禮即周禮也但今不可詳考耳如日食鼓用牲于社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當時自有此等之禮不然魯之君臣何故妄行之耶三傳皆以為非禮豈左氏及漢人反知周禮而春

卷四

九

秋君臣反不知乎必不然矣

冬公子友如陳

報女叔之聘也或稱弟或稱公子無例凡公及大夫朝聘他國皆書如不書朝聘者尊內也此孔子取義之法

公子友莊公母弟即成季以其為桓公子故其後列為三桓此季氏之始事也而內大夫出聘亦始于此

二十有六年

春公伐戎

隱桓皆與戎盟至莊公而戎叛公前追之今伐之後

不敢為患矣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大夫不名史闕也殺大夫大事也故記之義在于殺大夫而不在于其人可知矣不在于其人更何有于其人之有罪無罪哉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徐為我黨故公既伐戎而又伐徐齊已為伯主而此序宋于上可見經之所書本無例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卷四

十

二十有七年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伯姬莊公女也杞伯必有所要約于魯故令伯姬先見公其冬杞伯來朝伯姬是冬亦方歸寧而此時不入國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齊桓再舉同盟以一諸侯之心也

左氏謂陳鄭服近是然衛不與故明年伐衛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外大夫不卒葬此葬者以季友與原仲為姻也是為

私行則大夫出亦記也或駁之以為公使未然或預以莊公末年之事附會于此則益謬矣

冬杞伯姬來

婦人歸寧禮也見于周南詩矣或執常事不書之例以為譏謬也然小事不書歸寧小事也何以書蓋為杞伯相繼來朝諸侯來朝為大事故書耳

莒慶來逆叔姬

隱二年紀裂繻來逆女又書伯姬歸于紀今不書歸但書來逆則或是莒慶自娶也大夫親迎禮也諸傳反謂非禮皆執常事不書之謬例以致此謬論耳

卷四

十一

杞伯來朝

伯姬通之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城濮衛地說者謂齊侯討衛而會魯似未然以明年伐衛魯不從也李明德謂使魯說衛來歸或近之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此去年盟于幽而衛不至故伐之也左氏于十九年有衛伐周立于頹之事而于此謂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于頹也按于頹之事據其已

越十年衛君亦再世豈至此時方命討之乎且王朝大事經何以不一書乎似未可信也又謂齊取賂而還齊桓始伯必假仁義取賂之事亦未必有也書人無例凡書敗宜于地此不地故重加衛人及齊人戰一句也孫明復遂以主客為論既無謂而且費解

夏四月丁未邾子貜卒

秋荆伐鄭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此齊桓之伯業也

卷四 莊

三

冬築郕

說者因下書大無麥禾因謂築郕為非荒年所宜不知年荒與築使民得食亦救荒之一策也

大無麥禾

為下條起

臧孫辰告糴于齊

此國計也必公使之可見書公使與不書公使無例矣乃安人猶以不書公使為諱既曰告糴又何諱乎

二十有九年

春新延廐

說見築郕下

夏鄭人侵許

許自十六年盟幽之後不復與盟鄭人或以是侵之結伯主之好與

秋有蜚

記災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卒于鄆也紀已亡書之者以見紀自是無事矣

城諸及防

三十年

卷四 莊

三

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或謂齊將降鄭故設備或謂欲會齊圍鄭未知孰是或謂欲救鄭謬魯安敢抗齊救鄭乎

秋齊人降鄭

不曰鄭降于齊曰齊人降鄭見齊之以力服人也

此書法之妙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卒已八月無與治葬而魯往葬之無謚者以無臣子

故且賸也

九月庚午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謀伐山戎也

齊人伐山戎

人者通上下之稱無例或謂貶齊侯或謂善齊侯皆非

三十有一年

春築臺于郎

或謂三臺之築亦以備戎未知然否

夏四月薛伯卒

卷四

十四

築臺于薛

薛魯地非薛國也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此書齊侯者齊侯使人來獻戎捷也若曰齊侯使人

來獻戎捷則文不謹嚴矣公羊文理之不通謂齊侯

親來獻捷後世說經者皆宗之何也

然則使書齊人來獻戎捷亦可見書爵書人之無

例也上書齊人伐山戎下書齊侯來獻戎捷正未嘗

不有意為互見耳

秋築臺于秦

冬不雨

三十有二年

春城小穀

小穀魯邑非齊之穀也左氏謂為管仲是誤以小穀為穀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此事不可考大抵齊之伯首資于宋故齊與宋之親睦愈于魯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公子牙之卒左氏公羊皆謂公疾叔牙願奉公之母

卷四

十五

弟慶父季友願奉公喪叔牙為亂

既叔牙故為季友諱不書殺此事前人多疑其誣辨

論亦有理然細按之使叔牙自卒何為七月叔牙卒

八月公薨十月子般卒四月之間連有三喪乎子般

已立故其卒不書賊殺為內諱是已然則叔牙之卒

亦以其為內諱而併諱之與此乃為國諱公羊謂為

季友諱非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路寢正寢也子般立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慶父弑書卒諱也未逾年之君故不稱君
公子慶父如齊

經于後閔公被弑書慶父出奔言此不書奔書如者
國人未嘗迫之使奔而慶父亦未嘗自絕于魯尋復
歸也

以慶父之弑君而書公子則或書或不書者無例明
矣

狄伐邢

此狄伐中國之始

卷四

其

春秋通論卷五

新安首源姚際恒

閔公薨公孫于

元年

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即位于上年于般卒之後也

齊人救邢

善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越十一月乃葬國亂故也

卷五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季子來歸

季子經不書出其由莫可考若其來歸亦因國亂故

耳無以見其為賢亦無以見聖人之喜之也公子稱

子不名亦無例宣十年天王使其弟季子來聘宣亦

賢之乎且以魯國之事考之慶父禍魯于一時季子

專魯于數世聖人亦必無喜之之意也

冬齊仲孫來

省落姑之盟之難也大夫稱名稱字無例書來書使

來亦無例

二年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夏五月吉禘于莊公

禘之名禮家為說滋紛今考之大抵禘為王者之祭而魯以祀文王周公故得用之若此所稱吉禘則因喪三年不祭此喪畢而即吉故行之耳非是三年喪畢又有此祭之名也其後言禮家又以為時祭之名或曰春禘或曰夏禘亦不一其實即此禘也喪畢即吉禮也但此時莊公未兩期而行吉禘則速矣

卷四 閏

秋八月辛丑公薨

與隱公書法同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復書姜氏孫則其與聞乎弑亦自見矣

弑逆大惡也姜氏稱夫人廢父稱公子未嘗有稍賤于其間則其他可知矣

冬齊高子來盟

定僖公也不稱使及不名皆無例

十有二月狄入衛

衛未滅故不書滅

鄭集其師

狄入衛鄭恐狄之渡河來侵也故以師次于河上久弗召師潰此孔子讀清人之詩而為是書法也

春秋通論卷六

新安首源姚際恒

僖公

莊公無子閔公兄母
風在位三十三年

元年

春王正月

即位于是年故不書或曰立于慶父未奔之前或曰
立于高子參盟之後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鼻北救邢

書次非緩也凡救必先次然後救也書次與救或先
或後第姑其情事言之亦無例

卷六傳

一

莊三十二年狄伐邢閔元年齊人救邢此時狄復伐
邢而齊又救之也或誤認為即莊三十二年之伐謬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強而遷之者曰宋人遷宿齊人遷陽順而遷之者曰
邢遷于夷儀故經雖無例而書法則自可以見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亦善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 齊人以歸

或謂齊桓召姜氏于邾至夷而自縊以歸歸于齊也

楚人伐鄭

鄭從齊也前書荆後書楚從其自號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

謀伐楚也左氏以為謀救鄭鄭伯既在會何救之有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邾小國界于魯宋之間公以邾不附己而附宋故伐

之然旋會而旋伐伯主之威要在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郕獲莒棼

報納慶父之怨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氏上闕姜字

卷六傳

二

二年

春王正月城楚丘

左氏謂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按楚

丘非衛邑季明德曰楚丘在今齊州曹縣東南五十

里以唐志考之當在武城單父西南武城單父春秋

時皆魯地而楚丘與之連界魯人有卜楚丘者以地

名人者也又漢志註云武城有楚丘亭則為魯地可

知矣城楚丘魯事也故以內辭書隱七年戎伐凡伯

于楚丘即其地也魯必以備戎而城與此說甚正且

有據可免紛紛之疑矣又左氏見不書所會之諸侯

則以魯後為言明係矯說尤可見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莊公夫人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

虞晉始見經其時晉未為大國故以虞先之說者遂謂以虞得賂而為首惡妄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江黃皆近楚小國齊欲離之以為已應故與盟然徒利其一時附已而不能保全其後豈仁人之為乎

凡小國之君多稱人

卷六 僖

冬十月不雨

楚人侵鄭

元年伐鄭今又侵之

三年

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徐人取舒

舒楚之與國故魯頌于僖公曰荆舒是懲十五年楚伐徐而齊救之則徐人此時為齊魯取之也

六月雨

自上年十月不雨至今六月始雨則不雨者八月矣

凡十月正月四月皆書首月以志一時之不雨也左

氏謂不曰早不為災八月不雨尚不謂之旱斯已奇

矣穀梁且謂勤雨為賢僖公不更奇乎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再會謀伐楚也說者謂下侵蔡次陞之師江黃獨不與按兵不動為犄角之勢非也伯主恤小故伐大國

不用之而用于後之伐陳使亦得以自效焉爾

冬公子友如齊泣盟

聽伐楚之期也

卷六 僖

楚人伐鄭

頻年伐鄭見楚之強暴也

四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

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陞

蔡為楚與國故先侵蔡而後伐楚侵小伐大故分侵

伐為言伐楚而次于陞聲威以待其服也伯者之師

不取戰勝而取服人所謂彼善于此者也說者每以

師次為緩今伐楚何用緩乎

夏許男新臣卒

卒于師也以下來盟于師知之不地無例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此經之書法也本是屈完來盟于召陵耳今先書來盟于師以見楚之因伐求盟也再于盟于召陵志其盟之地如常所書也使但書來盟于師見其因伐求盟矣而不能如常所書之志其地也使但書來盟于召陵如常所書矣而無以見其因伐求盟也故書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陵此等書法完善周匝非聖人不能故孔子為萬世文字之祖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

卷六

五

人者通上下之稱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及者承上齊人非魯及也

左氏謂轅濤塗誤師之事其說可疑濤塗先告出于東方齊侯許之申侯又告出于陳鄭齊侯又許之不過一從一不從耳何遽賞申侯而執濤塗乎且以其一言之不善既執之矣秋且命江黃伐之冬又有七國侵之其臣即有罪于君何與于民何與乎是時桓公方聽信管仲未必有如是之過舉也蓋必以其近楚而隣蔡其君臣懷二心耳

八月公至自伐楚
葬許穆公

左氏因其卒于師遂謂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此附會之說也即凡子男卒其葬皆稱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再侵陳陳始求成矣

五年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晉于是始亂亦于是始大焉

卷六

六

杞伯姬來朝其子

杞伯姬來句朝其子猶言其子朝也此倒字句人皆知之予以為非倒字句也蓋杞伯姬來是一事朝其子是一事若云杞伯姬帥其子來朝則無以見杞伯姬來之義矣又若上書杞伯姬來下書使其子來朝則費詞且二來字不協矣

伯姬歸寧帥其子來朝其子魯甥也此常事也乃以為讖何與總誤執常事不書之語故耳

夏公孫茲如牟

左氏謂娶焉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殊會王世子史臣應如是書不入取義類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不敢與王世子盟故諸侯自為盟史臣亦應如是書諸侯前已見故不再序止書諸侯適時而盟故復書首止

鄭伯逃歸不盟

左氏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可以少安鄭伯喜于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逃歸不盟

卷六

齊桓之為會為盟惠王必從之矣安得會盟既畢而獨召鄭伯使之從楚乎且鄭伯此時既從齊會盟又何以有不朝齊之懼乎皆未可信要之其逃歸總由于畏楚故耳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弦黃接壤弦奔黃黃之禍亦基此矣

諸家多以齊不救弦罪齊然弦密通于楚而齊則距弦甚遠不能救之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或但言執或言執以歸無例

六年

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以逃首止之盟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逆救許

諸侯圍鄭楚圍許者知諸侯必救許所以解新城之圍也楚亦善用兵哉

左氏謂許男面縛降楚人已多不信之矣

冬公至自伐鄭

卷七

七年

春齊人伐鄭

前諸侯救許因而釋鄭鄭必未服故復伐之

夏小邾子來朝

倪黎來也別封于邾故稱小邾

鄭殺其大夫申侯

稱國以殺無例亦無以見其有罪無罪也

齊亟伐鄭鄭必以申侯主于背齊從楚故殺之以說齊耳若左氏謂殺申侯以說齊者乃是陳濤塗為怨申侯賈已于齊譖而殺之又前謂齊受申侯而賜以

虎牢是申侯者齊所喜也殺之得罪于齊何為說之乎又載陳潯塗美城之譖尤不可信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寧母

左氏謂謀鄭故也鄭伯使太子華聽命于會言于齊

侯曰洩氏孔氏子氏三族實違君命君若去之我以

鄭為內臣齊侯將許之管仲諫而齊侯辭焉子華由

是得罪于鄭按此則是子華奸父之命齊侯然之不

與之盟矣經乃實載與于華盟何哉

又陸氏纂例考公穀本無鄭世子華四字而曰左氏

下有之誤加之也今三傳皆有之莫可致考然洩之

盟鄭伯乞盟若鄭世子既與盟鄭伯何為乞盟乎是

以可疑也

曹伯班卒

公子友如齊

聘也經書如

冬葬曹昭公

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

款盟于洩鄭伯乞盟

左氏于上年謂惠王崩襄王惡太叔帶之難不發喪

而告齊以謀王室至是年十二月始書天王崩然則豈有經年不發喪之理未可信也按經文下書鄭伯

乞盟則此盟當為鄭未服齊要王人共盟以服鄭耳

先時鄭必不從齊故書乞盟以見鄭之服也若為王

室而盟鄭亦何必乞盟耶其後九年葵丘之會乃是

謀王室也

曰乞盟則已與盟可知下書鄭伯乞盟則上不得序

列鄭伯也書法宜如此

夏狄伐晉

晉此時已強而狄能伐之者得非以其國多內亂耶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用致夫人說者紛紛左氏謂僖公嫡母哀姜穀梁以

為妾不明指何人范註本劉向謂僖公母成風公羊

謂僖公齊媵女趙氏謂僖公妾聲姜子以為且無論

各舉一夫人之是非且先論此夫人之為生者乎死

者乎可也禘太廟而用致夫人此死者也若生者初

至固亦可言致然不書致于太廟也即致于太廟不

致于禘祭之時也則致于太廟又當禘祭之時其為

死者明矣既為死者則謂成風聲姜及齊媵云云者

可不辨而自明矣然則死者惟一哀姜耳

程氏謂文

不足為哀姜無疑哀姜葬于二年常禮葬後行吉祭而即祔廟至此時歷七年始祔廟者以哀姜與弑被殺于外當時必有謂不宜祔廟者故以前未祔廟今因行大禘之禮始祔廟焉或曰如是當異其文如躋僖公之義何言用致曰致者致其主也用致者今始用以致之也如此言何嘗不可其不書姜氏或略之未敢妄測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惠王崩子襄王立

九年

卷六

一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定襄王位也宋稱子未踰年之君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不繫國未嫁也稱字已許嫁也許嫁得書卒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會後當盟言諸侯見周公之不與盟也或謂美之或

謂危之並謬

甲子晉侯佹諸卒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奚齊書君之子未踰年之君也邪說謂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後書君卓此亦庶孽當亦國人不子當亦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乃書君何哉

十年

春王正月公始義齊

此魯朝齊之始也諱言如後放此

狄滅溫溫于奔衛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据傳里克荀息各為其主一則蒙弑君之惡一則得

卷六

二

殉難之名若一幸一不幸者然經則直書其事而里

克為弑君也荀息為殉難也一定而不可移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克弑君有罪矣書國殺書官與無罪者亦同可見春

秋無例也乃邪說猶謂殺之不以其罪非背經信傳

之過乎

秋七月

冬大雨雪

此夏時之秋也故大雨雪書

十有一年

春晉殺其大夫平鄭夫

里克之黨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僖公夫人聲姜也或謂齊公族之女非桓公女以僖

公之前本庶子議立所不及也然非桓公女而為此

會蓋非矣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黃

納弦子之奔故也

卷六 僖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黃通楚齊固難卒救然自去年冬伐而夏滅之凡歷

三時齊可以救而不救何哉直書之而義自見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

春秋侵衛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左氏謂淮夷病杞非也此時淮夷未見為患而鹹衛

地亦去杞甚遠或謂備狄近是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陽穀齊母及鹹之會凡既會後友必如齊魯之汲汲

于齊如此

十有四年

春諸侯城緣陵

緣陵左氏謂遷杞社註謂緣陵杞邑李明惠非之謂

卷六 僖

緣陵即營丘齊衛接壤之地城之所以備狄未知然

否

左氏謂不書其人闕也是也杜氏誤解闕為器用不

具城池未固其義始不明而後來諸家因皆紛然以

為褒貶之例蓋謬矣李明德謂即會鹹之諸侯然必

無夏為會而明年春猶未散者且上曰公子友如齊

則諸侯已歸明矣安得謂即會鹹之諸侯乎愚又按

非史闕其人則上或有關文二者必居一于此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季姬不繫國又下書季姬歸于鄆明是未嫁之女左

氏謂已嫁鄆非也或謂已許嫁鄆此亦臆度即已許嫁何為先與鄆子遇且使鄆子來朝而後乃歸于鄆乎是雖欲為之曲解而不得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季明德曰杜氏曰沙鹿山名陽平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按陽平今大名府也治元城縣山在府城東四十五里沙鹿西為衛地東為齊地其北則狄地也當三晉之問則不可繫之國矣沙鹿距晉甚遠而僖公時晉猶未至東方左氏附會晉卜僖之言而後僖因以為晉地其亦未之考與鄭漁仲曰沙鹿不盡晉地通衛狄此說得之但亦不知此時尚未屬晉耳按此

卷六 僖

說可存但又謂沙鹿地臨緣陵城則附會矣

狄侵鄭

狄侵衛而至于鄭其勢益張矣

冬蔡侯矜卒

失月日也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杜氏謂五年一朝近是以前此十年朝也

楚人伐徐

徐即齊故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叔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遂次于匡待諸侯之大夫救徐也凡救必宜先次以視變及候諸大夫來是事勢合當如此鄆儒豈足與道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厲楚與國以救徐故伐之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卷六 僖

季姬歸于鄆

己卯晦震伯夷之廟

記異也

冬宋人伐曹

同盟而內叛可以見伯業之衰也宋曹舊怨其爭復

始于此

楚人敗徐于婁林

宋曹內叛如此安能救徐乎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或書獲或書以歸無例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記外異也元正星隕為石繼之鳥飛不進而退皆異也石五六鷁適相互綴以成文爾

三月壬申公于季友卒

友名也大夫卒稱名無例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

卷六

曹伯于淮

淮近徐去年楚敗徐于婁林今為徐謀楚也

十有七年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英楚與國徐報婁林之役

夏滅項

承上言亦齊人徐人滅之也左氏謂魯滅之齊人以為討而止公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且諱之也按齊桓不嘗滅人國乎何以禁人也且春方伐英氏矣即使魯滅項安得止公乎

又十一年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亦以公故乎為此

說者皆因誤認滅項為魯不識為承上文故也則左

氏事實皆捏造誣罔于此昭然矣乃猶據相傳以為

親受指于聖人不亦可哀乎滅國乃齊楚爭衛之事非魯所為不辨自可見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九月公至自會

齊桓與公還夫人往會齊侯于卞齊侯還齊公及夫人還魯法當書公至而不及夫人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以春秋之世齊為始晉為

卷六

十八

繼也齊為盛晉為久也餘三伯不足數矣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宋人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夏師救齊 五

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贏齊師敗績

左氏謂宋襄公以諸侯伐齊納孝公而還此事不見

經程積齊力辨之謂若納孝公經當如書莊九年魯

納于糾之法或如莊六年衛侯朔入于衛之法予按

經亦有不可如是論者如重耳反國經亦不書是也

第二十二年齊侯伐宋圍緡不應以納已之恩而伐

之此則可疑也又宋春伐而魯救之夏伐而狄救之

救之者善也則宋襄伐喪之罪與其圖伯之迹俱不可掩矣經豈與宋乎哉

狄救齊

狄之救齊以衛故故是冬邢狄伐衛

經于狄惟稱狄不稱狄人下稱狄人者因邢人而併稱之也故于前稱狄不加標識今標識于下稱狄人之上以見之是為取義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

狄稱人因上邢人而及之便文也觀上狄救齊後二

卷六

十九

十一年狄侵衛可見矣鄙儒鯁生文理不識侈然解

經謂之進狄可憾也

二十年書齊人狄人同

邢向為狄伐今與狄伐衛從夷以害中國從讎以伐同姓恃其常理宜為衛所滅與

十有九年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以伐齊之役滕不從故執之與後三年滕子從宋伐

鄭即嬰齊也蓋執而即釋之矣

執者稱人與被執或名或不名俱無例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曹邾向從宋前年所與伐齊者然宋襄會盟僅二小國其能圖伯乎

鄆子會盟于邾 已酉邾人執鄆子用之

鄆子既會盟于邾經直書邾人執而用之未見宋襄使邾人之意或者邾方附宋借以媚之亦未可知耳

鄆子不名闕也

秋宋人圍曹

以曹南之會君不親往也

衛人伐邢

報去年冬之役然不敢及狄狄強可知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內書會外書人皆大夫也宋公不道大夫諸侯之心陳蔡近楚鄭服楚故要楚以為是盟為謀宋也二十年宋公為楚所執矣

梁亡

因民叛而亡故不書他國滅取

二十年

春新作南門

夏鄆子來朝

鄆宋之附庸知宋之不足恃故來朝宋魯

五月乙巳西宮災

鄭人入滑

滑姬姓畿內諸侯鄭既從楚而師入王畿之內無禮甚矣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為邢謀衛難也齊孝公盟楚盟狄盡反桓公之為可

謂不繼父志矣

魯楚人伐隨

隨近楚小國楚伐而服之

秦六傳

王

春秋通論卷七

新安首源姚際恒

僖公

二十有一年

春秋侵衛

為邢故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鹿上宋地宋襄前為諸侯所叛諸侯與楚盟于齊而謀之今宋襄復要楚于境內而與之盟且儼然以伯

主自命其秋之見執宜哉

卷七傳

夏大旱

記內災也

秋宋公楚子陳候蔡候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

執宋公者眾諸侯也非獨楚子也眾諸侯藉楚子之力而為之或楚子本謀而眾諸侯從之而楚子恃強乃居其功故下來獻捷也若經之所書本承上諸侯之文初無屬楚子意蓋陳蔡鄭許皆黨于楚而曹又宋之讎也安得不共執宋公以一快乎觀下公會諸侯釋宋公兩皆不特言楚子其義可見矣聖人据事

直書豈故不言楚子如所謂不與夷狄之執中國與分惡于諸侯之邪說哉

楚始稱子因上下與宋公陳侯等連言故亦稱爵便文也不然楚方肆惡于中國聖人胡為反進之乎餘見下楚人使宜申來獻捷下

冬公伐邾

杜氏謂為邾滅須句故非也黃東發曰邾嘗從宋伐齊魯救之不克又邾魯之親也而邾執而用之故怨邾特以邾與宋盟故未敢伐今宋為楚所伐故棄間伐之此說較得事情

卷七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鹿上與孟之盟魯皆不與故楚獻捷于魯欲以脅耳然公不懼楚即往會諸侯以釋宋公矣

此楚子使也何為復稱人于此見上因連文之故故稱子耳此與前稱狄稱狄人之義同亦聖人之取義也故以前亦不標識今標識于稱楚子之下而其謂稱子為進稱人為貶之邪說不待辨矣始自文公以後而間稱楚人間稱楚人者習熟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諸侯即承前會孟之諸侯也言諸侯者可見執之

獨楚子矣紛紛妄定褒譏殊可恨

二十有二年

春公伐邾取須句

須句邾邑劉原父趙鵬飛氏李廉氏黃東發李明德之說皆同今總括其意曰左氏曰須句風姓邾人滅之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焉據此則須句乃子爵奔因成風為魯事矣國滅而與君奔而反皆事之大者且有關於魯故經何以不書耶杜氏曰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須昌即今東平縣晉東北郡治距邾二百六十里當僖公時東平

卷七

之東南皆為魯有西北皆為齊有邾人豈能越魯境滅

須句以有其地乎魯人欲取須句直伐須句足矣又何必東伐邾而後西取須句耶況此年公既伐邾取須句矣至文七年公又伐邾而取之則須句不服魯而服邾者也非密邇于邾而服習其治魯又何煩再伐哉經書伐邾取須句與莒人伐杞取牟婁同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宋公復帥諸侯伐鄭者孟之見執必鄭為主謀也不然何以不伐楚而伐鄭乎是非特以其朝楚之故可知也第許方附楚于孟以執宋公者而旋亦附宋以

伐同盟之鄭反覆似波瀾其春秋諸侯之謂乎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公辱伐邾且取其地故邾報之

但書及戰勝負敵也謂魯敗者邪說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楚之伐宋雖憾于宋之伐鄭然伐鄭在夏而楚來伐

在冬豈復能救鄭乎左氏謂救鄭非也第其謂宋公

傷股以下年五月宋公卒觀之或是劉原父辨不稱

宋公敗績而稱宋師以傳為非謬矣敗應稱師安有

稱公者哉

春秋

二十有三年

春齊侯伐宋圍緡

乘宋之敝報其伐喪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秋楚人伐陳

左氏謂討其貳于宋非也按頓本屬陳以畏楚故叛

陳奔楚二十五年楚圍陳以納頓則此之伐陳為頓

明矣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杞稱子說見前不名史闕

二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左氏謂鄭人入滑王為滑請鄭不聽命王怒使頹叔

出狄師伐鄭取櫟按鄭人入滑在二十年夏今二十

四年安有閔四年之久謂鄭不聽命王怒使頹叔出

狄師伐鄭乎且經止書狄鄭未見有王而是冬天王

出居于鄭又安有方離鄭而伐之出居于鄭者即其

為附會無疑意者夏狄自伐鄭與十四年狄侵鄭同

是冬頹叔以狄師伐周王敗出居于鄭耳

春秋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此出奔而書出居為天王諱也

晉侯夷吾卒

不月日史闕

左氏謂去年九月晉惠公卒而經在今年之冬杜氏

謂文公定位而後告喪經從赴而書夫惠公卒懷公

立其時國無內亂及外難安得預知明年文公入而

閔其喪以待文公之告乎未可信也

二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諸侯卒名此燬字因下卒名而誤連上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直書其事而姑逆婦之非禮自見劉氏謂公下主大夫之昏為失禮何以知之謬論也

宋殺其大夫

大夫不名闕也義在于殺大夫故不名亦得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前二年楚人伐陳亦以此

卷七傳

六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衛齊讎也衛懼齊難故修好于魯為莒求平魯為之

會且挾二國以從楚也

莒慶莒大夫名下稱莒子其君也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尋洮之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

夏齊人伐我北鄙

齊春夏兩伐魯討北向二盟

衛人伐齊

助魯也

公子遂如楚乞師

敵齊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以歸之君名不名無例遠而微故闕則不名

冬楚人伐宋圍緡

時楚以師與魯中道乘間伐宋左氏謂楚以宋即晉

故伐此時晉之強未著未然

卷七傳

七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魯以楚師伐齊而取穀者楚也何為哉

公至自伐齊

二十有七年

春杞子來朝

杞稱子說見前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桓二年秋杞侯來朝九月入杞今春來朝秋入杞大

抵魯因其朝反苛責其禮不遵必伐之其侮弱如此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楚方圖伯而魯與陳蔡鄭許曹衛皆從之而宋獨不
與此楚之所以急圍宋也魯又往會諸侯而盟于宋
以諸侯在宋地也其助楚謀宋至矣

楚居首故稱人不嫌惟知文者可與道可見可以稱
人則順稱之聖人不欲定稱楚子也乃謂稱子進之
何心哉

二十有八年

卷七

春晉侯侵曹 晉侯伐衛

晉文欲救宋伐楚以圖伯業然猶持重未敢輕加楚
兵乃以曹近于宋弱而易攻為之聲援以解宋圍而
衛又魯所與盟而致之楚者伐衛則楚必救衛故先
侵伐此二國所以解宋之圍而侯齊秦之兵圖大舉
也左氏皆謂晉文報怨于此二國未然
此兩事同在于春故如此書鄙儒以兩稱晉侯遂生
議論其可厭如此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劉原父曰左氏曰公懼於晉殺子叢買以說焉然則

魯公妄以罪惡誣殺買耳非買之實不戍也春秋易
為違從其誣辭真以不卒戍罪買哉疑買見機設權

不卒戍事而公貪與楚歡遂以不卒戍罪買不復計
其行權也按此經殺公子買畢楚人乃救衛而傳云
楚人救衛不克公乃殺子叢與經相背其言詎可信
哉權衡中此說辨左最合錄之

殺書刺為內諱也

楚人救衛

楚人舍宋而救衛中晉文之計矣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卷七

九

此時齊秦之師將至故執曹伯畀宋人以怒楚使戰
也左氏謂界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
師敗績

其先晉以孤軍東攻西擊示弱以疑誤于楚楚亦以
恃強玩忽晉軍自此而伏齊宋秦三國之師以共擊
楚宋者楚方伐之國憤兵也齊者二十六年魯糾合
楚而伐之亦憤兵也若秦則車鄰駟鐵多猛士之風
者也合此三國精銳之師而城濮衛地此即楚救衛
之師方疲于奔走又出其不意其不一戰而敗也得

乎自經書晉侯侵曹以來皆詳著晉文致楚與戰
由定伯之業而所謂譎而不正者亦具見于此矣
楚殺其大夫得臣

敗由得臣也

衛侯出奔楚

衛侯之奔大抵因楚敗而懼晉也左氏謂衛侯欲與
楚國人不說故出其君以說晉此左氏言君奔之習
套然非國人即元咺也故後衛侯歸元咺出奔矣因
知叔武之立亦元咺為之也
君出奔或名或不名無例

卷七

十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魯侯鄭伯衛子晉子
于踐土

序晉侯于上晉文一戰勝楚而伯也衛侯出奔其第
叔武攝位故如在喪未逾年之君稱子此書法也
天王在鄭時既敗楚諸侯于踐土會盟將謀王復辟
也故盟訖乃往朝王焉左氏謂王子虎盟諸侯于王
庭又有天王下勞晉侯之說若然則是盟時王已來
矣豈有先盟而後朝王者哉前人多疑左氏是也

陳侯如會

後至不及盟故如此書陳侯本楚黨今以楚敗而亦

屬晉矣

公朝于王所

王所王在鄭地也王在朝則曰朝于京師王巡守則
朝于方嶽之下亦當曰王所也穀梁謂朝不言所此
不通之論也書公朝豈諸侯皆不朝乎下至申又書
公朝豈有公再朝而諸侯不一朝者乎故前儒有
言公朝以繫諸侯是也然謂言公朝以繫諸侯此亦
未知春秋之書法也春秋凡會盟必首書公所以尊
內此一定不移也今若如會盟首書公則當書公帥
諸侯矣公不可言帥也若統書曰諸侯朝王則不見

卷七

土

公之朝王春秋魯史朝王大事不可以沒公也故書
曰公朝于王所則既可以見公之朝而諸侯之朝亦
自見矣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衛元咺出奔晉

衛侯出奔而第叔武立必元咺主之使與踐土之盟
則將絕衛侯矣故衛侯入而元咺出也然叔武之殺
經無明文若果衛侯殺之當書殺其弟矣故据左氏
謂殺叔武衛侯不知其情則與經之不書似合然元
咺奔晉將以愬其君之殺弟也意者衛侯歸而叔武
見殺其罪必歸之君耳

陳侯歿卒

秋杞伯姬來

公子遂如齊

前魯以楚師伐齊取穀及楚敗晉伯魯失楚而畏晉故使遂聘齊自是齊魯復通好

卷七

士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
于溫 天王狩于河陽

左氏謂會于溫討不服也蓋為後執衛君及圉許也然非也諸侯會溫與天王狩河陽蓋一事也盟踐土之後王已歸京師溫周地晉侯將以覲王而王因出于溫以就見之也左氏謂晉侯召王亦未可信文元年晉襄公亦朝王于溫矣豈亦召王乎惟以天王之尊就見諸侯則是君下于臣不可以訓故孔子特書曰天王狩于河陽假巡狩之名而河陽即溫地變溫地言河陽亦所以殊天子此孔子取義之大者也而

此

壬申公朝于王所

說見上壬申承上冬言其月史闕

卷七

生

自是王歸京師矣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此後乃會溫之餘事

晉侯因其臣而執其君失理殊甚歸獄于王所謂假之是矣

歸之于與歸之同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君歸京師而元咺歸國元咺之罪顯然矣

諸侯遂圍許

許久從楚踐土溫二盟皆不與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園許

曹伯自宋歸也

諸侯歸國名不名無例歸與復歸無例歸書自某不書自某無例

二十有九年

春介葛盧來

狄不言朝聘而言來不足為朝聘卑之也王臣來朝亦書曰來尊之也書同而義異

公至自園許

致園許者以近事言也

卷七

十四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內不書主名外書人皆大夫也

左氏謂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未盡然王人與盟或

襄王之結諸侯晉文之定王室未可知也又謂王人為王子虎王子不當稱人尤非

秋大雨雹

冬介葛盧來

春公在會未見故復來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二十年齊狄盟于邢至是而狄背盟狼子野心豈可與之同盟哉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左氏謂元咺立公子瑕則是瑕已為君不當稱公子又瑕立為咺之君尤不當先臣後君以及書也故前人多疑之然則公子瑕何為者也意者咺暫使攝位既未成乎君而為咺所累故書及與

稱國以殺君與臣之辭也無例殺大夫必稱爵若不

卷七

十五

稱知其為何如人哉

衛侯鄭歸于衛

諸侯歸名不名無例書歸與復歸無例

晉人秦人圍鄭

翟泉之盟鄭不與有從楚之意故晉伐之左氏謂晉晉文過鄭鄭不禮焉豈其歷久而後報乎左氏言晉初年之

列國事皆類此不忍辨

秦晉之爭亦始此矣

介人侵蕭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公子遂如京師 遂如晉

報周公之聘也遂者繼事之辭無褒貶先書如京師而以如晉書遂此亦書法也

魯使卿如京師始此而如他國者屢見焉亦直書之而義自見也

三十有一年

春取濟西田

左氏謂分曹地此誤連前經執曹伯昇宋人而為言者也夫執曹伯在二十八年今三十一豈經四年之久而始分其地乎公羊亦知其難通謂晉侯頒所

卷七 傳

其

侵地于諸侯夫魯強曹弱曹安得侵魯之地且有何證乎蓋濟西田者齊魯所爭之田也濟西地在齊魯界故彼此互爭不繫之國此取濟西田我取之齊也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齊取之我也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齊向取之我而今歸之我也合經文前後觀之其義明矣若此時則齊方弱而魯恃晉以強故取之齊而齊無能難焉爾

公子遂如晉

魯方恃晉故汲汲以通好去年往而今年又往也左氏謂拜曹田然則去年之往為何事哉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郊有二有祭天之郊有祈穀之郊魯之郊皆祈穀之郊也祈穀之郊諸侯皆得行之祭天之郊在冬至經書魯卜郊多在四月可驗夏之二月故謂祭而郊豈有四月而祭天者乎故公羊謂魯郊為非禮謬也穀梁謂不時亦謬也若明堂位乃漢人邪說不可据且彼言孟春而此言四月又絕不相通也

三傳皆謂四卜為非禮以非禮故書此常事不書之謬義也襄七年三卜郊不從乃免牲經書之何與蓋經書卜郊者以其為大事也而其卜之從違牲之用

卷七 傳

其

免往往不同因得備書之爾

左氏謂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按經凡言卜郊者正為卜此郊日之吉否也非卜郊之可否也卜牛其前此矣不書也左氏之意似謂牛既卜矣日又卜矣故牛改名曰牲則是既得吉日牛已稱牲方復卜郊以卜郊為卜郊之可否非也

或稱牲或稱牛一也左氏謂牛卜日曰牲公羊謂傷者為牛亦皆非詩書禮言祭天者多曰牛矣豈皆傷者乎

三望公羊謂泰山河海賈逵服虔謂分野之星及境

內山川鄭玄謂海岱淮其說稍近然終不敢定也若
三傳皆以猶字為譏則非不曰望而曰三望正是諸
侯之禮何譏之有此亦常事不書之謬義也矯之者
以為幸辭又過矣聖人据事直書何幸之有三傳言
禮之謬故
詳解之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前五年伯姬來朝其子即杞桓公也自後來朝而我
伐之伯姬二十八年又來似為謝過今為桓公求婦
又來惟因杞弱為魯所凌欲求庇其子耳伯姬之苦

卷七 僖

十九

袁如此議論者何書之過乎所求者僖公次女叔姬
也其歸杞不見于經後為杞所出則屢書之魯以凌
杞而杞亦卒待魯女之薄如此

狄圍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衛為狄滅而遷八三十餘年無事亦齊桓之力也至
是狄又圍之遷帝丘說者以是責晉文晉文耄矣明
年即世豈能救之哉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

衛侵狄宜也及狄盟何哉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論事功齊桓不及晉文論心術晉文不及齊桓然齊
伯止于當身而晉文子孫相繼而伯此天也

三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經書入左氏謂滅非

卷七 僖

十九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報公子遂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晉文之與秦有力焉自晉連秦伐鄭而鄭間之秦晉
始相貳然晉文已老雖怨秦而不及發襄公新立即

伐而勝之其克承父志與經文本明順如常而妄者
謂有刺譏又有謂及字衍

者皆不
可解

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

左氏謂因晉喪非也下晉人敗狄乃是矣

公伐邾取訾婁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公伐邾報升陞之役也秋又使卿伐之甚矣

晉人敗狄于箕

狄連年伐鄭伐齊今賴晉襄敗之自此稍息焉

冬十月公如齊

是時伯無定主魯因齊聘而猶朝之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

左氏謂即安也

卷七

僖

下

陽霜不殺草李梅實

此恒燠若之咎徵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溫之會晉文以諸侯圖許許恃楚而終不服是以晉

襄亦繼父之志而伐之也

春秋通論卷八

新安首源姚際恒

文公

僖公子母聲姜
在位十八年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僖公薨于上年十二月故逾年即位即位必于歲首

不問已葬未葬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卷八

下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錫命錫命為諸侯也公繼世應立然必錫命于天子

始加重焉穀梁執常事不書之見謂禮有受命無來

錫命錫命非正也春秋諸侯繼世而立其立也豈必

朝天子而始受命乎

晉侯伐衛

衛成以執歸京師之怨故不從晉今晉襄伐之

經言晉侯伐衛則左氏謂先且居胥臣者非矣又謂

朝王經不書亦未可信

叔孫得臣如京師

使卿如周拜錫命也

衛人伐晉

衛能伐伯主亦強矣

秋公孫教會晉侯于戚

左氏謂晉圍戚及疆戚田然皆不見經

此大夫專會諸侯之始政逮于大夫之端見矣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頤

弑君父者稱國稱世子罪大惡極不知用何字以為

貶也

公孫敖如齊

卷八文

二

魯之伐齊皆先公事至是復通好

二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秦報殺之後伐晉而復敗也彭衙秦地晉師追而敗

之

書晉侯及秦師凡言及者皆是客之應主也豈可妄

生議論

丁丑作僝公主

禮家之言紛雜難稽據禮謂卒哭而祔祔則作主矣

諸侯五月而葬又謂諸侯七月而卒哭則作主當在

卒哭之時今僝公喪至此已十有五月作主則太緩

故左氏謂不時此與禮文合也然魯秉禮之國喪禮

豈無定制文公何事而緩作主乎或禮家言未可信

耶若公穀為二主之說分虞主練主禮家併無之是

為白撰矣

二月作僝公主將以八月入廟定昭穆而祫祭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盟不地在晉也左氏謂公不朝來討或近之

書處父不族無例

夏六月公孫教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隤

卷八文

三

左氏謂晉討衛衛請成按元年衛晉交伐自此會後

明年衛人會伐沈則晉衛已釋憾矣但經不書討衛

及衛請成何也

春秋自桓文沒後大國大夫與諸侯專會專盟者漸

多茲者魯與晉皆以大夫會盟三國諸侯明年伯國

大夫且會諸大八伐國矣三家專魯六卿分晉實基

于此此皆由諸侯自恣養尊處優卑視小國之所致

也履霜堅冰其亦不知戒哉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記旱災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大事大祫也亦即吉禘也禮謂三年之喪二十七月今僖公喪至此二十二月而即吉禘入廟故或又謂之遲其禮不可詳也

閔僖皆庶而閔為兄左氏謂逆祀者以其躋僖公于閔公之上是矣按禮諸侯五廟二昭二穆文公當以閔為昭僖為穆今躋僖于閔之上則僖為昭閔為穆亂昭穆之序矣蓋閔兄僖弟此世次也若廟次則父子固為昭穆兄弟則以君臣為昭穆僖嘗為閔之臣不論其弟兄也乃何休有兄弟同次不分昭穆之說

卷八 文

四

意謂閔僖同為穆而僖之望升于閔之上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孔穎達亦主其說殊不知一廟一主若是則一廟二主古無此禮也恐人惑其說附辨之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左氏謂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非也卿眾自書人何必列書諸國大夫之名乎又謂報彭衙之役亦非彭衙已勝何云報乎或以稱人為貶更不足辨公子遂如齊納幣

僖公喪至冬十月為二十三月若十二月為二十五

月二十五納幣至次年夏始娶則逾三年之期久矣君昏大事先事納幣未為不可左氏謂禮也是也公穀執常事不書之說以為譏謬也

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沈服楚故也

魯之遂敖得臣屢見經政逮于大夫文公為之也

衛始與晉合

夏五月王子虎卒

卷八 文

五

交于魯故赴

或謂不書爵譏之若尹氏卒劉氏卒不知譏王朝之臣何以如是之多耶

秦人伐晉

左氏謂秦取王官及郊遂伯西戎經皆不見然自是不復報晉必其得志也夫

秋楚人圍江

齊桓為伯江黃從之楚前已滅黃茲又圍江其後雖有晉救然卒為所滅二國之受害如此

雨僉于宋

郝仲興謂障天而下日兩近是

冬公如晉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此書公如晉之始先往不盟再往始得盟自此魯專

事晉國日削弱矣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明年江卒為楚滅是救之無功也

四年

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此文公母聲姜逆婦也聲姜齊女此婦孝公女聲姜

卷八 文

姪也書逆婦者如僖二十五年蕩伯姬卒逆婦之辭

不書逆之人者夫人姜氏以姑逆婦非正故為內諱

也且若書夫人姜氏逆婦姜則兩見姜亦不成文矣

姑于婦故不書夫人婦同姑族故不書氏書氏不例

夫云婦則自知姑矣此甚明白易見而千古以來竟

無人知之者何耶不然聖人何故于逆稱婦又不書

夫人又不書氏又不書所逆之人不知為何卿何大

夫如是之曖昧為辭者哉左氏謂賤逆公羊謂娶乎

大夫穀梁謂成禮乎齊說胡氏謂方逆而已成為婦

誅意之法就李明德謂不稱夫人不以定為夫人魯

人貶使為妾說胡氏曰夫人曰不解文義致生種種

邪說豈不可歎哉

夫人書至不書至無例

秋侵齊

秋楚人滅江

病晉也

晉侯伐秦

晉襄不忘秦而忘楚何耶

衛侯使甯俞來聘

甯武子為政通魯好也

卷八 文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風氏莊公妾僖公母文公祖母不稱夫人宜何稱邪

說之可惡如此

五年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王不稱天仍舊史偶遺也下同或云來歸或云歸無

例若以無來字為論則下會葬何以有來字乎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夫曰我小君者孔子之辭也孔子以為君夫人而說

經者必欲反之與孔子為難何也豈儒謂成風書葬

乃有二夫人入廟亂倫易紀夫子為君而母不得入廟世有此理乎禮婦祔于祖姑妾祔于妻祖姑則妻之入廟何待問乎天子諸侯大夫士禮同也

王使召伯來會葬

夏公孫敖如晉

不如京師謝王乃如晉何也

秦人入郿

秋楚人滅六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

卷八文

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陳小國與魯未通好蓋行父之私交也

秋季孫行父如晉

去年夏公孫敖如晉今年秋行父又如晉三家之汲汲于晉如此

汲于晉如此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晉狐射姑出奔狄

左氏謂射姑殺處父察經文書國殺未見射姑殺之

也公穀又以君漏言附會其書晉殺之文尤不可信大抵晉靈之立非處父及射姑意故處父殺而射姑出奔耳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告月月字朔字之誤蓋曰上月字而誤耳論語云告

朔可證書閏月不告朔則前此告朔可知文公始忘

于禮事必以為天無是月與閏為附月之餘日亦如

喪事不數閏之類此皆公穀所說文公之不告故于

閏月不告孔子謹記其始為其後羣公每閏月皆不

告朔又其後併常月亦不告朔矣故子貢欲去告朔

卷八文

九

之餼羊也猶朝于廟者告朔後曰而朝廟今雖閏月

不告朔猶如常月朝廟也亦併記之猶朝于廟公穀

謂其可以已固謬胡氏謂幸之之辭亦非言猶朝于

廟政以見不告朔之非也夫朝廟者本為告朔既不

告朔則朝廟亦虛為耳此孔子之書法也

告朔畢即以是月聽是月之政謂之視朔禮謂之閏

月不告朔仍視朔也即常月不告朔亦仍視朔也告

朔禮事也視朔政事也故雖急于禮事而政事必不

可怠也自十六年書公四不視朔併政事而亦怠之

矣或以為公疾云

七年

春伐邾 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郛

說見僖二十二年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人殺其大夫

不名闕說詳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下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 晉先蔑奔秦

趙鵬飛氏曰晉襄之卒于是期年其葬久矣豈晉至

是始謀立君左氏之說必不然也且左氏初言先蔑

在秦次言先蔑將下軍則蔑在晉蔑既迎雍于秦則

卷八文

十

必不將兵以拒秦苟已將兵拒秦豈容復奔秦耶理

無可通黃東發曰據經文次第則傳文誠不足憑蓋

全與經文相背也是二說者皆足證左氏之誣

書奔與書出奔無例

狄侵我西鄙

狄嘗侵齊侵宋侵衛至是遠來侵魯益無忌矣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是時晉靈公幼趙盾為政代君出盟此諸侯不序大

夫不名甚略不可曉左氏曰謂公後至不書所會非

也經明言公會何言後至乎

冬徐伐莒 公孫敖如莒位盟

徐不稱人夷也且漸逼于我矣故敖如莒位盟協謀以備之

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襄王崩頃王立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趙盾公子遂皆晉魯之強臣大夫相與專盟始此左

卷八文

十一

氏謂報扈之盟未然盟豈必報乎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與戎盟恥也左氏謂書公子珍之尤不可解故謬例

實起于左氏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 丙戌奔莒

左氏謂奔莒從己氏似未可信李明德謂敖以君命

弔襄王之喪時王室厚求弔使故不至而復公怒其

不終事將罪之遂奔莒按明年有毛伯來求金之文

此說似近之

金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 宋司城來奔

宋臣皆闕其名不可曉既不書名自書其官矣若既

不書名又不書官則殺之下奔之上當何書耶三傳

及後人皆從官立論可謂癡絕

九年

春毛伯來求金

王室大喪諸侯莫聘故來求金與隱三年武氏子來

求聘同

夫人姜氏如齊

出姜歸寧蓋始不安于魯矣

春秋文

二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辛丑葬襄王

魯曰毛伯來始使卿往會葬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時趙盾專國以致此亂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夫人不書至書至者為十八年夫人姜氏歸于齊起

是特筆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屢書晉人殺大夫以著趙盾專政擅殺將為弑君之

漸也

楚人伐鄭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楚自城濮之敗十五年不敢窺中國晉文襄後又

復強矣

夏狄侵齊

九月癸酉地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

凡來聘君皆書爵臣皆書名此非于楚進之褒之也

莊二十三年書荆人來聘此時國號尚未定况其爵

與臣名字使臣書氏不書氏無例

張洽氏曰伐鄭而聘魯亦遠交近攻之意也

春秋文

十三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櫬

僖公成風兩櫬也先僖公者以君為主又亮于前也

然皆久矣秦人始歸櫬者蓋借以為名思交于魯僖

伐晉也猶楚伐鄭而聘魯之意

癸曹共公

十年

春王正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稱秦者必未知其君與大夫故稱國然亦間有之惟

此與成三年鄭伐許昭十二年晉伐徐虞而已說者

咸謂狄之夫狄惟書狄常也然不書書狄人乎狄可稱人則秦不稱人非狄之也

楚殺其大夫宜申

據左氏謂宜申謀弑君被殺若然則稱國殺及書官無例可知豎儒又別為其說所以惡利口之解經者然左氏之說却未可信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蕞子盟于玄栗

蕞子周大夫

冬狄侵宋

卷八

狄侵邢衛齊魯矣至是而侵宋則中夏之國鮮有不受其害者矣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楚子書次見其包藏禍心以窺中國之意

經止書蔡侯而左氏謂陳侯鄭伯宋公皆從杜氏篤信左氏謂三君失位不列于諸侯說者從之不信經而信傳有是是夫

十有一年

春楚子伐麇

厥貉之次不得志也故伐其近國

襄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

魯欲尊晉以致諸侯故大夫為此會左氏謂謀諸侯之從于楚者按此三年以後始有新城之盟皆諸侯親至而趙盾代晉侯茲二人之盟豈謀楚者哉

秋曹伯來朝

新即位也

公子遂如宋

左氏謂復司城蕩意諸目賀楚師之不害大抵皆臆度也

秋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卷八

狄侵齊鹹魯地得臣邀而敗之見魯大夫之強也然

政逮大夫亦由此矣

左氏謂長狄剽原父已非之

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邾伯來奔

莊八年邾降于齊今未見有侵伐而來奔者必內亂也

據左氏十二年春邾伯卒邾人立君太子來奔無論事之有無諸侯在喪稱子今太子耳尚未即位乃稱

伯耶

杞伯來朝

杞嘗稱子矣茲又稱伯者可見春秋無例也

二月庚午子叔姬卒

若謂文公之女文公四年始娶不應有及笄之女若

謂僖公之女十四年齊人執子叔姬此僖公之女也

不應有二子叔姬未詳李明德謂必伯姬之誤蓋杞

伯姬也然未敢從

夏楚人圍巢

近楚小國

秋滕子來朝

卷八文

宋

秦伯使術來聘

和魯將以伐晉而魯以與秦好望視晉之受伐非理

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不言及無主客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諸鄆皆魯邑以防外故帥師

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貜除卒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世室屋壞

世室左氏作太室則為周公廟洛誥所謂王入太室

裸乃太廟中之室也公羊云魯公之廟世室禮明堂

位以魯公之廟為文世室亦同穀梁云太室猶世室

也伯禽曰太室郭氏謂文武廟謂之世室皆百世不

毀魯之有世室僭也李明德謂世室藏桃主之室議

禮紛紛卒無定說愚按謂周公之廟者近是故于其

屋壞也孔子感而志之

冬公如晉 衛侯會公于沓

卷八文

志

狄侵衛

僖三十二年衛與狄盟至是狄乘衛侯之之沓也侵

之狄豈可與盟哉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

渠

衛屢受狄侵而懼楚鄭亦為楚所伐諸侯雖救之無

功也晉伯至靈公雖不振然文襄之餘烈猶存故衛

鄭皆因魯以附晉而敵楚魯與晉睦由是通衛鄭于

晉為明年新城之會而晉伯因稍振為亦文公之功

也左氏謂衛鄭請平于晉未然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叔彭生即叔仲彭生疑道仲字邾為魯伐多矣茲故
來伐而魯亦報之國小終不能敵也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昭公卒舍即位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齊西
同盟于新城

公前如晉合衛鄭以致此盟同于外楚而晉勢一振

卷八文

十

楚亦稍知懼焉惜乎趙盾主是盟為強臣病晉之漸
耳蔡獨不與此盟則知厥貉之會惟蔡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星變也星孛孛星也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季明德曰邾距晉甚遠自文公始伯以來僅一會溫
以後絕無往來捷菑何目遠奔于晉而晉亦肯遽納
之哉蓋捷菑之奔必先至魯去年公如晉必以捷菑
往託焉晉納捷菑事魯必謹此魯欲服邾之計也晉

方善魯遂納之不顧邾之已立長君也非義甚矣邾

人拒而弗克納見晉伯之不能行于小國也然不求
勝而去亦可見其不急于納捷菑矣此論甚合事情

九月甲申公孫款卒于齊

內大夫奔外卒不書書之者為下齊歸喪起也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雖未踰年稱君者成乎其為君也

宋子哀來奔

稱名稱字無例左氏以為責之謬也即日宋奔何責
之之有

卷八文

十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子叔姬

單伯說見莊二年單伯逆王姬下此蓋其後人也子
叔姬僖公之女祀叔姬之婦加子以別之猶禮家所
謂女子子也子叔姬為齊舍之母魯使單伯如齊逆
子叔姬歸商人執單伯併執子叔姬不與其歸見商
人之橫逆無道也左氏謂襄仲告于王經不言王事
且逆子叔姬小事耳何必告王以天子之使臨齊乎
又當時王室日微何足以懼諸侯乎為此說者無非
誤以單伯為王臣也然即以下單伯至自齊觀之亦
可驗單伯之為魯臣矣若公穀謂道淫更謬妄不足

辨

十有五年

春季孫行父如晉

為單伯與子叔姬故

二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懼子哀之怨來修好也

夏曹伯來朝

曹伯自十一年來朝至是越四年又朝蓋畏齊而思託魯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卷八 文

敖以有後故得歸喪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齊釋之

至自齊至魯自齊也使為王臣當書自齊歸京師豈但書至魯沒却歸京師一節乎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楚不能救亦弱矣

秋齊人侵我西鄙

季孫行父如晉

一歲再如晉告齊難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諸侯新城之諸侯也不序散而無統略之也行父求晉謀齊諸侯不得已為此盟無能得齊尋復散矣左氏謂齊賂晉侯非也下齊人來歸子叔姬何必賂晉况齊侯侵我西鄙其恃強而無所畏可知也左氏又謂晉侯蔡侯在是亦非晉靈幼弱前此會盟皆趙盾卻缺為之若蔡侯則從楚久矣諸家又謂公不與亦非非公則行父耳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卷八 文

以扈之盟故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齊侵我以見諸侯之無能為也遂伐曹以曹兩朝魯也

十有六年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魯求平于齊公疾季孫往受盟齊侯弗許不與大夫盟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朝

自二月至五月不視朝公疾也餘說見六年閏月不

告月下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丘

左氏謂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乃得盟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文公母聲姜也

毀泉臺

據左氏謂有蛇自泉宮出故毀之此未可知若其謂

蛇如先君之數則涉附會矣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卷八文

弑書宋人必其傳聞不實故不書主名也

十有七年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國語謂趙盾為主近是然則不足為討逆之師矣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齊侯伐我西鄙

盟矣復畔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服于齊也

諸侯盟于扈

即前盟扈之諸侯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薨于臺下非正也

秦伯營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商人弑君者既為君則稱君矣豈有貶法哉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卷八文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文公夫人出姜生太子姜敬嬴生宣公仲遂欲廢太

子而立宣公故與得臣如齊謀之

冬十月子卒

仲遂遂弑太子未踰年稱子書卒為國諱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

出姜子被弑茲大歸也仲遂誣之以罪而出故謂之

出姜左氏謂之哀姜非也莊公夫人已諡哀不當更

有哀姜之稱

季孫行父如齊

行父亦與聞弑者也故夫人歸亦如齊恐夫人之
愬已也然齊惠亦為弑君者所立方善于親魯出姜
乃其兄孝公之女何暇顧之哉而行父亦曰以為諸
會納田之舉矣自是三家專魯而季氏為尤甚
吾弑其君庶其
弑君書國傳聞不實闕疑之意

卷九

宣

春秋通論卷九

新安首源姚際恒

宣公

文公庶子母敬
藏任位十八年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踰年即位故書

公子遂如齊逆女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未暮而娶也直書之而其惡自見稱婦有姑之辭也

稱婦姜與婦姜氏無例

夏季孫行父如齊

卷九 宣

拜昏也

晉殺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左氏謂討不用命謂河曲之戰也然已七年矣豈至

此時始討乎

公會齊侯于平州

公新立結成于齊大夫為之也

公子遂如齊

拜平州之成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書齊人取而魯之願納自見蓋魯君臣以賂深結齊

也而齊之貪以黨惡亦見矣

秋邾子來朝

邾近屬齊今以齊魯結好故復朝魯

楚子鄭人侵陳 遂侵宋

鄭從楚伐國

晉趙盾帥師救陳

左氏謂救陳宋而經止書陳益楚侵宋必越陳故救

陳則宋亦解此經所以不書救宋也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棗林伐鄭

趙盾救陳次于棗林四國之君會之伐鄭平心觀之

卷九宣

二

初無褒貶于其間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穿盾之黨也書帥師侵崇見趙氏之積強而弑逆有

由矣

晉人宋人伐鄭

前晉合三國伐鄭以爲宋也今不復合三國而獨與

宋伐鄭

二年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

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此鄭報宋而宋獨與鄭戰也宋敗矣晉無功焉

秦師伐晉

報崇之役也秦晉息爭七年茲趙穿始為啓釁故晉

靈益憤之矣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爲宋報大棘之役趙盾主之亦名焉而已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經書趙盾弑則趙盾弑矣即使趙穿弑亦趙盾弑矣

古來弑君者豈必皆手刃乎固不必待前人之啟而

後知之矣

卷九宣

三

左氏之言原不可盡信今惟以二端言之鉏麇將觸

槐而死之言誰聞之而誰錄之乎一也所載仲尼之

言如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苟以盾為

良大夫必不書其弑君今書其弑君必不稱為良大

夫且云為法受惡者蓋以春秋所書弑君則盾受弑

君之惡名也若然何不書趙盾弑君而作此自縛

自解之嘆乎至于越境乃免之言則盡人可知其謬

二也即此二端而其餘可例矣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匡王崩定王立

三年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杜氏曰不以王事廢天事謂喪匡王也此何必言王

制云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則越紼而行事豈

儒因杜註而遂妄生議論可恨如此

葬匡王

楚子伐陸渾之戎

復楚人侵鄭

鄭從從晉者必以趙盾既弑君而事權歸一足以為倚也故楚人侵之左氏因此遂謂晉侯代鄭鄭及晉

卷九宣

四

平經未見其事也

秋赤狄侵齊

赤狄始見經

宋師圍曹

左氏謂武穆之族以曹師代宋故宋報之然宋圍曹則書而曹伐宋則不書何也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四年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郕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莒郕相怨郕乃魯之姻國公欲為郕平之而義不足

以服莒故莒人不肯然本欲平而伐之則過矣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經書歸生弑則歸生弑矣左氏所載未可信即以食

龜一事觀之豈有以一飲食之微而遽弑其君者哉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

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

卷九宣

五

三年楚人侵鄭矣茲又乘亂伐之非為討賊可知也

五年

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秋七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子叔姬文公之少女也若謂宣公女宣公娶才五年

耳

叔孫得臣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若反馬則高固來不必子叔姬來若歸寧則子叔姬

來不必高固來

楚人伐鄭

楚三年中几三伐鄭

六年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以其從楚也

說者以弑君者或被殺或出奔多不復見經茲趙盾仍見經故舍經從傳謂弑君為穿而非盾夫弑君者或被殺或出奔常也今趙盾弑立自為仍當國如故有事則書何礙其為弑君耶

卷九宣

六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七年

春衛使孫良夫來盟

魯事齊而外晉今衛致魯從晉將為黑壤之盟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

萊近齊小國齊伐而魯助之

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

冬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按三年楚人侵鄭左氏謂晉侯伐鄭鄭及晉平經雖不見晉伐鄭之事然自此楚三伐鄭則當時鄭及晉平可知也乃于此會又言鄭及晉平豈為得其事理乎晉成公為此會蓋欲復興伯業非為平鄭也宣公事齊外晉今為衛良夫所致然終非其本願故後不復會晉

八年

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卷九宣

二

有疾而復

卒已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或書公子遂或書仲遂無例不必謂蒙上文公子也李廉垂齊地名或謂魯地非卿卒于本國不書地也聞計明日猶繹非譏當祭聞卿卒樂可去祭不可不卒事也經蓋謂其猶行繹禮但萬入去籥略示去樂之意

穀梁曰譏宣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此繆語蓋誤認昭十五年叔弓卒去樂卒事之文也當時叔弓在廟故去樂卒事今仲遂卒于垂辛巳祭當祭之時

卿卒不告事畢乃告故明日猶繹去籥以示去樂之意
意竟不去樂也則當祭之時安得有去樂之事乎公
穀人多知其謬皆不辨此等細微人不及察且闕禮
制故辨之

先言辛巳有此二事再言壬午猶繹以見事義公穀
及時本分為二條然則上列辛巳二事何為耶

戊子夫人嬴氏薨

宣公母也說見成風薨

晉師臼狄伐秦

中國從夷狄以相伐無道甚矣

楚人滅舒蓼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巳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亢葬庚寅日中而克
葬

禮言庶人縣封葬不為雨止正言天子諸侯葬之宜
為雨止也故左氏謂禮也是餘俱贅說

城平陽

楚師伐陳

陳不知何時又即晉故楚伐之然晉不能救自是復
即楚

九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仲孫蔑即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也他人不如京師即
有如者未至而復而蔑獨終事亦足以見其賢也

齊侯伐萊

齊兩伐萊而赤狄之侵則不敢報可以見惠公之畏強
侮弱矣

秋取根牟

卷九

九

根牟界齊魯夷國公羊以為邾婁之邑非

八月滕子卒

佚其名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
伐陳

會扈伐陳以陳即楚也是時齊不睦于諸侯而魯事
齊謹故亦不出會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諸侯卒于境外故書地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宋人圍滕

伐長也亦承晉之喪也

楚子伐鄭

稱楚子親將也

晉卻缺帥師救鄭

晉成方卒楚即伐鄭而卻缺救之無功是以十二年

爲成陵之盟

陳殺其大夫洩冶

殺有罪無罪皆書大夫皆書名稱國殺或稱國君殺

亦無例

卷九宣

十

十年

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或曰公如齊請之或曰齊以魯事我謹酬之

言我或不言我言歸或言來歸俱無例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巳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是時高國專權立頃公崔氏之勢未張必有所不合

不能安其身故出奔耳

崔杼弑君在襄二十五年今文十年距弑君時五十

一年此時杼若二十則七十餘歲弑君必未然也此

必杼之父書之者亦謂杼歸而弑君張本其歸則不

書或曰不名以族奔也

公如齊

奔喪也

五月公至自齊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陳靈公既通夏姬必寵任其子徵舒至于權勢日盛

卷九宣

十一

卒以弑君左氏極形容房帟淫褻之狀未可信且亦

未可施之于經也

六月宋師伐滕

去年圍之今又伐之以滕之事魯也左氏謂滕恃晉

而不事宋滕距晉甚遠安能恃之耶

公孫歸父如齊葬亦惠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去年楚子伐鄭鄭從楚茲晉文帥諸侯伐之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季子王子而字季者也猶後之王子札稱王札子

也左氏謂母弟若然當稱其弟矣

許翰氏謂自是王靈益亡王聘益輕春秋不復錄矣

非也自是王不聘有之不然春秋他事皆書何獨于

王聘不書哉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邾雖屬齊然元年來朝矣何為伐之而取其邑耶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聘嗣君

冬公孫歸父如齊

左氏傳

上

左氏謂伐邾故

齊侯使國佐來聘

報魯聘

饑

楚子伐鄭

鄭又即晉楚又伐之

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古楚子于工以其主此盟也書陳侯于次以其父屬

楚也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四年齊魯平莒莒不肯于是魯伐之至是魯伐而齊又助之

秋晉侯會狄于欒函

書晉侯會狄以見此時無伯惟楚強矣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

儀行父于陳

楚子殺陳夏徵舒為入陳計也入陳為納孔寧儀行父二人也非能討賊也徵舒之弑在十年夏辰陵之

左氏傳

上

盟在十一年夏若果有討賊之志何以與之盟乎是

其借討賊之名以入人國可惡甚矣

孔寧與儀行父左氏謂與陳靈昏淫有無未可知經

不書出奔略之也然書納者以二人由是執陳國政

其心從楚而不敢貳有關故故書之

楚人楚子無例書丁亥入陳則殺徵舒在丁亥之前

故先書殺後書入亦無例孔寧儀行父不繫之陳者

以下有于陳之文也

十有二年

春葬陳靈公

楚子圍鄭

鄭自此從楚以晉之不足恃也至成五年蟲牢之盟始復向晉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泌晉師敗績却鄭地左氏謂救鄭是經不書救鄭以鄭已從楚而晉師後期也晉自文七年後趙盾專會盟之事而荀卻繼之日與楚爭宋鄭陳三國而楚莊甚強卒使三國受禍者二十年自鄭之戰而晉楚始判三國皆服于楚至成六年以後晉楚復爭鄭而問及陳宋兵連禍結搆怨無已然則晉之君臣其既不能自振而復

卷九宣

十四

昭害人國為何如哉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蕭宋附庸之近楚者楚滅蕭以脅宋也若定十一年辰佗弒公子地入蕭以叛此宋邑非此蕭國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以却之敗也陳鄭服楚矣惟宋尚可要故盟之而宋乃伐陳焉

宋師伐陳 衛人救陳

宋為盟故為晉伐陳衛人救之首背盟矣然陳為楚

所凌亦不得已也伐之不已甚乎

十有三年

春齊師伐莒

十一年齊魯共伐莒茲齊專伐之

夏楚子伐宋

以其伐陳也左氏謂以其救蕭非也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据左氏謂討却之敗與清之師按清之師不見于經却之敗已逾年矣何為至是始討而其敗實由荀林

卷九宣

十五

父也此皆難信至謂滅族尤不可信秦始皇為滅族之刑

十有四年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氏謂避晉討而殺孔達以說晉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十二年楚子伐鄭而鄭從之故晉復伐鄭

秋九月楚子圍宋

去年楚伐宋至是而又圍之陳鄭已服楚急于得宋

故也自此歷三時而後與楚平亦見宋之能持久矣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謀救宋也

十有五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宋魯相鄰宋亡則魯危矣故歸父先會齊侯齊侯無以應之不得已而會楚子于宋以求服也魯自此漸知齊之不足恃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宣

宋及楚平善宋也然而天下南北之勢已定于此焉稱人者君在而臣為之之辭也平或稱人或稱國亦無例

六月癸卯晉師滅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楚圖宋久而晉自邲之敗不敢與楚交鋒以救宋乃區區滅赤狄何哉

秦人伐晉

秦自八年為晉與白狄所伐至是復修怨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札子王子召札者左氏謂王孫蒍使之殺之若是

不當書王札子矣王不能制外諸侯使之自相殺伐久矣茲內臣亦然則王室之衰不可知乎

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去年公孫歸父會齊侯茲仲孫蔑又會齊高固欲以恃齊而齊卒無志于魯自此魯亦去齊而即晉矣

初稅畝

初稅畝者始不行徹而既取公田復稅私田為十而取二也或謂廢公田而稅畝仍為十取其一此說之非有四論語哀公曰二吾猶不足二蓋自宣公始若

宣

宣

宣公止稅其一則後之始為二者春秋何以不書一也宣公以國用不足而稅畝若止稅其一與入其一等耳何煩變制二也孟子言助法曰國中什一使自賦則助法原兼貢法若稅畝取一即貢法也貢法三代行之經何以書初稅畝耶三也且但稅畝而取其一則必廢公田八田至戰國時始廢不聞秦秋時已廢也四也然宣公初稅畝即為廢公田之漸廢公田即為開阡陌之漸所繫非細故春秋謹志之

冬蠆生

饑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夏成周宣榭火

成周東周也即周公洛誥所營之下都以其為成王所定故名成周榭相傳為講武之所宣榭者宣王所立也宣王復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事立其榭焉若謂宣王廟廟無榭也且何以在成周乎

秋邾伯姬來歸

邾伯姬文公長女宣公時嫁于邾為邾所出故書來歸

冬大有年

幸之也

十有七年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或書盟或書同盟無例此宋與楚平之後諸侯咸懼

故為是盟也魯向事齊今始從晉與衛曹邾同推晉

為盟主焉齊自翟泉以來久不與會盟之事左氏所載婦人笑事最不足信前人已多辨之謂微會乃在未笑之前豈預知其見笑而為之會以討之是也况

怒齊者晉也魯衛曹邾何怒焉然晉僅與四國盟而齊不與茲後之所以伐齊與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盼卒

公之弟或稱公弟或稱公子無例或名或字亦無例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晉以魯之絕齊而黨我故欲嗣伯業為伐齊之舉也左氏載齊侯會晉侯盟于繒經何以不書且後何以

復伐齊乎

公伐杞

魯杞姻國而魯終不能釋憾于杞如此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郕子于郕

邾郕為鄰邾屢世虐郕如此

甲戌楚子旅卒

楚書卒始此後不書葬則聖人之取義也吳亦同故特標于書卒以見之焉

公孫歸父如晉

公新結晉使歸父聘之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筮遂奔齊

歸父與父仲遂自宣公之立得君專寵連年事齊聘晉無間也歸父使晉而還適遇公薨是時季孫行父當國以公之寵任歸父也謀逐之歸父乃奔齊左氏謂歸父與公謀逐三桓夫公新結于晉而歸父又素

卷九

二十

不善事晉安得遽以此謀告之哉且是時三桓雖已強然未必遂如定哀之世宣公亦未必遽欲去之也季氏于君骨肉未寒即謀逐其寵臣固為惡矣而歸父奔敵國以恃無恐甘為之腹心亦豈為純臣哉

春秋通論卷十

新安首源姚際恒

成公

宣公之母聲姜在位十八年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周二月夏十二月無冰恒燠也

三月作丘甲

備齊也歸父奔齊故三桓懼而設備作丘甲

卷十

一

丘甲之法古無明文左氏無說杜氏據周禮小司徒及司馬法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謂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按周禮偽書本襲司馬法而小變其文而司馬法亦戰國述穰苴所言是後世之法不可以證前且其云丘甸所出乃牛馬車乘徒卒之數非甲也與此亦不合若其使丘出甸一丘而兼四丘之供其謬人皆知之無論矣穀梁謂驅四民造甲稚語亦無論胡氏據李靖對問

以唐事證周事已屬可笑况此又偽書宋阮逸所造然則併非唐也不學無術一至于此益丘者田畝也甲者甲冑也凡軍行必帶甲當時甲冑器械皆官作而給之田畝惟供車曰賦車今併令出甲故曰作丘甲是賦車又賦甲矣厚飲于民故志之

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懼齊以結晉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王師不言戰無與為敵也故言敗可言戰不可此孔子之取義也

卷十

冬十月

二年

春齊侯伐我北鄙

齊伐魯不過四鄙而魯之報齊合三國之兵為章之戰則甚矣

夏四月丙戌衛良人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齊師自魯伐衛報宣十八年子臧之役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魯四卿並出亦春秋變文以見征伐之在三家也書行父于首以歸父在齊急欲勝齊也而齊之失魯而抗晉亦有以自取之與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袤婁

齊侯使國佐如師與楚屈完來盟于師異書齊侯使見齊侯之憾也及國佐盟于袤婁與盟于召陵異及國佐盟于袤婁見晉魯之不汲汲欲盟將至齊之城下而始與之盟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遫卒

卷十

取汶陽田

魯勝齊故取其田

冬楚師鄭師侵衛

斷道之盟魯衛曹從晉楚見齊魯不睦晉又專攻齊而不敢及已遂與鄭侵衛此見楚之日益肆而晉之自失事機也左氏謂救齊楚未嘗與齊睦何為救之哉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蜀魯地是時楚師侵衛而嬰齊先至蜀亦以與魯素睦來尋舊好而成公特親會之季明德曰楚雖強橫于魯實親故僖公出盟而宋襄釋歸父往會而宋圖平凡有所言無不聽命其說是也左氏遂謂遂侵我師于蜀非矣若是經何以不書乎然成公懦而懼楚以諸侯之尊下與大夫盟既失之而且合十一國之大夫與之盟則又甚矣書公及公為此會也首楚人以楚為盟主也楚人即嬰齊也諸國皆書人以不盡知其名也故楚亦同稱人左氏謂盟也于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非也安有合十一國之大夫而謂之

竊以不使晉知者哉

甚矣成公之為此會盟可以得已而不已者也李康氏曰楚專中國之盟莫盛于此以楚成之強所得者陳蔡鄭許四國而已以商臣之暴所得者亦不過陳蔡鄭宋四國而已難以莊王之盛而展陵之盟亦不過陳蔡二國從之今蜀之盟諸侯從之者十一國晉不敢爭其後四十三年然後晉楚之從交相見又八年楚靈求諸侯于晉晉蜀之役啓之也今按此說安得不咎成公之得已而不已者與成公時行父諸臣當國蓋諸臣為之然自應指成公

是役也薛與鄆皆來與盟失小國附庸之義矣自此後小國無不與盟會者茲役為之也亦春秋之一變也

三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觀此條則知去年冬蜀之會盟皆諸國大夫而其君尚未嘗屈服于楚也不然豈有冬從楚而春從晉者乎又豈有冬盟鄭而春伐鄭者乎是以謂成公之得已不已為此無益之舉也

斷道之盟魯與衛曹同今之伐鄭依然前會而且加

宋馬蓋晉伯之餘威猶在也若宋衛以喪而從金革之事則大非矣

晉帥諸侯伐鄭者以楚故也左氏謂討邲之役夫邲之役在宣十二年是時楚伐鄭晉以救鄭致與鄭何憾至十四年鄭復從楚故晉伐鄭即其時伐鄭不得謂討邲之役況謂此時為討邲之役豈非夢語耶又謂鄭公子偃師禦之覆諸鄭敗諸丘與亦經所不見未足信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新宮者宣公之宮也宣公曷謂之新宮三年之內不忍遽稱諡故稱新顧命召公稱成王曰惟新陟王可證莊公丹楹刻桷于桓宮稱桓宮者其時去桓公已遠也三日哭成公之知禮也故孔子特筆志之自公穀及杜氏皆以三日哭為禮而胡氏獨反之以為非禮此妄承常事不書之說而益甚焉者也夫常事不書之說創自公穀尚不敢以為此非禮而宋人承之者乃敢以為非禮此何說也為親喪之事而哭以為非禮則笑反得為禮乎是其人心肝全無乃以釋經

卷十成

而傳世不大可怪也耶又以其不舉諡為神主未遷謂今二十八月緩于遷主失禮一神主未遷而哭失禮二其妄論禮制尤不可不辨古者卒哭而祔祔者祔于祖廟也以孫祔祖故名祔迨喪畢吉祭之期始祔其親盡之祖及遞遷其祖父之廟而以新主置廟焉宣公之喪此時二十八月括禮謂三年之喪二十七月則此時已遷主于祔廟矣以其新遷故不曰宣宮而曰新宮也當時太廟稱廟羣廟多稱宮夫祔廟災神主在是其神主併災與否固不可知總之為人子者不可不哭哭而三日情禮之至也

又檀弓曰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檀弓乃漢儒所作正本此經為說先人之室即先人之宮祔廟也胡氏乃誤認為先人生時所居之室總之為兒童之見而已矣奚足辨焉

夏公如晉

朝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左氏謂許恃楚而不事鄭故伐之非也鄭亦事楚何為伐之哉蓋自隱十一年鄭伯入許鄭許世讎也後

卷十成

七

楚人圍許許服于楚鄭雖屈于楚而終不能釋憾于許也然鄭與許鄭楚必越許而後至鄭是鄭當睦許以為外捍今屢伐之為計亦左矣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棘汶陽之邑也不服取田故圍以師焉

大雩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虜谷如

此赤狄之餘種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 丁未及孫良夫盟

此晉來要盟于魯以拒楚而假聘為名也盟以拒楚者以成公蜀之盟也衛服于晉故聞之亦使人來焉魯既盟晉不得不盟衛矣故丙午盟荀丁未盟孫盟不繫以國蒙上文也

鄭伐許

一歲再伐許甚鄭也或稱鄭或稱鄭伯無例說見前四年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宋聘魯始此宋聞晉衛聘魯故華元亦來然不敘要

卷一

盟則上年衛之盟藉晉之威可知矣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為明年出叔姬故來朝以訴

夏四月甲寅滅孫許卒

公如晉

葬鄭襄公

二月而葬何速也

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

文十二年城及諸鄆彼東鄆此西鄆也杜氏謂公欲叛晉故城而為僞非也為僞齊也

鄭伯伐許

以喪伐尤非禮也稱伯無例左氏謂晉救未可信許之從楚久矣楚不救而晉救耶

五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見出也此杞叔姬即僖三十一年杞伯姬為其子桓公所求之婦也至是四十四年老矣乃見出何居

仲孫蔑如宋

卷一

報華元之聘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李明德曰穀晉地非過晉之道荀首至此僑如往會

焉蓋自戰筆以來齊晉未嘗通好至是晉欲求諸侯

故使荀首如齊以相講而僑如會之則因齊好之成

而定議焉于是有蟲牢之盟矣此說得之

梁山崩

山崩大異也不繫以國關乎天下云爾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定王崩簡王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晉為是盟齊鄭咸來齊自晉文以來從不與晉盟則新得者也鄭則久服于楚茲復從盟亦舊背而新服者也晉景公于是為得志矣

六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武宮武公之宮也武公伯禽五世孫有武功故諡武

春秋

武公親盡廟已祧矣惟伯禽為始祖廟不祧今魯以尚武故特立武宮亦如不祧之廟以與伯禽埒非禮也漢人作明堂位因附會武宮為武世室既有武世室固以伯禽祖廟為文世室而配之道聽塗說如此

取邾

或曰國或曰邾婁之邑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宋衛舊未有隙且近有蟲牢之盟何為侵之左氏謂晉命也然則蟲牢之盟宋固未有所以服者耶秋魯之侵宋蓋亦如此

夏六月和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左氏謂晉命使伐宋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魯宋自莊十年以後並無交兵之事觀前後事跡又皆式好無尤此侵之左氏亦謂晉命也則魯之畏晉甚矣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鄭從晉故

春秋

冬季孫行父如晉

報侵宋之成

晉欒書帥師救鄭

圖伯者當如是矣

七年

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乃免牛則不郊可知留後書不郊者以事間之為猶三望起也

吳伐鄭

吳始見經先書吳猶楚子之先書荆書楚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去年楚伐鄭惟遣樂書救之今大會諸侯共救之晉

勢差振矣復同盟馬陵者以蟲牢之盟未盡協也莒

小國始與會盟左氏謂莒服故也莒何嘗不服晉乎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卷十 成

州來楚與國也入以將以制楚吳始強矣吳楚之爭

自此始中國諸侯賴吳以制楚亦自此始

冬大雩

凡非六月龍見而雩者皆為旱茲書時則冬旱也

衛孫林父出奔晉

孫林父良夫之子良夫沒而林父益橫衛定公所以

惡之也晉為逋逃主而卒以貽害于衛豈伯主之所

為哉

八年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馬陵之盟齊侯服晉至是晉為歸田之舉以媚之然

豈伯者之所為哉經詳書之所以深病晉也

晉樂書帥師侵蔡

蔡自翟泉以來服楚者四十八年文十五年晉伐之

至是復伐之

公孫嬰齊如莒

魯與莒宣公嘗再伐之往來久絕至是因馬陵之盟

始通好馬亦以晉故也左氏謂逆也無稽

宋公使華元來聘

魯宋和睦則知六年侵宋之舉實于晉也

卷十 成

為夏將納幣故先來聘左氏于此謂聘共姬以聘周

之聘為納幣之聘可笑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聘伯姬也伯姬成公姊妹或稱公使或不稱公使無

例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氏謂趙嬰通于趙莊姬莊姬晉女趙朔妻也同括

放嬰于齊莊姬諧同括將為亂公殺之史記又載屠

岸賈追論趙盾弑君因誅同括與左不合按趙武莊

姬之子也左氏此說必當時人詆趙武之醜而言似

未可信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

子字蓋王字之訛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來歸而卒以後來逆喪故書

晉侯使士燮來聘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

邾

七年吳伐邾邾與吳成矣小國被伐既不能救而又伐之何居且因聘而謀伐人國又有以見晉伯之不正也但左氏載魯人不欲則未然以魯宋之相睦晉

卷十

高

使伐則伐之矣況邾乎

衛人來媵

媵伯姬也衛晉齊後見皆來媵禮也禮文有諸侯一娶

九女之說雖不足据然媵所自有也但不必定為九

耳此魯女嫁若以一娣一姪從當為三人又三國來

媵共有六人矣胡氏乃執一娶九女之說以為魯併

納九女又三國三人則十有二女為非禮兒童說經

祇堪捧腹

公穀之可笑者一謂媵不書書者以伯姬賢一謂以

伯姬不得其所夫少女在閨賢否何見而不得其所

乃其後事三國何以預知之總之為兒童之見以其論禮制故及之

魯他女嫁未見有他國來媵而茲且三國前後凡三書之何也蓋魯當寢弱之時方恃大國以為援而成公通和諸國諸國咸來媵見大國之有恩禮于我也故史臣誇大而錄之孔子亦因之耳

九年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卷十

十五

左氏謂歸汶陽之田諸侯貳于晉故尋馬陵之盟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是為宋共姬言歸則逆可知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使卿致女禮也

晉人來媵

說見前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 晉欒書帥師伐鄭

鄭以晉不足恃故又懼而從楚晉執之伐之豈不甚哉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寅莒潰楚人入鄆

莒向屬齊自馬陵始出而會盟近又會蒲故楚遠越淮泗而伐之亦所以窺齊魯也鄆或謂本屬魯時為莒得之

秦人白狄伐晉

晉昔以白狄伐秦今秦亦效之所謂出爾反爾也

鄭人圍許

卷十

十

左氏謂示晉不急君故出師圍許為將改立君者晉必歸君其說近是不然鄭方有事何為汲汲圍許耶

城中城

楚人入鄆防之也

十年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晉命侵之以其圍許也稱弟無例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自三月至四月凡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氏謂歸鄭君而會諸侯伐鄭之立君者齊人來媵

說見前

左氏謂同姓之國媵異姓則否齊異姓也胡為媵乎若當時無此禮齊不行矣

丙午齊侯孺卒

秋七月公如晉

諸侯無親會葬諸侯之禮公之如晉實往會葬故上第書公如晉而下因不書葬晉景公此孔子之取義也景公卒于五月其葬當在八月故公七月往晉人

卷十

十

以其屈已來會葬因而侮之且止公至明年三月始歸凡閏九月魯之君在外未有如是之久者其辱莫甚于此故聖人尤謹之書公如晉而沒景公之葬也左氏雖略知之然其言却亂道曰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按此時晉國無事景公何為夏卒而冬葬乎公本來送葬非晉人止公送葬也第葬後乃是止公至明年三月方歸耳其謂冬葬景公者湊合止公之久也然即使冬葬何為三月始歸乎大抵左氏臆度而附會類如此

冬十月

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晉侯使卻犇來聘 已丑及卻犇盟

偕聘而要盟與三年荀庚來聘同

夏季孫行父如晉

報聘也

秋叔孫僑如如晉

復修葦以前之好殆有所迫于晉與

冬十月

卷十 成

十有二年

春周公出奔晉

天子之三公出奔強國則王室之政可知矣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晉厲初立而求諸侯故為此會然來會者魯衛而已

蓋亦鮮矣左氏謂晉楚同盟鄭伯聽成與經不合豈

可信哉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前言王師敗績于茅戎不言王與戰尊王也茲書晉

人敗狄于交剛亦不言諸侯與戰尊中國也一敗一

勝筆法略同

冬十月

十有三年

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微伐秦也

三月公如京師

晉微伐秦故公如京師京師王國也公過則書不朝

王故不書某日朝于王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邾人滕人伐秦

卷十 成

自京師接上如京師之文也若無此三字直書公會

晉侯則若上如京師為一事此會晉侯為一事矣故

知書如京師之必不朝王也然公如京師又不可沒

故其書法如此聖人之筆明白如此而左氏猶附會

為朝王以之欺世有世而下明者寧受其欺耶

晉為讎秦致勞八國諸侯間關跋涉而為之役卒使

曹伯竟卒于師亦忍矣哉

曹伯廬于師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林父奔晉七年茲衛侯如晉晉侯強使納之其後卒

以禍衛晉既受逋逃而且貽害人國如此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鄭前從楚猶伐許茲從晉益復伐之矣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僑如不氏家前文也以者非貶辭與宣九年遂以夫

春十成

人婦姜至自齊同稱婦者以有姑也

成公此時即位十四年矣二年公會諸侯盟于蜀則

即位時非甚幼小也自此逾四年而薨又有妾定姒

生世子何為此時方娶乎此不可曉或定姒本為夫

人今又娶齊女以為夫人定姒讓大國之女因以有

妾號未可知耳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佚其名

十有五年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己巳仲嬰齊卒

公孫嬰齊稱仲者以其父仲遂賜氏為仲故其子稱

仲氏也嬰齊凡歸父亦氏仲可知但經不書耳公羊

無故而倡為邪說謂後歸父竟不可解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和

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執者書人或書爵無例左氏謂公子負芻殺太子而

自立不見于經又言會于戚討曹成公也既與同盟

何以謂之討皆與經不符

春十成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鄭或從楚或背楚而許則專服者楚也鄭從楚之時

伐許楚或不問背楚之時而伐許楚所以必伐鄭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

山宋魚石出奔楚

以經按之大抵華元擅權于宋久矣共公之卒蕩山

魚石謀共逐之故華元奔晉于是訴晉託復挾晉之

威自晉歸宋召國人共討蕩山而殺之魚石恐見及乃出奔楚元欲挾晉威即歸圖事故奔晉石避仇無歸志故奔楚經書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如是之複而詳者見元之恃晉以殺山蓋昭然矣若山書大夫凡殺大夫不論有罪無罪皆書官也其不氏無例也經書華元奔晉而左氏謂華元未奔晉經書華元自晉歸而左氏謂華氏不自晉歸經書魚石一人奔楚而左氏謂五人全不相合又謂元奔晉而石止之許討則元與石兩無嫌疑何為元歸而石奔乎皆不可信

卷十 成

十一

書宋事而晉之納叛黨惡自見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

孫林父鄭公子鮑邾人會吳于鍾離

特會吳也故書法如此

晉力不敵楚于是招吳以敵之使楚顧南而緩北此晉之計也然晉之不振至此甚矣

許遷于葉

葉近楚縣許依楚以避鄭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雨木冰

雨者木而成冰記異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宋魚石在楚楚將返之故鄭為之侵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乞師討楚鄭而魯不應晉于是怒魯有沙隨之事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晉文敗楚于城濮而晉伯與晉厲敗楚于鄢陵而晉

伯衰一居伯之得其道一居伯之不得其道也

卷十 成

十一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楚敗而歸咎于側殺之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上書公會則公來會矣下書不見公則晉侯怒公之

不與師而不見也公未嘗後期也左氏遂附會公有

家難後期非也

鄢陵之戰齊衛宋邾之師亦不至而專責魯者欺成

公之懦如前之止公于國九月也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晉雖敗楚而鄭卒不服故又伐之晉以鄆陵之役徵諸侯之兵不至至是徵及王師以脅諸侯不道甚矣曹伯歸自京師

諸侯歸國或名或不名無例其歸于京師晉侯為之則其歸自京師亦晉侯使之與王無與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莒丘

晉侯怒魯故僞如得行其譖于卻鞮而執行父焉

冬十月乙亥叔孫僞如出奔晉齊

行父得釋將與公歸故僞如懼而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鞮盟于扈

卷十成

三十四

行父之執卻鞮為之故以其歸而要之盟

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

僞如可罪矣而使之逸乃刺公子偃豈不甚哉行父為之也

十有七年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此亦晉使之也左氏謂鄭侵晉衛救晉鄭何敢侵晉而晉亦何藉衛救此皆問于列國情形之論也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晉又假王臣以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不重言諸侯但言同盟諱尹單二子與盟也王臣與諸侯同盟晉之無道為之也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高國漸退為崔慶專國之始

九月辛丑用郊

九月順七用郊不可曉或謂春郊祈穀秋郊報功未知然否說者又謂卜郊始僖公終不得郊至成公而

卷十成

三十五

不卜自用之似有理

晉侯使荀偃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晉厲至是三假王命令諸侯以伐鄭矣而鄭卒不服可見晉伯之終不能振也何益哉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鯉脰

從公伐鄭還道卒也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

晉之擅權者卻氏三卿尤盛一朝盡殺必國亂焉之左氏謂厲公聽讒殺之未然若是當書晉侯不當書國矣

楚人滅舒庸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不書何人弑不得其實也左氏謂樂書荀偃使人弑之然經不書又悼公即位不聞討樂荀之罪也

卷十 成

三六

齊殺其大夫國佐

自是崔慶專國

公如晉

悼公新立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魚石倚楚以復入彭城無人臣之禮矣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句來聘

拜朝也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圃

營不急也

也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是時宋彭城有魚石故楚鄭侵之

晉使使士魴來乞師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

于虛打

晉悼初圖伯業故為此會

丁未葬我君成公

原缺

春秋通論卷十四

新安首源姚際恒

定公襄公庶子昭公在位十五年

元年

凡新君踰年改元其始年為元年今定公六月方即位此猶是昭之三十二年而先稱元年者蓋以一年不可有二君此追書之法從權也

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凡新君踰年即位必于正月故書春王正月公即位若上年已即位則不書即位雖正月無事亦必書春

卷十四定

王正月所以重新君之元年也若其餘非新君元年則正月無事不書春王正月矣其餘一春無事則書春王正月夏秋冬同今定公六月即位此猶同先君之年亦如非新君元年正月無事不書春王正月三月有事始書春王三月蓋元年猶可從權追稱見正月無事則不可書春王正月如新君元年然矣此自一定書法愚夫不解無故而忽然張皇倡為邪說謂之曰定無正一人倡之後之千萬人從而和之真不堪一笑也今世三傳本及時本皆以春王三月四連下事為一條尤惑人耳目殊可怪歎

晉人晉大夫也以大夫執大夫前此未有也執于京師以其時諸大夫城京師也京師即成周也此非歸于京師之謂左氏謂晉人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既添晉人執以歸歸字又以執于京師為歸于京師其誤謬如此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戊辰公即位

昭公之喪閱七月而始返亦足見季氏之不道也

此以喪至之日為始死之日諸侯五日而殯自癸至戌為殯日古嗣君子奠殯之禮畢即于柩前即位為君至明年改元于朝正後復行即位之禮亦有柩前

卷十四 定

二

即位明年改元不復再行即位之禮者蓋以奠殯即位之禮兼改元即位之禮也今定公亦然況在事勢更有不得不然者無可議也公穀謂正棺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按檀弓孔子夢奠兩楹之間說者謂殷禮周則殯于西階之上如此說禮已屬可笑而胡氏者又引書顧命成王崩在四月乙丑宰臣太保即于是日迎康王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宅憂為天下主今公子宋自壞墮先入猶未得立是為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之使公意如所立意如又何為制按成王乙丑崩逆康王入翼室宅憂越三日丁卯又越七日癸

酉凡十日天子十日而殯奠殯畢即于柩前即位今公子宋自壞墮入即逆康王入之日也戊辰即位即康王癸酉即位之日也與顧命之禮正合今乃以顧命王崩始入之日誤認為新君即位之日如此不通公然解經行世何哉因其言禮故及之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九月大雩

立煬宮

立煬宮自必季氏所為按煬公舊傳伯禽子考公之弟廟毀已久不知何故而立其宮也左氏謂季平子

卷十四 定

三

禱于煬公夫羣廟之主多矣未禱之前未知煬公之應禱也何獨于煬公而禱之耶萬孝恭氏謂煬公以弟繼兄亦如定公之繼昭公故立其宮以明舊制此說亦巧矣然所據者史記也史記孝公亦以弟繼兄者何獨立煬宮耶

冬十月隕霜殺菽

周十月夏八月隕霜殺菽災異也

二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若書雉門兩觀嫌若雉門之兩觀故書及不通之儒從及字生論可恨

秋楚人伐吳

楚伐吳以來四年吳入郢之禍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新作既毀而復舊也按天子五門之說不見于正經若畢門應門見于太王之詩雉門見于此則皆侯國所應有者也兩觀者雉門外之兩觀即禮郊特牲所謂臺門諸侯亦應有者也今毀而作之常事也妄夫執常書不書之謬說謂雉門兩觀皆為諸侯僭天子

卷十四

四

春秋譏不當復若然豈宮闕有毀者皆不許其復耶且魯之雉門兩觀創始不知起于何時不譏創始而譏後舊斯已奇矣假如不災則聖人譏貶之意終無以見豈不幸乎其災者耶

三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即位朝晉也乃亦見拒蹈昭公之轍自此魯君亦不復如晉矣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邾快及黑肱來奔魯皆受之至是邾子新立來為此盟修好也

四年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此劉子為楚納于朝合十八國諸侯之師以侵之也

卷十五

五

劉子定敬王之難使復辟于成周故能合諸侯之師如此其盛亦可見人心之依周雖衰之甚至此猶一振也是年秋特書劉卷卒及葬劉文公可見矣左氏謂此會晉侯為之晉之合諸侯止于平丘是時晉失伯久且定公不强安能合十八國之師如此其盛哉不獨閭于經旨亦昧于事勢矣又謂蔡侯以裘馬故受拘于楚歸請師于晉亦非實不可信蓋以下蔡滅沈之事而附會者也

杜氏謂入楚境故曰侵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以沈人不曾也然蔡為已甚故來楚人之圖

沈本屬楚使晉為主盟必不咎沈而伐之于此益見為劉子之會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言諸侯以見劉子不與也劉子既不與則無主盟者故書公及或因書公及遂謂公志後人又遂謂公求為此盟並謬

杞伯成卒于會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卷十四 定

六

許至此凡五遷六年卒為鄭所滅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王卿士不卒葬此卒葬者為三月為召陵之會今七月卒故特書之卒如諸侯書名然當書子爵今不書者以上見之也春秋豈有例哉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報滅沈也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葬劉文公

說見前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楚囊瓦出奔鄭

蔡屈于力向久服楚今從中國被圍以晉方伐戎坐視不救知不足恃而通于吳以敗之蔡侯之能也吳稱子者文配蔡侯也楚稱人者以下囊瓦見之也若曰蔡侯以吳人又若曰及楚囊瓦戰文義皆不順矣故須知文義方可解經義

庚辰吳入郢

卷十四 定

七

稱吳者配郢也入言邑不言國者郢乃楚都之邑若言楚則泛矣

左氏載申包胥乞秦師救及楚屢敗吳之事經皆不見未可信

五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蔡必因飢而求賑于魯故歸粟于蔡魯之善政也

於越入吳

於發聲也從越之本音也越乘吳在楚故尾其後而

入之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前同衛伐未得志故又圍之

六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鄭許世讎今乘楚敗而晉伯衰因修舊怨以滅許許

前避鄭凡五徙亦可矜矣乃卒滅而以其君歸不亦

甚乎凡書滅者未全滅也故哀元年許復見經

卷十四

八

二月公侵鄭

左氏謂鄭伐周邑晉使魯侵鄭按是時晉已失伯而

魯亦以三年如晉不克之後亦不復如晉矣雖外事

晉亦未必從晉使也李廉氏曰自宣十八年書公伐

杞之後魯無君將者八十年至是而後侵鄭侵齊皆

書公則三桓既微之微然本非公室能張實以陪臣

公山不狃侯犯陽虎之專故託公以出師耳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報侵鄭也

左氏謂季桓子獻鄭俘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按斯

何忌二人每相輔而行觀後圖鄭侵衛墮費皆可見

左氏因二人遂捏造二事鑿也圖鄭等亦有二事乎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左氏謂晉卿爭賄故執之然則列卿分晉之端見于

此矣

冬城中城

防齊鄭之怨也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鄭

前齊侯取鄭以居昭公鄭潰遂屬于齊今二卿圖之

卷十四

九

欲取之齊也齊魯構兵又始于此

忌上脫何字

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鄭為魯伐齊以其圖鄭亦憾魯故為此盟兩君特相

盟始叛晉見其時之無伯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

齊鄭為盟微會于衛不至使北宮結往謝而齊遂執

之以侵衛衛亦服焉乃重與盟按齊景公欲復圖伯以致鄭衛然不度德量力自是伐魯圖晉適以啓禍爾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齊叛晉與鄭盟故報去年圍鄆且為鄭報公之侵

九月大雩

一秋兩大雩旱甚也

冬十月

八年

卷十四定

十

春王正月公侵齊

報國夏之伐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未得志故再侵連月侵齊已甚也

公至自侵齊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報再侵也

公會晉師于瓦

晉救不及故不書救書晉師則見其救矣此書法之妙也若書公會晉某安見其有師既不見其有師安見其來救乎豈儒安足與語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二國皆叛晉而從齊故也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卷十四定

十一

魯為晉討衛

二國不懼晉魯益堅事齊之盟

從祀先公

未詳左氏及杜氏以從作順解謂正僖閔二公之位其非有三文公時躋僖公而降閔公經明言躋僖公今降僖公而升閔公獨不可明言閔公乎何為後言先公一也又當或言升或言後乃曰從祀其義不明二也諸侯五廟二昭二穆閔僖親盡已祧不應于此復升降之三也若胡氏引馮山之說謂昭公始得從祀于太廟其非亦有三較左氏尤劣果若為昭公直

當稱我昭公不當泛稱先公一也如其說以從作去聲則從祀云者乃人臣配饗之謂君公入廟不可言從祀二也經已書葬我君昭公則後此入廟之禮自具如羣公皆不書也何獨此書之且安有定公立八年之久而尚無禰廟者若謂制于意如意如即不臣亦不敢仇已死之君至于如是且意如五年卒今九年矣何遲至是乎必不然也三也

卷十四

十三

盜竊寶玉大弓

據左氏稱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若此則是明劫其物不當曰竊矣且下得寶玉大弓左氏謂陽虎歸何為自竊自歸于情理亦不合

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得寶玉大弓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五氏

齊衛自盟沙以來衛為晉伐故衛深結齊以防之所以師次于五氏也左氏謂謀伐晉恐未然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

春王正月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郝仲輿曰齊魯之不相能久矣遠附晉而近讎齊非魯之利也齊敗魯使附晉亦非齊之利也二國親睦則晉不得間而東方以寧故夾谷之會仲尼為輔行

卷十五

十三

其非失計可知說者必欲以諸侯奉晉何哉此說得情理若左氏載萊人劫魯事皆附會以誇孔子不信前人已多辨之

公至自夾谷

晉趙鞅帥師圍衛

趙鞅復圍衛而終不能得衛之從晉勢之衰可知矣

齊人來歸鄆讎龜陰田

孔子相魯適值齊魯交平且歸田服義不可謂非聖人過化存神之妙左氏所載孔子使茲無還劫反汶陽之田事以匹夫之勇誣聖人則決不可信而豎儒

且以為夫子自序其績更不值一哂矣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郕叔孫氏已据左氏謂侯犯為郕宰以叛故二鄉兩

圍之其書圍不書郕叛與昭十三年叔弓帥師圍費

同說見彼處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陳

合後數條觀之大抵宋景公寵任向魋以致二弟二

大夫皆出奔以叛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卷十四 定

十四

三國相會以衛有晉難也

叔孫州仇如齊

謝歸田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公弟尊故先書臣卑故後書其間自當用暨字或因

暨字解為辰脅彊及彊脅辰皆謬

十有一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夏四月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及即暨樂大心不書以叛蒙上也不獨一字不肯多

設而書法亦如截鐵四人皆叛其不臣可見亦宋公

有以致之與蕭宋邑若宣十八年楚子滅蕭則國也

冬及鄭平 叔還如鄭位盟

平六年侵鄭之怨也左氏謂始叛晉平齊之日已始

叛晉矣宣至此時乎

十有二年

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郕

叔孫邑郕季孫邑費孟孫邑成三家各植私邑皆高

卷十四 定

十五

城深池本以此自固而欲拒公室孰知其衰也家臣

即以是拒三家天道之好還如此墮毀也毀敗其城

池使不得自固蓋不得已之計也左氏謂侯犯奔齊

使果奔齊州仇何為帥師以墮之乎餘說見下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衛伐曹以其不叛晉故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春秋孔子所修也論語孔子所作也此等事當參觀

始得論語云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則孔子之

不罪弗擾可知矣蓋弗擾叛季氏非叛魯也墮費之

議實由于叔孫季孫非孔子與子路之為此謀也弗
援以費叛而孔子欲往孔子豈反謀墮費使季氏得
除叛臣而即安乎故郈叛而叔孫仲孫墮郈費叛而
季孫仲孫墮費皆帥師以往憤疾家臣之叛已而自
欲墮之也其墮之之意則將以為家臣無所恃以復
叛而我以安然亦二氏据己意妄為之耳惟孟氏之
邑則異是其卒不叛也故孟氏不欲墮但二氏以己
邑既墮亦欲墮孟氏之邑乃強公使圍之現此公之
闇也于是孟氏使其臣拒之而成卒不得墮然魯不
墮成魯亦安焉未見墮之為利而不墮之為害也夫

卷十四

十六

行一事者行之而未見其利不行而未見其害聖賢
猶不為之况乎墮費之于魯無利而有害也何則三
都皆在魯之境內達于四門國之有城郭所以保民
也今若毀其城壞其郭將何以恃是三都者固不特
三家之保障而實亦我魯之保障也左氏處父曰墮
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不惟成不可墮即郈費亦不可墮乃皆
欲墮之不亦策之至下哉人臣之忠與不忠不係乎
其邑之建與否也私邑食邑也大夫應得故三家之
專魯非由此三都也由其人之行私罔上不守臣節
也使聖賢于魯得位行道自必有正本澄原之計次

第設施宜在于紛紛毀裂其城池以吾君相漫然嘗
試于叛人哉左氏謂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惜其
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在位未久而遂去耳即以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
三日不朝孔子行之事觀之則郈費雖墮了不相關
亦可見其一班矣左氏浮夸欲張皇聖賢行事而適
以狹小其規模誣罔其行事後人猶遵而盛稱之不
亦寡識之甚乎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齊魯睦也

卷十五

十七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

說見上

公至自圍成

十有三年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防魯也

夏築淵囿

作無益且不時

大蒐于比蒲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再伐

秋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晉有六卿推韓趙魏最盛趙鞅其一也乃以事出奔不奔他國而直據晉陽非叛乎故經如此書左氏謂范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若然是逼之使叛也恐未然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二人與鞅入同叛同然而不同也荀士六卿之二趙鞅內藉韓魏外據要津故可入可歸終分晉國荀士

卷四 定

十八

二家則自此亡矣

晉趙鞅歸于晉

韓魏為之援也故其出歸自由一如無人之境自此

三家分晉之勢成矣

薛弒其君比

十有四年

春衛公孫戌來奔 衛趙陽出奔宋

左氏謂二人皆以夫人南子出奔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頓本楚屬國以定四年與召陵之會故楚深憾要陳共滅之然召陵之會陳亦與焉今與之共滅頓其必先歸楚矣

夏衛北宮結來奔

繼公叔成而來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吳初甚強會晉入楚然每受制于越蓋以吳出而越必尾其後也其後哀十三年越卒入吳而吳亡矣左氏于此謂三年夫差報越敗越于夫椒勾踐棲于會稽之上若果有之經于此年越敗吳書前五十年及後

卷四 定

十九

哀十三年越入吳皆書何以吳敗越獨不書耶左氏乃謂不告何以頻年越敗吳告而吳敗越獨不告耶蓋由左氏好為復讎之說故附會此一番勝敗耳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衛前受晉圍近有內難深懼晉討故魯齊與為此會左氏謂晉人會朝歌公會齊侯衛侯救范中行又帥狄師襲晉皆經文所無不可信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宋有公子辰之難謀之齊也左氏亦謂救范中行宋

方多難宜暇救他人乎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魯不助祭而歸脤非禮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衛公孟彊出奔鄭

南子譏世子有之世子必無欲殺母之事前人已多

辨左氏之誣矣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辰及三人皆入蕭以叛者其謀不遂必與三人不合

是以來奔

大蒐于比蒲 邾子來會公

卷四定

二十

比蒲近邾畏魯故來會

城莒父近霄

無冬闕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以來會未成禮故特來朝

麇鼠入郊牛牛死改卜牲

上牛字下疑脫角字然哀元年亦無角字或本無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楚去年共陳滅頓今又滅胡以頓胡二子皆與四年

召陵之會也劉子害之矣

夏五月辛亥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

高寢正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

鄭滅許茲又乘宋亂伐宋蓋以晉楚失伯久無晉楚

之侵而自強也自是鄭宋構兵無已矣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明年秋齊侯衛侯伐晉此次為謀伐晉也左氏于九

年齊衛次于五氏謂謀伐晉此則太遠今近何以反

卷四定

三十一

不言謀伐晉而言謀伐宋乎鄭此時亦從齊安有齊

救宋以警鄭之理况乎齊衛結好如此齊尚不救衛

為晉伐而救宋哉

邾子來奔喪

終經言奔喪惟此諸侯奔諸侯喪非禮也

秋七月壬申如氏卒

如氏定公之妾哀公之母是時定公薨方二月哀公

未即位子未為君則母不稱夫人此孔子取義之毫

忽不與者若成風敬嬴其子已為君則稱夫人矣說

者于成風謂以妾亂嫡之始孰知此處有妾不亂嫡

之條乎此條妻不亂嫡則成風之非妾亂嫡審矣豎儒無知輒敢妄言如此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 戊午日下景乃克葬

諸侯葬為雨止禮也說詳宣八年葬敬嬴下

辛巳葬定公

生不稱夫人葬不稱小君以哀公未為君也定如距

定公薨兩月定公五月而葬定如四月而葬則與禮

曾子問葬先輕而後重之說不合豈儒反引之以證

卷五

定

此真不識字者耶

按八月庚辰朔則九月不得有辛巳疑是十月經闕

之耳

又襄四年葬襄公母定如比稱定如是也襄公母何

以稱定如未詳

春秋通論卷十五

新安首源姚際恒

哀公定公二十七年十月十四年春經終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報柏舉之怨也楚滅頓滅胡今又乘勢合三國以

圍蔡然蔡侯當日所以者吳子也今畏吳而卒不敢

報之不亦可恥與

隨自僂二十年楚人伐之今再見許定六年為鄭所

卷十五

滅今復見者未全滅也楚復之耳

聽單食郊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

此祈穀之郊當在三月建寅今在四月建卯若在上

辛則正合矣邪說紛紛俱無取

秋齊侯衛侯伐晉

去年冬齊衛次于蘄蔭至是始伐晉見晉之衰而伯

亡矣王道亡而伯業興伯業亡而春秋亦絕筆焉故

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定十四年邾子來會公十五年來朝定公薨來奔喪其事魯可謂至矣何忌乃伐之明年且三卿並伐而取其田三家之不道如此

二年

春王正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邾東田及沂西田

襄十九年取邾田自漚水蓋邾西田也至是併邾東取之則盡邾田皆為我有矣又併取沂西田三家之貪得又如此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卷十五哀

二

三家共取邾田則三家共分之矣乃叔仲二氏盟而季氏獨不盟見季氏之尤驕而先歸不與盟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衛靈公卒蒯聵前奔宋今趙鞅納之者必又奔晉求納也而晉亦怨衛前之伐故假是以納焉戚衛邑衛人已立其子輒曰而拒之故蒯不得入國居于戚也蒯書世子應得也孔子之意初不在乎此春秋紀事之書也論語偶論其事也孔子之意見于論語豈在此紀事之稱

謂哉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前齊侯衛侯鄭游吉雖會安甫然齊衛共伐晉鄭則未敢也茲鄭乃獨伐晉不量己力宜乎其敗也左氏謂齊人輸范中行栗于朝歌鄭人送之故趙鞅禦之夫晉果有粟輸范中行何不遣兵徑致乃必使鄭乎且鄭亦未必為齊用命也謝氏謂罕達為衛討蒯聵趙鞅為蒯禦之亦迂曲按鄭近滅許伐衛今又伐晉非復昔日之鄭也而說者又執昔日之晉鄭為說故

卷十五哀

三

多此紛紛擬度耳

冬十月葬衛靈公

國亂故緩

十有一年蔡遷于州來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州來本楚屬國為吳所滅為邑蔡恃吳以抗楚故自遷之誅公子駟之主不遷者左氏謂吳以師逼之故使遷恐非實耳爾則臣民皆屈于不得已而無主不遷之議者矣

三年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衛報使石曼姑拒父圖戚而妻齊師以助之齊舊為伯國大于衛故序衛上戚不言衛蒙上也凡經皆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豈在序齊于衛上以見罪齊之黨惡沒衛之名以見罪輒之權父哉甚矣夏虫之不可語冰也若謂予前讀當得國正當或謂衛乃反不繫衛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是時桓僖兩宮災書之因以見桓僖兩宮猶存則知諸侯五廟亦漢儒之說非果當時之禮如此也夫五廟則二昭二穆桓僖至哀公親盡久祧安得仍有此

卷十五 哀

四

兩宮乎或者猶不信則其與其信漢儒之言曷若信孔子之言乎宋孫劉之徒皆據漢儒之說反罪晉之不當猶存兩宮歸其罪于三家可笑也夫以兩宮災故書非以存兩宮為非禮而書也使其不災春秋安所用其書罪之筆乎又趙鵬飛氏謂宜毀而不毀故天譴以災若是則諸侯五廟之制天定之耶更可笑也公羊又謂此皆毀廟其言災何復立也誤認毀為拆毀之毀更不足道矣胡氏又因此發其議論開祖功宗德之非謂子孫奚問祖宗功德之有無又誤認桓僖兩宮之存魯人以為不祧之廟者尤屬謬妄且

殷之三宗周之文武不祧之廟歷代有之豈始于魯而罪之乎或又謂此違廟也所謂毀者原別置主遷廟然遷廟惟一廟而已若羣公初皆有廟又何祧毀之云哉春秋一經即此條觀之其為歷朝無識之徒亂道如此經要得不亡偶志于此以例其餘焉前從祀先公左氏以從為順則正閔僖之位予不取之于此益見其不然矣何則若順祀當由桓而閔由閔而僖今書桓宮僖宮災則火先從桓宮而及僖宮其未嘗順祀明矣故經之書躋僖公實可信而傳之解從祀為正閔僖之位實不可信也

卷十五 哀

五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城近敵故二子帥師

宋樂髡帥師伐曹

報定十一年樂大心自曹入蕭以叛之怨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公子駟之黨也蔡侯前殺公子今放公孫速其戕身

之禍矣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前取邾田三家共分之而季氏強必多得今二人乘季孫斯之死乃重伐邾思更得其田則二人得以專之矣其背盟而貪得如此

四年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蔡公孫辰出奔吳

殺公穀作弑疑是

蔡侯以邾州來而不得臣民之心至是被弑公孫辰出奔吳則必與聞其事矣

葬秦惠公

宋公執小邾子

卷十五

六

其時無伯故宋人得執小邾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亦公孫辰之黨也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晉執楚之所欲得者而歸之其懼楚深矣

城西郭

六月辛丑亳社災

殷作都于亳是其社也說者謂武王使諸侯各立之以示戒故魯有亳社社有屋今災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五年

春城毗

夏齊侯伐宋

討其執小邾子也

晉趙鞅帥師伐衛

為蒯聵之未入也

秋九月癸酉齊侯梓白卒

景公無嫡子多庶子公愛子荼立以屬國夏高張

卷十五

七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經不書閏月以閏月之事歸本月也如閏正月此書

閏月者從古喪不數閏今冬閏即使是十二月去卒

期亦止四月齊以國內亂欲速其葬故連閏月數即

使是十二月除去閏月亦止三月矣大非禮也故特

書亦取義之類也

六年

春城邾瑕

逼邾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晉伐鮮虞凡五矣未有所以得之也適足見晉之衰而鮮虞之能負固也

吳伐陳

伐楚與國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齊國高二子受命立荼陳乞欲立荼之庶兄陽生二

子被逐奔魯

叔還會吳于祖

吳伐陳還至祖叔還往會之懼吳以結好也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卷十五

八

齊陽生入于齊 齊陳乞弑其君荼

上書陽生入齊下書陳乞弑荼以見陽生之入由陳

乞也又以見陳乞之弑君陽生亦有罪也經文自明

不必傳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何忌終不忘邾如此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三年樂髡伐之今向巢又伐之為宋公入曹起

七年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報定十五年罕達之伐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五年伐衛今又侵之

夏公會吳于郛

會之而適以召伐哀公之失策也

秋公伐邾 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前魯卿屢伐邾至是公伐入邾以邾子益來為後齊

伐魯歸邾子起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宋曹相讎久矣鄭救之者欲報宋皇瑗之師而以救

卷十五

九

曹為名也故卒無功

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雖不書滅然曹自此亡矣

吳伐我

以前伐我經止書四鄙從無書伐我之文至此將絕

筆而乃書吳伐我及下齊伐我亦變文也言伐某鄙

則止于某鄙而已言伐我則入其國都亦在是矣可

見謂定哀多微辭其說妄也或以不言四鄙為諱乃

是反說又左氏謂造門請盟有無未可知亦不可據

以為諱也

夏齊人取謹及闡

齊人為邾來伐取魯二邑

歸邾子益于邾

齊魯歸邾子公之自取愧辱也謂定哀多微辭豈非妄說哉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謹及闡

齊取二邑之時必以是為魯歸邾子之說至是邾子

卷十五

十

歸國齊歸二邑焉左氏謂季氏嬖故非也

九年

春王二月癸巳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邱

自定十五年鄭罕達帥師伐宋以啟蒙端自是宋屢報鄭七年皇瑗侵鄭是年併取鄭師秋宋公親伐鄭十年宋人伐鄭十二年宋向戌伐鄭迨十三年鄭人亦取宋師二國循環覆師以相讎報殃民毒衆亦何為哉不能不咎罕達之為戎首矣

左氏于前皇瑗侵鄭曰鄭叛晉已屬混矣于此曰鄭

罕達為嬖臣許瑕求邑取宋邑而宋取鄭師豈有大

夫因家臣求邑而興師取隣國之邑者事情迂折不

可信

夏楚人伐陳

六年吳伐陳今陳即吳故楚又伐之

秋宋公伐鄭

杜氏云報雍邱非也雍邱之役已取鄭師矣何云報

乎

冬十月

十年

卷十五

十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邾子益前為魯執今既歸而復來奔者必吳與齊爭

邾以相構怨邾無所容而復來奔耳左氏謂齊甥故

遂奔齊若是何不徑奔齊而必先奔魯以奔齊耶且

經無奔齊之文也

公會吳伐齊

去年吳與齊皆來伐我今乃會吳以伐齊不獨借蠻

國以伐姻國之非且何其報施之不類耶其伐齊者

必以邾子之故然不能考其詳也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齊侯之卒未必于軍左氏且謂被弑尤不可信且言

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尤誕

夏宋人伐鄭

前既取其師今又伐之

晉趙鞅帥師侵齊

晉伐魯也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必無五月公至自伐齊而即于是月會葬于齊者故

書葬以會葬之說必不可信

卷十五哀

十一

衛公孫彊自齊歸于衛

彊以定十四年奔鄭今書自齊則又嘗奔齊矣彊為

蒯聵之黨今歸于衛為蒯聵歸之由也

薛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子結帥師伐陳 吳救陳

陳屬吳故楚人伐之而吳救之左氏謂季札救陳蓋

附會為說以救為善事故歸之札耳孰知吳本私陳

而雖楚其救也豈為公乎

十有一年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報去年會吳之伐也

夏陳轅頗去奔鄭

陳為吳楚交爭而國卿又出奔不可以為國矣

五月公會吳伐齊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

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公再會吳伐齊見哀公之長寇讎而伐姻親不仁之

甚矣吳由此憑陵中夏魯為之也雖勝齊何益哉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卷十五哀

十二

衛世叔齊出奔宋

凡大夫出奔固必有故左氏喜談女德如此類者甚

多不可盡信也

十有二年

春用田賦

宣公初稅畝田有稅矣成公作邱甲邱出甲矣邱甲

即邱賦也今于田稅邱甲之外又令田出賦則一田

而兼稅賦是田稅又加田賦也邱賦又有田賦也民

將奚堪哀公者較之宣公成公而尤甚焉矣說者謂

定哀多微辭豈其然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昭公夫人也所稱吳孟子是也左氏謂死不赴故不稱夫人然于哀公為叔母哀公亦薄矣哉

公會吳于橐皋

公媚吳故屢會之且欲為之致諸侯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

公又會衛宋欲致之以從吳也然衛侯來而宋公不親至見諸侯之心卒不服矣

宋向巢帥師伐鄭

宋四伐鄭矣

卷十五

十四

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三年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

報雍邱之師也春秋書取師者鮮惟後乃書宋鄭交相取師則將為戰國殺人盈城盈野之漸與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自晉失伯後魯欲尊吳為伯然僅能致晉即宋衛亦不至則吳亦安能為伯哉

此條先書晉常也非不與夷狄主中國之說也書吳

子文配亦常也非進吳之說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楚乘吳會黃池又為越所入故又伐陳以吳不能救也自是陳危矣

於越入吳

柏舉之役於越入吳吳亦可以知儆戒矣乃復侈然為黃池之會而越又入焉吳之恃勇寡謀所以卒至于滅亡也

秋公至自會

魯魏曼多帥師侵衛

卷十五

十五

踵七年之侵也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孛星旦見故曰東方

盜殺陳夏區夫

十有二年螽

十有四年

春西狩獲麟

此與書宋六鷁退飛書魯翟鴿來巢同皆記異也然

麟為不恒有之物祥獸也今為狩獲以死則祥而灾矣孔子嘗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茲有感于麟之獲也故修春秋至此亦遂輟筆焉耳

卷十五

其

春秋無例詳考

新安首源姚際恒

無隱無正之例

隱公自元年書春王正月以後無正月之事故不書正月謂隱十年無正將孫乎桓謬妄之說也將孫乎桓何以無正月乎既將孫乎桓無正月尤宜自元年起何以元年有正月乎若以其將孫不言正月則雖正月有事亦將削之乎若是何以為史此編特論無例但以其言及胡氏覽者自查之後故此又公穀及胡氏通論中本不辨茲辨之者以其言例也

無桓無王之例

卷全

一

桓元年二年及十年十八年皆書春王正月餘皆書正正月蓋春正月者舊史也于春下加王字者孔子之取義也詳隱其中無王字偶遺而未加耳若謂貶桓為弑君故不書王則終桓之世皆當不書元年尤不宜書何以元年書又二年十年十八年亦書乎其為仍舊史而未加明矣且此後宣公亦預弑者何以皆書乎以此為說何異童稚乃于二年及諸年之書王者無以處之又別造種種邪說更不足辨不勝辨矣

無定元年無正之例

凡新君踰年即位必書春王正月公即位若上年即位

則雖正月無事亦必書春王正月以繫之平常之年一春王正月若二三今定公六月始即位其稱元年蓋追稱之實則猶是先君之年也故不書春王正月迨三月有事始書春王三月一如平常之年焉豈儒生性不靈冒昧妄生邪說可笑也今見三傳舊本亦依其言皆于春王三月四字截春王二字為一條三月及下事為一條又可駭也

無王稱天不稱天之例

舊史稱王孔子加天字于上所以尊王為取義之大者也其無天字者乃仍舊史偶遺也亦如春王正月失王

卷全

二

字之義耳終桓之世周來聘者三求車者一皆稱天王惟僖元年書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如以為桓弑君其薨後錫命敗王不稱天然則桓生存之時王下聘諸事何以反不敗王而稱天乎又文五年夫人風氏薨王使人歸含且贈及會葬亦皆稱王無天字乃又謂天子歸含贈于諸侯之妾故削天字然則忠公之仲子亦妾也王來歸贈稱天何也且經于他處王不稱天者亦有矣桓五年祭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又公朝于王所皆不稱天也

十二公無書即位不書即位之例

十二公惟隱莊閔僖四公不書即位按公薨嗣君于殯奠畢即于櫛前即位為君至明年改元復于正月元日行即位禮倣克典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之義故書即位也亦有殯奠畢即于柩前行即位禮謂之即位于先君之年故明年正月不復行即位禮者如是則亦不書矣此隱莊閔僖四公之所以不書即位也今說者謂隱不書即位攝也隱實繼立為君非攝也書元年書正月生稱公死稱薨一一與他公同何獨謂之攝乎謂莊不書即位為文姜出故按下車三月夫人孫于齊則文姜自上年夏公之喪至自齊時文姜已歸矣至三月又書

卷全

三

夫人孫齊可見乃謂文姜出豈非夢語耶謂閔不書即位為亂然宣公亦亂何以書即位乎謂僖不書即位為公出故公實未嘗出也即据左氏謂公上年八月出即歸矣何以次年不行即位禮乎又或謂凡繼弑君不言即位隱非繼弑君也又或謂四公內無所承上不請命尤謬上不請命十二公皆然何獨四公若夫桓宣之弑君而書即位定之為強臣所立而書即位豈內有所承者哉

無日不日之例

凡不日除本不必日之外其餘皆闕也

日食日不日 日食必于日月交會之辰故在朔日是以桓三年書壬辰朔也以舉其事之在前者此詩亦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是也若隱三年書己巳則失朔字也桓十七年書朔則失日也莊十八年書三月則併失日與朔字也乃謂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無晦日日食者謂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無二日日食者謂不言朔不言日夜食也夜統于日焉有不言日與朔乎內大夫卒日不食日 隱元年公子益師卒不日或謂公不與小斂或謂遠或謂惡胡氏亦能辨之不復贊乃其自謂恩數有厚薄則仍襲不與小斂之說可笑也前

卷全

四

人辨之云宣公以後與文公以前年數略同而日卒之數近倍然則何以于前者皆恩薄而後者皆恩厚乎亦確論也

諸侯卒日不日 隱三年庚辰宋公和卒謂諸侯日卒正也若隱七年滕侯卒不日安見滕侯之非正乎且有月者是併失其月也僖十四年冬蔡侯貜卒謂諸侯時卒惡之也夫蔡侯有何可惡豈以其從楚乎然則當時鄭陳諸國之從楚者多矣何以其卒皆書日乎諸侯葬日不日 諸侯之葬雖亦有當時過時不及時之不同然或以日不日為當時過時不及時之例似可

乃當時過時不及時者皆有日不日則其不可為例明矣于此而又分例焉其妄何足辨哉

盟日不日 日者隱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我盟于唐謂書日嚴之也若六年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不知何以嚴之乎又僖九年戊辰諸侯盟于葵邱或謂危之或謂美之將奚從不日者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謂不日其盟渝也則全經所書盟其渝者十之九何以皆日乎且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又謂不日信之也將奚從

卷全

五

外盟日不日 隱八年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謂諸侯之參盟于是始故謹而日之不知元年及宋人盟于宿魯宋宿三國也參盟實始于此並未嘗謹而日之也

入日不日 隱十年壬午齊人鄭人入郕謂日入惡入者也若僖十二年鄭人入滑不日獨不惡入乎取日不日 隱十年辛未取郕卒已取防此因取二邑故分別日之若曰取郕取防則不知為同日事異日事也乃謂取二邑故謹而日之豈非夢語乎伐日不日 伐不言日者以但知往伐而不知戰于何日且不勝紀也若書戰則必有日矣以其有勝莊二十

八年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以是日伐即以是日戰也夫伐我則當與戰矣遲速因乎其時耳乃謂日者深疾衛之是日與戰若然則當束手受其縛乎弑未成君日不日 文十八年子卒不日謂不日不忍言也若莊三十二年己未子般卒獨忍言乎

無來朝時與月之例

桓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謂朝時此月者以桓弑君故謹而書之也若成六年夏六月邾子來朝七年夏五月曹伯來朝定十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成定非弑君者何為亦月乎

卷全

六

無諸侯名不名之例

諸侯生名不名 諸侯不生名是矣然而孔子亦未嘗自定為例也何以見之桓七年穀伯綏來朝鄧侯吳離來朝非生名乎蓋以其國小而遠又其後之卒無由以知故于此名之也或謂賤之聖人豈貴大賤小乎或謂失國之君若失國當書來奔不當書來朝矣或謂以桓公故敗而書名去冬紀侯來朝何以不書名乎然此猶小國也雖大國亦有之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般殺之于申楚子非生名乎或謂以其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然則諸侯不生名之例無可知矣不然當

曰賢諸侯不生名乃可何為不然也楚子名說詳文下諸侯失國名不名 諸侯失國固多名者然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十八年齊師滅譚譚子奔莒僖五年楚人滅弦弦子奔黃之類皆不名其無失國名之例可知矣或謂聖人與紀侯不爭而去然則譚弦皆不爭耶且安見他國名者之爭耶

諸侯出奔名不名 桓十五年衛侯朔出奔齊此名也僖二十八年衛侯出奔楚此不名也無例也

諸侯歸名不名 僖二十八年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此名也成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此不名也無例也

卷全

七

執而歸名不名 僖二十八年曹伯襄復歸于曹此名也成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此不名也無例也

以諸侯歸名不名 僖二十六年楚人滅夔以夔子歸不名謂夔子以無罪見討然則蔡侯獻舞潞嬰兒沈嘉許斯頓詳胡豹曹陽和益皆有罪耶

無諸侯滅同姓而名之例

謂諸侯滅同姓名者祇以僖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而云不知此燬字蓋因下衛侯燬卒而誤連上也不知其誤遂妄論也若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虢虞晉之同姓也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紀齊之同姓也何以皆不

名乎

無諸侯卒名不名之例

諸侯卒名其不名者闕也

隱七年滕侯卒謂不書名未同盟也按同盟卒而不名者甚多即以隱八年蔡侯考父卒言之未與同盟何為名乎又以宿男卒言之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已同盟矣何為不名乎若以為小國不名如薛杞滕小國也薛伯卒杞子卒滕子卒此亦不名也薛伯穀卒杞伯句卒滕子原卒此名也則無小國不名之例也若秦大國也亦不名昭五年定九年哀三年皆書秦伯卒則以其荒遠而

卷全

八

闕之可知也

無魯會書葬魯不會不書葬之例

說者謂外諸侯葬因魯往會而書謬也凡魯往會葬則必書其人 文六年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宣十年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昭三年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昭十年叔孫婁如晉葬晉平公 昭十一年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昭十二年九月季孫意如如晉葬晉昭公則凡不書某至某國但書葬某國某公者皆無人往會葬可知矣不然何以有書者餘皆不書乎且若桓十三年三月葬衛宣公豈有二月方與衛戰而

三月往會葬乎哀十年五月公至自伐齊葬齊悼公又豈有方伐之歸即使人往會葬乎又若昭八年葬陳哀公是時陳已滅矣豈猶循諸侯會葬之禮乎尤可證其不然也又魯有來會葬者襄三十一年書滕子來會葬其不書者亦可知他國無人來會葬也

無書外災為魯弔之例

說者謂書外災為魯弔弔昭九年陳災于時陳已為楚滅何弔焉無諸侯書葬不書葬之例

諸侯卒葬常也惟吳楚之君不書葬以其為蠻國而外之也其餘書卒不書葬者闕也

卷全

九

僖九年宋公御說卒不書葬謂未葬而襄公會諸侯為襄公諱也若成三年宋公衛侯伐鄭皆未葬何以書葬不為之諱乎且經為內諱有之未有為外諱者也 僖二十三年宋公茲父卒不書葬謂失民也然則凡諸侯書葬者皆得民乎 宣九年晉成公衛成公皆不書葬謂魯不往會于二國皆有故若衛宣公齊悼公方伐其國現何以往會而書葬乎 君遇弒多不書葬亂而不得其實非賊不討不書葬之謂也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文十四年齊侯潘卒皆不書葬謂討其賊而不葬若蔡景公許悼公何以皆書葬乎 例見他若隱七年滕

侯卒八年宿男卒桓十二年陳侯躍卒莊十六年邾子克卒二十五年衛侯朔卒之類皆不書葬無以言之則概曰怠于禮弱其君夫怠于禮弱其君謂小國也何以小國多有葬者大國亦有不葬者乎以是責魯君寃矣何其荒唐謬悠之甚乎

無君弑賊未討不書葬之例

謂君弑賊未討不書葬者徒以魯隱閔二公不書葬故為此邪說耳不知隱閔不書弑故以不書葬見之此春秋之取義也若外諸侯知其葬則書不知其葬則不書安問見弑者賊討乎未討乎而以是為例也若襄三十

卷全

十

年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十月葬蔡景公無以言之乃謂君子辭也又謂不忍使父失民于子也其晦塞不通豈非遁辭之窮乎昭十九年五月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冬葬許悼公無以言之謂不成乎弑赦止之罪也又謂不使止為弑父也尤可恨若然亂臣賊子樂得而弑君父矣何懼乎以此例說春秋萬世之罪人也

無王不書葬之例

王不書葬亦闕也

謂王不書葬者謬也諸侯尚書葬豈不反不書葬乎因謂過時書不及時書我有往者書從而為之辭益謬也

如我有往則文十年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昭二十二年叔鞅如京師葬景王必書之其他雖書葬而不書其往其不往可知矣又有謂凡書葬王者皆公親往尤謬大夫往諸侯且書往王且書況公乎不必辨矣

無子奪諸侯爵號之例

春秋杞滕薛皆侯爵也經于杞或稱伯或稱子于滕或稱子于薛或稱伯皆降也其故何也杞滕薛皆小國其朝覲貢賦力不能備禮故願降卑以從事其來赴以是書則史亦以是書之孔子不復有所更易也其謂孔子有所進退予奪者邪說也不然何獨于數小國而屢易

卷全

十一

之乎乃其于大國或稱爵或稱人則又以為進退予奪在是尤謬人者通上下之稱稱人則或有君或有大夫不可一槩而論各因其事也于此不勝辨各詳文下及後條若吳楚之君本為蠻國故恒抑之如楚先稱楚其後稱楚其後稱楚人後稱楚子亦非是進退蓋其初抑之其後與中國會盟征伐日益盛大不可復抑且便文也然其後稱楚子亦稱楚人原未嘗一其稱也吳亦同

無盟與同盟之例

盟與同盟一也春秋以前皆書盟自莊十六年始書同

盟于幽蓋從赴文也齊桓始伯為此夸大之詞也其謂同外楚同尊周並謬又謂志同欲所以與桓又謂小國願與之盟非出于勉強故曰同盟然則僖二年盟于黃非同欲而願與之盟乎何為不稱同以與桓也又葵丘之盟謂美之大者又何不稱同以與桓乎迨後襄十一年同盟于亳城北鄭尋從楚伐宋又謂書同盟以見其既同而又叛襄二十五年諸侯同盟于重邱又謂晉侯受賂故特書曰同若然則渝盟也受賂也皆書同是書同者又以其不同也豈非反覆其說之小人乎

無圍與同圍之例

卷全

十一

同圍猶共圍也圍與同圍一也襄十八年諸侯同圍齊遂謂諸侯共疾齊同心而圍之謬也夫疾齊者以齊之伐魯耳魯疾而他諸侯不甚疾也況有邾莒在邾莒者黨齊而伐魯者數矣今迫于晉命不得已而圍齊又豈同心者哉大抵造謬例者已既不解經亦欺人不解經也

無歸與復歸之例

書歸與復歸同謂歸者出入無惡桓十三年突歸于衛莊二十四年赤歸于曹哀十三年晉趙鞅歸于晉其歸豈皆無惡耶謂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僖二十八年衛侯

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君臣同辭君歸則臣出君出則臣歸臣之罪大矣其復歸豈皆無惡耶

無入與復入之例

書入與復入同謂入者出入惡桓十五年許叔入于許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昭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其入豈皆惡耶謂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成十八年宋魚石復入于彭城襄二十三年晉欒黶復入于晉其復入惡矣其出豈無惡耶

又謂宋魚石晉欒黶稱復入者去國三年位已絕也鄭

卷全

十二

良霄稱入者位未絕也亦謬出奔者皆非以道去國之謂當出奔時而位已絕矣豈待三年而後絕哉

無入與歸之例

書入與歸亦無例謂入難詞歸易詞非也桓十五年許叔入于許無國人拒之也何難之有僖三十年衛侯鄭復歸于衛衛侯前出奔得歸茲又為晉所執以歸其歸亦良難矣何易之有

無公會與公及之例

會者與其人相見也及者與也會與及字義本不同而經立言之義初無大異謂及為內為主會為外為主謬

也謂及為內為主者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黃說者謂公求好于邾按魯地乃邾儀父來要盟而我與之盟且邾為近魯小國公立而何必求好之又七年公伐邾矣尤可見前盟之非君欲也十一年夏公會鄭伯于時來秋公及齊侯鄭伯入許按許為鄭之隣國故全經鄭多伐許後卒滅之許與魯遠不相涉故公會鄭伯鄭志也公及齊侯鄭伯入許亦鄭志也何所見會鄭之為鄭志而入許之為公志乎謂會為外為主者桓三年公會齊侯于謹以親逆也非內為主乎十年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此公欲會而衛侯避之非內為主乎按此則

卷全

十四

及及多外為主會及多內為主矣然讀經者得其意焉可也亦不可必定為例耳乃強造謬例者適相反焉豈不可笑之甚乎

無及與暨之例

及即暨謂及為我欲之暨為不得已謬也定十一年宋公之弟辰與仲佗石疆前奔書暨後叛書及叛既為其所欲則奔亦非不得已也奔若不得已則叛豈其所欲乎

無公及與及之例

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偃盟于防謂不言公諱與大夫盟

也若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莒成二年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薛人鄆人盟于蜀何以皆書公乎

無公會與會之例

書公會與會一也

其中書會或為大夫者有之

莊十六年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謂公首叛盟故諱不稱公魯公之叛盟者多矣即以隱公言之盟邾伐邾盟宋伐宋何以皆書公乎若以其為首叛盟也桓十二年秋七月公會宋人燕人盟于穀邱十二月及鄭師伐宋首叛盟也何為亦書公

卷全

十五

乎 僖二十九年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謂與王子虎非王子虎盟上替下陵故諱書公若僖八年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均此王人也何以書公乎 僖二十九年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謂不書公諱與楚會盟之始然此猶諸侯修好也若成三年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諸侯推楚為主盟棄晉從之其事尤大何以書公乎且盟于齊皆諸國大夫不書公當亦大夫也

無書公至與不書公至之例

國君出必書出則其反也亦必書至史之體然也若近則不書或有遠而不書者遺之也無例

既以書至不書至為例又于書至例中復造謬例焉謂或誌其去國踰時之久謂或錄其會盟侵伐之危謂或著其黨惡附奸之罪嗟乎一書至耳不勝其吮如此皆賊經之尤也

無內書戰為敗之例

造謬例者謂內不書敗言戰乃敗莊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不常書敗乎

無稱爵稱人之例

卷全

十六

人者通上下之稱君卿士庶皆該之

辨稱人則稱爵自明故不及稱爵

不得其實稱人

如隱四年衛人殺州吁于濮或謂討

賊之辭或謂眾辭並謬若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

禦寇豈亦討賊耶亦眾辭耶又襄十四年叔孫豹會晉

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蔓曹人莒人邾人滕

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諸大夫有名有不名此可見

矣

有君有大夫通稱人

如莊五年公會齊人宋人陳人

蔡人伐衛伐衛大爭必無魯公親往而四國皆微者之

理是必有大夫因大夫稱人君亦以人稱耳又莊十三

年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齊桓主盟四國敢皆以微者往哉此類甚多不殫述也

從略稱人 如莊十五年鄭人侵宋十六年宋人齊人

衛人伐鄭此類大抵皆諸侯而稱人者從略也若以為

有故稱人諸傳極喜附會何以不一言之耶又如襄三

十年晉人齊人宋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

人小邾人會于澶淵使十二國皆書大夫名則不勝其

累墜矣況小國大夫實有不知其名者乎或謂尤之或

謂貶之或謂善之並謬

一事再見稱人 如桓十年十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

卷全

十七

伯來戰于郎十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以上已稱爵此再見故稱人也或謂奪爵或又謂此為

大夫並謬

稱人非貶 如莊五年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謂是齊侯宋公人諸侯所以人公逆王命也謬若果以

其逆王命他諸侯稱人何不去公如其所謂止言會之

例乎人諸侯以人公孔子豈如是鈞深致微之甚所謂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 莊十三年齊侯宋人陳

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謂是宋公邾子稱人者諸侯而

主天下會盟之政者自北杏始故四國稱人夫諸侯主

會盟者齊桓也不敗齊桓而敗四國何耶 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謂齊侯稱人譏其伐戎不惟伐戎無可譏之理而下書齊侯來獻戎捷又書齊侯者豈譏其伐而予其獻捷耶 僖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謂稱人為敗若宣八年晉師白狄伐秦稱師非褒非貶也何以不稱人敗之乎若是年晉人敗狄于箕成十二年晉人敗狄于交剛伐狄而非同狄伐中國也何以皆稱人乎 宣三年楚人侵鄭四年楚子伐鄭五年楚人伐鄭九年楚子伐鄭均一楚也均一伐鄭也均在宣公之世也稱子稱人如是之交錯相間者何耶豈倏而褒倏而貶耶則謂稱人為敗者可不辨而自明矣

卷全

十九

稱人非善 閔元年齊人救邢救本善事可見稱人非貶也乃諸傳又皆謂善之則與其稱人為敗之說正相反矣可笑哉

稱人非將卑師少 于稱人者不得其敗之之說又不得其善之之說則又曰將卑師少謬如隱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宣九年宋人圍滕凡圍豈師少所能乎師衆豈將卑可統乎即豎儒亦知辨之矣

無稱師之例

師本訓衆但經所稱師不必定以其衆也或不得其君

與大夫則稱師春秋諸侯以戰伐為事凡出軍未有不衆者必謂師衆始稱師謬也小國不能有大衆虞為小國經乃曰虞師晉師何也乃謂虞無師及晉無師况謂將卑師衆稱師尤謬安見其將卑乎且師衆非將卑可統也又謂將尊師衆稱某師師亦謬當時以戰伐為重帥師未有非大夫者即不稱帥師豈盡卑者乎又妄造謬例者曰有矜其盛而稱師者有著其暴而稱師者有惡其無名不義而稱師者夫例之云者以稱師則自為一例也今又分種種之有褒有貶則稱師非例矣是以無例為例併不解例字之義謂其一人一字不識豈虛語哉

卷全

十九

以稱人為將卑師少以稱師為衆辭 如僖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二十八年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前稱人師少也後稱師忽而師衆乎

以師為褒者如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謂實予之也以師為貶者如莊八年師及曹師圍郕秋師還謂重衆也輕舉大衆非義害人至是師為重矣或以為褒或以為貶將奚從

無稱師次之例

次者止頓之義古稱一宿為次凡伐凡救皆有之而救

尤必先師次何也伐則多直前與戰救非伐比必遲迴審處覘二國勝敗情形而後前焉經所以紀其寔也此何例之有乃謂伐而次者為善救而次者為訛夫春秋無義戰凡伐皆非善也而以為善凡救皆善也而以為識豈非顛倒錯亂失其本心哉若夫例之中又分例其妄不待辨矣且其謂救之次為訛者以次為緩也莊十年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邱夫伐則安用其緩苟一緩焉所以賊也既伐人又欲善名以緩而受敗何如不伐既救人又不避惡名以緩而姑止何如不救尤昧于人情事勢之妄談也

卷全

三

無稱國之例

國殺稱國殺其大夫即國君也或君與目共謀之不得其詳故稱國或謂眾謬眾則稱國人矣
國伐昭十二年晉伐鮮虞稱國者未詳其為君與大夫也故從略稱國乃謂之狄晉謬若昭十五年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定四年晉士鞅伐鮮虞何以皆不狄耶成三年鄭伐許謂之狄鄭若四年鄭伯伐許何以不狄鄭乎乃無以為說而又強為之說解經皆所以惡利口也
國敗僖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謂之狄秦若是年春秦人入滑何以滅人之國不狄而反狄乎

無大夫稱名與字之例

或稱名或稱字者本舊史也舊史本當日之赴告也聖人初無所褒貶于其間否則某當褒而舊史但著其名某當貶而舊史但著其字則聖人將奔走列國以求名與字而後可乎其無毀譽之旨且無論矣

造謬例者曰王朝大夫例稱字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字中國之附庸例稱字

王朝大夫例稱字之謬 隱五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

公仲子之賵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莊元年天

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文五年王使榮叔歸舍且賵王使

卷全

三

名召伯來會葬皆稱字無例也豈惟名與字無例有不稱名與字而但稱氏者尹氏武氏是也有僅以其父為言者仍叔之子武氏子是也有但稱其爵者周公召伯是也而謂稱王朝大夫有例乎無例乎若王無天字上所列數條從舊史偶遺者耳乃適以其遺天字也遂謂于前賵仲子則名冢宰于後葬成風則王不稱天及謂桓無王王無天等語夫諸侯大夫孔子尚無予奪之理而況王乎是自以僂民之見目聖人為僂民也且據其說名則俱名可也何以又稱字天則俱去天可也而何以又稱天豈以歸仲子之賵罪在宰而不在王錫桓公

之命歸成風之舍賈與會葬罪在王而不在榮叔與召伯乎又豈真以天王之尊下與諸臣如是之改換筆頭以示其為貶乎是何其視聖經為游戲目聖人為兒童至于如此也可恨也

諸侯之兄弟例稱字之謬 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聘與三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同乃不以年為名左以使臣者皆是寵愛其臣即臣可寵愛弟反不可寵愛耶曰寵愛正是友于乃謂非友于不解友于之義列國之大夫例稱字之謬 桓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祭仲逐

卷全

主

君專政不道之臣今以其稱字于例不合或妄以為賢使合其例既不憚昧其是非矣乃或又謂稱字非賢之大祭仲之罪以深責之夫造謬例者以稱字為賢稱名為罪也今又以稱字為罪利口反覆何所不可哉若季札春秋時所號為賢者也乃書吳札且與孔則稱名之非不賢又可知矣

中國之附庸例稱字之謬 為此說者止以隱元年邾儀父而言也不知邾非附庸也儀父非君也辨文且全經諸侯以及附庸之君皆稱名未有稱字者按諸侯亦如黑臀嬰兒遠惡諸名猶後此說之不通也安得強

附以為一例乎其蕭叔朝公亦如稱故書名若蕭則并

無大夫稱氏不稱氏之例

經于僖公以前大夫皆書名內之無駭鞏挾柔溺外之鄭宛紀裂繻之類皆名未以氏稱也此後則內外大夫無不書氏矣皆隨時變而然也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不氏謂貶之疾始滅也四年鞏帥師謂疾之也十年鞏帥師不謂鞏不氏先期也皆謬詳本若無駭卒挾卒則又何說乎僖公以後皆書氏十六年公子季友卒宣八年仲遂卒于垂以其書氏又謂生而賜氏以寵異之亦

卷全

主

謬賜氏本生前安有死而賜氏者謂死而賜氏誤從左氏羽父卒請族之謬說也辨規若宣十七年公弟叔肸卒稱叔肸與季友仲遂同也乃以為無說又謂非生而賜氏非所謂恣其利口何所不可者乎 成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山不書氏略也乃謂不書氏背其族也亦無稽之說原殺大夫多無氏

無稱公子不稱公子之例

稱公子與不稱公子或仍舊史或不稱者從畧也 隱四年鞏帥師十年鞏帥師謂不稱公子貶其與弒公也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均一鞏也均此與弒之人也

何為前貶而後褒乎乃無以言之謂修先君之好故稱公子尤無稽妄說不足與辨 又公子慶父弑二君何以皆稱公子不一去其公子乎 桓十一年突歸于鄭謂不稱公子絕之也若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豈稱伯反不若公子乎 哀六年齊陽生入于齊謂不稱公子誅不子也若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何以稱公子乎 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不稱公子且稱名與楚椒秦術同三傳皆賢札者于此則無說矣乃監儒者以其不合于例別創一論從常山謂聖人貶其讓國以致亂嗚呼無論孔子因衛輒而善夷齊尊周德而褒秦

卷全

二五

伯自必以讓為賢即其所指乃來聘以後事豈預去其公子而貶之乎公子翬公子慶皆爭為弑逆者而不去公子札反以讓而去公子乎証罔聖人以就已例可惡甚矣然其心終以札為賢不能昧于是又曰仲尼于季子望之深責之備其利口可恨又如此

無稱公子與大夫公子之例

公子未有不為大夫者稱大公子與大夫公子一也 襄十年盜殺鄭公子騂公子發公孫輒十九年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前以三人故不勝其稱大夫一人則易稱耳乃謂不稱大夫削其官稱大夫不去其官並謬

無稱公子與弟之例

弟即公子也稱弟見其親也公子則但為先公之子近族矣隱七年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謂不稱公子貶也然則弟反不若公子之親且貴乎又某侯之弟出奔某國皆謂稱弟所以罪其兄然則凡非出奔而書某侯之弟者何歟乃于使其弟又謂罪其有寵愛之私然則諸侯於其弟疏之不可親之不可將何法以處之耶

無稱使不稱使之例

稱使與不稱使一也

魯不稱公使 經以魯不稱公使自宣成以後三家始

卷全

二五

專春秋之初此風未有也隱七年魯帥師十年魯帥師皆公使之造謬例者不知此意見書法若魯之專者故于四年謂魯固請而行十年謂魯先期而往然則桓三年魯如齊送女豈亦辰之擅往耶乃又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豈亦辰之擅往耶乃無以言之謂告糴為訛猶臧孫辰之私行也豈非飾說之無理者乎

來盟不稱使 閔二年齊高子來盟齊侯使之也乃謂不稱使我無君也祇無君何以彼國不稱使不可解或謂不以齊侯使高子也然則聖人尊臣于君耶尤不可解若僖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其為楚子使尤自明乃

猶謂不稱使尊屈完其為無理妄談可勝辨哉

逆后不稱使 莊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皆不稱天王使以自見其使也乃于祭仲謂不稱使公不可逆后夫以王后之重公何不可使遂乎于劉夏謂不稱使天子之士也按劉邑名食邑者卿也昭二十二年之劉子即其後也豈士乎

無殺大夫名不名之例

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此類不名者皆史佚也或謂無命大夫並謬又造謬例者曰義繫于殺則止書其官義繫于人則兼書其名氏非

卷全

二十六

也義皆繫于殺也史者記事之書殺大夫大事也故必記然雖義繫于殺自必詳其名氏史體然也未有止書殺其官者止因佚其名遂無從紀之耳若因此生例謂義繫于殺者罪在于專殺而見殺者之是非有不足紀也則其書名氏者經何以但書某國殺其大夫某而未嘗立其辭以示見殺者之是非乎且謂不書名氏義繫于專殺則凡書名氏者不繫于專殺也書名氏者有有罪有無罪若無罪者義反不繫於專殺乎

無殺大夫稱國稱官之例

凡殺大夫但書某國殺其大夫某耳不問其有罪無罪

也春秋記事之書非賞罰之書也大抵列國諸侯殺大夫其無罪者居半而其專殺之非亦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皆不必為之深論也如僖七年鄭殺其大夫申侯謂稱國以殺殺無罪也然則不稱國知為何國事乎僖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謂殺之不去其官然則不書官知為何官乎

無退中國進夷狄之例

杞滕薛皆侯或稱伯或稱子非有所退也楚吳先稱國再稱人再稱子非有所進也說並詳前乃謂之退中國進夷狄以此為例逆理亂常其害世尤甚賊經之弊至

卷全

二十七

此而極矣



春秋傳註序

瑛幼時讀詩書三禮雖儒解錯互而雅言日用可以心證惟易與春秋難之後以孔子易傳詮文周辭十釋八九顧春秋以爲不可解舊傳云孔子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是游夏之賢尙不知也而況三傳乎故左氏但記事而不能疏義公羊穀梁疏其義輒誤而況後儒之望風追影者乎泥於一字褒貶遂於月日名氏人師等分例樹標而校之全經一往不合矯之者謂詳畧異同俱仍舊史文而褒貶自寓則但錄史文足矣孔子何以曰作且廿一史歷代鑑誰謂非書其事而褒貶

春秋傳註

卷之一

一

見也乃至垂暮而忽有所覩曰聖經不儼在乎如傳載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而經更曰來盟於師奪楚與齊傳載南蒯以費叛趙稷涉賁以邯鄲叛經俱削之載范中行伐趙鞅鞅奔晉陽經改筆曰鞅叛則聖人之筆削史文多矣卽仍而用之有義在卽筆削也於是觀其事而成敗治亂瞭然如齊桓定伯數十事爲一事卽至定公夾谷之會許以三百乘從齊以齊曾爲天子之伯則仍齊桓事而晉伯之歷久不待言矣觀其文而粲然或一字爲文或一句爲文或數十句數十節相比相屬爲文而文之或因或革乎史者錯綜變化鏗鏘戛然觀其

義而予奪褒貶昭然義卽王迹也周禮也天子之事也

所謂邱竊取者也而邵康節謂春秋孔子之刑書亦明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以前事也非春秋也春秋則自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執國命皆貶也故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削之無義朝聘無義會盟皆貶也而彼善於此則褒矣顏習齋先生謂孔子經濟之書亦明矣義見則天子之迹見改元卽位朝聘會盟侵伐放殺昏醜享唁喪葬祭祀蒐狩興作甲兵賦稅封建縣邑利弊隆替釐然可考孔子爲東周之具具矣卽萬世致太平之法亦有前車矣子曰見之行事深切著明此也因僭爲

春秋傳註

卷之一

二

傳註以質天下後世焉

雍正四年丙午桂月雨朝恕谷後學李瑛再拜撰

春秋傳註卷一

隱公

隱公

毛氏傳曰此魯史文也魯侯爵稱公史臣詞也尚書費誓史稱公曰嗟而作書序者即稱魯侯則隱公非亦史舊文乎

元年春王正月

杜註云不言一年一月者欲人君體元以居正也孔疏云人君即位必改元諸國皆然左傳謂鄭僖之元年朝於晉簡之元年士子孔卒是也昭公以敬王十

春秋傳註

卷之一

一

年冬薨十一年夏六月喪至定公乃即位而春已書元年者先君已薨於前年即位雖在後亦統此歲也春正月者周制改前代時月建子之月也經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夏之秋八月也夏冬十月小雪矣成元年春二月無冰夏之冬十二月也夏春二月水泮矣俱非異也何記焉故左傳僖二年春王正月日南至以子月長至也春秋以年領時以時領月以月領日而事屬之常也元年春正月史文也王則孔子筆也謂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今惟正朔行於天下此王章也其餘即位會同朝聘征伐皆自諸侯出自大

春秋傳註

卷之二

二

夫出無王矣春秋全經之大義揭於是矣王不在春上者孔疏曰三正迭建月改則春移春非王所改也其後有王二月王三月者言商之正月乃周王二月也夏之正月乃周王三月也四時首月雖無事猶書謹時也故春必正月夏必四月秋必七月冬必十月而有時不在首月如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以旁月有事而首月無事也若空書時月必在首月亦有書旁月如莊二十二年夏五月杜氏曰誤也又如二年春會戎於潛無月秋八月庚辰公及我盟於唐有日而他無桓四年七年無秋冬僖二十六年冬壬申公朝於王所有日無月昭公十年十二月甲子宋公成卒不書冬皆闕也桓十二年冬十一月丙戌盟武父又丙戌衛侯卒一日兩書歲也聖人因之不敢增損所謂及史闕文也毛氏傳曰國君改元則必告廟朝正行即位之禮周制遭喪即位踰年改元其遭喪而遽即位者國不可一日無君也踰年改元者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書成王崩在四月乙丑越七日癸酉而康王即位史記世表魯真公二十八年宣王即位至二十九年王始改元是即位改元本非一時然遭喪即位仍反喪服

至踰年改元又特行正位之禮百官以敘然後史書
卽位於改元下其或朝正告朔而不行此禮則史不
書此不書以攝位也莊閔僖三君亦不書以皆遭弑
逆之變倉卒卽位不忍再行也行則書不行則不書
禮也而義亦寓焉若隱被弑而桓卽位則桓何心襄
仲戕儲而宜居然行卽位禮其幸禍可知矣 隱之
攝位何也左傳曰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
隱公宋武公生仲子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
子歸於我生桓公而惠公薨公羊傳曰桓幼而貴隱
長而卑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

春秋傳註

卷之一

三

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
相幼君也故隱之立爲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
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予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
貴也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何註云禮妾子立則母得
爲夫人夫人成風是也屬辭比事記曰春秋有始娶
再娶若繼室則勝妾之當室者耳蓋始娶無子則再
娶衛莊始聘於齊曰莊姜無子則又娶於陳曰厲嬀
且有其娣曰戴嬀是再娶夫人也若始娶者或卑微
或不成禮則亦有再娶魯莊公始娶孟任已爲夫人
矣後以其卑微且築臺於黨氏而私娶之不必成禮

故又再娶於齊曰哀姜及哀姜無子則仍以孟任之
子般爲適子雖哀姜有娣叔姜已生閔公又前此勝
妾之成風早生僖公而成季主之皆不得立以其爲
始娶夫人也今隱公爲繼室聲子所生子而惠公再
娶仲子實爲夫人則桓公爲適當立而隱公居攝禮
固然也愚按周禮七出無子去卽當去而過三不去
者亦但養之終身夫必再娶則衛莊之再娶禮也魯
莊已娶孟任有子又娶哀姜則辛伯所譏並后匹嫡
非禮也若惠公元妃卒繼娶仲子爲夫人則考經文
周桓王十六年祭公逆王后於紀靈王十四年劉夏

春秋傳註

卷之一

四

隨單靖公至齊逆后齊襄公五年娶王姬齊桓公三
年娶王姬皆似再娶公羊傳白虎通言天子諸侯不
再娶誤也蓋春秋戰國已如漢唐後后卒卽選妃立
之遂爲是言而實非禮也曾子問孔子曰宗子雖七
十無無主婦非宗子無主婦可也夫宗子不可無主
婦可以天子諸侯無主婦乎然孟子載葵邱之會申
王章曰無以妾爲妻則將以誰爲主婦乎其再娶也
必矣 又按經不書卽位何以知爲攝乎何以別於
遭變者乎曰下書隱夫人薨不成小君禮爲桓母立
宮且隱薨不傳子而及弟則居可知矣則與他公不

書卽位者別矣故經文必前後貫串觀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

會盟周禮也王十二歲巡狩盟諸侯於方岳之下諸侯有事朝王或會或同亦爲盟禮又諸侯相盟故鄭註覲禮曰王之盟其神主曰王官之伯盟神主月諸侯之盟神主山川但春秋不由天子之命諸侯要盟所謂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則行禮而非禮矣邾卽鄒也附庸小國也孔子以魯附庸顓臾爲社稷之臣則附庸同於大國之卿大夫稱名宜也而儀父稱字者左傳曰未王命故不書爵言未命以爲諸侯也

春秋傳註

卷之一

五

莊十六年書邾子克卒則命以子爵矣又曰儀父貴之也言附庸當稱名而稱字以其能通於大國繼好息民故貴之也及與也言公與儀父也春秋魯史無論孰爲政皆首公而後他國文則然也杜云蔑魯地夫魯擊柝聞於邾近鄰結好非衆會共伐亦可不稟於王而自行者在魯爲以大事小在邾爲以小事大在傳以稱字貴則公無貶可知春秋邾魯以蔑起以邾子益來奔終中間會盟侵伐告訟節節相通以見義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鄆

君帥師則稱君卿大夫帥稱卿大夫稱鄭伯伯自帥師也段弟也不書繕甲將襲鄭而不弟也克虜也易所謂大師克也鄆鄭邑不書出奔勝之而不言殺卽出奔也不待書也封建相沿久五倫多故而首禍在兄弟繼此魯之隱桓齊之子糾小白鄭之忽突衛之伋朔晉之桓叔兄弟爭殺無國無之甚至季康子嗣位而桓子所屬之嫡子生視之已有人代爲殺且兄弟讓位如宋宣公吳王諸樊而終成弑僂以至商臣以子弑父商人以臣弑君敬嬴欲立其子而賊其君夫所立之子至於友邦相殺愈難盡述而五倫胥滅

春秋傳註

卷之一

六

矣皆由封建世位世爵而爭奪樊然秦後封建易而郡縣世爵移而科目尺官祿皆由朝廷欲爭無由故弑逆之禍反少於三代此封建所以不能復於後世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鐵壺氏曰越語大夫種稱吳子爲天王是周人舊有此稱也惲臯聞曰春秋書天王非春秋所立之名也禮有是稱也然有時但稱王而間稱天子者舊儒以王不稱天爲貶亂道也春秋以尊王爲義所以使亂臣賊子懼也乃以匹夫之筆進退天子聖人安有是

乎說者又謂無天字爲闕文稱天子爲諱文亦非也
太史執簡記事自宜將之以敬至於王而乃多闕多
誤是卽不敬之大者可垂之爲國典乎蓋此皆據其
所來之詞也古者聘問必有辭聘儀曰介紹而傳命
命卽辭也歸舍贈襪亦有辭檀公邾婁考公之喪徐
君使容居來弔舍曰寡君使容居坐舍進侯玉其使
容居以含是歸含有辭則贈襪可知而錫命有辭不
待言矣其稱天王則曲禮云臨諸侯眡於鬼神曰有
天王某甫是也其稱天子則僖九年傳稱王使宰孔
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賜伯舅胙是也

春秋傳註

卷之一

七

其稱王則書康誥諸篇俱云王若曰是也故來辭或
天王或王或天子卽依之以書於冊正所以重王命
也豈有闕誤哉他如天王出居於鄭天王入於成周
天王崩亦皆依其赴辭其但記事者則概稱王如桓
五年三國從王伐鄭僖二十八年公朝於王所之類
惟天王狩於河陽爲聖人之特筆耳孟子曰其文則
史豈有舊史所稱天王之文聖人敢削去其天字者
哉 咥宰名也考周制天子有公有卿有中大夫下
大夫無上大夫卿卽上大夫也觀司徒職卿大夫每
卿卿一人卿亦稱大夫可見也春秋則公不稱名字

比之外公侯稱公故僖九年稱宰周公卿稱行次南
季榮叔召伯凡伯祭伯是也大夫比之外國之卿稱
名家父子矣石南是也此宰宰夫下大夫故稱名也
惠公隱之父仲子桓之母必同時先後亡者仲子爲
繼適故子雖未立亦得以其喪同惠公赴告天子鄭
康成曰天子於諸侯舍之贈之小君亦如之則禮而
非過也特禮尙往來況君臣相於其責在下豈有天
子下交而諸侯反無報者隱十一年中適遭王喪而
不使卿弔亦不會葬至求賻而後應之以視天子之
來賻何如也罪不言而可知也 隱公改元已七月

春秋傳註

卷之二

八

惠公仲子必皆葬矣文五年榮叔歸舍且賻在成風
葬前故不必指其人此葬後故指某之賻以明之
九月及宋人盟於宿
公及而但書及與公會而但書會同不言公可知公
史文有異同也此公與外卿大夫相盟之始也愚按
左傳云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晉使陽處父
盟文公以恥之季文子會齊侯請盟齊侯不肯今公
及宋人盟上替則下陵毋怪相繼而列國卿士專操
盟會之權也杜氏曰宿小國名穀梁傳曰宿地名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周公之裔故與魯接不奉王使無朝聘可書故書曰來私越境非臣道也鐵壺氏曰祭與魯接者三伯叔行次也公爵也

公子益師卒

卿必書卒以國政寄焉也然有不日者卿位亞於君與夫人舊史或畧焉聖人不得而益之也鐵壺氏曰自莊以前魯卿或獨書名或并書繫自僖以後無不書繫與族者列國之卿事接於魯或獨書名或并書族自僖以後無不書繫與族者然僖後楚椒秦術獨名成後楚卿無不書繫與族而吳札獨名此國勢邦交隨世以變而舊史因之者也獨書名畧之也并書繫族詳之也

春秋傳註 卷之一

九

二年春公會戎於潛

戎徐戎也伯禽所征者也襄十四年晉合諸侯會吳於向諸國皆書而戎子駒支亦與會不書以其服役也魯宗國而與戎敵會敵盟則陵替而不振矣會不月盟有日皆因史文無者不得增有者不得去也若以書月書日爲有褒貶則按之全經而不合矣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頗強於向而遂稱兵以陵其國誠天下無道之時

也春秋書侵伐始此深惡之也人者莒大夫毛氏傳曰以兵深造其國邑曰入

無駭帥師入極

魯守禮國也而亦使卿大夫帥衆以殘小國王章安在乎師衆辭無駭徒名史舊文與後四年鞏帥師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祔同不關賜族示賜族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於唐

范註穀梁曰唐魯邑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

毛氏傳曰履緌紀大夫名來逆女者卿爲君來逆女

春秋傳註 卷之一

十

也釋例天子娶則稱來逆后卿爲君則稱逆女若卿大夫自爲娶則稱逆某姬

宣五年齊高固來逆叔姬

此稱女下又

稱伯姬言紀所逆者我女而我所歸者伯姬也其不

稱紀使者以昏禮不稱主人主人者壻也重廉恥也

而國母婦人又難通命於他國則但書卿來而使在

其中文也公羊乃曰昏禮不稱主人則當稱諸父兄

師友昏禮記有云支子則稱其宗弟則稱其兄此言

大夫以下非宗子者也若國君則諸父兄弟皆其臣

子豈可以臣子而反爲國君所稟命者故國君必無

父無父而有母則稱國母之命卿自來逆而苟其并

無國母則必自命卿逆之昏禮記曰宗子無父母命之父母皆歿則已躬命之而白虎通曰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也祭統娶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國君自娶之命也故公羊亦云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此必無母者其言是也 鐵壺氏曰內女適人未有書逆者以後紀亡伯姬叔姬並書於策故叔姬之歸不得畧而於伯姬特書逆以明其爲嫡也 春秋之始內卿書名外卿大夫則稱人此書名以來逆女內之也 紀侯爵姜姓國削而齊欲并

春秋傳註

卷之一

二

之故昏魯以自固而不知魯之不可恃也孔子續書二十三則於下以終其事焉

冬十月伯姬歸於紀

毛氏傳曰伯姬魯女字禮女子許嫁笄而稱字鄭註曰卽伯姬仲姬之類鐵壺氏曰內女之歸卒皆不書常事也此書以其後姬卒而齊侯葬之爲事之變也 紀子伯莒子盟於密

毛氏傳曰莒與魯有怨紀侯昏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則密雖莒地而履繻就盟主在履繻故先紀後莒據事之文也子伯左傳作子帛履繻字 稱字與

邾儀父書字同嘉其爲我講信修睦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夫人稱薨與君齊也左氏註謂桓母卽仲子也公羊謂隱母卽聲子也皆非也聲子非夫人也隱公不行卽位禮則不得貴其母而稱夫人仲子天王有昭是先歿矣穀梁傳曰子氏者隱之妻也是也以知隱妻也觀下不書葬可見也若貴其母聲子則旣貴之矣不得不書葬也鐵壺氏曰隱妻何以不書葬也隱志於讓而不以夫人之禮葬也則書夫人薨何也猶隱公不舉卽位之禮而史必書公也書公然後知不書卽位爲志乎讓也書夫人薨然後知不書葬爲不用夫人之禮也

春秋傳註

卷之十

三

鄭人伐衛

左傳鄭共叔之亂其子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至是鄭人伐衛以討滑亂總之皆春秋構怨之兵也左傳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毛氏傳曰禮重天行凡災祥眚戾雲妖物變皆關典例史官遇此必書日月行天歷二十九日有奇而月與日會會時或同道同度而月下日上二體皆覆下

行之月將必上掩日之光而以漸吞蝕若有物食之者故曰有食之謂食之者月也春陽而月陰以陰食陽則合朔交食雖有常度而不可不謂之災故史記之惲臯問曰日食必於朔不書者史有詳畧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此平王也桓王立天王之崩赴則書魯使人會則書葬葬而不書會者其人微也崩葬皆志者桓襄匡簡景也志崩不志葬者平惠定靈也崩葬皆不志者莊僖頃也愚考禮昭三十年游吉日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大夫印段實在

春秋傳註

卷之一

三

少卿也王吏不討卹所無也正義謂君出上卿守國故少卿行也大抵天王初崩使卿往弔文八年秋天王崩冬叔孫敖如京師是也送葬又使卿往九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是也若諸侯當朝期而遇王喪或葬則供其事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執壤奠孔傳謂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是也若不值朝期則但遣上卿而不親往隱元年左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王謂萬國至衆封守至重諸侯遣卿而不親往是也夏四月辛丑尹氏卒

毛氏傳曰此鄭大夫尹氏也何以書曰據左氏十一年傳曰隱公爲公子與鄭戰於狐壤被獲鄭人囚公於尹氏公乃賂尹氏而禱於尹氏所主之神曰鍾巫遂與尹氏偕奔歸而立鍾巫而祀之其後公以祭鍾巫館於爲氏被弑而尹氏已卒矣是此尹氏公之患難存亡係焉其德尹氏也必以客卿而引厠之內卿之列卒也不問其爲鄭大夫魯大夫必以內卿之禮臨其喪君既視斂自必書卒情與理則然也惲臯聞曰尹氏卒不稱名何也蓋他國大夫有稱氏之例宣十年書齊崔氏出奔衛矣且或隱公德尹氏卒而

春秋傳註

卷之一

四

不名如漢宣畫功臣於麒麟閣獨於霍光曰博陸侯姓霍氏故舊史因其辭而書之曰尹氏卒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魯不供賻不臣也王來求之不君也不稱使新喪未葬政聽冢宰而發命者非王也鐵壺氏曰武氏子者未有職司徒以其父故任之也按出使重任可使無職者在乎此世卿之弊也謂其父貴則子亦貴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禮外君薨來赴則史必書第諸侯稱薨大夫稱卒若外君來赴而亦稱薨則於本國尊君之稱無別故史

例書卒和者宋公名葬時諱名稱諡然後書曰葬某公此時無諡而但書國爵則與彼國之前後君混故書名亦史例也鐵壺氏曰不名者史失之也或曰或不日史有詳畧也孔疏云日月有詳畧而無義例文以前六公書日者二百四十有九宣以後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有二計前後年數畧同近詳而遠畧斷非貶遠而褒近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於石門

毛氏曰三傳皆闕其事然以桓五年齊侯鄭伯如紀觀之蓋總爲謀紀耳此皆傳畧而經詳者

春秋傳註

卷之一

五

癸未葬宋穆公

書葬非謂彼國葬君也言我國有送葬者爾概稱公從其國之尊稱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穀梁傳曰言伐言取惡之也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也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此春秋書亂臣弑君之始也完衛桓公名與列國君卒書名例同鐵壺氏曰州吁不稱公子先儒謂孔子削其屬籍非也鄭歸生楚比皆稱公子而獨削州吁

無知之屬籍何居蓋宋萬以前外大夫不書繫故弑君之賊亦不書慶父以後內外之大夫漸張皆書繫與族故弑君之賊亦書舊史之文也按史記衛世家衛莊公寵庶子州吁及子桓公立二年惡州吁驕奢細之出奔求叔段與爲友迨桓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亡人襲桓公弑之自立故殺州吁後桓公有諡書葬而傳不詳也

夏公及宋公遇於清

曲禮諸侯未及期而相見曰遇杜氏云遇者草次之期各簡其禮如道路相逢者與周禮冬見曰遇不同

春秋傳註

卷之一

六

左傳宋魯欲尋舊盟以未及會期而衛來告亂遂遇於清按清衛地聞州吁弑君而遇其地且下皆同之伐鄭則黨惡矣書遇於清惡之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左傳衛州吁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王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故首宋公蔡衛稱人大夫往也古衛鄭構兵由於鄭段之子公孫滑在衛二國結怨恩年不息此則州吁又叔段之友而新篡立謀與諸國共兵以威其民故夏秋連伐鄭宋鄭構兵則宋宣公舍其子殤公不立而立弟穆

公穆公卒又舍其子馮不立而立殤公且慮有後爭使子馮出居鄭乃殤公聞鄭欲納馮遂屢動兵於鄭及取邾田敵我師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以致弑逆召公子馮於鄭而立焉兵乃息

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左傳宋公乞師公辭之公子鞏固請而行此大夫與諸侯會而共伐之始也漸不可長矣

九月衛人殺州吁於濮

鐵壺氏曰稱國以殺則衛無君目石碯則與里克殺奚齊同文而疑於石碯之私故稱人言公討也濮衛

春秋傳註

卷之二

地何以知使殺於異地則當書國而不書地也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於國都不可地舉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穀梁傳曰衛人衆辭以國人之公也然立君當稟命天王而國人擅立則亦天下無道之事矣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左傳曰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討亂定始葬是以緩

秋衛師入郕

郕伯爵文王之後左傳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入之亦報怨之兵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隱爲桓攝而見居君位則宗廟中不可使桓主祭其母也又不可代桓祭母而使桓不祭也故別立仲子之宮若姜嫄之有專廟者然其後桓爲君自請仲子入耐惠廟而祭之但春秋以恒禮不書耳 經例太廟稱廟羣廟稱宮此亦稱宮者見可敵體於惠公也杜註曰考祭以成之也初初祭也獻六羽者從仲衆之言用諸侯之舞數以見其爲夫人也婦人無干舞

春秋傳註

卷之二

六

故獨稱羽

邾人鄭人伐宋

左傳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是邾爲主也故首邾

螽

秋九月夏時七月蝻食苗心災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宋人伐鄭圍長葛

報邾人之役也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鄭與魯公有狐壤之怨前年邾鄭伐宋宋告急於公而公不之應則似於鄭怨有忘之者故鄭來輸平以間其助宋焉杜註曰和而不盟曰平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於艾

左傳曰始平於齊也杜註曰春秋前齊魯不平

秋七月

冬宋人取長葛

左傳秋取冬來告故書冬也長葛不係鄭上有代鄭圍長葛也 鐵壺氏曰隱公之初書外取邑二而後此無聞焉蓋列國交爭疆場之邑攻奪無常以爲不

春秋傳註

卷之一

九

足赴告焉耳此世變之尤著者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伯姬之娣也以待年始歸也何註云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鐵壺氏曰娣歸不書以其後紀亡而姬歸於鄆故錄其始也

滕侯卒

夏城中邱

鐵壺氏曰城邑必書者諸侯封域有定制則都邑有定數魯次國也而作邑二十有餘侵并於小國則敗王畧也卽自城其封內亦踰舊制也故雖築以時者

亦書僖公嘗修泮宮作闕宮而不見於經知凡城之志皆譏矣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穀梁傳曰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我舉其貴者也鐵壺氏曰凡書弟者公子而不爲大夫者也盟聘帥師國之大政也無職司而任國之大政故書弟以志異也何以知非大夫陳招會號放越皆稱公子使非殺世子偃師譏其以親屬而忍爲大惡則竟不以弟見矣是弟而爲大夫者固稱公子而不稱弟也以是知親弟而不稱公子者爲無職也諸侯之兄弟見經者十傳於陳招稱司徒而經書公子多執政則公子爲大夫之稱審矣

秋公伐邾

杜註曰公距宋而與鄭平以鄭爲援今傳載宋及鄭平盟于宿故懼以宋惡邾而伐之以求宋故傳曰爲宋討夫邾曾盟於蔑以媚宋而伐之反覆瀆兵如是而無如宋之不以爲德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於楚邱以歸

左傳初戎朝於周發幣於公卿凡伯弗賓故於其出聘以兵脅之而歸楚邱衛地 王使來聘而中途忽

受戎患王室之微諸侯之怠玩不救戎之恣皆可懼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毛氏傳曰宋鄭構兵已久而衛佐宋則以一鄭而敵兩大前三年齊僖與鄭莊曾盟石門齊原密鄭故不平而欲平鄭於宋衛已有會期而宋衛先自爲遇以商其可應與否然後至秋赴齊僖之會而盟於瓦屋是宋衛先爲商約以啟齊疑矣故其後齊一聞王命而卽渝盟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春秋傳註

卷之一

三

毛氏傳曰據傳成王營洛賜周公朝宿之地於成周以其地近許卽名許田而鄭桓公以宣王母弟賜湯沐之邑於泰山下使助祭泰山以其邑名祊謂之祊田今諸侯不朝則朝宿之地可廢王不巡狩則湯沐之邑可廢故鄭欲以附近相易而我許之然而非王典也 曰來歸鄭罪也曰入我罪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齊侯主盟宜先齊而先宋公者必齊侯疑宋公請衛

相遇姑以宋爲公爵而先之若宋主盟者然以告於魯史據而書之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前二年紀專與莒盟以爲魯修好故此公盟莒以成紀意左氏云

螟

冬十二月無駭卒

不氏與下九年挾卒同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春秋傳註

卷之一

三

范註曰南季天子之上大夫卽卿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三月夏正月斯時未啟蟄而大雨且震電異矣

庚辰大雨雪

三月雨雪不爲災大卽災矣雨者下也與雨蝨雨雹同左傳曰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

挾卒

鐵壺氏曰自此以後桓莊歷五十年如蟬如桑如溺如結逆女盟會帥師皆書于經而卒則無見焉蓋隱之大夫而臣於桓則背君也桓所建置則黨賊也故

凡死於桓莊之世者皆不書其卒以示爲王法所不容也至莊三十二年而後書牙之卒則莊之大夫矣

夏城郕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毛氏傳曰據左傳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宋告我與齊如是則宜擇日誓衆與師討罪而乃先與齊會以陰謀之則直利其有且以舒怨非王師矣故經於此數節皆絕不及宋之不共與鄭之奉命興師而但爲列國構怨之文以曲記其事焉防魯

春秋傳註

卷之一

三

地

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

中邱魯地

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郕辛巳取防

左傳三國大夫於五月伐宋至六月三君復會於宋地尅期並入公於齊鄭未集時窺宋無備而敗之菅宋地郕防宋二邑名按此伐宋書敗宋以見興師取邑乃貪欲而非奉王命也後桓十三年戰齊宋四國書四國敗以見桓之能自強也莊九年戰齊書敗以

見齊桓興霸魯始與惡而終乃好之由也本國外國詳書兵事且紀勝敗者必一事而有關輔者也若侵伐大凡爲瀆王章構禍怨凌小弱則書伐書侵書入書戰書取書滅明矣其事不必詳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

春秋條貫篇曰宋之受剗鄭主之齊魯輔之而宋則以怨鄭之深舍齊與魯而遽挾衛以報鄭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乃挾衛入鄭不克遂又召蔡共伐戴鄭伯乘其伐戴之疲伐之以取三師焉取掩覆盡取之也

春秋傳註

卷之一

四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鄭

左傳蔡人衛人鄭人不受伐宋之王命故齊鄭討之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周官六年五服朝王然小國於大國亦有朝禮周禮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則必大國君嗣位然後小國朝之小國君嗣位然後往朝大國無如朝廷定制六年者乃春秋諸侯於王漠然不朝卽聘使亦稀而朝大之禮勤有加焉其名分禮制顛倒如此至晉之霸定制以示諸侯三年一聘五年一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則居然天子議

禮制度矣乃列國畏趨之朝聘如繩牽並不敢待三五之期是何世道與詳書之志亂也懲惡也 孔疏曰桓七年夏穀伯來朝鄧侯來朝彼別此同言彼別行禮此同行禮也同行有居先者故爭之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左傳謀伐許也時來鄭地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入許鄭也先齊爵貴也 據傳入許許莊公奔衛鄭莊公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居許東偏使其大夫公孫獲居許西偏後歷一十六年鄭突忽爭國許叔乃

春秋傳註

卷之一

三

入於許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公薨必地如薨於路寢之類不地則其薨有故矣何不直書弑爲本國諱也公之薨以羽父請於桓公使賊弑公於爲氏也左氏曰不書葬不成喪也蓋於他國曰葬某王葬某公我在會葬也不會葬則不書於本國曰葬我君某公我自葬之也成禮則書不成禮則不成喪矣不書毛氏傳曰公穀皆言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然按之全經而不合如里克甯喜慶父宋萬皆賊已討而不書葬蔡世子般鄭子

駟皆賊不討而書葬則其說不可從也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春秋十二公桓弑隱而立閔僖以慶父謀篡而立宣公殺太子而立昭公以子野暗害而立定以昭公孫廢其太子而立莊亦遭變與爭竊無異惟文成襄哀以正卽位魯守禮國也而封建世位遂啟嫌爭以致君國子民者皆領不保接踵也況他邦乎封建所以不得復於後世矣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春秋傳註

卷之一

三

毛氏傳曰急會爲固其位也先與鄭會以鄭會與隱相好故尤急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

鄭求以祊易許田隱雖以其歸祊入之而未與許也或以許田重於祊或以許有周公別廟遲回之冀得以終已其事未可知也至是鄭復請祀周公卒易祊田桓媚鄭而遂與之鄭遂加璧而受之不書易而曰璧假若暫借而非久易且並不及祊田以廢先廟亂王章爲罪已大諱之故婉而成章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左傳曰結旂成也垂越皆衛地

秋大水

穀梁傳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孔氏父名左傳字嘉穀梁曰孔父閑言能閑衛其君也能閑衛其君故亂臣及之鐵壺氏曰君弑而大夫見殺不論其死之先後於君而皆以及書尊卑之義也春秋之初外大夫皆稱人或以名見者非特至於魯則其事不得不名也特至於魯紀履繻鄭宛鄭詹

春秋傳註

卷之一

三

是也其事不得不名宋督齊無知宋萬孔父仇牧是也父牧氏魯人重其節而詳之也

滕子來朝

杜註云滕隱十一年稱侯此稱子蓋時王所降鐵壺氏曰胡傳謂時王能降諸侯春秋豈復作乎不知強大之國篡弑逆命王靈不加且隆禮焉滕薛杞小侯未聞大惡而見黜是卽王法之替春秋所以作也

二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釋詁曰成平也言四國之會欲正宋亂乃後皆受賂而不終事前會未有書所爲者此書深譏之也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獨書魯之取賂深譏其以亂黨亂也郕大鼎郕國所

造乃納于周公之廟乎

秋七月杞侯來朝

左傳來朝不敬故九月入杞討之

蔡侯鄭伯會于鄧

左傳始懼楚也杜註楚武王始僭號稱王欲害中國蔡鄭姬姓近楚故懼之正義曰鄧蔡地

九月入杞

杜註曰不稱王帥微者也按以後類此甚多如桓八

春秋傳註

卷之一

三

年伐邾僖十七年滅項宣九年取根牟之類蓋春秋有上卿亦名正卿冢卿如魯季氏鄭子罕晉趙孟是也有亞卿如魯孟叔是也有下卿管仲子產蓋皆是也故雖君委聽政而名不登於經下此大夫皆微者也雖柳下惠蘧伯玉之賢聖皆是也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左傳公行告於宗廟反行告至飲至爵飲畢書有勲者於策禮也鐵壺氏曰會盟書至必重其事有戒心而後書故通十二公無與大夫會盟而至者以其事爲已輕也雖重其事而無戒心亦不至故自僖十五

年會杜邱以前公與諸侯會盟無至者雖齊桓之會盟不至而至盟唐則懼戎也隱之盟戎不至而桓至者戎魯接壤鍾巫之事懼有討者也齊桓之會盟至杜邱淮而至者楚狄交橫而桓德衰也晉侯首爲踐土之盟而執衛侯諸侯恐懼自是霸者之會盟無不至者矣衆會齊盟然後討執行焉故特會參會雖霸主與焉亦不至無所懼也定哀之際特會齊侯而至則晉衰齊橫而魯益微也吳之強諸侯皆懼焉而鄆與橐臯之會不至何也魯臣料其將亡而以爲無能爲也黃池之會與晉侯偕則至矣襄七年會鄆九年

春秋傳註

卷之一

元

三年春正月

自此以下至九年惟書時月而不書王十年書十一年以下又但書時月而不書王十八年公薨書蓋魯十二公惟桓王謀弑君雖奉正朔以朝其下而實大無王也穀梁謂不書王以治其罪是也宣不亦弑君與而正月繫王何也宣但與知而非王也發之王之者敬嬴仲遂也不書王待三年者胡氏謂三年喪畢當以土服入受命於天子此時竟居之而無王則篡

弑之罪莫有治之者矣故不書王以明其罪是也若以爲闕文則不應連年俱闕且惟闕於桓年也至於十年書王天道之終也十八年其人之終也終則王之尊終不可泯也故書之

公會齊侯于贏

左傳成昏於齊也杜註曰不由媒介而自與齊侯會而結昏非禮也贏齊邑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杜註曰申約言以相命而不歃血也蒲衛地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春秋傳註

卷之一

三

左傳杞求成也郕公羊作盛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杜註既盡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毛氏傳曰古諸侯娶女亦親迎然世變多故守國非輕春秋鮮行此禮矣送女大國以上卿則逆女大國亦卽以上卿行之 鐵壺氏曰隱之篇翬獨舉名而至是稱公子者權盛也以是知春秋之初獨稱名者乃舊史輕而畧之也兼書繫與族者重而詳之也孔子不革何也革之則世變物情不可得而見矣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公會齊侯于謹

鐵壺氏曰昏娶得禮常事不書此以魯侯親求齊侯

越境親送以致文姜自遂自專遂流淫奔故書也于

謹適魯地越境也何以知爲魯地以後齊人歸謹再

見於經也安知此時不屬於齊也使屬於齊則當書

曰公及夫人至自齊杜註曰已去齊國故不言女未

至魯國故不稱夫人左傳曰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

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

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盡行公不自送

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按周禮天子諸侯俱無上大夫上大夫即卿也此上卿下

春秋傳註 卷之一

卿外又有上大夫者大夫中自分上下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穀梁傳云其不言輦以至何也公親受於齊侯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傳致夫人也按禮有反馬有致女嫁女則留車馬

於夫家恐不得當乘以歸也三月安之夫家乃反其

馬女家從而致焉其嚴如此然齊侯親送至魯而來

致又使其弟其溺愛女子之失愈著矣

有年

穀梁傳曰五穀皆熟爲有年鐵壺氏曰隱桓螟水相

連民困於災故喜而書也若不承屢稔而有年與稔

後薄收皆不見於經矣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則狩宜在冬而

此春正月爲夏十一月正仲冬也郎魯邑特隱莊閔

僖文宣成襄八君豈無蒐狩而俱以常事不書獨桓

書此者蓋一書而褒貶俱焉褒者魯尚文教武備漸

弛弱於齊晉侮於邾莒桓獨英武奮然身振其事故

特書公狩而其後能報即役敗宋齊四國之兵歿有

春秋傳註 卷之一

辟土服遠之誼也貶者桓性阻兵安忍亦異於魯之

諸君始則推刃同氣中則會宋會鄭伐宋伐鄭變幻

構怨而其終兵起衽席也至後昭定哀又書蒐狩則

以權臣弄武而不由君也故摘其事之變與大者而

書之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杜註曰渠氏伯糾名 毛氏傳曰天王下聘禮也然

諸侯不朝而王反來聘過矣以桓之弑逆王不能討

而反來聘益過矣 此年與後七年俱無秋冬舊說

謂傳者遺脫是也胡氏乃謂天王失刑桓惡不討故

削秋冬以見佚罰則定十四年亦有春夏秋而無冬

矣此則何所刑罰乎毛仲氏曰桓十二年冬書丙戌盟武父又書丙戌衛侯卒夫一日無兩書者再書羨文也文有盈羨卽有闕佚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毛氏傳曰陳侯卒名例已見前杜註赴以名與同盟而後書名俱非也侯罔未嘗同盟也若卒有兩日左傳曰再赴也方侯病時其弟陳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國人分散故再赴史記亦云按本國薨卒以其薨卒月日以日見也外君卒則以赴告之日左傳齊桓公於僖十七年十月乙亥卒而經書十二月乙亥者齊

春秋傳註

卷之一

三

亂未赴六十日始來赴告書其告日也故此兩告兩日遂並書也卽記事亦以告時如襄十一年楚執鄭良霄在晉鄭會盟蕭魚前以來告在會後而書於後襄二十六年晉執甯喜本執於夏澶淵之會秋告遂書於秋也

夏齊侯鄭伯如紀

毛氏傳曰左傳齊侯鄭伯朝於紀欲以襲紀紀人知之來告故書夫大不朝小齊方伯也豈肯朝紀況襲國使不知朝則已知之矣且春秋列國朝魯書來朝聘魯書來聘我朝齊晉與楚但書如使大夫聘他邦

亦但書如乃魯史之體外國相朝何爲亦書如也若云如卽是朝則後十八年公會齊侯公與夫人遂如齊豈會齊而又朝齊乎爾雅曰如往也齊侯謀紀而偕鄭伯潛往以覘之必欲滅之後已齊惡甚矣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氏叔行次其日之子與隱三年武氏子例同此亦聘桓而王稱天使不稱名則胡傳以稱名去天爲討桓非矣鐵壺氏曰按左氏蘧啟疆對楚子韓須受命而使矣是時韓起爲政其子未有職司而卽受命以使故不得不稱曰某人之子如子皮有子甫代父而

春秋傳註

卷之一

四

位子產上皆春秋世卿之弊也

葬陳桓公

城祝邱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林氏曰從王伐鄭君臣之辭也毛氏傳曰左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之師伐鄭戰於緡葛王師敗績鄭祝射王中肩鄭莊之惡於是乎不可貫矣然陳蔡與衛君不親往第以無何有之人帥寡少之師以致覆敗罪亦不小又況魯之袖手旁觀者乎其不書王師敗績者所以諱王辱而滅國惡也若胡

氏以王不討魯桓宋督爲王罪故削去天字則王朝卿士跋扈不臣尙不能聲罪一戰而敗而追責其不討宋魯乎夫惡當重大不容旁貸君臣相殺彼此同責已爲難堪況舍其臣而專責君也

大雩

毛氏傳曰雩旱祭也稱大雩者重其祭名猶烝嘗之稱大烝大嘗非雩祭有大小也但大雩有二一是龍見之祭周正夏季建巳之月東方蒼龍七宿昏見於南則雩祭以祈膏雨恐夏秋之間旱也此有定月左氏所謂龍見而雩是也一是呼旱之祭時當旱嘆則

春秋傳註

卷之一

三

不問月之秋冬隨時可祭穀梁疏雩者舞而呼旱鄭氏禮註雩者呼也呼嗟而求雨是也春秋恒禮不書則巳月之雩未必書冊凡書秋大雩皆呼旱也卽以此經觀之書雩繼書螽螽者蝗屬旱則生之可驗也若其書雩而不書旱書旱書不雨而反不書雩公羊云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謂但書旱則未必雩也此一說也穀梁說曰得雨則書雩不得雨則書旱此又一說也

螽

冬州公如曹

毛氏傳曰州國名世本姜姓其稱公者或其先嘗爲王三公之官如僖五年稱虞公類如往也左傳曰度其國危遂不復

六年春正月實來

州公實來也不言州公者承上文也來與祭伯來同但彼來而復反此來遂不反矣故書名與紀侯大去其國同胡傳曰實州公名鐵壺氏曰大紀侯名外君卒必書名去國不返則以是終矣亦名按州公實以五年冬如曹六年春正月至魯而書來可知凡來我者皆書至我之時月非書彼行之時月也

春秋傳註

卷之一

三

夏四月公會紀侯於郕

杜註郕魯地左傳紀來諮謀齊難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左傳北戎伐齊鄭太子忽帥師救之大敗戎師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餽之餽使魯爲其班後鄭鄭忽怒故有後十年戰鄭之師此公知其怒而預爲戰備也周之八月爲夏六月教戰名芟舍不名大閱左傳特解曰簡車馬而但擇車徒蒐廐馬不言地者孔疏曰蓋在國簡閱未必田獵也

蔡人殺陳佗

左傳陳佗殺太子免太子弟公子糴其母蔡女也至是蔡人殺陳佗雖弑逆踰年而國人分散未成爲君也故稱陳佗與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例同

九月丁卯子同生

嫡之家子舊史必備書而獨存子同者以見文姜此時尙未淫奔幸魯之有後也毛氏傳曰禮三月始命名丁卯者初生之日也而稱名補書之也其不書世子太子祇稱子者春秋凡適子與支庶而爲儲子者皆祇稱子曰我子耳此與後子卒子野卒子般卒稱例並同

春秋傳註

卷之一

三

冬紀侯來朝

左傳紀侯請王命以求成於齊公告不能不知不能者以公於王簡禮不能請之於王耶抑以王卽有命不能必齊之聽耶時勢可歎矣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邱

杜註咸邱魯地爾雅火田爲狩王制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李炎謂發火上風而羅其下則但於驅禽之處火之非徧火之也故書狩則火具不必言焚今特書焚咸邱則舉咸邱之地而盡焚之非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之禮矣故杜註云譏盡物也盡慎之暴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綏鄧皆近楚小國伯侯其初爵也綏吾離其名也按禮諸侯不生名穀鄧來朝宗國何以名斥之必此時服役於楚爲楚附庸故同附庸之例稱名以見其役於楚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時祭春祠夏禘秋嘗冬烝烝衆也言成物衆多可備薦享也周禮用四仲月周春正月卽夏之冬十一月常事不書而書者杜註曰爲夏五月再烝見瀆也天王使冢父來聘

春秋傳註

卷之一

三

鐵壺氏曰天子之大夫比於諸侯之卿稱名宜也毛詩家父作誦以刺王未有自舉其字者而陽處父儀行父皆名則冢父之爲名也審矣又曰王臣聘魯魯君臣朝聘於王禮也禮則常事也而書何也魯不朝而王乃聘焉眞也聘而不報而又聘焉益眞也聘與國勤於京師則無等也天王下勞晉侯而公就朝則非其所也諸侯會伐而道如京師則非其事也春秋之法常事不書然必盡合於禮而後得爲常二百四十二年之中聘王者四朝王者二如京師者一而得爲常事乎又況朝非其所而如京師不以其事乎若

並此而削之轉疑於得禮而不書矣僖文以後魯卿始有聘周之文隱桓間王亟加禮而不一報焉觀於魯之邦交而可慨矣公朝於齊晉則間得聘焉陳宋之聘則交相報滕薛杞穀之朝則未有以聘報者矣魯之視周蓋不得儕於陳宋也此春秋之作所以始於隱也安知非微者往而不著於冊書乎莊之三年使微者往而經志之矣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聘而不志葬則微者亦未往可知矣莊僖之間王臣不聘魯者幾六十年論者以爲齊桓明禁之功非也王臣下聘禮也非禁之所及也且莊十五年齊桓始霸前此

春秋傳註

卷之一

僖

固未有聘也蓋莊僖之間王室多難未遑外事又見數禮於魯而不報也晉文本謀以勤王屬諸侯故當是時王使再來而魯應時以報焉毛伯求金以後百四十年而王使僅三至蓋自知空名不足以結魯而怠矣

夏五月丁丑烝

秋伐邾

冬十月雨雪

毛氏傳曰夏八月也可雨雪乎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毛氏傳曰祭公天子之三公而食采於祭者穆王時有祭公謀父此其後也禮天子娶后不親迎使公卿迎之穀梁註言天子親迎安也蓋昏姻賓主彼此敵體天子與諸侯分位不敵故天子娶侯國之女必使同姓諸侯命迎與王姬下嫁於諸侯必使同姓諸侯送昏正同此祭公來魯以魯王迎后之事故來受魯命卽往迎后其不稱逆女者受魯命以往魯不可以斥后爲女也若其不稱王使以使迎非王事魯命迎矣且春秋逆女不一從無稱君使者以昏禮不稱王人也而胡氏云王不書使責其使三公爲非禮故祭

春秋傳註

卷之一

卑

公專行不報夫天子逆后一公一卿如後世使臣正副之義故此使祭公襄十五年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於齊皆三公也杜氏所謂上卿逆后而公監之也祭公親受魯命受畢卽行謹也今乃以遂行爲祭公罪誣哉穀梁傳曰遂繼事之辭也又曰天子无敵體紀國雖小亦得下娶特是時齊將吞紀紀思倚王室以固宗社亦畏天時保之苦心乃嗣此十五年王崩之後去紀姜歸於京師纔十一年去王崩纔四年紀姜尙在王室也卽魯之伯姬叔姬尙在紀也而齊師遷紀天王不能討宗魯不敢問春秋之世何如矣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季字姜紀姓也毛氏傳曰自魯而言則稱王后自紀而言則稱季姜杜註曰仲父母之尊也京師王畿之名公羊曰京大師衆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蓋曹伯欲朝魯而病不能行遣世子代之故左傳稱享曹太子獻樂而歎然則爲射姑者委婉止之不來可也毛氏傳曰周禮諸侯之嫡子誓於天子而攝

春秋傳註

卷之一

望

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謂諸侯世子已受天子命者則朝聘時但下君一位公之子與侯等侯之子與伯等伯之子與子男等未受命則但以皮帛繼子男之後此諸侯世子攝君朝聘於天子之禮也若諸侯相朝則不問已誓未誓槩降君一等各以其國上卿之禮處之故傳曰賓之以上卿禮也蓋諸國上卿無不下君一等者今曹伯之下伯一等當如子男不得繼子男之後故曰賓之以上卿此諸侯世子攝君相朝之禮也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於桃邱弗遇

魯之後鄭以周班也而鄭忽挾功逞怒請師於齊齊又以衛師助之故公求成於衛以絕其援而衛不與會因有三國戰郕之役杜註桃邱衛地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於郕

左傳曰我有辭也蓋魯備戰以待不惟辭直故三國不書侵伐但書來戰戰而交綏知不可勝遂去故亦無勝負可書戰本鄭志而殷齊衛下者見魯班之本周制也毛氏傳曰魯桓僂墻衛宣又從王伐鄭而

春秋傳註

卷之一

望

齊以謀紀之故獨與鄭密遂彼此牽伐而不可解小人濟惡如此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條貫篇曰三國又以戰郕不得意而使卿大夫盟以圖再舉而不虞鄭莊之卽卒子忽之不終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鄭莊公在春秋初當惠隱桓之際享國四十餘年中原諸侯之一梟雄也能繼桓武以弱小爲強然逆王師入許助齊滅紀母弟外奔與宋衛魯逞忿構兵故

其後諸子爭國弑殺內亂殃亦甚焉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左傳曰鄭祭封人仲足爲卿爲莊公取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莊公曰雍姑生厲公宋莊公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乃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穀梁傳曰宋人者宋公也其稱人者貶之也成十八年左傳曰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杜註曰祭氏仲名蓋仲足名而時人置足而但呼祭仲猶管夷吾字敬仲而時人置敬而但稱管仲也

春秋傳註

卷之一

聖

毛氏傳曰昭厲皆庶出而昭爲庶長鄭莊在時已立爲世子禮先君未葬則稱子既葬則稱君忽不稱鄭伯而稱名何也諸侯五月而葬今鄭伯以夏五月卒秋七月卽葬纔歷三月三月不當葬則不得稱君然而已葬矣則又不得稱子君與子皆不得稱則但書其名一如諸公子出入稱名如齊小伯入於齊之例至於後復歸稱世子見其當歸也

鐵壺氏曰兄弟爭國奔而以名係國者示當承國也鄭忽曹羈是也名不係國者篡也突赤是也諸侯出奔而名者國有二君也鄭伯突名以忽也衛侯朔名

以黔牟也北燕伯款于傳無微而事宜類此矣無二君則不名衛成公獻公是也奔與執而返國無不名者已嘗失位矣至是而復故目其人也曹負芻獨不名者歸自京師則其位未嘗絕也爭國而奔入稱名者逆也鄭突衛朔是也不稱名者正也衛獻公北燕伯是也歸而不書所自者赴告畧也書所自者赴告詳也穀梁傳以爲有奉非也衛侯鄭之歸也楚師新敗而與夏不通則不能有奉明矣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蔡叔杜註以爲蔡大夫名叔何註以爲貶蔡侯稱叔

春秋傳註

卷之一

聖

似皆非也蔡叔以許叔例之乃蔡侯之弟耳條貫篇曰齊衛鄭盟于春至夏秋而鄭事大變桓公乃思乘鄭突之亂可圖報復又其時宋雖納突而以重責突賂之故與鄭有隙且前此三國來伐而無宋是宋可間者因遣大夫名柔者往會宋公而謀與報鄭公會宋公于夫鍾

公又親會之杜註夫鍾邾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又親會之杜註闕魯地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左傳平杞莒也杜註曲池魯地

七月丁亥公會宋人燕人盟于穀邱

杜註穀邱宋地燕人南燕大夫左傳公欲平宋鄭也
條貫篇曰雖與宋會盟而宋貪鄭賂不肯伐鄭公乃
轉計我所報者鄭忽也今突非我讎何必報請宋莊
與鄭突平而我居間則我可舍鄭而專防齊是以又
爲此盟也

八月陳侯躍卒

公會宋公于虛

春秋傳註

卷之一

聖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龜

左傳宋成未可知也故又兩會之而宋莊責鄭賂之
少辭不與平虛龜杜註皆宋地條貫篇曰公乃幡然
謂向者求成於衛而多一衛敵今求成於宋而宋不
應將多一宋敵矣夫宋不肯平則宋者突讎也突爭
忽而齊本助忽則齊亦突讎也我釋鄭而助突以報
突讎突豈惡焉於是轉而會鄭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條貫篇曰遂與鄭伯盟而訂師期焉武父杜註鄭地
丙戌衛侯晉卒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條貫篇曰又以鄭伯之所怨在宋乃先伐宋以殺齊
宋衛合并之勢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
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毛氏傳曰此卽報鄭之役也鄭之齊衛爲鄭而共來
戰怨在鄭也今反借鄭以報怨則以鄭忽出奔衛鄭
突之怨不在鄭而反在衛矣若戰不書地者連前文
言之在宋地也諸國稱爵君親帥師也衛惠公丁宣
公之喪在前年十一月此時尙未葬也禮先君未葬

春秋傳註

卷之一

聖

當稱子此稱衛侯以踰年正月必卽位改元則已成
君故書侯然親未葬而改綴以與人金革之事稱侯
正罪之也紀從魯勝齊以修怨非計也愚按魯鄭戰
宋而齊衛燕三國之師來助宋魯一戰而皆敗之抑
武矣

三月葬衛宣公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條貫篇曰公乃復會鄭伯於曹以結之曹國名

無冰

此夏之冬十一月也故書災

夏五

穀梁傳曰傳疑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條貫篇曰而鄭伯復修盟焉按以上傳皆闕軼而經縷縷可考毋怪條貫篇謂傳斷爛而經不斷爛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乙亥嘗

春秋傳註

卷之一

聖

毛氏傳曰此合兩事爲一書者御廩災當書一也左傳天火曰災嘗者時祭恒禮不必書今以八月嘗爲夏之六月當禘而嘗爲失時當書又一也然御廩者神倉也藏粢盛以供祭祀今已卜祭於乙亥而先三日而神倉忽災何以供粢盛則是祭幾廢乃不料災不成災神倉之穀幸無有害則雖災而仍可以祭此則志幸之又當合書者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毛氏傳曰此報魯鄭紀之戰宋也專報鄭者宋鄭尤

世怨也以用也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此與僖二

十六年公以楚師代齊例同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毛氏傳曰左傳言諸侯不供車服以車服爲上所賜非下所貢也況來求乎

三月乙未天王崩

此桓王也子莊王立鐵壺氏曰莊僖二王之喪不來赴魯當是時齊桓創霸而不能帥諸侯以達王事何也齊霸與晉異晉文則霸者之迹已見前矣故曰求諸侯莫如勤王齊桓無前轍也非先得諸侯不能致

春秋傳註

卷之一

哭

勤於王室而莊僖之崩在莊十二年十七年間齊桓師於長勺而魯敗之會北杏而宋叛之再會於鄆而鄭叛之同盟於幽而魯叛之安能使帥王職哉至僖公之世退狄伐戎帖楚然後諸侯服霸而尊王之事起著於經者可考也曾事周之勤怠視乎霸迹之盛衰文九年葬襄王叔孫得臣往晉文襄霸業正盛之後也自宣以後天王之崩無不志者以晉霸雖衰而會盟征伐常假王命以屬諸侯也自齊桓創霸晉文繼之然後諸侯知有王觀莊僖二王崩葬之志則霸者之功不可沒矣若頃王之崩不志左傳謂周公

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也

夏四乙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左傳祭仲專國鄭伯患之使祭仲之壻雍糾以享諸郊殺之糾妻告之仲殺雍糾厲公出奔不書見逐者春秋逐君屢見於經並不書見逐蓋國君無自出之理出奔則必有強臣逼促之者故但書出奔而逐在其中至魯君見逐則書曰逐異於他國之文也皆所以存君體也以見逐君之爲大逆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春秋傳註 卷之一

兕

許叔入于許

鐵壺氏曰許失國十五年叔始入與蔡侯廬陳侯吳同而書法異者春秋雖不與楚之封陳蔡而廬吳實旣復而後歸故書爵且易故書歸叔旣入而後君許故入從其本稱以鄭吞之而竟入焉難可知矣公會齊侯于艾

春秋之初魯爲東方望國列國未有加之兵者有之自桓十年齊僖帥衛鄭來戰於郎始魯雖伐宋而並敗齊衛燕四國之兵然魯伐宋而齊來助宋戰魯以致師敗非魯尋之報怨也至是以襄公新立會之修

好其於齊爲少紕矣艾公羊作部

邾人牟人莒人來朝

鐵壺氏曰朝者諸侯之禮三國之君來朝而書人者魯人忽之也盟書邾儀父矣以與莒牟俱故同辭也並書之旅見也惲臯聞曰春秋書人人者統詞也君可以稱之大夫可以稱之國人可以稱之如論語夏后氏殷人周人俱總其世代而言之至於戰師少稱人師衆稱師非也如莊十六年公敗宋師於乘邱而檀弓云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邱則可知稱師稱人不必強分謂國君不稱人亦不然楚人使宜申獻捷

春秋傳註 卷之一

辛

非楚君使之而誰使之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左傳鄭突因櫟人殺鄭守櫟大夫而遂居櫟此後至十七年昭公爲高渠彌所弑祭仲立公子亶十八年齊襄公殺公子亶轅高渠彌祭仲立公子儀至莊十四年突自櫟入於鄭殺公子儀而復位此皆經所無也二十年經書鄭伯突卒其經無者以鄭不來告也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前公與鄭偕以戰宋者突也乃突爲祭仲所逐忽復入鄭而事又變條貫篇曰幸宋莊是時與鄭大惡蓋

宋之惡突者徒賈賂也今忽之惡宋則以納突入而實與忽爭此國也故宋鄭不兩立必有讎伐而其時則仍以納突之說行之而我公則又親求宋莊反怨爲好乘鄭忽初入之際而合以伐鄭杜註袁宋地按隱桓時會盟征伐反覆變幻中原之國日尋兵戈是何世道耶此管氏一匡之所以大有功也鐵壺氏曰會書地而後伐者先行會禮而後伐二事也不書地者一事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毛氏傳曰乃以伐鄭未克而謀再伐之

春秋傳註

卷之一

三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春既謀伐此遂伐之但此祇伐鄭非納突也蔡侯前列衛侯上此列陳侯下班序譜云自隱至莊十四年四十三歲征伐會盟者凡十六國時無伯主無有成序理或然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明年鄭昭卒魯鄭之構兵乃畢按書至不同有行飲至之禮者如此至自伐鄭是也左傳曰以飲至之禮也蓋兩次伐鄭以報戰郎之怨故策勲而行至禮也有危之而書至者魯朝齊晉楚皆至惟僖十年如

齊不至穀梁傳曰桓會不至安之也若危之而書至則有不必盡行此禮者何者如成十年辱於晉襄二十八年辱於楚而皆至何飲爵策勲之有昭公至自齊居於鄆則鄆無廟可告何者三十年公在乾侯傳曰徵過謂不朝正於廟是無廟可告也若昭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舍至自晉大夫不至見執而至亦危之不必有告廟飲至禮矣文十五年單伯見執於齊而歸書單伯至自齊則至我魯也單伯王官有何廟於魯而飲至舍爵哉公行不越境不至而定十有二年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

春秋傳註

卷之一

三

成則以成隱然一敵國不克而還故書之以紀陪臣之變豈尙飲爵策勲哉有徵其過惡而書至者如莊六年公至自伐衛是也外挾齊宋之強拒王人之微何危之有則徵其過惡也過而飲廟過惡也不飲廟亦過惡也

冬城向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傳史記謂衛宣公愛夫人夷姜生子伋以爲太子屬諸右公子洩爲之娶於齊而美乃自娶之曰宣姜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職夷姜繼宣姜與朔構伋

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萃將殺之壽告伋使行伋不可
壽乃飲伋酒載其旌以先盜殺之伋至又殺之及惠
公立二公子怨之立伋母弟公子黔牟惠公奔鐵壺
氏曰黔牟之立何以不書魯助朔故黔牟之立與奔
不書猶助突而忽之弑靈儀之立彼不告此亦不書
也其文則史此其驗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條貫篇曰桓王崩後齊襄繼僖惡卽謀紀而公往平
之杜註黃齊地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越

春秋傳註

卷之十一

三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左傳曰疆事也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
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事至而戰又何謂焉杜註
奚魯地鐵壺氏曰不目其人微者也會盟書及書會
而不目其人則曰君侵伐書入書伐書及以伐而不
目其人則曰微者何也終春秋之世無外微者與魯
盟則知無內微者與外盟也幽之會齊桓始霸在會
皆大國公侯而魯乃使微者往乎高溪處父肯與吾
微者盟乎以是知皆公也若侵伐則君將稱君大夫
將稱大夫而不目其人則微者可知矣愚按僖二十

二年及邾人戰於升陘左傳明載是公蓋以敗爲恥
故諱公不書有如此者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鐵壺氏曰季行次也諸侯之弟得承國者如許叔紀
季皆以行次書兄終弟及之義也據左傳蔡侯封人
無子及卒蔡人召季於陳不立之召何爲而胡氏以
爲未立爲後見執者蔡侯獻舞也不知季卽獻舞一
人也歸國書行次見執書名也

癸巳葬蔡桓侯

春秋傳註

卷之十一

壽

杜註稱侯誤文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

毛氏傳曰宋衛伐邾報隱五年邾鄭之伐宋也公甫
受邾朝甫會邾于越而遽助人之伐何居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
如齊

公于文姜自媒之而親迎之齊兩來戰而不敢絕會
之又會之固畏齊之強亦牀第之昵東之也乃遂瀆
男女之別同行如齊以致凶終狠刃於連枝柔牽於

禍水宜其及哉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左傳公與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

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魯人乃請誅

彭生以滅恥辱齊人誅彭生史例內君見弑必諱爲

薨然內薨不地以薨而求其地也外薨必地則又以

地而求其薨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莊公

春秋傳註

卷之一

事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卽位者穀梁傳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

卽位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

本國君出奔曰遜以強臣逐之也今文姜誰逐之乎

而書遜蓋前年桓喪歸時夫人已隨喪歸杜註曰魯

人責之毛氏傳曰慙而避去曰孫鐵壺氏曰公如齊

而夫人偕公喪歸而夫人孫與聞乎故之實不可掩

矣

夏單伯逆王姬

杜註曰單伯天子卿也逆左傳作送蓋王將嫁女於

齊既命魯爲主故單伯送女不稱使也王姬不稱字

以王爲尊且別於內女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鐵壺氏曰魯王王姬舊矣古者昏禮接於廟此時公

在憂次不可廟中行禮故築館於外然齊爲父讐且

居凶喪何不可謝之他同姓主之而乃負喪行事徒

爾築館於外所謂放飯流醑而問無齒決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春秋傳註

卷之一

美

毛氏傳曰錫命者死而賜以文如後世之哀策昭七

年傳所謂追命衛襄者是也以桓之死而錫以文瀆

可知矣

王姬歸于齊

齊師遷紀邢鄆郛

齊將滅紀先遷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于餘邱

公子慶父桓公子莊公之庶兄也以庶長稱孟孔疏

云慶父字仲子孫以字氏八年傳稱仲慶父故孟孫

亦曰仲孫毛氏傳曰于餘邱杜氏云國名公穀謂是邾婁之邑則史例書伐無稱邑者第國名無三字必夷狄之國而近魯者與成三年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廬咎如例同

秋七月齊王姬卒

毛氏傳曰內女書卒此以魯曾主婚比之內女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莊公爲之服大功爲姊妹之服也按此書者不常有之事而偏遇爲讐家服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杜註禚齊地

春秋傳註 卷之一

毛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毛氏傳曰此伐衛爲納惠公也與後五年公復會齊侯伐衛一事按惠公蓋以母齊女故奔齊故齊納之而公以齊甥助之嗟乎但知已爲齊甥而頓忘齊爲父仇也惠母與已母同行而罔聞乎王以惠不當君衛而逆之乎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桓王以桓十五年崩至是閱七年而始葬周綱之墜

可知矣公穀疑改葬無據

秋紀季以鄫入于齊

齊將滅紀紀季不得已以鄫邑納于齊入納也與他入國入邑不同公羊傳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不敢言存兄弟子姪但外出之女有所歸趣謙畏之辭也後五廟者爲齊附庸之國以後諸侯之五廟也紀之可卹齊之可惡俱見矣

冬公次于滑

左傳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滑小國名近鄭

春秋傳註 卷之一

毛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邱

兩君相見之禮而文姜以淫奔行之公然以魯侯自爲矣魯尚有人乎

三月紀伯姬卒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毛氏傳曰此必齊鄭謀滅紀也前桓五年齊僖謀紀原與鄭莊同如紀思以襲之其因循至今者徒以紀與王室爲婚姻耳今桓王已崩無所顧忌故前元年卽已遷紀三邑至三年而紀季以鄫如齊我公特過鄭入舍於滑正以齊鄭有舊謀今必牽鄭故公求鄭

伯一見以解紀難乃久次而鄭不與見則其約于齊而恐以我貳情可知矣至是相會而曰遇者以遇禮稍殺秘而不欲彰也鄭伯鄭子儀也鄭自桓十五年忽歸國後突隨入于櫟而未有國也既而忽爲高渠彌所弑而立子亶則齊襄殺子亶而戮高渠彌何也以齊黨忽也時祭仲迎立子儀而突仍不得入以突爲忽讐卽爲齊讐子儀無德怨焉此時子儀正君國故齊與謀之

紀侯大去其國

左傳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而去之蓋倔強人也

春秋傳註

卷之一

堯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毛氏傳曰三月紀伯姬卒入夏而紀侯去國然伯姬猶未葬也至六月而齊侯始葬之則去國之慘卽一妻之棺而不能顧他可知矣若其書齊侯者向以紀侯之去國無所逼逐如太王遷岐走馬自行今而知齊侯之親在紀也則非自去之逼逐之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杜註禚齊地公羊傳曰公何爲與微者狩齊侯也則其稱人何諱與讐狩也鐵壺氏曰書夫人會享齊侯

而諱公之及齊侯狩然後知齊侯者夫人所暱而公不共戴天之讐也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毛氏傳曰師則在軍中矣此時齊未行軍得毋齊師尙在紀孔疏所謂疆理紀地之師者非耶齊風詠之曰行人彭彭齊子翱翔胡傳曰羞惡之心喪盡矣

秋郕黎來來朝

左傳曰來朝稱名未王命也杜註曰言未受爵命爲諸侯也傳發附庸稱名之例其後數從齊桓以尊周

春秋傳註

卷之一

本

室王命以爲小邾子孔疏曰邾顏別封小子肥于郕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左傳納惠公也

六年春王正月壬子突救衛

書救衛傷王室罪五國也衛王之諸侯也五國亦王之諸侯也禁五國使不納朔已矣乃不能而披髮纓冠以救黔牟不其傷乎而五國抗王之罪不容誅矣鐵壺氏曰子突名也王朝之大夫稱名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毛氏傳曰左傳衛侯入放黔牟于周以周救之也史

例失位復入當書復歸諸侯納之當書歸此第書入一似原非衛君而強入之者則衛侯之入與諸國之納之皆有罪矣鐵壺氏曰朔既爲天子所黜而入稱爵何也春秋於篡弑之賊苟國人及諸侯君之則以爵書不沒其實也使朔之入衛突之入櫟不舉其爵則疑於彼雖篡竊而國人鄰國不以爲君後此會盟征伐交政於中國者亦不知其爲何人而亂賊公行王綱縱弛之迹轉不見於後世矣朔入而齊得賂致之魯則知抗王室定亂人齊爲首惡矣

秋公至自伐衛

春秋傳註

卷之一

三

穀梁傳曰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不致則無用見公之惡事之成也

螟

冬齊來歸衛俘

毛氏傳曰俘例有二一俘其人民一俘其寶玉此則寶玉之俘也左氏公羊皆言歸衛寶是也夫以逆王命而納罪惡卽無所利而爲之其惡已難貴矣況利之按左傳曰文姜請故杜註曰以說魯而謝慙甚矣文姜之詭也蓋漢唐武氏呂氏之流也故魯桓及莊皆爲所愚不能制之可恨哉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防魯地故左傳曰齊志也杜註云至齊地則姦發夫人至魯地則齊侯之志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毛氏傳曰恒星穀梁云經星也卽二十八宿也祇稱恒星而不稱星則必衆星皆見而恒星獨不見者若謂日光不掩故星不見則未有經星較大且不見而衆星反見者左氏謂夜明掩星非也至夜中星隕則非恒星而衆星矣故但稱星謂夜初祇不見恒星而此時則又見衆星之隕如雨擬其衆星之隕如雨之

春秋傳註

卷之一

三

下也穀梁謂恒星隕非也有星體不見而能見其隕者乎且恒星周天夜見者祇七八宿不能如雨之衆也按此及僖十六年星隕書日以日事也文十四年哀十三年星孛書月非一日也昭十七年星孛書時或不止一月也

秋大水無麥苗

秋初卽夏五月也方欲登麥而大水漂沒並五稼之苗俱揜災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杜註穀齊地胡傳曰一歲再會惡甚矣明年齊襄

卽見彭生鬼啼立時被弑非禍淫之明驗與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郕以俟陳人蔡人

杜註日期共伐郕而陳蔡不至故次郕以待之

甲午治兵

鐵壺氏曰公羊傳爲久也承次郕之後而不言其地卽治兵于郕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毛氏傳曰據經二國同圍郕而郕獨降齊畏齊不異

魯也據傳仲慶父請伐齊公不許亦畏齊非自克也

夫以魯之弱莊之庸劣當強齊之讐力不能報而反

春秋傳註

卷之一

三

好大凌弱藉強讐以攻同姓罪已無算然且究不能

逞初則招與國而不之至旣則降小弱而不之伏卒

之因人成事功歸他人僵手縮膊爲天下笑則何如

已之爲愈矣

秋師還

鐵壺氏曰外兵獨稱師卿大夫將也內兵獨稱師君

將無功也此役與齊同而齊專其利僖十八年救齊

與宋爭衡而宋擅其功故可慙而諱之也二役皆重

事必不使微者將卿將則當稱某帥師以是知其爲

諱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左傳雍廩殺無知而曰齊人者討弑君也故用衆辭

公及齊大夫盟于薳

左傳襄公立無常鮑叔牙奉其庶弟公子小白出奔

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其庶弟公子糾來奔及無知

殺而齊人有來迎糾者故公與盟以納之非一人故

稱齊大夫特註薳魯地

夏公伐齊納糾

大夫有迎子糾者亦有別奉者故以師伐之史世家

春秋傳註

卷之一

奇

荀莊管子皆謂子糾兄小白弟

齊小白入于齊

成十八年左傳曰凡去國國逆而立之曰入是亦國

人迎之也毛氏傳曰二公子同爲支庶不問長次乘

亂而入先則得之或謂小白係齊是小白宜有齊非

也納子糾承上伐齊言非不係齊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杜註乾時齊地小白先入國高王之且已葬先君其

位定矣魯乃不罷兵而以弱待強一戰而敗愚哉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齊桓公用鮑叔之計使之帥師來言請魯殺子糾而囚管仲投齊歸而用之夫桓入爲君則亦已矣乃必殺子糾何不仁也魯始爲糾而不量力及敗則如鼠曰汝殺糾則殺糾抑醜矣按左傳鮑叔曰子糾親也則子糾名也或稱子糾或單稱糾同也非以當有國而子之也

冬浚洙

又懼齊兵來伐而浚洙以防之然有備無患日存此心可以強矣

春秋傳註

卷之一

癸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杜註長勺魯地條貫篇曰當是時齊桓思以兵政威天下計魯易與且糾黨也請威之自魯始于子糾之取甫及三月而遽興師來伐曾魯有奇士曹劌者草野言兵事公急見之請教曰必忠信而可公曰諾使之主戰俟齊師作氣三鼓氣竭而後赴之齊師敗不卽馳也望其奔之轍亂旗靡無伏莽也而後長驅而逐之境外

二月公侵宋

齊敗乃將合宋師來伐而我覘知之故先侵宋

三月宋人遷宿

杜註曰強遷宿國而取其地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邱

條貫篇曰及齊師宋師合併而來未敢遽深入也徘徊境上而次于郎公子偃見宋師不整自雩門出蒙臯比而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邱公自以金僕姑射宋力士南宮長萬生獲之齊師還此亦彼來伐而我敗之者然長勺不書彼伐此書彼伐者以長勺祇齊師書敗而伐自見此齊宋兩師但書宋敗則齊師不可見也杜註乘邱魯地

春秋傳註

卷之一

癸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左傳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過蔡蔡侯止而見之弗賓息侯怒使謂楚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杜註莘蔡地毛氏傳曰此楚通中國之始也甫通而卽敗我同姓之國惡可知矣鐵壺氏曰荆楚之故號也其以號舉何也未與夏通而舊史畧之也蔡侯獻舞何以名自是而不返也諸侯卒必名奔執而不返則自是終矣其奔執不返而不名者不知其名也猶卒而不知其名者第書其君卒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左傳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故滅之鐵壺氏曰春秋之初諸夏之邦擅取邑者有之而滅先王之建國猶未敢也故許叔得居東偏紀季許後五廟廊降於齊宋人遷宿猶有顧忌也滅國自譚遂始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

越一年齊未報伐而宋先報之公復親禦之乘其未陳而薄之而宋復大敗有此三勝而齊不復謀魯矣杜註鄆魯地

春秋傳註

卷之一

三

秋宋大水

毛氏傳曰以災告而我弔之故書

冬王姬歸于齊

齊桓娶共姬也鐵壺氏曰魯為諸姬宗國他公豈無主王姬者而俱以常事不見於經惟莊兩書著忘親之罪也然歸王姬於齊襄詳歸齊桓畧罪有輕重也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

條貫篇曰紀侯去國又經九年不知寄居何所至是紀侯死而紀叔姬無所歸矣前三年紀季以鄆入於齊則鄆雖屬齊然紀之宗廟在焉叔姬不大歸於魯

而歸鄆夫子深予其歸之正也春秋書滅國三十未有如紀之詳且盡者蓋王封侯國豈容滅絕況周姬我婿情有相關乃强大肆惡漫無顧忌雖以天子之尊宗國之重而不能庇一親戚子女讀之怒然傷憤然興歷三公閱五十八年合二十三條直至紀叔姬卒而歎息聲絕誰謂春秋斷爛也愚按春秋之一事起訖寫照乃爾他事可以類推矣二百四十二年始末統一文也每事始末各一文也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春秋傳註

卷之一

三

左傳宋閔公以廟官長萬被獲而歸斬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遂弑之按華督與仇牧皆為宋萬所殺但書牧不書督者督非牧比也左傳曰萬弑君遇仇牧於門批而殺之穀梁曰仇牧閑公羊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萬於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撥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死節之烈如此而督左傳接殺仇牧云遇太宰督於東宮之西又殺之則祇是連及而殺且以其官尊有權而殺之非督來死節也況素為弑君之賊乎故不書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弑君而即奔明有討賊者也左傳宋諸大夫攻之宋萬奔陳請歸醢之立閔公弟御說爲宋桓公經不書殺萬者不告殺也不書葬宋閔公者我不會葬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此齊桓圖霸而主盟諸侯之始也左傳曰平宋亂疏曰桓二年會稷平宋亂者欲平除宋督弑君之賊此則宋萬已誅但新立君而位未定故齊桓爲會以定之故宋人聽命而來會毛氏傳曰會止齊侯稱爵而列國稱人者蓋桓初興霸諸國未經信從而宋新遭

春秋傳註

卷之一

三

亂君不敢輕出故皆以大夫至也何註云桓不辭大夫者欲以卑下諸侯遂成霸功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左傳曰會北杏遂人不至也鐵壺氏曰見於經者齊滅國三晉滅國五楚滅國十有四吳滅國三衛莒蔡鄭滅國各一虞晉滅國一楚秦巴滅國一自周之衰諸侯相兼并者多矣而自莊以前無一見經者楚則與魯未通也列國則不敢告滅也晉獻武兼國甚多而下陽以外皆不書隱三年莒人入向宣四年魯伐莒取向而向亡不見於經則知滅國而不告者多矣

然其事多在桓文未霸以前何者霸以存亡字小爲義故桓文襄悼之盛諸侯鮮私爭焉況滅國乎齊滅譚遂在未霸之前兩盟幽以後則惟以救患恤災爲務矣晉王霸近百年未嘗滅先王建國潞氏甲氏潁吁陸渾而外惟會吳于柤合諸侯以滅偃陽必假公義以討告也衛之滅邢則齊桓旣沒晉霸未興之前也齊之滅萊莒之滅鄆則楚勢甚張悼公圖霸而未成方借其力以服楚鄭故乘是以自封而不能詰也蔡之滅沈鄭之滅許則霸統素散之秋也

秋七月

春秋傳註

卷之一

三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齊偕宋伐魯而宋閔爲萬所弑宋桓繼世宋魯可釋憾矣而齊謀興霸已經四年而不能得志於魯且是年首會列國於北杏以平宋亂而魯獨不與壇坫之間未免減色因於今年冬反惡爲好而盟於柯齊魯之惡以此終焉其在齊則謂懷遠以德招攜以禮不在濱兵魯爲諸姬宗國何可不睦在魯則以齊雖仇讐不責易世齊桓一匡尊王不宜自外皆善之也杜註柯齊地邑名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左傳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以大夫伐之齊請師於周豈北杏之會齊侯有命辭宋人歸而不尊與抑別有他圖與齊桓乃假王師以申大義

夏單伯會伐宋

左傳夏單伯會之取成於宋而還

秋七月荆入蔡

左傳蔡哀侯爲羣故繩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入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入之考史記世家蔡哀

春秋傳註

卷之一

三

留楚九年死於楚蔡人立其子盼爲繆侯據此則蔡哀侯在楚何以伐蔡蓋蔡人以其留楚已立其子守國故楚入之以悅息媯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孔疏曰王臣在會不問尊卑皆列諸侯之上僖八年洮之盟九年葵邱之會是也此會魯人不與當云單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會於鄆乃云單伯會者齊侯欲歸功天子故赴以單伯會諸侯爲文所以尊天王示名義也杜註鄆衛地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左傳曰齊始霸也北杏猶卿大夫此則諸侯從齊會鄆推王官此則尊伯主其定伯次第如此毛氏傳曰左傳前年夏鄭厲公殺子儀入鄭則入冬與春兩作鄆會皆厲公也蓋齊僖與襄皆黨忽讐突故突在僖襄之世有伐無會此時齊桓不然耳

夏夫人姜氏如齊

文姜如齊無傳蓋必假他事以求悅於齊桓而爲威耳觀齊桓惡哀姜而殺之則其不禮文姜也必矣故文姜歸兩如莒而不復至齊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鄆

春秋傳註

卷之一

三

杜註曰鄆附庸屬宋而叛故齊桓爲之伐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爲次征伐則以主兵爲先春秋之常也鄭人侵宋

左傳曰鄭人問之而侵宋毛氏傳曰鄭突之初入鄆與再入櫟皆倚宋師爲援自宋莊公卒突居櫟最久而宋不一顧故怨而乘間侵之而不知其引兵召伐矣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左傳宋故也

秋荆伐鄭

左傳鄭伯自櫟入緩於告楚故伐之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左傳鄭成也杜註幽宋地魯自是同諸侯赴齊桓之會矣毛氏傳曰不書公者祇言會而公在其中與僖十九年會諸人盟于齊二十九年會諸人盟于翟泉例同若夫列國之次杜氏曰陳國小每盟會皆在衛下齊桓始霸以陳爲三恪之客故進之班在衛上終

春秋傳註

卷之一

三

於春秋魯史亦因其告文而次之杜氏曰諸侯自是無特相盟者矣鐵壺氏曰盟之或書同或不書同皆舊史之文也舊史之文異以載書之辭本異也自莊十六年盟幽以前見經者特盟參盟而已不可以言同也以一國而主天下之盟自幽始故載書之辭言同以紀實也以固信也而既盟之後詹執而鄭貳西鄙伐而魯疑則諸侯猶未同也故後幽之會載書復言同以申其信自是霸權日盛召盟而諸侯聽焉載書不復言同矣宋襄再盟不書同者曹南鹿上皆參盟也晉文一戰屈楚而從者翕然故盟不言同知其

春秋傳註

卷之一

三

無異心也文襄既沒靈公方幼陳蔡鄭宋同時而折於楚故文十四年新城之盟復言同自二幽以來未之有也蓋合異爲同故以是要言而欲其無遺也其後不書同晉霸未衰也自戰邲以後楚勢益張而諸侯反側載書無不言同者矣以悼公之復霸而雞澤戲臺之盟皆書同者承靈成景厲之衰也平公少懦矣而溴梁祝柯澶淵之盟不書同者席悼之盛也蕭魚以後在會者無異心矣其後晉有欒氏之亂諸侯離叛而重邱之盟復書同矣吳興楚敝不復有事於北方而皐鼫之盟不書同矣以是知凡書同者皆懼其異而載書以是要言也薄蜀二盟楚人以力脅諸侯而不屑要之以同宋之盟晉楚爲成故皆不言同也

邾子克卒

杜註曰克儀父名稱子者蓋齊桓請王命以爲諸侯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孔疏曰詹鄭之執政大臣也左傳曰鄭不朝也舊解爲不朝齊夫齊初定霸未必如晉有五年一朝之命也齊鄭之君皆非新卽位又不合先王世相朝之制也何爲執之觀下十八年傳曰虢公晉侯朝王而鄭

伯亦在周此蓋鄭近王都又嘗爲周卿士今久不朝
王王命霸王責之遂於鄭詹之請齊而執焉故次年
鄭伯遂如王室耳

夏齊人殲于遂

左氏穀梁云齊滅遂使人戍之遂因氏頡氏工婁氏
須遂氏飲戍者酒而盡殺之無遂矣曷爲言于遂以
能殺齊戍若遂之存也齊人指其將與卒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孔疏曰鄭詹自齊逃至魯而歸鄭
有叔詹可見也

春秋傳註

卷之一

冬多麋

杜註麋多則害五稼故以災書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戎徐戎也不言來而止言追言追而來自見與敗齊
長勺同

秋有蜚

毛氏傳曰蜚短狐也居水中以氣射人輒生瘡毛詩
所謂爲鬼爲蜮者南越水毒產此嶺北卽無矣魯中
國地豈宜有故公羊曰以異書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
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一聘九女
媵不書爲其有遂事書成九年左傳曰凡諸侯嫁女
同姓媵之孔疏曰鄆衛地蓋時陳侯娶衛女魯遣結
送媵至衛從嫡而行適齊宋爲會將謀伐魯正在鄆
地結遂無公命而遽與盟然後送女此雖專事然聘

春秋傳註

卷之一

三

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安社稷利國家者專
之可也與文八年公子遂盟雍不返命而卽與雒戎
盟于暴例同雖彼解戎患而此齊宋仍伐且加以陳
而其心固爲國也女稱婦者隱二年公羊傳曰女在
其國稱女在途稱婦入國稱夫人此在途也陳人指
陳侯也惟會盟征伐稱人屬臣下所以別於君也
夫人姜氏如莒

鐵壺氏曰內夫人出入必書舊史之文也違禮而出
則書得禮則不書春秋之法也夫人之禮父母在歲
一歸甯悉書之則不可勝書而違禮而行者其失亦

不可得而見矣然則無得禮而書者乎失禮而書者
譏也得禮而書者志變也文九年夫人姜氏如齊是
也夫人之歸魯也貴聘而賤逆至而不致敬嬴仲遂
同心以構禍夫人至是蓋不安於魯矣故志其出而
並志其返也是他日君薨子弑夫人大歸之端兆也
故特書以志其變焉惟得禮而歸甯者皆不書然後
知出而書者皆失禮也然後知得禮而特書者爲著
變也文姜之如齊也或在齊襄之世或在齊桓之世
而辭同文姜會齊侯于禚姦也聲姜會齊侯于下爲
公請也而辭同文姜如齊非禮也出姜如齊歸甯也

春秋傳註

卷之一

走

而辭同何以別乎此據事直書而義自別者也不待
異文以別之也文姜烏獸行通乎襄以殺其夫君死
於齊姜孫於齊既返於魯而奔齊襄者汲汲焉則書
會書享書如不問而知其爲姦也若齊桓則義著於
天下久矣自襄之死姜與齊絕已七年至是齊魯之
邦交始通而姜覲顏以歸母家桓之失在欲結魯而
不固拒耳他無嫌也若聲姜則桓之子或兄弟之子
也其失在道會耳他無嫌也惟出姜如齊無以辨其
爲得禮故書至以別焉以違禮而行者皆不書至故
知書至爲得禮也惟得禮而書至故知不書至者皆

孔子削之也何以知舊史之備書也爲舊史者非明
於春秋之法也使夫人歸甯例不書則出姜亦不書
而孔子亦無從而筆於經矣以出姜之歸甯書知凡
夫人之歸甯備書也以出姜書至知凡夫人之備書
至也春秋獨於出姜不削以著變而其義皆見矣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討我之與鄭逃也然但聲其罪而已故皆以人來若
媵陳而陳亦與伐必公子結盟鄭將媵婦稽留在途
故陳來責也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春秋傳註

卷之一

去

夏齊大災

杜註來告以大故書大天火曰災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我

齊桓之攘戎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文姜七月始葬必魯人噴有煩言或以爲當絕于廟不可禮葬或以爲君含咨久難以責罪故莊公不得已赦除國人大罪若曰文姜卽有大罪亦赦除也則葬以小君之禮而國人無言也抑醜矣故穀梁傳曰肆失也卽赦也青災也卽罪過也大者肆赦小者可知概赦之也爲嫌天子許葬故須赦而後得葬也鐵壺氏曰夫人之諡從君見於經者宋共姬見於傳者鄭武姜文芊衛莊姜宣姜晉文嬴皆是也而內夫人無一從君之諡者蓋自文姜始也文姜以淫弑先君魯之臣子覺配以先君之諡而不安也故別爲諡自

春秋傳註

卷之一

堯

此哀姜聲姜穆姜齊姜皆別諡矣

陳人殺公子禦寇

鐵壺氏曰殺公子大夫稱人者或國亂衆人擅殺或同班者自相殺皆不得不書人也蓋非以國法殺之不得稱國也非出於君之意不得稱君也愚按公穀謂兩下相殺不見於冊書以是爲有司之事而非王法所寓也書人者雖兩下相殺而事關於國亂無政非有司所得治者也故書人以徵亂也

夏五月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齊桓薄伐西鄙以聲我過而卽來修好又遣上卿至魯地而公與盟焉

冬公如齊納幣

齊桓一匡而公與之修好未爲失也然遂與結昏在莊公則爲不可而且於不可之中又失禮焉則卑惡矣齊魯雖世爲昏媾然先君身爲齊女所弑何心復取齊女況已有孟任爲夫人又娶齊女而並耦配嫡且不能以禮絕其母而小君葬之則宜終其喪乃未再期而遽行聘幣其不可非一端矣而又納幣不遣卿而親如齊隨又觀社如齊丹桓宮置刻桓宮桷親

春秋傳註

卷之一

二

迎雖古禮而時久不行公必行之又如齊逆而宗覲又男女同幣皆以媚強齊而悅新婚也以致哀姜耀治淫佚釀成弑逆誰之咎與莊公惟中間長勺乘邱與鄆三師用賢取勝差足自強始則不能防閑其母終則不能綱領其妻此齊人猗嗟之刺所以作也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書至以徵其過也

祭叔來聘

不言使蓋祭叔自來聘也故穀梁曰不正其外交也

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

齊桓圖伯借祭社聚民以觀戎器與襄二十四年傳
楚子使薳啟疆如齊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正同則
此齊桓耀兵而請公往觀公方修好故往時曹劌諫
有云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言非太公用兵之
法也又云諸侯不相觀祀言公往非禮也

荆人來聘

楚之通魯自此始荆稱人使其大夫來也以來通宗
國則有謀而強矣故詳之

公及齊侯遇于穀

觀社未已也又行遇禮穀齊地

春秋傳註

卷之一

全

蕭叔朝公

杜註曰蕭附庸國叔名就穀朝公故不言來嘉禮野
合非也

秋丹桓公楹

娶哀姜至三月必廟見先飾以誇耀之公羊傳曰非
禮也穀梁傳曰天子諸侯黜堊大夫蒼士薨丹楹非
禮也謂當白壁而黑柱也

冬十有一月曹伯姑射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又爲會以盟之扈鄭地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楹

穀梁傳曰天子之楹斲之斲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楹
斲之斲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楹非正也夫人所以
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于宗廟以飾夫人
非正也不言新宮而斥言桓宮惡莊也范註曰莊不
子也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秋公至自齊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春秋傳註

卷之一

全

穀梁傳曰入者內弗受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廟不受
也其以宗廟弗受何也娶仇人子弟以薦舍於前其
義不可受也毛氏傳曰公親逆當與姜氏同日入今
異日公羊以爲有孟任在官姜不肯入必與公要約
許違孟任而後入焉夫婦瀆倫自此始矣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毛氏傳曰禮小君至大夫宗婦皆執贊以見此同姓
大夫行宗覲禮也但其贊大夫執羔雁宗婦用棗栗
服修而此通用幣以誇耀之非禮矣愚按古嚴男女
之別至矣而尚有未盡者三代君娶令同姓大夫行

覲禮喪同姓大夫之妻入臨大享夫人出獻賓故春秋屢有淫殺之禍漢唐宋明其制漸密明宮帷無一男子得入皇后與外臣不通音問一代肅清可爲萬世法也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鐵壺氏曰羈既葬先君且踰年而不稱爵何也舊史承赤告而書也羈奔而赤告則不肯以君與世子爲稱明矣蓋羈承國而赤介戎之力以入則羈之爲正其迹顯著者也若赴詞不稱子不稱世子則非異國

春秋傳註

卷之一

三

之史所可意爲之稱者也胡氏於鄭忽曹羈皆曰不能君非也卓子庶孽甫立卽弑猶正其君臣之名而於忽羈不與爲君何義哉

郭公

毛氏傳曰此係經有脫誤本當闕者但管子云齊桓公之郭問郭父老曰郭何故亡對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如言乃賢君也何亡曰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則公字乃亡字之誤且桓公適當其時因從之與僖十九年書梁亡例同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毛氏傳曰前十九年我媵婦於陳而陳反來伐未免不安故特聘修好而後我遣季友往答之此爲三十二年季友奔陳所本若杜註季友與陳好故來聘則陳來伐時何不好乎按杜註曰女氏叔字穀梁傳曰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俱係臆度之言蓋女叔名也祭仲仲可爲名則叔亦可爲名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傳曰鼓用牲于社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按周六月卽正

春秋傳註

卷之一

四

陽之月也鼓不於朝社不用幣用牲非禮故記之

伯姬歸于杞

鐵壺氏曰內女歸不書此以後會洮求婦而著其始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左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穀梁曰救日以鼓兵謂救日是攻慝故兼陳兵救水以鼓衆謂鼓衆使用力隄遏而已公羊曰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總之以非禮書也

冬公子友如陳

何註曰如陳報聘也內朝聘言如者尊內也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鐵壺氏曰殺大夫稱國以國法殺之也其殺之當否書總同也若不名則史闕其名也又曰春秋所書皆列國之卿也大夫之名無登冊書者而盟會帥師國殺皆曰大夫何也傳載齊晏嬰曰惟卿爲大夫蓋周制大國之卿班同王朝之大夫則以大夫書者舊史之文也王朝之大夫與大國之卿並書名其義蓋取

春秋傳註

卷之一

七

諸此矣按此去赤歸于曹僅年餘必赤介狄力以入大夫有順有否其順者助赤以殺否者也然無可考矣又按殺大夫書國以犯專殺大夫之禁也夫無專殺大夫自天子出也專殺大夫自諸侯出矣春秋之季晉殺大夫多係大夫相屠非由君意則自大夫出矣其後陪臣各主其大夫互相攻殺如晉六卿變爲三家則春秋入於戰國矣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杜註宋序齊上主兵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杜註曰莊公女蓋以下有來甯之女而莊公無母必其女也伯姬爲杞成公夫人時杞惠公在位成尚未立必以事來會而非歸甯也故不入國左傳云非事也言非會遇之正事也故謹而書之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齊霸成矣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左傳曰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謂譏其私行也杜氏曰原氏仲字非也本國之卿書名而外國之卿書

春秋傳註

卷之一

八

字此何意仲卽名也

冬杞伯姬來

左傳曰歸甯也凡諸侯之女歸甯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甯曰入某出曰歸于某按歸甯常事何書必會洮之事復假歸甯而來商也

莒慶來逆叔姬

據穀梁諸侯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此書來譏親與君接也杜云叔姬莊女

杞伯來朝

杞夏后氏之後桓二年十二年皆稱杞侯此稱伯者

蓋時王降之也按此與會洮皆相關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杜註云齊伐衛也城濮衛地蓋與公謀之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據左傳莊十九年初莊王嬖子子頹有寵及惠王卽位薦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五大夫及士石速作亂因蘇氏是年秋奉子頹伐王不克出奔溫蘇氏奉子頹奔衛衛侯朔以王人之救黔牟也出師同燕師伐周冬立子頹其明年春鄭厲公執燕仲父而奉王以

春秋傳註

卷之一

三

歸居於櫟乃見虢叔謀納王又明年二十一年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亂定而鄭厲公卒至莊二十有七年冬齊桓公再盟幽後王使召伯廖賜齊桓公命爲諸侯之伯且以衛立子頹請伐衛至是齊侯伐衛元惡朔已卒其子懿公戰敗數之以王命而還毛氏傳曰齊桓在軍而稱人者以大夫帥師也衛及齊戰者主及客也不書奉王命者奉命不誠削之也鐵壺氏曰齊桓之霸也列國禍難無不勤恤而子頹之亂未嘗過而問焉豈虢鄭以內諸侯執周政力能定王未嘗赴告

於外而不敢引爲已任與叔帶子朝之亂傳載告難

於魯晉甚詳而子頹之亂無聞焉則不告於外可知

矣按不赴告齊魯固也然王室之亂三年乃平齊魯

豈遂無聞者而魯以宗國置而不問齊桓亦以謀霸

未盛姑置後圖則其罪皆莫可解矣故書齊人伐衛

見齊桓委之臣下而非躬擐甲冑以討鯨鯢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貜卒

秋荆人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左傳楚伐鄭而諸侯救之楚師宵遁齊桓救難恤小

之一也

春秋傳註

卷之一

策

冬築鄆

鐵壺氏曰凡邑曰城而此書築者城必備郭郭樓櫓之制而築無之也

大無麥禾

毛氏傳曰麥熟於夏禾成在秋書於冬者杜氏曰計食不足而後書也不言饑者正義云以下文告糴故

不饑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左傳曰禮也蓋嘉臧文仲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

左傳曰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牧於坰野日中而入還廐是治廐當以秋分春非時也延廐名

夏鄭人侵宋

秋有蜚

毛氏傳蜚負磐也蝗屬左傳曰凡物不爲災不書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城諸及防

二邑名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春秋傳註

卷之一

兌

是時齊師將降鄆我將救之故師次於成而止而不前穀梁所謂欲救鄆而未能是也然則魯弱可知矣

秋七月齊人降鄆

鐵壺氏曰春秋初書降國二使服而爲已屬也書遷

國者二公羊傳曰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其降之

遷之何也重滅國也自莊以後無以降與遷書者矣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鐵壺氏曰內女適諸侯者不書卒叔姬以娣而書魯人閔其變而重其節也胡氏以紀侯不卒微之非也叔姬歸鄆故紀人猶得以禮葬而魯使人會葬若紀

侯寄食他國則彼不得成喪我無以會葬無由著於冊書耳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說見前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左傳曰謀山戎也杜註濟歷齊魯界在齊爲齊濟在

魯爲魯濟

齊人伐山戎

穀梁傳曰桓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則非之乎善之也何善乎爾燕周之分子

春秋傳註

卷之一

之

也貢職不至山戎爲之伐矣然則此齊桓一匡之前茅也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夏四月薛伯卒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左傳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則齊桓來魯獻捷非禮矣鐵壺氏曰齊侯之來蓋以報魯莊三至之勤用示昵好而託獻捷同功以來也蓋春秋爲天下患者莫如楚而非得魯來之力不能與楚爭方是時秦晉處偏

各守其疆中原惟魯宋鄭陳蔡而三國邊楚蔡已商折楚屢爭鄭而齊不能卻則諸侯搖心而霸業去矣且衛敗於狄邢亦困焉曹邾小國又不足恃惟魯宋無故地大力完桓公此年來魯明年遇宋蓋救鄭抑楚之師將以時舉矣而魯旋內亂是以楚再伐鄭而齊師不敢遽興直待魯僖卽位數年而後伐楚之謀決焉觀貫與陽穀會宋之後隨要季友以盟則齊之急於得魯可知矣不然以管子謀國之詳而何爲此無名之舉哉

秋築臺于秦

春秋傳註

卷之十一

三

杜註薛秦俱魯地名

冬不雨

鐵壺氏曰二百四十二年一時而不雨者必多矣此何以書承大無麥禾有蜚之後一時不雨卽以爲憂而書於冊亦猶桓宣承屢祲之後而書有年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毛氏傳曰左傳城小穀爲管仲也杜氏謂公感齊桓之德故爲管仲城私邑其但稱小穀不稱齊者以職在俱曉也穀梁註魯邑謬矣小穀齊邑卽濟北穀城今東阿縣地鐵壺氏曰春秋會遇盟戰之地皆不係

國必如彭城之披於楚虎牢之戍於晉而後還係之宋鄭也按齊桓一匡九合皆管仲之功也而經無見文故特書城小穀以表之其相齊也分四民成民事滋民財通魚鹽之利以利諸侯而國富制軌里連鄉以爲伍戎卒旅振旅治兵而國強正月之朝問鄉大夫屬大夫民有孝仁股肱拳勇勿蔽其不孝弟不用上令勿不告凡善皆得而舉凡不善皆得而誅而國治三選用賢而官得人爲游士以號召天下之賢士重皮幣以聘類於諸侯來者垂橐而入捆載而歸反四鄰侵地而諸侯服故魯感其德而冀其庇小穀之

春秋傳註

卷之十一

三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邱

左傳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於諸侯宋公請先見於齊侯故齊侯先之梁邱據穀梁在曹邾之間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據傳莊公未娶哀姜時曾築臺而臨黨氏黨氏者魯

大夫也見黨氏女孟任美公從之闕乃以夫人言許之割臂而與公盟生子般焉及娶哀姜無子公欲立子般而未敢定至是公病問後於公子牙即叔牙莊公之庶弟仲慶父同母弟也時慶父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牙遂曰慶父才謂兄終弟及也又問季友友者公同母弟也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向者牙曰慶父才季友乃假公命使牙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於是立叔孫氏爲牙後則是叔牙以酖死而書曰卒者以罪不卽著而旣爲立後並不以誅告故

春秋傳註

卷之一

三

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左傳八月子般卽位次於黨氏冬十月共仲使圉人犂賊子般於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毛氏傳曰子者太子般其名也其稱卒以未成君也不言慶父弑者諱國惡也禮君在稱子君薨卽位稱公此稱子亦以未成君之故與後子卒子野卒例並同釋例未葬稱子係在喪所稱若踰年則雖在喪亦稱公如文公成公皆先君未葬而經書公卽位可驗也鐵壺氏曰子

卒而不得葬而不志義與成君同謂卒不宜地葬不宜志者非也緣子之心不敢以成君自居而國人待之猶君也王猛在喪而稱王子般弑而閔不行卽位之禮則子不異於成君審矣夫人之薨不地有常所也君薨宜於路寢而有不於路寢者備書之則子卒宜於喪次而不書則變矣 毛氏傳曰隱元年公羊註云禮嫡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嫡姪娣嫡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蓋立子先後視母貴賤次第秩然今閔公者少姜

春秋傳註

卷之一

三

之子哀姜之娣所生也僖公者庶成風所生也而立孟任之子般何也莊公娶孟任爲夫人則孟任固嫡也至二十四年因求好齊桓再娶齊女於是以孟任非正娶抑孟任而尊姜氏則二耦匹嫡實爲非禮故哀姜無子則季友以孟任夫人原有嫡名毅然正名而立子般若閔之先僖則莊公旣抑孟任爲次妃成風不與孟任齒勢必降等爲次妃姪娣而少姜嫡姪娣宜先於二媵姪娣此又立法之不相遠者然則魯秉周禮此非周禮之亂羊也乎 按子般喪次宜從莊公於路寢而乃在黨氏者必哀姜與慶父蟠據宮

中恐爲所害也子般殺而成季奔陳者以姜慶之惡方熾去之以暴其惡且起國人之公憤也

公子慶父如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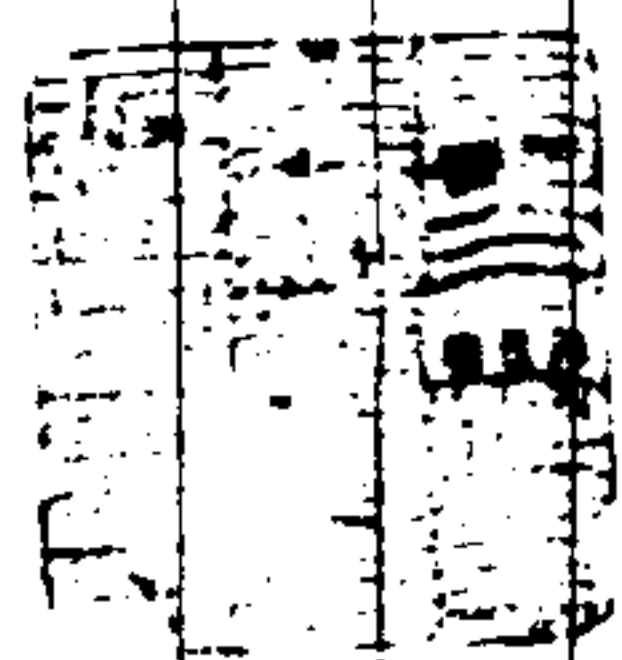
杜註曰慶父適齊欲以求援時無君假赴告之禮而行

狄伐邢

春秋傳註

卷之二

三



春秋傳註卷二

起閔公
盡文公

齋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

毛氏傳曰狄伐邢在上年冬齊桓用管仲之言故救之穀梁曰善救邢也書人者以大夫帥師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左傳曰亂故是以緩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此時慶父在齊季友在陳季欲歸而慮齊桓

春秋傳註

卷之二

之以姜故助慶父也故先乞公盟齊桓而後來歸此與閔公之立皆成季之謀而中外布置有人不然姜在官閔方九歲焉能越國而會強大如此杜註落姑齊地名

季子來歸

季友不稱名而稱子與齊仲孫來不稱名而稱仲孫高子來盟稱子皆魯人恥哀姜而惡慶父喜季子之有功齊桓之助止故特爲是尊異之稱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是也故魯史書之孔子因之王臣稱子者如王季子蘇子尹子之類諸侯

之臣稱子者如經書高子傳稱魏子

冬齊仲孫來

此齊使來省難者不言使承上齊侯盟于落姑也仲孫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又曰魯秉周禮未可動也宜魯人之貴之矣毛氏傳曰仲孫齊公子仲氏之孫與魯稱孟孫叔孫同文十五年宋華孫來盟傳亦曰貴之可見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毛氏傳曰吉禘者喪畢行之爲死者入廟當合先公

春秋傳註

卷之二

二

而禘視焉且高祖當祧入遷廟矣故迎毀廟未毀廟之主合食太廟然後將新祧一主隨祧衆主並遷而新祔之主乃得從三親而致于廟宮則于祧于祔兩俱泯焉此先王制禮之精義也愚按先儒鄭康成許慎熊氏杜預註左傳范甯註穀梁皆同是說襄十六年傳晉人答穆叔云以寡君之未禘祀謂晉悼薨尙未喪畢禘祭難以舉兵是喪畢之祭曰禘與大禘時禘各自爲禮古有明證也儀禮曰中月而禘是月也吉祭猶未配喪大記曰禘而從御吉祭而復寢則天子諸侯曰吉禘大夫士曰吉祭同一新主入廟之祭

同以吉名又有確據也但此恒禮也書何也左傳曰速也謂莊公之喪至此方二十二月喪未畢而行吉禘非禮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左傳公傳奪卜齋田公不禁共仲使卜齋賊公于武聞故薨不以地毛氏傳曰武闢者宮中右門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公子慶父出奔莒

與宋萬書同毛氏傳曰武闢之弑共仲謀篡也與弑之哀姜先奔於邾圖外應也乃季子伋伯公以適邾

春秋傳註

卷之二

三

制其所應則共仲之勢於斯盡矣蓋共仲所恃者姜姜所恃者齊前此子般之弑慶父奔齊及季子以閔公盟齊而齊來省難則姜與慶父俱不敢至齊至是共仲奔莒原屬鼠竄故以賂求于莒莒歸之而使之自縊則討賊之速莫此若矣

冬高子來盟

左傳共仲奔莒季子卽奉僖公自邾入立之公羊傳曰齊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成魯盟定其位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傳狄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遂敗績狄乃從入衛衛國不守史記衛宣公殺子伋而立惠公國人不忍曾逐惠公而立子伋之同母弟黔牟凡八年而惠公復入至是子懿公死國人仍惡惠公朔之殺子伋而復立子伋同母弟昭伯之子申爲戴公廬於漕蓋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皆昭伯所生子左傳戴公渡河宋桓公逆而濟之許穆夫人賦載馳詩於是齊桓使公子無虧帥車二百乘甲士三千人戊曹且歸公乘馬祭服畜產門材歸夫人軒車重錦

春秋傳注

卷之二

四

諸物

鄭棄其師

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書鄭棄其師過鄭也且重師也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左傳曰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毛氏傳曰此狄又伐邢而齊統諸侯以救之之師也師雖衆而大夫帥師君不親將故稱國先次而後救者狄入邢國雖然相持故駐

師示之使邢人知所向徑潰而來奔玉石分明齊帥諸國之師迸力逐狄狄敗傷棄俘急奔於是收其器用還邢使還諸師並無私取霸兵嚴肅如此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文如邢自遷者傳曰邢至如歸鐵壺氏曰遷國見經者七邢衛之遷迫於狄也許之遷迫於楚鄭也蔡遷迫於吳楚也其宗廟社稷幾不守矣故以告而舊史書之若擇地而居則有國者之恒事也傳所載晉遷於新田楚遷於都邾遷於繹是或其國不告或告而舊史不書或書而孔子削之也

春秋傳注

卷之二

五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邢已遷夷儀而城之故書城邢衛將遷楚邱杞將遷緣陵而先城之故書城楚邱城緣陵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書夫人薨夷而齊人以歸知齊人殺之也毛氏傳曰據傳哀姜奔邾齊桓以霸王行誅亂之典不諱親惡取姜至齊地之夷而殺之以尸歸齊謂義當與魯絕也乃胡傳謂歸魯則十有二月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豈七月已歸十二月又歸耶豈七月已歸魯十二月反自齊至耶春秋有本經有前後經傳七月而不知

十有二月此不識本經者也且經有前後可以此例如隱七年戎伐凡伯於楚邱以歸是歸戎也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是歸晉也蔡滅沈以沈子嘉歸是歸蔡鄭滅許以許男斯歸是歸鄭若來歸我則必如莊六年齊人來歸衛俘歸之他國則必如成八年晉侯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以明明有例之書法而未解也

楚人伐鄭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人邾人于櫟

左傳曰鄭即齊故楚伐鄭齊會諸侯謀救之荆始改號曰楚愈強矣前但舉號史畧之至是書楚人其臣

爭火專主 卷之二

七

也書楚子其君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左傳曰虛邱之戎將歸者也而說未明蓋閔公之獄哀姜如邾求援而季友即奉僖公適邾以制之邾子於是嚴兵以戍近魯之虛邱名爲魯戍而實陰候強齊若與姜應遂乘釁侵魯僖公必知之矣及齊既誅姜邾知不濟撤師而歸公故要而敗之范註偃邾地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邾師于鄆獲莒棼

左傳莒人來求賂季友敗之魯地之鄆獲莒子弟棼賂可也求賂不可也況以師至魯責賂乎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僖公以嫡母請而葬之又奉入廟過矣悼臯聞曰夫人氏不稱姜夫子削之也若曰以其曾爲夫人故也若姜則齊人誅之不以爲姜女者也身首不保何可至也故後禘廟用致亦不稱姜若葬稱小君哀姜旣已禮葬有諡不得沒其實也喪二十六年傳有君夫人氏之文則時有此稱也

二年春王正月滅楚邱

與小穀同文則魯城之也齊桓使衛甯殖焉傳曰衛國忘亡鐵壺氏曰齊桓城三國屬衛甯殖以其實書

爭火專主 卷之二

七

也城邢三國之師也魯國則命諸侯城之而齊不與也楚邱則命魯獨城之而諸侯不與也霸者之令有使諸侯承事而已不與者矣襄五年魯衛會吳於善道是也然會吳雖列序魯衛大夫而可知爲晉令也若城緣陵而列序諸侯則似諸侯自城之而不知其爲齊令矣何以知齊人不與也使齊帥諸侯以城則當如城邢之列序也何以知楚邱之役諸侯不與也當是時陳鄭迫於楚宋曹旣同城邢之役而齊宋復謀會江黃惟魯以內難凡役皆不與故使獨任楚邱而所書與內城築同文也又曰盟扈會盟不序諸侯

既曰晉大夫主之城緣陵不序諸侯又曰齊人不與何也又襄繼霸以後百年中無諸侯自爲會盟者而文之篇主會盟者皆晉大夫也以晉大夫而先諸侯不可序也故不序諸侯而沒晉大夫使齊帥諸侯以城緣陵則無爲不序卽諸侯自城之而非齊志亦無爲不序也惟令出於齊而齊不與故總言諸侯以見城者諸侯而令者齊也至於列序諸侯則似諸侯自盟自會而不屬於晉自城而不令於齊又二役之所同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爭火專主

卷之二

八

虞師晉師滅下陽

公羊傳曰下陽號邑襄十三年左傳用大師焉曰滅易曰取晉假道於虞以伐虢而先虞者虞貪賄且請先道深罪之也穀梁傳曰下陽者虞號之塞邑也滅下陽而虞號舉矣鐵壺氏曰下陽蓋號附庸之國也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毛氏傳曰楚與國來盟則其黨離矣人者其大夫

冬十月不雨

杜註曰一時不雨必書首月

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徐人取舒

徐亦夷也而當齊桓會江黃以孤楚之時竟能遣將遠取與楚之舒以剪楚翼必齊桓管仲之謀也楚後恨徐而伐之取之以是也徐人徐之大夫帥師也喜而詳之也詩曰荆舒是懲可見矣

六月雨

自去年冬十月不雨至今始雨以夏時計之蓋自八月不雨至下年之三月也四月雨猶可市種而收故傳曰不日旱不爲災

春秋傳註

卷之三

九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左傳謀伐楚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齊桓又以陽穀之會曾未與遣人來尋盟而曾使季友詣齊受盟

楚人伐鄭

左傳鄭伯欲與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乃止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夏許男新臣卒楚屈完來

盟于師盟于召陵

齊桓經營歷年諸國合兵力盛然後帥而伐楚且不遽及楚也先侵其與國蔡蔡衆潰叛軍聲赫矣遂入楚境楚使來問故管仲責以不供王祭包茅昭王南征溺死於漢二事使於不責任罪昭王不復委之水濱以對齊桓於是進師次于陘使回楚人震恐乃使重臣屈完來齊師求盟夫敵國以兵聲罪伐我而我造其師中請盟以求息戰大辱也宣十五年華元謂子反曰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去我三十里惟命是聽是也屈完陳詞若出已意而不直言君使諱

春秋傳注 卷之二

十一

辱也故不書使然來盟孰使之君在其中矣故書曰來盟于師楚繼矣霸主之威伸矣齊桓乃曰楚先王建國也師中不可以辱吾其以禮盟焉乃退一舍使屈完與諸侯盟自此終齊桓之世楚不敢爭鄭焉其後晉文興霸雖能勝楚而不能服楚遜齊桓矣左傳屈完如齊師師退召陵齊桓乃與完謀好楚未求盟而齊桓遽退三十里且先求好桓斷不悖公羊師在召陵穀梁議至是蓋左氏錄楚史之文也權在屈完桓不得志皆屬誤語然後知聖經之文曲折自具而非傳所知者多也何註云許男不言卒於師桓師無危也楚臣如得臣宜申椒皆獨書名此書

屈氏蓋以其應對有度齊人喜之故載書書其氏以赴諸侯也杜註召陵楚地潁川縣也南三十里爲陘齊人執陳轅濤塗

陳大夫轅濤塗以師返出陳鄭費供給誑齊以觀兵東夷循海而歸故執之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及魯及也左傳討不忠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鐵壺氏曰鄢陵之後成公會伐鄭者三前以會至而後以伐至者前會而未伐後會而伐也盟戲之後襄

春秋傳注 卷之二

七

公會伐鄭者三前以伐至而後以會至者前會而伐後蕭魚之役觀兵而鄭已服也成七年救鄭而以會至者不成乎救也僖十五年救徐公不親則以會至以是知伐救而以會至者皆不成乎伐救也僖四年伐楚前後皆有事而獨以伐楚至者大伐楚也二十年會溫以圍許者明周事也若以會至則嫌不與圍也襄十八年同圍齊而以伐至者紀其事則曰圍告其功則曰伐也存事於齊無不至而哀十一年會吳伐齊獨不至者魯不與戰也

葬許穆公

齊桓以許男卒於師禮諸侯薨於朝會加一等葬之以侯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左傳陳成歸轅濤塗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傳晉獻信驪姬之譖將殺其太子申生而立其子

申生自縊又譖二公子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公羊傳

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春秋傳注 卷之二

三

杜註杞伯姬來甯成風也子幼不廢而伯姬三

之故又書曰朝其子穀梁傳曰伯姬志於朝其子則

是杞伯失夫之道矣

夏公孫茲如牟

聘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

首止

王世子惠王之太子鄭即襄王也惠王以惠后故將

廢之而立其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

位杜註首止衛地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會王世子以定其位而尊之不敢要以盟至是乃諸

侯自爲盟焉齊桓之恪也其後九年公會宰周公齊

侯宋公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邱九月戊辰諸侯

盟于葵邱亦先目後凡諸侯自盟者則以宰孔賜胙

先歸也

鄭伯逃歸不盟

左傳王使周公召鄭伯吾撫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

以少安蓋欲廢太子而不定其位也鄭伯遂逃歸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春秋傳注 卷之二

三

毛氏傳曰弦近楚小國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鐵壺氏曰下陽之滅公羊以爲虢君在焉晉人執虞

公左氏以爲滅虞非也滅下陽一事滅虢又一事也

執虞公一事滅虞又一事也滅夏陽執虞公以告而

書滅虞虢則不告而不書也夏陽虞晉同役或虞告

之或虢告之皆未可知也武獻以下兼國若霍揚韓

魏沈姒蓐黃無一見於冊書者況虞虢天子之三公

同姓之貴國乎其不告於魯必矣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以逃盟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左傳楚子圍許以救鄭伐鄭之諸侯遂移兵救許楚

師乃還

冬公至自伐鄭

七年春齊人伐鄭

前伐鄭未服而釋以救許故齊又獨伐之

夏小邾子來朝

春秋傳註

卷之二

丙

毛氏傳曰卽鄆黎來也初得王命而別封於邾故稱

小邾

鄭殺其大夫申侯

初陳轅濤塗誑齊東出原謀於鄭申侯申侯請齊勿

東出故齊賜申侯以虎牢而罪濤塗其後濤塗勸申

侯城虎牢因譖於鄭伯至是鄭伯謝齊殺申侯以悅

之毛氏傳曰申侯楚人而仕鄭以爲殺楚人卽與楚

絕也申氏侯名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甯母魯地左傳管仲請齊桓以禮以德於是齊侯修

禮於諸侯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共天子之

物而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華私於齊侯請去其

國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而爲齊內臣桓公將許之

管仲以子奸父命不可乃辭之子華由是得罪於鄭

冬鄭伯使請盟於齊

曹伯班卒

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

世子欵盟于洮鄭伯乞盟

爭火專主

卷之二

壬

正義曰凡言乞師皆乞得其師也則此乞盟乞得其

盟也毛氏傳曰時惠王已崩襄王慮太叔帶作難來

告於齊齊因爲此會使襄王定位而後發喪鐵壺氏

曰列序諸侯不可以斥王臣之名與行次稱人卽卿

大夫也杜註洮曹地

夏狄伐晉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太廟周公廟禘大禘也七月者雜記曰七月日至可

以有事於祖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功賜魯重祭用天

子大禘之禮樂於周公廟亦常事矣不書書者以致

哀姜也禮夫人不薨於寢則不致哀姜罪人見殺至是八年矣始致何也豈以哀姜不可吉禘以告祖考故於大禘時混并羣主而入之乎然非禮矣穀梁傳曰用者不宜用者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杜註曰實以前年閏月崩以今年十二月丁未告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邱

毛氏傳曰此定王位也宰周公太宰而食采於周者天子之三公也傳稱宰孔其名也宋公稱子以宋桓

春秋傳註

卷之二

六

公未葬故襄公稱子禮例也左傳王使宰孔賜齊桓祭文武胙命無下拜對曰天顏不違咫尺下拜登受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毛氏傳曰不稱國以未嫁也稱字許嫁也鐵壺氏曰必君閱之而卒之禮過常故書也如公子不爲卿不書而書叔盼以宣公有愧焉而加隆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邱

孟子稱之以爲桓公極盛之會矣葵邱宋地

甲子晉侯倮諸卒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左傳里克殺奚齊於喪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是時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令不及魯故不書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狄滅溫溫子奔衛

溫子左傳卽蘇子司寇蘇公之後也食采於溫故又稱溫子杜註云文公十年蘇子盟於女栗蓋王復其位也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卓稱君者先君未葬稱子旣葬稱名也若公穀曰踰魯火專主

卷之二

七

年稱君則與齊君舍五月稱君顯相悖矣書里克弑其君者克本不欲以嬖人之子爲君而中立則君之矣故被之以大惡之名而不可辭也荀息則平鄭所謂阿惑者也然而殉難可愍矣故亦書及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杜註北戎山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毛氏傳曰里克旣殺卓子乃與平鄭召重耳於翟舅犯語重耳辭之呂甥卻芮夷吾之徒也令夷吾賂秦以求入秦使公子繫弔二公子重耳受弔拜而哭退

而不私夷吾受弔則重許賂焉穆公欲納重耳公子
繫曰姑置不仁以亂其國因齊隰朋來會帥師納晉
君遂納惠公惠公慮克鄭之屬重耳也召克曰微子
不及此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
克伏劍死鐵壺氏曰非討其弑君之罪也則爲殺其
大夫而已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夏之秋也大雨雪乎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春秋傳註 卷之二

六

左傳曰夷吾殺里克時平鄭使秦乞緩秦賂鄭告秦
伯賂之不入由呂甥卻稱冀芮君以重幣召三子臣
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及還秦果召三子三子
覺其謀殺鄭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觀後十七年僖公在會而滅項齊人以爲討止公夫
人姜氏會齊侯于下請歸公姜蓋齊桓女也歸甯父
母有何不可然與公俱會未免瀆矣鐵壺氏曰書及
婦從夫者也樂之會不書不以夫人屬公也

秋八月大雩

孟子七八月之間旱周八月夏六月也旱雩也

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齊桓構會江黃以伐楚今楚滅黃而不救霸業衰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左傳十一年夏王子帶召戎伐京師十二年夏王以
六難討王子帶帶奔齊冬齊桓使管仲平戎於王王
以上卿之禮饗管仲仲辭受下卿之禮而還

家火專主 卷之二

七

十有三年春秋侵衛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左傳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爲戎難齊仲孫湫
致諸侯戍周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左傳城杞邑遷杞也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毛氏傳曰鄆季姬來甯公怒鄆子之不朝也止姬將以絕鄆婚而季姬不忍乃特爲防邑之過而使之來朝然後公許姬還鄆故此書季姬去鄆字如未嫁者以明與鄆絕也後年書季姬歸鄆如始嫁者以明重合鄆也按此僖公亦恣且而過矣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范註曰沙鹿晉山

狄侵鄭

冬蔡侯貜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春秋傳註

卷之二

三

楚人伐徐

左傳徐卽諸夏故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邱遂次于匡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救之而下書徐敗則齊桓帥諸國救之之不力也明矣

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左傳厲楚之國以救徐故伐之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季姬歸于鄆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晦九月三十日也震霹靂也左傳曰展氏之祖夷諡

伯字

冬宋人伐曹

曹屬同盟七月獨從齊師伐厲宋忽伐之齊桓不問

何也左傳謂討舊怨不知何舊怨杜以莊十四年伐

宋當之則其役齊主之而諸侯從之非止一曹也然

春秋傳註

卷之二

三

曹伯也而每會在許男下豈當時最小弱素服於宋

至是從霸主伐之宋遂深怨之與夫霸不以恤小爲

義乎書此以見齊桓之耄也是年管仲卒矣其後宋

屢伐曹至哀公時終滅之

楚人敗徐于婁林

杜註婁林徐地按楚至其國地而敗之故稱敗徐與

救徐同舉國之辭也所以傷齊霸之就衰諸國之救

不力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左傳秦伯伐晉晉侯應之而書晉及者以晉侯不德

召之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鵠退飛過宋都

左傳隕星也六鵠退飛風也記異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

以中絕復歸爲變故卒而繫之鄆也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春秋傳註

卷之二

三

左傳淮夷病卽故且東畧也城鄆役人病有夜登鄆而呼曰齊將亂不果城而還霸業衰人心解矣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左傳齊人爲徐伐英氏報婁林之役也英氏楚與國

按此齊人亦聊爲塗飾而已徐又稱人以大夫帥師

從齊也

夏滅項

杜註曰項國名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下

九月公至自會

上書公會齊侯於淮而接書滅項則公在會而暗使人犯霸令以滅國明矣接書夫人姜氏會齊侯於下魯地也必夫人請其父至下而會也而公未歸則公被執明矣姜氏爲公請亦明矣接書公至自會齊桓釋之亦明矣乃但書自會諱之也聖經之無字句中有事有文類如此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朱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左傳齊桓公好內多內寵長衛姬生無虧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

春秋傳註

卷之二

三

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卒易牙豎貂立公子

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宋襄公會

諸侯納之伐齊

夏師伐齊

毛氏傳曰昭公夫人魯女也故救齊以拒孝公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鹹齊師敗績

左傳宋公以諸侯伐齊齊人殺無虧將立孝公不勝

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宋敗之立孝公而還然是

戰也諸侯皆不與而獨宋與齊戰勝之宋公借納齊

君以墮桓業而與宋霸之心明矣

狄救齊

狄何親于齊觀變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

邢衛皆受狄禍今邢忽合狄伐衛狂悖甚矣經先書邢人見邢主兵也左傳衛師出狄師還見邢獨留也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鄆子會盟于邾亡邾邾人執鄆子用之秋宋人圍曹

春秋傳註

卷之二

一

鐵壺氏曰滕子何以名自是不遠也毛氏傳曰齊桓在時宋曹并隨桓盟伐未有間也前十五年宋忽伐曹及桓卒而宋納孝公曹仍共事雖曹爲桓故而在宋則滋有負焉故宋爲此盟親赴曹國思借此飾惡而曹伯芥蒂不親來赴使大夫蒞盟南鄆則宋襄此會爲無色矣此秋之所以陷曹也第曹南之會諸侯罕至及罷會至邾鄆子乃來赴盟宋襄洩怒鄆子使邾人用於次睢之社司馬子魚曰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得死爲幸公羊傳曰用者叩其鼻以血社也不言宋公使邾人承上文而自見也

衛人伐邢

左傳曰邢無道師興而雨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左傳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蓋惡宋襄而思齊桓也然而齊楚敵也糾楚何爲豈陳近楚不敢不達知楚乎楚以中國會盟素不得與遂乘機而入以圖之

梁亡

與郭亡例同謂梁自亡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春秋傳註

卷之二

五

新作易舊也左傳書不時也

夏鄆子來朝

鐵壺氏曰公羊以鄆爲失地之君何氏遂謂春秋前宋已滅鄆蓋據取鄆大鼎之文不知不足據也晉陽子產莒之二方鼎遂得謂莒亡乎

五月乙巳西宮災

公羊傳曰諸侯有三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

鄭人入滑

滑鄭旁姬姓國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狄稱號今此與前同邢伐衛稱人衛人齊人連及之文也且以來者其臣也

冬楚人伐隨

二十有一年春秋侵衛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宋主盟也杜註鹿上宋地左傳宋人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故爲是盟

夏大旱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會于孟執宋公

春秋傳註

卷之三

三

以伐宋

不言楚執者除宋公主盟則楚子首也不待言也

冬公伐邾

毛氏傳曰公以邾爲宋用鄆子鄆子魯壻也故特伐之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誇其強以震中國也不言宋捷承上文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公乘楚之來獻捷而往會以釋宋公總言諸侯者孟以宋主盟楚子亦在諸侯內也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左傳邾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公以須句與母成風同姓取須句而反其君杜註云蓋須句本子爵今取而封之使爲已附庸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毛氏傳曰鄭伯始朝楚今又如楚義所當伐特宋終挾怨耳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左傳邾以兩伐出師來報公卑之不設備大敗不書諱也杜註升陘魯地

春秋傳註

卷之二

三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待於泓之陽則宋爲主故書宋及楚稱人大夫帥師也

二十有三年夏齊侯伐宋圍緡

杜註緡宋邑齊孝雖爲宋所立而齊之盟宋人不與鹿上宋約諸侯尊已爲盟主返來邀齊齊孝目見其父主霸數十年而宋襄欲造次奪之憤不能平故孟薄之會皆不與而且伐宋也然齊桓造霸專倚宋魯而孝公不思父道於宋襄爲楚敗執之後別無糾合遠畧乘危伐之且屢伐魯所謂豚犬子霸業忽焉墜

也北鄙之伐柳下惠折之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桓
功齊孝遂退蓋深刺其短故愧而返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齊桓興霸三十餘年內政軍令經理諸侯節節有道
管仲固天下才也其於楚也大張網羅全蓄精力乃
能制之而六七年後楚即乘隙蠢動宋襄親見之矣
乃見如未見一則天姿庸鈍一則狂躁蔽之急合諸
侯且拉敵楚夫虎可伴乎不能縛虎而欲使虎且求
虎翼有是理乎是時陳穆與魯僖並無明見齊之盟
惡宋襄思齊桓而糾楚人楚人思齊桓乎列陳蔡於

春秋傳註

卷之二

无

楚人上楚人甘乎明借此以入中國之盟姑欺之耳
迫會鹿上而楚人讓人先猶欺之也至會孟而楚子
列諸侯上矣乃宋公猶主盟一羣瞽目走入虎口可
怪歎矣魯頌所謂荆舒是懲者不自悖其言哉苟非
晉文接起城濮一戰震天吸地楚其并吞中國矣

秋楚人伐陳

左傳人子玉也討陳之貳于宋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杞本公爵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稱伯今稱子范
註曰爲時王所黜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左傳王子帶奔齊後至僖二十二年襄王用富辰之
言召歸至是帶以狄師攻王王出適鄭居於汜毛氏
曰史記曰王出奔鄭與厲王出奔彘書法並同此但
書居而不書奔者以諸侯去國曰奔桓十五年鄭
伯突出奔蔡十六年衛侯出奔齊是也天子去國
則書居昭二十二年王猛居於臺二十三年天王居

春秋傳註

卷之二

无

於狄泉是也鐵壺氏曰經書襄王之出者王命特至
於魯而臧文仲有奔問官守之對也然後不能勤王
亦無聘問魯亦不臣矣

晉侯夷吾卒

左傳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懷公立命無從亡人
狐毛狐偃從重耳其父突弗召遂殺突二十四年春
秦穆公納文公懷公奔高梁而死據此則惠公卒二
年矣晉文公之立將一年矣若赴會公卒春即當赴
何待冬且不赴懷公亦必不赴惠公也惲臯謂曰當
是二十三年冬懷公來赴而說簡於此也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左傳穀梁皆云滅同姓故名雖邢實不德衛文侯亦賢而大過不可掩矣若楚子滅麇傳亦云同姓而不名者以荒遠畧之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毛氏傳曰公女而嫁於宋大夫蕩氏爲妻者也今爲其子來逆婦而借以歸甯特禮無姑自親逆者書之非禮可知也

宋殺其大夫

春秋傳註 卷之二

三

是年狐偃言於晉文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以左師迎王入於王城右師取太叔帶於溫殺之因朝王王饗醴命之宥且賜之田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頓國名杜氏謂頓君迫於陳而奔楚楚因圍陳而納頓子鐵壺氏曰胡氏謂不與其納非也北燕伯欵亦不與納乎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毛氏傳曰莒與我舊怨入春秋以來因紀君娶魯女

盟莒於密後莊二十七年莒慶以莒大夫而娶莊公女叔姬爲婦始相和好至閔元年莒以師來責歸慶父之賂季友敗之至是衛文欲修好於魯因之平莒而衛文卒其子成公修成之故衛侯於既葬之後變例稱子承父志也洮向二盟莒慶亦必有意焉故先之莒慶而後以莒子鐵壺氏曰成公以前列國大夫會盟無以名見者至春秋終小國大夫會盟無以名見者莒慶何以名魯姻也故載書稱其名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左傳尋洮之盟也鐵壺氏曰衛甯速何以名載書接

春秋傳註 卷之二

三

莒慶而登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

此十八年師救齊拒孝公至是孝公來修怨而公逐之至齊地也毛氏傳曰齊人齊大夫也齊師大夫所帥之師總稱也自陋者創言人寡稱人人衆稱師則此既稱人又稱師多寡雜出爲不可通於是穀梁謂人本微者而以我弗及故稱師以大之而胡氏又謂齊先以少誘我故稱人既而伏其衆以邀我故稱師殊不知春秋人師並見者甚多前二十二年宋人及楚人戰於泓宋師敗績後二十八年晉侯及楚人戰

于城濮楚師敗績豈戰時人少敗時人反多耶抑豈戰時以少誘之敗時以多邀之耶

夏齊人伐我北鄙

衛人伐齊

衛以洮向二盟爲我伐齊也然齊桓于衛德深矣衛亦何可輕伐其子孫者

公子遂如楚乞師

秋楚子滅夔以夔子歸

冬楚人伐宋圍緡

左傳以其卽晉也

春秋傳註

卷之二

三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左傳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取穀楚申叔戌之按僖公爲春秋十二公之巨擘乃乞楚師以報齊怨亦昏顛矣毋怪魯之日削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弟昭公潘立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如杞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楚成王親在軍而稱人者子王爲將也左傳宋使如晉告急先軫日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卽圍宋之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也鐵壺氏曰公之會爲楚非爲諸侯也而不可以大夫主盟會而列諸侯之上故總書諸侯而沒楚大夫也然前圍宋何以先楚人主兵而先猶可也列會而先不可言也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春秋傳註

卷之二

三

晉文將制楚定霸以用其民示義示信示禮選臣練軍儲蓄全力而後事焉迺下四書晉侯以見其力厚思深所謂一戰而霸是也左傳衛人出其君以說於晉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不卒戍不成戍力不能支晉也公盟楚而又爲衛拒晉昏庸甚矣至是爲晉所震而乃訊殺買以謝晉楚謂晉曰戍者買罪謂楚曰不能戍者買罪醜矣內諱專殺大夫故稱刺如周禮三刺之刺

楚人救衛

以救衛故至衛地之城濮而戰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左傳晉侯曰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從之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左傳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先軫曰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

春秋傳註

卷之二

詩

怒楚既戰而後圖之晉侯如之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文以前過楚許遇戰退三舍以報乃退三舍子玉仍從之晉師陳於莘北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旂而退之欒枝使與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子玉收中軍而止晉師三日館穀楚殺其大夫得臣

子玉名

衛侯出奔楚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

毛氏傳曰此晉文大會也前此鄭伯畏楚如楚致師及楚敗而懼乃使人行成於晉晉侯與鄭伯盟于衡雍乃獻楚俘於襄王作王宮於踐土王勞師享醴命伯使命晉侯爲伯晉侯受策出出入三覲衛侯懼奔楚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於是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其不及王子虎者以不與歆也是時陳蔡亦背楚而來蔡與盟陳侯後會其列國序次先後異者皆主會爲之鐵壺氏曰衛侯猶在而叔武以子稱何也晉

春秋傳註

卷之二

詩

人君之而叔武辭焉不可以稱爵又不可以稱公子故以子稱以見其不安於衛之實也蓋書公子武或衛侯之弟武則大夫受盟之常辭而叔武之讓不可得而見矣叔武所處與公子瑕異立瑕者元咺耳可固拒也天子臨之方伯命之武固辭則他人卽之矣公羊傳曰晉侯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返也此得其情之言也

公朝于王所

毛氏傳曰禮行在必朝所者王居之稱孟子使之居於王所漢制車駕所在曰所蔡邕獨斷曰行在所王

親至踐土經無明文而於公朝見之言公朝則諸侯可知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初衛成聞訴言元咺立叔武其子角從公殺之至是晉人復衛侯入叔武方沐喜握髮而出公子猷犬爲前驅射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殺猷犬枕叔武之尸於股而哭元咺奔晉

陳侯欬卒

秋杞伯姬來

莊女而歸甯成風常事不記必以去年杞桓公來朝

春秋傳註

卷之二

美

而公以他事遽伐之來解免也

公子遂如齊

毛氏傳曰昭侯本曾壻且初立故聘之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衛許尚未服故謀討之陳共公稱子先君未葬也秦人秦大夫

天王狩于河陽

左傳曰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蓋晉

文本假尊王以令諸侯前以獻楚俘故王來勞師而朝之今祇會諸侯王不必再臨故啟王冬狩畿內諸侯執賁鼓以從因之會朝以張已勢以一衆心而夫子知其譎特削召字而以天子自狩爲文所以尊王章而全晉德也毛氏傳曰左氏謂非地不然河之陽卽溫也溫本周地十年狄滅溫前年王子帶出奔溫皆是也及晉文勤王而王始以陽樊溫原諸地賜之然皆不肯服晉而晉皆舍之復歸於周如傳稱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溫大夫乃昭十二年傳尙有周大夫原伯二十二年傳又有周大夫樊齊則仍爲周地

春秋傳註

卷之三

誨

可知也且文元年晉襄朝王於溫矣夫惟溫周地故可朝不然王不出居晉晉侯亦未嘗召王來晉乃曰朝於溫其謂之何

壬申公朝于王所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衛侯與元咺訟不勝晉執之以歸京師方伯正其罪以告天子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左傳元咺歸立公子瑕鐵壺氏曰自隱至此幾百年列國大夫豈無得罪而去國者而不見於經蓋大夫

未張故其國不告也自元咺訟君晉侯右之爲之執君君入則已出君出則已入然後大夫之勢張矣諸侯遂圍許

許貳於楚不與會故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杜註得復而行不歸國也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夷朝止書來與襄十八年白狄來同杜註介東夷國

葛盧其名

公至自圍許

春秋傳註

卷之二

彖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毛氏傳曰尋踐土盟且謀伐鄭也當戰城濮鄭伯如楚致師及楚敗歸晉而晉卽與盟踐土踐土鄭地示楚以服鄭也然鄭則何以對楚矣故於諸會之後仍修楚好下圍鄭傳所云鄭貳於楚者是也故此謀伐之翟泉周地以王子虎爲政故也愚按諸侯之大夫與王臣同盟通春秋僅見於此亦非分矣二十八年踐土之盟諸侯盟而尊王人不與歆恭也洮之盟諸侯盟而王人同歆亦可也今大夫盟而公與之王人

亦與之則非矣故左傳註疏曰王人虎違禮下盟與列國之卿同稱人貶也

秋大雨雹

冬介葛盧來

左傳春時公在會不值故復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左傳狄間晉之有鄭虞也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鐵壺氏曰衛侯未復國而以國殺爲文何也使書衛

春秋傳註

卷之二

彖

人則衛侯之惡隱矣咺不去官殺之不以其罪也衛侯知將入而恐咺梗之自賂其羣臣使殺其同列是志在求入而非以討罪也則爲殺其大夫而已瑕稱公子則監國而未嘗爲君也徒以咺故濫及之可知矣

衛侯鄭歸于衛

魯僖請於王與晉也

晉人秦人圍鄭

左傳鄭燭之武說秦君秦師去且使其臣戍之晉侯亦去鄭公子蘭初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許

之鄭逆以爲太子以求成於齊晉許之是役也晉文未免減色而秦晉構怨自此始矣

介人侵蕭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王聘而魯遂使人報霸者之功也如晉初聘晉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取取之於人也取郕取防取其邑也取子糾取其人也此取其田也濟西曹地近魯者莊十八年追戎於濟西是也前二十八年晉侯入曹分曹田與宋人以怒楚然宋與曹隔遠雖受之而不能田也曹又不敢

春秋傳註

卷之二

早

以田至是魯乘間取之隨使公子遂聘晉以解說之適值晉文衰老置之不問而魯遂得久有之左傳謂晉侯班曹田誤班不當及附楚之魯一也班諸侯必不止魯魯得濟西曹地有幾二也受班田非取三也事隔四年曹已復而又班其田乎四也

公子遂如晉

夏四月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按公羊傳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則魯本不當郊明堂位載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重祭孟春祀帝於郊配以后稷然春秋經魯郊皆在夏四月並無孟春

冬至之郊豈明堂位所言孟春乃夏正與抑魯用

重祭而不敢擬於天子用冬至上辛而孟春祈穀名

之曰郊若與雩之祭天禱雨者同爲諸侯所用與家

語孔子對定公曰魯無冬至大郊之事惟祈穀之祭

降殺天子是以不同正謂此也然左傳公羊皆云郊

爲常禮不卜而魯卜者豈天子之郊不卜魯賜郊卜

而許吉則用不吉則不用亦降殺之義與又公羊云

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毛氏傳謂祈穀在啟蟄漢初

歷啟蟄在寅月中氣三旬三卜至春分爲卯月中氣

四卜則過春分矣故曰非禮禮卜牲在卜日前左傳

春秋傳註

卷之二

望

牛卜曰牲未卜日前曰牛穀梁傳曰免牲者爲之緇衣熏裳有司元端奉送至於南郊免牛亦然猶者可以已之辭左傳曰望郊之細也三望鄭康成曰海岱淮皆在域內也降殺天子之方望無所不通也春秋書郊或以卜不吉或以時不當非以譏郊之僭也若僭則魯每年皆郊何以專書數條乎書免牲則不郊見矣此年及襄七年是也若不郊而不行免牲之禮則不書免牲成十年襄十一年祇書不郊是也若牛死則無可免矣宣三年是也獨成七年旣書免牛又書不郊者踰時而中有間事不得不再書不郊也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杞成公卒桓公立卽僖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者也其母來求魯女爲婦然無使而親求非禮矣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於帝邱

帝邱衛地杜云今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虛衛爲狄滅已渡河東徙至是愈遷而東南矣其後延國至四百餘年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春秋傳註

卷之二

望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人盟

杜云不地者就狄廬帳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周自文武成康以及春秋之初三百八十餘年春秋初諸侯紛紛者四十年而齊桓公成霸一匡天下三十餘年晉文繼霸相禪百餘年而諸侯復紛共二百四十二年周至是蓋六百餘年矣是周之中葉近二百年苟安虛名於上者皆桓文之功也

三十有三年春王三月秦人入滑

秦之戍鄭也值鄭成公卒戍人告秦使潛師以來爲

內應以取其國蹇叔曰勞師遣襲其誰不知秦穆不聽師出鄭覺之秦乃舍鄭入滑而還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報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秦背晉戍鄭晉飲恨久矣今忽無名欲食諸姬晉襄遠墨衰從戎邀擊於殽之嶽巖大敗之獲其三帥秦穆悔作秦誓左傳穀梁秦下有師字此蓋脫也鐵壺氏曰合兵戰伐書及者此主兵而彼從之殽之役是不書及並有怨也邢人狄人伐衛晉白狄伐秦之

春秋傳註

卷之三

望

類也

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

左傳因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

訾婁邾邑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皆報升陞之役然連伐之甚矣

晉人敗狄于箕

箕晉地狄來而敗之也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左傳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

乙巳公薨于小寢

小寢內寢也按君薨於路寢正也而或小寢高寢楚宮臺下亦非不正也人之終有需有卒不可以定其地也備書之所以別於隱閔不地與桓薨於齊昭於乾侯之在外者耳非死而遷其地也不然豈有遷於臺下者乎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春秋傳註

卷之二

四

左傳貳於楚也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毛氏傳曰周制遭喪即位踰年改元改元自當在葬後然改元定於正朔或冬盡遭喪則雖未及葬而卽改元卽位文公是也胡傳謂新君卽位必告廟既告廟則必易服離次未育初喪服始成而卽可易服離次者故太甲告廟伊尹攝行康王卽位尙未成服則考禮不詳而遽立論恐誤後世蓋卽位改元商周不同商制踰月改元周則踰年改元商祇一卽位周有

兩卽位毋論此是踰年卽位與遭喪不同而卽以遭

喪言從來遭喪卽位並不告廟商書祇見厥祖周書

三宿三祭皆是倉皇之頃急卽殯宮而莫之謂之奠

殯未嘗入廟饗告也胡氏引唐虞禪受不切之文而

不識周制周凡國君將薨則禱於廟及甫薨又復於

廟至薨則宗祝歛羣廟之主藏於太室以示弗祭當

是時寢室枵然主尙無有亦安有廟之可告且商周

異制高宗三年不言與康王八月作誥迥然不同故

論語於高宗曰古之人皆然以爲此古制也孟子於

五月居廬未有命戒曰曾宗國莫之行滕先君亦莫

春秋傳註

卷之二

四

之行以爲周制無此事也至謂康王卽位在成服前則尙書顯有時日成王以乙丑日崩卽於當日迎康王入翼室恤宅宗則已儼居喪次矣乃越三日丁卯而作冊又越七日癸酉而後卽位諸羣臣考逆禮天子七日而殯殯而成服而周制則大夫以上皆以死之明日起數則自乙丑至壬申已七日成服至癸酉則八日矣是成服之後又越一日然後卽位作誥成服者不必不易服居次者不必不離次也至於釋冕反服則正以易服之故至事畢然後釋去麻冕反服喪服而胡氏又誤以反服爲成服反者還也禮所謂

既葬喪已反服其服是也曾成服而反服也乎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左傳內史中大夫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毛氏傳曰錫公命錫文公命也凡諸侯新立王有錫瑞之命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謂之命圭以命而後錫也諸侯薨王有策誅之命周制王遣卿士下弔錫以哀辭謂之追命以追敘其德也前此

春秋傳註

卷之二

吳

錫桓公命錫追命也此錫命圭也與僖十一年傳天王使內史過錫晉侯命侯受玉不敬例同

晉侯伐衛

衛成屢爲晉執僖晉不朝且侵鄭焉晉襄既祥使告諸侯以伐衛至南陽用先且居謀朝王於溫而轉使胥臣伐之圍戚取其地殺孫昭子而還轉遣大夫而仍書晉侯從初帥師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左傳曰拜錫命也

衛人伐晉

左傳衛被晉伐取邑不甘告於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左傳晉侯疆戚田公孫敖往會之蓋承役也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頤

臣弑君子弑父商臣兼之大變也按商臣弑逆嗣位豈肯聞於列國周禮史官掌四方之志掌達書名於四方必楚亦有直臣如齊太史之雖死而嗣書者不絕故不得不達於四方也或曰傳聞則傳聞不可據且鄭髡頑齊陽生豈無傳聞而經不書也或又謂魯

春秋傳註

卷之二

吳

弑皆不書曰爲君諱豈他邦無諱禮而魯國無直史與曰凡史皆直書史之職也故孔子曰董狐良史書法不隱如隱則公子翬桓公之弑隱去孔門二百餘年史無傳文三傳何由而備載之乎以陳恒之奸巧而弑君若有諱禮自掛史氏以勿聞何以卽聞於魯而孔子請討乎以是知史職必直達也其不直如髡頑等或事祕史原不知或知而當時任史者非直臣也若諱則春秋之義也孔子作春秋以尊君上故曰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然雖諱而弑不書薨地如公薨子卒則其有故可知是雖諱而仍直也

公孫敖如齊

左傳曰凡君卽位卿出並聘忠信卑讓之道也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秦出師以報殺役晉侯禦之戰于秦地之彭衙又敗之秦來伐晉而稱晉侯及秦師者晉襄專意伺敵躬親帥師雖應兵而實主也其能雪父恨如此

丁丑作僖公主

毛氏傳曰據左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而考諸禮文大抵諸侯五月而葬葬日虞七虞之明日卒哭又明日以主祔廟是作主在五月後卒哭之時今

春秋傳註

卷之二

哭

僖薨六月乃葬又十月乃作主故傳曰緩曰不時也公羊謂喪有二主一虞主一練主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虞用桑主並無考見惟論語論社主以松以栗栗固有之然未聞練時可易主也若穀梁依附公羊分喪主吉主且曰吉主於練壞廟易檐亦於練謂期練新主將入廟而先壞舊廟易其檐考周制君薨卽聚羣廟主於太室以五月不舉祭也至祔前一日以新主將祔廟而先迎羣廟之主以還舊廟使新主可祔第迎新主於祖主之旁而祖孫並祭之祭畢卽迎主還寢而羣廟主不動以便行常祭左氏所謂特祀

於主烝嘗禘於廟者至禘後喪畢然後遷主入祧而禘新主於廟焉是練祭之時並無虛廟豈有先君之父儼居禘廟而卽可易其檐毀其屋者且練祭非吉祭祔廟非禘廟期年非遷廟之時祥練無致主之禮古禮與周制無一而可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左傳晉侯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侯不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適晉不書諱之也甚矣晉之亢而魯之靡也或謂經有故起人疑令檢傳而得之者非也經不待傳也必待傳使三傳不作經遂晦於後世乎

春秋傳註

卷之二

哭

如此及晉處父盟必公如晉而及盟也何者盟於魯則必上有某來之文而上無其文處父係以晉其如晉而盟可知矣公如晉必盟其君而不得而及其臣則晉怒而辱之可知矣其下三年冬書公如晉及晉侯盟愈知此之爲辱而後晉人改禮矣觀後之書公如晉則知此之如晉而不書爲諱辱矣何待檢傳哉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此陳侯所謂我辭之也爲衛請成於晉且執孔達曰伐晉孔達意也以解說於晉晉襄不窮其隱許其成因使大夫出盟以釋衛怨焉垂隴杜註云鄭地鐵壺

氏曰自文以前會盟侵伐內大夫以名見而外大夫悉稱人蓋大夫未張奉君命以行事第稱爲何國之人而不必詳其名氏也文二年晉士穀盟諸侯是外大夫盟會書名之始也由是而衡雍新城之趙盾承匡之卻缺皆以名見矣至宣十五年無雙之盟齊高固亦以名見矣文三年晉陽處父伐楚是外大夫侵伐書名之始也由是而卻缺之伐蔡趙盾之救陳趙穿之侵崇皆以名見矣由是而宋華元鄭公子歸生衛孫免亦以名見矣然自宣以前盟會書名者霸國之大夫而已侵伐書名者霸國大夫與一二大國大

春秋傳註

卷之十一

平

夫而已列序大夫之名氏者無有也自成二年鞏之戰內大夫四人並列而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皆列序焉成十五年會吳於鍾離而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輶皆列序焉是後不以名見而稱人者惟曹許邾莒滕薛鄆小國之大夫而已大國間有不以名見者則非卿也以是知大夫漸張則舊史書之亦漸詳也秦雖強而比於小國者僖晉而遠於東夏也文以前外大夫盟會皆稱人而僖二十五年公會莒慶二十六年公會衛甯速蓋慶吾姻也故特書名而甯速因例焉終春秋小國之大夫

皆稱人而戰僖曹公子以名見蓋三桓自喜其事而連書之也孔子不革何也不革之則大夫斥張之罪著矣卽春秋之筆也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杜註不書旱不成災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當時以僖兄閔弟且僖在位賢於閔躋僖於閔上然非禮矣閔雖弟而先爲君僖爲其臣者二年矣据廟而僖祭之三十二年矣臣不先於君子不先於父故仲尼譏臧文仲曰縱逆祀大事大禘也于太廟周公

春秋傳註

卷之十一

三

廟也蓋以躋僖爲創舉故用重祭以成之然僖喪方二十二月而遽行禘又不用吉禘而用大禘失禮之中又失禮焉

冬晉人宋人陳人伐秦

報彭衙之役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公羊傳曰非禮也三年喪內不圖昏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沈

沈潰

左傳以其服於楚也民逃其上曰潰鐵壺氏曰文之

簡會盟侵伐皆諸卿迭出所以大夫漸張也而伯國大夫帥列國之大夫以侵伐亦始於此蓋天下諸侯皆怠於政矣

夏五月壬子虎卒

春秋不書王臣之卒其書卒二以王叔文公有翟泉之盟劉文公有召陵之會計於諸侯故書也鐵壺氏曰觀王子虎劉卷卒不書爵則王庭無五等之爵明矣經於劉卷之葬稱文公傳於虎稱王叔文公蓋卒加之謚而後稱公與外諸侯卒皆稱公同也

秦人伐晉

春秋傳註

卷之二

三

左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

秋楚人圍江

雨螽于宋

左傳螽墜而死如雨也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公及晉侯盟

晉以處父之盟無禮也請改盟故公如晉兩君相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鐵壺氏曰此春秋特筆與會於澶淵宋災同義使去救江之文而獨存伐楚則疑於討罪之師矣按此知

聖人討賊之切也

四年春公至自晉

時晉釋孔達歸曰此衛之良也衛侯亦如晉拜

夏逆婦姜于齊

鐵壺氏曰逆者不以名見微也左傳所謂貴聘而賤逆也不稱夫人不書至所謂君而卑之立而廢之也使之不終於魯自此始矣愚謂姜不氏亦輕詞也穀梁傳曰稱婦有姑之辭又按賤逆必有其故而傳不詳矣若公羊穀梁一謂娶大夫女一謂成昏於齊其猜謎類如此

春秋傳註

卷之二

三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晉侯伐秦

圍邲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衛侯使甯俞來聘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毛氏傳曰此禮例也夫人者莊之媵僖之母也媵無稱夫人者惟其子嗣位則母以子貴正名夫人以子既為君則邦人上下不敢於君之母有異稱也故甯姑反哭赴告諸禮無不備薨稱夫人葬稱小君敬嬴

定姒齊歸前後一例並無異詞貶義則在魯行之謂之禮而在史官書之謂之例故曰此禮例也又葬後卒哭必祔廟雜記謂主妾之喪則主人自祔夫不入廟而祔廟也乎小記曰婦祔於祖姑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三人謂嫡與繼與妾也則妾不已在廟乎又曰妾祔於妾祖姑若妾不入廟而有在廟之妾祖姑乎愚按成風以及齊歸薨葬三傳俱無譏文惟僖八年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穀梁以爲譏僖公立其母本屬謬語若左氏則謂夫人喪有三薨則赴於同盟諸侯既葬反哭虞于正寢卒哭而祔祖姑不者不曰薨

春秋傳註

卷之二

語

不稱夫人成風之喪赴告而天使鄰國俱來禮也公羊曰母以子貴又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言子爲君其母必入廟也蓋不以妾爲妻者夫之道也君必尊其所生者子之道也並行而不悖也左傳載定姒薨季文子專政議不殯於廟無櫬不虞君子以爲多行無禮匠慶爭之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任其咎使庶子爲君不當追崇其母不入廟如胡氏說則季氏所行正禮矣何以反曰多行無禮而匠慶竟敢直伐其樹櫬以用之也乎胡氏又曰禮妾子爲君爲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異哉此

禮何所見耶儀禮庶子不爲父後者父在厭於君其母卒則爲權服喪服記所謂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縗緣既葬除之是也父歿則大功大功章所謂君之庶昆弟爲母是也爲父後者父在則總總麻章所謂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是也父歿則三年齊衰三年章所謂父卒則爲母是也母兼嫡母生母也春秋嫡母生母同禮同文是也下曰慈母如母指生母也何者側生子而死父命別側慈之曰慈母爲之三年則生母自三年矣慈母不厭於嫡而降則生母自不降矣以至大夫側子父在爲其母大功父歿三年土側

春秋傳註

卷之三

語

子父在爲其母期父歿三年皆歷歷可考胡氏何自誤一禮以証世乎且春秋傳魯昭公喪齊歸不感史趙曰必失國歸其生也叔向曰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無一日之戚不君不親殆其失國是生母三年越之則喪其家國賢者所言皆然也以後漢景帝尊母竇姬爲皇后終祔霸陵武帝尊母王太后合葬陽陵光武除呂太后尊薄太后配食高廟唐明皇追稱生母竇妃昭成皇太后與劉太后並祔廟葬宋真宗追稱元德皇太后仁宗追稱章懿皇太后皆與嫡太后同祔葬祔廟與春秋一轍自宋人謬論後

禍及帝王有明一代禮臣無學生母皆不耐廟別祀之奉慈殿然尊以太后合葬皇陵仍不從宋人說亦可見天葬民極之不能盡滅矣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舍且賵

左傳謂王使榮叔舍賵召昭公來會葬皆禮也使魯尊生母非禮則周不能正之已矣何所懼於魯而源源來乎王不稱天據來命也若胡傳以爲貶王則春秋天子之事也謂孔子託周天子之法以進退諸侯大夫也此又託何人以進退天子乎亂道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春秋傳註

卷之二

美

王使召伯來會葬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都

都國名

秋楚人滅六

六國名皐陶之後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秋季孫行父如晉

八月己亥晉侯驪卒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此時晉襄既卒晉靈在抱而狐射姑怨處父之易其班而上趙盾也使續鞠居殺之左傳當書晉人殺脫人字也

晉狐射姑出奔狄

左傳十一月晉殺鞠居射姑出奔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毛氏傳曰告月卽告朔也周禮太史頒正朔於邦國

春秋傳註

卷之二

美

鄭康成云諸侯藏諸祖廟至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告朔畢卽以是日聽視此月之政謂之視朔亦謂聽朔玉藻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文公此時雖怠不告朔而視朔至十六年則並視朔亦不行矣公穀以爲閏月原可不告朔如喪事不數閏類此蓋當時不告朔之議也不知閏有氣有候雖分屬前後兩月而逐候逐日皆有時政左氏所謂時以作事豈可因閏月而並捐之且不聞閏之爲義乎天子遇此月則聽朔於明堂闔門左扉而立於其中因作閏字而反不行告朔固非禮矣朝廟

有二解杜氏謂每月必告朔因朝宗廟是朝廟爲告朔設故曰猶朝於廟謂一事而不行在彼猶有行在此者也孔疏曰兩事告朔一事朝廟是朝享祭法所謂月祭者又一事古者月朔必祭廟不關告朔在月朔行之曰朝享在歲首行之曰朝正猶者謂不行彼禮猶行此禮也按祭法諸侯五廟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是諸侯月祭不及祖廟惲臯聞曰孔疏是也言不於祖廟告月而猶朝於親廟也按書閏月不告月非僅閏月也文公怠託言閏月不必告以後每月或告或否諸公繼之

春秋傳註

卷之二

七

權臣願焉告朔之禮自此廢故記其始也使但閏月不告朔而他月告則餼羊有用子貢何爲欲去也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郛

蓋邾又滅須句而魯取之也前僖二十二年伐邾取須句左傳謂反之此謂實邾文公子之叛在魯者而文同何也蓋取而返之以爲已附庸與別實人以爲臣皆取爲已有也故文同城郛杜氏曰備邾觀遂字連上是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人殺其大夫

所謂國亂無政國人擅殺也不名史失之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左傳晉襄卒太子幼晉人欲立長君趙盾使先蔑如秦迎公子雍狐射姑於殺處父前與盾異議召公子樂於陳盾殺之及秦襄公以徒衛送公子雍將至盾無奈襄夫人抱太子頓首啼請乃立靈公潛師夜起敗秦人於令狐盾輕躁忍狠而執政晉霸以後中衰矣

狄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春秋傳註

卷之二

七

杜註扈鄭地鐵壺氏曰傳謂公後會故諸侯不序大夫不名非也經書公會而盟何以云後會乎蓋大夫而主諸侯之盟自此始故變文以見義也垂隴之盟士穀嘗主之矣其序諸侯而見士穀者何晉襄公時權未下移盟者士穀而王者襄公此會則趙盾主之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矣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蒞盟

左傳徐伐莒故莒來請盟杜註曰徐夷告辭畧不知其君將臣將故舉國號也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乙酉公子遂會維戎盟于暴

兩書會盟一出而兩事也杜註衡雍暴皆鄭地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初公孫敖爲弟襄仲聘莒已氏至七年如莒蒞盟且爲仲迎昏及鄆陵見之美自爲娶之仲將攻之惠伯平之使敖反之至是如周弔喪中途返奔莒從焉匪人矣

春秋傳註

卷之二

卒

各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左傳宋昭不禮於嫡祖母襄夫人夫人因戴氏之族殺昭公之黨大司馬公子邛司馬握節而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後皆復之亦書以官貴之也此與齊高子仲孫宋司馬華孫魯人貴之不書其名者相同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夫人姜氏如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據左傳六年春晉蒐於夷晉襄將登箕鄭父先都爲上軍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乃以狐射姑將中軍而趙盾佐之至是箕鄭等修怨使賊殺先克晉人討賊殺先都已而殺士穀箕鄭父是趙盾以國法殺之也不稱國而稱人何也盾假國法以報私讐亦國亂無政而人擅殺也故書人毛氏傳曰及次及也與襄二十三年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同非累及之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春秋傳註

卷之二

卒

胡傳曰出姜歸甯蓋不安於魯矣故謹而書至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左傳楚伐鄭鄭及楚平趙盾帥諸國大夫救之不及而還鐵壺氏曰陽處父救江常以名見矣而此復稱人何也處父獨伐也若會師則自鞏以前雖霸國之卿亦稱人也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

其君書爵其臣書名而稱使與中夏諸國來聘同楚張而來修禮故史文詳之也十有二年秦伯使術來聘襄二十有五年吳子使札來聘亦同此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毛氏傳曰秦康遠慕諸華欲修好於魯因翟泉之盟秦先君與僖公與焉追歸僖公並僖母成風之襚左傳曰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滅孫辰卒

春秋傳註 卷之二

三

夏秦伐晉

毛氏傳曰前此令狐之役晉實無禮秦伐之宜矣春秋書例凡君大夫皆在軍而不知其孰帥師則稱國此與七年徐伐莒成三年鄭伐許昭十二年晉伐鮮虞例同舊以但書國曰貶而狄之則徐之伐莒鄭之伐許俱不狄之而中忽狄之何以解焉

楚殺其大夫宜申

左傳宜申謀弑楚穆聞之殺之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于女栗

左傳頃王新立親諸侯也鐵盍氏曰蘇子尹子單子

劉子以與諸侯列序特爲是稱以尊異之非伯子男之子也使謂五等之爵王臣見經者何以獨有公伯子而無侯男哉又何以自文以前王臣無一子爵自文以後會盟征伐無一非子爵者出哉蓋天子之卿本當以行次稱如二雅所謂南仲中伯召伯周語所稱樊仲是也春秋之初列會而稱王人者皆王朝之卿大夫以不可爵諸侯而斥王臣之名與行次故稱人至文之世晉卿會盟皆以名見而不肯稱人王朝之卿不可仍稱王人故女栗之盟特稱蘇子以尊異之

春秋傳註 卷之二

三

之而自是王臣會盟皆稱子矣居畿內亦稱子矣赴告於諸侯亦稱子子朝之亂單劉稱子而召伯毛伯奔楚從其恒稱者皆據王室之告辭也召毛得罪於王則告詞不復尊異之明矣閔之篇書高子來盟昭三十二年城成周傳稱魏子南面則子乃時人相尊異之稱而非先王爵稱明矣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厥貉之次楚將伐宋也不書而但書次何也書次則其睥睨中華凌獵晉霸之狀可掬矣不但爲宋而已

也楚穆實虎視焉故稱楚子按左傳楚子會陳侯鄭伯蔡侯麇子于息遂及蔡侯次於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蔡弱我也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楚子田於孟諸而還其不書諸國者以次厥貉時祇蔡侯也欒壺氏曰楚始以號舉而自僖公文公以後君臣見於策書者一同齊晉蓋楚強戰勝而與晉御主諸侯之盟也自信以前侵伐皆書荆而來聘獨稱人則以其有禮而詳之也自成以前列國之侵伐稱人稱師君將則稱君而楚亦然列國之會盟君出稱君卿大夫出稱人而楚亦然自成二年戰

春秋傳註

卷之二

七

於鞏列國之卿以名見而六年楚公子嬰齊伐鄭亦以名見矣成二年嬰齊會蜀以名見而十五年會吳於鍾離列國之卿皆以名見矣自成以後列國之卿帥師盡稱名其將卑則不以名見或稱人或稱師而楚亦然不獨書詞同其先後詳畧之世次亦同蓋諸侯之視楚不異乎齊晉故魯史之記楚一同於齊晉也徐勢未張吳越後起故定以號舉而問稱人間稱魯齊桓之興徐助齊以滅之而魯睦於齊故取舒伐英氏獨稱人襄五年會戚吳入聽諸侯之會故稱人柏舉之戰抑楚救蔡故書魯越始見經而稱人以三

兵者楚楚以爵舉則越不得以號舉也或稱越從吳楚之告也或稱於越從越告也吳之與魯盟征伐諸侯皆聽焉其勢不異於楚而終以號舉何也定哀以前吳雖強而未能懾服乎上國也定四年入郢而班處其宮哀七年會鄆而微百牢八年伐魯爲城下之盟魯人憾焉又知其亟暴而無能爲也故憎而賤之艾陵之戰借其力以抗齊而仍以號舉則憎而賤之可知矣黃池之會與晉爭霸則不得不以爵舉也使書公會晉侯及吳于黃池則二霸之實不可得而見矣愚按吳越侵伐稱國號者舉國之辭也以荒遠而

春秋傳註

卷之二

七

不辨其君與臣也稱人者則確其有臣尸之也猶列國之卿大夫與盟帥師而稱人也如昭五年楚人徐人越人伐吳傳明曰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是也柏舉稱吳子則惡晉楚之政自大夫出而大辱蔡而蔡能以吳子也黃池稱吳子二霸也與晉楚之爭長一也申之會書徐子則楚子以執徐子而威赴諸侯而從其告以見其惡也楚子使來聘吳子使來聘以其遠地始強而來通故稱其本爵以詳之也稱狄舉國君臣也稱人則其臣也且僖十八年伐衛文與邢人連二十年盟於邢文與齊人連不得不並稱人也猶文

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文與楚人秦人連巴雖蠻夷小國而亦稱人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左傳厥貉之會麇子逃歸也

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筐公穀皆作叔彭生下十二年亦作叔彭生蓋二

稱通也

杜云承筐宋地左傳謀諸侯之從於楚者

秋曹伯來朝

左傳曹文公卽位而來見也

公子遂如宋

春秋傳註 卷之二

秦

左傳聘宋言蕩意諸而復之且賀楚師之不害也夫

楚人猾夏何不共謀以殯之乎乃不害而遂賀焉中

原諸侯不能外晉又不敢敵楚首鼠兩端狀可憐矣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獲其君長狄僑如其族類次第爲諸國獲鄭驪遂亡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鄭伯來奔

據左傳鄭太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狗鄭伯卒

國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鄭邾來奔其稱鄭伯者必

太子在夫鍾已自立爲伯而國人不與故來奔也

杞伯來朝

范註曰僖二十七年稱子今稱伯蓋時工所進也

二月庚子叔姬卒

毛氏傳曰此杞桓公夫人僖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

婦者是也桓公來朝時以叔姬有故請絕姬而無絕

昏更以其娣爲夫人公許之至是叔姬卒禮既嫁而

出與室女同服稱子者正以同室女也不稱杞絕之

也

夏楚人圍巢

杜註巢吳楚間小國

春秋傳註 卷之二

秦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秦又爲令狐之役伐晉晉人禦之臨戰並卻謂之交

綏綏者退也故不書及書敗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杜註二邑遠逼外國故帥師城之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貜莖卒

自正月不雨至秋七月

世室屋壞

毛氏傳曰世室公羊云魯公伯禽廟也周公稱太廟
魯公稱世室以世世不毀爲名據明堂位武公亦稱
世室此不著何公者以立武公在成六年此時但有
伯禽耳若左傳作太室則周公之廟洛誥所稱王入
太室裸係太廟中央之室在魯惟周公有之而穀梁
云伯禽曰太室謬矣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狄侵衛

春秋傳註

卷之二

策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衛鄭貳於楚故因公請平於晉公皆成之蓋此時楚
穆卒子莊幼弱故二國懼晉而復北也時鄭伯與公
宴鄭子家賦鴻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蓋桓文
之霸諸侯庇其宇下而安之今則二強互爭從國劬
勞又一時勢矣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左傳公使弔邾文公不敬邾人來討故惠伯報之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
同盟于新城

左傳從於楚者服且謀邾鐵壺氏曰扈之盟諸侯不
序大夫不名此復序諸侯而見趙盾何也義已見前
矣則錄其實以傳信可也盟書同自二幽以來未之
有也蓋晉怠楚張諸侯貳而復合故載書要言以同
也凡會盟書日而後列序其人者常也此列序其人
而後書日者始約爲會及期而易爲盟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杜註孛彗也既見而移入北斗

春秋傳註

卷之二

策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左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邾
人立定公而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
之邾人辭曰齊出長盾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無
故而勞諸侯之兵八百乘至邾聞辭乃知納逆不祥
何見之晚也書曰弗克納醜之也

九月甲戌公孫敖卒于齊

見淫人之死非其地也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齊昭公妃魯叔姬無寵舍無戚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至是舍卽位商人於七月乙卯弑之自立齊人三月始定故九月來告毛氏傳曰舍弑距昭卒兩月尙未葬也未葬宜書子今以九月赴則諸侯五月而葬已五月葬當稱君遂卽赴月直書爲君以正懿公弑逆之罪公子元終不稱曰君曰夫已氏

宋子哀來奔

左傳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蓋潔身去亂者也杜氏曰書字貴之也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春秋傳註

卷之二

年

左傳魯告於王求昭姬於齊冬單伯如齊請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齊之惡逆甚矣而周衰魯弱不待言矣毛氏傳曰稱子叔姬以義與齊絕比之室女上喪禮所謂女子子是也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左傳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官不名貴之也華氏之孫猶魯稱臧孫季孫類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左傳魯人不許歸葬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飾棺不殯寘諸齊魯竟上曰堂阜示無所歸魯必取之齊人之歸如是書之戒惡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左傳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故伐之以城下之盟而還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告齊伐也

春秋傳註

卷之二

年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左傳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受齊賂不克而還鐵壺氏曰此盟及十七年會扈傳謂皆晉侯親之不序諸侯以罪其不討賊非也賊之不討不以諸侯之序不序異義者也宣七年會于黑壤襄二十五年會於夷儀釋賊不討而諸侯皆序則此義不可通矣此二役蓋以晉大夫而序諸侯之上故總言諸侯而沒晉大夫以見義也七年盟扈是大夫主諸侯之始也故諸侯不序而變文書晉大夫此義旣明則新城之盟仍序諸侯而書趙盾矣此二役繼新城之後使晉大

夫仍序諸侯之下則仍序諸侯而名晉大夫可也設諸侯自爲會盟而晉不與則專序諸侯可也乃總言諸侯而沒晉大夫則諱晉大夫之先諸侯可知矣蓋文襄以後諸侯之合皆晉故也未有諸侯自爲會盟而晉不與者猶僖二十七年魯人會盟於宋爲楚非爲諸侯也未有盟諸侯而不盟楚人者而書公會諸侯盟於宋則諱楚大夫之先諸侯可知矣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正義曰十五年歸公孫喪哀八年齊人歸讎及闔言歸之耳無使也此言來有使也左傳曰王故也

春秋傳註

卷之二

三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左傳討曹來朝也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左傳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往會請盟齊侯不肯

曰請侯君間杜註及與也胡傳陽穀齊地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自二月至五月也公羊傳曰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蓋視朔聽政也自是政權下移矣又按書四不視朔以見後之或視或否諸公繼之三家且竊其政而不願公視視朔之禮自此廢故

記其始也使四不視朔外皆視而相繼之公亦視之則月吉大夫皆入朝聽政矣何以獨孔子於月吉必朝服而朝也夫不告朔視朔大過也乃不書廢而曰閏月不告猶朝曰四不視朔若少間而不廢者然臣子於君父不忍斥盡不敢斥盡之辭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邱

左傳公使襄仲納賂於齊侯故盟於齊地之鄆邱魯之弱齊之貪戾可怪歎也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毀泉臺

春秋傳註

卷之三

三

左傳有蛇自泉宮出入於國如先君之數至是公之母聲姜薨以爲妖也毀其臺鐵車曰不必作而作非常也不必毀而毀亦非常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庸國名觀此益知巴人以楚人秦人連稱且其臣將兵矣不然巴人有何喜之有何進之而稱人乎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左傳宋公子鮑厚施以結國人襄公夫人助之謀殺昭公而代立至是昭公將田孟諸夫人使帥甸攻殺公蕩意諸殉之鐵壺氏曰稱人以弑者未得其主名

而第知賊由微者也傳稱襄夫人使帥甸攻而殺之則未有主名可知矣傳載蕩意諸之死而經不書胡氏以爲不能正君坐待其及而死之故不得班於仇牧孔父荀息非也春秋初先王之舊典人心之公義未泯也凡弑君之賊國人皆欲致討而赴告必有主名故并詳從死之臣宋則公子鮑襄夫人欲自拚其迹以衆亂告而賊無主名故不甘以死節歸意諸也而匿而不宣若曰孔子削之則不能正君坐待其及而死之荀息正然何獨苛於意諸哉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春秋傳註

卷之二

三

國語晉趙盾請師於靈公且旁召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撓鐸于丁甯以伐宋曰何故弑君及師至宋立公子鮑而還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晉霸衰不能救與國又有特盟矣可歎哉左傳作北

鄙杜註疑經誤以穀在魯北故也

諸侯會于扈

左傳晉侯會扈以平宋無功而還鐵壺氏曰自趙盾專政惟十三年公如晉晉侯及公盟盟盟於國都盾

無說以專之其餘會盟侵伐晉侯無一與者傳以二扈皆晉侯親之誤也果晉侯主盟諸侯何爲不序哉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秦伯釐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鐵壺氏曰衛人殺州吁衛人本以爲賊也齊人弑其君商人齊人本以爲君也傳稱郕歆閭職殺懿公於申池則得其主名矣而稱人何也懿公死而二人亡

春秋傳註

卷之二

三

故齊人以爲賊由二人而終不辨其爲賊與歆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據左傳一賀惠公立一謝齊來會葬鐵壺氏曰此託辭也遂將殺惡視以其齊出故先至齊而要之也遂

之惡得臣之同惡皆見矣

冬十月子卒

左傳文公嬖妃敬嬴生宣公而私事襄仲欲立之叔

仲不可襄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

許之仲回殺太子惡及其弟視并殺叔仲惠伯毛氏

傳曰未葬稱子既葬稱君文公葬禮當稱君與莊三十二年子般卒襄三十一年子野卒兩皆未葬迥然不同然而宣公君臣不以爲君在夫子有難以急更者況書君必書葬書葬必附王而禘廟一如閔公而事經久定豈能追易不得已別爲書法第書子而不書名若卒者不知何人假曰惡也則惡宜稱君視耶視又不宜稱子儻以爲惡不成君不入廟而此不成君不入廟者子也非惡也此必舊史有惡字而夫子特刪之者世不解夫子書子之意以致漢儒許慎作五經異義遂謂未踰年之君不當立廟引左傳公羊

春秋傳註

卷之二

三

爲証而鄭元蔡邕皆主其說使東漢幼主權奸強制如孝殤孝冲孝質諸帝皆以幼少崩殂不令列廟但遣太尉司徒分祀三陵謂春秋子惡明有前事是惡知春秋無子惡耶曾子惡而不成君不入廟耶鐵壺氏曰子般之卒日黨氏證之也子野之卒日季氏告之也子惡不日蓋事在宮闈不可得而考矣惲臯聞曰叔仲彭生之卒不見於經何也舊史本不書也凡書卒者皆以禮葬也叔牙雖以罪死然季友許其立後則固諱其罪而禮葬之矣彭生埋於馬矢之中其孥又出奔誰葬之哉故史不書卒聖人欲表之而無

如何也故於從宣弑逆者皆筆而不削俾後之考者將疑之曰桓之弑也其臣之卒盡削之爲賊黨也此何不削也必有故也又疑之曰魯卿之見經也其無罪者皆有卒也叔仲屢見經矣何以獨無卒也又必有故也案其前後子卒之前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矣夫人歸之後季孫行父如齊矣明年春而宣卽位矣公子遂如齊逆女矣夏季孫行父又如齊矣而公會齊侯於平州矣公子遂又如齊矣齊取濟西田矣是羣賊朋謀賄強援以圖篡位顯然之迹縷縷而彭生自是不見於經其不與罪人同而死於非命不昭

春秋傳註

卷之二

七

然哉愚按左傳襄仲殺子惡而詐以君命召惠伯其宰止之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其宰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是叔仲以子惡爲君其宰以爲君卽弑君之襄仲亦以爲君則文公薨而卽立之明矣乃經傳俱無其文則必當日君臣隱諱鉗制史官使不得書也乃於召惠伯傳中偶露數君字史臣亦苦矣

夫人姜氏歸于齊

左傳曰大歸也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

庶市人皆哭

季孫行父如齊

晉史墨曰襄仲殺適立庶季文子主之魯君失政政在季氏自此始矣

莒弑其君庶其

鐵壺氏曰弑君而稱君四晉州蒲吳僚之弑赴必曰程滑鯁設諸莒庶其赴必曰微者不則曰眾亂而無主名也舊史必承赴而書矣孔子欲仍其舊則非實欲正其失則無徵故第書其國有是事而使人得以考焉若書晉人吳人莒人是決其為眾亂也而樂書公子光太子僕得自脫於是獄之外義詳此之事必此類也

春秋傳註 卷之三

三

春秋傳註卷三 宣公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文公之喪甫期而昏鐵壺氏曰姜不稱氏喪娶夫人與有貶也愚按納幣不書蓋即位以前先約昏故秘而不得書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左傳納賂以請會也

春秋傳註 卷之三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前文十二年晉秦戰河曲交綏與駢見秦使覘其將遁請薄諸河必敗趙穿與胥甲當軍門而呼止之秦師果遁至是以軍法討罪安置胥甲於衛然穿安在乎趙盾庇之矣

公會齊侯于平州

左傳定公位也杜云平州齊地

公子遂如齊

左傳拜成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左傳賂齊也鐵壺氏曰齊取魯田者一取魯邑者三皆不書伐以傳考之濟西謹聞賂也鄭則取以居公而經特書齊侯必季氏懼討順以承命而不用師徒也凡伐我而取邑不書舊史諱之也賂則自我與之故不諱也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謹邇陰之田而前此不見齊人之取則伐我而取田邑者不書審矣故濟西謹聞之取不待傳而知其爲賂也

秋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春秋傳註

卷之三

二

左傳文十五年晉會諸侯于扈將討齊之執單伯魯叔姬十七年伐宋弑君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卒楚人不禮靈公受盟于晉故楚子侵陳及宋晉趙盾救陳宋會于棐林以伐鄭楚薦賈救鄭過於北林囚晉解揚晉人還杜云棐林鄭地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左傳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乃侵崇而秦弗與成杜云崇秦之與國觀此趙盾豈惟不仁抑且不智聽言行事皆不當矣

文襄之霸不衷得乎

晉人宋人伐鄭

左傳報北林之囚解揚也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左傳鄭受命於楚伐宋也鐵壺氏曰自是列國卿將皆書帥師而以名見矣其稱人者非卿也以宋及鄭者以尊及卑也君獲不書師敗績舉重也卽君將不書帥師之義也卿獲書師敗績其重切也按以內及外以主及客以親及疏以感及應以大及小以近及遠亦皆曰及

春秋傳註

卷之三

三

秦師伐晉

左傳報侵崇也按秦舉大師必貴將也而不以名見何也秦遠於晉而隔於晉不常與中原諸侯接故列國之卿無不氏而秦術以國舉列國卿將無不名而秦終稱師與人也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左傳報大棘也楚救之晉去之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左傳晉靈公不君趙盾驟諫公患之飲之酒伏甲攻

之盾鬪且出亡其從弟穿攻靈公弑之廢未出山而復史狐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返不討賊非子而誰書曰趙盾弑其君言其主乎弑也故盾即使穿迎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毛氏傳曰郊祀在三月必先祀一時豫卜牛而條養之故正月卜牛雖所卜者傷口再卜者又死而三月之期依然不減則何難三卜而遽廢不祀故左傳曰

春秋傳註

卷之三

四

非禮也若胡氏謂匡王未葬公當在凶服中而遽行郊祀爲非禮則不然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則越縗而行事越縗者謂天子在殯輜車設縗而遇有郊祀則越而行之謂之越縗故曾子問云天子崩未殯惟五祀不行其尊於五祀者皆行若既殯未葬卽五祀亦行矣況郊祀乎杜氏云不以王事廢天事是也

葬匡王

四月而葬儉矣

楚子伐陸渾之戎

夏楚人侵鄭

左傳卽晉故也

秋赤狄侵齊

宋師圍曹

左傳宋文公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故宋圍以報之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春秋傳註

卷之三

五

所謂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也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據左傳公子宋與歸生謀弑君歸生止之反譖歸生歸生懼而從之書曰公子歸生弑其君權不足也未確也傳歸生在文十七年爲書與趙盾辭甚抗直晉遂來行成且以卿壻爲質經宣二年帥師敗宋獲華元非權不足者宋與之謀蓋以非歸生則不足行弑也且後鄭人討弑君之賊斷歸生之棺而逐其族必親手弑君者矣左氏未確也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

以三年侵鄭而未服也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

左傳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夏公至自齊書過也言其厭尊毀列累其先君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叔孫得臣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春秋傳註

卷之三

六

公卑於齊而與其大夫結昏則其來逆不敢不自王
之明矣況三月反馬雙雙而至夫婦無別故書也毛
氏傳曰稱子叔姬者以嫁不相敵如室女然與文十
二年十四年稱子叔姬雖不相類而其書並同

楚人伐鄭

左傳晉荀林父救鄭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以陳及楚平也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左傳公卽位衛始修好旦謀會晉也以公但事齊而
不通晉故導之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

爲齊伐也

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春秋傳註

卷之三

七

杜註黑壤卽黃父晉地時鄭及齊之會則衛引
之然左傳云晉成之立公不朝又不使大夫聘故晉
止公於會與諸侯盟而不與公公以賂免故盟不書
諱之也

八年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疏云黃齊境杜註云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
遂以疾還非禮也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杜註垂齊地穀梁傳曰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有

事祭也不舉祭名譏不在祭也毛氏傳曰卿喪不廢祭而繹本輕禮且齊魯接壤翼日則赴可以達而繹亦可以已曰猶者可以已而不已也若萬入去籥則萬者文舞武舞之總名其舞萬而去籥者以武舞干戚文舞羽籥文近吉而武近凶故去文而公羊分萬籥爲二舞曰萬者干舞籥者籥舞則於詩方將萬舞下承之以執籥秉翟不可通矣若杜註以去籥爲惡其聲聞此亦襲公羊去聲之說而誤者夫八音之奏何止於籥必去聲將必盡屏歌詠而第卻舞人之執籥何爲乎

春秋傳註 卷之三

八

戊子夫人嬴氏薨

晉師白狄伐秦

楚人滅舒蓼

二國名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左傳曰禮也辟不懷也若庶人不爲雨止其事畧也

城平陽

楚師伐陳

左傳陳及晉平楚伐之取成而還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鐵壺氏曰胡氏謂公如齊仲孫蔑如京師故特書春王正月以表之與上五年下十年如齊有異非也五年往返歷二時也十年往返盡一時也此年往返在一月也歷二時盡一時而中無間事以時舉可矣往返在一月則安得以時舉哉汪氏謂僖襄二公如齊晉其時王無嘉好喪葬之事書王正月乃常例與公如齊而仲孫蔑如京師天王崩而公在楚異亦非也二事不書春王正月其罪遂可掩乎或舉時或舉月

春秋傳註 卷之三

九

所以稽久暫見事實僖十年十五年如齊襄二十一年如晉皆書王正月後有異事不得不舉首月也襄八年春如晉無異事而書首月者是年夏季孫會邢邱後公方歸故書正月以志去國踰時之久皆史因事屬辭不得不然如孔子用此爲褒貶設舊史不書正月可臆度而增之乎

夏仲孫蔑如京師

朝齊而聘周而孟獻子且以有禮蒙王賄時勢可知矣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

杜云東夷國鐵壺氏曰魯兼國書滅者絕其祀也項是也書取者取爲附庸也根牟鄆部是也何以知其爲附庸也凡取外邑必先書伐某國敗某師而根牟鄆部無所繫也凡小國爲鄰所并而魯復取之則與取邑同文者其國已邑之也須句向是也鄆鄆已邑於莒而取鄆取鄆與取根牟鄆部同文而不言伐莒何也魯嘗請於晉以屬鄆而莒滅之魯嘗城鄆而其後爲莒所得魯人蓋曰吾取吾鄆鄆而非取之於莒也與向并於莒須句并於鄆與魯無與者異矣季孫

春秋傳註

卷之三

十

宿救台遂入鄆不言伐莒亦此意也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

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左傳討不睦也陳侯不會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晉侯卒乃還疏曰扈鄭地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觀魯不會晉衛之葬則受辱於黑壤不諱而彰乎然是時中原大國從晉者惟衛耳魯則事齊矣宋陳鄭則分於楚矣晉成雖勉力親會諸侯不效靈公之權

移臣下乃未能一而遽死矣

宋人圍滕

伐喪甚矣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楚以鄭黑壤盟晉伐之時卻缺代盾爲政救之

陳殺其大夫洩冶

專殺大夫皆有罪而至宣淫而殺諫臣宜有滅亡之

禍矣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春秋傳註

卷之三

十一

齊侯以我服故也鐵壺氏曰齊歸魯田或書歸或書來歸或書歸我何也來歸使人將命也先儒以爲心服而歸之則於來歸衛俘不可通矣歸而不書來者無將命者也歸濟西田公親受之於齊也歸謹及闡或疆吏相授受或魯使微者往受而不書其人也濟西之田獨曰我者不獨我有濟西田而所歸者獨我故封也若鄆謹闡則魯邑也邇陰之田獨魯有也書我則贅矣曹田之在濟西者魯嘗取之矣豈元年並以賂齊而茲所歸者獨我故封與鄭書使宛而齊不目其人宛鄭卿而齊微者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穀梁傳曰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上書齊侯元卒下六月書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則四月如齊奔喪也宣公以弑逆爲齊惠所許德之恃之比年頻往於周禮世相朝傳五年再相朝之數皆過之直書而惡自見矣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春秋傳註

卷之三

十一

左傳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徵舒夏姬子也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六月宋師伐滕

左傳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宋伐之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左傳鄭及楚平諸侯師至取成而還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左傳劉康公報聘也毛氏傳曰蓋王之季子而食采

於劉者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左傳齊侯初卽位聘也

冬公孫歸父如齊

左傳伐邾故也恐齊討侵小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左傳報行父也

饑

春秋傳註

卷之三

十二

楚子伐鄭

左傳爲成於晉也晉士會救鄭逐楚師於潁北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左傳楚子以潁北之逐復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

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

乃從楚盟陳鄭服也杜云辰陵陳地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秋晉侯會狄于欒函

左傳卻成子求成於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於

晉乃就狄地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如陳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

鐵壺氏曰稱國以殺則徵舒陳人非以楚之國法殺之也目楚子則疑於楚子之私矣故必稱人而後於義爲安也按當晉楚爭陳之際而陳禍生淫弑爲晉計者與師討賊並誅淫人以定其國楚何能爭焉況傳有云陳侯午在晉未必非求其來正也而晉景與荀卻皆坐失事機遲至年餘使楚人收其功何其愚哉毛氏傳曰左傳楚子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

春秋傳註

卷之三

西

西氏遂入陳輟徵舒因縣陳時陳侯在晉申叔時謂楚子曰夏徵舒弑君君討而戮之宜也今縣陳則貪其富也無乃不可乎楚子善之復封陳納其二大夫按晉自文七年後趙氏忽主盟中夏而荀卻繼之日與楚爭宋鄭陳三國而正值楚莊興霸晉徒肆忿虐不能取勝以致三國受禍東凌西創者歷二十餘年究之使楚大肆其威今年入陳明年入鄭又明年入宋三國殘傷卽晉六卿三帥亦並喪敗於鄭之一戰然則晉霸之凌夷於趙盾爲何如哉若夫楚之徒知討賊而不知孔儀之當正法左氏稱善固非然楚亦

何足貴焉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楚子圍鄭

左傳辰陵盟後鄭復微事晉至是楚復圍鄭旬有七日鄭國人大哭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聽鄭人修城而復圍之三月而後克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楚子退師三十里潘尫入盟子良出質

夏六月己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泌晉師敗績左傳晉師救鄭及河聞鄭及楚平桓子隨武子皆欲還獨旻子不可先以中軍佐濟桓子不得已乃俱濟

春秋傳註

卷之三

五

時楚子北師次于郟南北致師楚叔孫敖曰甯我薄人無人薄我遂車馳卒奔乘晉軍晉軍驚北而敗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杜云蕭宋附庸國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邱

杜云清邱衛地左傳盟曰恤病討貳夫陳鄭之受禍於楚甚矣晉不能救正而何以討其貳乎況後宋伐陳衛救之不討貳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則盟矣且盟先穀王之剛愎不仁抗令致敗者而可主

盟乎晉政顛矣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宋以盟故伐陳衛孔達救之曰先君有垂隴之約若晉討我則死之衛卿之執拘又如此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毛氏傳曰前十一年齊魯共伐莒以四年平莒未服也至是齊專伐之

夏楚子伐宋

毛氏傳曰以宋爲清邱之盟而伐陳也

秋螽

春秋傳註 卷之三

六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討泌敗也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傳晉來討救陳之罪達縊死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左傳以泌敗鄭遂服楚也晉景親帥師差自強矣

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傳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宋曰鄙我也殺之楚子圍宋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魯不懼晉乃懼楚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傳宋告急於晉晉不敢救圍九月宋病請楚師去城下而盟楚退三十里盟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此稱晉師十六年滅甲氏稱晉人師用衆也人其卿大夫也杜註潞赤狄別種潞氏以國爲氏也嬰兒名

春秋傳註 卷之三

七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左傳王孫蘇與召毛爭政使王子捷殺之王室亂王

孫蘇奔晉晉使士會平王室杜註稱殺者名兩下相

殺之辭王札子王子札也卽捷蓋經文倒字召伯毛

伯二卿士

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杜註無婁莒邑

初稅畝

穀梁傳曰初者始也古者十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蔥韭盡取焉憚臯聞曰稅畝者始廢徹法也徹者但取公田之所有而公田中爲民居又有井竈蔥韭地皆無稅也今將公田概以與民計畝而十取其一凡公私之田民居井竈尺地寸土皆有稅矣故曰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雖云什一然徹法自是不行矣

春秋傳註

卷之三

式

冬蠶生

孟子又生也

饑

書水旱而不書饑者不至於饑也書大無麥禾而不書饑者救饑也如臧孫辰告糴之類書饑則無救之者矣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又赤狄二種

夏成周宣榭火

按爾雅土高曰臺有木謂之榭楚語曰榭講軍實故

榭歇前而無後室鐵壺氏曰當是宣王會諸侯於東都留有講武之榭今遭人火也

秋郊伯姬來歸

左傳出也毛氏傳曰大歸猶稱郊者雜記諸侯出夫人未致命以前仍以夫人之禮行此時未致命故稱郊鐵壺氏曰被出變也故書而歸不見經以是知內女之嫁不書者也

冬大有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春秋傳註

卷之三

元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據三傳十七年春晉侯將盟諸侯使卻克徵會於齊克眇季孫行父禿衛孫良夫跛曹公子首偃同時而聘於齊齊頃公使禿者御禿者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偃者御偃者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怒而去卻子至晉請伐齊已而盟於晉之斷道晉侯辭齊人按魯不通晉久矣自齊惠公卒後漸以齊爲不可恃又轉而之楚今之會晉想亦因晉侯徵會

而行父又與卻克同辱於齊故會晉也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穀梁傳曰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爲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鐵壺氏曰公子公弟不爲大夫皆不卒而肸書卒公爲之變而加禮故特著於策也肸終身不食宣公之食而其子世爲魯卿則公有怍焉而於其卒加禮可知矣

春秋傳註 卷之三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毛氏傳曰晉以斷道之會齊侯不親至爲討也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鄆子于鄆

殘殺之世宜我孔子之思勝而去之者也毛氏傳曰

此邾大夫就鄆殺鄆子也凡大夫不得名則稱人

甲戌楚子旅卒

鐵壺氏曰秦康公之卒書非賢於穆公也康始與魯

通也楚於成王七年以前猶以號舉則成以前卒不

赴晉可知成之弑楚有直史達也商臣之死或赴不及魯或魯以其覆載不容之賊而不書也至莊則北挫晉兵諸夏震動故赴告及魯而史書之後此楚子之卒歿無一不登者春秋於楚事之詳天王崩葬之缺一同舊史而蠻荆之盛中夏之哀天子之微諸侯之悖皆見矣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杜云笙魯境左傳公孫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

春秋傳註 卷之三

公謀而聘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

曰使我殺適立庶者仲也夫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

遂奔

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毛氏傳曰周二月夏之十二月無冰則冬恒燠矣

三月作邱甲

毛氏傳曰前斷道之盟晉侯以齊侯不至邀衛伐齊

時宣公與盟而又使公孫歸父求好於晉齊怨之將伐我而公備之因作邱甲傳所謂臧宣叔令修賦繕完是也但杜氏註邱甲引司馬法云四邑爲邱邱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備具今魯增益田賦以一甸所賦責之一邱則四倍加賦無是理矣且古者賦車民間而甲楯諸器則率官制而官給之如周禮司甲司兵當出軍時授兵及還兵則受兵輸是車是車甲是甲春秋凡出車名曰賦車成二年傳羣臣帥賦輿襄二十五年傳賦車兵是也出

春秋傳註

卷之三

三

甲謂之授甲受甲昭二十年陳桓子授甲閔二年狄入衛衛人受甲者皆曰使鶴是也是以管仲作內政首修甲兵其有不足則使有罪者以犀甲韞盾贖罪而楚爲掩爲司馬使子木賦甲兵且賦甲楯之數故魯以外備齊難亦使每邱出甲若干勒以爲制謂之邱甲蓋賦以邱爲準如魯定田賦孔子曰以邱足矣亦謂邱有十六井可相準耳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亦謀齊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杜註茅戎戎別種左傳文十七年周甘歇乘戎飲酒敗之於邠垂至是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已盟矣王季子謂戎無備微而伐之敗績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

春秋傳註

卷之三

三

左傳臧宣叔衛孫良夫皆如晉乞師晉侯使卻克將八百乘從齊師癸酉戰於鞏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屨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走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幾獲齊侯逢丑父與侯易位佯使侯取飲侯逸晉師深入齊地齊侯使致地與賂以求成鐵壺氏曰此大夫會伐以名見之始也蓋魯卿各伐其功故並書於冊而晉卿衛卿並曹小國之卿亦以名見而大夫悖逆之跡孔子以因舊史之文而益見矣愚按昭十三年傳曰南蒯以費叛經不書叛惟筆曰叔弓帥師圍費定九年傳書陽虎入謹陽

關以叛奔齊經俱削之筆曰盜竊寶玉大弓得寶玉大弓十有三年傳載荀寅士吉射攻趙鞅奔晉陽已荀躒韓不信魏曼多攻寅吉射二子奔朝歌經削其相攻而筆曰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是春秋筆削全改舊史之文矣推此則更舊文者固以義筆削也卽仍舊文如鐵壺所言春秋列國卿稱人後稱名楚始舉號而後稱人稱子一仍舊史之文者亦以義筆削也蓋義卽在於隨時變稱因其文卽筆也而褒貶寓焉非漫無義而但以舊史之文爲文也故曰其義則某竊取之矣故孟子

春秋傳註

卷之三

西

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言憲章周制以爲予奪卽天子之事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如鞅如虎如荀見是筆也能無懼乎若曰其文則史者言所因所革皆以舊史之文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杜註袁婁皆齊地是役也雖屬忿兵然向也晉幾畏楚矣諸侯去而之楚者十七八矣幸有是勝齊魯衛大國從之而小國麇至晉霸乃復振焉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

取汶陽田

前盟袁婁齊侯許歸我侵地故取之

冬楚師鄭師侵衛

左傳宣公求好於楚及公卽位盟晉伐齊衛人不行使於楚楚子重興師救齊遂侵衛並侵我孟孫往請賂納質乃許平不書諱辱也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左傳卿不書名匱盟也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在焉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按盟誓本

春秋傳註

卷之三

重

先王舊禮然春秋之始猶以爲有神明而重之至文宣以後小國則來者卽盟不以爲信大國之來亦但取其暫服以示威而非謂其信固也則盟典已自此廢矣鐵壺氏曰楚師內侵以鞏之戰也故三桓懼討而以公試焉且是盟不獨宋衛陳鄭之君不與也邾鄆微國皆以大夫會而魯君獨往則三桓之惡極矣春秋國事之偵未有甚於魯者三桓之在國重於君而諸侯視之亦重於君平邱之盟公不與而執意如謂虐邾莒者意如主之也卽之會魯君親往而吳召季孫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

亦以季孫爲重也楚大夫自屈完以後無書氏者而自嬰齊以後無不書氏列國大夫勢皆張皆書姓氏故楚臣亦詳姓氏也又此盟楚王之故秦先於宋而齊後於從楚之國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宋衛皆先君未葬而稱爵蓋宋舊怨鄭衛新怨鄭必改吉從戎自蹈非禮也下隨書葬而義見矣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春秋傳註

卷之三

美

穀梁傳曰新宮禰廟也三日哭禮也謂宣公新入禰廟而遇天火也毛氏傳曰宣以十八年十月薨則成二年十一月大祥三年正月爲禫至是二月在吉禫後已入新主故名新宮胡氏謂不稱宣公必神主未遷宮雖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非禮不惟不曉禫後正當吉禫無新主未入之禮且亦不識廟制妄謂新宮必新造一廟可空宮無主而不知此新宮者卽先公之宮也先公居五廟末曰禰廟必待新死者至吉禫日將四親並祧合食太廟及其臨徹先將高廟一位隨諸祧主遷遷廟中然後新主隨三親歸分高曾

祖禰而各入廟是一日不吉禫則一日不遷主一日不遷主則一日不易廟安有所謂無主之廟可虛懸以稱新宮者況檀弓云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正言廟也而胡氏誤解謂先人平日所居之室可哭而虛廟不可哭夫先人所居卽後人所居是也所居室災弔而不哭宮廟火三日哭不講禮而妄議哭法乎若謂丹楹稱桓宮而此稱新而不稱宣必有故則丹楹刻桷在莊二十三年此時已舊而不新故稱桓公若初入廟則稱新不聞夏宗伯稱新鬼大乎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

左傳拜汶陽之田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左傳許恃楚而不事鄭也毛氏傳曰許久服鄭隱十

一年爲鄭所滅至桓十五年而後許復有其國及僖

六年楚人圍許後則鄭不能有許矣今乃以其恃楚

伐之則鄭以強大凌小弱罪在強大固不待言而又

以已所服事之楚徒以許故而隱與楚爭此在義與

勢兩不可也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杜註棘者汶陽田之邑也取不服故圍之鐵壺氏曰經書內圍邑七皆不書叛圍棘拒命者非棘民則齊有司定六年圍鄆與齊人爭皆不可以言叛也昭二十六年圍成時公已孫齊舉國拒命不得獨書成叛也定十二年圍成書公歛處父叛則爲孟氏守而非叛也書孟孫以成叛又非其事之實故第書圍以紀其拒命而不目其人焉惟昭十三年圍費則南蒯以費判定十年再圍鄆則侯犯以鄆叛而經不書蓋中軍旣毀尺地一民皆歸三家使以叛書是爲三家討

春秋傳註

卷之三

三

賊也而舍叛又無以屬辭故書圍以著陪臣實據邑以叛也而不書叛以見叛竊國者不得以言叛也晉趙鞅荀寅士吉射治兵相攻未嘗叛君也而並書叛邯鄲稷據邑以叛趙氏而不書卽此意也陽虎以謹叛不書而竊寶玉大弓則書蓋取之公官不可以不志也比事以觀而其義昭然矣

大雩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麇咎如

左傳赤狄之餘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

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鄭伐許

前後伐許俱目其人此獨書國號者不詳其君與臣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傳宋共公新立也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左傳將出叔姬先來朝修禮告其故也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春秋傳註

卷之三

三

公如晉

左傳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左傳公歸欲求成於楚而叛晉季文子曰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過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非吾族也公乃止

冬城鄆

鄭伯伐許

毛氏傳曰鄭襄自去年夏冬兩伐許而死今悼公喪未踰年卽遣公孫申帥師以疆許田許人敗之展陂鄭伯乃親伐許取鉏任冷敦之田時晉大夫帥師救許伐鄭楚使子反救之以鄭方事楚不悟鄭伐許之與已爭也及許靈公愬鄭伯於楚鄭訟不勝楚乃執皇戌及公子國鄭伯歸因棄楚而請成於晉先與晉人同盟於垂棘而於是晉楚之爭鄭則又以楚鄭之爭許焉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仲孫蔑如宋

春秋傳註

卷之三

三

左傳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左傳荀首如齊逆女宣伯餽諸穀

梁山崩

在晉之韓地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定王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左傳鄭服也杜註蟲牢鄭地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毛氏傳曰武宮者武公之宮也武公名敖伯禽五世孫有武德曾朝周而宣王饗之諸侯事四親武公久祧今魯以尙武功特立爲不祧之廟其名官者以太廟稱廟羣公稱宮也其名武宮者以晉曲沃武公爲不祧廟名武宮今效之一以著諡一以崇武也若又名世室者以世世不祧主則世世不毀室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

春秋傳註

卷之三

三

取鄆

杜註附庸國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左傳蟲牢之會宋公初辭之而後與會晉以其抗也命衛伐之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左傳晉命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左傳以鄭從晉故晉欒書救鄭楚師還此楚卿帥師稱名之始

冬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賀晉遷於新田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

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毛氏傳曰卜郊在寅月卜牛在子月鼯鼠鼯鼠今名鼠狼是也未卜日不成牲故稱牛

春秋傳註 卷之三

三

吳伐鄭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楚又伐鄭諸侯救之鄭獲楚鄖公鍾儀獻諸晉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從齊之莒以齊服亦服也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左傳楚巫臣竊夏姬奔晉子重子反盡殺其族巫臣

遂請晉使吳教吳射御車戰以叛楚吳遂伐楚屬圍

子重奔命秋子重伐鄭吳入楚之州來子重自鄭返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楚者吳盡取之自此吳

始大而楚頓衰何註以州來爲蕭厲之類則亦附楚之小國也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左傳林父良夫之子衛定公惡之乃奔晉獻晉所食戚邑衛侯如晉晉反戚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春秋傳註 卷之三

三

季父子曰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其何以長有諸侯

晉欒書帥師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

左傳聘且自逆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傳聘共姬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左傳禮也

晉殺其大夫趙盾趙括

左傳趙盾弟嬰通於盾子朔之妻莊姬同括放諸齊莊姬怨之譖於晉侯曰同括將爲亂樂卻爲徵乃殺之立朔子武而反其田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毛氏傳曰叔姬雖來歸而杞伯悔之請歸葬於杞則不終歸矣故稱杞與文十年子叔姬卒不同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郟按左傳以郟成於吳伐之然晉欲通吳未必與吳爭郟也以大凌小何辭不可傳亦豈能盡得其故哉

春秋傳註

卷之三

詩

衛人來媵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左傳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杜註宣公之女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左傳鄭既從盟於蒲楚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討貳執諸銅鞮遂伐鄭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杜註鄆莒別邑

秦人白狄伐晉

鄭人圍許

左傳鄭公孫申謀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

春秋傳註

卷之三

詩

而紂晉使晉必歸君

城中城

杜註中城魯邑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左傳晉命也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傳鄭公子班聞公孫申之謀立公子緡夏四月鄭人殺緡立成公太子髡頑公子班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

成焉晉侯有疾立太子州蒲爲君而會諸侯伐鄭鄭伯歸

齊人來媵

據左傳言同姓來媵異姓則否公羊言二國來媵三國則非然公羊亦言錄伯姬者謂伯姬賢德遠聞爲三國所爭媵也

丙午晉侯獯卒

秋七月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親弔晉人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晉人辱之故諱而不書並晉景之葬亦不書

春秋傳註

卷之三

美

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晉侯使卻犇來聘己丑及卻犇盟

夏季孫行父如晉

左傳報聘亦蒞盟毛氏傳曰經不書必不成盟或晉侯不親盟故諱之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前以齊頃匡暴背齊乞晉及鞏戰後而齊怨可釋矣且晉齊亦相好矣故以齊君新立而復修睦焉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左傳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奔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鎖澤

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莠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至今夏晉楚大夫盟于宋西門之外鄭伯如晉聽成會于鎖澤成故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冬十月

春秋傳註

卷之三

美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左傳晉秦互盟于界秦伯歸而背之故晉徵師伐秦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左傳赴晉召過周因及諸侯朝王非專朝也故不書朝但曰如京師而傳有王人會伐亦不書

曹伯廬卒于師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左傳晉侯強復之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鐵壺氏曰夫人之娶失禮然後書此無失禮何以書

明嫌也莊有成風文有敬嬴成有定姒其書薨葬與

嫡同使哀姜出姜齊姜之娶不書則不知孰爲嫡孰

爲庶矣且襄之篇三夫人之薨並書使不備其始末

則未知孰爲君母孰爲君生母孰爲君祖母矣以是

春秋傳註

卷之三

夷

知夫人之娶舊史備書其得禮而無嫌者則孔子削

之也若舊史有擇而書則失禮者當其時可辨耳其

明嫌者安知後之有嫌而預書之哉愚按納幣不書

以爲常禮也書娶足矣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鐵壺氏曰公羊因歸父稱公孫嬰齊稱仲遂有爲人

後者爲之子之說議禮之家多據焉其實非經義也

當是時魯卿有二嬰齊皆公孫叔肸之子聲伯會盟

征伐屢稱公孫嬰齊而仲嬰齊無所見使其卒也書

公孫嬰齊則不知其爲兩人而十七年卒于狸脈者

人不知其爲何人矣此必魯人本以仲爲別而舊史

因之也爲歸父後之說亦傳者之訛季孫與仲遂比

而弑君本無怨惡其後歸父欲去三桓三桓始疾之

遣歸父之齊而立其弟則以後仲遂而非後歸父也

明矣其以氏稱者遂之卒也已氏非以王父之字爲

氏也毛氏傳曰以天子諸侯繼統言則僖兄爲子閔

弟爲父何則以君臣也君臣卽父子也以大夫繼爵

春秋傳註

卷之三

夷

言則臧宣叔以庶子武仲爲後及武仲出奔則反以

嫡兄臧爲爲後然而兄不父弟爲不祖叔何則以繼

爵也繼爵非繼統也今以兄弟爲父子則爲無父以

大夫而繼統系則爲無君無父無君謂之大逆而乃

以大逆之事公羊造之杜氏引之後人且從而遵之

據之以誣經不亦怪哉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

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公至自會

左傳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

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弑太子而自立冬葬曹宣公

既葬子臧卽欣時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卽負芻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至是晉侯會戚討曹伯執而歸諸京師晉霸如齊桓復邢衛伐山戎伐楚誅哀姜定魯難定王位皆無惟敗楚有功此舉合義故春秋詳書爲時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辭奔宋鐵壺氏曰此列國大夫齊盟以名見之始也凡執諸侯大夫稱人者以是爲亂世相凌暴之事故執得其罪而歸于京師則稱爵猶外取邑皆稱人而齊侯取鄆以居昭公則稱爵也不言歸之于者王在京師與衛侯鄭之執王在河陽異也

春秋傳註

卷之三

聖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左傳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遂伐鄭並侵衛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鐵壺氏曰再書華元與良霄自許入鄭異辭蓋爲宋晉違奔歸必須時日故再舉華元許鄭接壤方出卽入故不再舉良霄因事而屬辭也又曰自僖文以後

列國之大夫無不氏而蕩山不氏者宋人惡之不以氏赴也左傳宋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以己爲右師不能討出奔晉魚石以與澤同爲桓族曰右師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于宋也乃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攻蕩澤殺之魚石初料其反而不敢討及討畏罪乃與同族五大夫舍于睢上華元自止之不可華元決睢登陴魚石五人欲還不得奔楚按經稱華元自晉歸蓋河上卽晉地也時晉及魯及齊四大國皆大夫自相屠戮乃知政逮大夫亦非大夫之幸也亂世無道如彼流泉淪胥以敗可鑒

春秋傳註

卷之三

聖

戒矣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魴邾人會吳于鍾離

杜註鍾離楚邑左傳始通吳也鐵壺氏曰此列國大夫衆會皆以名見之始也蓋其始晉大夫特會特盟以名見而列國之大夫特會特盟亦以名見矣旣而晉大夫衆會齊盟以名見而齊大夫齊盟亦以名見矣而列國之大夫衆會齊盟皆以名見矣大夫以漸張舊史以漸而詳世變人心正於是而可考焉是以春秋仍其舊而不革也自公穀以殊會爲外吳先儒

遂謂春秋惡吳過於楚非也楚合諸侯始于孟宋公召之自曹以來皆楚之屬而偕楚子以來不得曰宋公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楚子于孟也僖二十七年宋之盟成二年蜀之盟又宋號之盟申之會皆不曰公會諸侯會楚若鍾離祖向則吳人在是而晉帥諸侯以會之會吳者晉志也曾從晉而往會焉非會而又會何以著事實見情勢哉襄五年會于戚吳入聽諸侯之會則列序而不殊會矣左氏于諸會皆不言盟則會而不盟可知陳氏謂吳晉之盟春秋終諱之亦無稽之言也

春秋傳註

卷之三

望

許遷于葉

左傳許靈公畏偁于鄭請楚遷于近楚之邑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兩著木成冰也左傳楚人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

叛晉從楚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是戰也晉呂鉤射共王中目故不言楚師而言楚子敗績時范文子不欲勝以晉厲無道三卻驕勝則益之疾也然自鄢之敗後非此戰無以復之杜註鄢陵鄭地鐵壺氏曰楚不書師敗績者以君傷目爲重也泓之戰不書宋公敗績者何也宋人告敗而諱君傷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子反將軍故罪之

秋公會齊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公

至自會

春秋傳註

卷之三

望

杜註沙隨宋地以鄭未服謀伐之左傳僑如通於公

母宣之夫人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穆姜送公而

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返而聽命姜怒公庶弟

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曰汝不可是皆君也公設守

而後行僑如貨卻孺訴公於晉侯晉侯不見公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曹伯歸自京師

左傳曹人請曹伯於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爾君子

臧自宋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茗邱

杜註召邱晉地左傳僑如使告卻犇言季孟謀叛晉
晉人執季文子公還待于鄆使公孫嬰齊請季孫于
晉晉許魯平赦季孫歸僑如奔齊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犇盟于扈

公至自會

不書至自伐以不成乎伐也晉之君臣紛糾矣

乙酉刺公子偃

杜註偃鉏俱爲姜所指而獨殺偃偃與謀也按是事
僑如造惡乃僅出之後且立其弟叔孫豹而公子偃

春秋傳註

卷之三

四

遂殺之季氏之植三桓而卑公室如此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左傳鄭侵晉虛滑二邑衛救之也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杜註假天子威以誅鄭也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杜註柯陵鄭西地左傳尋戚之盟也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左傳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

閔鮑牽見之告國武子佐武子請之夫人怒國子相
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
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遂別鮑牽而逐高無咎孟
子靈公母

九月辛丑用郊

穀梁傳曰用者不宜用也謂非時也

晉侯使荀躒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十有

一月公至自伐鄭

雖未服鄭而圍之矣故書自伐

春秋傳註

卷之三

五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狸脰

左傳還自鄭道卒也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

左傳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大夫而

立其左右胥童怨卻缺廢其父克與嬖人夷陽五長

魚矯之讐卻氏者使鄆陵所囚楚公子蒍告公曰是

戰也卻至實召寡君謂晉必敗敗則奉襄公之孫周

以事楚公以告樂書書亦忌卻氏曰其有焉胥童等

請先殺三卻遂帥甲殺三卻尸諸朝且以甲劫樂書中行偃公命勿殺既而公遊匠麗氏樂書中行偃遂執公殺胥童使程滑弑厲公使荀偃士魴迎周于京師而立之周子盟而後入朝于武宮遂不臣者七人命官修政以圖復霸是爲悼公

楚人滅舒庸

舒庸國名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庚申晉殺其君州蒲

齊殺其大夫國佐

春秋傳註

卷之三

吳

左傳高無咎出奔其子弱以盧叛慶克帥師圍之國佐從晉伐鄭以難請于晉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而復之至是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

公如晉

左傳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左傳以惡曰復入鐵壺氏曰孔甯儀行父書納借是之力以復其國無他意也趙鞅納蒯聩于戚賦無徒衆也魚石及四大夫實繁有徒因楚鄭之師而復入

焉將入而爲亂也意不止于求復也故不言納愚按國君書入猶有是非焉大夫奔而書入自外而入內也在國而書入自國都而入其私邑也總禍亂爲惡之事矣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傳拜朝晉也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囿

春秋傳註

卷之三

吳

毛氏傳曰不時且非務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宋圍彭城楚子重會鄭師救之侵宋華元如晉告急

韓獻子爲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

始矣晉侯師于台谷楚師還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許氏曰悼公初立乞師救宋猶遵厲公故事後此無

乞師則召兵而已矣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

于虛打

左傳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

子請于諸侯以先君將葬而歸

丁未葬我君成公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

薛人圍宋彭城

鐵壺氏曰傳謂楚取彭城以居魚石已非宋地追書

宋非也宋地而宋之叛臣入据之舍宋無可書也先

春秋傳註

卷之三

吳

儒謂舊史必曰圍彭城非也凡圍邑而不係國者上

有伐其國之文也以共圍爲文安得不曰宋彭城哉

按悼公以童稚爲書僂所立當是時晉政在私家國

人皆附之力不足以致討故逐不臣者七人而此會

仍欒黶王之過此則會盟聘伐皆用韓厥荀躒士魴

士句而歷僂不得與矣此悼公操柄御奸之道也至

十四年始以士句之讓俾荀僂將中軍蓋國維已固

而僂等爲不足慮矣衛孫林父甫歸自晉而獨操國

事所以卒釁逐君敗國之禍而不可振救也左傳彭

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歸寘諸鄆邱

夏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

討其納宋叛也東諸侯之師次于鄆爲之援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報晉伐鄭也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躒來聘

左傳曰凡諸侯即位小國朝大國聘禮也蓋是時天

王之赴未至故左氏以爲禮

春秋傳註

卷之三

吳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

左傳楚令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成公夫人襄公嫡母也

六月庚辰鄭伯輪卒

左傳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

親集矢于其目吾何忍背之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左傳鄭衆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杜註云宋

將不稱名非卿也然師重故敘衛上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愷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左傳謀鄭故也孟獻子請城虎牢以逼鄭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杜註齊諡

叔孫豹如宋

左傳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愷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春秋傳註

卷之三

三

左傳鄭人乃成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左傳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逼子重子

辛楚人殺之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左傳楚子重簡師伐吳吳要而擊之大敗吳又取其

良邑楚人咎之子重遇心疾而卒

公如晉

左傳卽位而朝也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公至自晉

晉悼公中興霸業欲謙以來諸侯謂魯宋國不敢當

其朝禮出國都至于長檮與晉公盟觀傳載孟獻子

相君稽首知武子稱寡君懼可知也若朝在盟前則

已稽首矣何至是乃爲辭乎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邾子莒子齊世子

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左傳爲鄭服故且欲修吳好而吳子未至杜註雞澤

衛地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僑盟

春秋傳註

卷之三

三

左傳楚子辛爲令尹侵欲于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

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使大夫與之盟鐵

壺氏曰操柄之失必有其由晉悼初起以威信未孚

不欲數勤諸侯故會盟侵伐多使大夫承事而不知

大夫之勢由此益張而不可遏矣袁僑之盟以諸侯

不肯特盟一國之大夫不知遂成諸侯在會而大夫

專盟之始矣易曰辨之不早辨此類是也

秋公至自晉

冬晉荀愷帥師伐許

左傳許事楚未會于雞澤也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妣氏薨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冬公如晉

左傳公如晉聽貢賦多少之政請屬鄆以自助晉侯許之杜註云公時方七歲蓋孟獻子爲之言

陳人圍頓

左傳楚人以陳卽晉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

春秋傳註 卷之三

三

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左傳鄭僖公初卽位來通也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左傳穆叔覲鄆太子于晉以成屬鄆並書比魯大夫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左傳吳子使齊不齊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爲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鐵壺

氏曰不書及者書仲孫蔑及衛孫林父會吳則似魯衛交吳而不見其爲霸令春秋所謂微而顯也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左傳楚人討陳叛故曰令尹子辛實侵欲焉殺之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公至自會

左傳戚會吳且命諸侯戍陳也時穆叔又以四年邾莒伐鄆魯不能救恐致譴責故又使鄆大大聽命于會

春秋傳註 卷之三

三

冬戍陳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左傳宋樂轡與華弱相狎戲以弓楛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楛于朝難以勝矣遂逐之觀左傳所載轡弱之狎戲孔張之愚駭崔慶之淫頑其餘恣且

暴虐諸事亦知世卿世位之將廢矣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鄆

左傳鄆恃賂也杜註鄆有貢賦之賂在魯故恃之

叔孫豹如邾

左傳聘且修平也

季孫宿如晉

晉人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亡鄆季孫宿以代父爲卿如晉且聽命受罪以畢其事按鄆之愚弱不足道矣

春秋傳註

卷之三

齊

而魯徒欲役之晉但知霸王之尊可以虛言責魯而皆不肯出一旅之師以存其社稷救災恤患之謂何甲顏哉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齊虎視萊久矣卒滅之

七年春邾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邾不從乃免牲

左傳孟獻子曰吾今而後知有卜筮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所謂郊不過分也

小邾子來朝

城費

費季氏邑也杜云南遺假事難而城之所以強私而

弱公也

秋季孫宿如衛

左傳報元年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八月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

春秋傳註

卷之三

齊

鄆

杜註鄆鄭地左傳救陳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杜註鄆鄭地左傳鄭僖公將會于鄆子駟相不禮焉

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邾子駟使賊夜殺公而以

瘡疾赴于諸侯按書鄭伯如會丙戌卒于鄆足矣而

書未見諸侯何其意之迂辭之衍乎蓋書此以見鄭

伯卒之必有故也非瘡也令人疑而考之也

陳侯逃歸

左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在

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傳朝且聽朝聘之數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邱

左傳命朝聘之數也毛氏傳曰晉悼不敢以朝聘之數使諸侯親聽命故各國皆以大夫雖公尙在晉不

春秋傳註

卷之三

三

與而以季氏惟鄭伯來獻蔡捷親之朝聘之數未載考昭公三年鄭子太叔云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與昭十三年傳所稱天子之制歲聘志業間朝講禮者朝聘爲減再朝而會再會而盟者會盟爲無時蓋卽申此命也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左傳疆郕田也杜註莒滅郕魯侵其西界故伐魯東鄙以正其封疆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傳討侵蔡也子駟從楚

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災

夏季孫宿如晉

左傳報士匄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穆姜以淫罪遷于東宮而死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春秋傳註

卷之三

三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杜註戲鄭地左傳諸侯伐鄭分軍其門修械具餼歸

老疾于虎牢以示必下鄭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圍之

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

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

逆楚于我未病楚不能矣乃許盟鐵壺氏曰桓文會

盟侵伐小國皆不與晉自厲悼以後會者滋多霸者

之德衰中夏之力屈皆可見矣

楚子伐鄭

左傳子駟及楚平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杜註柤楚地會吳使吳乘楚後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杜註偃陽姁姓按晉自主霸以來未嘗滅國此蓋楚之與國也左傳滅之以封宋向戌戊辭乃與宋君毛氏傳曰宋與楚鄭惡予宋所以辱楚鄭也宋甫受偃陽而楚子囊卽與鄭子耳同伐宋謂宋受晉與伐宋所以報晉也

春秋傳註

卷之三

美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禮世子未命則以皮帛繼子男故祖會以前齊世子列小邾子下傳稱此會齊世子光先至于師盟玉佳之故敘滕上

冬盜殺鄭公子騂公子發公孫輒

尉止等微者殺執政之卿故稱盜

戊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左傳諸侯之師皆戊虎牢不言者承上文會伐鄭也又傳謂虎牢已非鄭地書鄭虎牢言鄭服則歸之鄭也其義迂非也方戊虎牢以逼鄭乃探其心而及後日之歸鄭哉且歸鄭未有見文也蓋虎牢本鄭地故二年城虎牢不必言鄭此時已城于晉故繫之鄭以見其原爲鄭也猶彭城本宋地故成十八年楚入魚石于彭城不必言宋至襄元年諸侯圍彭城則繫之宋以見其雖披于楚而原爲宋地也時鄭及晉平諸侯之師欲還楚救至鄭又與楚盟晉還楚亦還左傳所謂一駕也

春秋傳註

卷之三

美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魯爲侯國亞于公故舊雖三卿而止二軍所以省賦而惜民也今季氏乘襄公幼少無知欲分公室故作三軍而三家盟詛以成之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一軍使其軍之人力役邑稅則盡入于己叔氏一軍臣其子弟之力役邑稅父兄之力役邑稅則歸公是取其半也孟氏一軍又僅取子弟之半是取四分

之一也蓋孟獻子頗賢穆叔次之季武子最爲狠忍故分公室者有輕重而季氏亦必以已爲正卿費繁故取多仲氏次之孟氏又次之故以爲盟也

夏四月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左傳鄭合諸大夫謀曰晉楚雖並強而晉合十二國諸侯之師則楚弱于晉矣特恨楚來晉不卽救我耳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爲我致死楚弗能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從之盟楚師至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晉

春秋傳註

卷之三

卒

乃固與晉乃使疆場之司惡于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

左傳四月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鄆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於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二駕也

楚子鄭伯伐宋

左傳楚子將伐鄭鄭伯逆之乃從伐宋此似鄭渝盟而非渝者蓋原謀此以謝楚而非背晉也毛氏傳曰楚在鄭意量中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杜註蕭魚鄭地左傳九月諸侯之師復至鄭人使良霄如楚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緩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鄭

春秋傳註

卷之三

卒

乃盟從晉晉赦鄭囚納斥侯禁侵掠而楚亦自是無意爭鄭矣故曰三駕而楚不能爭也按傳楚執鄭使而不能救在前鄭晉互盟在後而經書執良霄在後者蓋會蕭魚後而始來告也後楚謂執之無益徒使固于晉歸之

冬秦人伐晉

左傳曰救鄭然鞭長不及馬腹矣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郕

據十四年傳莒從晉會盟而潛通楚使故比年伐魯

蓋小國而奸詭抗逆者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左傳聘且拜伐鄭之師

秋九月吳子乘卒

吳始討魯也左傳魯臨于周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楚聊一侵宋謂報晉之服鄭也而鄭則置不問焉于

是晉楚爭鄭之事一結

公如晉

左傳朝且拜士魴之辱也

春秋傳註

卷之三

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邾

杜註邾小國名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按楚自莊王以後皆來赴書卒而獨不書葬豈魯使

大夫會他國葬卽遠地之秦亦書葬而獨不會楚乎

公且朝楚而獨不使大夫會葬乎蓋必以吳楚僭王

不可書于經故雖往會葬而經削之也

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句齊人宋人

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杜註向鄭地鐵壺氏曰晉士句鄭公孫蠆以名見而齊宋衛稱人以是知成公以後稱人者非卿也鄭伯也曹薛杞亦伯也鄭卿以名見而諸小國之臣終春秋無以名見者以是知舊史以勢之強弱爲詳畧也君行卿從宿使卿爲介蓋隱然以國君自爲矣三桓不相下故叔老辱焉其後昭公出晉荀躒謂意如曰子姑歸祭季氏至王邕而入先君之廟其所由來者漸矣使舉上客當日載書未必並及叔老也季氏自

春秋傳註

卷之三

三

悅其事而書于魯史經若削焉則其恃亂無君之迹隱矣按以強弱爲輕重非獨魯史也蓋霸王之令卽然如薛伯杞伯每會列于莒子邾子下是也

二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左傳報十一年秦之伐也晉軍帥不和而還秦晉構兵于此終焉鐵壺氏曰會盟序列以霸者之意爲先後而史從載書未可以彼而例此也卽如十年春會相齊世子光後列至秋而先滕薛小邾矣十一年伐

鄭則又先邾莒矣此役宋大夫先衛卿十六年伐許宋大夫又後衛卿矣左氏以大夫不宜先卿而有濟之說誤也

己未衛侯出奔齊

左傳衛孫林父將攻獻公公出奔齊孫林父甯殖立公孫剽以聽命于諸侯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左傳吳要擊敗之

冬季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薑莒人

春秋傳註

卷之三

齊

邾人于戚

晉悼問衛故于中行偃偃勸之定衛新君遂使孫林父與諸國大夫並列于會保姦長亂前盟之謂何偃卽孫林父也與羊謀羞得乎晉悼不耄而耄及之矣何以長年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

劉

孔疏云劉魯地

劉夏逆王后于齊

左傳前十二年靈王求昏于齊齊侯許昏王使陰里

結之十四年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至是遂逆后焉禮逆后必上卿行事而以公一人監之今但言逆后而不書公來似無監者據傳云官師從王公逆王后于齊則已有監公矣其不書者天子娶齊侯女必使同姓諸侯命迎之前桓王娶紀女使魯王昏故祭公至魯受魯命以行書祭公來書遂逆今不知何國主昏但使迎者至魯一告而單靖公不來其不書公來以是也若劉夏卽劉定公而傳曰官師者想此時尙爲士而未爲卿大夫也故傳曰官師逆后而卿不行非禮也十四年稱劉定公從後稱記之也傳文多

春秋傳註

卷之三

齊

此不然定諡也生卽有諡乎按此天子之大夫稱名士亦可稱名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左傳范宣子假羽毛于齊而弗歸齊人始貳故伐魯

杜註遇魯地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左傳晉平卽位欲繼霸業爲會而齊侯有異志不至使其大夫高厚來及宴歌詩又不類晉使諸大夫盟之高厚逃歸諸大夫乃自相盟執莒邾以其背盟侵我也鐵壺氏曰首止葵邱之會盟再書地此不再書以盟之月卽會之月不如首止葵邱之異時異月故不再書也執言以歸者久而後釋也不書以歸旋釋也

齊侯伐我北鄙

春秋傳註

卷之三

宋

毛氏傳曰公未歸而卽見伐此與晉爭我也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據左傳許男請遷于晉以叛楚晉召諸侯將遷之許

大夫不可晉侯乃請諸侯各歸國而惟留其師伐許

乃鄭伯聞伐許以爲可報許訟于楚之怨而請親往

故先鄭伯而次荀偃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左傳聘且言齊故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

宋人伐陳

傳無其故蓋陳服楚者也伐之以報十二年楚之侵宋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據左傳孫蒯田敗曹人汲器曹人詢之衛卿石買乃爲之伐過矣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春秋傳註

卷之三

宋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左傳圍臧武仲魯師逆武仲齊乃還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左傳華臣暴其宗室宋公欲逐之懼而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

左傳助齊也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左傳以伐曹也來使見執故稱行人孫蒯爲介亦執

不書非正卿也

秋齊師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左傳晉荀偃與諸侯會于魯濟同伐齊至平陰齊侯畏其衆師夜遁晉侯及諸侯從之晉魯攻險各下之遂圍其四郭門于門齊侯將走郵棠太子抽劍斷鞅乃止于是東侵及濰南及沂晉人討貳魯恨屢伐同心圍之故書同

曹伯負芻卒于師

春秋傳註

卷之三

癸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請楚師楚公子午不許楚子強之北伐不利乃還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杜註祝柯齊地因前同圍文故統言諸侯

晉人執邾子

晉執邾子以後十七年邾又伐我故晉又執之

取邾田自漑水

左傳晉令邾還所侵魯田以漑爲界

季孫宿如晉

左傳曰拜師也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左傳晉令也以未卒事于齊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左傳禮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左傳靈公徙太子光于東立庶子牙爲太子高厚傅

春秋傳註

卷之三

癸

之靈公病崔杼迎光卽位殺高厚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左傳子孔之爲政也專鄭人討其罪殺之使子展當

國子西聽政子產爲卿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郭

左傳懼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句于柯

杜註柯衛地左傳齊及晉平盟于大隧魯懼故穆叔

會范宣子以自固焉

城武城

左傳亦爲齊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杜註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祝柯以和解之而二國復自結其好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秋公至自會

左傳齊成故也

仲孫速帥師伐邾

邾有屢伐之怨然既盟而又報伐則非矣

春秋傳註

卷之三

三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公子燮欲以蔡事晉蔡人以其違衆殺之其母弟出奔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左傳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偏愬諸楚曰與蔡公

子燮同謀楚人以爲討黃奔楚自理

叔老如齊

杜註通齊好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左傳報十五年前戌之聘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傳拜師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間邱來奔

左傳邾庶其叛其君以其二邑來奔魯受之遂多盜

杜註以邑出爲叛以邑歸我曰來奔按小國之大夫不名而來奔名所謂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彌彰也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春秋傳註

卷之三

三

欒黶娶于士句句子鞅以十四年伐秦之役黶逐鞅奔蔡怨之黶卒妻欒祁與其老州賓通懼盈討愬諸

句曰盈將爲亂鞅爲之徵句使盈城著遂逐之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左傳錮欒氏也欒氏逆臣之後無可憐惜但范氏以

大夫逐大夫而屢使其君召諸國奔走以錮之政出

大夫其愼如此公羊傳曰是年十有一月孔子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

左傳復錮欒氏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左傳觀起有寵于令尹追舒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乃殺追舒而轅觀起利祿之禍人如此而人如以蠅趨羶何也又按當時楚雖偏于吳而政

春秋傳註

卷之三

三

權不失晉則諸卿擅權渺無君矣此楚所以久延與七國同亡而晉遂爲三家所分也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乙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

杜註庶其之黨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左傳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于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楚人殺之二慶據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二

慶築城以拒君陳人亂殺二慶楚人乃納公子黃而還按陳侯不在陳二慶稱國以殺若君之問其罪者以陳侯原討之而國人應之也又按文九年晉欒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賁達云箕鄭父稱及非作亂首謀此書及或亦虎首而寅從之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鐵壺氏曰衛元咺稱復歸者意在歸也宋魚石晉欒盈鄭良宵稱復入者將入而爲亂也入于曲沃者既敗而入其私邑也良宵稱自許者許鄭世讐必陰助爲亂故鄭人赴告及之也齊則顯然伐晉以助欒氏

春秋傳註

卷之三

三

故晉人告伐而于欒之入轉不言其自齊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杜註雍榆晉地

己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臧武仲佐季武子廢長公鉏而立悼子而孟莊子素惡武仲及莊子葬孟氏公鉏共讐武仲告武子曰臧氏將爲亂逐之

晉人殺欒盈

假晉侯命以師克之而書晉人以國亂無政而相殺也非以國法也左傳曰不言大夫自外也

齊侯襲莒

左傳還自晉而襲之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仲孫羯帥師侵齊

左傳爲其伐晉也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春秋傳註

卷之三

齒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傳將以伐齊水不克杜註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

爲衛邑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左傳救齊也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左傳討慶氏之黨也

叔孫豹如京師

毛氏傳曰前年穀洛鬪毀王城齊叛晉欲求媚于天

子而城之魯遣使聘且賀城焉

大饑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左傳報我也

夏五月己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左傳齊莊公淫于崔杼之妻棠姜杼弑之立景公按

齊莊志雪先恥伐衛伐晉登大行封少水可爲桓武

春秋傳註

卷之三

圭

且能養士其亡也爲之死者甚多且有棄官僕賃于

野以服其喪如申鮮虞者而盧蒲癸王何爲之報讐

盡殺崔慶之家而但以淫遂敗甚矣淫之惡大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傳濟泮伐齊齊人以莊公說納賂求成許之則是

報伐非爲其弑君也故經削而不書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左傳前年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

人怨之故入陳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邱公至自會

左傳齊成故也卽會夷儀之諸侯也杜註重邱齊地衛侯入于夷儀

毛氏傳曰前十三年衛侯衍出奔齊齊侯寄之于邾曰寄公今晉侯愍其久寄于外使衛分一邑以居之鐵壺氏曰衛有二君而入不名異于鄭突之入櫟何也著其正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左傳舒鳩叛楚屬吳楚滅之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春秋傳註 卷之三

左傳伐之以結成也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攻門曰門左傳吳子諸樊伐楚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射之卒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左傳初衛甯殖與孫林父逐獻公殖將死召其子喜曰吾得罪于君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若能復入則掩之矣喜諾及獻公入夷儀使同母弟子鮮謂喜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時孫林

父在戚其子嘉聘于齊襄居守喜伐孫氏襄死喜乃

弑君剽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左傳以戚如晉

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左傳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成戚之東鄙茅氏衛人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晉乃聘魯召公及諸侯將以討衛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春秋傳註 卷之三

三

左傳討衛疆戚田也澶淵必近戚之地鐵壺氏曰此役晉卿不行諸國會者非卿故良霄獨以名見也魯乃使君辱焉則季氏之不臣也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與殺申生同文事亦宜同也

晉人執衛甯喜

爲貪孫氏之田而執喜非討其弑君也晉霸傾矣杜註曰甯喜執于會晉歸而始告諸侯故書于秋按左傳晉並執衛侯齊鄭請之乃許歸不應如此大事經不書也豈傳誤耶若曰諱晉爲臣執君則外無諱例

也若曰削削之義為何姑闕之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左傳許男以十六年晉伐許鄭伯自行恚之如楚請伐鄭而卒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左傳乃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乃不禦寇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景公嗣位也

春秋傳註

卷之三

三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左傳宋向戌請合晉楚及諸侯之好以弭兵皆會于宋

衛殺其大夫甯喜

左傳喜專公孫免餘請殺之公許之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鱄卽子鮮也以衛侯殺喜失信出奔公止之不可所謂好信不好學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傳載楚人先歆而經書會先晉者不使楚得和乎晉

也豹不書氏承上文也鐵壺氏曰是會晉趙武楚屈建在焉而魯使亞卿往何也宿至是威權已固隱然以國君自爲凡役無身親者矣至昭公之世復再入晉者公不見納故宿親之蓋自結于霸國以傾其君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

左傳討甯氏之黨也

春秋傳註

卷之三

三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告晉將朝楚也以宋之會約晉楚之從交相見也謂從晉者亦朝楚從楚者亦朝晉也桓文之霸猶假尊周以爲名也至是則漠不言周而南北分峙如後之南北朝矣王迹之熄愈甚矣向戌之弭兵子罕責以天生五材兵不可去謂其以誣道蔽諸侯未足盡其失也

冬齊慶封來奔

左傳齊崔杼娶棠姜攜棠公之孤棠無咎與弟東郭偃同相崔氏生明立之廢前妻子成成請老于崔邑偃無咎沮勿與成及母弟彊怒告慶封殺偃無咎于崔氏之朝杼怒出見慶封封曰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嫫帥師攻崔氏殺成彊而盡俘其家棠姜縊復命杼御而歸則無歸矣杼乃縊嫫勸封反亡人盧蒲癸王何封子舍代父政寵何癸通于欒高陳鮑乘封出田介慶氏之甲擊殺舍封歸來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春秋傳註 卷之三

全

乙未楚子昭卒

公羊疏曰甲寅乙未相去四十二日蓋閏月也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毛氏傳曰正月在楚左氏曰釋不朝正于廟也予謂諸侯無相送葬之禮公與陳侯鄭伯許男皆送楚康之葬于楚西門外其諸大夫皆送至于墓無禮甚矣宋向戌倡宋之盟及朝楚蒞盟而聞喪而返曾穆叔從公而見不及此然且天王之喪相距無幾日而諸侯絕無問者堂堂宗國乃相率朝楚而爲之執紼王安在此春秋所最惡而不忍言者故成公朝晉亦

送晉葬亦朝正在晉而經但書如晉至自晉尙不書在晉而此則特書所在以重別之令人上考而感歎焉

夏五月公至自楚

左傳公還至方城聞季孫宿取于自益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季氏愈不臣矣

庚午衛侯衍卒

閏弑吳子餘祭

左傳吳伐越獲俘焉以爲閭使守舟吳子觀舟閭弑之

春秋傳註 卷之三

全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晉平公杞出城杞亦宜然合諸侯以城之則非矣諸侯當恤宗周之闕而屏夏肄乎

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傳拜城杞也

杞子來盟

范註曰杞復稱子蓋時王所黜

吳子使札來聘

吳子被弑在五月後札聘亦卽在其後而傳有觀周

樂事豈以季子之賢有君喪而聽樂者蓋吳子餘祭之弑以赴之時書也而札之聘以至之時書也季子之出在前必先至霸王之晉與鄭衛矣而至魯適在吳子被弑之時赴音雖已有時日而赴實未至魯也季札未知君喪聽樂無妨也傳曰聘通嗣君杜註曰餘祭嗣立則亦以爲餘祭生前使之矣傳載從魯之齊而檀弓言札自齊返則至晉衛鄭在魯前矣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左傳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子尾子雅放之范

春秋傳註

卷之三

三

註南燕姬姓在鄭衛之間北燕姬姓在晉地

冬仲孫羯如晉

左傳報士鞅之聘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左傳薳罷卽位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子產所謂子禍也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公穀傳曰宋災伯姬存焉有司請出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逮乎火而卒

天王殺其弟佖夫王子瑕奔晉

左傳王子瑕謀立景王弟佖夫而自爲亂佖夫不知

也周大夫尹言多等殺佖夫王子瑕奔晉然經書曰

天王殺其弟則尹言多等之殺必景王知之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左傳伯有汰虐嗜酒以亡

冬十月葬蔡景公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

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春秋傳註

卷之三

三

鐵壺氏曰書人會者非卿也是時蔡世子般弑父不

言宋災故則疑于欲討蔡亂而不能也故別白書之

以責諸侯之不討亂也會盟未有書其故者書故惟

此與稷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左傳公薨立胡國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

月癸巳卒毀也乃立敬歸之姊齊婦之子是爲昭公

鐵壺氏曰傳稱子野以毀卒而不知其爲故也春秋

之文辨果以毀卒則書子野卒于喪次般惡見弑之迹不益顯然乎其文一施之是使故與毀無以別也季孫之取不也公歸自楚而不敢入矣瑕釁既開故戕嗣子立稚昧以固其威權不然君方在殯國無變故而子次于季氏何爲者乎季氏陰弑而以毀告羣臣不敢詰國人不能知猶鄭髡頑見弑而以瘞赴也故經卒而不地與般惡無異文以見其爲弑也子般之卒也閔爲之變而不書卽位矣乃昭公卽位何也有隱而不行卽位之禮者變也有隱而不能不行卽位之禮者尤變也季氏旣以毀告則雖不行卽位之禮而不得矣

春秋傳註 卷之三

信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會葬奔喪諸侯親往此事天子之禮而滕邾行之魯受之乃知亂臣賊子不惟強大弱小皆然可歎也鐵壺氏曰哀昭而後魯益微矣滕邾乃來會葬奔喪者蓋三家自比小侯以交滕邾滕邾之來亦以自儆于三家而思結好也昭元年晉趙孟卒鄭伯往弔蓋是時列國邦交皆如此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左傳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與旣立展與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展與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則作亂者衆不知誰實操刃矣故書莒人是時去疾以齊出奔齊按國人攻莒子蓋展與與聞故傳探其意而曰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也若顯然因國人以攻莒子而弑之則當書曰莒展與弑其君矣

春秋傳註

卷之三

信

春秋傳註卷四

起昭公
盡哀公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

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號

左傳尋宋之盟也號鄭地

三月取鄆

乘莒亂也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春秋傳註

卷之四

左傳秦景公母弟鍼富埒于景懼選而奔則秦伯與

鍼俱有過矣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左傳毀車爲卒自此始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

左傳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齊納

之展輿以吳出奔吳前傳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輿

似去疾長者然而展輿已立爲世子又廢似展輿嫡

出者然則二人之後莒無優細也展輿與弑而立爲



君踰年歷八九月而奔不稱爵者杜註曰據傳纂弑

者與會諸侯則稱爵此未會故不稱也按會而稱爵

者鐵壺所謂已成君不能沒其實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麋卒楚公子比出奔晉

左傳楚子有疾楚子康王之子公子圍其親叔父也

入問疾繼而弑之自立以疾終赴于諸侯公子比亦

其親叔父也經隨書出奔則楚子之卒有故可見矣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春秋傳註

卷之四

杜註公即位也

夏叔弓如晉

左傳報韓起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公孫黑將爲亂子產數其應死之罪乃縊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左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使士文伯來辭曰非

伉儷也請君無辱乃還鐵壺氏曰襄公末年如楚歸

以季氏取下幾不敢入子野之卒又闇昧不明未必

非懼公之洩于晉而阻之已乃自往結好也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欵出奔齊

左傳燕簡公多嬖寵欲盡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諸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寵公懼奔齊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

春秋傳註

卷之四

三

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

毛氏傳曰楚子于弑立後假合諸侯以自固故爲申之會左傳稱使如晉求諸侯而晉許之又時鄭伯許男原如楚遂強留之以待會然齊晉魯衛曹邾燕秦諸國並無一與但其舊屬及夷蠻小國而已楚靈雖侈而實絀矣左傳徐子吳所出楚疑其貳故執之鐵壺氏曰春秋之初天王猶小有征伐至子突救衛以後則無聞焉自隱至僖凡會盟戰伐之大者皆諸侯主之是天子之微而諸侯之恣也自僖之末以至文宣則諸侯之怠而大夫之張也自宣之末以至襄昭

則大夫之恣而諸侯之微也自昭以至定哀則列國之衰而吳楚之橫也隱桓莊之世諸侯之特相盟交相伐者籍籍焉桓文既霸則咸自戢矣及定哀而特相盟交相伐者不異於春秋之初則霸統之既絕也齊桓既沒以及靈成景厲之間晉霸中衰則間之而私會盟私侵伐蓋紀散則衆亂也及其季也會于申而天下之諸侯搖于楚矣滅陳滅蔡伐吳誅齊慶封而天下之征伐侈于楚矣又其季也入郢敗齊伐魯伐陳遷蔡藩衛侯會于黃池而天下之會盟征伐侈于吳矣鄉非楚敗而吳暴亡吾不識其勢之所終極

春秋傳註

卷之四

四

也夫以天下諸侯之衆而不能支吳楚者非力弱也其紀散則勢衰耳定之四年會于召陵者十八國雖桓文所資以屈楚不若是之衆也方是時晉有六卿齊有陳氏魯有三桓宋衛陳鄭皆有強家各固其私不力公事故未見楚鋒而已渙然自離喪矣一國之紀散則無以率臣民霸者之紀散則無以屬諸侯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按會序徐子于滕頓諸國之上而稱爵終乃執之者蓋楚靈震嚇諸侯以爲吾所執者非細弱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毛氏傳曰楚效晉搜伐而以與會之鄭宋又去而不從故雖因申會而不書諸侯之師也左傳楚圖吳朱方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賴小國名

九月取鄆

左傳莒亂去疾立而不撫鄆鄆叛而來故曰取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傳曰卑公室也襄十一年增舊二軍爲三軍今以霸王賦重又舍去中軍之衆分屬上下二軍仍稱二

春秋傳註

卷之四

五

軍其賦稅又變前之三分公室者而四分之季氏擇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則魯公尺土一民莫之有矣故曰卑公室鐵壺氏曰傳載清之役季氏爲左師孟叔爲右師當是季氏爲一軍孟叔共一軍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左傳以爲貳于吳也

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左傳牟夷非卿而書重地也莒人愬于晉晉侯將止

公范獻子曰人朝而執之不可請歸之而以師討焉

胡傳曰春秋于三叛人雖賤特書其名懲不義也邑而書及者穀梁曰以大及小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左傳莒人來討敗之杜註蚡泉魯地

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越始見經楚通之也猶晉之通吳以憊楚也越稱人大夫常壽過也

春秋傳註

卷之四

六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

夏季孫宿如晉

毛氏傳曰晉將爲莒討魯而不果討因謝之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傳宋公逐之

秋九月大雩

楚遠罷帥師伐吳

冬叔弓如楚

左傳聘且弔爲吳所敗也

齊侯伐北燕

左傳謀納簡公也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毛氏傳曰及至燕而不能納燕乃求成盟于濡上經不書燕與齊平蒙上伐燕文也然不書齊與燕平而反曰與齊平以求盟自燕也

三月公如楚

左傳楚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召魯魯往

叔孫舍如齊蒞盟

春秋傳註

卷之四

七

正義曰魯與齊隣公適適楚慮其或來侵我遣使與之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左傳陳哀公元妃生太子偃師次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留有寵哀公屬諸司徒招及公子過公有

廢疾招過殺偃師而立留哀公憂恚自縊鐵壺氏曰所殺世子也故不與兩下相殺等然不書弑者陳侯未卒世子又不等於君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叔弓如晉

左傳賀虢祁宮成也史趙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左傳陳干徵師討哀公喪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出奔鐵壺氏曰其

春秋傳註

卷之四

八

不曰陳留何也奔而以名係國則與鄭忽曹羈相混疑于世子偃師既死羣公子爭立而留爲世子之母弟矣惟稱公子然後知其爲招所欲立以代世子者而懼楚以奔也

秋蒐于紅

杜註紅魯地左傳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李于鱗曰此三家旣分公室假軍禮以數軍實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左傳公子招歸罪于過而殺之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

招謝罪于過故得放而又殺其黨孔奐

葬陳哀公

左傳興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杜註時楚靈滅陳爲縣在陳故往會之非行會禮也

許遷于夷

左傳邑卽城父

夏四月陳災

春秋傳註

卷之四

九

毛氏傳曰陳旣爲縣無稱縣以記災之例莊二十年齊大災襄九年宋災二十年宋又災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凡記外災皆以國未嘗以都邑也卽本國記災皆關宮社如御廩新宮雉門臺社之類並無及都邑者況災必有告此時陳旣不告而楚必無以縣災而來告者乃特書陳災分明以國與陳矣雖陳後幸復而此時已滅夫子于書滅陳之後連書葬陳哀公會楚子于陳及陳災蓋惡強楚傷衰霸閔神明之裔書一陳字而歎息之聲具焉若不告而書者以叔弓歸知之也

秋仲孫貜如齊

左傳孟僖子如齊殷聘杜註曰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故修盛聘以將之

冬築郎囿

卽地築苑也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

毛氏傳曰欒施字子旗高彊字子良同爲惠族皆嗜酒信內多怨強於陳鮑氏而惡之或告子旗與子良將攻陳鮑氏而陳鮑氏先之子良欲劫公而使之助

春秋傳註

卷之四

十

已反攻公虎門公徒出戰敗之欒高皆來奔彊不書非卿也按齊有欒氏高氏以齊惠公子有子欒子高而欒施與高彊皆就祖字而分之爲氏故子旗之父字雅子良之父字尾皆惠族有名子雅之卒晏嬰歎曰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公羊但知晉有欒氏而不知齊亦有之改經齊字爲晉字何也況此一奔正齊陳興廢一大關也是時陳鮑分二氏之室陳桓子用晏子言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且公族衰桓子乃召高氏所逐子山子商子周欒氏所逐子城子公公孫捷皆反其邑

益其祿厚給其衣履幃幄器用凡公子孫之無祿者私與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而民心歸之陳氏至是益大矣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左傳季氏伐莒取郚而用俘以祭毫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按叔弓間于季孟之間而伐莒蓋以會葬晉平不敢使散卿往故叔孫舍如晉而弓代將也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春秋傳註

卷之四

十一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初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毛氏傳曰春秋國君死與被弑無不書名間有不書如宣十八年邾人戕鄆子于鄆事荒謬而無確人因畧其文比之夷蠻相殺如楚子誘戎蠻子殺之之例而其他諸國則無分大小無不書名者是蔡侯之必書般所固然也祇楚子不名則似以尊蔡卑如宋公殺太子痤晉侯殺世子申生類非敵體之例而敵體

相殺列國無有因特爲創例亦加殺之者以名誅楚靈之惡也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

前不言大此書大者前重數車徒未盡蒐之制至此乃盡其制故自稱大也接夫人歸氏薨書之并著三家不忌君之逆也按春秋四公無嫡夫人薨葬閔未娶也襄定哀蓋皆卒于春秋之後也惲臯聞曰唐慎微證類本草載魯定公母服五加皮酒致不死亦襄夫人長年之一證也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祿禚

春秋傳註

卷之四

十二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慙

左傳晉謀救蔡而不能也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左傳公葬生母不感晉送葬者歸告之叔向曰國不廢蒐不忌君也君無憾咨不顧親也殆其失國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左傳用隱太子于岡山楚靈無道極矣滅蔡爲縣以其弟棄疾爲蔡公疏曰君死而國被圍未能以禮卽位故稱世子

十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此齊又納北燕伯欵也陽左傳作唐今中山唐縣是也鐵壺氏曰或謂衛侯朔入衛不言納緣顧子不言奔奔又言納爲內不受之辭非也顧子之納苟爲內不受則不當書世子況北燕伯國其所自有者乎書納某于某地者難辭也言拒于強臣逆子而不得遽返其國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宋元公卽位也

春秋傳註 卷之四

三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傳取鄭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左傳或譖成熊于楚子成熊知之懷寵而不行遂及於殺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愁出奔齊

左傳季平子立不禮于費宰南蒯南蒯謂公子愁吾

出季氏而歸其室于公子代其位我以費爲公臣愁許之南蒯語叔仲小叔仲小構叔孫昭子于季孫令昭子自貶其三命昭子將與季孫訟季孫懼而歸罪于小小乃與蒯與公子愁共謀季氏會公如晉愁告公而從之公至河返遣愁如晉至是蒯以費叛如齊愁還及郊聞之遂奔齊

楚子伐徐

左傳楚靈狩于州來使五大夫圍徐以懼吳而次于乾谿以爲之援

晉伐鮮虞

春秋傳註 卷之四

古

左傳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于鮮虞遂入晉陽滅肥國俘肥子旣而伐鮮虞又勝之杜註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左傳叔弓圍費爲費人所敗後十四年南氏家臣叛之蒯乃奔齊而費復歸然經但書愁奔圍費而餘俱削者見三家分披爲私室漸微之兆至其師敗其邑復皆季氏家事聖人不爲小人謀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於乾谿

鐵壺氏曰舊說皆謂比無弑心故書歸以明其非弑

非也書歸而不書入易辭耳既加以弑書歸何足以見其非弑乎謀國者棄疾以計殺虔者亦棄疾而歸獄于比何也倡亂謀弑者實比非棄疾也使比之歸本無弑心而爲棄疾所脅則當書楚公子棄疾弑其君虔于乾谿立公子比不宜釋棄疾而歸獄于比也蓋觀從假以棄疾之命召比比順其謀而來晉人皆知其歸圖君位及郊知棄疾實不與謀又與觀從盟而入襲蔡是其處心積慮成乎弑也棄疾方食見比而逃是本無亂謀而後乃爲比所脅也非棄疾則入楚弑虔之事不成非比來迫則棄疾之亂謀不生安

春秋傳註

卷之四

五

得不歸獄于比哉弑君未有言其地者曰于乾谿蒙上楚子伐徐之文也左傳觀從以父起爲楚所轅與故蔡大夫聲子之子朝吳謀假蔡公棄疾之命召公子比公子黑肱及郊與之盟入襲蔡蔡公驚辟觀從使二子坎用牲加書而速行乃循蔡衆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已盟而遣之將帥師而從之朝吳又問蔡衆所欲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盟于鄧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及謀亂之徒如楚殺靈王公子比爲王黑肱爲令尹棄疾爲司馬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告之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潰楚靈縊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左傳楚國不知靈王之縊也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又使走告比與黑肱曰王至矣國人殺司馬將來矣君可早自圖也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卽位鐵壺氏口兩下相殺不志于春秋此其目棄疾者義係于稱名也以是爲公子之相殺而非討賊也使書楚人殺比則棄疾之奸心隱矣卽于比去公子亦疑于棄疾得討賊之義矣愚按公子棄疾與公子比所弑之君乃兄弟也而公子棄疾又起而殺

春秋傳註

卷之四

六

所立之公子比則殺之而奪其位明矣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邱八月甲戌同盟于平邱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

毛氏傳曰晉成虓祁官諸侯朝而歸者多二心乃用叔向謀大會諸侯而假兵力以脅之則無道之甚晉自此不復會諸侯矣劉子王朝卿士劉獻公也因微王國威而請以來會且又會吳子于良將藉强大之勢而吳辭不至旣而尋盟忽治兵建而不施已又施之諸侯皆驚乃以我伐莒取鄭之故莒人愬于會晉

侯遂不許公與盟既而又執季孫意如以歸又越月公乃歸魯按宣七年黑壤之盟公至而晉侯亦不與盟然而經不書同盟不書不與盟以爲國諱而此獨備書而不諱者杜氏以爲此由莒愬原非國惡故不必諱而不知用莒人以祭陰社惡之大者也晉伯將絕其惡已稔而魯惡至此而抑進焉夫兩惡則諱何得矣杜註平邱衛地按平邱之會子太叔以幄幕四十張行大國不知更多若干節之會吳曰宋百牢我魯牢晉大夫過十造想當時會盟宴享所謂行先王之禮樂者其輿馬僕從之費牲牢幣帛之靡繹絡載

春秋傳注

卷之四

二

道用如泥沙子窮黎何以供億而況至于侵伐魯賦吳八百乘邾六百乘當昭十年鄭子皮如晉葬平公將以見新君之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而以喪不見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夫玉帛之車每兩用十人兵車則當百人八百乘爲八萬人六百乘爲六萬人微弱之魯最爾之邾動出數萬人且一年而數役方散而又召民之糜爛極矣封建之禍至此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蔡陳之歸承上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之文也棄疾殺

比而自立故復封已滅之國以鳴恩也不言自楚者楚貪利滅之則滅之楚假名復之則復之皆無道而非法也故不言自楚也世子有之子廬太子偃師之子吳不惟未成君並未嘗立之爲子而遽稱曰侯若其自有之者以爲義在則然楚平不得借以鳴恩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必蔡侯歸國乃赴葬而魯使人會之

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以執其臣不便接其君也故辭之

吳滅州來

春秋傳注

卷之四

七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左傳意如舍族罪也蓋伐莒取郕雖三卿並將而實季氏專主之其貪抗不臣晉執之久而乃釋非不幸也故舍族

三月曹伯滕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其子郊公立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左傳郊公惡公子鐸而善公子意恢莒大夫蒲餘侯惡意恢殺之郊公奔齊鐸迎庚與於齊立之則當書莒人殺想脫人字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此記變也有事祭也武宮卽武世室成六年所立不祧之廟在五廟外故祭可專舉也毛氏傳曰去樂與宣八年去籥不同仲遂之死在祀外因祭畢聞訃故祇於明日繹賓稍去籥以示哀戚謂去籥舞而干戚之舞未去也非去樂也叔弓之死在祀內方籥舞將

春秋傳注

卷之四

九

入而蒞事者死則并樂而盡去之不止去籥也以目視其死而不忍樂也然樂雖去而禮事必終其重公祀如此穀梁於此曰去樂于仲遂之死亦曰去樂謂大夫死可臨祭告變則檀弓稱柳莊之死衛獻公使其當祭必告夫惟當祭必不告故論當祭必告也曾子問祭設簠簋而聞君與后夫人之喪如之何夫但云聞君后夫人喪則定無有聞卿大夫喪者是卿大夫喪在祭時必不敢聞告而況去樂與

夏蔡朝吳出奔鄭

左傳蔡朝吳在蔡楚費無極忌之搆蔡人使逐朝吳

徐中山曰朝吳復蔡者也故經不忍畧之也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冬公如晉

杜註平邱之會公不與盟意如見執今得免故往謝之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左傳齊侯伐徐取賂而還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霸害哉傷晉霸之衰也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春秋傳注

卷之四

十

夏公至自晉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左傳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

三辰有災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諫
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警蹇鼓鼗夫
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
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秋郊子來朝

時叔孫昭子問郊子官制仲尼年二十八見于郊子
而學之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左傳以其貳于楚也滅之

冬有星孛于大辰

春秋傳註

卷之四

三

左傳申須曰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宋衛陳鄭皆

火鄭裨竈亦云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左傳楚敗吳吳又敗楚故但書戰而不書勝負也杜

註長岸楚地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六月邾人入郕

左傳邾國君視稻邾人襲之入其國盡俘以去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楚遷之而以自遷爲文許願也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左傳邾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甯請宋公伐邾盡
歸邾俘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左傳許悼公瘞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是妄用
藥以殺其父矣故懼而出奔故經書弑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春秋傳註

卷之四

三

杜註莒恃晉而不事齊故

冬葬許慎公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甯自郕出奔宋

鐵壺氏曰奔未有言所自者此其言所自何蓋至是
而天下之大夫其有邑與民者皆自擅而不屬于公

也是年子產卒距子產幼時諫其父子國等侵蔡

有獲四十四年蓋卒時六十上下也孔子時年三十

一歲蘧伯玉辟孫甯弑君從近關出至此三十八年

是晏平仲子產蘧伯玉皆孔子父行而交之也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左傳縶者衛靈公同母兄也縶奪齊豹司寇與食邑而欲去北宮喜與褚師圃故三人皆欲殺縶曾宋公子朝仕衛與衛侯嫡母宣姜通不安因同作亂縶有事于蓋獲之門外豹伏甲殺之衛侯奔死烏旣而北宮喜反正伐齊氏滅之衛侯與喜盟彭水之上并盟國人而後入公子朝褚師圃奔晉殺宣姜書盜者豹奪官與邑亦微矣而賊殺君兄是盜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

左傳宋元公惡華向二族華亥向甯華定遂先爲亂

春秋傳註 卷之四

三

公攻之出奔當時宋齊晉魯諸大國皆世卿世祿紛

然叛亂封建之弊如此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杜註晉頃公卽位也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胡傳曰襄二十八年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戚不言衛南里繫宋何也戚其所食私邑也傳稱華氏入居廬門以南里叛宋城舊廬及桑林之門守之則南里

宋國城之里名也故係之宋以見其叛逆之甚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

左傳楚賈無極取貨于朱之叔父東國使國人去朱而立東國春秋之季晉楚失霸以至淪亡皆其臣瀆貨所致大學曰務財用者災害並至小人可近哉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以晉有新君往朝而晉以將伐鮮虞辭公使歸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春秋傳註 卷之四

四

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敗而出奔

大蒐于昌間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王室亂

昭十五年景王太子壽卒其次曰猛杜註謂之次正蓋太子壽之母弟或穆后姪娣之子也觀經書單子劉子以王猛晉人以師助之及猛卒而繼立者稱天王且閔馬父曰子朝奸景之命是必壽卒卽立猛矣

是正也又有庶子子朝長于猛左傳謂有寵于景王又謂子朝欲立之言亂又經書尹氏立王子朝王子朝奔楚可知爲不正也兩各有黨相爭殺五年而後定故曰王室亂毛氏傳曰春秋紀實事未有空撮其義者今叔鞅自京師來言王室事遂特書曰王室亂正義曰宗國之憂周也且子頤叔帶之變雖動兵戎而王朝子弟百官互殺衆戮未有紛亂之甚如此者誠哉亂也其事記之詳者以叔鞅往而後成周城成周魯皆與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春秋傳註

卷之四

三

此王室亂之事也左傳劉獻公之子益新繼獻公爲卿士與單穆公旗同輔子猛乘景王崩時見猛于喪次殺子朝之傅賓起而與羣王子盟于單氏及葬景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其黨羣王子欲取猛而殺單子單子乃逆悼王猛于莊宮殺羣王子之追已者以王如平時如圖車次于皇告急于晉其稱王者天子諸侯既葬皆稱君景王既葬則自宜稱王然不稱天王而且猶稱名則以天子七月葬茲雖葬而未及七月且以亂故未能行卽位之禮故稱名比之鄭忽

鄭突子野子般之例以未成君之禮處之其後仍稱王子不書崩而書卒皆以是也居者亦天子出奔之名與襄王出居鄭敬王居于狄泉例同鐵壺氏曰襄王書出越在鄭地也王猛居皇敬王居狄泉不書出畿內也王猛敬王皆單劉左右之而或書以或不書以何也以未踰年之子猶可言也以天王則未可訓也且王猛時尙未知誰爲當立者以出入者獨單劉耳敬王之立則晉人問于介衆而辭子朝名義顯著歸心者不獨單劉矣春秋之書微而顯此其凡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春秋傳註

卷之四

美

左傳劉子單子使王子處守王城盟百工于平宮鄆胙伐皇大敗獲鄆胙焚于王城之市旣而司徒隗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單子伐平之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納王于王城毛氏傳曰王之出入屢有勝敗其得直入王城者多藉晉功而經不書者不予晉也晉爲長伯當王室不靖自宜釋其位以勤王事剪滅亂災卽不然而搜伐習成亦當借共主之名以統率從事乃祇以無名大夫徵周郊戎卒以應掌故此則無君之甚者然猶不沒其善而于後之圖郊仍書晉人以表之按王城卽郊鄆武

王定九鼎于此周公營以爲都者其地在河南經後又書天王入子成周卽下都周公營以遷殷頑民者其地在洛陽自平王東遷歷十二王以至景王皆居王城未嘗居成周也惟敬王以子朝之亂其徒黨多踞王城徙居成周故經二十六年書入成周其地在王城東莢宏所謂東王大克是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左傳敬王卽位杜云王子猛母弟王子匄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春秋傳註 卷之四

毛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左傳邾人城翼道經武城武城人以不假道故伐而取之獲邾大夫三人邾子邲于晉晉人來討故叔孫昭子如晉晉人執之且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周制也有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去衆與兵而立于朝示以必死宣子始勿與令叔孫與子服各居一館使士伯聽其辭並執叔孫子服先使邾子歸館叔孫于箕舍子服昭伯于他邑羈之

一年毛氏曰晉之惡魯之辱極矣傳又載范鞅求貨于叔孫假請冠焉叔孫佯若不解以兩冠與之曰盡矣申豐以貨如晉祈免叔孫叔孫誘其貨匿之不使出吏人與叔孫居于箕者請其吠犬弗與及將歸殺而與食之其以禮自持不詘彊禦如此

晉人圍郊

左傳王使告問晉人還郊朝所據邑也書圍郊褒晉之功也書晉人貶晉使微者來也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悼公卒弟昭公申立

春秋傳註 卷之四

毛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

左傳庚與虐國人逐之齊人納郊公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

滅獲陳夏齧

左傳頓胡六小國從楚禦吳吳公子光犯胡沈與陳

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許蔡頓亦奔楚師大奔毛氏

傳曰國君死曰滅大夫生死皆曰獲如宣二年鄭人

獲華元爲生獲哀十一年獲齊國書爲死獲雞父杜

註楚地

天王居于狄泉

杜註敬王辟子朝也狄泉在成周

尹氏立王子朝

左傳敗劉單之師立王子朝于王城尹亦世卿不稱子者貶其惡也王子猶公子庶子之稱也

八月乙未地震

正義曰魯地震然左傳云子朝之黨南宮極震死則周亦同震也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左傳爲叔孫舍如晉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春秋傳註

卷之四

无

叔孫舍至自晉

不如意如之去氏者舍無罪也左傳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蹇待于門內曰余左頤而欬則殺之右頤而笑乃止及見士伯辭有禮遂受禮而歸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吳滅巢

胡傳巢楚人之附庸實邑之也左傳楚子爲舟師以畧吳疆吳踵之而邊人不備遂滅巢沈尹戌曰幾如

是而不及郢 是年晉侯使士景伯蒞問周故介衆皆言子朝曲乃辭其使子太叔相鄭伯如晉見范獻子曰王室之不甯晉之恥也獻子乃與宣子謀徵會諸侯期以明年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

左傳聘也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左傳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戊

春秋傳註

卷之四

三

人曰明年納王黃父卽黑壤

有鸛鵒來朝

毛氏傳曰鸛鵒不踰濟且穴鳥今來一異巢又一異左傳師已曰文武之世童謡有之曰鸛之鵒之公出

母之鸛鵒之羽公在外野鸛鵒之巢遠哉遥遥稠父喪勞宋父以驕稠昭公也宋定公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傳曰旱甚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毛氏傳曰他國君被逐日出奔我君被逐曰孫雖昭

公曰奔不闕被逐然君逐臣而不得而君反出國則君被逐矣此固昭公之童心乳臭然而季孫之逆仲叔二氏之黨罪無君第書事而義自見焉左傳季平子庶叔父季公鳥之妻有淫行惡公若與公思展申夜姑之相其室譖于季平子平子使公之拘展與夜姑殺之季邠之鷄鬪季氏介其鷄邠氏以金爲距平子怒侵邠氏地以益居且責之臧昭伯之從弟會爲盜于臧氏而逃于季氏臧氏之老就季氏拘會而季氏反執之會將禘襄公習萬者不之公而之季氏衆惡之公若乃告之公子務人謀去季氏公始難之告

春秋傳註

卷之四

三

臧孫未許也邠孫力勸之以告子家駒子家子曰不可公室失民數世矣讒人以君僥倖事不克而君受之且政在未可圖也公不聽值叔孫昭子如闕公居于長府伐季氏殺公之于門平子登臺而請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許之政之所在衆用命焉日將暝而奸慝作事去矣邠孫曰必殺之公使邠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言于衆曰季氏之有無于我就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日然則救諸帥徒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執邠昭伯殺之

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君止諸臣叔公而負罪以去君無與也意如不敢不改也公曰予不忍也乃與臧孫如墓謀遂行次于陽州范訢曰陽州齊境上之地

齊侯唁公于野井

左傳齊景公將唁公于平陰公乃就野井曾之臧昭伯率從者以盟曰明罪有無繼繼從公無通内外子家子曰如此則吾不可盟吾方欲負罪去公通内外以使公速入而以爲有罪且勿通内外吾何敢盟范註野井齊地

春秋傳註

卷之四

三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左傳叔孫昭子自闕歸平子稽顙日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鐫歸旣而平子有異志昭子大悲齋于其寢使祝宗所死七日無疾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按公之出也原非季氏逐公苟幡然迎入或公自歸而季氏引罪服事皆可相安而終于乾侯者非天也人也以從亡者之

必不願公歸也從亡者計滅季氏則必無計而從公以歸則以首難圖季意季氏必不忘讐此所以持公于外爲護身符也公不忍于小人愚哉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左傳宋元公謀納公如晉未出宋而卒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左傳取魯鄆邑以居公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公圍成

春秋傳註

卷之四

三

左傳齊侯將納公命無取魯貨季氏貨梁邱據據沮之請先興師以卜之使師從公圍成經不書齊師者齊意未必爲公也不書孟季之師抗者圍成而不克知其抗逆也成孟氏邑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

左傳齊謀納公也嗟乎魯侯固庸愚而齊侯志納魯

君乃爲其佞臣所欺亦庸愚耳何濟哉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平王卒子昭王軫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左傳單襄與子朝師互有勝負晉知躒趙鞅帥師納

王克鞅入于成周盟于襄宮晉使成公般成周而還

毛氏傳曰不書晉師者尊王也且晉侯不在師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按僚者夷昧子也吳子壽夢生四子長諸樊次餘祭

次夷昧次季札諸樊相約必兄弟傳國以及季子夷

昧死季子不受乃立夷昧子而光自以爲諸樊之子

春秋傳註

卷之四

看

當立乃享王僚使鱄設諸置劍魚腹弑之

楚殺其大夫卻宛

左傳左尹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而爲左師費無極

右領鄢將師所惡無極譖于令尹子常命鄢將師攻

殺卻氏且薨之國人大謗子常乃殺費鄢盡滅其族

以悅于國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左傳令戍周宋衛固請納魯公范鞅取貨于季孫白

晉君以難復而止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杜註曰快邾卿名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書辱也左傳公以齊敬衰始謀至晉然當造于境使者通之俟晉命來逆而後入今違次晉地之乾侯則倨矣子家諫不聽晉乃辭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于甥舅其亦使逆君公乃復還境而後逆之

春秋傳註 卷之四

謹

夏四月丙戌鄭伯甯卒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甯卒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昭公如晉而返也齊侯使信之實謂之也左右無門庸君之取辱小人之自剝可鑒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乃不得已而又如晉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民逃其上曰潰公如晉必留公徒守鄆而鄆潰正義曰或季氏導之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穀梁曰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言前居鄆猶魯國中故不書公在今乾侯則在非所在矣故書在以存之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春秋傳註 卷之四

美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左傳晉定公初立將以師納公范鞅者季孫夙以貨賂之者也爲之言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鞅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躒訊之意如練冠麻衣跣行伏對待罪且曰若得從君而歸願也晉侯之意善矣奸臣不即從之出師而召季氏召之又不使之待罪公朝而先會之他所朋奸欺詐共作無君

經書此深誅之也杜註適厯晉地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左傳意如從荀躒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公曰諾衆曰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施及亡人將使歸葬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臣請復于寡君退謂意如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

春秋傳註

卷之四

三

者晉公不得歸按晉之唁公卽納公也乃書唁而不書納何也一歎晉君之爲奸臣所蔽而不剛果一傷晉君之庸愚而莫可救也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杜註不書邾史闕文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鬬

前二十五年傳叔孫昭子入鬬則魯地也

夏吳伐越

左傳吳始用師於越也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左傳王使如晉請城成周都之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令城成周于是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似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餼糧以令役于諸侯杜註國參子產之子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春秋傳註

卷之四

三

定公

元年

昭公之孫也立恭衍爲太子季孫意如于其薨時卽扶之卽位踰年數元豈非定禮而意如必不肯使昭公之子尙有國也與仲叔謀廢衍立昭之弟宋觀後至夏迎喪令叔孫戡子謂子家子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使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當日逐季氏惟公爲與謀未有公衍而並誣之意可見也是以一廢一立不能遽使定公柩前卽位而踰歲亦無由行改元禮然先君實薨於前年而次年無

仍以先君記年之例于是定公以六月從喪入卽位而追書正月爲元年聖人仍史文元年而削歲始之正月所以著意如之好惡專擅廢立而失正朔改元之禮也

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春王三月句以正月無事而三月有之故以春王三月起也三傳俱春王斷句三月又句則何以與他年之春王二月春王三月文同句異且春王二字無此文也左傳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裁宋仲幾不受功曰勝薛躬吾役也薛宰有辨晉人執仲幾城三旬畢

春秋傳註 卷之四

三

歸諸侯之成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

卽位不書日以非元月元日故書日以著意如之罪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九月大雩

立煬宮

毛氏傳曰煬公伯禽之子考公之弟也其宮祧久矣今忽別立以煬公繼兄而立季氏明立定之有前轍欲蓋其惡也

冬十月隕霜殺菽

酉月霜不宜降也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毛氏傳云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雙闕也天子諸侯以臺爲門築爲兩臺而架門其間謂之臺門又謂之闕以中闕然爲道也又稱觀稱象魏以懸法象使人觀其象魏巍然也胡氏襲公穀說謂雉門爲天子五門之一子家駒以設兩觀爲僭天子災而復作譏也按天子五門爲庫雉應路然諸侯亦有庫雉二門

春秋傳註 卷之四

早

明堂位云庫門天子之庫門雉門天子之應門言諸侯之庫雉卽天子之庫應非謂此天子之門諸侯不宜有也家語衛莊公返國釋祭于庫門之內史記魯煬公築茅闕門卽雉門也檀弓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是以禮器云天子諸侯有臺門此以高爲貴也郊特牲以臺門爲大夫僭諸侯未聞謂諸侯僭天子者公穀謬說也若子家駒言亦出自公羊他書無見者子家駒卽子家駒亦公羊變文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卽位朝晉也復故傳無文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

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

于召陵侵楚

春秋傳註

卷之四

聖

晉人假王命以伐楚故以劉子爲首卽劉文公也陳

侯未葬父故稱子左傳蔡昭侯有兩裘一獻于楚昭

王一自服唐成公有蕭爽馬楚令尹囊瓦欲得之止

兩君于楚三年必使獻而後歸之蔡侯如晉以其子

元與人決之子爲質而請伐楚至是荀寅求貨于蔡

侯弗得乃辭蔡侯故合王人并十八國之師而但書

侵楚言入楚地而遂已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左傳沈人不會召陵晉人使蔡伐之遂滅沈而執殺

其君毛氏傳日以歸者歸于會也殺之晉殺之也故

下復書盟以終會之事愚按滅國殺君舉矣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鼫

諸侯先會而後盟故前列諸侯之目此以諸侯二字

總之卽十八國不及劉子或先歸或尊王官不與盟

也但襄二十五年公會晉侯諸國于夷儀下云諸侯

同盟于重邱與今會盟相類而今書公及何也胡傳

謂公求爲此盟非也十八國而晉王之公安能求盟

哉或公欲固其位此盟亦有意焉故經探其意而書

公及乎

杞伯成卒于會

春秋傳註

卷之四

聖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卽劉文公蚤也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

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左傳蔡侯以晉無能為乃又出子乾並大夫之子為質于吳而請伐楚吳與師蔡侯唐侯從之大敗楚師于楚之柏舉囊瓦出奔書蔡侯以者王在蔡也吳稱爵者蔡爵則吳不可不爵也且是舉也討楚之猾夏誅囊瓦之貪義兵也故當以爵舉也

庚辰吳入郢

左傳吳從楚師五戰及郢入之楚昭奔隨初楚平娶太子建之妻生楚昭費無極譖建且言其傅伍奢共謀為叛執奢召其子尚并殺之少子伍員奔吳勸闔

春秋傳註

卷之四

四

廬伐楚至是入郢左傳曰吳以班處宮穀梁傳曰日入易無楚也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公羊傳曰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嗟乎世以復讐為快談或傳而過焉然楚仇虐淫克數百年晚而其臣貪欲無厭宜有此禍矣而吳為不仁故亡亦不旋踵焉書吳入郢者舉國之辭也所以用凶於楚而其家空虛越得直入之也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蔡以楚故屢動干戈魯閱其餒而饋粟義也

於越入吳

左傳吳在楚也謂乘間入之也越亦稱於越者正義曰夷言有此發聲也荒遠之辭也按鐵崖氏曰稱越從吳楚之告也稱於越以越告也舊史之文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惲臯聞曰世卿之弊閔僖以前未之有也惟齊有命卿高國始終于春秋而未嘗得齊政也操國之柄如二君始于晉之趙盾魯之季孫行父故文宣以後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然亦各國不同晉則以將中軍者

春秋傳註

卷之四

四

人為政生殺予奪皆由之其始趙氏卻氏中行氏范氏欒氏韓氏智氏魏氏遞主之卻滅欒亡而專於六卿范中行繼滅而存其四至趙魏韓共滅智氏則春秋以後之事矣齊之政自崔慶專之相繼以亡而陳氏得政高國位陳氏之上凡會盟聘問侵伐俱高國行之然無政柄也宋衛與鄭亦俱有世卿然亦不同衛之擅國者多驟亡孫甯是也鄭之政歸於七穆而惟罕氏世為冢卿子皮雖授子產政而子皮白為冢宰子皮卒子驥嗣以孺子而位子產之上子產卒子太叔為政子驥雖冢宰政不及焉宋之華樂魚向

皇靈皆宗卿也而右師爲政與晉相似惟魯獨異自季友有佐閔定僖之功繼之以行父厯相三君而政柄遂專於一家然其爲政之虛名尙與人共之也文六年行父見經其時爲政者藏文仲也至宣公篡位亦仲遂爲賊首而行父輔之者也至武子宿益專恣然其始爲政者叔孫豹也襄十二年宿欲作三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則豹之爲政可知又昭二十五年晉士鞅來聘叔孫昭子爲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輕其牢禮鞅怒可見專國之實在意如而爲政之虛名尙在舍也後世權臣多用此術如漢霍光

春秋傳註

卷之四

聖

手操廢置而列奏必以丞相做爲首是時魯君亦不過一虛名加其上而何有於爲政乎迨定哀之際季氏竟獨專之蓋三桓子孫漸微反畏人分其權哀十一年傳冉子云政在季氏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此其微也然仲叔之裔有孟獻子叔孫昭子等表表於人而季友父子後無特達者且開罪公室家臣作亂皆賴仲叔力以平之故清役請戰孟叔不可而季康子不能強則其微亦見矣
秋七月王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毛氏傳曰許與鄭爲終始此乘楚敗而滅之然滅其師仍不滅其國觀哀元年經書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可見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左傳王子朝之徒有儋翩以鄭伐周晉靡晉使晉討之取匡歸之晉按自宣之末年凡伐不言公魯無君將者八十年矣至是書侵鄭則以三家四分公室兵賦皆出其手雖委之君將而無虞也然犯強隣從霸主則委君侵小國拔土邑則自爲惡甚矣

春秋傳註

卷之四

吳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毛氏傳曰據傳季桓子如魯獻鄭俘並報晉君聘也禮凡君聘必夫人同之然祇遣一使報聘亦然今陽虎欲尊晉且欲訕辱三桓故特遣孟懿子報晉夫人之聘雖兩使而實一禮故並書之陽虎之執國政如此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左傳宋使樂祁犁如晉晉趙鞅逆而飲之酒于綿上范鞅惡其主趙氏也言於晉侯以不致使而私飲酒爲罪執之晉卿擅國而不平矣

冬城中城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郕

忌上闕何字左傳七年齊人歸郕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杜註皆魯邑貳于齊者故此年冬圍之按政下移雖臣之惡而必其君忌政持柄以與人也季文子之專則文公之怠也陽虎居郕陽關爲政林楚曰陽虎爲政魯國服焉亦必季桓子怠而委之也乃文公怠而子爲季氏所戕孫爲季氏所戕所逐桓子怠而身幾爲虎殺怠之爲禍一至于此子曰先之勞之自天子以至於王伯不可易也

春秋傳註

卷之四

聖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杜註鹹衛地此特相盟也自齊桓以來未之有也於是諸侯無主盟矣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左傳鹹之盟齊徵會於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乃使北宮結如齊而私于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於沙沙晉地

齊侯衛侯盟於沙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傳陽虎將陷季孟公歛處父苦夷制之乃免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報伐我也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杜註前侵未得志故

曹伯露卒

春秋傳註

卷之四

聖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傳齊伐我晉士鞅等來救齊師已去晉師未入境而還

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杜註瓦衛地公至晉師會之鐵壺氏曰隱桓莊閔僖百年之中會盟之大者皆諸侯自主之而其小者乃閒使大夫承事焉至于文宣則諸侯少怠而大夫張矣故魯君之會盟十有一大夫之會盟十有二然是時有魯大夫會盟外諸侯者矣有魯大夫與諸侯之大夫特會盟者矣其衆會而皆以大夫尸之者無有

也至宣十二年清邱之盟則四國稱人而無諸侯以蒞之是文宣之世將變而爲成襄之始世也然成襄之世大夫與諸侯猶更出爲盟會也至于昭則君之會一而不得與于盟而大夫之會六合而計之則天下諸侯之會一而大夫之會四蓋列國之君無一不失其柄者矣此申之會所以胥天下而聽于楚也至定哀之世則魯大夫再盟邾一盟鄭而自皐鼫之盟以及吳齊強國之會反無一不屬之公蓋平邱之會意如見執三桓懲焉蓋自是以後齊晉及吳之盟會皆使君試其危而已不與也亦猶伐齊侵楚推而屬

春秋傳註

卷之四

吳

之公而曹邾費邠之師則三桓自將也魯君大夫之會盟與征伐相表裏而列國之會盟戰征皆與魯一轍察其始終則世變極矣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左傳晉師自瓦還將就衛侯而盟于鄆澤趙鞅曰驪臣誰敢盟衛君者蓋惡其叛晉而思辱之也涉佗成何曰我能禮諸侯盟必使小國執牛耳而大國蒞之蓋司割耳取血之事皆卑者職也今衛人請晉執牛耳以爲君與大夫敵當大夫執之成何曰衛吾溫原

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援衛侯之手及掩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不惟禮是事何盟遂叛晉不盟晉人請改盟不許士鞅乃會成桓公謂鄭會伐周闕外當報之乃同侵鄭蟲牢而遂及于衛蓋假王師以討鄭衛經不書深惡其無禮而失霸也于時齊宋鄭衛皆去晉逮明年及齊平而魯亦去晉矣鐵壺氏曰晉自召陵以後凡役皆書侵蓋公室卑諸大夫各固其私故凡有公討皆小有侵畧而遂還也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春秋傳註

卷之四

季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晉又令我伐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杜註曲濮衛地結叛晉也

從祀先公

毛氏傳曰從順也先公閔僖也文二年文公躋僖公於閔公上爲逆祀今變而順之據傳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與叔孫輒叔孫志五人同因陽虎欲去三桓將以季寤代季氏叔孫輒代叔孫氏陽虎代孟氏冬十月于僖廟審諦昭穆順祀而祈

焉以明已之去三桓欲強公室爲順非爲逆也挾經書從祀必虎假公命而爲之也

盜竊寶玉大弓

盜微者陽虎也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成王分魯公之物也左傳陽虎以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盍備之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越殿將入蒲圃桓子乘間語林楚脫已于難林楚曰陽虎爲政魯國服焉徒死

春秋傳註

卷之四

三

而已何益于主桓子曰能以我適孟氏乎許之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駕言築室於門外楚怒其馬騁之入孟氏門陽越射楚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外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脫甲入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公斂處父請追之孟孫弗許陽虎乃入譙陽關以叛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得寶玉大弓

左傳陽虎歸寶玉大弓于魯魯伐陽關虎焚萊門犯之而出奔齊已而奔晉王趙簡子按陽虎謀殺季氏不成據邑以叛奔齊適晉亦我國成敗一大事而經俱削而不書但書盜竊寶玉大弓得寶玉大弓何也蓋以此爲順耶則虎狂險顛越全無訐謨不能爲順也以爲逆耶則虎叛季氏非叛公室不可謂逆也且三家視虎如虎而聖人曰此盜也視虎殺季桓如天翻地覆而聖人曰此以盜攻盜也皆無足道者也無足道則削之已耳惟寶玉大弓先王賜之宗國守之

春秋傳註

卷之四

三

與山河城池同永者也遭竊幸得謹而書之足矣聖人之筆削高嚴乃爾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左傳齊伐晉夷儀衛助之也杜註五氏晉地

秦伯卒

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齊來伐我晉不能救故與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左傳齊魯既平故約會夾谷孔子相儀及會齊以萊兵將劫魯侯時孔子先具武備見萊人卽奉公退而使士以兵擊之然後曰兩君合好而夷裔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于神爲不祥于德爲愆義于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蓋周王曾命齊侯爲諸侯之伯故可以甲車從但齊侵魯邑既好當歸于魯以供賦役故

晉趙鞅帥師圍衛

左傳報五氏之役也然衛終不成因曰衛之叛由涉佗成何于是執涉佗以求成于衛衛人不許晉遂殺佗成何奔燕嗟乎鞅始用二人辱衛繼又殺之謝衛顛倒如此晉霸掃地矣齊人來歸鄆讎陰田

以聖言逐之杜氏曰三邑在汶水北故稱汶陽田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毛氏傳曰魯政下移陪臣執國命陽虎公山不狃之徒相繼以起而郕宰侯犯據郕以叛郕者叔孫氏邑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毛氏傳曰初圍不克故又圍之郕工師駟赤以計出侯犯而納魯師侯犯遂以郕奔齊齊復致郕于魯而修好焉

宋樂大心出奔曹

左傳前六年宋使樂祁于晉而晉人執之歸而死于路宋公使右師樂大心迎樂祁尸而大心僞疾不肯

行祁子濶告大心將作亂宋逐之大心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陳

左傳公子地宋公之弟也有白馬四公朱其尾鬣而予向魋地怒扶魋奪之魋懼將走公泣之目腫母弟辰曰子姑辟君不過出境君必止子地出奔而公不之止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蓋亦謀晉也

叔孫州仇如齊

杜註謝致卹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左傳宋公弟辰曰吾勸兄出奔而公不止是吾廷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遂亦奔陳仲佗石彊皆宋卿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鐵壺氏曰奔未必佗與彊之所欲也爲辰所脅也故書暨入蕭以叛則同惡相濟而志乎亂矣故書及按宋公不君不友而辰亦不臣不弟

春秋傳註

卷之四

三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左傳從叛也大爲宋患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蒞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郕

左傳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氏墮郕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及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

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頤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飲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公圍成不克墮毀其城也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春秋傳註

卷之四

三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按左傳曰仲由將墮三都蓋仲氏義勇以邑無百姓之城三家僭越已久今乘家臣據叛三家患之故因而使墮又傳云費人襲魯仲尼命二大夫下伐之則仲尼亦與其事矣然而不克成而遂已者何也蓋事有當行者有當止者有在行止之間者有半行而當半止者三家之邑城越分可墮也然已設城而墮之傷也或自此不修築之耳且成非郕費比也郕費叛成未嘗叛也又郕費惟邑大耳與魯形勢無甚關也

成在魯北境齊人窺我所必經者故昭二十六年公居鄆而齊卽欲取成以便其私是成孟氏之保障而卽魯之保障也墮之以銷私強可也不墮以爲國險亦可也經于墮卽書叔孫墮費季孫而圍成獨書公則孟孫陰與處父約駕言有他事而委之公往也明矣曰圍成則成人不肯墮而乃圍之也明矣曰公至自圍成則必圍成之後三家與仲尼議卽費已墮成且姑存而請公撤師以返也明矣是以不書不克也聖人之隨時而不固執如此三傳不能詳漢宋之儒徒侈仲尼之弱私家而不顧其前後遂使聖經之

春秋傳註

卷之四

三

昭然俱載者而湮沒不明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左傳薄伐晉而還

夏築蛇淵囿

杜註書不時也

大蒐于比蒲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左傳齊衛之師既次五氏又次垂葭趙鞅恐前衛之賂已五百家置在邯鄲者將與齊衛通也命邯鄲大

夫趙午徒置番陽午遽于用命殺之午子稷與其臣涉賓以邯鄲叛而荀寅午之舅也與其姻士吉射俱與午睦故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鞅奔晉陽晉人圍之按傳稱趙稷涉賓以邯鄲叛而經削之趙鞅逃難而筆以叛晉陽雖鞅之食采而實晉君之邑也鞅據爲已有而以抗本國之師非叛而何矣聖人深惡世卿擅權專國無君而其下之陪臣則畧之故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不曰政不在陪臣以陪臣執國政仍大夫專政委之其下也不曰政不在諸侯以諸侯各有國政雖天下有道國內之政諸侯當自執

春秋傳註

卷之四

美

也

冬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左傳韓魏黨趙氏而惡范吉射荀寅使荀躒言于晉侯曰晉制大臣始禍者死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不均請皆逐之冬知韓魏奉公以伐范中行不克二子反伐公敗奔衛朝歌不言奔而言入者引兵而直入之也此亦叛矣

晉趙鞅歸于晉

左傳韓魏復以趙氏請乃歸之毛氏傳曰晉陽卽晉也而曰歸于晉若從敵國歸者罪鞅也

薛弑其君比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左傳公叔戌將去南子之黨南子訴之曰戌將爲亂衛侯逐之其黨趙陽亦奔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左傳頓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左傳戌黨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檣李吳子光卒

春秋傳註

卷之四

弒

左傳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斬

其將指而取其屢師敗而卒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

左傳晉人圍朝歌謀救之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左傳謀救范氏也

天子使石尙來歸賑

石氏尙名天子之大夫也賑者祭肉盛以蜃器故名賑周禮大宗伯以賑膳之禮親兄弟之國蓋賜同姓諸侯者本定禮而開行政行必書之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左傳蒯聵以南子淫亂謀殺之事泄出奔

衛公孟彊出奔鄭

左傳蒯聵黨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鐵壺氏曰辰奔則仲佗石彊樂大心必皆潰矣

大蒐于比蒲

自桓以後諸公皆不書蒐狩昭定哀乃屢書者三桓各有分單而觀兵以自雄也慨之也

邾子來會公

春秋傳註

卷之四

卒

杜註來會于比蒲也以不用朝禮故曰會蒐公往者

軍屬三家而邀公以虛名總其上也

城莒父及霄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夏五月辛亥郊

毛氏傳曰周五月爲夏三月孟春祈穀之祭不得過分三月則過分矣故杜氏曰過也非禮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

杜註高寢宮名

鄭罕達帥師伐宋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毛氏傳曰齊衛救朝歌而次以待之

邾子來奔喪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

公羊傳曰定姒者何哀之生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春秋傳註

卷之四

三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左傳曰禮也

辛巳葬定姒

公羊傳曰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鐵壺氏曰以前夫人嫡母生母皆別諡此轉配以先君之諡者季氏弱其君而卑其母以爲不足別諡也

冬城漆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左傳報柏舉也蔡侯出降楚人使遷國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于是乎請遷于吳

鼪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杜註不言所食非一處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傳救范氏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至改元而遽伐之且又取其田且又與之盟要以必得晉不主霸三桓遂亂行無

春秋傳註

卷之四

三

忌故頻書以罪之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鄆東田及沂西田

毛氏傳曰襄十九年經書取邾田自鄆水謂邾還所侵魯地也則鄆田原屬魯地但其地以鄆爲界今田在鄆東則踰鄆矣是魯新取邾地非舊田也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三家同取邾田而盟無季孫者二氏代盟也杜註句繹邾地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滕子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

左傳定十四年蒯瞶出奔然奔宋非奔晉也晉趙鞅怨衛靈之助范中行而救朝歌也未有以報之聞衛人立蒯瞶之子輒而蒯瞶在外因搆而強納之乘衛初喪未葬宵夜兼行使蒯瞶袒紼八人衰絰詐爲衛之迎太子者入戚而哭啟其門而入遂據之按書趙鞅帥師者執借瞶以報怨也稱世子者瞶已立爲世子而自奔非衛靈廢之也世子則父卒可以嗣矣輒以子而拒其納非名也

春秋傳註

卷之四

三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左傳齊人輸范氏粟鄭罕達送之趙鞅遇于戚城南之鐵邑陽虎請戰鞅以蒯瞶爲右而敗之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於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左傳蔡畏楚而請遷於吳遲之吳以師來蔡侯殺公

子駟以說于吳謂不時遷駟之爲乃遷于州來

三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趙鞅與蒯瞶敗鄭師于鐵取齊粟千車而去故齊報

師衛以子而拒其父爭國同圍戚焉先齊次衛者齊大國主兵故先之若其事則分別論之如前鞅帥師納蒯瞶于戚各論可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左傳司鐸宮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卽曰其桓僖乎宮者遷廟中之宮也僖卑聞曰服虔謂季氏出桓公而爲僖所立特崇其宮蓋同在遷廟一垣之內而特宏微于羣宮故孔子聞災而斷其爲桓僖也

春秋傳註

卷之四

四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宋樂髡帥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毛氏傳曰獵公子駟之子鐵壺氏曰殺駟國君大夫主之也獵則國人懼其爲亂故衆遣之獵不欲遷吳故放于吳以苦之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左傳蔡昭侯將入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大夫文之錯至殺翩其黨公孫辰逐之公孫姓公孫霍殺之杜註翩賤者故稱盜蓋爲諸大夫所使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左傳楚圍蠻氏蠻子赤奔晉陰地楚使來曰晉楚有

春秋傳註

卷之四

三

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武關道以聽帥命趙鞅曰晉國未甯安能惡于楚必速與之乃誘蠻子執之以舁楚書晉執歸楚深恥晉也

城西郭

不能振武以自強而屢城西郭與楚之城郢宋之城下一轍矣

六月辛丑亳社災

三傳註疏曰武王伐紂分亳社於諸侯所以戒亡國也其社屋之不受天陽故可災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

夏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左傳晉范中行氏由朝歌奔邯鄲而趙鞅圍之齊陳

乞茲施衛甯跪救邯鄲不得荀寅奔鮮虞趙穆奔臨

齊國夏乃伐晉取邢任欒鄆逆時陰人孟壺口八邑

而納荀寅于柏人至是鞅又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

齊鞅乃伐衛遂圍中牟鐵壺氏曰晉至定公時凡討

春秋傳註

卷之四

三

皆書侵其書圍伐者則趙氏之私怨也此伐衛明年伐鮮虞是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左傳齊景公娶燕姬生適子早卒諸子皆未立獨嬖

嬖嬖之子荼而未有命也及疾使國夏高張立荼而

寘羣公子于萊公卒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

子鉏公子陽生來奔

冬叔孫還如齊

毛氏傳曰會葬也

閏月葬齊景公

毛氏傳曰禮喪月數閏如閏月卒從閏月數也葬月不數閏除閏數月也今既閏月葬則必除閏數之已滿五月而後可以葬公卒在九月而是冬卽葬毋論閏在何月卽十二月閏而除閏計之亦止四月況是年長厯閏在十一月則三月矣三月速葬書以見陳乞之將行弑而恩惠葬君不以禮也若公羊謂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何爲以閏數喪數畧也夫喪不數閏而此獨曰數閏已不可解至推其說則曰喪服期三年不數閏而大功以下數閏爲數畧也是漢晉諸儒皆定爲期三年不數閏功總數閏以

春秋傳註 卷之四

宅

爲律令夫功總計月期三年計年然其爲時日則一也以年計者不使闕時日而謂計月者可獨闕之固已不通且喪數未嘗畧殺少也服數旣少而又從而畧其數則爲數何幾故先王制禮但畧多而不畧少如三年之喪期而練再期而祥二十七月而禫而期之喪則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三年之禫內數七月而期之禫反外數兩月何也不畧少也故古有稅服謂聞喪之遲服數將滿而追服之也然大功以下追服倍嚴故檀弓曰總小功不稅則兄弟遠處終無服也以月少易過而詳之也公羊一時

冒說而儒者遵之亡春秋以及禮可惜也
六年春城邾瑕

以上數城杜註皆曰備晉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左傳以納荀寅于柏人鮮虞與也

吳伐陳

左傳吳之入楚也召陳陳不應今伐之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左傳陳乞陽事高國而陰謀去之以便廢立日譖于諸大夫乃以甲入于公宮高張聞之與國夏乘而如

春秋傳註 卷之四

突

公戰于莊敗衆追之來奔

叔還會吳于柵

柵地闕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左傳陳乞召公子陽生于魯逮夜至乞舍于家因餽者而入之公宮將立之盟諸大夫鮑牧醉而往其鮑點曰此誰之命也乞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汝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陽生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

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則退敢不惟子是從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乞遂去茶母鬻嬖而殺茶之黨然未及茶也陽生使宋毛告乞曰器可兩君不可兩也乞不對既而泣曰君長矣尚疑臣之不從君乎蓋教以自爲也陽生乃使毛遷茶于貽未至殺之野幕之下按經書陳乞弑其君乞誰欺也鐵壺氏曰楚比陽生或書歸或書入何也楚虔亟暴國人從亂如歸故比歸易辭也陽生竊入而匿乞家則入難辭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春秋傳註

卷之四

齊

宋向巢帥師伐曹

伐又伐之時無霸王遂各貪欲凌弱如此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毛氏傳曰左氏謂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夫鄭叛晉已久何待此時侵之且宋自定六年晉人執欒祁犁之後晉宋之好已絕何緣又承命而爲之討叛況九年宋公伐鄭趙鞅且欲救鄭而伐宋豈有宋爲晉伐鄭而晉反助鄭而惡宋者左氏誣說也愚按定十五年經曰鄭罕達帥師伐宋傳曰敗宋師于老邱而哀十二年傳曰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邱玉暢

出戈錫六邑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初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來奔鄭人爲之城出戈錫以處之蓋宋公子辰叛蕭來奔之時其族人有奔鄭者罕達爲之伐宋而留處焉遂結怨隙老邱想卽頃邱之旁邑也至哀七年春宋皇瑗侵鄭以報之至冬宋人圍曹鄭亦救曹報焉迨九年春鄭罕達之嬖臣許瑕謀外取邑于隙地之側遂圍宋雍邱宋皇瑗反圍鄭師取之秋宋公又伐鄭十年宋人又伐鄭皆報雍邱之役也十二年宋向巢乃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處此者而圍出乃鄭罕達救邑于十三年亦圍宋師取之于邑是

春秋傳註

卷之四

年

定哀間宋鄭之構兵以此六邑爲終始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鄆

左傳吳來徵會前叔還已會之于柤至是公又會于鄆吳徵百牢子服景伯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饗我百牢矣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吳將亡矣不與必棄疾于我乃與之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左傳季康子欲伐邾饗諸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力言其不可孟孫贊景伯諸大夫阿季孫不悅而罷遂

伐邾人之處于公官師晝夜掠以邾隱公歸獻于亳杜囚諸負瑕邾大夫茅夷鴻以東帛乘韋請救于吳謂夏盟鄆秋而背之違君命矣惟君圖之吳從之

宋人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如曹以曹伯陽歸

左傳前冬圍曹築五邑于其郊曰黍邱曰揖邱曰大城曰鍾曰邕示必取也今遂入之然孟子有曹交曰交得見于鄒君可以假館趙邠卿註曰曹君之弟似尚有曹者豈取其邑而存其國與

春秋傳註

卷之四

三

吳伐我

左傳吳爲邾故伐魯時公山不狃在吳吳子問之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遲使爲率故道險從武城吳師進至夷戰獲一車而同車三人俱死吳子曰國有死士未可望也及次泗上微虎欲宵攻吳子舍私屬徒七百人三闕于幕廷得三百人有若與焉吳子聞之一夕三遷乃行成而還夏齊人取讎及闡

左傳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及卽位來逆康子叔父通焉弗敢與也齊悼怒伐我取二邑而

公羊穀梁皆曰魯入邾畏齊討賂以二邑及歸邾子乃歸二邑與左不同愚按經書爲邾伐我者吳也陽生新立未必爲邾且旣得二邑而邾子歸遂歸邑陽生何能如此之仁且義者但伐我取邑經無其文又與宣篇取濟西田同又似賂者考左傳亦云齊將請吳伐我乃歸邾子蓋陽生實爲季姬而假名爲邾邾本齊所歸以兵聲言取之魯不待兵至遂往賂之因歸邾子且平齊歸季姬齊又假名歸邾以歸二邑故三傳所記不同而實一事也及者以大及小也歸邾子益于邾

春秋傳註

卷之四

三

左傳齊將請吳伐我乃歸邾子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讎及闡

左傳及齊平齊悼逆季姬以歸嬖之歸二邑書齊侯驟取驟歸必有其故矣考之乃爲一淫婦知其不終也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邱

鐵壺氏曰左氏例覆而敗之曰取觀傳載使有能勿

死而止以二人歸則殺人多矣隱十三年鄭莊取三國之師哀之篇取師者二齊桓既興以後晉霸未衰之前幾二百年未有書取師者蓋懼霸討而未敢亟暴也故王迹熄而天下爲春秋霸統散則天下爲戰國春秋之不遽變爲戰國亦霸者之功也

夏楚人伐陳

左傳陳卽吳故也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春秋傳註

卷之四

三

毛氏傳曰據傳吳討邾因邾子今脫而來奔但吳以救邾伐我今又偪邾來奔邾以我執之故求吳伐我而今又奔我構兵眩亂如蜩如沸此春秋之所以入

戰國也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左傳齊請吳師伐我得季姬而平又辭吳吳乃城邾溝通江及淮召我儼師而我從之伐齊南鄙師于鄆齊人弑悼公以說吳赴至吳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而還杜註曰疾赴故不書弑與鄭伯髡頑同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報其救范氏也然鞅伐喪反慙于吳子矣

五月公季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定十四年公孟彊以蒯賁黨奔鄭又奔齊今自齊歸

衛杜云齊納之

舊伯夷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春秋傳註

卷之四

四

左傳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左傳齊以我從吳師憾之遣國書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與冉求議使二子戰于竟或竟內二子不可冉求曰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從者非魯人也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十冉有以武城三百人爲已徒卒次于雩門之外越五日右師始至遂及齊師

戰于郊師不踰溝樊遲請左師伸約信三刻而踰之師如齊軍右師奔左師獲齊甲首八十齊人遁毛氏傳曰不書齊敗以右師奔也不書我敗以左師勝也不曰某鄙以戰于郊也鐵壺氏曰前此被兵每書四鄙惟哀之篇四書伐我蓋定哀以前公室雖卑而三家協心尙可以扞禦外侮至是陪臣數叛三家異心莫肯爲國任患故吳齊徑薄國都而莫之遏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

左傳初轅頗爲司徒賦封內之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已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阻進稻醴梁

春秋傳註 卷之四

圭

煥服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左傳爲戰郊之役也死獲國書

秋七月辛酉滕子虔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左傳世叔齊娶宋朝女而嬖其娣及朝出奔孔文子使齊出其妻而妻之以女齊不忍其娣仍置之他室

如二妻文子怒奪其女回齊出奔衛人立齊弟遺使室孔姑春秋列國世卿之無人理類如此毋怪取人之變而爲科目也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左傳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于仲尼仲尼不對退而謂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禮則以邱亦足矣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乃卒用田賦傳臯聞曰田賦者古以兵爲賦一邱十六井一百二十八家爲田一萬三千八百畝共出馬一匹牛三頭是公田不在此數也今計稅畝以來公田已令井中八家分有之而春秋傳註 卷之四 圭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左傳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返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不綽放絰而拜鐵壺氏曰昭公君國二十餘年而孟子不稱夫人不書薨季氏不以小君之禮葬也使孔子正之而書

夫人子氏薨則悼亂之迹隱矣夫人之娶也失禮則書而孟子之娶不書何也豈昭公自知其非而命勿籍與記稱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魯昭公始則自知非禮故也按經書孟子卒者以季氏重抑昭公遂指娶同姓諱稱子以貶其喪禮故如其意而書之以見其不臣也而傳因載其逆迹曰孔子與弔適季氏孔子時已致仕朝無喪次故往弔于主政之季氏也季康拜弔者禮也而不服初喪之絕不環以經徒頽然下拜是不爲小君成服也不臣也毛氏傳曰放去也卽不經也舊解謂孔子放經而拜非也孔子何爲從

春秋傳註

卷之四

五

季于亂也且弔喪無拜禮也

公會吳于橐皋

毛氏傳曰吳召會也據傳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

不欲使子貢辭之乃止杜註橐皋吳地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

杜註鄆吳地蓋衛宋皆往會吳而公又私與之會也

此時任吳之主盟中國而晉楚皆置若罔聞矣

宋向巢帥師伐鄭

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左傳吳夫差北征會晉先是夫差敗越于夫椒以報橋李越王勾踐以甲楯五千保會稽求成夫差許之伍員諫不聽至是乘間伐吳獲太子友遂入吳吳人告敗于夫差夫差恐其聞也剡之盟與晉爭先卒先晉毛氏傳曰黃池衛地鐵壺氏曰昔公及晉侯會吳于黃池則晉帥諸侯以通吳之辭書公會晉侯吳子于黃池則晉主會而吳入聽之詞必書會書及而後兩霸之實見也

春秋傳註

卷之四

六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盜殺陳夏區夫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左傳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毛氏傳曰狩者冬獵之名春而名狩以周之春卽夏之冬也西魯西也愚按孟子變矣射禽一朝而獲十獲死獲也家語云折其前左足載而歸孔叢子云麟出而死吾道窮矣皆解爲死獲麟仁獸也則王者之迹尙存也獲則王道不行矣

春秋傳註

卷之四

義



恕谷先生晚年註春秋以爲聖經儼在註疏家雖多未有如先生者繼曾讀先生書有年惜諸刊板俱遭回祿易詩二傳註鄉里已有重刊春秋僅存底稿攜來江右忽忽數年深恐先生之書不傳不但負先生闢經衛道苦心亦自負生平願學先生之志今於公暇之餘校讀再三敬謹付梓庶人人得讀是書不至以春秋爲斷簡先聖靈爽實式憑焉快何如也

時

同治八年二月二十日高陽後學李繼曾敬跋

李火專主

卷之四

二

春秋義存錄

陸堂藏板

少閱胡氏春秋喜其文筆之清剛而寓
之書未必爾爾年過四十專心說經於
解曰孔子之作春秋史文之外別自有
也微獨左氏所引仲尼之言彰彰炳據若魯論中辯桓文之正
譎責武仲爲要君檀弓之卿卒不繹坊記之天無二日土無二
王取妻不取同姓微言大義散見經子秦火雖酷烏得而滅沒
諸惜乎孔子家語漢後已失其真梁武帝所輯孔氏正言二十
卷唐人罕有見者藉令二書尙存則余之說春秋得以逐條援
引不至如是殘闕矣然卽此經傳子綿存者什之三四可以想
見聖人當年述作又何敢以愚陋自諉而不爲之編輯成書也
再更寒煥屬藁凡十二卷本孟子其義竊取之言題曰春秋義
存錄卷首採摭春秋綱領三十四條以備參考別撰春秋或問
一篇以破千古疑端夫聖人析義之精豈特以警亂臣賊子而
已哉舉凡朝會戰伐郊禘卒葬與夫天災物異以至一言一動
極人事之微未斷自聖心均足垂教子不云乎君子之於天下
無適無莫義之與比又云可與立未可與權是乃作春秋之大
旨也

康熙乙未歲冬十月望日平湖後學陸奎勳自序

春秋綱領三十條

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莊氏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辯

春秋義存錄 卷首

又曰春秋以道名分

荀氏況曰春秋善胥命

公羊氏高曰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遠聞也所見異辭所聞

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於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何爲爲

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

董氏仲舒曰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

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案貶天王細勝侯朱子嘗疑之討大

夫以達王事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

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

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

之大者也

又曰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

司馬氏遷曰孔子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十四年十

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

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此魯史舊文不踐土之會實召

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

之義後有王者舉而用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

焉孔子在位聽訟文有可與大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書

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又曰春秋以道義

揚氏雄曰說理者莫辯乎春秋

何氏休曰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語出孝經句命決此二學

春秋義存錄 卷首

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

杜氏預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

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

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

范氏甯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覡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

辯而裁其失也俗

王氏通曰三傳作而春秋散

又曰春秋斷物志定而後及也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

韓氏愈曰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

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

又曰春秋謹嚴左氏浮誇

歐陽氏修曰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穀梁左氏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

歐陽篤信孔子是矣但卽以史文爲孔子之經說亦未允

周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

程伯子曰看春秋若經不通則當求之傳傳不通則當求之經如左氏春秋書君氏卒君氏乃惠公繼室聲子也而公羊春秋則書曰尹氏傳云大夫也聲子而書曰君氏是何義當以尹氏爲正此所謂求之經

程叔子曰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

春秋義存錄

王

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又曰春秋之書百王不易之法三王以後相因旣備周道衰聖人慮後世聖人不作大道遂墜故作此一書此義門人皆不得聞惟顏子得聞常語以四代禮樂是也

又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僞或問左傳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又問公穀如何曰又次於左氏問左氏卽是正明否曰傳中無正明字不可考

朱子曰春秋是聖人據魯史以書其事使人觀之以爲鑒戒耳其事則齊桓晉文有足稱其義則誅亂臣賊子若欲推求一字之間以爲聖人褒善貶惡專在於是竊恐非聖人之意

又曰春秋有書天王者有書王者此皆難曉或以爲王不稱天貶之某謂若書天王其罪自見宰咺以爲冢宰亦未敢信其他如莒去疾莒展與齊陽生恐只據舊史文若謂添一箇字減一箇字便是褒貶某不敢信桓公不書秋冬史闕文也或謂貶天王之失刑不成議論魯桓之弑天王不能討罪惡自著何待於去秋冬而後見乎又如貶虢子而滕遂至於終春秋稱子豈有此理今朝廷立法降官者猶經赦敘復豈有因滕子之朝桓遂並其子孫而降爵乎

又曰或人論春秋以爲多有變例所以前後書法多有不同曰此烏可信聖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貶惡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

春秋義存錄

四

皆求之而莫識其義是乃後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爲也曾謂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

又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曾講學公穀考事甚疎然義理却精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不曾見國史

春秋或問

或問於余曰孔子作春秋未作之先即名春秋否與余應之曰名豈創自孔子左傳昭公二年韓宣子來聘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晉語司馬侯對悼公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論傳太子之法亦云教以春秋是春秋之名其來已久因也非創也或曰鄭氏通志引汲冢瑣語內有魯春秋記魯獻公十七年事是可信與否與曰瑣語不足信也魯之春秋始自隱公元年耳或曰何所據而云然余曰春秋之名舊有數說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一說也一褒一貶若春秋又一說也春獲麟秋成書謂之春秋其說尤謬惟杜預所謂年有四時錯舉以爲記之名是說得之顧亦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未足

春秋書存錄

卷首

一

破千古之疑也或曰表年首事錯舉四時名不爽矣其必托始於隱何與余曰漢後諸儒見不及此請熟其謬而歸於一是有謂托始於隱傷魯隱之被弑者有謂隱爲讓國之賢君者有謂自隱訖哀凡十二公以象天之十二月者皆曲說也夫知春秋所由命名即知所以托始隱公之故烏庸襲前人之緒論而膠固窒礙於心哉余嘗閱竹書紀年內一條云魯隱公之元年正月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也晉改用夏正左傳後序亦載是說不禁豁然大悟曰得之矣當伯禽封魯之初史官固分自王朝者也歷代魯史必以天王紀年而不敢從本國之君自晉改夏正列國羣然效之故周正子月爲春天下皆不以爲春子月爲秋天下皆不以爲秋而魯之春秋雖改舊史之體即以

國之君紀年然寓尊王之義仍奉宗周正朔大書特書曰春王正月也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也此其所以表異於晉之乘楚之檮杌而韓宣子歎爲周禮在魯者職是故也或曰子既疑瑣語失實矣何爲而獨信紀年曰余之疑紀年者多矣竹簡殘缺有爲皇甫謐東晉諸人補綴者固不可盡信若此一條其本文非解春秋也而可以見春秋之名義所關甚鉅與夫托始隱公元年之故一節打通其有功於聖門不淺焉得疑爲僞撰哉或曰胡氏春秋謂以夏時冠周月蔡氏註尚書謂但改正朔不改月數其說可盡廢與余曰陽生子月亦可野春漢書陳寵傳云冬至之節陽氣始萌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其一微也若蔡氏謂仍以寅月起數即周亦用夏時矣孔子何必語顏子以行夏之時耶考左傳昭十七年夏六月日食太史曰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昭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此改時改月之明驗也或曰改時改月漢書何足爲證即左傳與經文相去亦有間矣安得遽從而信之余曰左傳與孔子春秋相爲表裏者也今疑左氏而信宋儒有是理乎且即以經文考之如三書無冰襄二十八年但書春不書月桓十四年書春正月猶未足證成元年直書春二月無冰以夏正而言建卯之月無冰宜矣何必書之簡策耶總之說春秋即當以春秋爲確據無庸雜引詩書以亂之也或又曰秦火之後春秋古經名見漢藝文志蓋即就三傳中錄出經文以是爲孔子春秋也司馬遷謂孔子因史記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史記最爲近古子乃不

春秋書存錄

卷首

上

從其說何與余曰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之類皆魯史舊文也孔子未嘗刪改偶有特筆刪改者如天王狩于河陽則由以臣召君不可爲訓孔子自明言之矣若史遷謂吳楚之君自稱王孔子作春秋貶之曰子據戴禮坊記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則吳楚僭王魯春秋本不書載豈由孔子貶削哉或曰漢後說春秋者奚啻百家雖學識議論不無淺深純駁之分其謂聖人筆削舊史以示褒貶大旨從同而盡反之可乎余曰某字爲褒某字爲貶說有不通復更其例聖人之書決不如是卽子朱子亦云推求一字之間以爲聖人褒善貶惡專在於是竊恐不是聖人之意豈至余而始點其說乎或曰朱子所疑亦謂孔子只

春秋義存錄

卷首

主

據舊史文不以一字爲褒貶已耳若子所錄史文之外別自有義卽朱子亦無是說也而鑿空爲之可乎余曰自祖龍焚書孔子春秋湮沒久矣孟子生周之季乃親見孔子春秋者其言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非於史文之外別自有義者乎今據左氏所引孔子之義多至三十條公穀亦間有之他若檀弓之卿卒不繹爲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之義坊記之取妻不取同姓爲孟子卒之義表記之不犯日月不違卜筮爲四月四卜郊四月五卜郊之義確切不移焉得以我說爲鑿空哉或曰子所引三傳載記是則可信矣撫及魯論周易母乃牽合之甚乎余曰魯論中固多春秋之義如齊桓正而不譎晉文譎而

不正管仲不死子糾賢於召忽武仲以防求後是爲要君於義毫不牽合也繫辭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以是爲晉殺陽處父之義聖人推明易理與春秋亦自吻合惟達人能見及此耳特以史外之義失傳者多聖籍遭焚無可援引若論語中使民以時人而無信之類雖未必因此一事而發然於春秋之義差近不得已姑錄之也聖人垂誠之意而十條之中缺者過半余固不敢強爲穿鑿以滋後人之糾彈矣或曰趙氏屬有三傳同異考據子之見左傳與公穀孰爲優余曰春秋經文綱也左傳目也微事必於左傳非公穀所能鼎峙也公穀於經文之外自發一論與愚所輯孔子之義其體略似無如法聖既遠傳授失真但言例而不言義差謬不啻千里矣或曰公羊所云

春秋義存錄

卷首

由

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穀梁所云詰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其語出自孔子否與曰似有所承但二子旣不明言余欲臆斷而不得矣或曰左傳果屬丘明所作乎余曰以丘明爲孔門弟子史遷之說也班固因之第觀魯論所稱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其人似生於孔子前不在門弟子之列故伊川程子亦不敢信左傳爲丘明作也余幼喜讀左傳翫味久之見其文體互異非出一手自隱桓至宣成猶與尚書命誓相近襄公以降頗雜縱橫氣習且其書兼載孔子卒終於趙韓魏三家共滅知氏則左氏當屬戰國時人其非丘明明矣就中若劉累豢龍之事又必劉歆妄增以彰炎劉得姓之遠此稽古者所當自具隻眼不當曲守馬班之說而相將落坑也

或曰左傳終篇有斷以君子曰者如周鄭交質取郕取防之屬其言皆不合理而所引仲尼之言宋儒頗有辨其誣者子悉取而錄之以爲聖人之義其然豈其然乎余曰左氏所斷誠有與理背違者至所引聖言不得黜爲誣也晉趙盾弑其君夷臯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劉氏敵曰非仲尼之言也盾之免與不免在乎討與不討不在越與不越夫趙盾豈真弑君者孔子贊美董狐既歸獄于盾矣越竟乃免一語蓋聖人之恕道也非劉敵所能見及也陳殺其大夫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黃氏仲炎曰此非孔子之言也孔子曰殷有三仁以此于爲仁必不以洩冶爲非且既以身許國矣豈可緘默苟容以自立辟爲戒以善保身爲得哉夫直諫而死賢者莫不是之而聖人之義以爲死不如去此真游夏不能贊一辭者而豈黃氏仲炎所能見及哉嗚呼微言既絕大義莫傳猶賴左氏存什之一可以推想聖人制作而反肆其書說難以爲譚孔子不復生舉世遂若大夢之不復醒也良可憫矣或曰孔子生卒於義無屬子仍錄之何也曰公穀記孔子之生在氏記孔子之卒皆以是爲孔門之書故尊聖而變體錄之也余敢不仍其舊文乎或曰春秋絕筆於獲麟此非孔子之筆與余曰亦史文也孔子錄之以爲麟出非時故有道窮之歎而春秋亦於是卒簡矣何休以爲文成致麟杜預以爲感麟而作文止於所起後儒羣相附和其說皆不足信或曰積重難返勢也而予創此

一書以爲春秋其本從茲再見是猶持黃土障決河也能乎哉余曰古今不同心一耳聖凡不同理一耳合乎人心當乎天理大者可以明王道撥亂而反正小者亦足垂世教別嫌而防微春秋一書非孔子不能作者恃此義也非如公羊穀梁之拘牽於例也晦翁復起當不易吾言矣或人於是灑然意釋默爾而退焉平湖後學陸奎勲再書

春秋義存錄第一卷

平湖後學陸奎勳輯

吳縣門人呂願

隱公

姬姓名息姑惠公子在位十有一年

周平王四十九年 元年

歲在屠維協洽 孔子曰正作春秋始于元終于麟王道成也 春秋元命苞

春王正月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 左傳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 論語

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 禮運

縣子問子思曰顏淵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正

而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

春秋義存錄

卷一

上

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皆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

禪于人者則襲其統受命于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

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 孔叢子

案王周正月之說左氏得之孔子語顏淵雖欲行夏之時以爲百王之法而於春秋一仍魯史舊文正月乃建子之

月卽以是月爲春王卽當時之王也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受今王之歷稱文王之正失其義矣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 家語作王者有似乎春秋下同

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

子以泰顛閔天爲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

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型有道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

時萬物皆及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已而天下順

之其誠至矣 說苑

案此條乃劉向襲公羊家言疑非出自孔子

三則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公羊作邾婁

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爲蔑

之盟 左傳

此私盟之始義見八年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及桓三年齊侯衛侯晉命于蒲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愛段欲立之亟請

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

叔死焉他邑惟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祭仲曰都

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

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

春秋義存錄

卷一

上

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

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

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公子呂

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太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

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太叔又收貳以爲己

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

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

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入

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太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

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

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左傳

子云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坊記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贈

此王室內交之始左氏謂子氏未薨穀梁謂仲子為惠公母皆非也公羊云桓母之喪得之義見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杜註宿小國此參盟之始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來非王命也左傳

王臣私交之始義闕不敢妄引後倣此

公子益師卒

案穀梁以日卒為正不日為惡程子云或日或不日因舊史也此條義雖失傳而孔子之因舊史文其說不刊

春秋義存錄

卷一

三

二年

春公會戎于潛此會戎之始

夏五月莒人入向此入國之始

無駭帥師入極駭穀作倭

司空無駭入極費庠父勝之左傳

孔子曰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

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論語

此大夫專兵之始四年鞏帥師義同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此盟戎之始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左傳

紀裂繻來逆女卿為君逆也左傳

哀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哀公問

案公羊傳云讒始不親迎也穀梁傳云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胡傳因之張氏洽則云天子諸侯無出疆親迎之禮必使上卿往迎於其國至於所館然後親迎以入此哀公問所制大昏既至冕而親迎也紀以卿逆猶可言也其或逆者微則雖親迎而無以正一國之夫婦義元完備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此外相盟之始伯左作帛程子曰闕文也當云紀子某伯莒子盟于密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穀梁傳

案子氏薨左氏以為桓母公羊以為隱母惟穀梁隱妻於義為長論語云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者義所在母容

春秋義存錄

卷一

四

也苟

鄭人伐衛

鄭人伐衛討公孫滑共叔子之亂也左傳

此諸侯專征伐之始義見前無駭帥師

三年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孔子曰日為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鳥月為刑而相侵見

食於蝦蟆史記龜策傳

易曰縣象著明莫大於日月是故聖人重之載于三經于易在

豐之震曰豐其沛日中見昧折其右肱无咎于詩十月之交

則著卿士司徒下至趣馬師氏咸非其材同于右肱之所折

協于三務之所擇明小人乘君子陰侵陽之原也漢書五行傳

案日食三十
六其義略同

三月庚戌天王崩

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左傳

孔子曰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誅之諸侯相誅非禮也曾子問

案孔子答曾子問最重天子崩而王獨稱天之義於茲條可見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程子云左作尹氏誤

秋武氏子來求購

武氏子來求購王未葬也左傳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

春秋義存錄卷一 五

曰吾聞君取于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告宰通曰今以往

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韓詩外傳

案諸侯於臣猶曰取不曰假況王耶而可曰求乎後求車求金義備明推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為社稷宗廟主

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為君矣宣公死繆公立遷其二子莊

公馮與左師勃曰爾為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與夷復

曰先君之所為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為社

稷宗廟主也今君逐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

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

爾遂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公羊傳

子曰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終必衰春秋之義有正春無

亂秋有正君無危國易曰建其本而萬國理失之毫釐差以

千里故君子貴建本而重其始說苑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癸未葬宋穆公穆公穀作繆

禮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

而葬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孔子曰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

達禮也之幽之故也何休公羊註

四年

春秋義存錄卷一 太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此伐國也邑名也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州穀作祝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于陳

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姊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

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碻

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

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

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

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

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君

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

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左傳

文言曰臣弑其君于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周易

此弑君之始後宋督弑其君與夷義同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此特相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此諸侯會伐之始亦東諸侯分黨之始

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由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于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

春秋義存錄 卷一

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左傳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論語

案宋殤公欲定衛州吁是黨惡也與魯桓三年會于濮以成宋亂義同

秋鞏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鞏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左傳

此大夫會伐之始義見前無駭帥師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朱子云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最合孔子沐浴而朝請討陳恒之義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桓公弟程子云春秋所不與也

五年

春公觀魚于棠觀左作矢

夏四月葬衛桓公

衛亂是以緩左傳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雷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殯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借也又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坊記

案書葬者皆往魯葬也前葬宋穆公後葬侯卒不書葬義可參觀

秋衛師入郕郕公作盛國名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春秋義存錄 卷一

考宮者何始祭仲子也桓未君則曷為祭仲子隱為桓立故為桓祭其母也公羊傳

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左傳

案汪氏克寬云孔子之時季氏舞八佾知隱公惟用六於仲子之宮而羣公仍僭八佾矣先君之妾不可與君同安得用諸侯之禮乎正說於義差近

孔氏穎達謂善其復正失之遠矣

邾人鄭人伐宋

螟

蟲災始此朱子云書山崩地震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宋人伐鄭國長葛此伐國團邑之始

報入郛之役也左傳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表記

六年

春鄭人來輸平左作渝平胡傳訓輸為納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夏盟于艾始平于齊也左傳

孔子曰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後聽朝而入曾子問

春秋義存錄卷一 九

凡書公會者義倣此

秋七月

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年公羊傳

案無事而書時書首月連王朝正朔也義見元年春王正月後冬十月夏四月俱同

冬宋人取長葛左傳作秋

七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周易

案穀梁范註引易文於義最合

滕侯卒

義見五年葬衛桓公

夏城中工

書不時也左傳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

此城築之始九年夏城郎義同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此列國來聘之始

秋公伐邾

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為宋討也左傳

此伐邾之始張氏洽云苟欲悅宋而忘蔑之盟子曰小人比而不周足見為宋討邾之旨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此王聘之始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春秋義存錄卷一 十

案穀梁以戎為衛大謬左氏謂戎朝周而凡伯弗賓得之義見桓二年杞侯來朝

八年

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祔祔公穀作祔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祔易許田三月鄭

伯使宛來歸祔不祀泰山也左傳

庚寅我入祔

案黃氏震云魯鄭皆懷利以相接者也季氏本云魯假許田在數年之後左氏謂鄭伯請以泰山之祔易許田蓋因其終而逆探鄭志耳義見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案宿男同盟之國而魯不
會葬義見前葬衛桓公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

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詰誓不及五帝盟詛不

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

案盟詛不及三王穀梁之言必
有所本錄之以補孔義之闕

八月葬蔡宣公

杜註三月葬而葬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浮公穀作包此魯
君盟外大夫之始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九年

春秋義存錄

南氏姓也季字也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

案范氏註云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問問以論諸
侯之志傳云聘諸侯非正爾所未詳據此則胡傳以為天

王失威福之柄不及張氏洽所云春秋詳
王使之來魯知隱公之罪大矣於義差近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書時失也

案陳氏傳良云記異也太史公曰孔子論六經記異而說
不書得春秋之旨矣愚謂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之類孔子

未嘗無說特其
義多失傳耳

挾卒

夏城郎

義見前城中
正後倣此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防公作防

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

十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義見十年敗宋師
于菅取郕取防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郕辛巳取防

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

鄭師入郕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

春秋義存錄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秋宋人衛人入鄭

義見五年宋人
伐鄭圍長葛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十有一年

春滕侯薛侯來朝

此諸侯朝魯之始亦旅見之始

諸侯朝於諸侯禮乎孔子曰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玷周禮行

人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也以魯事觀焉或來朝而

不報其禮或屢往而不納以歸無合於中聘世朝之制矣非

天子不旅見諸侯偃然受之而不辭亦以見隱公之志荒矣

春秋義存錄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公穀作夏五月時來公作祁黎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

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弑之公

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於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

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

鍾巫齋於社圃館於爲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於爲氏立

桓公而討爲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左傳

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

春秋義存錄

卷一

主

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

也公羊傳

案魯史雖書公薨義同衛州吁弑其君完胡傳及云隱公見弑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者仲尼親筆也豈有

聖人作經而反爲亂賊隱諱者乎愚故曰春秋皆魯史舊文聖人斷之以義也然而佚者多矣

桓公名允世本作軌惠公子隱公弟在位十有八年

周桓王九年歲元年在章敦牂

春王正月公卽位

案穀梁以春王爲句文義俱失其謂繼故而言卽位則是與問乎弑也得之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公卽位修好於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祔田公許之三月

鄭伯以璧假許田爲周公祔故也左傳

取許田曷爲謂之以璧假鄭伯之辭也春秋之初諸侯之爲惡

必有辭焉以自文鄭伯以璧假許田齊侯鄭伯如紀單伯送

王姬築王姬之館於外皆善辭也夫子傷周之敝曰利而巧

文而不慚於春秋著其事以見王化衰風俗日趨於變且以

發明鄭莊之欺也陳傳良春秋後傳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秋大水水災始此

冬十月

二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二年春

春秋義存錄

卷一

古

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君子

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左傳

義見前衛州吁弑其君完

滕子來朝杜註滕侯稱子時王所黜本樂正子記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

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

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名莊公於鄭而立

之以親鄭以郕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左傳

傳

義見隱四年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桓內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

周公為弗受也郕鼎者郕之所為也曰宋取之宋也以是為

討之鼎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郕大鼎也穀梁

傳

秋七月杞侯來朝公穀作紀侯據九月入杞當從左氏

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左傳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目於人是故君子貌

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

表記

蔡侯鄭伯會于鄧此懼楚之始鄧國名

春秋義存錄 卷一

七

九月入杞

公及戎盟于唐

冬公至自唐

告於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

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

左傳

此書至之始義見隱六年公會齊侯盟于艾

三年

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

會於贏成昏于齊也左傳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故曰

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伐柯如之

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莖麻如之何橫從其敵

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坊記

夏齊侯衛侯晉命于蒲

晉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

者不盟結言而退公羊傳

案荀卿云春秋善晉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荀言必有所據可以補孔義之闕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杞公作紀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程子云食盡為異大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義見前紀履綸來逆女

春秋義存錄 卷一

七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三傳皆以送女為非禮

公會齊侯于謹

夫人姜氏至自齊

其不言置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於齊侯也子貢曰冕而親迎

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

穀梁傳

案穀梁此條以哀公所問為子貢之言疑屬沿訛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有年

案胡傳云先儒說經者多列於慶瑞之門至程子以為記異此得於言意之表者也然未知合義與否

四年

三月公狩于郎此蒐狩之始

書時禮也左傳

狩者何田狩也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羊傳

子曰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仲尼燕居

案於時合禮於地不合禮故兼錄左氏公羊之說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五年

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

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

分散故再赴左傳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已夫論語

春秋義存錄 卷一

七

案趙氏匡曰左氏云再赴豈有正當禍亂之時而暇就使人赴告哉經文甲戌下當記陳佗作亂之事全簡脫之耳孫氏復曰闕文也諸侯未有以二月卒者也二說得之後夏五郭公義皆同

夏齊侯鄭伯如紀左氏以為微襲紀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叔作任

葬陳桓公

義見隱五年葬衛桓公後倣此

城祝丘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

軍號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

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

人曰陳亂民莫有闔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

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聚集事從之曼伯為

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彊以驍戰奉公為魚麗之

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於緡葛命二拒曰旂動而鼓蔡

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

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

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

問左右左傳

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公羊傳

案孫氏復云天子無敵非鄭伯可得仇也故曰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以尊之尊桓王所以甚鄭伯之惡也其說較勝胡傳惜乎孔義失傳莫可援引

春秋義存錄 卷一

末

大雩大雩始此

冬州公如曹

六年

春正月寔來程子云寔不反國故生名之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郕左公作成

秋八月壬午大閱

秋大閱簡車馬也左傳

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敵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

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

何休公羊註

蔡人殺陳佗

案朱子云此是夫子據魯史書之佗之弑君不見於經亦是魯史無之耳至討賊之義可與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觀參

九月丁卯子同生

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取於父爲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

春秋義存錄

卷一

左

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左傳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太祝禋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於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太宰太宗太祝皆禋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於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太

宰命祝史以名徧告於五祀山川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

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太宰太宗從太祝而告於禩三月乃名

於禩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 曾子問

案禮重嫡嗣君薨猶然生可知矣故備錄曾子問二條穀梁云疑故志之去聖人之義遠矣

冬紀侯來朝

七年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杜註火田也譏盡物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案公穀謂失國生名似失之鑿與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義可參觀

八年

春正月己卯烝

春秋義存錄

卷一

左

天王使家父來聘

夏五月丁丑烝

禋祀也志不敬也 穀梁傳

孔子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經解

案書春正月己卯烝於前其義自見春秋此類甚多舉一可推其餘

秋伐邾

冬十月雨雪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書遂如此張氏洽云天子雖無親迎之禮然祭公謀于魯則當復命于王今至魯而遂逆后襄王配如此何以示王始之道哉餘義見隱二年紀履緌來逆女

九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冬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歎

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左傳

案見桓二年

十年

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穀梁傳

案穀梁之說未必合於孔義而王正月自應連屬下文胡傳駁之則文義俱失矣

春秋義存錄

卷一

圭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杜註衛侯與公爲會期中背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相遇也

義見十二年及鄭師伐宋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案程子云特日來戰以三國爲主其其惡也於義差近

十有一年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杜註三月而葬速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案書軌如此公羊以祭仲爲知權於義背矣

突歸于鄭

鄭忽出奔衛書奔如此

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

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姑生厲公雍氏

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

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

丁亥昭公奔衛已亥厲公立左傳

案此意不傳而名以未沒喪不稱君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此內大夫會盟諸侯之如義見前無致師師

公會宋公于夫鍾鍾公作童

春秋義存錄

卷一

圭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子闕

十有二年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杞公穀作紀曲池公作駁蛇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燕人杜註南燕大夫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案何氏依以躍爲作子故削其葬非也躍非作子立魯人不合葬耳義見前麟侯卒

公會宋公子虛虛公作鄭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子龜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丙戌衛侯晉卒

曷爲再日春秋故史也有所不革子曰其文則史其義則正義取之矣春秋權衡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於句瀆之正杜註卽穀正宋成未可

知也故又會於虛冬又會於訕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於

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

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興無信也左傳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

宋公盟無信左氏專責宋未合

十有三年

春秋義存錄 卷一

奎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

師衛師燕師敗績

三月葬衛宣公

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

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曾子問

案衛宣公葬於三月首襄敗素師於穀義同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無冰

時煥也穀梁傳

案無冰之義雖失考而春秋之以周月紀事於茲可見

夏五

孔子曰聽遠音者因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人者察其貌而不

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穀梁傳

案夏五之下說月字開文也義見前陳氏說卒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語穀作禦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春秋義存錄 卷一

酉

乙亥嘗

譏嘗也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公羊傳

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明乎

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仲尼燕居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公蔡人在衛人下

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

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左傳

義同隱五年宋人伐鄭附長葛

十有五年

春二月天王使冢父來求車

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左傳

義見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案鄭伯使雍糾殺蔡仲謀洩而出義見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許叔入于許許莊公弟隱十一年鄭入許使居許東衛至是乃入居位

公會齊侯于艾艾公作鄆殺作蒿

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

問之曰天子崩太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雪服失容則廢

曾子問

春秋義存錄

卷一

五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義同前董氏仲舒曰為天王崩而相朝故貶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宋公上公有齊侯棄作係

會于袤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左傳

義同艾之會伐鄭則愈失正矣

十有六年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與二年公至自唐義可參觀

冬城向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案衛朔之奔公穀以為不奉王命左氏以為逐於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似得其實而義莫可考

十有七年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越會公穀作及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公闕夏字奚穀作鄆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於陳秋蔡季自陳歸於蔡蔡人嘉之

也左傳

春秋義存錄

卷一

五

癸巳葬蔡桓侯

葬者稱公此其稱爵何稱爵者諫之於天子者也稱公者非諫

之於天子者也賤不諫貴幼不諫長生無爵者死無諡生有

爵者死有諡孔子曰諸侯相諫非禮也春秋禮衛

案陳氏助曰其稱侯蓋蔡季之賢請諡於王也此劉氏說所本杜註謂稱侯謬誤失其義矣

及宋人衛人伐邾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案書朔不書日趙氏匡陳氏傳更皆以為闕文義見夏五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濰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無與字

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綈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

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於濊遂及文姜如齊齊侯

通焉公謫之以告左傳

孔子曰君子之道譬猶坊與夫禮之塞亂之所從生也猶坊之

塞水之所從來也故以舊坊為無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

舊禮無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大戴禮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為之坊民

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坊記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魯人告於齊曰

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

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左傳

春秋義存錄

卷一

主

家曰夫子制義從婦凶也周易

案魯桓之弑禍由文姜莊氏克
竟引恒卦九三象詞於義差近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杜註九月
乃葬緩

春秋義存錄第一卷終

春秋義存錄第二卷

平湖後學陸奎勳輯

同里 門人郭世昌 弟 士熊 同校

莊公名同桓公子在
位三十有二年

周莊王四年魯元
年

春王正月

三月夫人孫于齊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杜註左
傳

秋七月

築之外臺之正也築之於臺之為正何也仇雠之人非所以

接昏姻也表麻非所以接升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

春秋義存錄

卷二

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為讎也杜註左
傳

子夏問于孔子曰魯哀公之仇知也初孔子曰魯哀公死于不仕

弗與共天下也通謂朝市不反兵而讎讎

案魯莊之仇父之讎魯主皆讎
案魯子外未可云讎之正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杜註左
傳

案穀梁云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禮於義差近至
樊氏助云魯春秋以禮三綱故未天子以貶之謂死子貶
及天王朱子
書嚴之矣

王姬歸于齊

齊師遷紀鄒鄆郛此遷也
之始

二年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工

案於餘工公穀皆以爲邪邑義同隱四年殲帥師

秋七月齊王姬卒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公作郛

書姦也左傳

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譽

甚矣穀梁傳

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故男

女授受不親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

以此坊民民猶淫佚而亂於族坊記

春秋義存錄

卷一

三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

春王正月朔會齊師伐衛

穀梁云惡其會仇讎而伐同姓也餘義見前無駁帥師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公穀皆謂改葬

秋紀季以鄆入于齊

冬公次于滑滑公穀作郛

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

過信爲次左傳

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論語

四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工享公穀作饗

子曰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穆侯而竊其夫

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坊記

案此條雖不爲文姜言而男女之不可交爵于義最合

三月紀伯姬卒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紀侯大去其國

案齊侯紀侯皆賢而齊滅之故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紀侯正公羊謂賢齊襄之復讎去義遠矣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秋七月

春秋義存錄

卷二

三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禚公穀作郛

五年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義見會禚後會防會穀俱同

秋鄭黎來來朝鄭公作倪黎左作犁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三傳皆謂納衛朔

六年

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公穀作三月程子云善子突善王命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秋公至自伐衛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俘公穀

此衛寶也則齊人易爲來歸之衛人歸之也衛人歸之則其

稱齊人何讓乎我也其讓乎我奈何齊侯曰此非寡人之

力魯侯之力也公羊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

七年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夜彗作昔隕公作實

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隕如雨公羊

春秋義存錄 卷二

案孔子之義在史文外公羊雖未得其傳而魯史之本名春秋可爲一證

秋大水無麥苗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八年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杜註期共伐郎也

甲午治兵治公

春治兵于廟禮也左傳

子曰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仲尼燕居

案劉氏敵駁左氏以春治兵爲非時於廟爲非地不可云合禮也

夏師及齊帥圍郕郕降于齊師此圍國之始

秋師還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日及瓜而代期戍公

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

孫無知有寵于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襲公紂之二人因之

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聞公曰捷吾以女爲

夫人冬十一月齊侯游于姑勞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

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

隊于車傷足喪屢反誅屢于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

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

請先入伏公而出鬪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

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弑之而

春秋義存錄 卷二

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

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左傳

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

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坊記

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

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

辯也周易

案前條之義爲齊僖言也後條之義爲齊襄言也兼之乃盡

九年

春齊人殺無知

義見僖人殺州吁

公及齊大夫盟于莒莒公穀

夏公伐齊納糾左作納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德報德以直報怨論語

齊小白入于齊

子曰齊小白之有霸心生于昔晉重耳之有霸心生于曹衛越

王句踐之有霸心生于會稽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

身而常遇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家語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杜註九月乃葬訛故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

春秋義存錄 卷二

心焉乃殺子糾于生實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

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侯使相可也公

從之左傳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

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

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

知也論語

子路問于孔子曰管仲之爲人何如子曰仁也子路曰昔管仲

說襄公公不受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不智也家

殘于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慙心是無醜

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不忠也孔

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受公之聞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

遇特也家殘于齊而無憂色是知權命也桎梏而無慙心自

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于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夫子糾

未成君而管仲未成臣管仲裁度義不死束縛而立功名未

可非也召忽雖死過于取仁未足多也家語

案此二條雖爲管仲贊而糾之不當有齊義亦可見

冬浚洙

十年

春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二月公侵宋

三月宋人遷宿此遷國之始

春秋義存錄 卷二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舞教作武此荆猾夏之始杜註以獻舞爲蔡季

訖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嬖也

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

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

舞歸左傳

孔子曰審我所以適人適人之所以來我也此之謂也荀卿子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此滅國之始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郕

秋宋大水

傳曰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害於桑盛延及君地以憂

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人不仁齋戒不修使民不時

天加以災又遭憂公之厚孔子聞之曰宋國其庶幾矣

弟子曰何謂孔子曰言災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

王知任其過其與也終焉而改之是不過也韓詩外傳

冬王姬歸于齊

十有二年則莊王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鄒杜預全節守義以終婦道賢之也

夏四月

春秋義存錄 卷二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提公作接

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太

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

奔毫南宮牛猛獲帥師圍毫左傳

義同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冬十月蕭叔太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

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宋人

請猛獲于衛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

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此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左傳

義則衛人殺州吁而張氏治以受奔得賂責陳持論亦正

十有三年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齊侯穀作齊人此齊桓公伯之始

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左傳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

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論語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同上

上

夏六月齊人滅遂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公穀皆美齊桓之信

春秋義存錄 卷二

十有四年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夏單伯會伐宋

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左傳

宋諸儒以元年單伯逆王姬皆謂單伯為魯卿愚謂齊桓公霸必假王命而後宋服當從左氏義見北杏之會第一條

秋七月荆入蔡

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嫺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

息以息嫺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

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

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左傳

義見十年荆敗蔡師于莘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十有五年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夏夫人姜氏如齊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鄆鄆公作兒

鄭人侵宋

秋諸侯爲宋伐鄆鄭人間之而侵宋左傳

此鄭突修怨之師義見前宋人伐鄆圍長葛

冬十月

十有六年

春秋義存錄

卷二

十

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南北爭鄭於是始

秋荆伐鄭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

于幽公作公會許男下公穀有曹伯

義同北

邾子克卒

十有七年周僖王崩史不害

春齊人執鄭詹詹公作詹

夏齊人殲于遂殲公作殲

秋鄭詹自齊逃來

冬多麋

宋張氏洽云國亡遷齊之罪也失節辱國之罪也爲邾進主魯之罪也罪詹及魯可也罪齊似未合義

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不言其來諱之也左傳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繭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

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孟子

案戎後不能預備去乃追之與僖二十六年追齊師至鄆義同

秋有蜚

冬十月

春秋義存錄

卷二

十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滕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程子云因勝而往盟爲遂事

夫人姜氏如莒杜註非父母之國而往書姦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二十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夏齊大災

宋書大災者魯往弔災也義見十一年宋大水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我戎穀作我並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春晉命于弭鄭伯夏月伐王城鄭伯將王惠王立二年自圍

門入號叔自北門入莊王及五大夫鄭伯享王

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

伯效尤王于鄭尊大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左傳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案王氏孫云鄭伯有納王之功不免謚爲厲者其始以略

春秋義存錄 卷二

加美名也於義差近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肆大青傳公作省

仲弓問于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

所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

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

禮齊之其次以政事道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變道

之弗從傷義而敗俗于是乎用刑矣顧五刑必即天倫行刑

罰則輕無赦家語

程子云大青而肆之其失可知凡赦何嘗及得善人諸葛亮在蜀十年不赦舊此兩程說最近于義附錄家語之後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案高氏問云姜氏弑逆淫亂得罪宗廟今也云亡雖以子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御公穀作禦公子左傳作太子

夏五月

孫氏復曰五月之下有脫事爾義與夏五同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侯盟于防

冬公如齊納幣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公羊傳

義見桓三年公會齊侯于廐

二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齊

春秋義存錄 卷二

祭叔來聘

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重其外交故不與使也穀

梁傳

祭非無臣也不達于春秋所以正上下之禮也孔子曰大夫具

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此之謂也春秋意林

案王之卿士六命而後賜官始得自置其臣以治家

夏公如齊觀社

公至自齊

荆人來聘楚交中國始此

公及齊侯遇于穀

蕭叔朝公

秋丹桓公楹

禮天子諸侯黜陟大夫倉士黜丹楹非禮也穀梁傳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

禮器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二十有四年

春王三月刻桓宮楨

禮天子之稱斲之斲之加密石焉諸侯之稱斲之斲之大夫

斲之士斲木刻柯非正也穀梁傳

義同丹桓公楹

春秋義存錄

卷二

古

莊公

如齊逆女

公至自齊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公使宗婦覲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

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修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

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

乎左傳

孔子曰淫亂者生於男女無別男女無別則夫婦失義昏禮

享者所以別男女夫婦之義也男女既別夫婦既明故

有淫亂之獄而無陷刑之民家語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杜註羈蓋曹世子赤則曹僖公也

郭公

義同夏五案孫氏覺汪氏克寬以公字為亡字之訛趙氏匡蘇氏韋皆以為闕文今從之

二十有五年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如特牲

案此係謂魯救日之失禮也一日即朔日厚自食天子伐鼓于社諸侯鼓于朝今鼓于社僭也凡天災有幣無幣今

春秋義存錄

卷二

五

用牲非禮也夫子微言之故曰不敬爾厥後魯人于二日伐鼓于社愈失之矣

伯姬歸于杞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冬公子友如陳此內大夫出聘之始亦季氏專國始事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論語

二十有六年

春公伐戎公闕春字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冉有問于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于大夫然則大夫犯罪

不可以加刑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厲

之以廉恥之節也故古之大夫有坐不廉污穢而退放之者
不謂之不廉汙穢而退放則曰簠簋不飭有坐淫亂男女無
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帷幕不修也有坐罔上不
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臣節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
不謂之罷軟不勝任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
之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謹此五者大夫既自定有罪名矣
而猶不忍斥然正以呼之也既而爲之諱所以愧恥之是大
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而譴發則白冠鵲纓盤水加劔
造乎闕而自裁不使有司執縛牽掣而加之也其有大
罪者則命則曰自裁而自裁君不使人梓引而刑殺曰
子大夫自取之也子大夫有禮矣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

春秋義存錄 卷二

去

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 家語

此專殺大夫之始後義略同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案胡傳云受女之過而不節以禮春秋所禁也義見僖三年杞伯姬來朝其子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左傳

義見前公季友如陳

冬杞伯姬來

莒慶來逆叔姬

杞伯來朝 杜註杞稱伯蓋時王所黜

公會齊侯于城濮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 左傳

義同單伯會伐宋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 左傳

義同六年齊人來歸衛俘

夏四月丁未邾子貜卒

春秋義存錄 卷二

七

秋荆伐鄭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宋人下公有邾婁人此救鄭制楚之始

冬築鄆 鄆公穀作微

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

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左傳

魯饑臧文仲言于嚴 漢諱莊 公曰夫爲四隣之援結諸侯之信

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爲歸名器藏寶

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

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

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爲選事

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

卹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者

不卹下居官而情非事君也文仲以豐圭玉幣如齊告糴

曰天災流行戾于敝邑饑饉薦降民羸幾卒大懼殄周公

太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

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惟寡君與二

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

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國語

臧孫辰請糴于齊孔子曰君子爲國必有三年之積一年不熟

乃請糴失君之職也

春秋繁露

二十有九年

春新延廡

春秋義存錄

卷二

大

新延廡者何修舊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凶年不

修

公羊傳

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饑景公問于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

則乘驂馬力役不興馳道不修所以幣玉祭祀不懸祀以下

牲此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

宋語

凡歲饑而興作者義做此

夏鄭人侵許

秋有蜚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城諸及防

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

裁日至而畢

左傳

案吳氏澄曰凡書土功雖時非善之也愈於非時者兩程子於城中正以爲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斯得義之正矣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左無師字

秋七月齊人降鄆

杜註紀附庸國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左傳

齊人伐山戎

春秋義存錄

卷二

左

山戎伐燕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命燕君納貢于周

諸侯聞皆從之

史記齊世家

齊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于魯魯君進羣臣而謀皆曰

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

齊已伐山戎孤竹欲移兵于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

伐遠而還誅近隣隣國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

寶器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

戎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魯魯下令丁男悉發五

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爲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說苑

三十有一年

春築臺于郎

義見城中工後
于薛于秦皆同

夏四月薛伯卒

築臺于薛

杜註
魯地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秋築臺于秦

穀梁范
註魯地

冬不雨

三十有二年

春城小穀

范註
魯地

夏宋公齊侯過于梁丘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叔牙欲立慶父故季友酈之而立其後

春秋義存錄 卷二

辛

季友之除惡也于未形君子以為賢于誅孔子曰大夫強而君

殺之義也自三桓始也此之謂也 春秋劉氏傳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公穀作
乙未

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闕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

公生子般焉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

人榮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左傳

案子般稱卒諱之也義見隱十一年公薨般稱名未
沒喪不稱君也義見僖九年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公子慶父如齊

此內大夫
如齊之始

案穀梁謂慶父實奔而諱之杜註謂無君而假赴告以行
皆不足據蓋聞公者哀姜姊叔姜之子慶父利其功而立
之以徐圖廢置劉氏謂慶父如齊實告立君而非假其
說是也至慶父之主兵擅權釀成篡弑廢立之禍義見二

年慶父帥師
伐於餘工

狄伐邢

狄伐國
始此

閔公

名敗方史記諱敗作
開莊公子在位二年

周惠王十六年

歲在上章
清澤元年

春王正月

齊人救邢

義見前齊人取子
則殺之第一條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案左氏云亂故是以緩
義見隱五年葬衛桓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季子來歸

春秋義存錄 卷二

辛

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

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 左傳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周易

案王氏元杰釋此條引易
蹇九三象辭於義差近

冬齊仲孫來

公穀以仲孫
為慶父訛

齊仲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

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

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

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

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因問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左

孔子曰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禮運

二年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杜註陽國名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夏吉禘于莊公速也左傳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同諸

斯乎指其掌論語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

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禮運

案周傳云魯禘非禮禘言吉者喪未三年行之未早也于莊公者方祀于寢非官廟也一舉而三失禮焉可以補未

春秋義存錄 卷二 三

義之

秋八月辛丑公薨

初公傳奪卜齋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禮公于

武闕左傳

義同隱十一年公薨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

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其仲于莒莒

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

也乃縊閉公哀姜之姊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

于哀姜哀姜欲立之問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

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左傳

義見後夫人姜氏慶于夷齊人以歸

冬齊高子來盟盟立僖公

十有二月狄入衛

鄭棄其師

案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狄于境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陳詩序足補孔義之闕

春秋義存錄第二卷終

春秋義存錄 卷二

三

春秋義存錄第三卷

平湖後學陸奎勳輯 崑山門人徐傳毓子山經子常

僖公 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在位三十三年

周惠王十八年元年歲在元熙閏茂

春王正月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左作曹伯訛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夷公作陳

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

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

災討罪禮也 左傳

春秋義存錄 卷三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夫人薨于夷則齊人曷為以歸桓公召而繼殺之 公羊傳

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獄有所歸季氏不探其情而誅焉

慶父親殺閔公季子緩追逸賊春秋以為親親之道也魯哀

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譎以為過也 史記鄭陽傳

案齊桓之殺哀姜於義未得云過史記此條蓋即左氏已甚之說

楚人伐鄭 杜註荆始改號曰楚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 榿公作利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偃公作綴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挐 鄆公作掣穀作麗

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鄆獲莒子之弟挐公賜季友汶

陽之田及費 左傳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論語

案趙氏與陳云敗莒有功季氏專制之形此其義見前公子友如陳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二年

春王正月城楚丘

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 左傳

案左氏美齊桓云邢遷如歸衛國忘其義同元年城邢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 公穀作夏陽晉見始此

春秋義存錄 卷三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

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

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驕

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

輪伐邲三門冀之既病則亦惟君故今虢為不道保於逆

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虞公許之且

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要晉里克荀息帥師會

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左傳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論語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黃 公作黃

冬十月不雨

楚人侵鄭

三年

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徐人取舒舒楚附庸國

六月雨杜註周六月夏四月於播種五稼無損

案季氏康曰一經書雨此爲特筆愚謂美僖公之

秋僖公江黃人會于陽穀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穀作公子季友涖公穀作蒞

楚人伐鄭

四年

春秋義存錄 卷三

三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

遂伐楚次于陘

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子使與師言曰君

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

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

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

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

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

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

濱師進次于陘左傳

夏許男新臣卒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

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

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

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

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

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左傳

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論語

齊人執陳轅濤塗轅公穀作袁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

東方則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

春秋義存錄 卷三

四

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

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其其資糧屏屨其可也齊侯說與

之虎牢執轅濤塗左傳

齊桓執賢相之能用大國之資卽位五年不能致一諸侯於柯

之盟見其大信一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邶幽之會是也尙未

能大合諸侯至於救邢衛之事見存亡繼絕之義而明年以

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故曰親近者不以言召遠

者不以使此其效也其後矜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故楚

滅弦而志勿憂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功未成志已滿矣

曰管仲之器小哉此之謂也春秋繁露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八月公至自伐楚

穆公作穆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

陳茲公作慈

冬叔孫戴伯

叔牙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

五年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

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一

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姊生

春秋義存錄

卷三

五

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

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實諸宮六

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

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

謂太子子辭君必辨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

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

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

新城姬遂謚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晉侯

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

左傳

曷為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

公羊傳

傳曰乘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說曰火南

方揚光輝為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嚮明而治書曰知人則

哲能官人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遠四佞而放之野孔子

曰浸潤之譖膚受之誣不行焉可謂明矣

洪範五行傳

方揚光輝為明者也

孔子曰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

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言無再譙之端

教令不出于閨門事在供酒食而已無閭外之非儀也不越

境而命喪事無擅為行無獨成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

不遑庭夜行以火所以效匹婦之德也

家語

夏公孫茲如牟

杜註因聘而娶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春秋義存錄

卷三

六

作首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秋諸侯盟

左傳

王將以愛易世子諸侯莫知以爭則不可以諫則不得桓公會

世子于首止而諸侯以睦天王以尊後嗣以定故孔子曰正

而不論此之謂也

春秋權衡

子云道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無失

表記

鄭伯逃歸不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楚闕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栢方睦于齊皆弦

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左傳

案楚滅國始此義見齊人執陳轅濤塗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故寇不可翫一之為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惟偏乎晉獻公殺桓莊之族寵信荀息尚善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

春秋義存錄 卷三

七

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繫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虢鶚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鶚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勝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之

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義見前
滅下陽

六年

春王正月

襄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伐楚人圍許楚圍中
國始此

晉人救許殺梁云善
救許也

冬公至自伐鄭

七年

春齊人伐鄭

夏小邾子來朝杜註邾之別
封故曰小邾

春秋義存錄 卷三

八

鄭殺其大夫申侯轅濤塗怨申侯勸城其賜
邑而諸諸鄭伯事在五年

夏鄭殺申侯以說於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左傳

子曰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論語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于甯母鄭母

曹伯班卒班公

義見前陳侯鮑卒案書卒不書日闕文

冬齊如齊此內大夫
聘齊之始

冬葬曹昭公

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欵盟于

洮鄭伯乞盟陳世子欵下公
有鄭世子華說

義見吉

義見吉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義見吉禘於莊公左傳以夫人爲哀姜按葬既稱小若哀姜此不宜混稱夫人劉向以爲成風是也范氏甯謂欲尊其母實與其父持論甚正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案吳氏澄曰惠王去冬有疾今冬十二月乃崩蓋以左氏崩於七年閏月之說爲妄也餘義見隱三年天王崩

九年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公穀作三月御公穀作禦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

春秋義存錄

卷三

九

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

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

以道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左傳

義同首止之會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按喪服小記云婦人笄而不殤於義差近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

雍泉毋訖羅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

穀梁傳

義同前會

甲子晉侯詭諸卒

公作甲戌詭左作僂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平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

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名之曰以是荀息在大

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如之以忠貞

共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

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

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

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

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

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

左傳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穀公作弑

春秋義存錄

卷三

十

冬十月里克殺奚齊於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

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

月里克殺公子卓於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

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

左傳

子云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

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弑其父者

坊記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論語

十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此朝齊之始

狄滅溫溫子奔衛

春秋滅溫蕪子無信也蕪子叛王卽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

之王不救故滅蕀子奔衛左傳

義見桓十二年及鄭師伐宋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卓公作卓子杜註弑卓在前年以今春書從起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

諒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

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

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于是不鄭聘于

秦且謝緩賂故不及左傳

案宋子云書晉殺其大夫不以弑君之罪討之也愚謂此亦據史文立論耳

春秋義存錄

卷三

十一

秋七月

冬大雨雪雪公作雹

案趙氏鵬飛曰非大雪之時而大雪常寒之罰也洪範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常寒則大雪非徒記異所以責

時君不能建皇極也於義差近

十有一年

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義見莊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

能害我夏楚滅黃左傳

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

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楚伐江滅黃

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穀梁傳

孔子曰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家語

案不書出奔者死於其位也後楚人滅江義同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杵公作處

春秋義存錄

卷三

十二

十有三年

春秋侵衛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

齊仲孫湫致之左傳

義見救邢盟首止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

春諸侯城緣陵

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左傳

子曰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已大人

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設制度以立

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已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禮運

餘義見元年城邢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鄆穀作繒

鄆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

朝左傳

義見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左傳

春秋義存錄 卷三

十三

孔子曰存亡禍福在已而已天災地妖不能殺也昔殷王帝辛

爵生烏於城之隅占者曰小而生巨國家必社帝辛喜不治

國家亢暴極甚外寇乃至遂亡殷國此逆天之時詭福而反

得禍也殷王武丁之時刑法弛廢桑穀共生于朝七日而大

拱占者曰桑穀野物也而生於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

修行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三年之後遠方之君重譯來朝

者六國此迎天之時詭禍而反得福也故妖孽者天之所以

警天子諸侯也惡孽者所以警士大夫也妖孽不勝善政惡

孽不勝善行說苑

狄侵鄭

冬蔡侯辟辛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楚人伐徐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

于匡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師公作率敖慶父子

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左傳

此等語天之始義

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杜註厲楚與國

八月

春秋義存錄 卷三

十四

九月公至自會

季姬歸于鄆

已卯晦震夷伯之廟夷伯卽司空無駭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隱焉左傳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易象傳

冬宋人伐曹

楚人敗徐于雲林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秦見之始亦晉秦交兵之始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日盡納羣公子晉侯怒於

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

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

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飢秦輸之粟秦飢晉閉之糧故秦伯伐晉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門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飢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泞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慢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左傳

春秋義存錄

卷三

五

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表記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鵠退飛過宋都隕公實爲

作鵠

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鵠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與

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

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

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若

故也左傳

義見沙鹿萌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夏四月丙申鄭季姬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蒍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

淮杜註淮夷

十有七年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杜註英氏楚與國

夏滅項杜註

案左傳以爲魯滅公穀皆以爲齊滅蒙伐英氏之文也其說較長而義則無考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義同陽穀之會

九月公至自會

春秋義存錄

卷三

六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

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

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

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于衛其姬因寺

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

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

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

夜殯左傳

齊桓公閭門之內懸樂者泰游抗同之修於天下不見謂修然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長是亦無他故焉知一政于管

仲也是君人者之要守也知者易爲之與力而功名蓋大矣是而孰足爲也故古之人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喪其國危其身者必反是者也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此之謂也荀卿子

子思問於夫子曰役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莫善于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以禮樂哉子曰堯舜之功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若管仲之智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孔叢子

十有八年

春秋義存錄

卷三

七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宋公下公有會字杜註納孝公

夏師救齊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靡齊師敗績

狄救齊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杜註孝公立而後得葬

冬邢人狄人伐衛

冬邢人狄人伐衛國苑圍衛侯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衆

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秋師還左傳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論語

案趙氏鵬飛曰秋稱人便文爾穀梁以稱人爲善救齊胡傳因之於義疎矣

十有九年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朱襄國伯始此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公作宋人訛

鄆子會盟于邾已酉邾人執鄆子用之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杜註水次有妖神欲以屬東夷左傳

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論語

秋宋人圍曹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

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後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

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

春秋義存錄

卷三

太

伐人若之何盍始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左傳

顏回謂子貢曰吾聞諸夫子身不用禮而望禮於人身不用德而望德於人亂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家語

衛人伐邢

衛人伐邢以報苑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

甯莊子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

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左傳

案俞氏舉曰此報復之師也左氏以爲天意師興而雨不亦誼哉義見前宋人伐鄭圍長葛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公作公會此魯及諸侯盟楚之始

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

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
秦遂取梁左傳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
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
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
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孟子

子曰通國皆人必以道導之則吾民也不以道導之則吾難也
說苑

二十年

春新作南門

書不時也凡啟塞從時左傳

春秋義存錄

卷三

九

書新作南門誠用力於所不當為也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

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春秋

案春爲不時義同城中止新作爲改制義見魯人
爲長府後定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義俱倣此

夏郕子來朝杜註姬姓國鄭
樵云南郕也

五月乙巳西宮災

鄭人入滑杜註滑姬姓國張氏洽云此
天王出居于鄭之始釁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冬楚人伐隨隨與楚盟見左傳桓八年
莊四年至是叛楚故伐之

二十有一年

春秋侵衛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春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
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左傳

義見後
會孟

夏大旱

秋宋公楚于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

孟公作崔穀作
爲楚師于始此

秋諸侯會宋公于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

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左傳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

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

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

春秋義存錄

卷三

十

或擊之立心勿恒凶易繫傳

冬公伐邾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楚臣之
見始此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黃澤宋公

二十有二年

春公伐邾取須句何公
作卿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鄭如
楚故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

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

明德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邪小
蠶蠶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

我師敗績邾人獲公曹縣諸魚門左傳

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

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人既成

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

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

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左傳

案黃氏言宋公自執聽用節以失人心爲楚所執今乃不量方而闢以僥倖于萬一衆敗身夷不亦宜乎其說

春秋左傳卷三

三

良允餘義見前會孟

十有三年

春齊侯伐宋圍緡緡穀作閔

討其不與盟於齊也左傳

案齊孝忘宋襄納已之德乘其敗而圖其邑義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茲父作慈

秋楚人伐陳

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

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日子若國何對曰吾以

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左傳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左傳

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
得仁論語

子曰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禮

運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

交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論語

案杞子左傳以爲從夷不若故註時王所然之說爲優

四年

春三月月秦納晉文公二月殺

之使如鄭請滑鄭不聽命遣類叔

以狄師伐鄭立狄女隗氏爲后

春秋左傳卷三

三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於母弟寵子太叔帶通

難之類叔懼狄之怨已歸在鄭地犯敢告叔父臧文仲對

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主體簡師父告於晉

三月晉侯傳左師進王四月王不案王不於秦天子

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以服降名

禮也鄭伯與孔將銀石甲父侯宜多省視官具于汜而後

聽其私政禮也左傳

孔子曰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

法亂紀禮運

子云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

階即位于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坊記

以天王而出居于鄭必有失其道而見逐于其臣者而以自出

爲文何哉孔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此春秋所以正本

也鑒戒昭矣程端學春秋本義

晉侯夷吾卒晉惠以二十三年九月卒杜註晉文定位而後告故書于今年

二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公穀謂滅同姓故名朱子云疑傳寫之誤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蕩伯姬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

義見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

春秋義存錄

卷三

三

宋殺其大夫

義同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衛人平莒於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左傳

義見元年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速公作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鄆公穀作鄆弗左作不

義見莊十八年公追戎於齊西

夏齊人伐我北鄙

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

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

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

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

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

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

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

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

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左傳

春秋義存錄

卷三

三

孔子曰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輕財不匱蓋柳下惠之

行也家語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論語

衛人伐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此乞師之始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公作陳

冬楚人伐宋圍緡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實桓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

楚申公叔侯戍之左傳

公至自伐齊

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未得乎取穀也曷爲未得乎取穀曰
患之起必自此始也 公羊傳

魯內虛而外乞師以犯強齊會齊侯昭卒晉文行霸幸而得免

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何休公羊註

二十有七年

春杞子來朝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史記昭卒弟湣殺嗣子而自立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杜註三月而葬遠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義見前無駭師師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春秋義存錄 卷三

重

楚子將圖宋使于文治兵於陳蔡鄭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從

治兵於爲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

文飲之酒爲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

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

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

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

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

施救患取威定伯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

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於被廬

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

敬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基

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卻縠

將中軍卻縠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

衰爲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

御戎魏犢爲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

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

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

之信 伐原在二十五年 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

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

執秩以正百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

而伯文之教也 左傳

孔子曰上興讓則下不爭明讓不興下必爭也 劉賈崇讓論

春秋義存錄 卷三

美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二十有八年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

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卻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

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欽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

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於襄牛

左傳

案侵曹衛以救宋用先軫報施之謀也義見前宋人伐鄭圍長葛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楚人救衛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界宋人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與人之謀

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克懼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

其克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僇負羈而

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僇負羈之宮而免其

族報施也前出亡在曹僇負羈饋盤飧與璧魏驪顛頤怒曰勞之不圖報

於何有僇倍負羈氏魏驪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

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驪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

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頤以徇於師立舟

之僑以爲戎台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

急舍之則絕晉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

春秋義存錄

毛

曰使宋舍之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

田以賜宋人齊秦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

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左傳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楚子入居於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

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

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

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

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勞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

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

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

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

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

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

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

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

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

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

子犯曰固直爲難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

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

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

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

春秋義存錄

卷三

宋

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鄢而

舍晉侯患之聽與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

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

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

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

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

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此爲大夫退

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

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韞鞬執鞅晉侯登有莘

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

己巳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

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
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
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縠以
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
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
酉而還左傳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城濮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寡奈何而可
咎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
亦詐之而已文公以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
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偽之道雖今
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敗楚人于城濮

春秋義存錄

卷主

三

反而爲賞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
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
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
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却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
公雖不終始足以伯矣呂氏春秋

孔子曰昔者晉文公與楚戰大勝之燒其草火三日不息文公
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而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
能以戰勝安者惟聖人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吾是以憂
也此得志而恐驕也韓詩外傳

楚殺其大夫得臣

衛侯出奔楚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宮于踐土
晉文伯業
於是乎盛

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於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
師爲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於晉晉欒枝入盟鄭
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於王駟
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已酉王享醴命晉侯
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史克與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
之大路之服大馬四匹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
卣虎賁三百鄭伯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逃王
恩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不顯
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

春秋義存錄

卷主

三

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要
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淪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
無克祚國及其元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
是役也能以德攻左傳

與齊桓首止葵正
之會義可參觀

陳侯如會

公朝于王所

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穀梁傳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禘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
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道而出告者五日
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魯子問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于角從公使殺之咺不

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

於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

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

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於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

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

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極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

侯先期入甯子先長辟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

猷大華仲前驅叔武將沐闢君至喜提髮走出前驅射而

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杖之股而哭之猷大走出公使殺之

春秋義存錄 卷三

三

元咺出奔晉 左傳

義見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陳侯欬卒

秋杞伯姬來

公子遂如齊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晉侯

下穀無齊侯奉與諸侯會始此

冬會于溫討不服也 左傳

天王狩于河陽狩數

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

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 左傳

案此特筆也改魯史之舊文孔子自言之矣

壬申公朝于王所

義見前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

不勝殺士榮削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

京師實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饀焉 左傳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

及也 論語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咺歸立公子取

諸侯遂圖許

春秋義存錄 卷三

三

曹伯襄復歸于曹杜註晉或侯衛之言復曹伯遂會諸侯圖許

二十有九年

春介葛盧來杜註介東夷國

公至自圖許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會上公殺

有公字翟公作秋

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

子恐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

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左傳

案陳氏傳良曰此晉初以大夫盟王子也向也踐土之役

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如陳

秋大雨雹

冬介葛盧來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

晉人秦人圍鄭秦晉之怨始此

介人侵蕭蕭宋附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公子遂如京師此聘周之始

遂如晉此聘晉之始

春秋義存錄 卷三

三

三十有一年

春取濟西田公子遂如晉

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

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

洮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襄仲如晉拜曹田也左傳

義見隱十年

夏四月四日鄭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四月四日鄭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禮不卜

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日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

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左傳

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

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

其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表記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義同杞伯姬來朝其子

狄圍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

祀相寧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鄆何事

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

春秋義存錄 卷三

三

命祀請改祀命左傳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論語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捷公作接

衛人侵狄

狄衛人及狄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於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

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

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

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左傳

子曰晉文公諱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諱

論語

齊列晉文於齊桓之上見王降而霸霸術亦通降也此條之義當爲晉侯重耳卒而發

三十有三年

春秋義存錄

卷三

重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敗秦下左穀有師字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

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樂枝曰未報秦施而

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

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

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遼與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

駒爲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

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

彼實搆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

就戮於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

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

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

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

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臣橐鼓使歸就戮於秦寡君

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

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

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左傳

癸巳葬晉文公

義見桓十三年葬衛宣公

春秋義存錄

卷三

美

狄侵齊

公伐邾取訾婁

訾婁公作婁穀作訾樓

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

左傳

義見前宋人伐鄭圍長葛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義同公子遂帥師入杞

晉人敗狄于箕

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先軫

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敵師死焉

狄人歸其元面如生

左傳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論語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于小寢穀梁云小寢非正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隕公實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隕霜不殺草何爲

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李梅

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韓非子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許貳于楚

春秋義存錄第三卷終

春秋義存錄卷三

孝

春秋義存錄第四卷

平湖後學陸奎勳輯 嘉興門人周震伯尊同校

文公名興僖公子在位十有八年

周襄王二十六年元年歲在癸未協洽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公有所字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杜註七月而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義見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晉侯伐衛

春秋義存錄

春秋義存錄卷四

叔孫得臣如京師杜註得臣叔牙孫

衛人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左傳

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

此大夫特會諸侯之始義見前公子友如陳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頤頤公穀作髡

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

也而又多愛頤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

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

太子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

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

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

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

圖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殺諡之曰靈不瞑

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為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太師且

掌環列之尹左傳

義同齊無知弑其君諸兒後一條

公孫敖和齊

二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

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鞠居為右甲子及秦

春秋義存錄卷四

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于獲也晉

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

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臙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

送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臙怒其友曰

盍死之臙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汝為難臙曰周志

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其用之謂

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則而葬

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

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臙於是乎君子怒不作亂而

以從師可謂君子矣左傳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

義見前宋人

丁丑作僖公主

書不時也左傳

案禮既葬作主于墓時因述說有義義未定故綴於作主也義見後

三月乙巳及晉處義見後

晉人以公義見後

公以重義見後

子曰君子慎以義見後

夏六月公孫敖會義見後

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公穀作垂隴

故也陳侯為衛請成於晉執孔達以說左傳

春秋義存錄卷四

此大夫主盟之始義見前公友如陳

自十有二月至于秋七月

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恒陽厥極憂孔子曰君

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詩曰

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憤亂則不能

治海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刑罰妄加如羣不附則陽氣勝

故其罰常陽也旱傷五穀則有寇難上下俱憂故其極憂也

洪範五行傳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秋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

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

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餼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啻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後稷親而先帝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左傳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

禮掃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公子遂如齊納幣

范註喪制未畢而納幣非禮也

三年

春秋義存錄 卷四

四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與國

此大夫主兵之始義見前無駭帥師入極

夏五月王子虎卒

公毅以王子虎爲叔服訖

秦人伐晉

此秦霸之始

秦伯伐晉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

殺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左傳

義同彭衙之戰後倣此

秋楚人圍江

雨螽于宋

秋雨螽于宋陳而死也

左傳

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傲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飢妖孽之疾

禮運

後凡書螽義倣此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公毅無以字晉大夫帥師始此

四年

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其曰婦姜爲其禮成乎齊也穀梁傳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

春秋義存錄 卷四

四

五

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廟成婦之

義也 曾子問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義同僖十二年楚人滅黃

晉侯伐秦

衛侯使甯俞來聘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

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

王宴樂之于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

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茲弓

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貶之其敢干大禮
以自取戾左傳

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金樓子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義見傳八年禘子太廟用致夫人

五年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賵常事不書惟賵仲子成風特書之則遂命爲夫人也春秋之

初猶以爲非常事宜之敬羸襄之定姒昭之齊歸雖命爲夫

人不復書矣孟子卒不赴於京師孔子曰夫人之不命於天

子自昭公始也陳傳良春秋後傳

春秋義存錄卷四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召伯來會葬召穀作毛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都都楚屬國

秋楚人滅六六楚屬國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

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行父季友孫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於陳且娶

焉左傳

義同公子
友如陳
秋季孫行父如晉

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遺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

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左傳

傳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論語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同上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驩公作驩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

葬晉襄公杜註三月而葬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秋射穀作夜

春秋義存錄卷四

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

續鞠居殺陽處父十一月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秋左傳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爲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

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其漏言奈何君將使射姑將

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陽處父

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

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公羊傳

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

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易繫傳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

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閭朝棄時政也何以爲民左傳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論語

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諸侯皮弁聽朔聽朔重于朝也然後服之玉藻

七年

春公伐邾

三月甲戌取須句

遂城郕

見前諸侯城郕後凡遷敵而城者倣此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殺作王臣

宋人殺其大夫

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樂豫

春秋義存錄

卷四

八

爲司馬鱣臚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昭公

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

本根無所庇廕矣舊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况

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

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

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於公宮六卿和公

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即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

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左傳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

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瘡坊記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秦公作昧奔上有以師字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難

事在僖公二十四年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日先

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

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

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

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

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

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

戎津爲右及董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

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

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

春秋義存錄

卷四

九

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

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

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

必子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

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

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於國

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

見焉及歸士會歸在十三年遂不見左傳

孔子曰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

友君陳則進不陳則行而退蓋隨武子之行也大戴禮

狄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晉侯新立故趙盾主盟

此晉大夫主盟諸侯之始義同二年垂隴之盟

冬徐伐莒

公孫敖如莒泣盟公穀作莒

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公後至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左傳

春秋義存錄 卷四

案高氏閔曰天王崩諸侯不奔喪者遂皆國之正卿乃自相會盟于王畿之內惡莫大焉與桓十五年天王崩公會齊侯于艾義可參觀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公無而字

冬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

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

也司馬握節以死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

以其官逆之皆復之左傳

義見七年宋人殺其大夫

九年

春毛伯來求金

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左傳

義見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

夫人姜氏如齊

三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夏五月癸丑葬襄王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先都箕鄭父士穀梁益耳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春秋義存錄 卷四

范山言于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於

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龙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

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

緩也以懲不恪左傳

義同僖十五年公孫敖師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夏秋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地震始此陰盛陽微之異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椒穀作荻楚君臣並見之始

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

君神弗福也左傳

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僂焉如不終日記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葬曹共公

十年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冉求曰昔臧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法于今不亡可謂知禮矣孔子曰若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不止燔柴於竈以祀焉夫竈者老婦之所祭盛於瓊尊於瓶非所柴也家語

餘義見二年大事于太廟蹟僖公

春秋義存錄 卷四

夏秦伐晉燕氏韓曰秦下脫人字

楚殺其大夫宜申謀弑楚穆故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義見二年後倣此

及蕢子盟于女栗項王新立故與魯盟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厥公作屈

十有一年

春楚子伐麇康公作問前年厥貉之會麇子逃歸

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筐公穀無仲字筐公穀作匡彭生叔牙孫

夏叔仲惠伯會晉卻缺于承筐謀諸侯之從於楚者左傳

此大夫特相會之始義同七年盟也

秋曹伯來朝

公子遂如宋此魯聘宋之始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三傳皆謂長狄

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鄭伯來奔鄭公作盛

案左氏謂鄭太子來奔以夫鍾與鄭却來奔故稱鄭伯公羊謂盛伯失地而不召兄弟辭也事皆難信其義又安從乎

杞伯來朝范註杞桓公也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春秋義存錄 卷四

夏楚人圍麇麇小國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術公作遂秦伯乃康公公羊傳謂賢繆公說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王曰君不忘先君

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王對

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邀福于

周公魯君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

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

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左傳

孔子曰惟君子然後能貴其言貴其色小人能乎哉徐幹中論

秦君臣並見始此與楚子使叔來聘義可參觀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公作運此東鄆也近莒之邑

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遽陳卒穀作遽

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于民而不利子君邾子曰苟利于

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

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

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

公卒君子曰知命左傳

春秋義存錄 卷四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論語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世室屋壞世左穀作太

秋七月太室之屋壞書不共也左傳

子羔曰敢問尊卑上下立廟之制可得而聞乎孔子曰天下有

王分地建國設祖宗乃為親疏貴賤多少之數是故天子立

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祖近廟皆月祭之遠廟

為祧有二祧焉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

廟而五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凡四代帝王之所謂郊者皆以

配天其所謂禘者皆五年大祭之所及也應為太祖者則其

廟不毀不及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毀矣古者祖有功而宗

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家語

案明堂記云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其禮本魯世室未嘗未禮中又朱禮所屬魯人每廟于大廟用致夫人三十年四月四卜郊

不從乃免牲猶三望義可參觀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齊會不公無公字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棗棗上公字棗公

作棗

十有四年頃王崩史不書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叔下脫仲字

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

春秋義存錄 卷四

伐邾左傳

古者貴以德而賤用兵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來之則安之何意豐義論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

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貨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

舍即位左傳

義見後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

新城

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穀梁傳

案外楚得矣天王崩而諸侯自爲盟會
可乎義見桓十五年公會齊侯于艾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星孛
始此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捷公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

定公捷菑奔晉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入百乘納捷菑于邾

邾人辭曰齊出覆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左

傳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

則也周易

案胡傳引此象辭以
美趙盾於義差近

春秋義存錄 卷四

七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於齊

穆伯之從已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

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

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孟獻子
年尚少請立難也許之文

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

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左傳

公西赤問於孔子曰大夫以罪免卒其葬也如之何孔子曰大

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則葬之以士禮老而致仕者死則從

其列家語

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莫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

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國語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

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爲之齊人定懿公使

來告難故書以九月

案穀梁云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
與莊九年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義可參觀

宋子哀來奔高哀宋卿不
義宋公而出

子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易繫傳

君子貴見微而賤死禍見微者大臣之操也孔子曰所謂大臣

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春秋意林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春秋義存錄 卷四

七

齊人執子叔姬

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

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

姬左傳

案公穀以爲目單伯不辨而知其妄劉氏做駁左氏謂單
伯若爲周大夫不應明年書單伯至自齊余謂單伯本因

魯請而出奚不可自齊來魯乎至商人之執王使
執若母聖人必有誅絕之義焉惜乎莫可考也

十有五年

春季孫行父如晉爲單伯與
子叔姬故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齊人或為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置諸堂阜魯必取之從

之下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為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

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國故

也葬視其仲左傳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周易

案胡傳引蠱初六之辭於義差近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

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左傳

案正陽之月穀日則伐鼓為宜其失也不于朝而于社不用幣而用牲也餘義已見前

春秋義存錄

卷四

太

單伯至自齊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卻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

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左傳

案陳氏傳良曰自伐書陽處父入書卻缺使書趙穿而後凡役書大夫義同僖十五年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

徐

秋齊人侵我西鄙

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

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有齊難是以公

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左傳

義見莊六年齊人來歸衛俘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郭

十有六年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夏五月公曰不視朔

左傳

義見六年閏月不告月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鄆鄆公作犀穀作師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春秋義存錄

卷四

九

毀泉臺以蛇出為妖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杜註庸楚屬國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公作處曰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

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

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魅襄夫人

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

夫人於是華元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麟驪

為司徒蕩意諸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寇冬十一月甲寅宋

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

死之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為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為司

馬左傳

案宋賂無一善行國人之所以欲弑也與齊無知弑其君諸兒義可參觀

十有七年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

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 左傳

列國之卿其君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宋有弑君之亂欲行天討而伐宋乃其職也復不能討而成其亂是不足為國卿失其職矣陳恒弑簡公孔子請討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

也春秋胡傳

以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聲公作聖杜註過五月之例

春秋義存錄 卷四

三

齊侯伐我西鄙本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西鄙左傳作北鄙

齊侯會于扈

晉侯蒐於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

也書曰諸侯無功也 左傳

義同桓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瑩下 穀梁云瑩下非正也

秦伯歸卒 秦伯之卒始此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

用之而使歆僕納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於

申池二人浴於池歆以扑扶職職怒歆曰人奪女妻而不

怒一挾女庸何傷職曰與則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

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得而行齊人立公子元 左傳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 表記

案歆職弑懿公而曰齊人義同宋人伐其君皆曰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

公敬嬴變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

春秋義存錄 卷四

三

叔仲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

左傳

冬十月子卒

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日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

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

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

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

左傳

義同莊三十二年子般卒

夫人姜氏歸于齊

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

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左傳

案汪氏克寬曰文姜哀姜預聞弑君皆書曰孫出姜書號書姓書氏書歸而無貶辭則知責魯之臣子而姜氏爲無罪矣於義頗合但以魯史之文爲聖人書法未免襲舊沿訛耳

季孫行父如齊

莒弑其君庶其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

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

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左

齊國以弑者衆弑君之辭公羊傳

義同宋人弑其君梓曰

春秋義存錄

卷四

圭

春秋義存錄第四卷終

春秋義存錄第五卷

平湖後學陸奎勳輯 嘉善父業蔡 以封桐川

以堂麟書

宣公名倭一名接文公

周厲王五年歲在昭陽赤奮若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子遂如齊逆女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其不言氏喪未畢故略之也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辭也遂之

挈由上致之也穀梁傳

案趙氏鵬飛云書遂娶齊之謀本于遂也書婦姜兼罪就義也愚謂史文既異與文公之喪娶義當不同惜乎無考

春秋義存錄

卷五

夏季孫行父如齊

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左傳

案朱子云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可謂慮事詳審宜無過舉矣而宣公暴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爲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私意起而反欲歟義見文六年季孫行父如晉第一條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晉人討不用命書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先辛奔齊左傳

放之者何猶曰無辜是去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此其爲近正

奈何古者大夫已矣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

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

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嬰經而服事既而曰

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之義也公羊傳

案公羊此條比類頗覺迂曲以其折衷聖論姑錄之

公會齊侯于平州

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左傳

義同桓二年會于稷以成宋亂

公子遂如齊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杜註故曹地傳三十一年晉文以分魯

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 左傳

義見莊六年齊人來歸衛俘

秋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晉趙盾帥師救陳

春秋義存錄 卷五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棗林伐鄭 杜註兵會非好會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崇公作邾秦與國

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

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左傳

義見文十五年晉卻缺帥師入蔡

晉人宋人伐鄭

二年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

師敗績獲宋華元 大夫帥師以戰始此

春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禦之二月壬

子戰於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

乘俘二百五十人敵百人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

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

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

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

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於鄭半入華元逃歸

立於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日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

人也既合而來奔 左傳

義同隱五年宋人伐鄭圖長葛羊斟之事義見僖七年鄭殺其大夫申侯

秦師伐晉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秦師伐晉以報崇也遂圍焦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

春秋義存錄 卷五

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闕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

惡其難乎遂次於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於楚殆將

建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左傳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舉公作第

書趙盾弑其君夷臯者過在下也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

世子見孝子之至 穀梁傳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賜

熊蹯不熟殺之實諸番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

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

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

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
也豈唯群臣賴之又曰褒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
若能補過褒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
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嘆而言曰不
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
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
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
公喉夫葵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闕且出
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於驂桑見靈輒餓問其病
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
否今逃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實諸橐以與
之既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驂桑
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
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
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趙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
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
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
也趙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
於武宮

春秋義存錄 卷五

四

左傳
案劉氏微以趙竟乃免爲非孔子之言夫孔子既稱董狐
爲良史則趙盾之弑君其罪已定趙竟乃免趙盾也非謂
能諫之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林註弟定王立

三年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敗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會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

如之何孔子曰廢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

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會子問

案胡傳云禮爲天王服斬衰屬人告喪于魯史策已書而未葬也祀帝於郊夫豈其時與會子問二條隱合至於魯郊非禮其義已見僖三十一年

葬王而葬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公作賁渾戎殺無之字左云伐戎至雒觀兵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

夏楚人伐鄭是春鄭及晉平

春秋義存錄 卷五

五

秋赤狄侵齊赤狄如見

宋師圍曹

宋文公卽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桓之族攻武氏

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

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左傳

義見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穆公作繆

葬不月闕文也葬速禮不備也義俱見前

四年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井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

有無治何以行禮 左傳

義見傳十九年宋人圍曹

秦伯稱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楚人獻龜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

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

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

公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

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况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

從之夏弑靈公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

春秋義存錄

卷五

六

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

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爲

乃舍之皆爲大夫 左傳

義同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

五年

春公如齊

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左傳

夏公至自齊

夏公至自齊書過也 左傳

義見文二年及晉處父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左無子字

叔孫得臣卒

案黃氏震曰卒不書日闕文也諸家皆生義例未必其然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楚人伐鄭

六年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陳即楚故

夏四月

秋八月螽

春秋義存錄

卷五

七

冬十月

七年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 左傳

義見後黑壤之會

夏公會齊侯伐萊 萊東方小國

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壤王叔

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

聘晉人止公於會盟於黃父杜註即黑壤公不與盟以賂免故

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左傳

義同文二年及晉處父盟

八年

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檀弓

戊子夫人嬴氏薨公穀作熊氏

晉師自狄伐秦白狄始見

春秋義存錄 卷五

楚人滅舒蓼穀作舒鄧孔疏國名杜註作二國說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敬嬴公穀

作頃熊託

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苒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

避不懷也左傳

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穀梁傳

案喪不以制穀梁之說較諸左氏於義差近

城平陽

楚師伐陳

九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穀梁范註有母喪而行朝會非禮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爲有禮厚賄之左傳

孔子曰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

之敗起矣經解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杜註東夷國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春秋義存錄 卷五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宋人圍滕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陳殺其大夫洩冶洩公穀作泄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褻其相服以戲於朝洩冶

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

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

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左傳

子貢曰陳靈公宣淫于朝泄冶正諫而殺之是與比干諫而死

同可謂仁乎孔子曰比干於紂親則諸父官則少師忠報之

心在于宗廟而已固必以死爭之冀身死之後紂將悔悟其

本志情在於仁者也泄治之於靈公位在大夫無骨肉之親
懷寵不去仕於亂朝以區區之一身欲正一國之婦昏死而
無益可謂捐生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泄治之謂乎家
語

十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公如齊

春秋義存錄 卷五

五月公至自齊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

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左傳

孔子曰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讎

徵舒弑君義同

六月宋師伐滕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聘止此季子即劉康公

公孫歸父師師伐鄭取繹

義同四年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齊侯初即位行聘禮

冬公孫歸父如齊

伐鄭故

齊侯使國佐來聘

機因水

楚子伐鄭

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成鄭鄭子

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敗葬幽公

諡之曰靈

春秋義存錄 卷五

義見後晉穆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殺作夷陵此楚莊主盟列國之始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義見十年

秋晉侯會狄于橫面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寧公作宰

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

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名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左傳

孔子讀史至楚復陳喟然歎曰賢哉楚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

春秋義存錄

卷五

主

言之信匪申叔之信不能達其義匪楚莊王之賢不能受其訓家語

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嘆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

淮南鴻烈解

十有二年

春葬陳靈公

賊討國復二十二月乃得葬

楚子圍鄭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

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樂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彙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讎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好矣焉敢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遷於親外姓遷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

春秋義存錄

卷五

主

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洵曰於錄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朱肱係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彘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

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莧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莧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郟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敖爲無謀矣不捷孫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

春秋義存錄

卷五

五

其任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議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鄆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楚師必敗莧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樂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同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筭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

則不德而微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惟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莧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樂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母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敢拜君

春秋義存錄

卷五

五

命之辱莧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問諸鄭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使求成於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蔽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屢與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

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于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魏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魏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

春秋義存錄

卷五

六

右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輓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及平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於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

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戰于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彊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不克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報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於河作先君宮告

春秋義存錄

卷五

七

成事而還

左傳

長子帥師

弟子與尸使不當也

周易象傳

案伊尹之戰是也引此象傳於義差近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

左傳

大夫同盟始此義同文十一年

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

我則死之

左傳

築城而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
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
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
惟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
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左傳

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
司馬子反乘堙而闕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
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
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
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
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

春秋義存錄

卷五

三

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
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於莊
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
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
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
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
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
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
請處於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於此
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

公羊傳

論語

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秦人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妻

公作

義同文十一年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

初稅畝

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左傳

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
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
古者曷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

春秋義存錄

卷五

三

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
行而後為作矣

公羊傳

義見哀十二年用田賦

冬螽生

杜預注子以冬生遇

義見哀十二年用田賦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晉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鏹辰三月獻狄俘晉侯

請于王戊申以敝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於是晉國
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焉稱善人不善人遠此
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

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左傳

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 荀卿子

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民匱其生飢寒切于身而不為非者寡矣故古之於盜惡之而不殺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罪不省夫赤子知慕其父母由審故也況為政者奪其賢者而與其不賢者以化民乎知審此二者則大盜息 孔叢子

夏成周宣榭火 榭公作榭火

秋郊伯姬來歸 被出故大歸

孔子曰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 經解

春秋義存錄 卷五 三

冬大有年

十有七年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案斷道之盟左氏以為謀齊穀梁以為外楚外越其本謀也而克穀會于齊而怒婦人笑客遂起伐齊之謀耳李氏其義無傳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公母弟也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 左傳

宣公篡立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終身于貧賤故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之謂也 何休公羊註

十有八年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鄆子于鄆

甲戌楚子旅卒 旅穀作呂

楚莊王卒楚師不出 魯乞師既而用晉師成二年戰章是楚於是乎

春秋義存錄 卷五 三

有蜀之役 左傳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書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 坊記

案楚書卒始此其不書葬者從魯史舊文非孔子削之也後同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筮遂奔齊 筮公穀倫魯歸父欲以晉去三桓故行父逐之

春秋義存錄第五卷終

春秋義存錄第六卷

平湖後學陸奎勳輯

桐川門人金

成鼎正疑
鰲載瀛 同校

成公名黑肱宣公子
在位十有八年

周定王十七年
歲在重光協洽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終無冰矣加之寒

之辭也穀梁傳

案春二月無冰若以夏正言二月建卯無
冰宜矣何庸書耶此改時改月之明証也

春秋義存錄 卷六

三月作正甲

為齊難故作正甲左傳

案此益兵也舊制四正出三甲共七十五人今四正出
四甲共百人胡傳之說為尤其義見哀十二年用田賦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公穀皆作買戎謂
晉敗王師者說

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微戎將

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

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戰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

于徐吾氏秋王人來告敗左傳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

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易繫傳

冬十月范甯云十月下疑脫
季孫行父如齊六字

二年

春齊侯伐我北鄙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衛大
夫帥

師始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齊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

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

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杜註
關文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

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

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

鞠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

春秋義存錄 卷六

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

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

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

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左傳

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直縣士有琴瑟叔于奚

者衛之大夫也曲縣者衛君之樂體也繁纓者君之駕飾也

齊人攻衛叔于奚率師逆之大敗齊師衛于是賞以温叔于

奚辭温而請曲縣繁纓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乎不

如多與之邑夫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

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惜乎不

如多與之邑賈傳新書

八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首公穀作手此列書

將佐之始僑如叔孫得臣子嬰齊叔孫子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卻克將中軍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厥子將斬人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于

春秋義存錄

卷六

三

敵邑不腆微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于敵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于大國無令與師淹于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築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郤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卻克鄭立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于矢流血及屢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

春秋義存錄

卷六

四

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絀于木而止丑父寢于轡中蛇出于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欒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與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拔為右載齊侯以免晉師從齊師入自工與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甌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于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棄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祿是道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

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若師辱于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機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諒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心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紂于難其榮多矣齊晉亦惟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與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于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

左傳

案韋之戰晉魯衛皆忿兵也義見隱五年宋人伐鄆圍長葛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穀作爰婁

春秋義存錄 卷六 五

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左傳

義同莊六年齊人來歸衛俘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梓有四阿棺有輪檜君子謂華元樂舉于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子惡也何臣之爲

左傳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笙篴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簫簴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檀弓上

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如於用殉乎哉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備人者不仁不如於用人乎哉

檀弓下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

孟子

襄君顯父不在聚財揚名顯祖不在車馬孔子曰多貨財傷於德樊則沒禮

王符潛夫論

庚寅衛侯速卒

速公作速

取汶陽田

汶陽田者何韋之賂也

公羊傳

義見及國佐盟于袁婁

春秋義存錄 卷六 木

冬楚師鄭師侵衛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楚稱公子始此

宣公使求好於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於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於楚而亦受盟於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况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鯨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二君弱皆疆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救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

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紵皆百人公衡爲質以請

盟楚人許平

左傳 此及下條義俱見文二年公及晉處父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

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

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

不書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盟盟蔡侯許

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

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

于位民之攸堅其是之謂矣

春秋義存錄 卷六

三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辛亥葬衛穆公

穆公作繆 宋公衛侯背繆出師不臨先君之喪義同桓十三年葬衛宣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

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

案劉氏約以主未遷入書哭爲義不及公羊之說於義爲近

乙亥葬宋文公

七月而葬

公至自晉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大雩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虜咎如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鄭侯許男

四年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春秋義存錄 卷六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

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

乎

屈已敬人君子之心故孔子曰爲禮不敬吾何以觀之哉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冬城鄆

鄆公作運此西鄆也

義見僖十四年
許侯城綠陵

鄭伯伐許

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

取鉏任治敦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

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

攝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

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

二國之成左傳

案鄭悼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
革之事義見三年葬衛穆公

五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春秋義存錄

卷六

九

義同前鄭
伯姬來歸

仲孫蔑如宋

襄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首公
作秀

梁山崩

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

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

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

不流伯尊曰君爲此名我也爲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

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輦者曰

君親素綽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

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爲之奈何伯尊曰君親素綽帥

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
攘善也穀梁傳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巳酉天王崩定王崩
簡王立

十有二月巳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

同盟于蟲牢

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爲人辭以子

靈之難左傳

案天王崩而九國諸侯會盟不
廢義見文十四年同盟于新城

六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春秋義存錄

卷六

十

二月辛巳立武宮

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

也公羊傳

與哀三年桓宮傳
宮災義可參觀

取鄆附庸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晉命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案楚書大夫將始此胡傳以爲深惡之不知此特從楚之告辭耳

冬季孫行父如晉賀晉遷都新田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救公作侵說

七年

春王正月鷩鼠食郊牛角敗卜牛鷩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孔子曰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后稷之牛唯具所以別

享天神與人鬼也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家語

餘義

吳伐鄭吳見始此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春秋義存錄 卷六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

同盟于馬陵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吳楚爭疆始此

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申公

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

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

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其王

卽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闔子蔣及清尹弗忌及

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闔之室使沈尹與王子

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林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于

奔命以死巫臣請使于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

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

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實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于吳

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

自鄭奔命子重子反于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

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于上國左傳

義見隱五年宋人伐鄭國長葛

冬大雪

案穀梁傳云冬無爲雪也於義差近

春秋義存錄 卷六

衛孫林父出奔晉

八年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晉欒書帥師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因聘而逆婦

宋公使華元來聘聘共姬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故譖之於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卻

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

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

者其懼矣三代之令主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備王
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
而反其田焉左傳

案史記稱晉岸賈誅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皆滅其族事多舛訛當從左傳義見莊二十六年晉殺其大夫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賜公穀作錫錫命止此子字疑王字之訛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晉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鄭

齊人來媵

九年

春王正月杞伯來適叔姬之喪以歸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魯馬陵之

春秋義存錄 卷六

主

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家氏鉉翁曰自始至成禮凡七見貴之也餘義見隱二年伯姬歸于紀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晉人來媵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郕

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

丘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郕莒無備故也
左傳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工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
用大矣哉易彖傳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
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
國家可保也易繫傳

秦人白狄伐晉

鄭人圍許公孫申之謀示晉不急君也

城申城

十年

春秋義存錄 卷六

主

春衛侯之弟伋齊帥師侵鄭

夏四月王不從乃不郊

夏四月不郊也五下疆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穀梁傳

義見隱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鄭子如立公子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欒武子曰鄭人

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

侯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

罕賂以襄鐘子然盟于修澤子駟爲質辛巳鄭伯歸

案左氏以晉侯爲太子州蒲先儒多駁之疑史文有訛爾

齊人來媵

內晉侯孫卒

秋七月公如晉

秋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

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左傳

義見文二年公及晉處父盟

冬十月 公闕此三字

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晉侯使卻欒來聘已丑及卻欒盟 欒公作州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春秋義存錄 卷六

十五

冬十月

十有二年

春周公出奔晉

周公楚惡惠襄之偏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

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鄆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十二年春王

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

自出故也 左傳

義同元年王師敗績于茅戎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公作沙澤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冬十月

四年

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晉侯使卻錡來乞師 將伐秦 將事不敬孟獻子曰卻氏其亡

子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

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情棄君命也不亡何為 左傳

義同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

三月公如京師 屈子曰不書朝王因會伐而行也

夏五月公自京師還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

人伐秦

曹伯廬卒于師 廬左作廬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春秋義存錄 卷六

十六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晉國納之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郭許人平以

叔申之封 左傳

義見隱十年取郕取防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義見隱二年紀履緌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冬十月庚寅衛侯滅卒

秦伯卒杜註不赴以名

十有五年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

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若宗子

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曾子問

案公羊以仲嬰齊為曾子孫嬰齊甚謬其云嬰齊為兄後何氏作亦嬰齊之為弟無後兄之義孫氏覺謂嬰齊後仲

而義無可指故引曾子問一條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

春秋義存錄

卷六

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公作歸

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

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

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左傳

案劉氏克莊曰負芻殺君而自立子臧不義而舍之去吳

子光刃僚而致國于季子季子舍之延陵君子持衡于二

者之間獨謂子臧失職不計季子守匹夫介節不承父兄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楚師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

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

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

逐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樂武子欲報楚韓

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左傳

杜註云為明年晉敗楚于鄢陵張本義見桓十二年及鄭師伐宋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三月而葬速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

奔楚

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

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冠鱗朱為

少司寇向帶為太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

春秋義存錄

卷六

宋

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

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

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

師反必計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有獲反雖許之討必

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于宋也右

師討猶有戍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

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

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

出舍於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

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

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止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

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左傳
公七年宋
人其大夫

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
鄭公子鱄邾人會吳于鍾離

比會吳之始亦晉以諸侯大夫爲會之始義同宣十二年同盟于清丘

許遷于葉

十有六年

春正月雨水朱子曰上溫故雨而不雪下冷故著水而雨

夏四月公及子孫侵宋

秋八月辛酉師侵宋

本義存錄 卷六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甲午晦晉侯及莒子鄭伯戰于鄆陵楚子鄭師敗績

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於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

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

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同義禮信戰之器也德

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

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

旋不逾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

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

民而外結齊魯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困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

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

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

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

戰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鄆陵范文子

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

鄭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耻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

我辟楚又益耻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

楚皆疆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

春秋義存錄 卷六

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爲外懼

乎甲午晦楚晨歷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句趨進曰塞井

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

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黶曰楚師輕窵

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

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

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器合而加驚各顧其後莫有固

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

子重使太宰伯州犁侍於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

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度卜於中

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矣

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于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蹇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蹇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于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于淖癸巳潘廙之黨

春秋義存錄

卷六

王

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欒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殺以一矢復命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絛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卻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共御杜潤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

可以再辱國君乃止卻至從鄭伯其右弗翰胡曰謀輅之衆從之乘而俘以下卻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于熒乃內旌於強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豈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殺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國楚公子穀梁穀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旌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衆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

春秋義存錄

卷六

王

矛是以不得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且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狗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于子反子反醺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

左傳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

無以爲過不殺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盡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左傳

孔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古之正也其君在焉者有詔則無討家語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宣伯即僑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

使還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

鉅濶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于壞隤申宮傲備

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

伐鄭也宣伯使告郕犂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郕犂

將新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

于晉侯晉侯不見公左傳

義同文二年及晉處父盟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王臣會伐之始

曹伯歸自京師曹人請于晉而歸之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茗茗公作招晉執魯卿始此用僑如之語也

冬十月二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郕犂盟于梟

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

宋刺公子偃雖由行父之專而成公之殺其庶弟不無過焉義見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

十有七年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公作結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王臣同盟之始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齊高無咎出奔莒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於閭鮑牽見之以

爲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

子請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

春秋義存錄 卷六 青

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

秋七月壬寅別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齊

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爲施孝叔臣施氏

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幸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爲宰

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

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

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左傳

九月辛丑用郊

居者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易用郊用正月上

辛公羊傳 定公問於孔子曰古之帝王必祀其祖以配天何也孔子對曰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故以配上
帝。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公曰。人聞郊而莫同
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
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于啓蟄之月。則
又祈穀于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
殺于天子。是以不同也。公曰。其言郊何也。孔子曰。兆邱於南
所以就陽位也。於郊。故謂之郊焉。家語

餘義俱見前

晉侯使荀躒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春秋義存錄

卷六

五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脰

貍公作軫
穀作廕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貍且卒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犇卻至

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鄆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存胥

童以胥克之廢也。怨卻氏。而嬖於厲公。卻錡奪夷陽孟田。

五亦嬖於厲公。卻犇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

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樂書怨卻至。以其不從已

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卻至實

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師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

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樂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

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盡嘗使諸周而察之。卻至職于屬樂

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卻至。厲公田與婦人先

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卻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卻至射

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卻族

大多怨去。大族不偏。敵多怨。有庸公曰。然。卻氏聞之。卻錡

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卻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

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

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

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

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

百將攻卻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

春秋義存錄

卷六

五

衽而偽訟者。三卻將謀于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

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

胥童以甲劫樂書中行。偃于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

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

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

謂德。臣偏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議行

遂出奔狄。公使辭于二子。曰。寡人有討于卻氏。卻氏既伏

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

免臣于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

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樂書中行偃遂執公。召召士。召士

句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于趙氏。孟姬之嬖吾能

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 左傳

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又同昭二年北燕伯欽出奔齊楚人滅舒庸 杜註舒庸東夷國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卻氏胥童道君為

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左傳

義同三節之殺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厲公葬之於翼東

春秋義存錄 卷六

毛

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盈士魴通周子於京師而立之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卽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省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為士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為司空使修士蔣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貺為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侯奄鐸過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驥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舉也舉不

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左傳

義同文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悼公復弱朱子以為儘勝桓文故附錄左傳一條

齊殺其大夫國佐

齊為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

宮之朝師逃於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

殺以穀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奔萊慶封

為大夫慶佐為司冠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 左傳

義見莊二十六年齊殺其大夫

公如晉

莊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春秋義存錄 卷六

斗

案劉敞云諸侯託于諸侯禮也大夫託于諸侯非禮也其言復入者已絕而復入惡之甚者宋魚石晉欒黶是矣雖亦據史文言而差近于義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句來聘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囿 此築囿之始

築鹿囿書不時也 左傳

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

正也 穀梁傳

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易象傳

宋許氏釋此條引豫上六象辭於義差近

已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魴公作彭乞師止此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村

此晉悼公上盟之始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義存錄第六卷終

春秋義存錄

卷六

无

春秋義存錄第七卷

平朔後學陸奎勳輯

受業表姪孫張廷誦穆

富川門人周

煌成章同校

襄公上各午成公子在位三十有一年

周簡王十四年歲元年在周紀亦書若

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

宋彭城

春已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

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

彭城者歸與諸瓠正左傳

春秋義存錄

卷七

案胡傳云書圖彭城者魯史舊文也曰圖宋彭城者仲尼親筆也胡氏沿襲杜註豈知彭城書宋與夫大聘書鄆齊實書衛均屬魯史舊文乎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鄆

厥公作厥師鄆公作合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瑩來聘杜註王崩計未至故各得行朝聘之禮

二年

春王正月葬簡王五月而葬速

鄭師伐宋

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輪卒

左傳作七月

齊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瑩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

郕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

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瑩將復于寡君而請于齊得請

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

福也豈惟寡君賴之

左傳

案王氏曰諸侯之大夫專會以謀鄭故在大夫也義同宣十二年清工之監

已丑葬我小君齊姜

春秋義存錄 卷七

二

叔孫豹如宋

僑如弟自齊還為卿

冬仲孫蔑會晉荀瑩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

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

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左傳

按陸氏曰城虎牢可以安列國息征伐故聖人許之而不繫于鄭也愚謂此特魯史舊文義見前會戚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

之

左傳

哀公問孔子曰有智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

取之也居處不理飲食不節勞過者病其殺之居下而好子

上嗜慾無厭求索不止者刑共殺之少以敵眾弱以侮強

忿不量力者兵共殺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詩

云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韓詩外傳

三年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吳楚爭強自此始

公如晉

襄公如晉之始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

夏盟于長檮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

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

將若是望敢不稽首

左傳

春秋義存錄 卷七

三

子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易繫傳

案晉悼公去其國都盟于長檮謙而中禮者也後八年盟止之會義同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

同盟于雞澤

案穀梁云同外楚也於義差近

陳侯使袁僑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諸侯在而大夫再盟始此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瑩帥師伐許

許驪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知武子帥師伐許

左傳

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論語

案張氏治以荀瑩伐許規模欲速故井不能保陳趙氏鵬飛以爲晉能服楚則許可得不然徒伐之無益其說皆近於義併錄之

四年

春王三月巳酉陳侯午卒

夏叔孫豹如晉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

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

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

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

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

春秋義存錄

卷七

四

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杜君所

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

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

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左傳

義同文四年衛侯使甯俞來聘

秋七月戊子夫人妣氏薨妣公作弋下定妣同杜註杞姓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妣

案定妣妾母也春秋正名定分於嫡庶尤嚴孔疏謂嫡母薨則妾母尊失其義矣

冬公如晉

陳人圍頓

五年

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道公穀作稻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楚人討陳敗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

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

道挺挺我心履厲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已則無信而殺人

以逞不義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左傳

春秋義存錄

卷七

五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

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

不迪緇衣

子曰國有道雖加刑無刑也國無道雖殺之不可勝也春秋繁露

露

案壬夫以侵欲被殺義同二年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

子光吳人鄆人于戚吳來會始此

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戊陳也左傳

戚之會因吳之來而命戊陳自桓文以來所以服陳者未聞以

兵守之也士句知戊陳之非策是以有喪陳之嘆孔子曰遠

人不暇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晉爲安陳之計如此何以能保陳乎 張洽春秋集傳

公至自會

冬成陳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

救陳 曹伯下公穀有莒子祁子孫子薛伯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季文子卒大夫八欽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

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

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左傳

春秋義存錄 卷七

義見文六年季孫行父如晉

六

六年

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秋葬杞桓公 杞葬始此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鄆

莒人滅鄆鄆恃賂也 左傳

冬叔孫豹如邾

季孫宿如晉 行父

晉人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亡鄆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左傳

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喪也 曾子問

案莒人滅鄆左氏詳載之公穀立異姓之說未可盡信至季孫宿父喪未期遽執使命與乎三年之喪而從政矣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義見僖十二年楚人滅黃

七年

春邾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

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

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左傳

春秋義存錄 卷七

案穀梁以四月爲不時餘義見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七

子路問孔子曰沿肩羊膊可以得兆蘊蒿藁葉可以得數何必

著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著之爲言者也龜之爲言

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者舊也 王充論衡

小邾子來朝

城費

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

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左傳

義見定十二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墮費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尊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

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

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

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衛而委蛇必折左傳

子曰不知禮無以立也論語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鄆穀作陰

鄆後凡會同無陳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髡頑公穀作髡原鄆公穀作操

春秋義存錄 卷七

鄭僖公之爲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

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於晉子豐欲愬諸晉

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鄆子驪相又不禮焉侍者諫

不聽又諫殺之及鄆子驪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於

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左傳

春秋書弑君有三誼有名其爲賊者有不名其爲賊者有實弑

而書卒者其事則一從本史聖人不得而加損之故曰春秋

之信史也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又孔子嘗曰蓋有不知而作

之者我無是也齊履諫春秋列國統紀

陳侯逃歸

春王正月公如晉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變變穀作濕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止

五月甲辰會于邢止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

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

故親聽命大夫不書晉侯也左傳

案燕氏輒云晉悼公修文襄之業改命朝聘之數儉而有禮衆之所安也其說近正刻傳以爲晉公在晉而季孫宿會見魯之失政也雖本諸穀梁於義疎矣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春秋義存錄 卷七

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郕田左傳

案王氏樵曰據此則莒以兵滅郕明矣孰謂其以子後鄆耶思故曰春秋記事必從左氏非公穀所及也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侯使士句來聘

九年

春宋災災公作火

夏季孫宿如晉報宣子聘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成公母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公作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此盟在五會之後三駕之前乃晉楚

盛衰之機括也

案公羊云惡公服穆姜喪而親伐鄭也義同成三年宋共衛定伐鄭

楚子伐鄭

十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齊世子光會吳子柎

春會于柎會吳子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

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

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

左傳

案自是以制楚即齊桓遠結江黃之遺習也餘義見七年衛侯使孫林父來聘

春秋義存錄 卷七

七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偃穀作傳姁姓國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伐鄭

此三駕之一

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

駢公穀作雙稱盜始此

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

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子駟爲田漁

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

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

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

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於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

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

左傳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

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

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盜治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

三盜之招也

易繫傳

孔子謂子路曰君子而強氣則不得其死小人而強氣則刑戮

存臻家語

春秋義存錄

卷七

十一

戊鄭虎牢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

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

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

乃盟諸偃闕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

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

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

爲臣不然不舍

左傳

孔子曰弁冕兵革藏于私家非禮也是謂勝君禮運

此祿去公室之始後昭五年舍中軍義可參觀

夏四月卜郊不從乃不郊

案吳氏澂曰因四卜瀆以著魯郊之儲義見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伐鄭此三駕之二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公穀作京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春秋義存錄卷七

小邾子伐鄭此三駕之二

九月諸侯悉師以伐鄭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

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

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

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

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

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燭廣車輶車

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鍾磬女樂

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

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

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

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禮運

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

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師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

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

遠人所謂樂也書曰思樂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

此規公曰子之教寡人寡人無以待戎不能

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左傳

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易象傳

案胡傳云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於義差近

孔子曰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禮運

春秋義存錄卷七

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冬秦人伐晉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台穀作郚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郚郚公作運

受命而救郚不受命而入郚惡季孫宿也穀梁傳

孔子曰脰大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

能相使也說苑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公作士魴說

秋九月吳子乘卒吳子卒始此

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

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於

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左傳

義見宣十八年楚子旅卒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如晉

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晉

夏取郛郛公作詩小國也

夏郛亂分爲三師救郛遂取之左傳

案莊氏克覽曰公羊以郛爲郛邑然不書伐郛則非郛邑明矣義見隱十年取郛取防

春秋義存錄 卷七

十四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

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於郛以

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

沒於地惟是春秋寇窆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

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

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

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

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左傳

冉子僕曰禮凶事不豫此何謂也夫子曰既死而議論謚定而

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屬也况自爲之哉家

語

子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恥民之浮于行也是故君子不

自大其事不自尙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

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

表記

冬城防防臧氏邑城者備齊也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句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董曹

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舊公作曠叔老聲伯子

春吳告敗於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

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於是子叔齊

春秋義存錄 卷七

五

子爲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左傳

案許氏翰曰四卿帥師自成公始二卿列會自襄公始大夫張也義見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如陳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董曹人

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晉秦兵爭始子韓終于十三國之伐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櫟役在十一年晉侯待

於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

子穆子賦輶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

蟠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

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

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蟠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

械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惟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句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還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

春秋義存錄 卷七

七

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於晉而復之

義見隱六年宋人伐鄭圖長葛

已未衛侯出奔齊

公作衛侯行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太師辭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

見遷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矯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王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鄆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

左傳

子貢問曰昔孫文子以衛侯哭之不衰知其將爲亂不敢舍其重器而行盡寘諸戚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人知其爲知也吾未知其爲知也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君不念伏死以爭而累規去就尸利携貳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明

春秋義存錄 卷七

七

君所不赦幸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

孔叢子

子曰君子哉遷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孔子曰外寬而內正自拯於隱括之中直已而不直人汲汲於仁蓋遷伯玉之行也

家語

莒人侵我東鄙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

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 左傳

義見隱四年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十有五年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劉夏逆王后于齊

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 左傳

義見隱二年紀履緌來逆女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郭

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郭 左傳

義同文七年遂伐鄭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

王正月葬晉悼公

案晉平欲會諸侯而速葬其親與桓十三年葬衛宣公義可參觀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于濕梁戌寅大夫盟

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傅張君臣為中軍司馬祁奚鞫襄欒盈

士鞅為公族大夫虞工書為乘馬御改服修官燕于自沃

警守而下會于濕梁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犁比

公且曰通齊楚之使番侯與諸侯宴于濕使諸大夫舞曰

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

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于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

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左傳

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

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

公羊傳

義同宣十二年清正之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執以歸始此

齊侯伐我北鄙

夏公至自會

春秋義存錄 卷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左傳

圖邾

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 貜公穀作驪自晉歸而卒

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桃公作逃高厚上左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宋華臣卒華臣弱臯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鉞

殺諸廬門令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比私

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

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

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爲已短策

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瘼狗瘼狗入於

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左傳

案杜氏預曰暴亂宗室懼而出奔與
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義可參觀

冬邾人伐我南鄙

春秋義存錄

卷七

十

十有八年

秋來

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爲伐
曹故

秋齊師伐我北鄙穀作
齊侯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同圍齊

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穀而禱曰齊環怙恃

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會臣彪將率諸侯以

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

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於魯濟尋汭

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壘防門而守之廣里風沙

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

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平魯人莒人皆請以車

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

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

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

至必施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與曳柴而

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

告晉侯曰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

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

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風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

敗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

春秋義存錄

卷七

主

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

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褻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

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

衿甲面縛坐於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

已郭荀偃士句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樂盈以下軍克

郭趙武韓起以上軍圍廬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

門之萩范鞅門於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於門中孟莊

子斬其櫓以爲公琴已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

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於

揚門州綽門於東閭左驢迫還於東門中以枚數圍齊侯

駕將走郭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

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
犯之太子拂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淮南及沂左傳

案齊靈伐魯者六以致十二國之攻圍義見隱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後二十三年齊侯伐衛遂伐晉義亦同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柯公作阿晉人執邾子

公子自伐齊

案莊氏補學云此與僖二十九年圍許至圍不同者蓋彼以會而圍此以伐而圍故以圍許告此以伐齊出而歸以伐齊之當無他義也說與愚合

取邾田自瀋水

春秋義存錄 卷七

圭

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執邾悼公以其伐

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瀋水歸之于我晉侯

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

與尉侯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東錦加璧乘馬先吳壽

夢之鼎左傳

義見隱十年取郕取防

季孫宿如晉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環公作環

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左傳聞喪而還禮也

八月丙辰仲孫貜卒

諡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檀弓

齊殺其大夫高厚

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棄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

從皆于昏也左傳

義見十年

齊大夫公子嘉嘉公作嘉

之歸前年子孔召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

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

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嬀之子

春秋義存錄 卷七

圭

也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

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

室三室如一故及於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爲右尹鄭

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左傳

義同宣十二年晉殺其大夫先穀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郭

叔孫豹會晉士句于柯

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

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左傳

義同宣十五年仲孫貜會齊高固于無婁

城武城

春秋義存錄第七卷終

春秋義存錄

卷七

三

春秋義存錄 卷八

春秋義存錄第八卷

平湖後學陸奎勳輯 同里門人鮑鑑曲江

姪 麟徵仁趾同校

襄公下

周靈王十九年 歲在閏戊辰 二十年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速公作遯 仲孫蔑子

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左傳

案高氏閏曰速代父為卿未練而從政無復三年之喪也 汪氏克寬曰孟獻子禪縣而不樂則始不三年其助於速 乎夫子稱孟莊子之孝其他可能可者僅 可而有所未盡之辭耳二說於義差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春秋義存錄 卷八

一

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左傳

案齊莊居喪出盟與桓十三年葬尚宣公義可參觀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左傳

義見前仲孫速 會莒人盟于向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

楚左傳

陳奚之弟黃出奔楚黃公穀 作光

七〇一

陳慶虎慶寅與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

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 左傳

此二條義見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

叔老如齊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孔子曰聖人有國日月不食星辰不悖海不溢江不滿川澤不

竭 楊何封事

案此條可見天人一理聖君修德自能弭災不特爲經中日食之義凡書水書彘俱可類推

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

春正月公如晉 拜師及取郕田

春秋義存錄 卷八

二

邾庶其以漆閭止來奔 三叛人之一

邾庶其以漆閭止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

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

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

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

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

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

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

牧與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

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

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

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

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

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已壹也信由

已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

也 左傳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論語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

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

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以

春秋義存錄 卷八

三

范氏爲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

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

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

范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

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 左傳

義見後會于商任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類食始此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會于商任錮欒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

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興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

不立是以亂也 左傳

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論語

餘義見七年衛侯使孫林父來聘

附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公羊傳

案穀梁傳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庚子孔子生據上文十月庚辰朔日食則庚子當屬十月矣史記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與公羊不同朱子專主史記蓋孔子生於庚戌年十月卒於壬戌年四月得年七十三歲也左氏於哀十六年載孔子卒故附錄公羊傳而辨其年月之訛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春秋義存錄 卷八

四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邾子下公穀有滕子

冬會于沙隨復錮樂氏也樂盈猶在齊自楚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 左傳

義同商任之會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

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於朝轅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

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棄疾

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後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

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薳

子馮爲令尹公子歸爲司馬屈建爲莫敖有寵於薳子者

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

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

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

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

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

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

春秋義存錄 卷八

五

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左傳

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

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

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

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

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 孝經

案王每見必泣正欲棄疾之諫其父也乃不能諫而徒以身殉是晉申生之類耳烏得爲孝愚故引孝經一條以正

義見前殺公子申

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自芳也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

之肆久而自臭也 亦孔子語 君子必慎交遊焉孔子曰無友

不如已者 顏氏家訓

孔子曰是而得賢友謂之次也徐幹中論

二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句卒

夏鄭男我來奔公作

齊人來公

陳侯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

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

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

氏不義不可諱也故書曰惟命不予常左傳

春秋義存錄 卷八

六

義見宣十三年晉殺其大夫先穀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晉樂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樂盈及其士約

諸曲沃樂盈夜見胥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

與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

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

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樂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

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

徧拜之四月樂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樂

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

怨樂氏韓趙方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樂氏而固與范

氏和親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於公唯魏氏及

七與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樂氏至矣

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樂氏多怨子

為政樂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

何懼焉樂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

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樂氏

矣趨進曰樂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

逆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起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

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

豹隸也者於丹書樂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

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

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

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樂氏乘

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樂氏退

攝車從之遇樂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

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樂魴傷樂盈

奔曲沃晉人圍之左傳

義見前商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楊為右申驅成秩御莒

任之會

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楊為右申驅成秩御莒

左傳

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

義見前十八年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榆公穀作渝

已卯仲孫速卒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于申豐曰彌與

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

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

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

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

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愠而

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

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

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左傳

傳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

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論語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

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

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

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於繆

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紀長於公
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
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紀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紀之罪
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
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
防使來告曰紀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
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
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
盟盟者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
殺之立臧爲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
道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

春秋義存錄 卷八

十

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于國之紀犯
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左傳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論語

顏回問於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哉顏回曰

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智不足稱也好言兵計而

捷銳於鄰是智不足名也夫文仲身雖殲而言不朽焉可未

賢孔子曰身歿立言所以爲文仲也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

三是則不及武仲也回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置六關

妾織蒲三不仁設虛器縱逆祀祀海鳥三不智武仲在齊齊

將有禍不受其田以避其難是智之難也夫臧武仲之智而

不容於魯抑有由焉作而不順施而不恕也夫夏書曰念茲

在茲順事恕施

家語

孔子問漆雕憑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
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爲一兆武仲三年
爲二兆孺子容三年爲三兆憑從此見之若問三人之賢與
不肖所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
也隱而顯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
克如此

同上

晉人殺欒盈

齊侯襲莒

按家氏鉉翁曰著傳而書襲賊之也愚謂此亦魯史舊文耳

二十有四年

春秋義存錄 卷八

十一

春叔孫豹如晉

杜註賀克樂氏

仲孫羯帥師侵齊

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左傳

按高氏開云羯代連爲卿未練而帥師亦無復三年之喪義見二十年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夏楚子伐吳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按是年癸巳同於二十一年疏家引曆術謂無連月日食之事家氏鉉翁云天道有時而變常若執一定之律恐失春秋記災示警之意說近義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于夷儀

將伐齊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左傳

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易象傳

按許氏翰釋此條引比六三象傳于義差近

叔孫豹如京師

魯聘王朝止此

大饑

二十有五年

春秋義存錄

卷八

主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

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

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

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

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

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

崔子曰發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

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

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

於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

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

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

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

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外于廟弗許皆曰

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于公宮陪臣于掖有淫者不

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郈師

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婁堙皆死祝佗父祭于高唐至復

命不說弁而死于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

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饒

蔑于平陰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

春秋義存錄

卷八

主

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

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

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

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

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

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

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

納其女于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

相盟國人于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

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有上帝乃歆幸已公與大

夫及莒子盟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

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替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問工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奔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奔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翼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

義見僖八年齊無知弑其君諸兒第二條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

春秋義存錄 卷八

古

其可得見耶 易繫傳

孔子曰其言曰君雖不量於臣臣不可以不量於其君是故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君無道橫命晏平仲之行也 大戴禮

孔子曰靈公汙而晏子事之以潔莊公怯而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儉晏子君子也 孔叢子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熙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

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左傳

義見莊六年齊人來歸衛俘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左傳作七月

公至自會

齊侯入于夷儀 衛獻公

楚師滅舒鳩 偃姓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夏公作曠

鄭子產獻捷於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

春秋義存錄 卷八

五

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微已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戍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并埋木刊微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於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雖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

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左傳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過公穀作謂

二十有六年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嬖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嬖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

春秋義存錄

卷八

七

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嬖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太子角

曰甯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左傳

義同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於澶淵以討衛疆戚

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於是衛侯會之晉人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

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

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

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

春秋義存錄

卷八

七

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宜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鸞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左傳

孔子曰依賢固不困依富固不窮馬蛇折而復行者何以輔足

衆也說苑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莊穀作座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

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
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太子座美而狠合左師畏而
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爲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
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
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
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
遣之至則飲用牲加書徵之而驛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既
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
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
曰雖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
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太子公徐聞其無

春秋義存錄 卷八

太

罪也乃烹伊戾 左傳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論語

餘義見莊五年晉
侯殺其世子申生

晉人執衛甯喜

案公羊傳云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
伯討不以其罪執之也於義差近

八月壬午許乃甯卒于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

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叔孫與慶封
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 左傳

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
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禮運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吳鄭良

霄許人曹人于宋 與公作環晉
楚始同主盟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

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

之盡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

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

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

春秋義存錄 卷八

九

兵而我弗許則固携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

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

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攢

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

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

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

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

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

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

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王曰

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

子皙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風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左傳

衛殺其大夫甯喜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傳

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

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

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

而坐左傳

微子去紂孔子以爲三仁專之去衛其心若此合於春秋不亦

宜乎范甯

春秋義存錄 卷八

三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令諸侯之師

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

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

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

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

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

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國

寡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

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

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

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

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

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

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

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

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

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左傳

晉之不足以主夏盟自宋始宋之盟趙孟之偷也孔子曰廷燎

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也是王霸

之所以興衰也春秋後傳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春秋義存錄 卷八

三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左傳

案左傳作十一月此條可爲改月之一証

二十有八年

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討甯氏之黨故

邾子來朝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冬齊慶封來奔

孔子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夫賢聖卑革

則登其福慶封伯荒淫於酒沈湎無度以弊其家王符論

案崔杼滅於去年九月慶封當國未久而亦來奔義同宣十三年晉殺其大夫先穀

十有一月公如楚見於楚始此

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實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左傳

為三十年鄭殺良霄張本義見前齊侯使慶封來聘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景王崩

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左傳

春秋義存錄 卷八

三

案左氏此條可見晉史舊文非由聖人筆削

乙未楚子昭卒乙未距甲寅四十二日蓋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也

二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

釋不朝正於廟也楚人使公親視公患之穆叔曰被殯而遂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被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傳

案晉以諸侯奔喪本非禮也禮由義起穆叔其知權者與

夏五月公至自楚

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治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曰欲之而言

叛抵見疏也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

楚左傳

表見宣十二年季孫宿入郭

庚午衛侯衍卒

闕弑吳子餘祭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間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聞以刀弑之左傳

孔子曰古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也士遇之塗弗與之言屏諸四方唯其所之不及與政弗欲生之也家語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

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儀公作齊莒人下公殺有邾人

春秋義存錄 卷八

三

晉侯使士鞅來聘拜城杞且使我歸杞田

杞子來盟

吳子使札來聘吳始聘始稱子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

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函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
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
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颯颯乎大而婉險
當作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
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
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鄆以下無譏焉爲
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
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田而有直
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
屈邇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
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

春秋義存錄

卷八

音

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
也見舞象箭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
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
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
誰能修之見舞韶箭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幘
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
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於齊
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
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
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
識與之綈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

至矣政必及于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
蓬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
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
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
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
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
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
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
心思自免於難左傳

春秋義存錄

卷八

音

延陵季子適齊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
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
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
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禮弓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論語
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於子產晏子可謂至矣敢問二大夫
之所自爲夫子所以與之者孔子曰夫子產於民爲惠主於
學爲博物晏子於君爲忠臣而行為敬故吾肯以兄事之
而加愛敬家語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
也惠其使民也義論語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同上

衛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

從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

吾爲臣不能正其君也生而不能正其君則死無以成禮我

死汝置屍牖下于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其子以其父

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于客位

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列諫

者死則已矣未有如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

直乎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

苟美矣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

春秋義存錄 卷八 采

矣同上

衛孫文子得罪於獻公居戚公卒未葬文子擊鐘焉延陵季子

過晉過戚聞之曰異哉夫子之在此猶燕子巢於幕也懼猶

未也又何樂焉君又在殯可乎文子於是終身不聽琴瑟孔

子聞之曰季子能以義正人文子能克己復義可謂善改矣

家語

孔子曰畏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乎父而恭於兄好從善而

敬往蓋趙文子之行也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蔡景侯爲太子般娶於楚適焉太子弑景侯

義見莊八年齊無知弑其君諸見第二條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或曰於宋之廟曰諸葛出山鳥鳴於臺社如曰諸葛甲午宋

大災宋伯姬

取卒之日如

之舍失火在

不在宵不

春秋義存錄 卷八 采

義係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

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

義見僖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

天王殺其弟佖夫

初王僖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

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嗚呼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

殺之不蹙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

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僖括欲立王子佖夫佖夫弗知戊子

僖括圍爲逐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癸巳尹言多劉穀單

蔑甘過鞏成殺佖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佖夫

罪在王也

義見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

王子瑕奔晉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叔弓叔子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鄭伯有者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管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豈曰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疆子產曰豈爲我從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疆直難乃不生姑成吾

春秋義存錄

卷八

夫

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太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濱入因馬師頡介於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帥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禴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旣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於介

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於河使公孫睂入盟大夫已已復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左傳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嫌於上故亂益亡坊記

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女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女聞進賢爲賢耶用力爲賢耶子貢曰進賢爲賢子曰然吾聞鮑叔之進管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管仲子產之有所進也

春秋義存錄

卷八

夫

冬十月葬蔡景公

案湛氏若水云隣國諸侯不討弑君之賊而乃公然會葬諸侯之罪與般均矣於義差近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旣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僞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左傳

義見宣十五年
宋人及楚人平

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穀傳楚宮
非正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稠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釣擇賢義釣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

春秋義存錄 卷八

辛

卒立之比及葬三易家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

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左傳

子曰君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孝經

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于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曾子問

已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杜註諸侯會葬非禮

滕成公來會葬情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

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左傳

義見定十五年
年邾子來朝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案程子曰莒子虐國人弑之而立展與展與非親結也故書國人義同文十八年莒弑其君庶其

春秋義存錄第八卷終

春秋義存錄 卷八

辛

春秋義存錄第九卷

平湖後學陸奎勳輯 同里門人鮑 紱方來

姪 趙宗鳳池

昭公上 名裒襄公于即位二十五年而孫齊又七年薨于乾侯

周景王四年歲元年在章澤淵

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

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號 國弱公作國酌齊惡公作石惡罕虎公作軒虎

穀公作郭穀作郭

三月取鄆

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沙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

春秋義存錄 卷九

伐莒潰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

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曄曰貨以藩身于何愛焉

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

也何衛之爲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之隙壞誰之咎也衛

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

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

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

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可戮乎

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 左傳

義見莊六年齊人來歸衛俘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癸卯鍼適

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

晉侯造舟於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

司馬侯問焉日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

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

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 左傳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

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坊記

孔子曰知不可由斯知所由矣 徐幹中論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大鹵公穀作太原此是平陽之始

春秋義存錄 卷九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莒展與出奔吳 展下公穀無與字

叔弓帥師疆鄆田

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 左傳

葬邾悼公 邾公穀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麇公穀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犇櫟邾鄭人懼子產曰不

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

公子圍將聘於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

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遂殺其

二子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廐尹子哲出奔鄭殺太宰伯州犁於郊葬王於郊謂之郊敖使赴於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

義同襄七年鄭伯死頭卒于鄭

楚公子比出奔晉

二年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

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案此一修義同閏元年齊仲孫來而晉之改用夏正魯獨奉周正朔與夫魯史之本名春秋皆可証明

春秋義存錄 卷九

三

夏叔弓如晉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

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

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

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

與子南之妹 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 使太史有死

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

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

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褚師子產曰印也

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

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左傳 義見宣十三年晉殺其大夫先穀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

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

義見文二年及晉處父盟

三年

春王正月

丁未滕子原卒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春秋義存錄 卷九

四

秋小邾子來朝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欵出奔齊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

公之外嬖公懼奔齊

左傳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

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

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母以小謀大母以遠言近母以內圖

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

四年

春王正月大雨雹

雹公穀作雪公羊註爲季氏

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刑愚者觀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爲祇畏

後漢

書李固傳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

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子專會諸侯始此

楚人執徐子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

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

族將戮慶封叔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惟逆命

春秋義存錄

卷九

五

是以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

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

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

之子麋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

左傳

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爲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

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

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

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

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

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歟

穀梁傳

遂滅賴

賴公穀作厲

九月取郕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

春王正月舍中軍

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

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

氏取其半焉及舍中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

盡之矣

毀之矣

父之傷受其害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

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季孫命杜洩杜洩曰卿喪自

春秋義存錄

卷九

六

朝魯禮也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

也既葬而行仲至自齊

仲王聞父喪而來

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

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

取仲孫

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

取仲孫

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

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投其首

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

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左傳

叔孫穆子避難奔齊宿於庚宗之邑庚宗寡婦通焉而生牛穆

子返魯以牛爲內豎相家牛讒叔孫二子長孟丙殺之叔孫

有病牛不通其饋不食而死遂輔叔孫庶子而立之昭子既

立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

邑以求舍罪莫大焉必速殺之遂殺豎牛孔子曰叔孫昭

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

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昭子有焉家語

楚殺其大夫屈申

楚子以屈申爲貳於吳乃殺之左傳

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

漢書刑

法志

案此條之義非獨爲楚靈而發若楚

共之殺公子側公子壬夫皆是也

春秋義存錄 卷九 七

公如晉

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

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於贈

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

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

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

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

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

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左傳

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

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視其餘矣左傳

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視其餘矣

夏莒牟夷以牟夷及防茲來奔三叛人

牟夷非卿而嘗尊地也左傳

胡傳云春秋於三叛人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淫人

爲後戒也許氏翰云公如晉未返而受莒牟夷及防茲惡

季氏之專也義見襄二十一年

秋七月公至自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汾泉粉公作清

蔡侯卒史失

不建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越見

六年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葬秦景公秦葬

春秋義存錄 卷九 八

葬季孫宿如晉拜墓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

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

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

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爲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見於

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

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母俾城壞母獨斯畏女其畏哉左傳

杜預此爲後華亥出奔張本愚按昭十年宋平公卒柳又

有寵於元公佐甚哉變幸之能惑人也義見襄二十六年

宋公殺其

世子癸

秋九月大雩

楚遣罷帥師伐吳

冬叔弓如楚

齊侯伐北燕

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句相士執逆諸河禮也晉

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

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

也左傳

齊見七年

齊王正月齊侯伐燕

齊王正月齊侯伐燕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于號燕人行成曰

春秋義存錄 卷九

九

敬也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皙曰受

服而退侯歸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

賂以瑤璆玉楨耳不克而還左傳

案劉氏啟曰齊求之者指齊求與魯為平也其下乃云癸巳齊侯次於號燕人行成劉說顯勝杜註至齊景受賂而

還義同桓六年齊人來歸衛俘

三月公如楚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遽啓疆曰臣能得魯

侯遠啓疆來召公三月公如楚鄭伯勞於師之梁孟僖子

仲孫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左傳

子曰經禮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

也子曰貌以饋禮禮以饋辭是謂難焉家語

叔孫舍如齊泄盟舍左穀作泄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九月公至自楚

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

將死也二十四年孟僖子卒傳終歲之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

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

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

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

侮饋於是鬻於是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

春秋義存錄 卷九

十

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

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

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

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左傳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臣功大者主威侵權并族害已姦行吐珠于澤誰能不含春秋保乾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六年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

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

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

義見莊八年齊無知
松其君諸兒第一條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自經

叔弓如晉

楚人執陳行人于微師殺之

陳公子留出奔鄭

秋蒐于紅

蒐此

秋大蒐于紅自根卒至於商衛革車千乘

左傳

案家氏鉅利曰自是迄定哀之世凡四蒐備書于策著季氏挾兵權以制其上為魯憂耳義見襄十一年作三軍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春秋義存錄

卷九

十一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與

與公

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

杜註當
作十月壬午滅陳左傳

案徐氏通曰楚莊入陳先書殺者彼乃楚子行義今楚子立論未竟曰利而此條之義與宣十一年

楚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葬陳哀公

九年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許遷于夷

夷即城父
本陳邑

夏四月陳災

災公穀
作火

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

穀梁傳

案此條之義
穀梁近

秋仲孫矍如齊

冬築郎囿

冬築郎囿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

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左傳

義見成十八
年築鹿囿

十年

春王正月

夏齊樂施來奔

齊公作

春秋義存錄

卷九

十二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矍帥師伐莒

意如公作隱
如季孫宿孫

戊子晉侯彪卒

晉平公出言不當師曠舉琴而揮之跌衽宮壁左右欲塗之平

公曰舍之以此為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

欲來諫者也

淮南子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三月而
葬速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成公

案此年無冬何休謂昭公娶吳孟子之年故貶之此妄說也孫氏復汪氏克寬皆云脫冬一字傳受承誤其義猶之

耳

十有一年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葬速公作
正月訛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虔殺

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蔡

於感同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

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于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

之刑其士七十人左傳

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為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

則曷為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公羊傳

義見昭四年楚子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

春秋義存錄

卷九

三

大蒐于比蒲非禮也左傳

案高氏問云八年書蒐此書大蒐見三家益強車徒日衆也公有夫人之喪而大蒐不廢則是三家者以馳騁田獵

間君喪也與八年蒐紅義可參觀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禚禚祥公作侵羊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

杞人于厥慙厥慙公作屈銀

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

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

之秋會于厥慙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

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弗德天將棄蔡以壅楚晉

而晉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

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於楚弗許左傳

案程氏端學曰晉既失霸楚圍蔡而莫之恤入國之大夫自為會天下之勢可知矣義見襄二年仲孫蔑會晉荀吳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九月葬齊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

為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

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

日之感國不恤喪不思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思

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左傳

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論語

春秋義存錄

卷九

四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有殺

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

况用諸侯乎王必悔之左傳

義見僖十九年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十有二年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眾也左傳

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

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

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詞則正有罪焉公羊傳

案穀梁亦同左傳作高偃納北燕伯公羊所引孔子之言蓋傳訛也

二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公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

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宜令德之不知同福

之不受將何以在

左傳

杜註云爲二十年華定出奔張本與文四年衛侯使甯俞來聘義可參觀

公如晉至河乃復

取鄭之役平子伐莒取鄭在昭十年莒人愬於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

也故辭公公子慙遂如晉

左傳

義同文二年及晉處父盟

五月葬鄭簡公

三月而葬速

春秋義存錄

卷九

五

楚殺其大夫成熊

熊公作然穀作虎

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

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

左傳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論語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慙出奔齊

慙公作整

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

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

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及平

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

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

禍殺適立庶故姑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

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姑將與季氏訟書

華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慙

謀季氏慙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

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

左傳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

子孫微矣

論語

楚子伐徐

子待於州來次於賴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

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

復陶罕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

春秋義存錄

卷九

六

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

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

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

筮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

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

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

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

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

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

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

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符

秘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
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必將斬矣王
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
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
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
王是以獲沒於祿宮臣聞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
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
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
餽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
重已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傳

春秋義存錄

卷九

七

孔子曰諫有五吾從諷之諫

白虎通

晉伐鮮虞

史記索隱云鮮姓國

因肥之役也

左傳

案齊氏履諫曰文十年秦伐晉成三年鄭伐許及此年晉伐鮮虞皆春秋闕文也義同夏五

十有三年

秦叔弓帥師圍費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

楚君處于乾谿

靈王為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就楚公子棄疾賜比而立

之然後令於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

里眾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

公羊傳

義同莊八年齊無知殺其君諸兒第二條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殺公作殺

案陳氏助云衛殺州吁齊殺無知皆書曰人討比不稱人何也棄疾以圖位而殺比其罪鈞也於義差近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

於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肸攝司馬遂合諸侯於平丘子

產子太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

十旣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於衛地叔鮒求貨

於衛潘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

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

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肸者瀆貨無

春秋義存錄

卷九

六

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

退而禁之

左傳

晉昭公會諸侯於平丘齊侯及盟鄭子產爭貢賦之所承曰昔

日天子班貢

左無

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

者旬服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自

日中爭之以至于昏晉人許之孔子曰子產於是行也足以

為國基也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於樂者

樂於

求樂且曰合諸侯而藝貢事禮也

家語

公不與盟

義見文二年及晉處父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公室自衛

蔡侯歸于蔡陳侯歸于陳蔡侯太子有之子

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即位既封

陳蔡而皆復之禮也左傳

楚昭王云不言自楚者不與楚子之得封也故駁左傳而

冬十月葬蔡靈公國復乃葬凡三十有一月

公如晉至河乃復

吳滅州來

十有四年

春意如至自晉子服惠伯請于晉卿乃歸季孫

春秋義存錄 卷九

九

附晉邢侯與雍子爭鄆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

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

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

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

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

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

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

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于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滅

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王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

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

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

親益榮猶義也夫左傳

三月曹伯勝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秋八月莒著止公卒郊公不感國人弗順欲立著止公之弟

庚與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與郊公惡公子鐸而

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

君而納庚與許之左傳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

春秋義存錄 卷九

十

庚與于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左傳

案劉氏故曰杜註意恢與亂君為黨故書名惡之非也意恢死時事無有黨于亂君者正為君自與意恢善而亂臣

思之先殺意恢乃逐其君耳恩謂此條之義不在於專殺大夫而在於殺君之親與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可以參

觀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公作夷昧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

之祲非祭祥也喪氣也其在蒞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蒞

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左傳

公羊曰君有事於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非也會子問君

在祭不得成禮者幾仲尼語之詳矣而不及此此所以知其非也

春秋權衡

案家氏經翁曰此與襄仲之

卒去魯不同然而義可參觀

長蔡朝吳出奔鄭

無出字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

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

春秋義存錄

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

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

以欲城而進其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

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

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

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

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

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

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寬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

子戴韞歸

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

春齊侯伐徐

二月丙申齊師至於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邾人莒人會齊

侯盟於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

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

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

我肄其是之謂乎

左傳

春秋義存錄

卷九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九月大雩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

春小邾子來朝

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芣穆公賦菁菁者

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子曰吾語汝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

人已而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

子曰吾語汝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

人已而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

子曰吾語汝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

而樂闕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
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
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
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
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仲尼燕居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
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
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
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
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避移時樂奏鼓祝用幣

春秋義存錄 卷九

三

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
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
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左傳

案左氏此條周之六月當
夏四月可為改月一証

秋郊子來朝

郊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郊子
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
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
水名太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
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
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

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鵲鳩氏司馬也鳩鳩氏司空也爽鳩
氏司寇也鵲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
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滯者也自顓
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
也仲尼聞之見於郊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
官學在四夷猶信 左傳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殺無
之字

冬有星孛于大辰

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
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火出
于夏為三月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

春秋義存錄 卷九

三

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太皞之虛
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
之虛也故為帝正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
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
見之月 左傳

案申須梓慎以為火災此近應者也胡傳云孛星加心象
天子適庶將分爭也其占尤具連義見倍十四年沙鹿
崩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春秋義存錄第九卷終

春秋義存錄第十卷

平湖後學陸奎勲輯

同里門人葉

鑒筠客
鑒天池
同校

昭公下

周景王二十一年
歲在癸酉赤奮若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六月邾人入郕姓

邾人藉稻邾人襲郕邾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

入之盡俘以歸邾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

邾人而舍其女左傳

存錄
卷十

公伐邾

平公

晉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

子馬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

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不害而不學則

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

原氏其亡乎左傳

子曰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飭不飭無貌無貌不敬

不敬無禮無禮不立夫遠而光者飭也近而逾明者學也

之如汗邪水潦集焉菅蒲生焉從上觀之誰知其非源水也

尚書大傳

冬許遷于白羽許白葉遷白羽凡歷三遷

十有九年

春宋公伐邾

邾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

月取之乃盡歸邾俘邾人邾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

蟲左傳

子曰惡人者人惡之知得之已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

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已者也尸子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夏許悼公瘞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弑

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左傳

春秋義存錄
卷十

書曰弑其君者止不嘗藥也古者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夫子之

所慎者三疾居其一季康子饋藥曰工未達不敢嘗敬慎其

身如此也而於君父可忽乎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母有疾

飲藥子先嘗之蓋言慎也春秋胡傳

已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穀梁曰日卒時葬不使止為弑父也

二十年

春王正月

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

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也

已甚亂所在也 左傳

案孔氏穎達云傳以經之正月實非正月更於二月記南至之日以正歷之失也愚謂左氏此條可為改時改月之証

夏曹公孫會自鄆出奔宋 鄭穀作夢公羊云公子喜時之後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縶公穀作輒

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冠與鄆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於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于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違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

春秋義存錄 卷十

三

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于蓋獲之門外齊于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龜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閭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閭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驂駟馳乘於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於馬路之衛從從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鳥析朱鉏實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聘於衛既出聞衛亂使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諸

春秋義存錄 卷十

四

析朱鉏諡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左傳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寧公作寧

孔子曰鷺雀爭善處於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嘔嘔焉相樂也自以為安矣竈突決上棟焚鷺雀顏色不變是何也不知禍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為人臣而免於鷺雀之智者寡矣 呂氏春秋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廬左

附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寬

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

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

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于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

從夫子不及此與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乃止仲

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

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汜

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母從詭隨以謹

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

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綏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

春秋義存錄

卷十

五

是適和之至也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左傳

二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

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

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壻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

身將從之

左傳

杜註為蔡侯朱出奔張本
義見桓二年桓侯奔朝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晉聘此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叛公作畔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取卒

叔公作產叔弓子

冬蔡侯朱出奔楚

朱穀作東

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

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

朱而立東國朱愬於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

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

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

左傳

案汪氏克寬云或疑此書朱出奔楚後書東國卒于楚朱

無歸入葬之文東國無出奔之事疑只是一事蓋即東國

春秋義存錄

卷十

六

而代立則朱東國回南人也愚謂注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如晉及河鼓叛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左傳

案汪氏克寬云晉伐鮮虞豈妨于邦交之禮如文三年晉

將伐楚以救江而公如晉成三年晉將伐麇咎如而公亦

二十有二年

春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大蒐于昌開

明公作姦

義同八年
蒐于紅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起說之欲立之劉獻公

之庶子伯益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王

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雉自斷其尾問

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鳴爲人用乎

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幾何害王弗應夏四

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

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蚰五月庚辰

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左傳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三月而葬亂故也叔鞅叔鞅弟

王室亂

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

春秋義存錄 卷十

七

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

悼王於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

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

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

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

丑奔于平時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驪延定劉子

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城門公

敗績於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

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免其所與者天所廢也左傳

子曰賜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

犯朝廷之位讓而讓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

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坊記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冬十月王子猛卒

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已丑敬王卽位館于子施

氏左傳

案吳氏澄曰子上加王字者表其爲天王未踰年之子以別於諸侯未踰年之子也與莊三十二年子般卒義可參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杜註當爲癸卯

二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春秋義存錄 卷十

八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由郭也

晉人圍郊時子朝在郊邑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

夏鬻作穀穀作登

吳人伐州來楚遣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

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燔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

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

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鬻壯而頑頓與許

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燿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
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
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搃心矣諸
侯乘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
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
三國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
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
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
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
陳夏齋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 左傳

春秋義存錄 卷十

九

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於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坐死

皆曰獲 公羊傳

大王居于狄泉

秦公羊云其稱天王著
有天子也於義差近

尹氏立王子朝 林註尹周
世卿

八月乙未地震

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襄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
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

矣東王必大克 左傳

案乙未地震魯地也丁酉南宮極震周地亦震也王城震
而于魯魯地震而陽州遷天之示人顯矣義見僖十五
年震夷
伯之廟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至河下公穀
又有公字
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 公羊傳

義同二十一年公
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四年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獲卒

叔孫舍至自晉 左穀無
叔孫字

三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冬吳滅巢 公羊
作擊

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

春秋義存錄 卷十

十

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
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
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圍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
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勤
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
梗其王之謂乎 左傳

案杜註云為定四年吳入郢縣本義同二十三年吳敗頓
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齋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

春叔孫舍如宋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

薛人小邾人于黃父黃父公叔作倪大心公

夏會於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皮

人曰明年將納王左傳

案宋氏生翁曰此爲王室而會不書無勤王之實也愚謂此作之善與僖五年諸侯盟于首止可以參觀

有鵲鳴求巢又作鵲

有鵲鳴求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

之曰鵲之鵲之公出房之鵲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

鵲鳴求巢公在乾侯徵塞與禰鵲之巢遠哉遙遙稠父

齊勞宋父以鵲鵲鵲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鵲鵲來

巢其將及乎左傳

孔子謂子夏曰鵲鵲至非中國之禽也禮稽命徵

春秋義存錄 卷十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秋書再雩旱甚也左傳

案見桓八年夏五月丁丑雩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穀作乙亥陽公作楊

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

與公思展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齊人檀通而懷

使公思展已以示季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

余又歸於公言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

與公言告平子平子拘展於下而執夜姑將殺之公

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

不得豎曰適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然平子

雞圖季氏介其雞郕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郕氏且

讓之故郕昭伯亦怒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護於臧氏

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

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

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

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責公果公責使侍人僚相告公公

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

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

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郕孫

郕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譏人以君微幸事若不

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

春秋義存錄 卷十

政在焉其雞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

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闕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

季氏殺公之於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

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

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

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

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蕙蕙蓄民將生心心同

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郕孫曰必殺之公使郕孫逆孟懿

子叔孫氏之司馬驪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

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

是無叔孫氏也驪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

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伯殺之於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左傳

孔子曰衰道不亡商德不亡周德不亡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也故上下相虧也猶水火之相滅也人君不可不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門盛而公室毀也人君不察焉斯國家危殆矣說苑

子謂子家駒續然大夫不如晏子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產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爲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

春秋義存錄

卷十

主

仁野人也不可以爲天子大夫荀卿子

在易屯之六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昭公不明乎清濁之理正身率德擇任忠賢待時馴致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羣小謀之其及也宜矣春秋胡傳

齊侯唁公于野井

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是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

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于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勑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繼絕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爲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爲而何守焉乃不與盟左傳

齊公者何昭公將弑當作殺

後同

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

於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

春秋義存錄

卷十

西

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弑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顙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以以鈇鎖賜之以死再拜顙高子執簞食與四脰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餒饔未就敢致糗于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祗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昭公益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

失守魯園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執君而無稱昭公於是噉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爲箇以幣爲席以鞍爲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公羊傳

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莫及矣詩曰掇其泣矣何嗟及矣韓詩外傳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春秋義存錄

卷十

五

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於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帷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齋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左傳

劉氏敞曰叔孫娀不忍自同於季氏而謀納公正也不忍見欺於季氏而反自殺也然而君子以爲難不以爲法者昭公在外娀可以無死娀之死畏也曾皙使曾參過期而不反人

曰其畏乎曾皙曰彼雖可畏我在必不死也此曾子之所以稱善事父也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此顏子之所以稱善事師也使娀少聞曾氏顏子之風則必不以死易生矣此春秋所由不以死褒娀也娀之死雖不可以當褒而其忠也不可忘矣故因其可褒而褒之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此之謂也春秋意林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而葬速

案公不在國凡喪葬之禮意如專之政在大夫也義見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如陳後倣此

春秋義存錄

卷十

六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郕

夏公圍成

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璫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齒能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廋高齒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齒曰魯人賈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於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於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

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
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
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於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
使馬於淄者曰將以厭衆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師及
齊師戰于炊鼻左傳

義見莊六年齊人來歸衛俘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參盟於是再見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王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

春秋義存錄

卷十

七

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潰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讐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左傳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案子西雖能諷國而聖人獨外之不得比于子臧季札矣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二十有七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

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

尹廩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

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

卻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

也弗可失也告鱣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

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鱣設諸曰王可

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

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

親也夾之以鉞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

執鉞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僞足疾入於堀室鱣設

春秋義存錄

卷十

太

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鉞交於胸遂弑王闔廬以

其子爲卿左傳

楚殺其大夫卻宛郤穀作郤

卻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郢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

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卻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

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

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

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

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惟諸門左無極謂

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

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鄆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焚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葬令曰不葬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管焉或取一秉杆焉國人投之遂弗葬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九月子常殺費無極與鄆將師盡滅其族以說於國謗言乃止 左傳

孔子謂子貢曰詩云匪其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者也 左傳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會于扈令戊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

春秋義存錄 卷十

九

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信之請因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敗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脫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溢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信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小國而以難復 左傳

案士鞅謀納公而以貨解義同二十六年公圖成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公如齊

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爲齊侯

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 左傳

義見文二年及晉處父盟

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六月而葬

公如晉次于乾侯 杜註乾侯晉冀內邑

春秋義存錄 卷十

十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寧公作

六月葬鄭定公 三月而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寧公作

附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司馬彌牟爲鄆大夫賈辛爲祁大夫司

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知徐吾爲塗水大夫

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爲孟大夫樂霄爲銅鞮大夫趙朝

爲平陽大夫僚安爲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有力於王

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

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子

謂成鱣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

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

春秋義存錄

卷十

主

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左傳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

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

義同二十七
年公如齊

公如晉次于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穀梁范註云叔倪欲納公無病而死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昭公出奔民

如釋重負

穀梁傳

子曰商汝知君之爲君乎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爲水也孔子曰商知之矣

孔子曰一物失理亂亡之端苟違此道民畔如歸

楊簡封事

案後條之義不爲鄆潰而發先聖之意蓋謂人君用人行政一有不慎即失民心經中如梁之亡莒人之弑其君密州皆非其民之咎自謂自取也

三十年

春秋義存錄

卷十

主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案穀梁云中國不存公存公於外義近

夏六月庚辰齊侯去疾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三月而葬速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刺奔齊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庸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

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秀尹然左

司馬沈尹成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

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

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讐以

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冑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

春秋義存錄

卷十

五

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閭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左傳

義見定四年吳入郢

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公穀作躒

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

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名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繆孫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

以臣爲有罪請囚於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

左傳

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

春秋義存錄

卷十

五

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葬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息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於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脇公不得歸

左傳

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

論語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肱公作弓還濫之說似屬無稽

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

左傳

此三叛人之三義見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濫聞丑來奔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閭閭魯公葬地公羊以為邾邑非也

夏吳伐越此吳越構兵之始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

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世叔穀作太叔莒人下公有邾婁人穀有邾人

天子微諸侯不享觀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

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穀梁傳

案穀梁之說于義差近餘見定元年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春秋義存錄

卷十

五

春秋義存錄第十卷終

春秋義存錄第十一卷

平湖後學陸奎勲坡星輯 姪

紹宗超亭 錦雲彩紋

定公名宋襄公子昭公弟在位十有五年

周敬王十一年 元年

春王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此大夫專執之始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

魏子泄政衛彪侯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

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

子局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

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孟懿子會城成周

庚寅裁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卿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

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

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

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

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

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

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

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

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戌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其以齊高張皆將不免莫叔違天高子違人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爲不可奸也左傳

子曰終日言不遺已憂終日行不遺已患唯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終日爲之一言敗之可以不

憂子孫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

憂叔孫成子叔孫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

春秋義存錄

卷十一

二

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羈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羈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羈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左傳

曾子問曰言曰彊以三年之戒以裨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

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經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曾子問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論語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八月

季氏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榮駕鵠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

以自旌也維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鵠

曰吾欲爲君諡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

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

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左傳

先時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

春秋義存錄

卷十一

三

曰貶君以彰已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家語

九月大雩

立煬宮

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左傳

義同成六年立武宮

冬十月隕霜殺菽

二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秋楚人伐吳楚伐吳止此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義見傳二十
年新作南門

三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公穀作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六月而葬緩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公作枝

冬盟于邾左傳

義見桓十三年葬衛宣公

四年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春秋義存錄

卷十一

四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

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晉楚兵交止此

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

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將以襲敵不

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癘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

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

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

施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左傳

案劉文公以楚立子朝合十七國之師伐楚與僖四年

陵之盟義可參觀荀寅以賄貨盟師義同莊六年齊人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姓公作歸姓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公作皐鼬釋子云公以不獲見于晉故因會而未盟

杞伯成卒于會成公作戊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

案劉子與盟召陵故其卒也來赴於魯而魯史書之耳孔義既問公羊以為我主之穀梁以為為諸侯主皆未可從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為沈沈故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圍公作圖

春秋義存錄

卷十一

五

葬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

薳罷出奔鄭柏舉公作伯呂穀作伯舉

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卻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犁

之孫嘉為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

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

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戍謂

子常曰子公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

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

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

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戍

舟於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
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
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
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
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
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
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
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
乘廣死

庚辰吳入郢郢公穀作楚

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

春秋義存錄 卷十一

木

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
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
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已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界
我以出涉雎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
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
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
傷初司馬闔廬故恥為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
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
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剡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
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
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郢鍾建負季芊以從由于徐

春秋義存錄 卷十一

七

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
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
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昔楚昭王與吳戰敗亡其踣履行三十步而返取之曰吾悲與
之俱出而不與之俱入也孔子游于少原之野見婦人斬著
而亡簪哭之甚哀孔子曰何悲也婦人曰非悲亡簪吾所悲
者故耳夫江漢之君猶懷墮履少原之婦哭其亡簪皆懷故
也 賈傳新書

案吳楚構兵已久重以蔡昭之請伍員之謀非入郢不能
洩其憤也若公羊云妻楚王之母穀梁云捷平王之墓則
其事近誣矣義見隱五
年宋人伐鄭圍長葛

五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公作正月

歸葬于蔡

於趙入吳林註於發聲也乘吳在楚而入其國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

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遂之告公山不狃不狃

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

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

陽虎子行之乎左傳

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璵璠斂贈以珠玉孔子初爲中都宰聞之

曰桓子救焉曰送死而以寶玉是猶曝尸於中原也其示民

春秋義存錄卷十一

以姦利之端而有害於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

忠臣不兆姦以陷君乃止家語

孔子曰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

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

矣論語

季孟之權三桓之富不可及也孔子謂之曰微爲人臣權均于

君言仲子國者亡故其位彌高而罪彌重祿滋厚而罪滋多

春秋義存錄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速公作趙林許斯執元公成立

二月公侵鄭

二月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周也往不假道於衛

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

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

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盤鑑

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

將以爲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

不可乎太姬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

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

止左傳

春秋義存錄卷十一

九

義見五年季孫意如卒第二條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彊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

晉人兼享之孟孫立於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

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

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

虎矣孟孫知其彊以爲必適晉故彊爲之請以取入焉左傳

傳

案二卿並使陽虎之專也義同前公侵鄭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綿上獻楊楸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楸賈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左傳

義見莊六年齊人來歸衛俘

冬城中城

春秋義存錄

卷十一

十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郕杜註何忌不言何關文

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諸侯始復特盟叛晉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公作沙澤此齊衛合黨之始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

案薛氏季宣曰一秋而兩大雩僭瀆之甚也義同昭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冬十月八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

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止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左傳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論語

公至自侵齊

春秋義存錄

卷十一

十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案高氏曰云以公不與鹹沙之盟且報此春之再侵也義見莊十年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

公會晉師于瓦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士公作趙

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

得視諸侯將歆涉佗援衛侯之手及挽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

春秋義存錄

卷十一

主

桓公侵鄭圍龜牢報伊闕也遂侵衛

左傳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

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論語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三月而葬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晉故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從祀先公

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

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

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冬十月順

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

左傳

案胡傳主蜀人馮山之說以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太廟其說是也特事出陽虎托於正以倡亂耳義見季孫意如

本第

二條

盜竊寶玉大弓

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

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

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

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虎殿將如蒲圃桓子

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

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

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

春秋義存錄

卷十一

主

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國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

於門外林楚怒焉及衛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

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叔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歛處

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弗勝又戰

於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於

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間余出

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歛陽在公歛陽請

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壽

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謹陽關以叛

左傳

孔子曰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季孫行父自僖公時得魯政

至平子意如逐昭公於乾侯終季孫意如之世魯政皆歸

伐仲尼既言諸侯十世又言大夫五世者斥魯君臣皆也韓子論語筆解

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薨卒薨公作薨

得寶玉大弓

夏陽虎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師驚犯之而

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

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

事大國而無天苗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動齊師也齊師罷大

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

春秋義存錄 卷十一

齒

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

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

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

盡借邑人之車鑊其軸麻約而歸之載蔥靈寢於其中而逃

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蔥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

趙氏其世有亂乎左傳

陽虎既奔齊自齊奔晉適趙氏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

有亂乎子路曰權不在焉豈能為亂孔子曰非汝所知夫

虎親富不親仁有寵於季孫又將殺之不克而奔求容於

齊人囚之乃亡歸晉是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

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家語

六月葬鄭獻公三月而葬速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秦伯卒史失其名後同

冬葬秦哀公

十年

春王三月及齊平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夾公穀作類

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

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

以公室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

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

春秋義存錄 卷十一

車

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

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

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

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

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

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

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

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左傳

離會不致何為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為危之也其

危奈何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

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

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齊侯遂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爲罷會齊人使優施舞于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者蓋爲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

梁趙氏匡薨氏仲突王氏樵嚴尸啓隆谷界夾谷之會無
事人兵却魯候事且徑不書盟而傳云盟知爲左氏之誣
愚謂行法優施首足異門而出穀梁之餘尚可疑爲形容
逼實至萊夷兵却犁彌詐謀猶夫女樂之饋耳歸田既有
明文聖人綴來動和之效畧見一斑
豈得以盟言爲要求而擊斥爲誣哉

晉趙鞅帥師圍衛

春秋義存錄

齊人來歸鄆讎陰田田上穀有之字

齊人曷爲來歸鄆。謹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

爲是來歸之

齊強於天下伐盟主合諸侯於鄆陵矣於是願歸田則以孔子
相夾谷之會也謂春秋之諸侯不足用爲善者是不卽人心
之論子故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郕公作費詭聞之弗克故入秋而再圍也

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陳地公作洿

宋公之陳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叔孫州仇如齊謝致
郎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暨字下公穀有宋字

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

白馬四公嬖向魑魍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鰭以與之地怒

使其徒扶黠而奪之黠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

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魑亦有頗焉子爲君禮

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

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

鮮仲佗石疆出奔陳左傳

義見文七年宋
大殺其大夫

春秋義存錄

卷十

十有一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洫盟叔還叔弓曾孫及鄭平魯亦背晉矣

十有二年

春薛伯定卒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義見後
墮費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

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

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

頤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左傳

郈費之宰三大夫數叛患之以問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采

長數叛者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說而墮

郈費費何休公羊註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齊公作晉訛

春秋義存錄

卷十一

木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將墮成公歛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

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爲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

公圍成弗克

左傳

義見前

孔子與聞魯國之政齊人懼曰孔子爲政必伯伯則吾地近

焉我爲之先并矣盡致地焉犁鉏曰請先沮之沮之不可

致地庸遲乎於是選國中女子八十人皆衣文衣

馬三十駟以遺魯君魯君游觀終日卒受之三日不

子遂行師已遂之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

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謂可以死敗游哉優哉聊以

卒歲師已反季桓子曰孔子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歎曰

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

史記

孔子遭君暗臣亂衆邪在位政道隔於王家仁義閉於公門

故作公陵之歌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絕而不通道德施而

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陸賈新語

十有三年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穀無衛侯字葭公作葭

夏築蛇淵囿

案季氏本云孔子去而君臣志荒矣義司昭九年築郎囿

春秋義存錄

卷十一

木

大蒐于比蒲

義同昭十一年大蒐于比蒲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

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而冀諸晉陽

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

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乃

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

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

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

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子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

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

左傳

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畔

史記趙世家

案此條司馬遷以為孔子特筆獨謂亦因魯史舊文而其義則有闕耳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荀寅下公

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

子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

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梁嬰父代之逐范

春秋義存錄

卷十一

主

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

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

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

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

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

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

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左傳

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

肖子路曰由聞晉中行氏尊賢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子曰中

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用而

之不肖者知其必已賤而讐之怨讐並存於國鄰敵其於

邾中行氏雖欲無亡豈可得乎

家語

中行文子得罪于晉出奔朝歌從者曰謂此嗇夫者君子人也

胡不休馬待後車者文子曰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好佩又遺

吾玉是以不振吾過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

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嗇夫之所而殺之入朝歌仲尼

聞之曰中行文子背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猶活其身

道不可遺也若此

說苑

晉趙鞅歸于晉

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左傳

案此三家分晉之始惜乎孔義失傳公羊云以地

正國也穀梁云皆以其地反也皆鄙倍不可訓

薛弑其君比

林註比弑惠公夷立

春秋義存錄

卷十一

主

十有四年

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衛趙陽公穀俱作晉趙陽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

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

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

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戌也驕其亡乎富而不

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戌必與焉及

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

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戌將為亂春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

故趙陽奔宋戌來奔

左傳

仲尼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

於人 說苑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

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

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論語

語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公作孫作子牂作牂

孫作子牂作牂

夏衛北宮結來奔

五月於越敗吳于檣李吳子光卒 檣公作檣

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檣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

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軍有治臣

春秋義存錄

卷十一

三

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

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

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檣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

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

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左傳

義見隱五年宋人伐鄭圍長葛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公作堅又作擊齊魯爲會止此

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 杜註即牽之間謀救范中

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見而

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 左傳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范氏故也 左傳

案家氏鉉翁曰傳謂齊洮二會皆謀救范中行若爾四國相率而預於亂也義同隱四年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天王使石尚來歸賑 王朝交曾止此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獻孟子齊過宋

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猪盍歸吾艾殺太子羞之謂戲

陽運曰宋公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

朝夫人夫人曰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

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

春秋義存錄

卷十一

三

故公孟彊出奔鄭自鄭奔齊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

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

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余

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 左傳

家人女正位平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

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

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易家傳

衛公孟彊出奔鄭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 大蒐止此

案汪氏克寬云其事在冬恩謂是年無冬史闕文也義同夏五

邾子來會公

城莒父及霄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

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

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我

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

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

先亡乎

義見行五月

春秋義存錄

卷十一

雷

鼯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義見成七年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旁郊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夏五月辛亥郊

義見成十七年

壬申公薨于高寢

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邾子來奔喪

杜註諸侯奔喪非禮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辛巳葬定公

公羊曰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曾子問並有喪則如之何子曰葬

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

春秋義存錄第十一卷終

春秋義存錄卷十一

圭

春秋義存錄第十二卷

平湖後學陸奎勳輯 金閶門孫呂榮嶠巨山校

哀公名蔣定公于在位二十七年

周敬王二十六年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三年除喪乃即位統事以發號令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即位終始之義乃備所以諒陰三年卒孝子之道也故論語曰古之人

皆然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三年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春秋義存錄卷十一

鷩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案胡傳云鷩食郊牛改卜牛志不敬也夏四月郊書不時也餘義見傳三十一一年第一條

秋齊侯衛侯伐晉

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

晉取棘蒲

義見定十四年齊侯宋公會于洮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郕東門及

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澤

義同昭十六年齊侯伐徐

夏四月丙午衛侯元卒

初衛侯遊於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

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

下君命祇辱寡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

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

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為最賢孔子對曰丑未之見也

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閭門之內無別而子次之賢何

也孔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

何如孔子對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

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

春秋義存錄卷十二

退與分其祿是以靈公無游放之士靈公賢而尊之又有士

曰慶足者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

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而靈公郊舍三日必

待史鰌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不亦可乎

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

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

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

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

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天厭之居衛月餘靈公與夫

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

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於是醜之去衛過曹

史記孔子也

家

滕子來朝

滕朝止此諸侯來朝亦止此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皆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

至焉使太子絕八人衰經僞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

居之

左傳

義見三年閏歲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公

冬十月葬衛靈公

七月而葬

十有一月蔡遷十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駒

遷國此

春秋義存錄

卷十一

三

三年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杜註曼姑爲子圖父知其不義故推齊使爲兵首

春齊衛圍戚求援於中山

左傳

冉有謂子貢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

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出曰夫子不爲也

論語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

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

蓋問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

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

而已矣

同上

夏四月甲午地震

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國家之存亡禍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孔

子對曰存亡禍福皆已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故天災地

妖所以儆人主者也寤夢徵怪所以儆人臣者也災妖不勝

善政寤夢不勝善行能如此者至治之極也惟明王達此

家語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

敬叔至命厠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凡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

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

春秋義存錄

卷十七

四

韜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葦

公屋自太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

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

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

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漚也於是乎去表之橐

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左傳

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遊焉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災及宗廟以

告孔子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

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

不足以存其廟而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

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今知

之可矣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

家語

書曰惟商先王上甲微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

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

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功德前行可以與於

報乎孔子曰正聞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

此以下未之知也

孔叢子

季孫斯叔孫州仇師城啓陽

啓公作開

魯更公問於孔子曰豈諺云莫聚而迷今寡人舉事與羣臣慮

之而固愈亂其故何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

臣不知之如是者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一

辭同執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為一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不

春秋義存錄

卷十一

五

免於亂也

韓非子

宋樂髡帥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

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卽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

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

一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

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

正常不反

左傳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

王當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

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喪之二

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

案靈公卒于二年四月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爲主人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

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與哭康子

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

曾子問

季桓子喪康子練而無衰子游問於孔子曰既服練服可以除

衰乎孔子曰無衰衣不以見賓何以除焉

家語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春秋義存錄

卷十一

六

案許氏疏云句釋之則此年治之魯之素信亦甚矣義見桓十二年及鄭師伐宋

四年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公作三月殺公穀作弑

案杜氏預以稱盜爲賊家氏鉉翁謂亂黨衆不容悉書其說尤當胡傳專責蔡侯而於弑君者有忽辭於義疎矣

蔡公孫辰出奔吳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義同僖十九年宋人圍曹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蠻公作曼

城西郭

杜註備晉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亳公作蒲

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其屋

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穀梁傳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論語

案哀公之問因亳社災有懼心焉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冬十月二月葬蔡昭公葬緩

葬蔡昭公

五

春城毗毗公作比又作比

春秋義存錄卷十一

莫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杵公作處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如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爲

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

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疾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

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鞏公子于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

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

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

何黨之乎左傳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

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論語

案趙鵬飛春秋經筌云知之非難行之爲難景公問聖人之言知父子君臣之義而不能正卒以成田氏之亂其庸稱不足與有爲也余故引此條以補春秋之義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

之下民到於今稱之詩云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其斯之謂與

同上

案崔杼弑齊莊而立景公失賊不計斷絕道矣此一條件梁夷齊並論且有死之日三字其爲杵臼卒之義無疑

冬叔還如齊

閏月葬齊景公

案公羊云喪以閏數也不及穀梁不正其閏之說於義爲近

春秋義存錄卷十一

六年

春城邾瑕瑕公作瑕城筆止此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吳伐陳

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

師於城父左傳

義見十年楚公子結伐陳吳救陳

夏齊國憂及高張來奔

叔還會吳于柎魯會吳之始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

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
命公子申爲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
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於城父子問退曰
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
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
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
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榮之可移於令
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
天其大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榮初昭王有疾卜曰河
爲崇王弗榮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
唯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
春秋義存錄 卷十二 九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茶公作舍

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子曰嘗獻馬於
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
故闕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王也處戒
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
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
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遂誣鮑子曰子
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

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
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故不唯子是
從廢與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
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奴殺王甲拘江說因王豹於句
賈之工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
器不可以二器二不置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
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
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
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公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
還孺子于駟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父冒淳左傳與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子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義可參觀

春秋義存錄 卷十二 十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義同三年帥師圍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鄭叛晉故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鄆鄆殺作繒

吳與魯會繒徵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往然後已

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史記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

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析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盡掠邾衆保於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取魯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

春秋義存錄

卷十二

主

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鄆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左傳

公曰用兵者其由不祥乎子曰胡爲其不祥也聖人之用兵也以禁殘止暴于天下也及後世貪者之用兵也以列百姓危國家也

大戴禮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案宋已滅曹而孟子時有曹君之稱安者則滅之以爲庸庸未可知也義同四年宋人殺小邾子

伐我

吳爲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唇唇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鄆人之漚管者曰何故使我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

春秋義存錄

卷十三

主

嘗爲之宰攄攄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名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於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於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于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戟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

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左傳

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

廷上下皆君之親附也君誰與攻朝廷無禮上下無親其衆

皆君之讎也君誰與守哀公於是廢梁澤之禁弛關市之稅

以惠民韓非子

夏齊人取讎及闕閔公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以邾婁子

爲邾也公羊傳

公羊傳二十二年及邾人戰于升陘

歸邾子益于邾

齊侯使如吳謂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主

太宰子餘謂之囚諸樓臺桡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太子革

以爲政左傳

義同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讎及闕

九年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三月而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鄭武子賁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

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

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郊張與鄭

羅歸左傳

案定十五年鄭卒達帥師伐宋而後二國結怨久矣義見隱五年宋人伐鄭圖長葛

夏楚人伐陳

陳卽吳故也左傳

楚伐陳焚西門使降民脩之孔子過之不軾子路問曰禮過三

人則下車二人則軾陳脩門者衆矣夫子不軾何也孔子曰

正聞之國亡而不知不智而不爭不忠而不死不廉今

陳脩門者不行一於此正故不軾也說苑

秋宋公伐鄭

冬十月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西

十年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杜註以疾赴故不書葬

義同齊七年鄭伯死頃卒于鄆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夷公作寅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還左傳

案此與楚救陳同蓋志於爭諸侯非扶危恤患之義也
延陵季子自言之矣却謂吳以號舉爲深者楚罪朱子
所云以義理爲穿鑿者也

五十年

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

春秋義存錄

卷五

主

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
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
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
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疆問之對曰小
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
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而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
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
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老幼守宮次於雩門
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克政重上
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旣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
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

春秋義存錄 卷一一

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
陳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
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
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謀曰齊人遁
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
於羽羽子羽銳於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驍
也子羽銳於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驍也
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
於羽羽子羽銳於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驍也

左傳

既戰季孫問冉有曰子之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對曰學之季

春秋義存錄

未

孫曰從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卽學之孔子也夫孔子者大聖無不該文武並用兼通求也適問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季孫說樊遲以告孔子孔子曰季孫於是乎可謂說人之有能矣

夏陳轅頗出奔鄭轅公作袁

作鼓
袁公

初韓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已大器國人送之故出道渴其族輟啜進稻醴梁糗服脯焉喜曰何矣論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左傳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
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
士不坐夫詩云采芣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歸

七六一

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坊記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

獲齊國書齊魯交兵止此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子伋出奔宋

冬衛太叔疾出奔宋初娶於宋子朝其婦嬖子朝出孔文子

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婦寘於犁而爲

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於

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耻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遣使室孔

姑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

春秋義存錄 卷十一

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太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殆

於鄭葬於少禘初晉悼公子慙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太叔

懿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即位故夏戊爲大夫

悼子亡衛人薊夏戊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

曰胡蘇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

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圍豈敢度其私訪

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左傳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是

以謂之文也論語

十有二年

春用田賦

子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止不識也三發卒曰

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

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

如是則以正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

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

行又何訪焉弗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左傳

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求

遠故不聞乎宋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

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

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六百四秉芻

十斗四百缶米十六不是過也先王以爲足若子季孫欲其法

春秋義存錄 卷十一

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國語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

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論語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

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

統放經而拜左傳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

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坊記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

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黨

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正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論語

公會吳于橐皋

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

故心以制之王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左傳

問曰吳亡而越興在天與在人乎皆人也夫差失道越亦賢矣濕易雨饑易助曰何以知獨在人乎子貢與夫子坐告夫子曰太宰死夫子曰不死也如是者再子貢再拜而問何以知之夫子曰天生宰嚭者欲以亡吳吳今未亡宰何病乎後人

來言不死聖人不妄言是以明知越霸矣越絕書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郎郎作運

宋向巢帥師伐鄭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邱玉暢岳戈錫子產與宋人

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邑

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邑十二月

鄭罕達救邑丙申圍宋師左傳

義見後鄭罕達師取宋師于邑

冬十有二月螽

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正聞之火伏而後螽者畢

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左傳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今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螽何也

孔子對曰正聞之火伏而後螽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季康子曰所失者幾月孔子曰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

再失閏也家語

十有三年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邑

春宋向巢救其師鄭子賁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

遂取宋師于邑獲成謹郛延以六邑爲虛左傳

義同鄭五年宋人伐鄭國長葛

夏許男成卒成公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魯會諸侯止此

春秋義存錄卷十二 三

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左傳

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狄之國也視髮文身欲因

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藉于成周以尊天王吳

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

吳能爲之則不臣乎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

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

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穀梁傳

吳王夫差將與哀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

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今諸

侯會而君與寡君見晉成爲伯矣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

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旣而悔之遂囚景伯景伯謂

太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也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其不會則祝宗將曰吳實然詔言於夫差歸之子貢聞之見於孔子曰子服氏之子拙於說矣以實獲囚以詐得免孔子曰吳子為夷德可欺而不可以實是聽者之敝非說者之拙也

家語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嚭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殺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太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

春秋義存錄

卷十一 哀公

三

乙酉戰彌庸獲嚭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

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

人告敗於王王惡其聞也自到七人於幕下

左傳

義見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父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魏下公無曼字

葬許元公

九月螽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胡傳以為吳亡之兆其占是也義見三年夏四月地震

盜殺陳夏區夫

區公作強

義見襄十年盜殺鄭公子驪公子發公孫穀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

春西狩獲麟

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

左傳

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麋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

公羊傳

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於野而獲獸焉眾莫之識以為不祥

春秋義存錄

卷十一 哀公

三

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子曰腐身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

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

麟乎到視之果信言偃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為其難致

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

龍先為之祥今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為來哉遂泣曰子之

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

麟鳳遊兮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吾心憂

孔叢子

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

得自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

春秋感精符

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

春秋演孔圖

案編書所云經成九月則不足信說左氏者以春秋感麟而作起獲麟而文止於所起學公穀者謂春秋文成致

歸嘉瑞應馬二說均屬可疑善乎朱子之言曰其不敢定是書成感麟亦不敢指定是感麟作此真通儒卓識可謂聖人絕筆於是沿說襲陋總由不知孔氏春秋於史文之外別自有義也故於篇終附論及之

附 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

六月齊人弑其君壬子舒州

甲午齊陳恒弑其君壬子舒州孔丘三日齋而請伐齊二公

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

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

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左傳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

季氏與之討之

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

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

之後不敢不告也

論語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

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

左傳

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答曰臣人而叛天下所

不容也其狀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武伯將執之訪

於夫子夫子曰無也子之於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

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修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

往武伯乃止

孔叢子

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

公謀之曰曼夷子弒弔不慈遺一老婢屏余一人以在位執

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

夫子之言曰禮廢失則昏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

不能用死而誅誅之非禮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左傳

孔子卒魯君曰璜玉葬郭之北泗水為之却流

白虎通

案後漢書一一年孔子乃卒公穀記其生左氏記其卒不

於卷

春秋義存錄第十一 卷終

春秋義存錄第十一 卷終